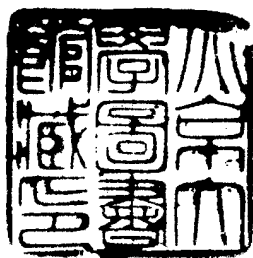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二二五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太湖備考十六卷首一卷附湖程紀略一卷

〔清〕金友理撰　附　吴曾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藝蘭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湖備考十六卷》提要

太湖備考序

今天下車書一統疆域之廣極於無外海内乂安大化翔洽超越前古是以若省若府若縣莫不纂脩志乘以昭其盛太湖雖蕞尔一隅亦

序　一

聖天子聲教漸被之區也曷可以無志之太湖志明代有蔡氏王氏二書皆爲善本顧文章不朽而事蹟日新今之太湖異於昔之太湖矣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夏鑾輅

聖祖仁皇帝翠華臨幸駐蹕東山与杭之西湖常之惠山我郡之虎邱

鄧尉靈巖並承
恩寵震澤底定以來數千百年無此
遭逢也而又
廟謨周摯念切民艱慮太湖有奸匪
竊發為地方患設湖營以防禦
之憲太湖之水政不脩為農田
憂移府佐以督理之且慮太湖
中風濤不測山民之輸將於縣
者舟行險阻
命太湖廳就近徵收之以愛民之心
行愛民之政而湖山遂多典故
與郡邑志別志太湖于今
日可不於所當務者加之意哉
金子玉相敏而好學有卓識謹

學論古法之發予所未發為舉
業文俊偉可喜太湖備考一書
其居憂輟業時所作不曰志而
曰考嫌與郡邑同亦以示所輯
未必盡覈聊以備後來之考訂
謙詞也稟既成是正於予予觀
其於太湖之窮源竟委而知其
見之遠於治湖水口瀆湖諸山
之險阻塞計遠近別險夷而知
其智之周於兵防之備錄奏議
田賦之詳核地畝而知其慮之
長于傳會之古蹟詮發之祠廟
與夫一切仙鬼荒誕之說削而
弗錄而知其志之正紀載不越

湖山而經濟可通於天下以視
惓惓於一林一壑而詳述古剎
名園之興廢博收嘲風弄月之
篇章以為補蔡王之未逮者其
所識之小大為何如也余子具
此學識年富力強其成就正未
可量他日出為世用於國計民

生諸大端揆其度勢與時宜之
以仰佐
朝廷郅隆之治即於是書卜之矣予
雖老猶願與見之爰筆誌卷端
以為券乾隆庚午孟夏萊庭吳
曾撰

萊庭

余從學於萊庭吳先生之門二十有餘年
先生於經濟之學無所不講而尤究心於
水利故文課之暇凡黃運江淮以及太湖
淞婁之有關國計民生者時得聞其論說
余心悅之每退而誌焉既閱王文恪之震
澤編翁季霖之具區志竊謂夫人著記載
山水之書亦期於有實用也若為遊覽者指
示其名勝特餘事耳何文恪所編若僅為

遊覽者設而季霖所志名及經濟終鮮實
用又不如王編之記勝文 子厚之足觀
也自是余遂舍置而弗論會乾隆乙丑江
浙兩大中丞皆以相視太湖節鉞先後臨
止登莫釐縹緲二峯而望湖廣數百里湖
之中大小山以什計湖之外三州十邑環
如帶如此全湖之大局也而此環如帶如
間之溪瀆溇港為三州十邑眾流之往來

人舟之出入道途險易之所由農田旱潦之所關太湖扼塞於是乎在尤為任封疆者經畫所宜及中丞之登望倘亦囙前人記載多述湖中之名勝而湖外之要領無一語道及思欲居中四眺以得太湖周遭之大勢耶而惜乎書缺有間無足以取證也爰請於先生曰自太湖有專書而湖山之名勝人鮮不傳之亦自太湖之名勝人

傳之而湖山之扼塞人鮮能知之先生曷不取王編翁志訂其沿訛增補其闕畧俾留意太湖者有所採擇乎先生曰是誠經世之學有實用之書也第予方集黃運淮說不暇以為子善為之予樂觀厥成焉於是束裝裹糧徧歷湖山之間而湖外之溪瀆漊港雖遠必至一一究其源委險夷又復考古證今務欲詳其事而得其寔然後

以次纂輯共為卷一十有七為類三十名之曰太湖備考噫余能少知記載山水書之本末輕重所為庶不盡蹈前人之轍或可為後來相視太湖者啓窾要之萬一而跋涉高深者亦可周知湖山之勝事故之寔此由幸得久從先生遊數聞先生之教而然也復回憶餐風宿雨於山巔水湄間繪圖削稿於僧房客館中幾經寒暑而得

為太湖一表形勝之全則又不獨余之幸而亦湖山之幸也夫庚午新秋金友理識

序

語云千聞不如一見太湖四境遼濶歷三州十邑七百里之地人罕有徧履之者山水之支分條析原委脉終徒恃郡邑志紙上陳言以為徵信不知古今異宜且傳聞耳食適足以滋疑而貽誤今萊庭吳君與其高弟金子玉相乃能不憚跋涉水陸兼訪得之目擊洞若觀火因筆之於書為湖程紀略一卷間以示余余讀之愛玩不忍釋手惜前之未舂糧以從行也是書出有民社之責者釆而行之水道之通塞瀦洩得其要領則民田之旱潦有備無虞矣此有用之言爲益於三州十邑之人不淺豈同於好事者之登高陟遐以遊目騁懷而已哉萊庭博極羣書玉相留心經世之學皆余素所心折華君振飛繪圖山水能羅列三萬六千頃於尺幅之間無毫釐之失亦絕人之藝也爰牽連以爲序同學教弟悔齋邱賡熙拜書

太湖備考凡例

一太湖古無專書有之自蔡景東太湖志始繼之以王守谿震澤編又繼之以翁季霖具區志太湖之名勝於是大備第其所紀載皆詳於湖中而不及湖外之境地無他所重者名勝也太湖有名勝亦有經濟水利兵防要當合湖內湖外之形勢以善其施詳於內而遺其外失全局矣是書如太湖之水源水委沿湖水口瀆湖諸山沿湖汛地詳考都在湖外非欲與前人立異補其所未備焉爾

一昔人以宜興之百瀆蘇湖之漊港為太湖來源吳江之長橋鮎魚口等處為太湖去委固已顧入湖諸瀆漊有向通而今塞者所當詳也瀆漊承受荊溪苕霅之水其來路又各有河港或遠或近或分或合不可混也來源如此去委亦然非履地細核徒以舊志爲據不能無誤爰乃泛舟於湖沿三府十邑之境一一訪求既履其地復參以書挨次編記敢曰必無訛漏哉盡吾心焉而已

一太湖水利古人之論說備矣然時分今昔水有變遷執古法以治今水未善也是書所載惟取其說之宜於今者其他雖有名言不敢錄入以滋人惑

卽有節錄如郟單二書亦必於時地不同之處一
一加以註論
太湖諸山自古無兵革之患故自古不設兵防宋
元祐間始設巡檢元明因之明季長與山寇入湖
剽掠又添總練我　朝奮揚武備思患預防特設
太湖營統以大員控扼全湖凡湖中居民之山及
沿湖緊要港口在在設汛分防詳考而備列之以
彰
聖天子設兵衛民之至意
一具區志所載諸山田賦其數本諸徵賦畝冊不知

畝冊惟憑人戶歲有推收數無一定未足爲準近
太湖廳清造東西兩山版圖冊田地山蕩盡落本
畝瞭如指掌任土起則照則科糧宜若可爲山中
田賦定額故備錄之仍錄王編翁志所載舊額於
前以備參核馬蹟山隔屬常州無冊可稽震澤編
闕疑弗載今仍其闕
一山中居民之地有曰灣曰塢曰村曰巷之不同具
區志以灣塢與峰嶺類序以村巷與鄉里類序遂
若灣塢概無居民與村巷迥別豈不令閱者生疑
茲以有居民之灣塢村巷合爲一類領以地名二

字分載於所屬都啚之後若網之在綱如眕之有
域民居皆有着落一目了然矣
一選舉自科甲以至貢士悉照郡邑志編次其科甲
之由本籍中式者則止註府學縣學不書府縣名
由外籍中式者則註某府某縣學自山外徙世未
遠者照舊志例亦並收入而註某府某縣籍以別
之若徙外已久及外籍之僑寓於山者雖有巍科
不敢援以爲重其本籍貢士之捐納者亦皆弗載
寧嚴毋濫觀者諒之
一人物列傳悉以正史及郡邑志與夫王編翁志爲

藁本所用止一書則註曰本某書用一書而參以
他書則註曰本某書參某書若皆無紀載今茲增
入以狀誌譜傳爲据者則註曰本某文某譜雖間
爲節略總不敢別加月旦
一節烈倫常所重風化攸關　朝廷所以有旌典也
顧澤畔幽芳上達者鮮若不廣加採錄將至湮沒
無傳其何以慰茲荼苦樹之風聲乎予於此頗費
搜羅
一東西兩山節婦之事實歲年悉照節烈祠冊錄入
其有主未入祠及續入祠而冊未載者則訪之本

家務得其真馬蹟山之節烈曾托雁門灣一友採
訪尚未郵到故所載頗少當俟補刻
一宜興志圖考編次百瀆南北易位錯亂無序震澤
志七十二港與吳江舊志名稱互異今履地核之
七十二港震志爲是從之而於宜荆之百瀆則爲
之釐正焉
一是書於具區志訛謬處如衡山獨山諸條多所駁
正非敢攻前人也志書貴乎徵信誠恐弗辨或致
貽悮後人耳
一集詩之例已見小序第古今題咏名作如林卽合

例者亦美不勝收故於正編翁志所已載人所習
見者不再錄入另集古今人詩二百五十餘首要
以新閱者之目而增湖山之色非與前人之賞識
有異同也
一人物列傳外凡各類中援引羣籍亦悉標註其人
其書之名蓋据之以傳信且使覽者或有所疑可
檢取以覆核也第愧藏書甚少購假亦不可多得
無由徧觀博採難免遺漏
一各類之中間有巵言以抒管見或書於各條之後
或註於本條之下皆加按字亦有未及加者其旨

之有當與否望世之君子是正之

太湖備考目錄

吳門李又韓子永瑞店鐫

太湖備考

師資姓氏

吳萊庭 名曾 字魯傳 東山

理之業師也集中水道源委及註釋論按之當增損改易者皆師所口授

徐迴溪 名大椿 字靈胎 震澤

江震新志先生分修水利最爲詳善集中所採兩志水道諸說造門就正焉

吳半園 名莊 字友篁 武山

蘇州府新志先生分任採訪嘗以圖繪湖山徧遊

太湖問途於已經惟先生實啓發之

邱悔齋 名賡熙 字南懷 東山

理表叔也博學知名而善奬勉後進茲集自初稿以至脫稿無不寓目

華雨峰 名鵬 字振飛 漁洋山 庠姓朱

先生工文而善畫凡尋山問水出必與偕以繪湖山之面目故集中之圖方位頗準

蔡雨亭 名琦 字宏望 西山

西山節孝皆先生採訪

友理謹識

太湖備考

引用書籍

尚書禹貢　周禮
爾雅　爾雅翼
春秋左傳　孔氏書傳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史記　史記正義
史記索隱　資治通鑑
三國志　南史
晉書　隋書

唐書　宋史
元史　明史
洪武實錄　山海經
桑欽水經　酈道元水經注
元和郡國志　十道記
山水記　太平寰宇記
周處陽羨風土記　虞翻川瀆記
張勃吳錄　賀循會稽記
顧夷吳地記　江南通志
浙江通志　李宗諤蘇州圖經

朱長文圖經續記　吳郡志
盧熊蘇州府志　姑蘇志
蘇州府志　吳縣志
長洲縣志　吳江縣志
震澤縣志　常州府志
武進縣志　無錫縣志
宜興縣志　談鑰吳興志
湖州府志　烏程縣志
長興縣志　溧水縣志
寧國縣志　金壇縣志

建平縣志　臨安志
婁地記　沈啓吳江水考
太湖志　震澤編
洞庭記　洞庭實錄
林屋記遺　續震澤編
具區志　錢孝馬蹟山志
范文正公水利書　單諤水利別書
郟亶治田奏議　郟僑水利書
朱存理水利志　歸震川水利錄
唐鶴徵河渠說　林文沛治水事宜

周大韶水利節畧　曹允儒水利續議
徐貫屬河渠說　吳中水利全書
程大昌修湖漊記　馬汝璋水利圖冊序
石柱記箋　童國泰水利條議
於越新編　徑山山門事狀
鄭若曾江南經畧　籌海圖編
本草綱目　風俗通
文獻通考　玄中記
博物志　洞冥記
崔豹古今注　世說新語

陸龜蒙笠澤叢書　大業雜記
王明清揮麈錄　胡舜申已酉錄
王安貧武陵記　西吳里語
龔明之中吳紀聞　陸輔之吳中舊事
湧幢小品　金陵瑣事
陳仁錫蘇志備遺　劉鳳續吳錄
杜瓊耕餘錄　紀善錄
田家五行　葉石君詩紀
瀆上編　客座新聞
石林避暑錄　吳興掌故集

峨眉槍譜序　說鈴
明會典　大清會典
楚辭　藝文類聚
吳都文粹續集　白香山年譜
昭明文選註　七十二峯足徵集
馬蹟山文獻考　白香山集
杜工部集　蘇東坡集
陸放翁集　范石湖集
劉青田集　王文恪集
楊升菴集　王弇州集

錢牧齋集　吳梅村集
三魚堂集　鈍翁類稿
遂初堂稿　已畦集
曝書亭集　紅豆齋集
雲川閣集　張南華集
沈歸愚集　吳中殷氏家譜
吳中葉氏族譜　延陵世譜
古柏吳氏族譜　橘社金氏族譜

巡幸

自古王者省方無非事者而一遊一豫又皆有恩
惠以及民數典而誦夏諺慨乎有餘慕焉我
朝康熙三十八年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淮甸閱視河工遂歷江浙諮諏水利
太湖亦蒙
臨幸駐蹕東山
恩蠲菱湖坍荒糧額湖山承寵童叟騰歡誠千古未有
之遭逢也謹志

巡幸以冠卷端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上幸太湖準吳縣百姓奏水東地方產去糧存
上問扈駕守備牛斗太湖幅員廣狹對周廻八百五里
上云為何具區志上止五百里對積年風浪衝坍堤岸
故今有八百餘里
上問去了許多地地方官何不奏聞開除對非但水東
一處即如烏程之胡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
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
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焉得知道 石柱記箋
康熙三十八年
聖駕南巡駐蹕蘇州四月初三日起更時傳
旨明日往東山初四日巳刻出胥口下太湖行十餘里
漁人獻鯿魚銀魚叫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大
魚二尾
皇上大悅命賞漁人元寶撫院同按察使先到山少頃
有獨木船二隻操槳前行
御舟到岸而隨從之輿臺船隻未到宋撫院備大竹山
轎伺候啓奏過

皇上升輿云倒也輕巧時有耆老百姓三百餘人執香
迎接又有比丘尼跪而奏樂
皇上云可惜
太后没有來賞他元寶其時提督張撫院宋侍衛二十
餘人翠峯寺僧超揆步行轎前先驅引路者倪巡
檢陳千總也
駕幸席啓寓東園
皇上問席何官職奏云工部虞衡司主事
皇上問為何不做官奏云告養親在家進茶進百家唐
詩四套蘭花二缸

皇上問趙撰你住處在那裏奏云此去還有三里路

皇上云不去罷即

命起

駕乘馬而行分付侍衛喚百姓們看又分付衆百姓不

要踹壞田中麥子其時菜子已結實成角

皇上命取一枝細看問宋撫院何用對云打油又分付

賞老人元寶登舟喚趙撰站船頭上開船到余山

而上有水東百姓告菱湖蕩坍田賠糧收紙付宋

撫院辦理是日更深到城明日

駕幸浙江山民吳廷顒恭紀

太湖圖說

太湖形勢既合湖之內外而考之則必合湖之內

外以繪之使圖足以輔書而形勢益明惟是限於

尺幅非獨湖外之境地不能及遠即沿湖之水口

亦不能悉載故自來繪太湖圖者止摹寫其大畧

而已今爲總圖以定其規模復爲分圖以徹其內

外雖瓜分而豆剖實璧合而珠聯共得圖一十有

一每圖之後各系以說工閱五旬稿凡數易雖未

能纖悉畫合而大勢已得其真爲行旅者循途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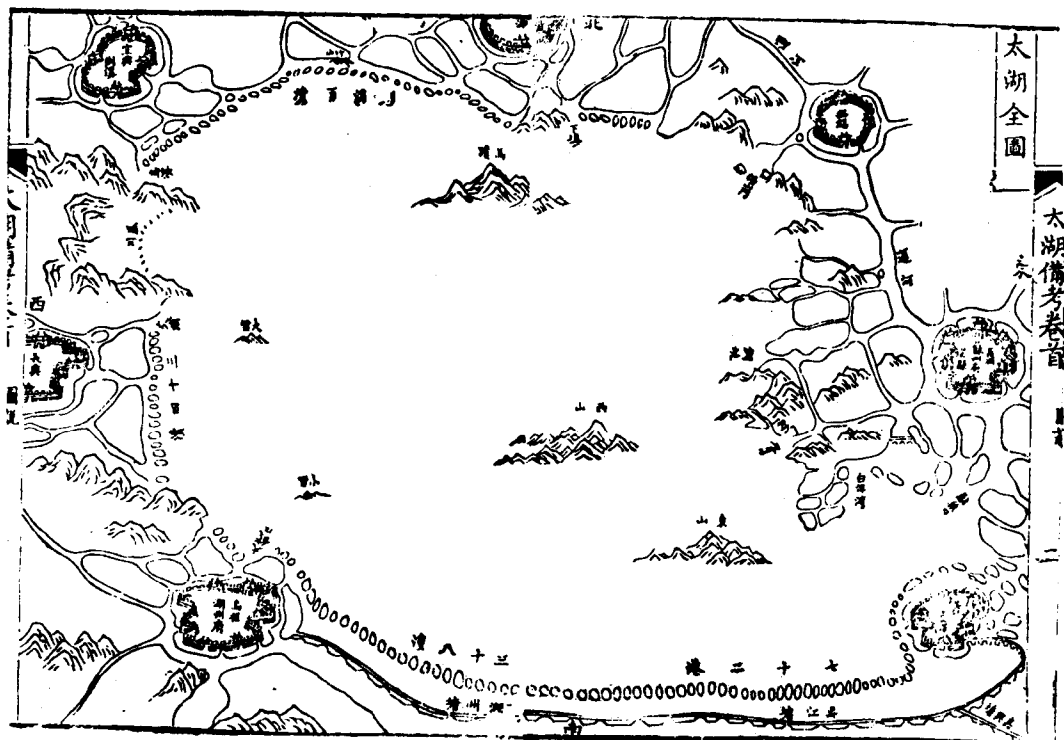
往可以作指南考地利者執策而籌可以代聚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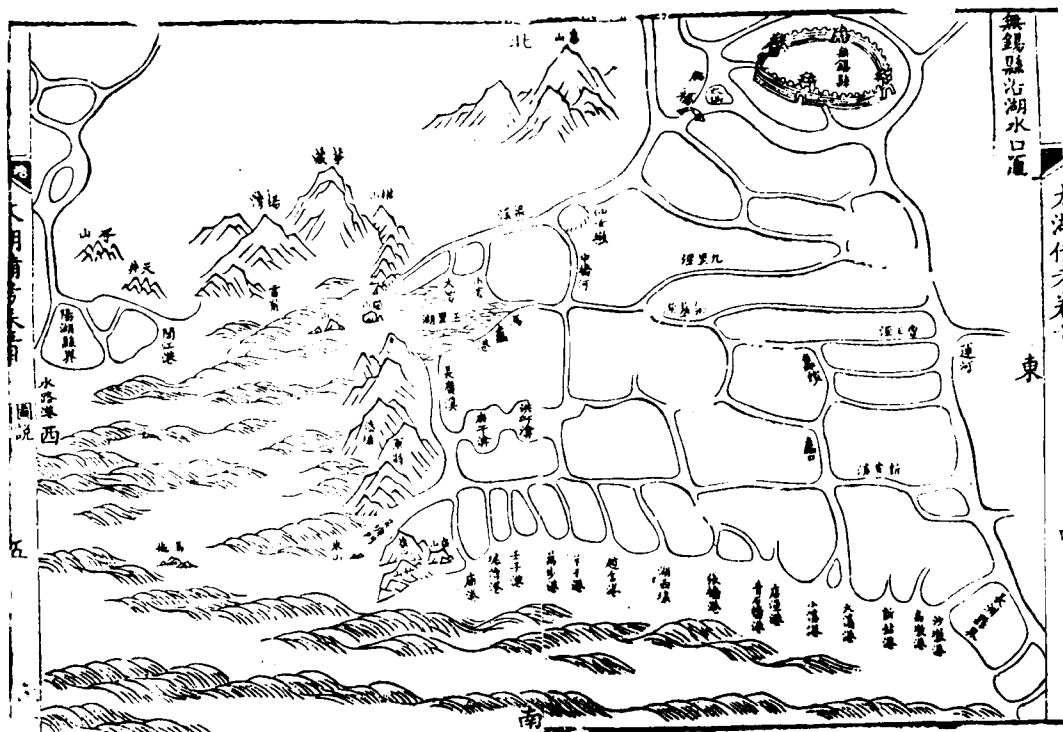
倘亦不無小補云

吴縣沿湖水口圖說

長洲縣沿湖水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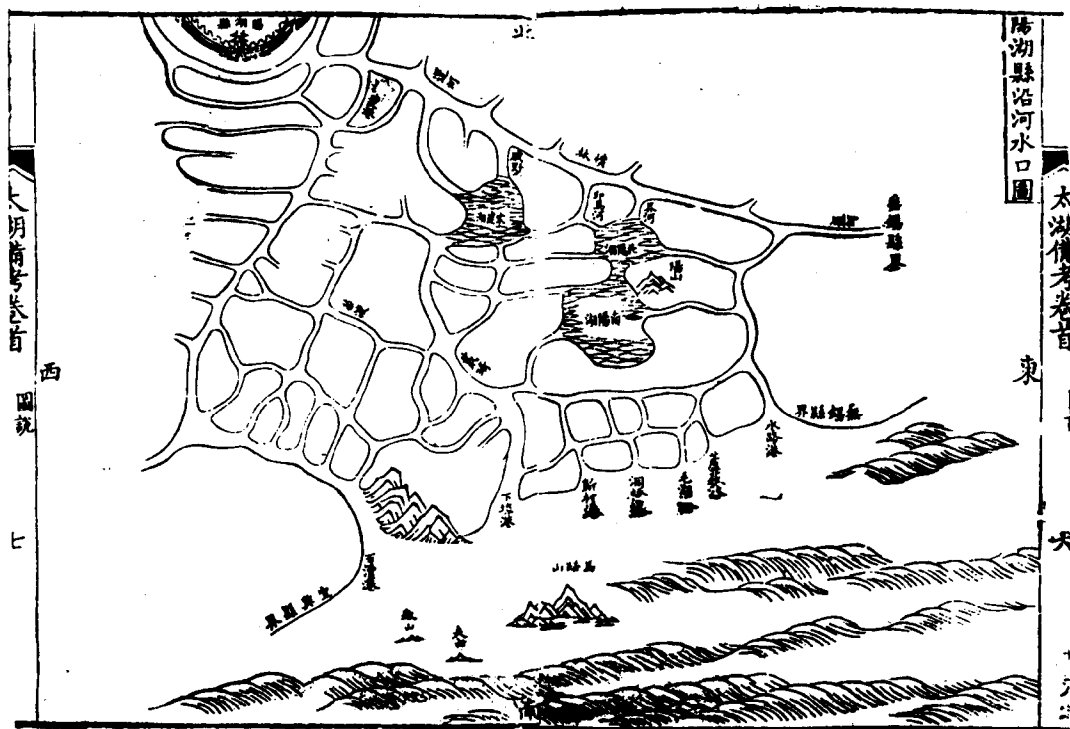
太湖全圖

太湖備考卷首

太湖全圖說

太湖舊圖其形圓今則稍橢肖其東西羸而南北縮也湖中諸山舊圖錯置不倫不倫今止繪其五東西兩洞庭馬蹟挈群峰之綱領大雷小雷別江浙之疆域也沿湖水口間有識者標要害也自烏程以至吳江之運河塘舊圖所無今補入者太湖來水去水之關鍵也此全圖之大略也若欲求其詳備悉其細微則有後之分圖在

無錫縣沿湖水口圖說

無錫縣西南境富安開元揚名開化新安五鄉皆瀕於湖湖水南抵老岍西浸羣山山多則港少港少則水聚鍾為五里湖流為獨山門西出之水遂盛於南其上流皆自運河來舊說太湖之水入於運河未是又謂長廣

溪西北注合於梁溪亦誤長廣溪自南下吳塘不出獨山門大抵無錫地北高南下水性就下無逆行而北者無錫志及唐太常河渠說各辨之甚詳

陽湖縣沿河水口圖

陽湖縣沿湖水口圖說

太湖之北境陽湖縣之南境也縣治距湖八十里視諸邑為最遠境內戚墅採菱等港分運河流南行從諸口入湖水勢平緩湖口易淤百瀆下埠二港獨不淤者西滆湖水出五洞橋宕才瀆東來二港受之上流勢盛也舟行自湖口達郡百瀆迂而下埠徑故下埠港為通渠前明萬歷間設南太湖哨兵巡防各口哨官駐劄下埠蓋以是為要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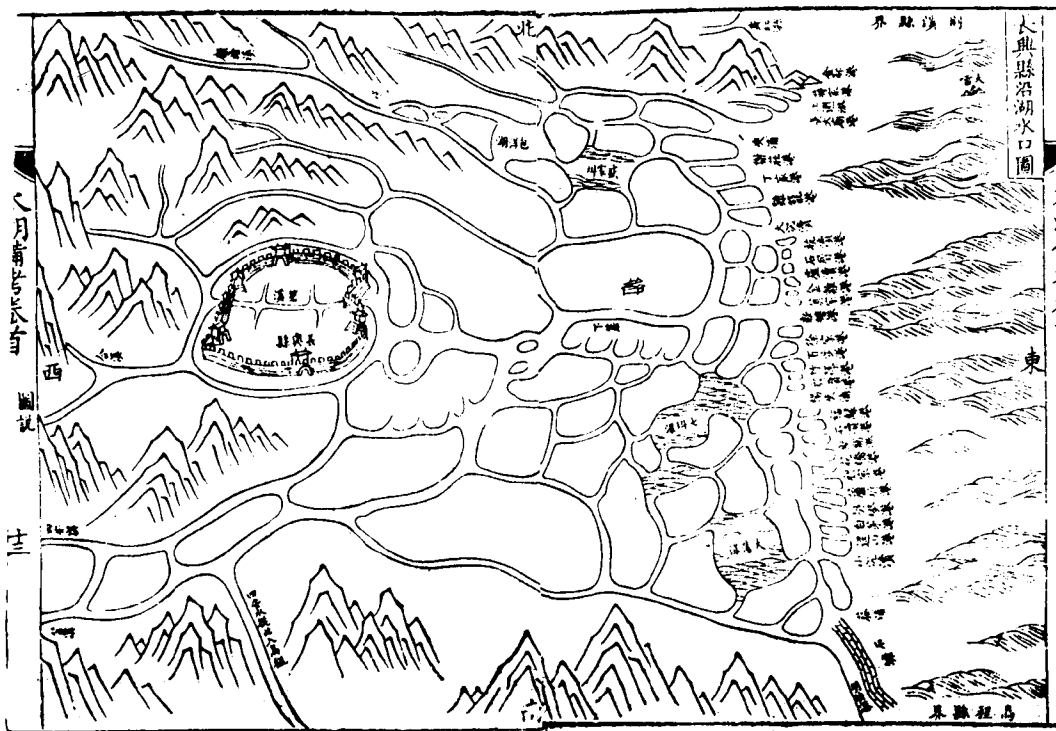
宜興縣沿湖水口圖說

宜興縣舊隷沿湖之瀆以百計志以在東南者爲上瀆在東北者爲下瀆自析置荆溪縣以大浦分界止得其半即志所謂在東北者也上流有荆溪水有運河東出之水橫塘受之分港而下細測之丁沙塘港者十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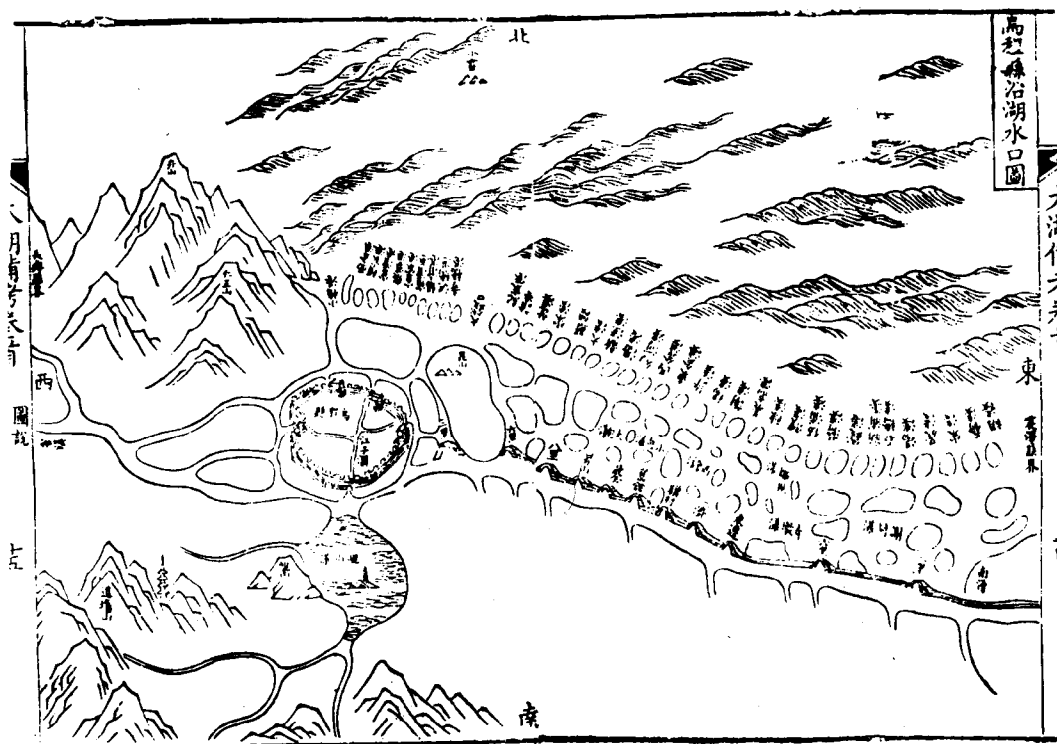
下吳溪者十之二下各瀆者十之三淺水之多少以港之通塞異由湖口以達橫塘瀦而深之各沛然矣

荊溪縣沿湖水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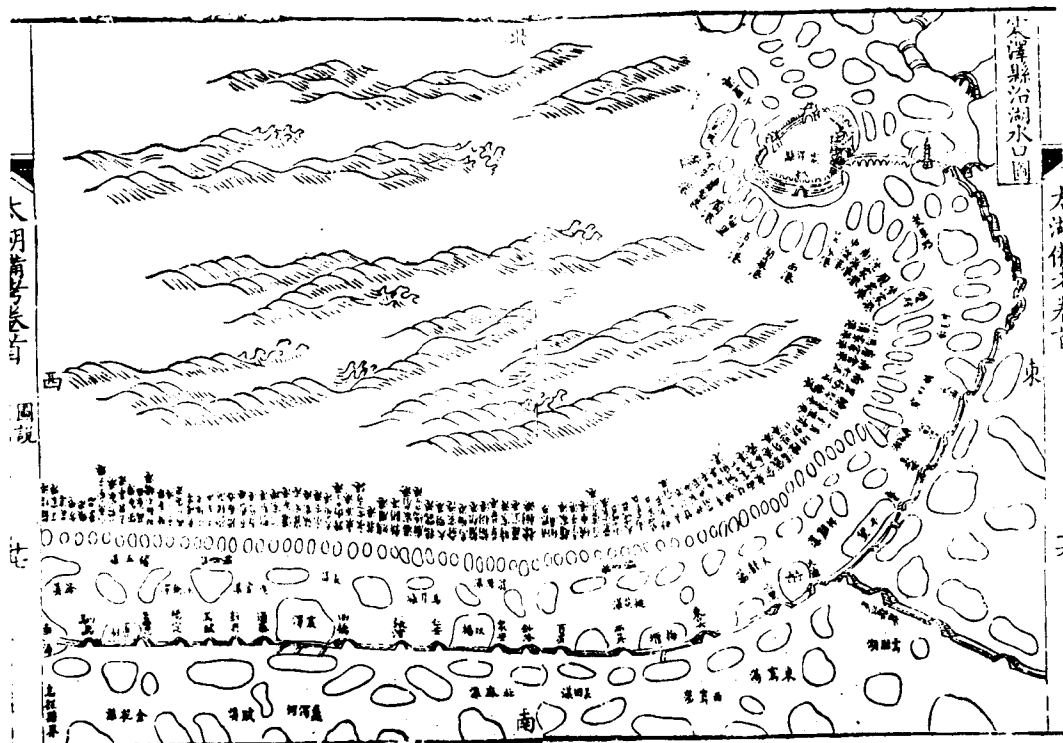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瀆之在東南者屬荊溪縣其上流之水與宜興稍異南境湖汊諸山溪不入於沈就近由蜀山河蓮花蕩東注烏溪定不等港承之洩入太湖建瓴直下泥沙隨水出〻故港不淤而深闊然此特就其近南者言之若近

北之瀆其水仍自東沈横塘来港之有通有塞與在宜興昕者同凰川在蘭山南源灘流短又當别論

長興縣沿湖水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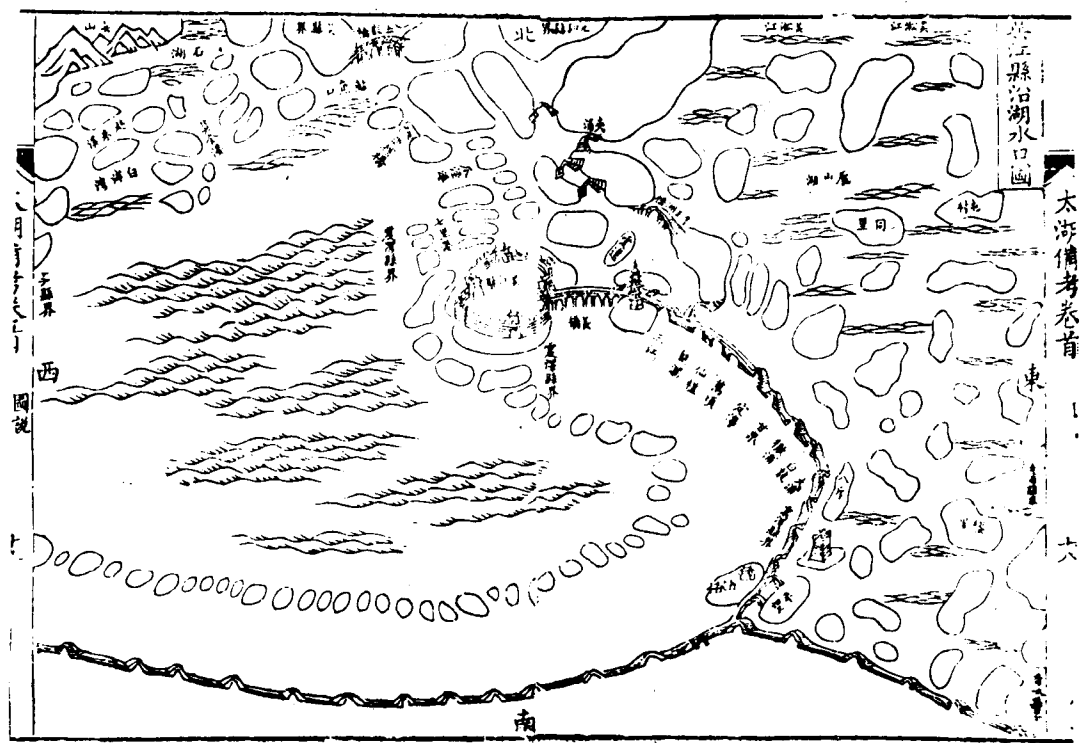
長興縣瀆港三十有四合諸烏程之三十八古所謂七十二漊也邑境之水盡從三十四瀆下太湖惟四安溪分支入於苕溪然苕溪亦分流合四安溪而下呂山塘以來水補去水無盈縮也瀕湖有湖嘯之患與烏程同

故水政不獨洩內滌又當禦外溢西北萬山盤矗古稱谿數逕入太湖多由夾浦司斯土者尚其留意於玆口

烏程縣沿湖水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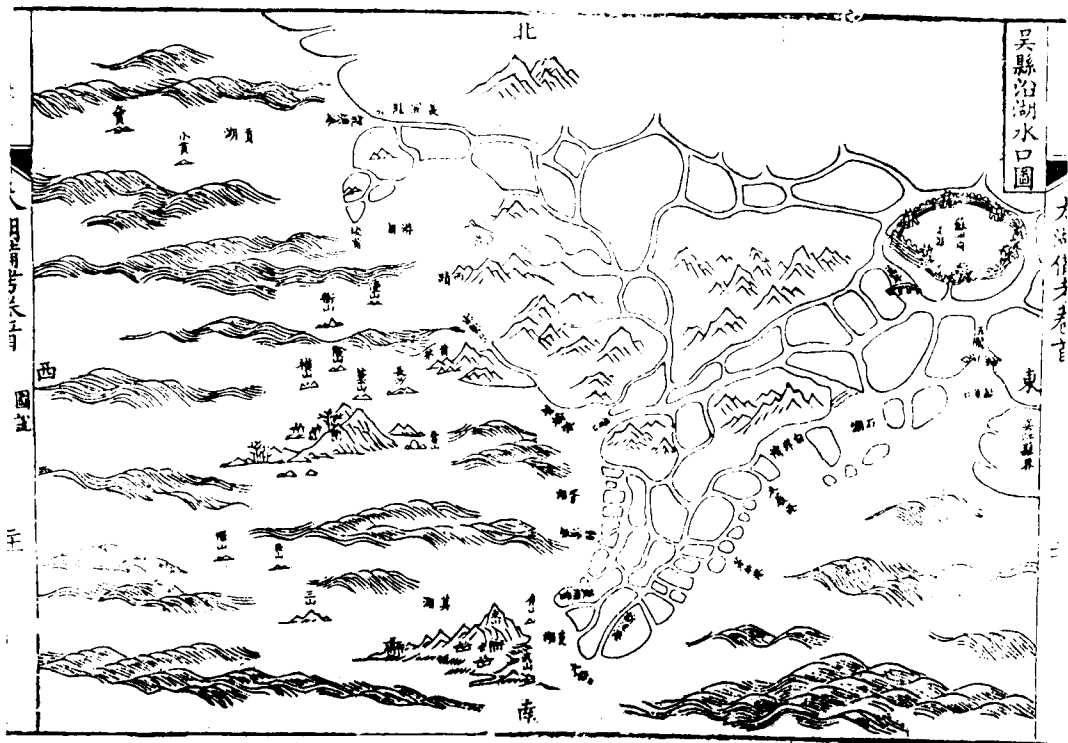
天目萬山之水胥滙於湖郡從烏程北境分注入湖漊港壅阻水無歸宿害不獨在烏程一邑也鄭元慶曰吾湖水利在烏程漊港可謂要言不煩西自小梅東至胡漊綿延八十餘里接連三十八漊此三十八漊自雍正

七年浙督李衛檄知縣薛景珏動帑修濬建造閘座後猶幸無恙中間大錢一港尤苕霅下太湖之大路湖防設險亦惟此為要

震澤縣沿河水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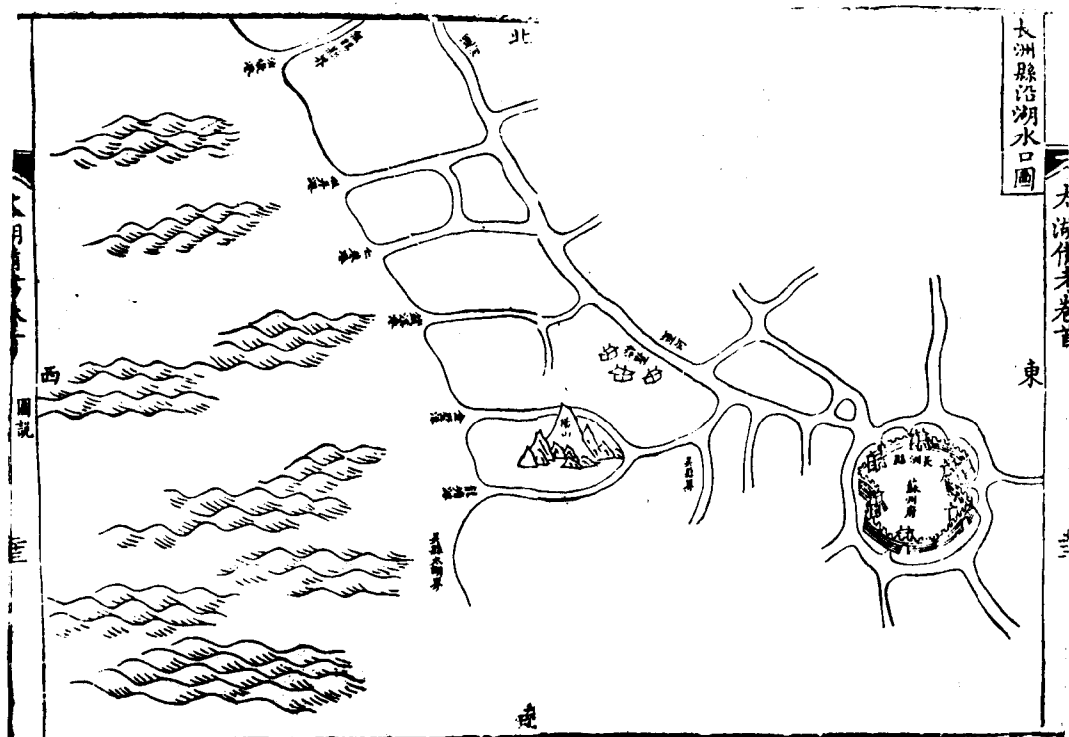
割舊吳江縣之西偏為震澤縣瀕湖之港悉隸焉自薛埠至韭溪為上流水入湖之口也練聚橋至吳家港為下流水出湖之口也其下流之穿塘而出又各有口大浦橋與吳江合屬大浦以南屬縣北屬吳江拘於畛而

繪此遺彼水之去路不明矣茲圖以震澤爲主吳江爲賓賓主互見水道始晰其有註有不註者所以別賓主也吳江圖倣此至若牛毛墩之游漲成田東西水路之通經遞脉詳在水口水議諸條茲不贅及

吳江縣沿湖水口圖説

吳江縣自析置震澤縣後太湖之隸縣畍者止鮎魚口外一隅湖水東北流之盡境也内鮎魚口直達婁江以逕港沛下吳淞淞婁二江自此而始為一大關鍵縣東垂虹三江甘泉等橋本吳淞之首水道改移病在淤漲

顧其上口受水處如吳家等港在震澤縣境疏浚之事必二邑共謀之歟他若莫舍婁白洋湾越湖而隸地接吳縣為利為害不於其躬於其隣矣

吳縣沿湖水口圖說

吳縣幅員太湖居其半胥莫菱遊貢五湖咸在畛内七十二峯十隸七八瀕湖之地之延入於湖者如水東灘法華山三洋坟觜或三四十里或一二十里皆湖環三面吳真澤國哉諸港口皆納湖之水惟胥口銅坑二處

爲洩水要道其他則藉以溉田畝通舟楫而已邑之内地頗高利在蓄潴口塞而水不入吳之病已

長洲縣沿湖水口圖說

長洲縣瀕湖之地東南自龍塘港與吳縣分晰起西北踰牡丹港而止不過二十餘里太湖之於長洲無大利害然金墅港北達望亭南通滸墅設汛於此寧無深意港淤淺而營舡寄泊於龍塘緩急難恃曷不濬令深闊

以便營舡之出入

太湖備考卷一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瑄　校

太湖

太湖爲吳中勝地亦爲湖中重地源委晰則水利可修險易明則兵防得要故詳考之匪徒藉以表名勝佐遊覽也

太湖跨蘇常湖三郡（舊志云跨蘇常宣湖四郡誤宣未嘗一不濱太湖也按今太湖邊境屬蘇州者十之五爲吳縣長洲吳江震澤四縣界屬常州者十之三爲無錫陽湖宜興荊溪四縣界屬湖州者十之二爲烏程長興二縣界去蘇州府治西南三十六里吳江震澤縣治西四里湖州府治北一十八里長興縣治東北三十里宜興荊溪縣治東四十五里常州府治東南八十里無錫縣治西南一十八里）廣三萬六千頃（石柱記云四萬八千頃誤四萬八千頃楚之洞庭湖也）周迴五百里（按太湖東岸多有漊曲若沿岸計里有七百餘里又按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巡幸太湖問彪尾備牛斗太湖幅員廣狹對以積年風浪衝坍漲岸今周迴有八百五里）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餘里（按今亦不止此數）中有七十二山（詳湖中山考）東南之澤此爲最大

一名震澤（禹貢震澤底定　孔氏書傳震澤吳南太湖名）

一名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爾雅吳越之間具區　周禮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　正義以爲浸藪同處　按九州之中惟揚州號稱澤國他州水少尚皆數淺異處揚州何以反同況太湖浸洋浩蕩止可以浸言不可以藪言風俗通曰藪厚也有草木魚鱉以厚養人也今太湖以南多澤平望八斥之間水壤交錯有茭蘆蓮芡魚蝦蚕蛤之利非藪而何又地接嘉湖與爾雅所云吳越之間適合具區當在是等處所自應以浙西爲是未築此等處所雖非太湖而與太湖相接古人未嘗截地細核分出界限遂誤以爲即太湖也周禮五湖亦非專指太湖當從水經注蓋知浸藪之不同處矣）

一名五湖（史記范蠡乘舟入五湖　太史公登姑蘇臺以望五湖　張勃吳錄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五湖　虞翻曰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名　陸龜蒙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　史記正義顧夷吳地記皆云五湖者菱湖莫湖胥湖游湖貢湖即太湖東岸五灣　按此五湖偏於太湖東北隅不入西太湖南太湖界太湖之稱五湖未必以此然今湖中有此五湖附考於後）

菱湖

吳地記周迴三十里口闊二里口之南莫釐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按今菱湖有二口此西口也尚有港東一口闊五里北與胥湖連口之西即徐侯山東則今之菱湖皆不知何以不記想古時無此湖口也洞庭實錄云菱湖東西九里南北五里三面沙岸連接可知今日之菱湖當外古時皆是田蕩洲渚後來逐漸坍沒成此闊大耳震澤編云吳縣無三十一都桐涇淪於水中　本朝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駕幸東洞庭水東百姓奏菱湖常坍田賠糧益足徵矣）

莫湖

吳地記在莫釐山西北周迴五十餘里與胥湖連　洞庭記湖傍莫釐故名（按今東西兩洞庭之間黿山之南徐侯山之西三山之東北湖之界也）

胥湖

吳地記云在胥山西南周迴五六十里與莫湖連（按今水東灘之西北胥口之西南法華長沙山之東南黿山之東徐侯山之北湖之界也周迴不止五六十里）

游湖　吳地記云在長山之東周迴五十餘里西口闊二里東南峴樹里西北峴長山洞庭實錄吳王會於此游玩故名（按今游湖界南自西蹟嘴起越銅坑沿安山幽里山北抵新橋折而西沿游城山長山一帶湖岸至三洋坟嘴為一大兜湖口在坟嘴西蹟之間闊四五里不止二里相傳昔年坟嘴之外尚有一洲亦名三洋又名東岬上有禹王廟明季淪於湖意者有洲之時湖口尚狹耶）

貢湖　吳地記東南長山（長山之南即山陽邨）西北連無錫老岸周迴一百九十里西口闊四五里（按貢湖跨連吳縣長洲無錫三縣湖峴自三洋坟嘴起沿杵山米篩山馬山過龍塘金墅諸港口歷無錫老岸至竹山嘴止湖中以大小二貢山為界峴有一折而湖面則處處無涯無僅闊四五里之處不知何處是湖口意者大貢小貢二山中間相距處即其口耶）

震澤編云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故名）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吳王泛舟五湖金鼎沉此因名）林屋之東曰東皋里湖（吳越王藏於此投金簡祭神）按此三湖不過以事得名非若五湖之山圍岸抱各有界限即命名之事文恪亦或得自傳聞未必有載籍可據事既不足為重輕地又無關於利害竊以為此三小湖者其名可以弗存

太湖水源

固城湖　在高淳縣南五里溧水志（高淳本溧水析置）曰大山水發源為固城湖西連丹陽石臼二湖與宣城當塗分界東經五堰入三塔港過宜興以入太湖

梅渚河　在建平縣北三十里經溧陽三塔堰入長蕩湖東由宜興入太湖（按廣德與湖州連界其東南發源之水俱由湖州入太湖此發源於東北者）

南湖　在宣城縣南寧國志曰周廣四十里南曰南埼北曰北埼總稱南湖受廣德建平諸水宣城諸溪漲亦瀉入焉湖泛則東合高淳水由牛兒港泝流而進東通五堰以達三吳

胥溪　原屬溧水今屬高淳與建平連界去建平縣北四十里高淳縣東五十里溧陽縣西八十里東通太湖西入大江

按胥溪在廣通鎮即廣通壩水春秋時吳伐楚伍員開此運糧由蕪湖達震澤桑欽水經中江即此水（詳集文韓邦憲廣通壩考）又即古五堰沈啓水考曰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壩（因將廣通毀壩成河故從東復築此壩）自此而東九里第一堰曰昇平壩又南九里曰三塔堰又東九里曰南渡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一名湯等）又東九里曰前麻堰江南通志五堰一曰銀林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二說名稱里數雖有不同要不離乎舊蹟又傳同妝云自宜興經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

岍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蕪湖入大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八里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苦不甚高遇暴漲則宣歙金陵之水奔逸東馳由荊溪以入太湖此高阜不足以遏之五堰之所以作也由傅說觀之大約今之西壩即古銀林堰處東壩即古分水堰處中間十八里即伍員所開之胥溪蘇常水利之一大關鎖也故詳志之後之人愼毋輕言廢壩哉

以上諸水即震澤編所云西北自寧國建康來者水源最鉅水患最大東壩堅築之後此水不入太湖矣

長蕩湖　東西三十里南北九十里分屬溧陽金壇宜興三縣去宜興縣一百里東南由塞溪達荊溪之西氿東由張河瀆入滆湖

附長蕩湖所納金壇諸水在縣西北有西洋河由白龍蕩入西南有薛埠白塔張橋三河由唐王溪入東北有陳塘中塘堯塘諸水由錢資蕩入東南有白橋大雲下湯諸水由燕子港入諸水發源於長山三茅諸山而滙於長蕩湖亦分流入於運河

西滆湖　東西廣三十五里南北廣百里分屬武進宜興二縣去宜興縣西北四十里西通溧陽金壇東由黃土河下分水墩西由孟涇入塞溪以達西氿

荊溪　屬宜興貫城繞郭在城西者爲西氿在城東者爲東氿西氿二十七里東氿一十八里凡溧陽金壇諸水及本境君山荻溪源章山張渚源函山蠏涇運河溪源茗嶺張溪源諸山水並滙於此分爲百瀆以入太湖

運河　西北自京口歷丹陽常州而至無錫以達於蘇州此正流也分流北出者俱下大江其自丹陽七里橋分而南出者曰珥瀆即金壇運河俗稱七里河至金壇與洮湖即長蕩湖會其在常州分而南出者郡之西曰直瀆曰官瀆曰南洞子河皆入於滆湖曰西蠡河即宜興運河亦與滆河會皆由荊溪入太湖郡之東曰採菱港曰戚墅港曰飲馬河皆至新塘鄉入太湖其在無錫分而西南出者由志公港雙河曹王涇新安溪沙墩諸港入太湖自直瀆至西蠡河宜興之上流也採菱港至沙墩港陽湖無錫之上流也

以上皆太湖西北水源

顧諸溪　在長興縣西北四十七里發源於顧諸山

流為紫花[illegible]出水口鎮注於包洋湖別為盛家漾
北下尖浦其東行者會箬溪支流下大沉瀆
合溪　在長興縣西三十里發源於白蜆諸山為楊
店澗發源於蒼雲諸山為梓方澗合為蚌塘出為
合溪流為畫溪又東為箬溪貫縣城經廣惠寺前
東下新塘
四安溪　在長興縣西南三十里發源於四安石硎
諸山為盤澗塘善峅塘發源於廣德州諸山入本
境為荊塘塔水塘二源既合抵四安鎮為四安溪
歷管埭周瀆林城午山大德鈕店東會苕溪入烏

程界其由本境東北下太湖者為呂山塘
長興水源不止於此此其大者
苕溪　發源於天目之陰孝豐縣之廣苕山東過金
石鄉又東過靈奕鄉皆有諸水來合廣德州水亦
來合東至安吉州治南之郤渡又北至邱渡與獨
松嶺水會志所謂苕有二源是也又東北至於塔
潭分支而北者為裏溪本溪為外溪（即苕溪）裏溪之行
也有諸水來合外溪之東北行亦有諸水來合長
興縣之邸閣水亦來合焉東至浮石山裏溪之水
復來合至梅溪鎮與梅溪合是為總溪計自孝豐

至此東流一百八十三里官梅溪入長興縣界為
荊溪（即苕溪非宜興縣之荊溪也）箬溪四安溪水皆來注之北行東
折歷吳山彭滙和平凡六十六里至目海山麓入
烏程界為西溪北過釣魚臺而分者三一北經小
梅入太湖一東入清源門至江子滙一南至定安
門與峴山漾南來水合亦入江子滙為霅溪
前溪　發源於武康縣之銅峴山東流四十九里抵
縣治前千秋橋名前溪一名餘英溪又東過縣學
分為二派其一北行過黃龍山東至沙村號沙溪
與德清之北流水合（餘不溪支流）後溪之水亦注焉（湖州府志云在

武康縣後故謂之後溪亦出自銅峴山沈啟曰後溪發源德清烏同山）北經峴山漾入定安門至
江子滙為霅溪其一東流經下渚湖會於餘不溪
餘不溪　發源於天目之陽東過臨安縣治又東過
餘杭縣入錢塘縣界為安溪又為奉口溪東南入
德清縣界仍為餘不溪縣境之水皆來會又東散
入於桐鄉（運河東溪橫湖阜林諸涇）又分支為北流水本溪東行二
十里入歸安縣界至敢山過菱湖西北過荻港又
西與前溪水合烏程諸山源發為溪港者皆來會
又北經峴山漾與北流水合入江子滙為霅溪
霅溪　即江子滙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水四水總

聚處也在湖州府城内以其霅然有聲故謂之霅
溪其水一出臨湖門北由大錢港入太湖一出迎
春門為運河東至吳江之平望會於鶯脰湖其沿
塘分下諸橋港者北由七十二漊入太湖
湖杭水源出於天目不止於此此亦其大者沈
啟曰内孝豐之壩三十七安吉之壩三十六武
康之堰七十二德清之堰九湖一浦一歸安之
湖二漾十烏程之漾十皆所以瀦而後洩於太
湖者也
以上皆太湖西南水源諸源在苕溪西者由長興下太湖在苕溪東者由烏程震澤下太湖苕溪則正流下烏程支流下長興

附天目山考
沈啟曰吳中水源天目為大臨安志云天目山一名浮玉山連亘杭宣湖徽四州周二千里湖州府志云高三萬六千丈廣八百里上有三十六洞天十二龍潭頂有兩湖若左右目天目之所由名也徑山山門事狀云天目之頂有龍居焉中常出水四方而下南派由睦西派由歙皆入浙江東派由餘杭北派由安吉皆會太湖入吳淞江

太湖水委

一曰吳淞江自吳江縣東門外起至海口二百六十
里太湖正東之幹流也湖水由吳家港過長橋東
北流過釣雪灘截運河而東進浮玉洲橋入龎山
湖甘泉三江等橋水亦來會東北流入大斜港吳江縣志造曰大斜港舊無其名即龎山湖接吳淞江之口也向時本極深闊緣兩岸豪民頃占僅存一港以其斜向東北故名為大斜港今又日侵月削恐將來此港亦不能通水龎山湖與吳淞竟無由合劉之形矣合瓜涇港西來之水入今元和
縣界轉入崑山縣界至上海縣入海今長橋之口稍淤湖水乃由東進瓜涇港出夾浦橋之北過運河與龎山湖南東之水合瓜涇所出之水大於長橋矣

一曰婁江自蘇州婁門外起至海口一百八十里太
湖水從鮎魚口入蠡塘過五龍橋至盤門繞郡城
而至婁門一支於五龍橋外折而東上澹臺湖出
寶帶橋入運河復折而北至葑門與盤門之水入
流至婁門東北由至和塘至太倉之劉河入海

一曰東江太湖水從牛茅墩東南出唐家湖越運河
而東大小蕩以百計又南合湖州嘉興全郡之水
奔流東注并於澱山三泖等湖而入於黃浦黃浦
東岸有閘港内通新場新場之東舊有入海口議
者以為是即古東江今海口因築海塘而塞黃浦
之水亦并於淞江入海矣

按三江異同聚訟紛紛其說不一若專就太湖之
下流而言當以庾仲初淞江婁江東江之說為是
史記正義吳地記皆宗之顧其言曰松江下七十
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
江并松江為三江則是承受太湖之處惟松江一
口而東婁二江又屬松江之下流別無承受太湖

之口矣宗其說者亦皆無明白確論至朱長文續圖記始指崑山至和塘為婁江而以鮎魚口為婁江受水之口婁江之原委始明東江則未有實指其處者近吳江徐養浩以黃浦為東江而以牛茅墩唐家湖為東江受水之口洵屬創論想古時形勢當必如此今本其說參以沈啓水考曹治儒水利論而以鄙見附之

又按婁江北尚有陽城昆尚諸湖七丫茜涇白茅福山等港論者以為皆太湖尾閭非也太湖下流之東北行者至蘇州婁門已盡由婁江入海耶胥

口一支亦由胥門達盤門而入於婁不復北行矣若謂此外別有太湖北洩之水則周大韶論之最詳其言曰自常州下至無錫以達蘇州運河之水無不西南行以注於太湖直至胥口方引太湖之水由橫塘以出胥門城濠自蘇州以至無錫未聞有水自太湖來入於運河下注陽城諸湖而洩於江者惟運河以東入太湖不及者乃下長蕩鵞肫等蕩而分瀦為陽城昆尚等湖然則三十六浦所洩乃不及入太湖之水謂是殺太湖上流之勢則可謂是導太湖下流之歸則不可謂陽城等湖亦分流入至和塘則可謂至和塘水必溢入陽城等湖而由茜涇七丫等浦入海則不可

太湖坍漲

菱湖嘴 詳菱湖條下

西山白塔涔 本林屋民風 屬吳縣三十四都

三洋洲 詳浒湖條下 以上屬吳縣

沙灣 本石柱記箋 屬無錫縣

新村 本武進志今湖中尚有地數畝浮沈水面土人稱為閘家基 屬今陽湖縣

東塘 本石柱記箋 屬宜興縣

斯圻 本長興志

石圻 本長興志

白茅嘴 本石柱記箋 以上屬長興縣

胡漊 本石柱記箋 屬烏程縣

七里港 本吳江新志 屬今吳江縣

南湖 本吳江舊志載林寺碑元至正二年七月湖嘯地裂南湖一帶及倪林儒林兩寺悉沈於湖

充浦 本震澤縣志元大德十年沉於湖 以上屬今震澤縣

以上皆坍湖

平沙灘 本沈啓水考及震澤縣志 屬今震澤縣

大鈌口 詳大鈌口水利條 屬吳縣

牛毛墩沈啓水考謂之東湖詳水口南仁港下

浪打穿詳水口大浦橋下

清水漾漾方五里今為水田矣以上吳江震澤合編

百瀆口北自竹山南至蘭山盡漲蘆洲舊時港口在洲內一二里矣以上宜興荊溪二縣

以上皆淤漲

按新漲有礙水利坍湖有賠糧之累皆司斯土者所宜知也

附吳江縣太湖浪打穿等處地方淤漲草埂永禁不許豪強報陞佃佔阻遏水道碑記署吳江縣吳縣知縣杜為太湖水利等事

奉蘇州府孟牌開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十六奉布政司牟牌開本年十月初二日奉總督部院赫批該本司呈詳蘇郡太湖界跨江浙有關五府水利民非淺小今吳江之浪打穿地方乃太湖洩瀉咽喉其中淤有草埂前於三十二年丈量案內有宋啟安等告陞蘇湧曹橋民人馬川等控准前撫憲宋檄令刪除嗣於三十九年復有錢兵吳上村等呈請開墾草埂承前督憲批飭轉行該府縣議以恐貽後累不便陞糧詳覆在案是此太湖草埂淤漲有年因不便於民毋許陞科相沿至今也茲復有勢豪家分踞告陞禁民篙泥撩草有礙水利以致鄉民紛紛具呈公籲請禁本司查檢舊案察訪輿情此湖中草埂若一開佃不特勢豪假借告陞為名恣肆侵佔抑且遏絕往來水勢致滋泛溢自萬生靈廬舍害將無已大有可虞甘飭禁之舉誠難刻緩相應據情通詳伏候憲鑒奪批示以便轉飭遵照再行勒石永禁以息爭端以通水利裨益地方實非淺鮮矣緣由蒙批仰候撫部院批示具報繳等因又奉巡撫部院宋批開如詳牌飭遵照勒石永禁仍候督部院批示繳各等因到司行府仰縣即將吳江縣太湖浪打穿地方草埂奉憲禁飭陞科緣由轉飭遵照一面採石勒禁取具碑摹送司核轉毋違等因到縣奉此合行勒石永禁為此牌仰該地方附近居民圩總人等知悉嗣後不許勢豪地棍假借陞科名色霸佔太湖浪打穿地方淤漲草埂仍聽鄉農篙泥撩草捕魚不得借端阻撓以致遏絕水勢如有等情許該地方諸色人等即行呈報本縣以憑嚴拿究解各憲法懲施行事關太湖水利毋得泛視須至碑者碑在府署前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立

大鈌口水利條陳從來言水利者以通為利以塞為病太湖之水尤貴宣洩大鈌口在武山大村之間

北太湖水洩入南太湖必由此口而出乃湖水咽喉要道往時口闊二三百丈水行通暢後被附近居民種植茭蘆泥淤灘漲水口漸狹僅存五十餘丈又因張捕魚蝦絕流設斷泥遺斷積中流亦長蘆洲阻遏水勢此現在之情形也倘前弊踵行不已茭蘆日長水口全湮一遇霖潦之歲湖水南下無路勢必旁溢四潰不獨武山大村田畝淹沒自吳湖迤南以東一帶地方雖有行舟小港不能暢洩洪流亦必泛濫為災此日後之隱憂也伏乞嚴禁附近居民不許種茭設籪即塞水口似於水利大有裨益 按乾隆九年邸抄浙江布政司條奏案內大學士等會議行文各該省凡有湖蕩之地令加查勘劃明界限不許再行開墾等語而太湖佃種至今不已今乾隆十四年六月東山紳士耆民具呈太湖廳黃已蒙批准會黃公於七月病卒未及行尚有望於後之君子

太湖備考卷一

太湖備考卷之二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琯　校

沿湖水口

太湖有來水有去水水之來去各有口其中河港之大小支派之遠近今與古變遷通塞之不同談水利者不可不明議兵防者不可不悉詳考而次列之未敢謂一無訛漏而大略已備覽者可以知險易利害之所在矣

江南常州府屬

無錫縣

沙墩港有汛上流自望亭塘運河分流出北橋西行入太湖此港外有山臨大舟不能行

高墩港

新姑港不通諸河乃泄山之小港

大溪港深闊即赤城溪無錫志運河自南門塘分流西行為曹王涇涇水又分而南為蠡瀆南行貫新安溪過八字橋名赤城溪廣數十丈長五里出溪橋港而入太湖

小溪港大溪支流

店涇港塞

青石橋港新安溪入湖支流

張橋港蠡口河入湖支流以上俱屬新安鄉

湖西埭港有汛

趙舍港

羊干港

萬步港

壬子港港口有仁渚橋疑港本名仁渚訛作壬子

塘灣港

廟港

自湖西埭至此皆新安溪入湖支流而湖西埭壬子二港則分自新安溪趙舍諸港又從湖西埭壬子二港分來　以上諸港惟沙墩口向西餘皆向南

吳塘門有汛上流東一支為新安溪北一支為長廣溪無錫志新安溪自運河新安塘分流出白龍橋西行貫赤城溪又西行貫張橋港又西行分而南為湖西埭為壬子港又西與長廣溪會長廣溪源出諸山北有石塘通五里湖南行合蠡口河洪邱漖唐干漖之水又南經下澤橋與新安溪會合流出杪木橋入於太湖杪木橋一名通湖橋跨吳塘門　以上俱屬開化鄉

按沙墩以下諸港自東而西連比相屬皆在太湖北岸即所謂無錫老岍也至竹山而老岍盡折而北吳塘門在焉門向西自吳塘而北三十里至獨山門濱湖皆山無河港

獨山門有汛 常州郡邑志俱云獨山孤峙湖中震澤編云錫山山脉西來至是中斷爲太湖舟行其中曰獨山門據此則獨山内之五里湖尚是太湖獨山門是湖水通流之處與陸地入湖之港有別濱湖水口當在五里湖岍石塘馬鑫大渲小渲諸處非獨山門矣今將五里湖岸諸港附載於後

石塘口 在五里湖南岍無錫志曰石塘山下長澳爲五里湖長廣溪之東又曰長廣在石塘之南出吳塘甚便逆入五里則難無緣合梁溪之水 又曰五里湖本不下長廣惟西南風大作太湖水湧五里湖溢而灌於石塘乃由長廣以下吳塘又曰東山下有大澗羣山之水並入其中奔騰以達於長廣按此則長廣溪之水並是山泉不從五里湖來亦不入五里湖石塘一口僅通舟楫耳蓋石塘近山地形稍高所以水勢兩逆其由石塘口入五里者止是近湖之山水也

馬鑫港 在五里湖東岍上流自南門塘運河分支西行爲曹王涇又[illegible]梁墓涇而河港來合又西行過梁塘橋而九里涇來合[illegible]里塘橋而中橋河來合又西爲馬鑫港入五里湖河港九里涇水[illegible]河西行南折而合於曹王涇者也中橋河水出自梁溪於仙[illegible]者也

小渲港

大渲港 二港並梁溪支流在五里湖北岍西南入五里湖 按大渲港有關欄樁查剷訖

後溪港上流爲梁清溪常州府志錫惠諸山泉聚爲[illegible]溪無錫志梁溪自縣西門太保墩分運河流下西定橋西南行至仙女墩分而南爲中橋河又西南行分而爲小渲大渲又西南行而溪流盡入太湖其口曰後溪港 按水自五里湖出者濁自後溪出者清故又名清水港 以上俱屬揚名鄉

按自此至閶江湖岍又折而西爲一灣濱湖二十餘里有華藏楊灣諸山無河港

閶江港 常州志名白射山河 按圖志上流之自無錫境來者爲志公港分運河水南入北陽湖從北陽湖東南出而南行爲直河港又南行至富安鄉爲西溪與陽湖縣西來之龍游河會自陽湖界來者爲戚墅港分運河水南

行至邱渡過周橋分流經周家渡入無錫界爲龍游河與西溪會合流而南過白石山分流入水溜港其河身又東行抵閶江無錫志云閶江太湖之別浦今湮爲田廣可通舟矣跨閶江有橋曰青龍水從橋下入太湖 屬富安鄉。白射山即白石山詳濱湖羣山考胥山條下

以上除附載四口外共一十九口獨山門去縣治僅十八里大舟通行爲第一險要吳塘門閶江二口次之

陽湖縣

水溜港 俗稱水路港 上流東通白石山河入無錫界北通薛堰

河舊志謂是薛堰入湖支流跨港有橋名水溜橋亦名閶江橋水從橋下入太湖（按水溜閶江二港其上流有分有合出入於無錫陽湖二境故兩邑圖志互見）

盧荻港（俗稱盧荻港薛堰入湖支流）

毛湖港（薛堰入湖支流）

洞橋港（薛堰入湖支流　以上四港皆淤塞）

新郝港（薛堰入湖支流　此港在新村泰郝之間故亦名泰村港）

下埠港（有汛　舊志作鵝步亦稱下浦）薛堰入湖之幹流薛堰河南行為白馬涇又南為河上渡又南為下埠港入太湖溯薛堰河而上一由南北陽湖通印馬河一由戴埼通戚墅一由華渡通杯菱港皆北出鄭求運河西由般七浦郝達宜興東自周橋通白石山河入無錫界舊志所謂薛堰通津也（按下埠距馬跡山之西竹塘湖中[illegible]入馬跡山入其郡必由此港越瀆關稅船隻亦多由此港出湖　以上俱屬新塘鄉）

按自閶江至此湖岸皆向南下埠港之西有山曰虎背突入於湖折而西北沿湖皆山十里而至百瀆港

百瀆港（有汛）上流西一支為黃土河北一支為太平河至分水墩合流南下至此入太湖黃土河西通官才瀆滆湖之水從此來太平河北通戚墅等港運河之水從此來（屬太平鄉○水利全書明隆萬間官核丈尺港口起河長七丈六尺底闊二丈五尺橋下起至小十字口長一千五百九十二丈底闊二丈）

按無錫陽湖二邑入湖之水其上流皆分自運河來源少而水勢緩境內之山又多瀕湖水發時逕自入湖未嘗經由內地故沿湖之港少於宜荊兩邑而港內亦不必有橫塘以殺其勢

以上共七口舊以水溜下埠百瀆三處為險要今閶江淤百瀆港橋洪置柵舟不能進惟下埠為通渠府治東南之門戶也然藩籬又在馬跡山

宜興縣

釣涇港（口塞）

丁卯港（口塞）

山瀆港（淺）

戚瀆（有汛）

灣浜港（淺）

下澤港（淺）

吳溪港上接吳溪舊志吳溪在縣東北十五里西通荊溪東入太湖又河渠說運河東出之支有殷村港由萬石橋出尹龍橋折向東北合吳溪而下太湖

大墟港（有汛）進內二里為周鐵橋鎮（太湖右營守備駐防處）周鐵橋水北通分水墩南達丁蜀山東出大墟港下大湖

長湊瀆橋有石栅

沙塘港在竹山下山上有汎舊志沙塘港在縣東北五十里東入太湖唐鶴徵河渠說運河東出之支有塘瀆港出計山之北其流甚微由官渡橋南入陽山涂有東湛瀆港出計山之南其流甚大由下裴涂南入陽山涂竝出竹山沙塘港以入震澤

按自陽湖縣下埠港之虎背起至竹山止湖岸有一灣過竹山湖岸皆向東

符瀆通

黃瀆塞

五千瀆舊志作午干

歐瀆通

彭瀆通

毛瀆

葛瀆

趙瀆

郲瀆上接下郲涂舊志下郲涂在縣東北三十里水利全書萬曆間官核丈尺長四百三十丈底闊三丈

何瀆

徐瀆

師瀆

龔瀆

黃干瀆自毛瀆至此皆淺小

舊瀆通有汎

陽溪瀆通上接陽溪舊志陽溪在縣東北四十里源出陽山東入太湖水利全書萬曆間官核丈尺東自太湖西至橫塘長三百丈底闊三丈

北津瀆通舊志作準下中津南津同

辛瀆通

中津瀆通水利全書萬曆間官核丈尺東自太湖西至橫塘長二百丈底闊三丈

茭瀆口塞旁皆茭田上有茭瀆廟

社瀆淺小

南津瀆港口外分內合土人呼爲二瀆

五字瀆淺小

湯瀆淺小

陳瀆塞

官瀆通水利全書萬曆間官核丈尺長八百丈底闊三丈

吳䌷瀆通

洪巷瀆塞

沐瀆塞

泮涵瀆通

大浦港通有汎【舊志】在縣東三十六里李嬪所謂太湖浦也今橋港外彌望蘆灘意即浦之淤漲

按諸瀆之上流有荊溪水有運河水運河即西蠡河北自武進界來入境今支東出有般邨塘瀆草塘湛瀆諸港皆由橫塘分下諸瀆以入太湖徐咟鳳河渠說運河東流之水東北下沙塘港者十之五下各瀆小港者十之三由陽山涔東北下吳溪港者十之二

【舊志】云百瀆在縣東南五十七里爲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爲下瀆雖總謂之百瀆而有上下之分按自大浦以前諸瀆屬今宜興縣者在東北一帶應是下瀆大浦以後諸瀆屬今荊溪縣者在東南一帶應是上瀆

以上共四十一口險要在竹山沙塘港其地斗入湖中竹山據高見遠左縈右拂可以兼顧諸口舊時黃瀆亦稱要地鄭若曾曰賊出太湖東南由黃瀆港東北由沙塘港今黃瀆塞矣

荊溪縣

後河瀆通有汎

河瀆水利全書云隆萬間官核丈尺長五百丈底闊一丈五尺

淩義瀆淤

趙莊瀆淤

漳瀆有汎

北朱瀆

梁新瀆

魏瀆

卲平橋瀆塞

五房橋瀆

觀音瀆

市瀆

呂瀆

杭瀆

廟瀆

洋大瀆

雙橋瀆以上皆淤塞

定跡港通口隘內大

烏溪港通最深闊○有汎

南杭港通

南朱瀆通

蘭後瀆通在蘭山北之

新瀆

鳳川港 有汛把總分防

董塘港 以上三港在蘭山南迤外通太湖內至山足而止　按江浙二省於董塘分界自此而南入長興縣境十五里至香山嘴

按自後河至蘭後即舊志所謂在縣東南之上瀆其水不皆自橫塘來蓋橫塘表止四十餘里偏於邑之東北境不能盡貫迤南之港唐鶴徵河渠說曰定跨烏溪蘭後三港之上有蓮花蕩汪洋渟泓湖汊南來之水與溧陽洮滆西來之水適會於此為宜興下震澤正路又曰北行二十里東出一枝曰橫塘傍震澤而行據此可知迤南諸瀆港半非橫塘之下流矣又按宜荊二邑地形最下雖東壩絕流來源尚多西北有運河洮滆之水西有金壇溧陽之水西南有張渚湖汊諸山之水羣會於荊溪以下百瀆百瀆不能盡與荊溪相接分洩不及必致漫溢故受之以橫塘直南北以衍其流然後分下百瀆以入湖橫塘一河急脈緩受斷不可無長興烏程震澤三邑入湖諸漊港俱以上流水多勢盛港端皆有橫河亦同此意

以上共二十五口烏溪為湖杭嘉入常必由之道自東壩來亦率由此口出太湖最為險要港近蘭山古時香蘭寨想為此口設防

浙江湖州府屬

長興縣

斯圻港在香山北麓有汛長興志三城三圻吳王屯戍之地吳城聯斯圻彭城聯石圻邱城聯蘆圻步軍屯於城水軍屯於圻石圻沒入太湖斯圻蘆圻尚存即斯圻港蘆圻港是也按今斯圻亦沒入於湖近港有斯圻村在山坳中郵口高阜列若門闕疑即吳城故址今設汛於此

金郚港

蔣家港 有關

上週港

長大廟港

夾浦港 有汛把總分防 在縣東北二十七里港口深闊上流自顧渚溪來注於包洋湖合曲塘隔山諸港水歷無貧滃環沉溪至此入太湖

烏橋港在夾浦口內出橋之水至平湖侯廟前與夾浦合流下太湖橋內有橫港迤邐而東直通小梅

謝莊港

丁家港

雞籠港 以上三港皆淺小

大沉瀆 有汛 在縣東北二十二里港口闊大上流自箬溪

分支北出爲白溪過朱瀆歷南殷蔣泊合西莊漾水

至此入太湖

杭瀆港

石屑港內塞

盧瀆港口淺小

金雞港

莫家港

新塘港有汛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港口闊大上流爲箬溪

東行至下箬寺前四安苕溪諸水由呂山塘南來注

之合流東行入太湖

徐家港小

百步港最小

竹篠港小

斛瀆港小

楊夾浦有汛水勢闊大內有二港一接七圩漾一通蔡浦

按舊邑志入湖之港有余浦而無楊夾浦今有楊夾浦而無余浦意即一地而今昔之稱謂不同歟抑別有余浦港湮沒無考歟

福緣港小

石瀆港小土人稱爲石岱

新開港

花橋港小

祝家港小

蘆圻港淺小口分內合

坍塽港淺小土人稱蔡斗頭橋港

白茅港向有白茅嘴坍入於湖今港上有白馬廟故土人亦稱白馬港

遲山港塞

小沉瀆有汛在縣東北四十里港闊大

蔡浦有汛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口淤

坍缺港在小梅山麓內通夾浦[illegible]舊商旅往來俱從蔡浦口[illegible]湖至小梅有遭沉溺剽掠之患明嘉靖十六年安吉州同知貫[illegible]同鄉[illegible]始具[illegible]於坍缺口鑿石通子河一道竟達小梅湖[illegible]之所從[illegible]以無患顧[illegible]記萬歷元年知縣顧[illegible]重修[illegible]田若干畝給守塘丁食後爲土人乾沒崇禎八年給[illegible]於知縣吳[illegible]始追給如初

按長興三面阻山獨東北一面瀕湖山爲水源湖爲水壑源之大者有四自西來者爲合溪自北來者爲顧渚溪西南自廣德入境合境內諸水爲四安溪南從孝豐安吉來者爲苕溪以上並詳太湖水源諸條諸水入湖之處新塘一港乃箬溪之幹流大沉瀆諸處其支流也楊夾浦小沉瀆十餘港洩四安苕溪之水若夾浦金村諸港受北境顧渚溪及南川北川諸山水不受苕溪幷不受箬溪又按北境之水則盡由本境下太湖南境之水則一半由本境下太湖一半合於苕溪入烏程

界

以上共三十四口舊以夾浦烏橋大小沉瀆新塘楊夾浦蔡浦七處爲要地今查夾浦爲山湖之咽喉新塘爲縣東之門戶尤爲險要

烏程縣

小梅港有汛上流爲苕溪水苕溪自長興入境爲西溪一支東行入清源門內至江子滙爲霅溪一支從清源門外東北行過青塘門由横涇港下小梅入太湖按小梅港止受苕水不受霅水蓋小梅是本境沿湖最西之港苕水自西而來分流於此下太湖水勢甚便若霅溪合四水而得名即城內江子滙也其水出臨湖門北下大錢縣繞逆流而西下小梅今人動云苕霅之水散入大錢小梅等港殊混石柱記云霅曰郡中之水自西來者爲苕溪入清源門東過儀鳳橋至於江子滙自南來者曰前溪曰餘不溪曰北流水三水會於峴山漾入定安門過甘棠橋折爲前溪滙俗呼打紙灣過北東至月河過長橋至於江子滙然後謂之霅溪今人誤以打紙灣爲霅溪謂霅水自南來又誤以西門外之閘水橋爲霅水橋謂霅水自西來並誤至於以水發源屬之在天目之陰湧幢小品云霅苕兩山生苕翩翩作鳳尾形苕水出焉自頂以達處處涌溢山水草合而爲一以此稱奇此苕之所由名也今人附會苕水自南來謝爲南苕之誤亦謬

西金港

顧家港

官瀆港亦稱管大

張婆港

宣家港

宿瀆港

楊瀆港有汛

泥橋港

寺橋港

大錢港有汛守備駐防上流一水自迎春門外鎖苕橋來一水自臨湖門來一水自三里橋來大會於毘山漾北下太湖

紀家港

諸漊

沈漊

安漊

羅漊

大漊

新涇漊有汛

潘漊

幻河漊今稱夏漊

西金漊

東金漊

許漊

楊漊有汛

謝漊

義高漊

[illegible]漊

濮漊

伍浦漊 有汛千總分防

蔣漊

錢漊

新浦漊

石橋漊 按自石橋漊以西之水皆北下太湖無東行入震澤縣界者湯漊以東等水則一半北下太湖一半東入震澤界矣

湯漊

晟漊

宋漊

喬漊 有汛

胡漊

按自大錢以東諸漊港之上流皆從荻塘來 荻塘即運河在烏程界者從城外八里店起至南潯止 荻塘之水初不直下漊港距漊港四五里或二三里又有橫河一道自西而東屈曲以貫漊港之端上承荻塘諸橋港北下之水分入諸漊港以下太湖此橫河西自大錢港來東至北張官橋稍南又東至陸家灣而烏程之境盡再東入江南震澤界矣

以上共三十八口舊以小梅楊瀆大錢諸濮大漊楊漊義髙錢漊伍浦九處爲要地内小梅大錢二處港闊水深爲太湖通衢尤爲險要近日小梅港內近白雀港處中流淤有沙埂頗碍行舟險獨在大錢矣

江南蘇州府屬

震澤縣

薛埠港 通 因瀆汛設此

丁家港 通

吳漊 通 有汛把總防守

方港 通

張港 通

葉港 通

八角亭子港 通

蔣家港 通 有汛以上皆屬六都

按諸港上流皆自烏程縣界來其在荻塘之北由湯漊等涇來者入境爲泽溪爲南渡船港爲豆腐港東瀦爲虞家漾白田漾西漾又爲蔡家蕩其由荻塘九里六里等橋來者入境爲夜字港雨字港北瀦爲唐家漾一名塘網東爲蔣家漾斜尖漾其由南潯荻塘三里北渭二橋來者入境爲古漊港瀦爲稽五漾一名金絲以上諸水散入薛埠諸港下太湖其東出一支爲橫草路最

深闊港 沈啓曰此水傍太湖而東行南納諸河諸漾之水灌入諸港[illegible]經[illegible]湖 徐大業曰横草路上接積[illegible]等漾之水下貫五都六都諸港[illegible]以[illegible]横在港內故曰横草路乃七十二港上流之要道也

五界亭港 通

倪家港 通

馬家港 塞從雙板石橋港出湖

雙板石橋港 通

陸家港 通

亭子港 塞 俗名半夜浜

西卯廟港 通

更樓港 通

小楊港 塞

王家港 通

徐楊港 通

撈蕪港 通

五裔港 塞

南盛港 通

駱駝港 塞

沈家港 塞

濮家港 塞

崔家港 塞

張家港 通

永安港 塞

大廟港 通

蹕街亭港 塞 又名西浦港

東浦港 塞

永定寺港 通 有汎龍鬚背在此

莊港 通

鴻雁港 通

新開港 通

湯家扇港 通 又名卯老太港

廟橋亭港 通 吳江徐志一名東盛港 按東盛即廟橋亭之南港

鴉鵲港 通

大明港 通

俞家港 塞

烏梅港 塞

盤糧港 塞 即窠䠂港

榆樹港 塞

草蕩港 塞

時家港 塞

羅家港 塞

棟樹港塞
陌界港通
白浦通
趙家港通
亭子港通 娘娘廟港汎移此
破車港塞 從亭子港出湖
百婆亭港塞 即娘娘廟港 有汎今移亭子港
葉家港通
小咸港通
大咸港通

馬鞍港塞
盛家港通
竈家港塞
長家扇港塞 以上俱屬五都

諸港上流皆自荻塘來荻塘西自南潯接烏程界來水東行至曹村南受金花漾划船漾曹家三漾諸水從駟馬曹邨蠡思三橋港北行與前稽五漾諸水會荻塘又東至馬賦邨南受賦溪水從馬賦楊定二橋港北行與蠡思等港水合播爲周勝蕩南新漾和尚漾鉢頭漾汪衙潭迮家漾東西胥塔蕩荻塘又東至震澤鎮南受麤澤河水從新興通泰斜橋張灣四橋港北行瀦爲唐白漾葫蘆兜長漾北爲馬耳漾一名馬尾爲翁周漾一名萬郎荻塘又東至雙楊村南受北麻漾水從仁安衆安斜路諸橋港北行瀦爲寶蘇湖與翁周漾水會以上諸漾蕩水皆由橫草路分入五界亭諸港下太湖

甘泉港塞
尹家港通
蒲池港塞 有汎今移張騎廟港
朱家港通

姚家港通
張騎廟港通 蒲池汎移此 以上屬十都
西宋港通
東宋港通
金家港塞
戧港通
潘哥港通
陳思港通
坍缺口通 有汎 橫草路至此止
直瀆通 以上俱屬四都

諸港上流亦自荻塘來荻塘自雙橋至梅堰南受北麻漾長田漾水從三里百步西吳東吳諸橋港北行豬爲包家蕩桃花漾北由草路入甘泉諸港下太湖

茅泚港（通）上流即桃花漾之東行者豬爲陸家蕩從此下太湖

韭溪港（通）上流亦自荻塘來荻塘自梅堰至平望南受東西窩蕩水從諸家六里二橋港北行播爲茶家漾石礫漾大龍蕩長蕩合爲祥雞蕩從此下太湖又鶯脰湖水從荻塘泄水大通二橋北行爲後溪由平望鎮後出長老橋入運河亦分流由溝瀆入韭溪下太湖（以上屬三都西）

按荻塘自湖州府城外八里店起東至本境平望鎮止橫亘一百二十餘里凡湖州東境杭州北境之水之歸太湖者無不經荻塘而北下益衆水之樞紐湖口之綱領也故敘諸港上流以荻塘爲界

又按荻塘以北之水爲漾爲蕩支派紛錯及歸於橫草路又合諸水而爲一欲確指某水從某港下太湖條分而縷析之雖土著亦不能辨今姑就諸港與諸漾蕩南北相直者做沈啟水考例以鄉都分序庶幾不甚相懸云

自此以前諸港爲太湖之來源自此以後諸港爲太湖之去委

練聚橋港（一名黃沙港）

黑橋港

此二港並南受太湖水東行入唐家湖從后塘梟腰橋入運河（並屬二都南）

按二港之外尚有孫田後浜新涇上橫楊家直港六港與練聚黑橋共八港沈啟所謂昔爲來水今爲去水附於唐家湖條下者也今止存練聚黑橋二港矣（沈啟曰湖中水皆北流惟此八港水南流蓋太湖下流甘泉等處港塞則水漫波溢惟賴是水唐家湖以東諸蕩騈集實其陰彼而就此也又曰八港[illegible]於[illegible]

歲或壅或開有通有塞　按當時已不能全通宜今之六港皆湮也）

南仁港（即南仁河有汎）水考云一名南勝一名和尚北折而爲西水路東北流十八里至長橋河又東北折而爲東水路十八里而至白龍甘泉三江等橋（震澤縣志大和尚河雖與南仁通爲一河今土人以西近太湖者爲南仁東接西水路者爲和尚）

按水考云牛毛墩（即東湖）湖盡淤成田止存三大河洩水其由南仁河入者爲西水路爲東水路由卜家斷頭[illegible]口內和（臨湖）入者爲江漕路可知南仁河乃湖漲成田後所存之河口東西江漕路乃南仁河分流之支派今之大所稱前城湖即東湖之別名南仁港其口也今之變

草路北行達長橋河者即西水路也

南舍港 港有洪廟故又稱洪廟港有汎簡村市在其內太湖左營守備駐防處

唐家港

馬家港

小清港 今塞

陸家港 有汎

麗家港

沈家港

以上八港皆西通太湖東行入於草路至九里石塘穿運河以達麗山湖

南溆港 今名南吳家港又名長板橋港有汎 西接太湖處闊十三丈穿草路以東闊八九丈東行出甘泉橋

中溆港 今名中吳家港又名新開河 東穿草路直出三江橋今草路以東淤塞不通

吳家港 有汎 今稱西吳家港北流直對長橋故又名北吳家港又即古吳淞江口放水考稱為長橋吳淞江

西港

湖墓港 二港屬湖墓

五方港

梅里港

湖港 三港屬梅里

蕢船港

石里後港 二港屬石里 此七港震澤志云俱西通太湖東通斜路乃轉由之小港時通時塞 按七港洩入運河之處無考吳江舊志云東行合於斜路震澤志云東行入於城濠以抱西城意必循城濠由西門以至東門合長橋河穿運河而入麗山湖也

按自南仁港至此即所謂湖中一十八港也沈岱曰太湖與東南湖連貫之港凡十八樞紐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蝕於湖謂之坍湖其東之湖日漲為田謂之新漲東南二湖俱成原隰則壞為耕各以萬計議水利者於斯三歎按東南二湖已成田蕩而猶謂之湖者蓋田蕩乃湖之容形湖乃田蕩之本體從其朔而稱之欲使後之治水者知故跡之如彼而淤塞之如此既淤者已不可復而十八港形跡祇存一線豈可任其湮塞而不為之濬導耶 十八港中城西七港非湖漲所成又當別論

以上共九十六口內韭溪逼近平望乃杭嘉之間道簡村雄踞湖濱為松陵之屏障二處最為險要其他則除在港內之蕩漾而湖口次之

按向時東南二湖未曾淤漲之前並無港形太湖之水直至長橋石塘由諸橋洩入運河自湖漲成陸始有南仁吳家等港西接湖水今以近湖諸港為太湖洩水之上口又附塘岍諸橋於後為太湖洩水之下

口一據現在之湖形一存舊時之湖界

裊腰橋 五洪在唐家湖東太湖之水由綠聚里橋入唐家湖從此出運河

翁涇橋 在翁涇漾東太湖之水由錢家毛尾等盪匯於翁涇漾從此出運河

按此二橋所出之水穿運河而東由張王蕩長白蕩東行入松江界

大浦橋 七洪長十八丈在八坼鎮北江漕路之東行者從此出運河水考曰大浦橋港內風湖張極爲險惡蓋下流甘泉塞也吳江新志曰太湖之險非由於甘泉之塞大浦之西正直太湖下流之衝打穿止二四里而至大浦橋橋之南曰蠻泥瀾汚泥瀰風乃古東江之口太湖東流之水先從此洩而東北而後爲吳淞之口此乃湖流西來之第一關也但甘泉塞而此流更大耳今則浪打穿之外皆爲平田雖有狂風而橋下之水全無險矣吳水考云港闊七丈長三百丈震澤志亦云闊二十一丈至七八丈不等蓋今日之闊處亦當日港外之蕩非港身也故其港之長亦不止三百丈 按此所云之港乃橋內之港震澤志所云之丈尺乃近日現在之數後俱倣此

白龍橋 東水路從此出運河震澤縣志云橋西二港各闊六七丈東行至橋洪正港闊十五丈 有汛屬平望營

按此二橋所出之水穿運河而東播爲蕩漾東入白蜆江

徹浦橋 江漕路之東北流者從此出運河水考云西接東水路震澤志云西南直接江漕路爲幹流西有小港通東水路爲支流又徹浦之內當時水亦最大而急今尚有小漾周約半里但甚淺

龔家橋

通津橋

按此三橋所出之水穿運河而東爲十字港爲尚湖又東爲葉澤湖

計泉橋 七洪橋下有甘泉故名陸羽品泉爲第四故又名第四橋東水路及吳家港俱分流從此出運河震澤志橋內港闊十五丈

三山橋 五洪東水路從此出運河震澤志港闊十二丈

定海橋 七洪俗呼七星橋吳家港分流東行者從此出運河震澤志港闊十五丈

萬頃橋 五洪震澤志港闊十四丈其水穿運河而東一支入龎山湖一支爲方尖港入葉澤湖

廟涇橋 平板五洪震澤志港闊二十餘丈狹處七八丈

仙槎橋 平板六洪震澤志港闊十餘丈

惠政橋 四洪

觀瀾橋 平板四洪震澤志港闊十丈

三江橋 五洪震澤志港闊十餘丈狹處七八丈水考云東水路十八里至白龍甘泉三江等橋震澤志云東水路至三江橋而盡三江橋乃其幹流白龍甘泉則其旁溢而通洩者

按此九橋所出之水穿運河而東流瀦爲龎山湖

內萬頃橋東流之水分一支爲方尖港入葉澤湖

長橋 即利往橋一名垂虹橋吳家港水從橋下東北流過釣雪灘繞運河而入龎山湖水考云闊一百三十丈震澤志云今計尺長一百零四丈當一百三十丈八折之數按一百三十丈橋之長數水考不曰長而曰闊者存江形也

以上諸橋係太湖洩水之下口 自裊腰至大浦屬震澤縣自白龍至長橋屬吳江縣內大浦一橋則半屬震澤半屬吳江按官塘上裊腰橋南有長老橋太湖之水不從此洩翁涇橋北有廟涇橋今名洪福橋者極低小不能洩水並不錄

牛腰涇 有汛 西受太湖水東行入於七里港 吳江新志云通七里港之正河闊七八丈旁河二各闊二三丈

吳江縣

七里港 有汛 西受太湖水至西門外之流虹橋凡七里故名其東洩入吳淞江之港一爲北城河東流過永濟

橋廣運橋爲南倉河一爲書院前河東流過大有橋爲北倉河俱由三里橋運河出吳淞江一爲新港東流過七里橋運河出吳淞江一爲南柳胥港由界牌運河出吳淞江 此港江震二邑分界處西屬震澤東屬吳江
北柳胥港西受太湖水出柳胥舖東流與南柳胥合俱入運河由夾浦橋出吳淞江 按吳江舊志南北二柳胥均爲七里港下流今北柳胥之口在太湖中不納七里之流疑當日港口本在七里港中今七里港西口爲湖所剝港變爲湖故在湖中也
瓜涇港 俗呼花涇港有汛 去縣北九里西受太湖水東過古塘入元和縣界經運河而南由夾浦橋東出吳淞江按此乃太湖出吳淞江正東之大路 (水考)云港闊二十五丈(吳江新志)云今闊處三十二丈蓋此處爲吳淞江口水急而深湖底之浮泥難積兩旁之塡占亦不能固也

王家瀝西受太湖水東入瓜涇港
滸稍橋港 有汛 與王家瀝港口相竝西受太湖水東行北折出蠶塘一支由簑衣港東出古塘
鮎魚口 把總駐防 南受太湖水北流瀝爲蠶塘又北過五龍橋入吳縣盤門運河其蠶塘之東折者至分水墩爲古塘口入元和縣澹臺湖過寶帶橋與運河合內有魃杖港相附同行亦東入古塘 按此爲婁江之首太湖水北洩之大道 (水考)云口闊一百三十丈(吳江新志)云今闊一百十丈若照古尺反有增無減蓋此爲婁江之口水急而深亦不能塡占停[illegible]也

莫舍漊 一名綸川有汛 南受太湖水北匯於楞伽山下爲石湖 湖半屬吳縣 湖水一過越城橋經范丹基至横塘一過行春橋沿磨盤山出跨塘合木瀆兩來之水東行至横塘與越城橋水會東流七里入於胥門運河其漊之東折者爲九曲港石湖之東注者曰郘巷港里市港俱出蠶塘合焉 (水考)云漊闊一百三十丈(吳江新志)云今闊六十餘丈蓋此水北流有石湖爲之一蓄則水勢反緩而泥易積兩旁民因而種茭占塞幷石湖四旁亦占大半及今不禁將爲平陸矣
白洋灣 (水考)云即太湖與吳縣分轄 有汛 按灣之闊有六七里皆沮洳茭蘆太湖之水從茭蘆中分港北行有斜戧東戧西戧等港名其實皆白洋灣也其水北注越來溪又十里許

入石湖越來溪之東洩者凡四前朱村港復出太湖
馬墓港姚灣港二俱出莫舍漊
以上共九口鮎魚口距郡城不及十里較之吳縣胥口道里更近河港更闊方舟而進頃刻可到乃府治沿湖之第一險要其利害不獨關吳江一邑
莫舍漊白洋灣二處亦地屬吳江險在吳縣

吳縣

木履橋港 有汛

花大港

沙涇港

高坑港 塞

東𣻎瀆港

西𣻎瀆港

雙墩港 茅圻嘴汛在此

張家港

牛橋港

茅圻港

前巷港

宗裏港

廟橋港

石社港

庄子橋港 即黃洋灣 自木履橋至此諸港皆沿水東灘南岸納南太湖之水　太湖自黃洋灣稍西折北進大缺口是為菱湖

新涇港 水東汛在此

新開港

黃墅港 菱湖汛在此 三港在水東灘西岸納菱湖之水　太湖至菱湖嘴又折而東是為胥湖

沈家涇 塞

仙瀆涇 塞

韓瀆港 有汛 塞

前漊港 塞

大瀆港

洋河涇

下堰橋港

天宮港

直進港 自沈家涇至此諸港皆在水東灘北岸納胥湖之水　太湖至此又折而西北　按水東吳縣所屬以其在太湖之東故謂之水東其地延入湖心湖環三面南面東自白洋灣吳江界起西至大缺口五十

里西面自大缺口至菱湖嘴十里北面自菱湖嘴至胥山下四十里沿河之港各隨所向以納湖水橫金一河直東西以貫於中統納南北諸港之水東行由越來溪而入石湖然此諸港利在引水以溉田通舟非太湖洩水之要道也

胥口 有汛 在胥山香山之間西受太湖水東行十里至木瀆鎮銅坑西來之水出斜橋注之又東行二十里至橫塘與石湖南來之水會合流過橫塘橋一支由彩雲橋達楓橋其河身於彩雲橋外東行七里而入於胥門之運河　按此為吳縣境太湖洩水第一要處

香涇河在香山下東北流入於箭涇
九曲河今湮
塘橋港即南宮塘之東口 太湖至此又折而西沿法華山過黃茅
背折而東北至呂坡橋
呂坡橋港即南宮塘之西口有汎 太湖至此又折而西北 按塘橋港
迤西有楊坡等七港在法華山下非通渠不載又按
王同祖太湖考及伍餘福水利論皆以南宮塘為太
湖洩水之處今考南宮塘在穹窿法華之間左右皆
山並無洩水河港塘橋呂坡橋二口水之出入仍在
太湖非洩水處也

銅坑在西磧山安山之間有汎 西受太湖水東行為東西二崦過虎山橋
為光福塘又東過善人橋經靈巖山下為山塘箭涇
之水南來注之又東至木瀆鎮出斜橋與胥口水合
流而東太湖洩水之口自此止 按自呂坡橋至此
沿湖皆山無河港太湖至此又折而北是為游湖
安山港在安山下內通光福 以後諸港其水皆注於湖然係平流湖
水盛亦有時入港
陸巷港在幽里山下內通光福
大墅港非通渠
新橋港北通滸墅西由龍塘橋出貢湖

長山港西由師姑港出貢湖 安山以下五港自東而北而西在游湖岸三面
太湖於游湖口三洋坟背外又折而北是為貢湖
師姑港即長山港之西口今塞
郁社港東通滸湖口在貢湖東圻 二港
以上共四十口險要處曰胥口郡城西南之門戶
兩洞庭是其外蔽曰銅坑鎖鑰游湖亦郡西之間
道
長洲縣
龍塘港東由新橋港出游湖北通滸墅
金墅港有汎

前溪港
仁巷港
牡丹港五港皆在貢湖東岸
按西北為太湖上游故編次水口北自無錫縣境
起由是而西而南而東復至於北環湖右旋歷三
府十邑之境挨次編記通計三百一十四處而附
錄無錫五里湖內之石塘等四港江震二邑沿塘
之一十七橋不與焉
濱湖山
考沿湖水口矣而并及濱湖之山者可為標識可

以扼防其形勝與水口相表裏未可略也所屬郡邑亦依水口例爲序次

江南常州府屬

無錫縣

廟山　廟港在其下〔無錫志〕一名沙渚山

竹山　在廟山西南〔無錫志〕三面突出於湖長林怪石勝冠諸山下有劣蒲石跨立水次廣倍虎邱千人石　按今無長林矣劣蒲石尚存

康山　在竹山北吳塘門之南與湖中米山相對　米山湖中一小阜在七十二峯之列〔無錫志〕相傳尹蓬頭寓此上有迎仙亭

吳塘山　吳塘門在其下

羊祈山

白茅山　與羊祈山相連

軍將山　一名軍帳〔無錫志〕南唐時屯兵於此以備吳越故名山下有甲仗塢今其上有眞武廟山半曰成性寺旁有龍湫　按軍將山最高吳塘門在其南獨山門在其北湖中行舟望以爲識

大浮山〔無錫志〕一名大坯其西別有大石峙湖中曰小浮　按今稱龍王山大阜訊在其下大阜當是大浮之訛

路耿山〔無錫志〕前俯長廣後臨太湖山下有羅嶺通石塘

漆塘山〔無錫志〕別名寶界山宋錢紳退老卜築於此遺址尚存東南有山門嶺通石塘

充山　山下有巨石突出俯瞰湖流曰黿頭渚諸山南自吳塘來起伏相接至是而斷其斷處曰獨山門　按今獨山汛設於此

管社山　在鎮山之東山趾入湖與獨山相對

鎮山　在橫山之南山趾相接

橫山〔無錫志〕梁溪之水至此將出湖口而山忽障之實爲一邑之門户

華藏山〔無錫志〕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山前舊有雲海亭亦名望湖亭望兩洞庭七十二峯如畫宋張循王俊葬其地

楊灣山〔無錫志〕韓灣之西爲楊灣山又西南爲三灣山二灣山頭灣山皆面湖　山下有汛曰楊灣汛

大雷山小雷山〔無錫志〕在太湖之濱閭江諸山皆瞰湖而大雷背獨延入里許又曰今俗呼爲大犁小犁語音之轉也　按太湖中另有大雷山屬長興縣小雷山屬烏程縣詳湖中山考與此二山同名而異地

天井山〔無錫志〕亦名閭江山西麓有天井泉甚清洌今湮

白石山〔無錫志〕本名胥山一名僕射山漢僕射劉昌

葬地故名今訛爲白石山又訛爲白射山按以上二山離太湖稍遠閶江入湖必經二山之下
按無錫濱湖境上東自長洲縣接界起西至廟山皆平灘有港自竹山折北至鎮山又自鎮山迤西至於閶江綿亘皆山中間惟吳塘門一斷獨山門一斷

陽湖縣

下埠山　在下埠港西

虎背山　常州府志在下埠山南插入太湖距馬蹟山十餘里峰巒隱映倒景入湖如隔一整月夜虎往往從此渡湖

百瀆山　自虎背至百瀆港沿湖皆山山名無考土人惟稱爲百瀆山按武進新塘鄉圖志下埠百瀆之間近湖有梅堂梅岩陳灣許墓諸山未審是否

按百瀆以西爲宜興縣界又十餘里至沙塘港而湖岸有山

宜興縣

竹山　沙塘港在其下宜興志在縣東北六十里太湖濱與夫椒山相對東有洞出白泥取以堊壁其堅澤勝石灰距山一二百步湖中有石磯露水面其下有暗趾接山行舟必遠磯而過以避暗趾按此山內連平[illegible]湖中山也舊志列入七十二山中誤　又按山不甚高而斗入於湖可以瞭遠湖外片帆湖口各汊舉目皆見今山頂有汎　又按與無錫竹山同名而異地

按自竹山以西宜興荊溪二邑湖岸皆平灘至蘭後港而又有山

荊溪縣

蘭山　蘭後港在其下舊宜興志在縣東南五十里麓周二十五里二山連亘南曰大蘭北曰小蘭吳郡志謂之石蘭山山有石麓入湖五里隨水盈縮以爲隱現名曰蘭座磯旅舟每罹其險沈亞卿暉夫人卞拾米二百石鳩工運石築高壘以爲標望行者知避按蘭山內有大湖山子山楚山連亘而西不可殫記其來脈乃長興縣五通山之東出者見任元祥宜興山川志跋

按自蘭山背轉西一帶面湖之山無名可考土人稱在凰川者爲凰川山在董塘者爲董塘山皆是俗呼竊謂此一帶之山即蘭山也志云蘭山麓周二十五里則其長必有數里今自蘭背至董塘適符此數又云二山連亘南曰大蘭北曰小蘭今蘭後港側之山在北應是小蘭凰川董塘港內之山在南應是大蘭無可疑者過董塘接長興縣之香山矣

浙江湖州府屬

長興縣

香山　長興志在縣北三十五里高五十丈內有池領

跨香山灣達宜興按今香山汊設於山嘴又按興吳縣香山同名而異地
按邑志荆溪之蘭山長興之香山均有香蘭山之稱
雖或以其相接之故然二山係江浙分界處名同則
混兩省之疆域不明矣今於屬荆溪者惟曰蘭山屬
長興者惟曰香山庶閱者不致目眩
滸
鰲山〔長興志〕在縣北四十里香山之下片石突臨湖
按自香山以南長興縣湖岸六十里皆無山惟相近
小梅之處有一山名獨姥又名別峰其東麓入烏程
縣界據長興志云踞太湖之濱然離岍實有二三里

不濱湖也
烏程縣
小梅山　即卞山之麓小梅港在其左坍鈌港在其右
石隄繚於外隄之內即坍鈌通小梅港處明嘉靖十
六年署長興令賀恩開築以避風濤者也
按自此而東歷烏程震澤吳江三縣沿河境上皆無
山
按烏程震澤之間湖濱無山而有塘自大錢至練聚橋約九十餘里土人謂之湖塘相傳張士誠據蘇州開運河以漕湖州之米遂以其土爲塘益即吳江史志所稱湖城北之塹也震澤縣志以爲即宋李禹卿隄太湖爲渠以益漕運者始於宋而張士誠修之自明至今不復爲官路陸猶可行水不通舟矣附〔史志〕湖城張士誠所築北據太湖除爲固起四都之充浦抵湖州大錢漾爲一字城東西百餘里城之北塹塹環之明兵圍湖州士誠極力守此以防明師之鈌而常遇春統兵自太湖直搗大錢破之弘治間城廢塹湮猶有存者今存遺址數處其塹相傳爲運河云

江南蘇州府屬
吳縣
橫山〔蘇州府志〕山四面皆橫故名又名踞湖山以山
臨太湖若箕踞也吳越葬忠獻王元璙於此建寺曰
薦福因又稱薦福山有五塢故又名五塢山宋元祐
間節度判官馬雲遊此名五塢曰芳桂飛泉修竹丹
霞白雲各題以詩有九嶺嶺各有墩墩各中空相傳
吳王夫差時藏軍洞又以堪輿家言稱爲九龍塢〔續
圖經〕云此山鎮蘇城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隋

時遷郡於此亦以是爲屏障矣　橫山東出之支曰
吳山在石湖濱山觜入吳江縣界一百八十畝有奇
橫山之西爲堯峰
按橫山在白洋灣木履等港之內離太湖稍遠然在
湖中望之如在湖岍也載之以爲港口之標識自此
而西遶水東灘折北轉東過直進港而始有山
胥山　在縣西南三十五里胥口在其下東連皐峰〔寰
宇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此今山下
有胥王廟〔水經注〕胥山有壇長老云胥神所治也或
一云即姑蘇山姑蘇臺在其上按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蘇之臺而望太湖〔山水記〕云吳

差作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闔閭續記云姑蘇臺在縣西三十五里洞庭記云吳王築姑蘇之臺盤旋詰屈橫亘五里由諸宮觀之曰望太湖曰高見三百里口在縣西三十五里皆與胥山合姑蘇臺當在此山又讀上編載顧龍光臺峯紀畧云峯之尾首抵胥口吳王遊姑蘇之臺正此山也竟峯麓小紫石山亦名姑蘇臺然云高見三百里則必以阜峯為正按胥山連阜峯綠臺亦必相屬洞實記所云橫亘五里也紫石山無此廣袤

香山　與胥山對峙胥口在其南麓〔吳地記〕吳王種香於此故名其下有採香涇通靈巖山按香山即穹窿南出之支自胥口至塘橋港太湖之東北岸皆香山也

法華山　一名鉢盂又名烏鉢亦名覺城山有法華寺因又名法華山宋李觀察墓在焉其東有小橫山北為漁洋山西南為黃茅山有吳王愛姬墓○按山之

三面皆在湖中獨東北一面為陸地又有南宮塘界斷不接香山與諸濱湖山稍異

呂山　在法華之北呂坟橋在其下

米堆山

玄墓山　在米堆山之北即鄧尉山之西南面也相傳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此故名明萬峰和尚居之又名萬峰山山半有聖恩寺

祝山

岐龍山　山脊入太湖名長岐背

彈山　山甚高旁有土阜曰小雞山舊志謂彈山即小雞非是

潭山　山下有潭東潭西二村居人業種花樹

盤螭山　斗入湖中作蜿蜒狀以此得名上有一坎四周皆石壁削成高可三仞大如數千石囷故今人皆稱為石壁

西蹟山　與囷龍山相接囷龍在內西蹟臨湖

按自香山呂山以西諸山逶迤起伏綿亘相屬至西蹟背始斷其斷處曰銅坑銅坑之北是為安山

安山　在游湖東南岸下有安山港

幽里山　在游湖東南岈下有陸巷港

南山　在游湖西北岸長山巷之南

游城山　在游湖西北岸俗稱牛城山蘇州府志作游城山王同祖太湖考作迎城山今從府志

上山　山首在游湖岸山尾在貢湖岸山之西為犂央背即坟背自坟背迤北轉東湖岸皆臨貢湖矣

虎角山　在貢湖岸

杵山　一名豬山在貢湖岈

米篩山　在貢湖岈

馬山　在貢湖岸

按自南山至此諸山皆在西華坟背之內其地長約

數里形如牛角外狹內寬游湖在其左貢湖在其右凡山之曰在游湖岸者近游湖者也曰在貢湖岸者近貢湖者也其實諸山總在兩湖之間

自此而北長洲縣境無山迤而西過無錫老岸至廟港而有山即廟山矣

太湖備考卷三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琯　校

水治

治太湖之水不於湖中治之治其上下流而已古人具有成績按而行之無弗效者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史記禹治水於吳通渠三江五湖

周烈王十五年楚春申君黃歇治水松江導流入海即今之黃浦

敬王二十五年吳行人伍員鑿胥溪按即今廣通壩西通大江東連震澤梁欽水經稱為中江蘇常水患實繇於此非治也記其之所由始也壩築而害弭水治矣詳集文韓邦憲廣通壩考

漢平帝元始二年吳人皐伯通築塘以障太湖即今長興縣之皐塘以皐伯通所築故名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晉吳興太守殷康開荻塘後太守沈嘉重開

梁大同元年遶惠山濬溪導流入湖即今無錫縣之梁溪溪之名梁自此始

唐景龍二年置將軍堰閘在無錫縣梁溪側堰運河水不下梁溪

開元十一年烏程令嚴謀達重開荻塘荻塘自烏程縣至吳江縣境九十里烏程所受諸水由荻塘出故謀達開之

貞元八年蘇州刺史于頔隄運河塘自平望西至湖州之南潯五十三里皆成隄名

曰荻塘民頌其德又名頔塘

元和五年蘇州刺史王仲舒隄松江爲路 時松陵鎮南北西俱水鄉抵郡無陸路至是始通今吳江縣之古塘石塘官塘土塘皆是

天祐元年吳越錢氏置都水庸田使督撩淺夫疏導諸河 於太湖傍置夫四部凡七八千人專治浚河築隄

宋大中祥符五年轉運使徐奭奏置開江營兵專修吳江塘路 凡兵一千二百人

天禧二年發運使張綸疏港浦導太湖水入海

天聖元年徐奭築隄濬滌 時蘇州水患太湖外塘又海潮支渠運塞浚民稻田沒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隄九十里起橋十有八滌積潦自吳江東之海復良田數千頃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吳江史志市涇在平望南二十四里赤門

郡城舊名在葑門盤門之間

慶歷二年蘇州通判李禹卿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蓄水溉田千餘頃 震澤縣志今太湖之濱有土塘通湖者土人名曰湖塘未知築自何年疑此湖塘之始

○知晉陵縣許恢濬戚墅港自太湖口起凡九十里

八年知吳江縣李問尉王庭堅始建長橋

至和二年崑山縣主簿邱與權築崑山塘名曰至和

嘉祐四年招置蘇湖開江兵士 按此歲修之法

五年轉運使王純臣督蘇湖常秀並築田塍 位位相接以禦風濤

六年宜興縣尉阮洪疏四十九瀆 瀆名無考

治平三年知吳江縣孫覺大築荻塘 始甃石爲岸甃土爲塘

四年知宜興縣樓閙濬四十二瀆 瀆名無考

熙寧元年歲旱河竭知無錫縣焦千之用單鍔言自小渲車湖水入運河復車梁溪水由將軍堰以灌之農田大利 按小渲不接運河必由梁溪而達當是自小渲車水入梁溪運河二字疑誤

元祐六年導蘇州諸河 時太湖積水爲患故論治決之

元符三年詔役開江兵卒開治湖河浦港修壘隄岸

開置斗門水堰

崇寧二年提舉常平徐確開吳淞江 自封家渡古江至大通浦直徹海口

大觀三年從許光凝奏請開淘吳淞江置牐

宣和二年立浙西諸水則碑 凡各陂湖涇浜河渠自來蓄水灌田通舟者官爲按覈丈尺并地名四至並鐫之碑式附後

紹興四年知湖州府王回濬沿湖二十七漊導水入太湖

二十八年招補開江兵卒

二十九年禁圍湖作田

乾道元年詔蘇州招置缺額開江兵士

五年增置撩湖軍 專一管轄不許人戶佃種茭菱因而包圍隄岸

淳熙六年濬至和塘

十三年提舉羅點開澱山湖

十六年常州府濬東蠡河

十七年提舉劉穎浚澱山湖泄吳淞江並禁毋得侵築違塞上流

紹定五年修吳江長橋

元至元二十四年朱清導婁江

二十八年行省參政燕仲楠開澱山湖圍佔以泄太湖之水

大德八年從千夫長任仁發請濬治吳淞江

十年都水少監任仁發浚吳淞江

泰定元年任仁發濬治澱山湖及吳淞舊江

二年吳江判官張顯祖重建長橋易木以石

天歷二祀吳江知州孫伯恭大修石塘甃水竇百三十三上不施梁以石為券板樣者首尾環接形如半月以通太湖之水

至正六年吳江州達魯花赤那海大脩石塘

明洪武二十五年濬胥溪建閘通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運道時都應天府以蘇松七府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故濬胥溪建石閘啓閉

二十八年烏程縣主簿王福濬三十六漊○安吉縣置劉家西鄉等壩五沸石山等溝洪武實錄二十七年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

永樂元年築廣通壩是時遷都於燕漕道已廢蘇人吳相五以水為蘇常患引單鍔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看守

二年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東南導吳淞江一由崑山夏駕浦一由嘉定吳塘北入婁江

正統五年巡撫周忱濬吳淞江親督江上立表江心盡去壅塞水得疏洩

六年周忱重築廣通壩永樂初築稍低瀉水得泄今復至是增高

天順三年巡撫崔恭開吳淞江夏原吉引水入婁江吳淞東段不曾施工今自夏駕浦口開至嘉定莊家涇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丈

成化五年吳縣知縣樊瑾浚九曲港三千八百五十餘丈港在香山下

七年水利僉事吳瑞濬吳淞江東自徐公浦西抵夏駕浦一百三十里

八年吳縣知縣雍泰築西華石塘按朱存理蘇州水利志吳縣知縣雍泰承檄治採香涇廢堰堰旁稻田數千頃遇旱禾槁雍領民尋源得於穹窿山龍坂間蓋由山麓法雨泉流出

者上為一堰下分二道一道東出白馬嶺南流瀦積聚折而西一道西下山漊環趙墓而東二流相合近採香涇瀦聚成潭仍相地宜築二道石堰各置閘隨水旱而啓閉之三閱月告成又勘踏三洋嘴西北入湖地如牛角然游湖在其左貢湖在其右風濤洶湧日就齧圮復發錢市山石由馬山西南而東築護堤千餘丈而湖田藉以無患焉是時雍泰既於採香涇脩廢堰以蓄山泉又於三洋嘴築石塘以捍湖水地是兩地事非一事朱志極為明白郡邑舊志載入西華築塘條下中間刪去三閱月告成又勘踏三洋嘴數語竟以復市山石接隨水旱啓閉之下遂若兩地是一地兩事是一事使閱者茫無頭緒又改馬山為馬跡山尤屬風馬牛不及故錄朱存理原文以正之今新府志增入勘踏三洋坟嘴語極是惟馬山尚仍馬跡之訛按馬山乃三洋嘴北偏一小阜築塘當自此始若馬跡山在今陽湖縣界太湖中相距百里焉能絕湖而隄自馬跡而西華乎此必無之理也

十年巡撫畢亨開吳淞江自夏駕口至西莊家涇共一萬一千七百七丈

弘治元年水利僉事伍性浚吳淞江中段四十餘里

四年伍性浚宜興湯溪等瀆凡五百六十丈按湯溪疑是腸溪

五年伍性浚宜興荊溪等瀆凡一千四百九十丈

七年設導河夫於吳淞江○浙江布政司周季麟重築湖隄自烏程抵宜興界北七十里

八年侍郎徐貫闢吳淞江口兩岸葦荻數千畝浚長橋水竇開湖州府漊港○巡撫朱瑄開淘三江浚宜興及賢等瀆

九年水利主事姚文灝築沙湖隄復浚宜興仕瀆等四瀆凡八百五十三丈

十一年水利郎中傅潮浚宜興黃瀆等五瀆凡八百四十五丈

十四年水利郎中臧麟浚宜興盛瀆鴉瀆凡六百八十丈

十七年臧麟浚宜興後河三瀆

正德七年巡撫俞諫增築廣通壩○濬宜興縣港瀆凡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丈

嘉靖元年水利郎中顏如環濬吳淞江自夏駕浦口至龍王廟舊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闊十八丈深一丈二尺○濬湖州府大錢小梅等港沿湖七十二漊以通太湖之上流

二年水利郎中林文沛檄吳縣開光福塘胥口塘共長四千九百四十六丈以洩太湖水入婁江○吳江縣開王家田東莊港水考作東瀆港王家港方家港水考作方尖港白浦港倒關港夏姚河盛市港南盧港共長一千五百八十七丈以通富陽天目嘉興諸水歸

太湖○宜興縣開南朱瀆洋涯瀆留瀆溝瀆粦瀆辛瀆下渒瀆長凌瀆丁瀆盛瀆山瀆丁卯瀆共長九千五百八十六丈以洩東西二氿荊溪之水入太湖○無錫縣開閶江港二百四十三丈導水入太湖又開運河塘北諸河共長一萬二千五百丈以洩運河之水使歸常熟宛山塘散入白茆諸港

十六年署長興縣知縣賀恩開坍缺港通小梅築石隄護之

二十年宜興縣知縣馮惟訥開通滘河西接荊溪東達太湖

三十五年廣通壩居民於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自

是固城湖水絕不復東

隆慶三年巡撫海瑞大開吳淞江查勘舊蹟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議半開河面闊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

萬歷元年宜興縣知縣韓溶濬荊溪

五年巡視水利御史林應訓開吳江長橋兩灘自龜山湖口至長橋達吳家港濬吳淞江自崑山慢水港至嘉定徐公浦長四十五里闊二十丈深一丈二尺建千墩浦夏駕口二閘應訓以新洋江夏駕浦引吳淞江水入婁致令吳淞水勢愈弱故議建閘

十六年水利副使許應逵浚吳淞江及蘇松常鎮四府河港塘瀆議者謂水道反塞虛糜工費徒擾民間

三十三年吳江縣知縣劉時俊築石塘北自長洲縣界南至秀水縣界八十

三里共長九千九百八十一丈四尺建橋十三水竇三十七

三十六年湖州府知府陳幼學重脩荻塘甃以石

四十二年烏程縣知縣曾國禎濬築楊漊等港十九處

本朝康熙十年長興縣主簿鄭世寧督開瀆港

十一年巡撫馬祐浚劉河淤道三十九里開吳淞江一萬一千五十餘丈

十二年濬太湖吳家港至長橋計長八里現存水面闊七丈加闊一丈現深四尺挑深六尺自長橋上元洞釣雪灘至浮玉洲橋長一里現存水面闊十丈二尺現深四尺加挑深六尺自浮玉洲橋對過愛遺亭至下元洞長二里現存水面八丈一尺現深四尺加挑深六尺自下元洞至三江橋長三里現存水面十丈八尺現深四尺加挑深六尺自浮玉洲橋至麗山湖口現存水面九丈現深六尺加挑深四尺自三江橋至三汊口止長二里現存水面四丈二尺加闊三丈八尺現深四尺加挑深六尺又脩濬寶帶橋諸水洞

四十七年吳江縣知縣張壽嵩奉檄開長橋南北河土九百一方上中下三橋洞土六百十十五方中溆港土四百九十九方五尺廟涇橋港土五百六十二方五尺定海橋港土六百九十七方五尺甘泉橋港土六百七十方五尺吳江志云是年開濬長橋礎將舊釘漊橋樁枋掘起橋即隨斷乃復加橋重脩可知古人用意之周而後人不先考古案易債事也○湖州府知府章紹聖奉檄疏濬沿河漊港各建小閘

雍正五年　欽差在籍副都御史陳世倌興脩水利開吳淞江

八年湖州府知府唐紹祖奉檄脩濬沿湖漊港建造

閘座計石塘三大缺小橋閘座三十五個各漊港漊

十二年吳縣知縣江之瀚奉檄開紫藤塢河南通呂坡橋引湖水灌田旋即淤涸

十三年吳江縣知縣趙軒臨奉檄濬萬頃港八十三丈三山橋港五十九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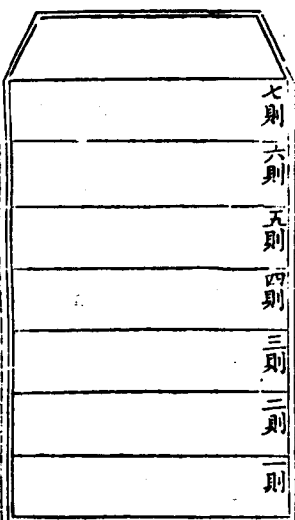
乾隆元年震澤縣知縣李鐈濬浪打穿直港自北口起至南口土地堂止長一千二百五十丈

三年巡撫許容濬長橋河自長橋南陳宋花園河起至上元洞止又自橋中河西烏金墩起過中元洞垂虹亭至愛遺亭南灘止又自長橋河起過趙家港東至塘河口止并洩水洞十六

四年築震澤縣荻塘自油車基起至朱家舖止長一百九十七丈七尺

附吳江縣水則碑式

橫道水則石碑樹垂虹亭北之方

七則
六則
五則
四則
三則
二則
一則

碑長七尺有奇橫為七道道為一則以下一則為平水之衡水在一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渰過三則稍低田渰過四則下中田渰過五則上中田渰過六則稍高田渰過七則極高田俱渰如某年水到某則為災即於本則刻之曰某年水至此每年各鄉報到以備官司雖未及遠[illegible]

之田被災已豫知於日報水則之中矣憂民者時到碑所以驗其消長而虛冒者亦無所容

直道水則石碑 樹垂虹亭北之右

正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二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三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四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五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六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七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八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九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十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十一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十二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碑長七尺有奇分為上下二橫每橫六直每直當一月其上橫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橫六直刻七月至十二月月一句故每月下又為三直直當一旬四季三十六旬凡三十六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漲落到某則報於官其有過則為災者刻之法如前

沈啓曰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跡與橫刻之道盡磨無存止有減水則例四字亦非其舊既無橫道何以為則例哉故特追憶其舊所見者錄之如右亦存羊之意爾

乾隆吳江縣志按吳中水利全書載宋徽宗宣和二年立浙西諸水則石碑凡各陂湖涇浜河渠自來蓄水灌田通舟官為按數打量丈尺并地名四至並鐫之石云云然則碑之立正在此時且立者甚多惟長橋獨存耳紹熙為宋光宗年號去宣和正不遠也又按今左水則碑已亡惟右水則碑尚在垂虹亭石而無上下二橫六直祇有十八細直直上亦無正月至六月字祇有七月至十二月字又在石之上截非若此圖在石之中截也又碑之正中有正德五年水到此正德六年水到此之文連貫寫下字大二寸許尚隱然可辨然書在此碑又無橫格為限所謂盡失古人建置之意者也若悉依舊式二碑立於橋畔以驗高低田被澇則最為有益

按沈江村啓於正德五年猶見二碑吳江志則云左石碑已亡不知亡於何時今所存之右石碑雖曰橫直刻道年代字跡皆非其舊不可為則然猶幸此碑尚存古跡不致盡亡更幸江村繪圖留式古人之良法美意不致無傳重刻以驗水災不能無望於留心民瘼之君子倣而行之猶不能無望於邊湖諸邑留心民瘼之君子

水議

治為成績議則有行有未行要其因時設策隨地酌宜莫非碩畫也

宋

范仲淹上宰相書 姑蘇四郊畧平窊而為湖者什之二三西南太湖尤大納數郡之水湖東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雖河渠至多湮塞已久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江 按此二句是言不惟使太湖東南入於松江又使陽城昆承諸湖東北入於揚子非專指太湖也觀上文姑蘇四郊為湖者什之二三語可見後人不詳文正語意爭言開治江諸浦以洩太湖之水殊誤 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則害決而流之乃為利耳 按蓄洩不可偏廢是時積水為患故文正之議主於決非曰蓄必為害也觀下文語意可見 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也 節錄

郟亶上水利書 環湖地低故常多水古人治低田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深闊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 有六失六得七害諸議不及全錄大旨以治田之法治水後人多宗其說

郟僑 亶子 水利書 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 按此即東壩水也 潤州治丹陽

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按此即明林文沛所云丹陽之九曲湖瀉練湖之漲入江可以殺太湖上源急宜開浚之說也）常州治宜興滆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按此即單鍔所云開夾苧干白鶴溪及常州北偏十四港之說也）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開吳江之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石塘土岸所在陂淹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及澱山湖等處並與開通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按長河堰即今德勝長安等壩宣歙即今寧國徽州睦州即今嚴州也考之通志宣水皆西北入江惟南埼湖東由建平溧陽入太湖東壩築後此水亦惟卻入大江而已不入浙江歙水睦水自來南入浙江不至杭之北境皆與德勝等壩無涉杭水有天目武林二派天目派由餘杭經流而下太湖即苕霅水也此水豈能決入浙江壩內之水乃武林派源出西湖今由海寧平湖嘉善境入三泖雖有壩不入浙江然泖無壩亦惟由澱湖至王洪涇東下汾湖泖澱不西越平望而入太湖也僑思所以有壩之故蓋因杭之東境濱海斥鹵必引山泉以資灌溉故壩之使無走洩耳非防其入太湖為害也吳江徐大業謂僑不知地勢誠是○大業又云僑論西北東南之水俱不令入太湖似以治太湖之法開疏為緩分塞為急不知東南之利全在太湖若必令盡從他道入海而太湖之水大減此非東南之利也蓋治太湖之法不患來水之多而患去水之少故大禹治水只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未聞塞太湖之上流以為底定法也惟西北有五堰之築亦因三江淤塞不得不稍為撙節若三江大通即五堰可不築矣繼之治水之法因勢利導與洪淤溪塞皆逆水性按此則未足今日太湖水小宋時太湖水大僑之說未可非也即如西北之水僑之所欲決者銀林五堰春秋時伍員伐楚穿地為胥溪以通餉道後來遂成洪流稱為中江震澤底定時無此水也太湖既增多禹時所無之水安得不議決不議塞乎築五堰塞胥溪正是復禹之舊未為逆水性也沈啓曰下流之導其十不若上流之殺其一在明代猶為此論況於宋乎今則東壩築西北入湖之水減半溧瀆於西南入湖之水亦減半固宜以開疏為急使荊溪百瀆苕霅之水悉注於湖而不致他洩乃為得策顧非所論於僑之時也雖然太湖來水無有自東南入者則仍是僑之不知地勢矣）又曰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效

若止於浚涇作埕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以善其施（節錄）

單鍔水利書自溧陽五堰米至吳江岸猶人之身也五堰則首也宜興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眾瀆則絡脈眾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按自東壩築後此水不入太湖矣）下又有吳江岸之阻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眾竅以水沃其口腹滿氣絕欲不死得乎（吳江徐大業曰鍔宜興人宜興水之歸震澤者大半故五堰來所以云然不知震澤之水尚有從湖杭二郡來者居大半也）岸界吳淞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今築此隄橫絕江流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水勢遲緩無以蕩滌泥沙積久而茭蘆生水道狹流洩愈不快（按今日太湖水小吳江岸亦不為害然沙壅茭叢實惟岸之故）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鑿吳江岸為木橋千所隨橋谼開茭蘆為港走水（徐大業曰橋谼不可不多不可不通此不易之論）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於陽羨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可疏荊溪交合之流注震澤歲旱可引百瀆橫塘之水以溉田（節錄）

談鑰吳興志太湖有沿河之隄多為漊漊有斗門制以

巨木甚固門各有牐版旱則閉之以防溪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舟行且有所礙泊官主其事為利浩博後漸湮塞頗為郡害後之治水宜究心當先務也

羅點奏開澱山湖狀 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滙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而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道褐陸虞千墩三浦竝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古來吞吐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湖水於此洩入諸浦以達吳淞江今來頑民輙於山門溜之南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袤數里遏絶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石浦等洩放湖水去處並被圍斷水壅不洩害及民田奏上命點親視開掘並湖巨浸復為良田 元潘應武言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今被佃占寺在田中議欲開浚決放湖水 按澱山湖去太湖已遠然係太湖下流分注吳淞三泖之處故錄之

元

任仁發治水論 濬河港必深闊築隄岸必高厚置閘竇必衆多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有利而無害又言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下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溯流各得其當合開者開之合閉者閉之合隄防者隄防之庶不勞民傷財

潘應武決放湖水議 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喉其橋南堍古來水到龍王廟後今已築塞五十餘丈現蓋房與軍戶居住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水不通徹宜諭令軍戶移入營內指定龍王廟基開浚其沿塘三十六座橋及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多有上下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州大錢口衝出塘東湖泊間入笠澤湖汾湖白蜆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此處水勢洶湧 按大錢口所出之水一歸太湖即難辨矣第四橋迎太湖之急溜故水勢洶湧必曰來自大錢則鑿 亦被人占據並宜開浚仍復通放

周文英水利說 夏原吉掣吳淞江水由夏駕浦入婁江棄吳淞東段不治本其說也

明

史鑑吳江水利議 吳江居江湖之會每遇霖雨積旬潦水四溢渺然無際風濤大作吞嚙衝擊害甚於雨東風則江水西侵西風則湖水東汎俄頃數尺人力莫施議者徒欲開一渠置一牐以為治水之方此皆狥一偏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假令南置一牐而

北流者自苕泉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竊以為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隄防吳江之田皆居江湖之濱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茍不力為隄防以捍禦之未見其可也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於前通政趙君繼任於後無不注意於隄防其法常於春初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為式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必牢固又令民筩泥塡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於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為抵水蓋隄既高峻無基以培之歲久必頹矣又課民於抵水之上許其種藍不許種荳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荳則土隨根去久而日低矣正統間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由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度廢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難矣（按此即鄭曾以治田法治水之意吳中水利此法最良）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漊港宋家港朱家港鑫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其居東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涇港七里港柳胥港長橋三江定海萬頃仙槎甘泉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一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為石塘雖便往來前輩

常言其有礙水道故鑿實以通水流近來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堙而築之湖水多渾易為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茭蘆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至水道日微又瓜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為深闊而瓜涇港居民慮為盜賊所侵賫緣巡捕官為之築堰（按今瓜涇港無堰水極深闊）長橋又為豪家湮塞規為田宅水遂不通為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泛濫而南流矣（按即練聚黑橋等港）入江者迴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見甚於今日（按史以本邑人而留心經濟故所論皆詳審切當後二條曰務專設曰專委任文長不錄）

秦慶請設淘河夫疏蒙命工部侍郎徐貫來總水事凡通湖達海隘口支川無不疏治一時水患十去八九然臣以為疏導之利雖已弘於一時而經制之宜猶未及於永久惟昔之治水者每於平成之後必立宣防之法如近代撩淺開江等卒亦皆制置有定浚治有常是以當時利興而害去國富而民安今當畧倣前制思患豫防乞勅該部轉行巡撫及水利官督率府縣勸農官徧諳三江各浦相視要害講求便宜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搜淘之事免其別差著為定令仍須往來勸督驗其工程以行賞罰使水道不復壅遏而旱澇不能為災經久之道莫善於此（按此法不獨宜於江南亦宜於江北）

淺闕江而蘇湖之水道湮藪淺夫淺鋪而淮揚之漕渠塾利害可覩矣

歸有光水利論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
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
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
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隘議者不尋其本沿流逐
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濬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
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
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歟夫江之湮
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
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故予以為治吳之水宜專
力於淞江淞江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
力矣淞江獨承太湖之水雖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
江而闊深當與相雄長任仁發云古者江狹處猶廣
二里郟氏云古吳淞江可敵千浦則江之廣可知故
治淞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等而後可以
復禹之跡

沈啓吳江水考新漲阻塞水利講求脩濬者自古以迄
今則其為害無疑矣然利害所關不在上流必在下
流而古今又不相沿如宋單鍔謂增吳江一邑之賦
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所謂三州者指湖常秀

而言稽之常州之水在宋入太湖今已堰入大江按堰入大江者惟溧陽以西高淳建平之水若常之洮滆荊溪仍入太湖秀州即嘉興在縣東南其入界
之水僅由爛溪汾湖以出三泖與太湖渺不相涉所
關者惟湖州一郡在縣上游與本縣四五至十五等
都壤界相連俱在太湖西南水源之所由來也下流
一阻上流為潦勢所必然此疏導之議有不容於不
講者　又曰江湖非可丈尺計計丈尺於江湖之間
非得已也昔水而今田也觸水皆田也所計者止於
牛茅墩以及甘泉之上下吳家港以及長橋之上下
何也分洩莫此為要也濬則奪其田以為江湖不有
章程人焉遵信此嘉靖二十三年察院呂公所勘應
浚之丈尺而未浚者也是固可徵也然今亦可執以
為的乎曰觀元之水道不同於宋今之水道又不同
於元其可泥乎但當相江湖以施丈尺不可執丈尺
以爭江湖丈尺數載水口下按此是江湖淤漲為田就中浚導丈尺

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太湖受天目諸山之水治之之法
不患其源之不通而患其流之不洩故蘇松興利之
處即吳興去害所由近自吳江垂虹湮塞之後而吳
興之害加甚為政者當思其洩水之處不必仰賴於
垂虹多為之處立必守之法資無窮之利　又曰湖

州運河東抵平望幾一百二十里其水一半北入太湖運河以南諸溪港會同北流餘不諸溪及運河之水一派南出石門一派出於皁林一派由嚴墓東南出嘉興一派東出王江涇一派出平望其間港汊經洩之處為民間所佔日漸狹小而上源諸漾積受洪流之處漸至填塞為蘆埂圍築為藕塘者又不知其幾所當厲禁以防淤閼之患

張鐸湖州府志環郡之水悉注於太湖微太湖民其魚乎所謂導水以疾趨太湖者水之道也决之而已矣至於决太湖之水以放於海其事固在蘇松

長興縣志長興下六區瀕湖澇則苦溢上六區田多高仰旱則苦暵山間又往往發洪奔濤驟湧自梅溪而來則荆泉區一帶浸沒自四安而來則方山謝公周瀆管埭一帶浸沒自合溪而來則近溪一帶浸沒若太湖水漲湖隄不堅則新塘白烏區一帶震蕩可虞故脩築隄塘斗閘疏濬溝洫陂池因地增損因時蓄洩誠不可缺畧

唐鶴徵水利說武進採菱港為郡東運河初南出之支直南而行雖其支流不一稱名不同要之直通新塘下埠而入於震澤西來諸水未有舍之而取他道以入湖者矧自此而又曰戚墅港由虞橋洛陽戴埼以至華渡節節與採菱港諸河會再東則由飲馬河入南北陽湖節節與戚墅港諸河會亦至下埠入震澤（按下埠上流戚墅港是其中路飲馬河在東採菱港在西採菱港至華渡分一支下百瀆港入湖）又曰邑南境邊於湖湖主洩然旱乾亦入以其平也平田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然未必皆傍幹河利在溝港顧水平則流緩緩易澄澂則易淤瀕湖尤為易淤數濬則民勞不濬則流竭定以間歲一小濬民任之十年一大濬官主之（按以上水道境土自分縣後屬陽湖縣）

無錫河以千百數梁溪為大梁溪之外為溪者以什

數長廣溪為大運河之水自京口建瓴而下兩溪受之以注於太湖又曰太湖雖主於滙亦能內灌以濟旱西北風甚則水由內出曰下湖水東南風甚則水由外入曰上湖水（按無錫之水本皆下湖不待西北風甚從內出也惟上湖水必東南風甚乃從外入然亦偶而不常內灌濟旱在於人力不可惟風是恃）

宜興本江南最下之地東壩既築上流之灌少紓而金壇溧陽之水猶集卑窪之形勢固在也縣東南有定跨烏溪蘭後三港（屬荆溪縣）似為宜興下震澤之正路乃以湖盜之出沒湖商之逃稅遂從而閉之（按今他瀆多閉烏溪則為通瀆）矣北行二十里東出一支曰橫塘循橫塘而東皆有

瀆入震澤往有百瀆今僅七十餘蓋上游之來水既緩下流之疏濬自怠恐將來更多湮塞矣然如陳橋周鐵下邾一帶（屬宜興縣）水勢甚大不易閼耳又曰宜興境土右高而左下旱不利於高水不利於下此其常也然山水暴發則西鄉逕洩而易盈禾輒淹沒東鄉水勢稍緩又有百瀆分洩爲患較輕要而論之高處當疏濬河道若河道不通之處則穿爲塘池蓄水以備旱低處宜脩築塍岸多穿溝洫以備潦（按以上水道境土自分縣後北屬宜興南屬荊溪）

馬汝璋水利圖冊序常州運河以南白鶴溪蠡河諸水皆爲運河之支流雨則水下於滆湖從宜興而東注自戚墅港而東諸水皆北枕運河東南而入太湖宋史謂金壇洮河之水可通白鶴溪太湖之水可入蠡河則繆戾汩陳矣

曹胤儒水利論太湖上流金壇廣德烏程歸安臨安餘杭之間並有壩堰當以百計各志可稽蓋使諸山之水豬而後洩其豬也可以救彼地之旱其洩也可以救彼地之潦且視蘇松水勢之大小而啓閉之計無便於此者今俱廢而莫爲節宣其利害可覩矣　又曰古時吳淞之流獨盛者以吳淞西受中江爲直故

耳廣通設壩此水不來自西趨東已無巨源宜興上下惟是長蕩荊溪之水其勢不甚洪壯而太湖獨承天目山水矣天目山水在太湖西南從西南趨東北爲易而至和塘直接鮎魚口其勢尤捷夏公原吉又開夏駕顧會二浦掣吳淞之水入婁江婁江之不濬自深有以也而吳淞屢塞職此之由婁江既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通利與否與夏駕二浦無大相關此二者有之適所以爲吳淞之累竊以爲塞之可也即弗塞亦可無閼矣（按顧如環林應訓亦皆以新洋夏駕引吳淞入婁江爲非）　又曰白茆上接昆承湖湖界崑山常熟之間受蘇郡閭胥二門迤北元和等塘宛山等蕩之水宛山蕩又承無錫之水運河亦瀉入焉而虎邱山後長蕩之水亦多白茆是歸（按此可知白茆所洩乃蘇郡北境之水非太湖水矣）

林文沛治水事宜河有專主宣洩者有專主灌溉者宣洩之河正吞江湖之流或東或北直趨而下其開挑宜深宜闊灌溉之河河之支流其開挑僅使水能浹洽足備旱乾可也　又曰爲河之患者無如石橋洞圍者塞河道五分之二洞方者塞河道五分之三除不關水道者不毀其餘但有坍壞脩造者酌量闊狹原有一洞者或添二洞三洞務令水易走洩其原無

橋梁之處不許添設阻礙河道

周永年水利書論水於江北則利在漕論水於江南則利在田知水之何以利則大綱在握矣欲求水之利先審水之害害在淤塞則利在疏通害在泛溢則利在停泓而泛溢之病又根於淤塞其要不出蓄洩二字故歲脩之計無如深其浜漊高其岸塍如治田之法治水深者益深則流疾而不至上涌高者益高則防峻而不受潰入

翁大立請興水利疏向時支河細渠皆得鈎引江浦之水以資溉植倭寇時慮其奪舟以濟凡於港汊之處無不釘柵築堰水之爲物流則去滓停則成淤年復一年渠道之間仰成阜矣

本朝

慕天顏開吳淞江議吳淞實太湖洩水之中條其故道較劉河更闊其地較劉河更直昔因入海之處沙擁茭叢夏忠靖公引黄渡以西之水北入劉河有崑山之夏駕嘉定之顧浦以及鹽鐵新洋諸港浦與婁江通今則諸港浦盡塞淞自爲淞婁自爲婁則劉河雖開止洩太湖半面之流而滙納於泖澱以奔湧松江者仍未得宣通也若再開蒲滙新涇重浚虬江顧浦

費力於支河小港何如併力於吳淞乎（節錄　時康熙十年慕爲藩司議上巡撫馬祐題准十一年開浚）

沈愷曾水利編湖水爲患要在疏橋口以出江（按指吳江岸垂虹諸橋）濬江以達海而湖州所屬各漊港築隄置閘以捍風濤亦與疏濬相表裏

童國泰水利條議自湖州東關外至平望官塘苕雲諸水皆歸於塘北進漊瀆而至太湖其塘橋內支河現在通行而淤淺者十之五六向因兵燹盜賊築塞不通者十之三四即宜早爲疏濬無使附近豪民分踞網斷官塘之小港不通即有漊瀆難洩　又曰苕雲諸水不能頃刻歸湖者既由於沿湖河道不通又由於碧浪湖沙淤阻滯（按碧浪湖即峴山漾南來諸水總會於此分注東北亦湖口上流之要處）　又曰自白雀港至南高橋一帶爲小梅上流自毘山溪以北加抄溪口等處爲大錢上流斷不可使有淤阻

馬其水利條陳治水者莫不知治下流然上下有遠近有大小有定形無定方三江爲七府之下流此遠而大者也漊港爲湖杭之下流此近而小者也向時出海河道受潮汐之水沙泥易積而漊港不甚淤滯所以古人治水止及出海河道而不及出湖漊港及至今日漊港多塞上游之水不能傾注太湖而杭湖數

縣之田時遭淹沒康熙間御史沈愷曾耆民童國泰先後具疏請開有司奉行不力止開烏程之三十六漊不開七十二港（在震澤境）仍不能宣洩上流若不力爲浚導何以由江達海　又曰漊港內之支河橫港當盡開濬蓋水自南而北必先自西而東若止開直港而不開橫港則上流壅塞猶屬無益　又曰爲漾爲蕩爲湖之水主於停蓄爲溪爲口爲浦瀆爲漊港之水主於瀉洩其停蓄者務在擴其積滯茭蘆悉除則停蓄自廣其瀉洩者務在去其壅塞泥沙盡掃則洩瀉自駛（馬某震澤縣吳漊人）

震澤縣志　水之爲物惟下之趨惟隙之乘諸漊大通則水從諸漊入湖諸漊半通則半從諸漊入湖半從荻塘爛溪等處四散東注從汾湖三泖白蜆江而歸於黃浦（按今日之水勢如此）太湖之水畧小耳未必諸漊淤而湖杭諸郡邑必遭沉溺（按此駁馬說）然諸漊之淤不可不開也此不必責之官而責之民亦不在一時而在平時責之民則惟其所便田可漑而舟可行無餘事矣在平時則蔵臧可脩潦則置之旱則閉之勤日則置之暇日則閉之功無已時利無盡日矣　七十二港之穿貫湖塘也塘上各有小橋一座往時渾水灌入以土堵截今莫若設置閘板隨時啓閉則蓄洩之權操之在我事小而功大費微而利博　太湖之水從西南而來其湖南諸港皆太湖之上流也平沙灘正當湖水東趨之處方水之駕風而來也渾泥翻擾停蓄於此及風定之時浮面之清水或入諸港或反太湖而汚泥已沉而不去如是歷年變爲沙帶民貪其利種以茭蘆顧當時猶未高出水上今則前此之種茭蘆者皆爲種稻之地此外又有歲增浮漲遂至湖口日隘內港日淤利在一方害及數邑然此乃天地自然之變無可如何惟使湖水入港之處及內港之中勿更壅絕則水道尚通而湖中水淺之處嚴禁不許廣種茭蘆侵佔水面則湖口尚寬猶未全害否則害有不可勝言者

吳江縣志　長橋之東北有葉家滙又名蕩上沿城二里本太湖吳淞吞吐之咽喉今居民以千計難以議開蕩上之東南所謂愛遺亭者當時僅水中一浮墩耳康熙初巡撫馬公檄開長橋河大加畚鍤爾時百姓皆自出其力所掘之土無處可容就近貯於亭旁周圍三項頓成高阜土人因而告佃據爲已業遂漸填占竟成陸地數項此處正當長橋之衝乃咽喉之中

道水道之通塞吳淞之興廢繫焉與蕩上地並宜嚴禁無使再加填占全塞江口　龐山湖乃吳淞江之始也自七里港以南甘泉橋以北凡西來之水越運河而東者無不入馬湖之大南北二十里東西五六里北半湖之水俱入吳淞南半湖之水則從同里之東分注於澱山等湖盖洩太湖下流之最要處也今皆為愚民所占以致水口日隘將成平陸留心水利者能令勿致日侵月削則勝於開濬他河矣

太湖備考卷三

太湖備考卷四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琯　校

兵防

軍制之載於郡邑志者皆以年代為先後今仍舊例而次列之沿革損益雖有不同禁盜安民其意則一膺斯任者尚其念諸

宋 自宋以前舊志無考

按宋時兵制禁軍廂軍之外又有土兵領以巡檢在城為司在鄉為寨建炎後增置水軍於沿江要地而防禦太湖則惟是巡檢土兵而已

甪頭寨吳縣志在縣西南九十里太湖中西洞庭山額管土兵一百四十四名震澤編云本湖州長興縣呂山巡檢元祐八年移置

馬蹟寨常州府志在武進縣南百里太湖中馬蹟山今屬陽湖縣 額管土兵一百七十五人

香蘭寨常州府志在宜興縣東南五十里太湖旁香蘭山今屬荊溪縣 接安吉州長興縣境額管土兵一百八十五人

按常州府志載馬蹟香蘭二寨地方不同兵額不同其在兩處無疑而震澤編與邑志俱云香蘭寨在馬蹟山以二為一似誤宋時土兵諸寨皆以地命名不應寨在馬蹟而名以香蘭也

北峴巡鋪在太湖中北峴山見震澤編元祐八年移置甪頭巡檢勅

按北㟁山屬宜興縣在太湖中央南至甪頭五十四里北至馬蹟五十四里西至蘭山六十里設巡鋪巡船於此聯絡聲勢實為扼要
又按湖中之山惟馬蹟東西兩洞庭為大宋時兵防止設馬蹟甪頭二處東山獨無益馬蹟甪頭在太湖西北一帶湖面遼闊防範宜周也

因瀆巡檢司〔震澤縣志〕在因瀆村

簡村巡檢司〔震澤縣志〕在簡村

長橋巡檢司〔吳江縣志〕在八斥鎮

按香蘭以下四巡檢司地皆瀕湖與今太湖營汛湖設汛同故錄之

〔元〕元沿宋制設諸司土兵掌巡邏稽察之事兵額已佚無考

甪頭巡檢司

馬蹟巡檢司

香蘭巡檢司

皐塘巡檢司〔長興縣志〕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太湖旁

宋無此司元添設

大錢湖口寨〔湖州府志〕在烏程縣大錢口

因瀆巡檢司

簡村巡檢司

長橋巡檢司

鎮守長橋水軍萬戶府〔吳江縣志〕在長橋側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引兵南下命千戶甯玉脩長橋通道就戍守之

〔明〕

甪頭巡檢司初轄東[illegible]山成化中分置東山司後止轄西山

北㟁山巡鋪正德中復設後廢

皐塘巡檢司

大錢巡檢司〔烏程縣志〕即元大錢湖口寨洪武二年革寨置

因瀆巡檢司〔震澤縣志〕洪武四年移置吳漊後革

東山巡檢司〔吳縣志〕在縣西南九十里太湖中東洞庭山成化十七年巡撫王恕奏設

東湖警樓〔宜興縣志〕弘治十五年濱湖有浙西鹽徒之警推官伍文定知縣王鏸合謀詳允建立警樓十座南自黃瀆北至百瀆聲勢相接募丁壯防守

後廢按此處在太湖之西曰東湖者宜興志就本境而言也

胥口寨〔吳縣志〕嘉靖三十四年巡撫曹邦輔置以禦倭寇後廢

西洞庭山大勝寨甪頭寨黿山寨石公寨龜山寨圻村寨　東洞庭山嶄馬寨豐圻寨毛園哨梁山哨長圻寨葑山營渡船營皆巡撫曹邦輔置用耆民為團長選練鄉勇以禦倭寇倭滅後俱廢

南太湖哨兵〔常州府志〕萬歷十六年歲荒盜起議設哨官一員水兵七十七名巡防沿河一帶哨官駐

劄下埠港內之薛堰橋巡船七隻分布下埠港閶江水溜港獨山門馬蹟山之東谷𦶟苦竹灣胥山𦶟諸處（按諸處在太湖西北隅曰南太湖者常郡志就本境而言也）

大浦港練兵廠〔宜興縣志〕萬歷三十一年設練兵官一員水哨捕盜二十二名水兵一百五十七名哨官二員哨船二十一隻防守沿湖汛地

太湖總練〔吳縣志〕萬歷十六年巡撫周繼劄委把總一員領兵三百二十名梭快船三十三隻巡防太湖（每年坐派吳縣練餉銀四千五百四十三兩見順治九年東山周尚請復湖營呈）崇禎元年巡撫李侍問題改欽依把總建營黿山增兵一百五十三名增船二十隻（所加兵餉船料與派防湖六縣協濟見李侍問奏疏）十一年巡撫張國維增設總練於東山之綠野橋

附李侍問奏略伏查太湖額兵止三百餘名以八百里之湖而委諸三百之兵在在周防其能勝與且將領而無公署往常僦居郡城目兵亦無信地時復偷安家室故委署以來屢革屢換未有為地方効救寧者官輕而法易玩地遠而習益偷也茲據道府酌議必建營於湖中之黿山而以欽依官一員統之再議增兵已及四百八十之數增船已將五十隻分為四哨以兩哨派防以兩哨派巡按季更番按時稽覈使將不得情兵不得偷至於添兵一百五十名措餉雖難而旁湖六縣各拙兵壯二十名餘不足益之以省存各項銀自可如數

本朝

太湖營　康熙四年浙江總督趙廷臣會同江南總督郎廷佐題設

浙江遊擊一員（駐劄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山甪頭）千總一員（分防湖州府烏程縣小梅口）把

總二員（一分防江南宜興縣周鐵橋　一分防宜興縣鳳川）

江南守備一員（駐防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大錢口）千總一員（分防蘇州府吳縣黿山）把總二員（一分防吳江縣大漊　一分防吳縣東山）

戰守兵共一千名（江南五百　浙江五百）分防各汛皆屬遊擊統轄（後陸續裁撥至雍正二年實存戰守兵八百六十四名江南四百三十九名浙江四百二十五名）

附浙督趙廷臣疏（浙西杭嘉湖三府半屬水鄉如湖屬之太湖界在江浙二省之間西近江南之宜興北近常州）之武進無錫東北近蘇州之吳縣吳江西南近湖州之烏程長興三府七邑在外太湖居中其間支派細河處處皆盜賊可出可入之地去來甚易捕獲最難若非江浙兩省設立當汛官兵一意緝防必無以專責成而靖盜源伏查太湖形勢衝要隘口當設官兵駐防處所距湖州府城二十里一名楊瀆港屬烏程所轄一名小梅港係烏程長興交界之所楊瀆小梅之中尚有宜家等五港由楊瀆過東出湖接連二十五漊至胡漊止係吳江縣交界由小梅港過西出湖接連二十五漊港至斯圻港止係宜興縣接界由斯圻至胡漊沿湖綿亘共一百四十餘里雖有七十二漊之名考之設防之地止有一十六港是其要地東路係楊瀆港大錢港諸漊大漊楊漊港義皋港錢漊港五浦港八處西路係小梅港蔡浦小沉瀆楊灰浦新塘大沉瀆夾浦港烏橋港八處每處應設唬船哨兵巡防內夾浦烏橋爲山湖咽喉之地業令守備一員帶兵一百名離夾浦□里駐防鼎家橋地方西路湖口近稱寧謐目前惟有大錢地方最爲衝險當設官兵駐劄大錢就近分撥扼防而東路一帶湖口可聯絡策應矣至於江南所屬湖口要害設防處所查洞庭東西兩山江南提督設有官兵防守亦係居中控制之義但湖面汪洋盜賊飄忽乘風鼓浪瞬息百里未易追躡也惟有分防各要口以逸待勞似爲長策今臣議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居中駐劄派撥巡緝其太湖守汛無分江浙俱責成該營遊擊庶統轄不淆盜源可靖至於所需船隻議將湖州汛快唬船三十隻內改造大唬船一十六隻以充水師之用其江南所需船隻并營官駐劄處所統候

勅部行令江南督臣酌議題請定奪

按國初太湖總練已駁長興山寇入湖剽刼肆無顧忌東山周尚屢呈各憲請復湖營撫劄督撫咨商以兵難議增餉莫可問僅批委官一員領兵百餘分防東西兩山然無船無銃兵孤械少湖中寇發莫敢誰何惟有避居山塢許害百姓而已此周尚呈詞中語也可以想當時之情事矣自順治九年至康熙二年具呈非止一次最後得邀浙督題請湖營之設尚實啟之迨新遊擊吳長春到任劄駐東山乘舟頭營房議建未成旋領浙兵至東山腹地佔住民房尚復分控江浙督撫檄歸甪頭凡此皆尚之有功於桑梓不容

汎沒者也故附記之

雍正二年爲欽奉

上諭事議分江浙營制 添設叅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五百名兼統原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四百三十九名立爲江南太湖營以原設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四百二十五名立爲浙江太湖營

江南太湖營 隸江南提督標下

叅將一員駐劄蘇州府吳縣東山統轄左右二營

存營戰守兵二百七十七名

左營守備一員駐防蘇州府震澤縣簡村

戰守兵共一百三十八名

右營守備一員駐防常州府宜興縣周鐵橋

戰守兵共一百三十八名

左營千總一員分防蘇州府吳江縣鮎魚口 乾隆十年改把總

戰守兵共八十九名

右營千總一員分防常州府陽湖縣馬蹟山

戰守兵共八十九名

左營把總一員分防吳縣東山 乾隆十年改千總

戰守兵共五十名

左營把總一員分防震澤縣吳漊

戰守兵共五十名

右營把總一員分防吳縣黿山

戰守兵共五十名

右營把總一員分防荆溪縣凬川

戰守兵共五十名

外委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俱雍正五年添設 協同經制千把總防守

額設戰守兵九百三十九名 雍正五年撥守兵九名入青村營 實存九百三十名內步戰兵二百名守兵七百三十名

雍正九年添馬戰兵七十名 江浙二省總督題請兵部議覆即於原設步戰兵內考拔仍於該營額設守兵拔充步戰以足原設之數其拔戰守兵之缺無庸再補以符原額 官坐馬二十八匹 原十四匹增十八匹 沙唬快船三十一隻 原十六隻增十五隻 歲需俸

薪餉乾連閏銀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五兩一錢五分二厘米三千六百二十七石

浙江太湖營 隸浙江提督標下乾隆七年閩浙總督那蘇圖以太湖營與提督駐劄之寧波相距五百餘里中隔錢塘兩江風濤無定緊急要務不能計日而至題請改隸附近之湖協副將專管仍隸提督統轄

遊擊一員駐劄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山甪頭

存營戰守兵一百八十五名

守備一員駐防湖州府烏程縣大錢口 原設江南守備改歸宜興縣周鐵橋以小梅千總改防大錢雍正五年浙督李衛爲設備添兵事題奏改設千總於烏程縣伍浦大錢仍設守備

戰守兵共一百九十七名

千總一員分防烏程縣伍浦 初防小梅雍正二年移大錢五年移伍浦

戰守兵共六十九名

把總一員分防長興縣夾浦

戰守兵共一百七名

把總一員分防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山

戰守兵共六十九名

外委千總一員　把總二員（俱雍正五年添設）　協同經制千

把總防守

額設戰守兵六百六十名（原設四百二十五名雍正五年浙督李衛為設備添兵事題請增設二百三十五名七年撥守兵二名入杭嘉湖三協）　實存六百五十八名內戰兵一百八十六名守兵四百七十二名九年添馬戰

兵五十名（詳見江南營）　官坐馬十六匹（原十二匹添四匹）　沙唬船六隻（原八隻雍正八年奉文將沙船二隻改造小巡船二十隻）　快船八隻小巡船二十隻

歲需俸薪餉乾連閏一萬八百六十九兩二錢

四分六厘米二千三百六十八石八斗

現存行營砲三位（安設大錢汛砲臺）　劈山砲十位（內安設汛口八位砲臺二位）　百

子砲三十二位（俱配沙唬船）

附　雍正二年兵部議覆總督查弼納等題奏（該督請將太湖營遊擊一員改為參將添把總二員原設兵二百七十名巡船八隻再添兵六十名巡船四隻仍駐洞庭西山居中調度江南所轄之鮎魚口簡村等處俱屬東山原設把總一員兵七十名巡船五隻今令該把總帶原兵五十名巡船一隻仍駐東山餘兵二十五名分防龍山其龍山原設千總一員改設鮎魚口原兵六十九名巡船三隻再添兵三十一名巡船三隻管轄東北一帶地方簡村應添守備一員添兵一百四十五名巡船五隻分防各汛周巡橋原設把總一員原兵六十八名管轄汛口九處今應改設千總一員原兵六十八名再添兵三十二名原有巡船三隻專管八汛其原設橋原設之把總移駐馬蹟山另添兵五十名巡船二隻專管馬蹟山汛以上改設參將一員添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三百十八名巡船十五隻分布巡防但太湖營遊擊係浙江省所屬之員湖面遼闊若止將遊擊改為參將仍駐西山究難兼管兩省地方且江南湖濱盜案倍於浙江以一官而受兩省之參罰亦屬不便應於江南地方另添設參將一員以資彈壓其所添兵數不敷分撥應於新添兵三百十八名外再添兵一百八十二名以足五百名之數將原設守備一員並新設守備一員分為左右二營原設兵四百三十九名新添兵五百名新舊巡船三十一隻令該督等酌量分添江南所轄湖濱各口晝夜巡防其浙江太湖營原設遊擊仍令統領原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四百二十五名巡船十六隻仍駐洞庭西山於浙省所轄湖濱各口巡查但此分界巡防只就湖濱而言其湖內地方原係兩省交會仍令參遊公同巡查若有大夥匪徒不得互相推諉所添兵丁於江南各營內酌量抽調奉

旨依議）

雍正五年兵部覆浙督李衛設備添兵等事疏（該督既稱浙江止存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四百二十五名分防陸路二十八汛配駕巡船一十六隻在在兵單實屬顧彼失此擬添兵二百三十五名連原額兵丁合計六百六十名始足分防要汛配搭巡船請於台協防守金清洋嶼二汛兵丁撥一百四十五名又於衢協存城額內撥出

九十名合共二百三十五名添入太湖營則員多茲寡庶得實用等語應如該督所請准其抽調以資防禦又稱太湖營既議添兵則一營之兵馬錢糧必須中軍守備為之綜理且大錢汛口為浙省咽喉要道原駐之守備既調歸江省應添設守備一員以資彈壓等語亦應如該督所請准於大錢汛口照原制添設守備一員遇有湖中警息仍照舊制令該備隨本營遊擊會同江南將備協力搜勦其應撥船兵行令該督酌量派撥仍將該營官兵分防湖口汛地撥防船隻兵丁數目各造細冊報部奉

旨依議）

雍正八年浙督李衛遵

旨查議事疏畧（水鄉哨捕原藉巡船而因地制宜各隨所用支河窄港非大艘所能遊行尾大蓬高又篙駁不甚靈便查太湖營沙船八隻原係身長七丈在湖面波浪之中乘風迅駛實為得力一至沿湖溇瀆低港窄無風難以動搖議留沙船六隻為湖中大汛巡防以沙船二隻拆造之費量增改造二丈四尺快船二十隻酌量分防俾太湖邊之通達支河雜港向無設立巡船之一十九汛均得各派小船分防巡哨甚為有益）

乾隆十二年兵部覆准江蘇巡撫陳大受江南總督尹繼善等奏議裁改江南參將為副將兼轄浙

江太湖營（浙江遊擊以下等官俱由副將考驗轉呈浙省督提察勘支領錢糧仍照分隸兩省舊制江南官弁兵丁在江南支領浙江官弁兵丁在浙江支領）

江南新設副將一員（仍駐東山）原設守備二員（仍一駐簡村一駐周鐵橋）

原設千總二員（仍一駐馬蹟山一駐東山）原設把總四員（仍一駐吳漊一駐蠡山一駐鮎魚口一駐鳳川）

浙江原設遊擊一員（仍駐西山）原設守備一員（仍駐大錢）原設千總一員（仍駐伍浦）原設把總二員（仍一駐西山一駐夾浦）

江南兵額仍照原設之數內馬戰兵二十二名（原七十名乾隆九年於遵旨議奏事案內奉文裁改四十八名外現存之數）步戰兵二百四十八名（改馬為步現增之數）守兵六百六十名（拔充步戰後現存之數）官坐馬三十二匹（原二十八匹增六匹）沙船三隻 大快船七隻 叭唬船十六隻 小快船三十二隻歲需俸薪餉乾連閏銀一萬五千三十八兩七分（裁改馬兵步兵支數應增副將俸薪在內）米三千三百四十八石

浙江兵額亦仍原設之數內馬戰兵十四名（原五十名奉文裁改現存之數）步戰兵二百二十二名（改馬為步現增之數）守兵四百二十二名（拔充步戰後現存之數）官坐馬十六匹 沙唬船六隻 快船八隻 小巡船二十隻（俱如舊制）歲需俸薪餉乾連閏九千九百九十五兩二錢四分六厘（裁改馬兵實支數）米二千三百六十八石八斗

附 巡撫陳大受奏疏 切照太湖為東南巨浸跨連兩省周遭數百里湖濱之接壤者江南則蘇州府屬之長洲吳縣吳江震澤常州府屬之無錫陽湖宜興荊溪浙江則湖州府屬之烏程長興等十邑其水源發於天目經常杭湖三府界匯瀦於湖支流派別曰漊曰瀆曰港曰浦曰門曰口者不下二三百處皆小易於潛踪出沒湖中之山亦發脈天目[illegible]伏環結自西北迤邐而指東南所指名者七十有二而馬蹟東洞庭西洞庭三山其尤著也馬蹟峙湖之北隅周一百餘里丈分二十三灣居民萬餘家西洞庭居湖之中央周七八十里丈分二十餘灣居民萬餘家東洞庭在湖之東南隅周五十餘里丈分二十餘灣居民亦萬餘戶雜大相間號稱繁庶而湖邊迤西一帶宜興長興諸山綿亘最為險遠逋匪竄匿其間往往為行旅之害此太湖水陸之形勢也防範之道以會哨巡緝為第一要務舊制設江浙太湖營遊擊一員駐劄西山居中調度統轄兩省湖面雍正間江南添設參將一員駐劄東山將先設遊擊專隸浙江各分疆界管理又將太湖同知移駐東山兼司督捕亦以澤國要區不得不長慮卻顧也但全湖汛守原係一大員總轄則呼應靈而責成專分員各管則推諉多而緝捕懈此事勢之必然者況湖中江浙分界處所不過就湖面約計非如陸路之可以定立碑界也偶有失事彼此互諉各自通詳上司會勘動至數月難免歧誤且江省參將僅駐湖東南一面所轄遼闊有鞭長不及之虞浙省遊擊所駐西山為江南之地而管浙江之界亦覺參差伏查浙閩交界所設楓嶺營兼管兩省汛地閩省之南澳鎮亦兼閩粵之銜分汛臣愚以為應將太湖營參將裁改專設副將一員兼江浙之銜統轄全湖駐劄西山居中撫制其遊擊一員改為都司同原設之守備千把各官分防各汛仍照江浙原舊地面管理調考官兵支領錢糧等事均仍舊制衙署不必更建廉俸所增甚微如此則責任專一聲勢聯絡可無推諉懈弛之患伏乞

勅下江浙兩省督提妥酌議覆施行

江南總督尹繼善等疏 伏查太湖一營自分隸以來迄今二十餘年奸匪鮮聞湖面頗為安靜兩省將弁亦不敢互相推諉彼此歧視惟是太湖營統轄全湖原係舊制部內議分之時亦止令分管湖濱各口而湖心仍令參遊公同巡查正恐各存畛域之故今全湖如得大員統轄事權歸一巡防更為有益應如陳大受所奏將江南太湖營改為副將兼江浙之銜兩省將備弁兵統歸管轄至奏稱副將移駐之處臣等相度形勢西山居湖之中東山偏於湖之東南就水面而觀西山似為湖中之樞紐統全局而論東山更為水陸之藩籬蓋太湖駐為水師而東山迤東一帶逼近蘇杭大道與沿塘陸路營汛有犄角聲援之勢且山中煙戶二萬餘戶俗野民刁非有大員彈壓不可與西山相隔四五十里一帆可達亦無鞭長不及之虞當日設立參將駐劄東山原有深意今改設之副將仍駐東山無庸移置而據奏請將浙省現駐西山之遊擊改為都司臣等查副將中軍例設都司但太湖營以駐劄簡村之守備為中軍今參將改設副將原為便於統轄全湖起見而中軍之職掌無殊於前似可仍以守備為中軍職銜畧小亦屬因地制宜與體制無悖則駐劄西山之遊擊無庸改設都司以省更張其兩省守備千把分防各

汎仍照舊分管調考官兵支領錢糧等事均照分隸兩省舊制副將雖統轄兩省湖面究係江省之員應聽江南督提考覈浙省遊擊以下等官俱由副將考覈詳呈浙省督提參劾兵部覆准奉

旨依議

沿湖汎地 水道以上流爲始太湖上流在西北故序水口首無錫軍嶂以主將爲重江南副將兼轄浙江故序汎地首江南震澤爲左營汎地營制尚左故先震澤

震澤縣一十五汎 另有乾隆五年添設烏昔圩一汎不在沿湖地方不載

因瀆汎 在薛歩港巡兵五名

吳漊汎 在把總署旁巡兵五名

蔣家港汎 巡兵五名

永定寺汎 巡兵五名

蒲池港汎 巡兵五名蒲池港舊改設張綺廟港

孃娘廟港汎 巡兵五名娘娘廟港舊改設茸子港

灘缺口汎 巡兵五名

練聚橋汎 巡兵五名

自因瀆汎至此並江南左營吳漊把總管轄

前城湖汎 巡兵五名

洪廟港汎 巡兵十名

大村觜汎 巡兵五名

陸家港汎 巡兵五名

長板橋汎 巡兵五名

吳家港汎 巡兵五名

自前城湖汎至此並江南左營守備管轄

牛腰涇汎 巡兵五名

吳江縣五汎

七里港汎 巡兵五名

瓜涇港汎 巡兵五名

澌稍橋汎 巡兵十名

莫舍港汎 巡兵五名

白洋灣汎 巡兵五名

吳縣八汎

木瀆橋汎 巡兵五名

茅圻觜汎 在雙墩港巡兵五名

水東汎 在新涇港巡兵五名

菱湖觜汎 巡兵五名

韓瀆港汎 巡兵五名

胥口汎 巡兵十名

自牛腰涇汎至此並江南左營鮎魚口千總管轄

呂坡橋汎 巡兵五名

銅坑汎 巡兵五名

二汎並江南右營黿山把總管轄

長洲縣一汛

金墅汛 巡兵五名

無錫縣六汛

沙墩港汛 巡兵五名

湖西埭汛 巡兵五名

吳塘門汛 巡兵五名

大阜汛 巡兵五名

獨山汛 在充山背巡兵五名

楊灣汛 巡兵五名

陽湖縣二汛

下埠汛 巡兵五名

自金墅汛至此並江南右營馬蹟山千總管轄

百瀆汛 巡兵五名

宜興縣六汛 另有分水墩汛在百瀆港內五里周鐵橋汛在大浦港內二里俱不在濱湖港口不載

盛瀆汛 巡兵五名

大墟汛 巡兵五名

沙塘港汛 在竹山巡兵五名

自百瀆汛至此並江南右營守備管轄

舊瀆汛 巡兵五名

洪巷汛 巡兵五名

大浦汛 巡兵五名

荊溪縣五汛

後河汛 巡兵五名

漳瀆汛 巡兵五名

雙橋汛 巡兵五名

烏溪汛 巡兵五名

鳳川汛 在把總署旁巡兵五名

自舊瀆汛至此並江南右營鳳川把總管轄

長興縣八汛

斯圻汛 巡兵五名

香山汛 巡兵五名

夾浦汛 巡兵五名

大沉瀆汛 巡兵五名

新塘汛 巡兵五名

楊夾浦汛 巡兵五名

小沉瀆汛 巡兵五名

自斯圻汛至此並浙江營夾浦把總管轄

蔡浦汛 巡兵五名

烏程縣七汛 另有高橋汛在小梅港內元通橋陸家灣二汛在横河俱不濱湖不載

小梅汛 巡兵五名

楊瀆汛 巡兵五名

大錢口汛 巡兵五名

自蔡浦汛至此並浙江營大錢守備管轄

新涇港汛 巡兵五名

楊漊汛 巡兵五名

伍浦汛 巡兵五名

喬漊汛 巡兵五名

自新涇港汛至此並浙江營伍浦千總管轄

湖中山汛

渡水橋汛 巡兵五名

澗橋汛 巡兵五名

長圻汛 巡兵五名

楊灣汛 巡兵五名

白沙汛 巡兵五名 以上五汛並在東山

余山汛 巡兵五名 在余山

厩里汛 巡兵五名 在武山

三山汛 巡兵五名 在三山

自渡水橋汛至此並江南左營東山把總管轄

黿山汛 巡兵五名

頭陀橋汛 巡兵五名 以上二汛在黿山

辛橋汛 巡兵五名 在渡渚山

長沙山汛 巡兵五名 在長沙山

漫山汛 巡兵五名 在漫山

自黿山汛至此並江南右營黿山把總管轄

東坵汛 巡兵五名

西村汛 巡兵五名

桃花汛 巡兵五名

雁門汛 巡兵五名

耿灣汛 巡兵五名

古竹汛 巡兵五名 以上六汛並在馬蹟山

自東坵汛至此並江南右營馬蹟山千總管轄

後堡汛 巡兵五名

鎮下汛 巡兵五名

明灣汛 巡兵五名

石獅頭汛 巡兵五名

東村汛 巡兵五名 以上五汛並在西山

角頭汛 巡兵五名 在角頭山

自後堡汛至此並浙江營西山把總管轄

通共八十八汛巡兵四百六十名内沿河港口汛六十三處巡兵三百三十五名 江南營四十八汛兵二百六十名浙江營十五汛兵七

十五名湖中山汛二十五處巡兵一百二十五名江南營一十九汛兵九十五名浙江營六汛兵三十名

附錄

甪頭巡檢司

東山巡檢司

大錢巡檢司

按巡檢即古之游徼也雖文員之雜流而實兼武事前代太湖兵防惟此而已

本朝設立營汛巡檢多所裁革太湖內外止存甪頭東山大錢三司每司僅存弓兵十二名已與武備無關故附見於末云

湖防論說

論說亦藝文不入集文而載於兵防後者按其營汛即證以論說便叅觀也并附芻蕘以備採擇

吳縣與長洲附郭雖同而形勝迥異吳多山少田半為太湖嘗登西山（此城西之山非湖中之西洞庭）之巔而覽之龍脈自建康而來崇岡大峽不可勝紀然絕無谿峒箐菁可以竄賊山險不足患也所患者惟太湖耳西望陽羨北跨毘陵南負烏程茫茫數百里水光接天七十二峰峙於其中若濕若浮盜舟凌風駕濤齊噪競進難於控禦且洞庭兩山富饒之名虛播天下盜素染指備之不可不豫故吳之所當設險者六曰胥口曰石湖曰五龍橋曰洞庭東山曰洞庭西山其一則內地之楓橋也（以下九條並鄭若曾江南經畧）

太湖在吳縣之西倭寇不從此來往年出石湖出胥口皆滿載之後因憚東北方官兵阻截欲假太湖走吳江以出海乃去賊也吳縣為賊去路則逐之出境已矣兵法曰歸師勿遏險要之設無乃贅歟曰否所謂設險者團鄉兵於水口兩岸拒賊之入非拒其出也況賊可以從此而出亦可以復從此而入方其出也

謂之去路若回翔反顧即來路也往年倭船一由胥口犯洞庭為吳江兵所阻復還胥口從常熟而去一由石湖亦為吳江水兵所阻跪拜求還水兵貪餌縱出莫舍漊去設使賊出湖時水兵能尾而擊之縱不全勝必求向前脫不敢復回矣故水兵船者逐賊之正兵也在岸之兵不過慮賊登岸故設以待之耳豈可不用兵船追擊而但恃夫陸兵乎或引兵法窮寇勿追以辯水兵尾擊之謬噫是不然窮寇者飢餓窮廹以命相搏者也出湖之寇乃飽其所欲舟自為計勢不相顧者也此在兵法急擊勿失之條何可謂勿

追予要之己上所謂皆就今日倭寇言耳太湖之險萬古不變倭患寧後能保無寇從西來者乎是今日倭賊之去路乃異時他賊之來路也險要圖說其吳縣千百年兵防之定準乎（吳縣太湖險要說）

胥口者胥門往太湖莫釐包山之渡口也太湖東壖而山對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胥口介於其間湖寇若從此入則或由木瀆東行而犯胥門或由木瀆西北踰靈巖支硎而掠楓橋閶門故吳縣之險太湖為最太湖設險胥口為最往年倭船之犯洞庭往來俱由於此木瀆一巡司豈能禦哉故自胥門迄於胥口設營者三一曰胥門營二曰東跨塘營（按東跨塘設營可以兼顧石湖）三曰胥口營內外相維遠近互援缺一不可（胥口險要說　按胥口在胥山嶺直至鼻峰右香山嶺直至穹窿香胥之間相距不過里許中惟一港其險足守兵船列於湖口陸師屯於山嶺賊豈能入內地哉今湖營設外委千總一員巡兵十名於此亦加之意也若有事之時更當添撥官兵胥口重則內二營可無設矣）

胥門曰畢橋西行九里為橫塘橫塘西南三四里為上方山山麓所匯白洑而連太湖者為石湖乃太湖之委瀦也周圍二十五里行春橋在焉北屬吳縣南屬吳江民廬周匝雜植花木而湖居其中寇若進此則或由橫塘而犯胥門或沿上方一帶山外而掠橫涇掠下保或由橫塘彩雲橋之北而掠楓橋掠閶門故石湖備禦亦不可已也（石湖險要說　按石湖通太湖之口有莫舍港白洋灣二處白洋迂而莫舍近石湖外衛尤以莫舍為要地今莫舍白洋二處皆設太湖營汛而戍守營又設汛於湖內之行春橋重門禦暴固金湯矣乎若麟曰險無足恃豈其然哉）

盤門外一水洪闊而南行者謂之鲞塘其長約十里分二水口出太湖在東闊一百三十丈者曰鮎魚口在西闊八丈者曰麵杖港二口之外湖光渺茫直通湖常二府難於控禦跨鲞塘者有五龍橋焉離盤門五里在塘半途東通寶帶橋西通跨塘乃郡南之關紐也設險於此則北可以屏翰盤門而新郭仙人堂諸近地亦不至罹屠戮之慘矣（五龍橋險要說　按守五龍橋莫若守鮎魚口尤為扼要今鮎魚口以湖營千總駐防不獨五龍橋汎有唇齒之依而松陵亦恃為犄角矣）

簡邨在縣西南數里濱於太湖有簡邨巡簡司縣之一都二都四都十九都皆隸焉北至鮎魚口南至震澤鎮西郊之外迤北湖面亦其所轄縣本濱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何所抵極萬一倭寇得入其為縣城之害不淺矣須議設兵於此與巡司相為聲援北與柳胥西郊水兵相為犄角是固保松陵之要策也（簡村險要說　簡村為瀕湖要地亦為盜藪往年湖中行劫莫非簡村船簡村人也自設守備彈壓化盜為良矣近聞唐家湖人頗效簡村尤唐湖亦守備所轄地方以靖簡村者靖唐湖當有道以處此）

武進惟東南一隅濱湖馬跡山屹立其中若天設之險也宋置寨兵於此以備湖寇近來議者漫不之及蓋

以倭寇侵犯洞庭其勢必由無錫北行而入揚子江武進道里遼遠故也殊不知無錫西南漁舟甚大賊所深畏往年賊嘗犯之輒為所敗復回蘇州是防禦已密本縣獨可無備乎今宜設備於此（馬跡山險要說　按五代時南唐據常州以馬跡山為邊界元末張士誠守宜興亦以馬跡為邊界莫不屯兵戍守不獨宋置寨兵也設險於此東自無錫西至荆溪可以兼顧不比附橋深居大嶽湖內止顧一隅今以千總分防地重兵輕似覺未備若移千總於大嶽而以周橋守備移駐馬跡資其彈壓則太湖西北一帶常郡之邊境得恃以無恐矣）

獨山在縣治西南十八里錫山山脈西來至是中斷舟行其中梁溪之水至此入太湖盜艘刼掠必從此走太湖避追捕不特亂世為可虞而承平之時亦號賊藪宜設一巡司置柵嚴防賊方無所容耳若賊自太

湖入犯則於此堵截用舟師犁之於湖中必不能深入也（獨山門險要說　按獨山門雖屬無錫實要湖口然湖口又在馬跡山馬跡有重兵此處止設汛防守足矣今設汛兵十名可謂得輕重之宜）

石湖之寇擄巨舟十二滿載而出其衆三千餘人如蹈無人之境吳江令楊芷舉人周大章以舟師邀而擊之可謂壯矣斯時湖水乾涸賊艱於行我舟輕捷鑽竿鉤搏斬級十六賊長跪哀籲登岸覓路此其勢之窮蹙為何如乃天亾之時也設有精兵一支剳滸稍橋賊無小舟豈能飛渡哉使水兵不貪餌賊棄金帛衣包不之顧而堅志攻賊賊豈能脫哉惜乎官兵覩望而莫敢進獨吳江兵敢進而又縱敵遂使賊得長[illegible]君民舍所過邱墟嗚呼此倭寇深[illegible]可矣昔晉劉牢之討孫恩恩敗而[illegible]縱道棄物牢之兵利其有恩得脫兵家[illegible]約而同有如此哉（石湖之戰議）

王公設險以守國君子思患而預防固當得地方之要領太湖為水險之區然險於風濤之廣闊而不險於羣山之環列按其形勢西北為首東南為尾巨浸之中青蒼矗立者為山七十有二馬跡東西兩洞庭其最大者也明王文恪公鏊以西北之小山十有四為馬跡之從以中央之小山四十有一為西洞庭之從

以東南之小山十有七為東洞庭之從其間脈絡斷續隱現迴互亦自西北而東南湖之首尾與山之大小瞭如指掌審度形勢險要可知也（以下二條武山吳莊）

湖中巡哨宜仿師提督水程郵籤之法按西洞庭山居湖中央應以西山游營為之樞紐將沿湖汛地分為八面一汛與一郵籤駕船入湖梭織巡哨如自東方某汛起至西方某汛止必從湖心穿長行走到西山游營照驗登記往來日時在郵籤之上以防規避偷遲遇大風而阻誤時刻當汛即為注明以便稽考餘方皆如其[illegible]則湖中八面日逐有十六隻巡船縱橫來

呼應聯絡盜賊自無所置足計湖面遠近約四日
以轉同乞將沿河之七十一汎與湖中諸山之二
十五汎分配道路輪番入湖巡哨或左旋或右旋均
其勞逸明其賞罰以收實效且歷練風波水性亦水
師之急務也
師以水名別於陸也是故營船宜多於營馬而水操尤
重於陸操太湖廣闊五百餘里盜賊之來去非船不
行則我兵之哨捕非船不可馬無所用也余叔友篁
有減馬添船之論善矣顧添船而水操不勤船雖多
猶無益也何則水面情形殊於陸地乘風使撸船必

欹側無風駕櫓船亦動搖若不操練於平時驟而用
之於波濤顛播之中身搖足軟必不能踴躍用兵如
在平地於是有自知與賊不敵而故緩追以待其逸
者亦有猝與賊遇賊勇我怯反為所乘者可弗慮歟
誠能著為定例立以操期西太湖水深之處與有風
之日操以沙唬船南太湖水淺之處與無、
以快船久之而人船兩習技勇易施以之巡哨而足
恃以之追捕而有功方今洞庭兩山有參遊兩營駐
劄賊必不敢登山刼掠即有之彼棄舟登陸自走絕
地出奇兵以碎其舟斷其歸路殲滅甚易顧設兵之

意豈獨為防護兩山計哉太湖四通八達自古
兵之閒道寇帆所指在在可虞邀而擊之全在湖中
所恃水師之精練耳當此太平之日湖中絕無盜警
原可無事杞憂但既已思患而預防自當循名以責
實有訓練之責者毋徒重於陸而輕於水也　東山吳曾

附

明鄭若曾江南經畧中有編集漁船為兵船之論翁澍
具區志襲其說又有曹胥儒湖防論吳縣志採入兵
防門者與鄭論無一字異作者之是鄭是曹不必辨
要其襲之採之之意皆以為碩畫也然其不可行者

有五請論列之漁船雖習於風濤然其人但能操舟
不知擊刺遇賊豈能與戰一不可也若止用其船載
兵漁人以船為家妻女作何安頓與兵雜處既不可
驅之上岸則無歸二不可也捕魚是其恒業一日不
得魚則飢籍之於官勢必官給之食是兵餉之外又
將議增漁餉三不可也或、無事之時仍令捕魚有
警則徵集之餉不必增而船可備用不知太湖廣闊
三萬六千頃倉卒之際從何號召四不可也且其說
曰漁船之最大者一綱罟連而艅之太湖攻戰此為
最善其次為江邊船為廠稍船又其次為小鮮船剪

綱船絲網船最小者爲劃船善用之大爲軍旅之助是聚太湖中之漁船無小無大一網盡之矣失業怨生不虞激而致變乎五不可也當若曾時太湖中無船無兵不得已而議及於此爲暫時禦倭計而後之人遂以爲防湖之妙策誤矣

本朝設立太湖營巡戰等船一一備之於官萑苻無警桑土豫綢必無用漁船之事倘或以巡哨未敷議及增船翎之勤說不足重而邑志載之似成典故當事者慎無爲其所惑哉 東山翁友理

記兵

太湖四通八達無險可守故自古無有割據太湖者然軍行間道必假太湖雖非必爭之地而實必由之路也考前事以資防禦

周敬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 春秋左傳 杜預註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賈逵曰夫椒越地史記索隱曰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山非戰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 按索隱之疑誠是然考之史記越世家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謀伐越將乘其未發先伐之范蠡諫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則是越之興師在前當吳王伐越之時越兵已入吳境不必定至越地而後戰矣第夫椒在太湖極北越兵不應至此考之水經注太湖有包山春秋謂之夫椒則是敗越於夫椒乃敗之於包山非椒山矣越兵入吳由笠澤而抵盤門是其正道由太湖進行以其間道越由間道以襲吳吳先有備而伐越之精兵又尾而擊之戰於太湖敗於包山宜也或曰越之深入而殲之越甚於常情輕進以致敗是亦一說

四十二年 魯哀公十七年 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春秋左傳 按舊說笠澤即太湖非是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蓋即今吳淞江之在吳江縣境者

元王六年 魯哀公二十二年 越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遂滅吳 史記正義 按古時松江之北即今之白洋灣所開之渠即今之越來溪城在溪上今之越城橋以城得名

陳末蕭瓛爲吳州刺史陳亡吳人推爲主據東吳隋使宇文述討之別將燕榮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自將從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廻兵擊瓛大破之瓛以餘衆保包山 按包山即西洞庭山孤峙湖心無險可守蕭瓛保此自走絕地矣 燕榮復擊破之瓛逃太湖民家爲人所執送述所斬之長安 參隋書蕭瓛宇文述燕榮三傳

隋大業末江東盜起吳郡爲沈法興所據李子通與杜伏威戰敗東走太湖集散兵二萬人襲破吳郡據之唐武德四年子通降 通鑑

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常州岳飛提兵督救時盜郭吉寇界州境聞飛至遁入太湖飛遂移屯宜興遣王貴牛皋追破之獲其舟餘衆悉降 宜興縣志

十二月金人復犯常州劉晏時屯青龍鎮郡守周杞請救晏率精銳七千出奇大破之駐兵夫椒山 按劉晏駐兵本在馬跡曰夫椒者馬跡之通稱也明陳啓謨馬跡人而有歸夫椒山詩可証若謂是即東曰夫南曰椒之夫椒此二山甚小豈能駐兵 寇再至晏選舟師戰於太湖降其兵千五百人 武進縣志

四年二月金人自明越還師由臨安襲秀州時宣撫司周望守平江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兩山民船命角頭巡檢湯舉總之陣於簡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吳江守將巨師古不戰而潰吏以太湖民舟爲鄉導歸於西山二十三日府中授兵登埤金人游騎薄城東二十四日大集城下周望宵遁金人遂進據城中焚掠死者甚衆一城殆空（王明清揮麈錄）先是宣司參謀胡舜陟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江據太湖之險吾軍以中軍振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可必勝統制陳思恭曰待制之言甚善

思恭願爲先鋒望不從及虜過平江思恭不稟望自以兵出太湖横擊其尾虜舟乃中原係擄之民聞兵至皆爲内應縱火焚舟幾獲四太子者（[illegible]中己酉巡幸錄）

德祐元年元丞相伯顏既屠常州遣招討使唆都先趨平江又遣萬户忙古歹晏徹兒巡太湖（元史伯顏傳　按伯顏將自平江趨臨安必經吳江平望而過慮有伏兵在太湖從旁邀擊之故預遣兵巡太湖也）

伯顏兵逼行都道阻不通提刑徐道隆率兵勤王取道太湖趨臨安尋敗死

陳宜中之誅韓震也其部曲李世明挈其妻孥與士卒千餘人逃至平望殺巡檢縱兵焚火殺掠人民由小長橋透出許市時潛說友守郡不能捕遂走入太湖由宜興至建康降於元（盧熊府志）

元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據平江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用太湖爲餉道十七年二月明太祖克常州下長興五月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降士誠守將王貴鈕律（時士誠守宜興以馬跡山爲界）十八年太祖命徐達等斷太湖餉道先是攻宜興不下聞其城東通太湖乃遣楊國興絶湖口城遂破副將廖永安戰於湖乘勝深入舟膠淺被擒二十六年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征張士誠達等至太湖遇春疾趨湖州破

士誠兵於毘山直抵城下士誠悉發境中兵來援屯於舊館出明師之背遇春簡精鋭由大錢港繞出東遷復出援兵背力戰敗之湖州下乘勝克嘉興徐達則由太湖直抵吳江屯兵石里村吳江下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十一月敗之尹山橋又敗之於鮎魚口進逼姑蘇吳元年攻拔之擒士誠蘇州平其將莫天祐猶據無錫結寨於瀕湖之小陽山徐達用太湖舟師攻破之無錫乃下（明史列傳）

明嘉靖三十三年夏六月倭寇掠蘇郡同知任環擊却之將歸柘林慳東北兵阻乃由石湖入太湖趨吳江

知縣楊芷率輕舸出瓜涇港戰於鮎魚口時湖水枯澀芷以鉤攢搏之斬首十六級賊懼登滸稍橋四望芷以賊衆我寡恐夜襲城馳入縣（以下二條本吳江志）

三十四年四月倭從嘉興至唐家湖芷屯兵盛墩禦之令善泅者鑿其舟擒一賊斬首十八級賊奔平望

五月倭入太湖刼洞庭兩山一艅為圍長徐术等所截自黃茅門從漫山而下向常州境去一艅為耆民周璘等所逐至獨山轉戰三四十合往無錫境去（鄭若曾江南經畧）

按陳仁錫蘇志備遺五月初九日賊自婁門至閶門由木瀆胥口入太湖十六日刼西山明日刼東山轉至武山庶里渡口殺掠死者無算即此

八月倭自南京流突至蘇州知府林懋舉知縣康世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度賊走太湖令東山巡檢領水師船數十往來探哨賊至吳林廟官兵擒斬二十七人餘走陽山遁至靈巖奪民船由新港（即水東新涇港）出太湖欲走洞庭見官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岸至橫涇旋馬橋匿一民舍官兵圍而火攻之無一脫者（籌海圖編）

本朝順治二年大兵南下明敗將黃蜚下勝道入太湖欲掠洞庭東山時漕撫路振飛流寓山中率家丁鄉勇禦之獲其頭目二人斬之湖口會西風大作蜚勝兵船有顛覆者乃去（舊事紀聞）黃蜚麾下王志剛屯據湖城長興羣不逞揭竿應之招集亡命動盈數千總

督張士元畧定湖州兵抵呂山羣寇奔散竄入縣西諸山乃命都督同知劉鎮國同考授長興令文煇提一旅之師泊舟太湖口新塘橋傳諭難疑三日之內從若流水單騎入城不戮一人長興定然賊之竄入山者時出為患（長興縣志）

按國初太湖中最稱不靖者白腰黨若毛二若赤腳張三等流毒累年多來自長興山若孟即逋匪之餘孽也周弗湖營條呈所以力請專備湖西厥後諸盜以次殄滅夾浦大錢諸要口又得湖營弁兵防守截山寇入湖之路湖中自此寧謐百年以來德化漸摩人皆革面不獨崔苻絕警即長興山亦有積無劍矣

職官

附　衙署　倉庾　教場

湖山而有職官儼同郡邑矣為民父母為國干城可無記歟若衙署若倉庫亦湖山之掌故也附載於篇

太湖水利同知（雍正八年設駐吳江縣同里鎮十三年移駐東山）

項　喻（漢陽人監生雍正十三年移任乾隆二年調去）

王鳳來（龍溪人貢生乾隆二年由本府督糧同知調任三年陞刑部員外）

甘士瑞（正藍旗人監生乾隆三年任五年以憂去）

李正邦（正紅旗人監生乾隆五年以本府總捕同知署任）

甯丕基（阜城人拔貢乾隆六年署任）

謝錫侯（大興人貢生乾隆六年署任）

王企堂（雄縣人舉人乾隆六年署任）

高廷獻（元城人舉人乾隆六年任十三年以憂去任內押運入京及署海州太倉州歷次本衙門署印官不載）

[illegible]廣人進士乾隆十[illegible]二年[illegible]

建德武人進士乾隆十四年任[illegible]署

順璽四川人舉人乾隆十四年署任

登鑲黃旗人內閣中書乾隆十五年任

歲支俸銀八十兩　養廉銀五百兩

典吏一名　書辦六名工食裁　門子二名　皂快二十

名　轎傘扇夫七名以上每名工食銀六兩　民壯十六名每名工食銀八兩原二十

名沿湖十縣撥協乾隆八年浙省湖界仍歸浙省營轄制四名

角頭巡檢司

東山巡檢司

按角頭司設於宋元祐八年東山司設於明成化十七年代遠人湮　本朝中歷任年分姓氏查考不備並闕不載

歲支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原編俸銀十九兩五錢二分新銀十二兩順治十三年始作俸銀　養廉銀六十兩雍正六年給起　書辦一名工食裁　皂隸二名每名工食銀六兩支給

弓兵十二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

江南太湖營副將雍正二年原設參將乾隆十二年改設今職

王　澄山東曲阜人進士侍衛乾隆十二年任十三年陞崇明總兵

岳　綱山[illegible]人行伍乾隆十三年任

歲支俸銀六十七兩五錢七分六釐　薪銀一百

四十四兩　蔬菜燭炭銀七十二兩　心紅紙張

銀一百八兩　馬乾一百五十八兩四錢　養

廉銀七百二十兩米一百六十二石按武官向無養廉銀米皆自收隨丁名糧

雍正五年始給隨糧有定額然尚為說名乾隆八年去隨丁說名始稱養廉　書識二十名食戰守兵餉無定制　隨

丁三十名皆無人充當其餉給養廉書貼按隨丁內額有馬糧今因太湖營裁馬故以二步抵一馬現收步糧三十名守糧十五名銀米加前數　坐馬十二疋

左營守備

施致雲廣東人行伍雍正二年任

姚士毅上元人行伍雍正五年任

陳　雄崇明人行伍乾隆六年任

盧　元宣化人行伍乾隆十年任

張　鳳崇明人行伍乾隆十二年署任

孫志宏通州人行伍乾隆十二年任

歲支俸銀一十八兩七錢六釐　薪銀四十八兩

蔬菜燭炭銀一十二兩　心紅紙張銀一十二兩

馬乾銀五十二兩八錢　養廉銀一百九十五兩

六錢米二十八石八斗　書識十名食餉無定制　隨丁八

名餉給養廉費　坐馬四疋

右營守備

何士乾廣西人行伍雍正二年任

朱一豹崇明人行伍雍正六年任

寧　言崇明人行伍乾隆三年任

趙嘉順山東人行伍乾隆七年任

馮　灝徐州人行伍乾隆十年任

祁　祿蘇州人行伍乾隆十一年任

歲支與左營同

千總二員歷任年分姓名查考不備並不載

每員歲支俸銀一十兩兩九錢六分四釐八毫四

微　薪銀三十三兩三分五釐一毫六微　馬乾

銀二十六兩四錢　養廉銀八十四兩米一十八

石　書識二名食餉無定制　隨丁五名餉給養廉　坐馬二疋

把總四員歷任年分姓名無考者多並不載

每員歲支俸銀一十二兩四錢七分一釐　薪銀

二十三兩五錢二分九釐　馬乾銀二十六兩四

錢　養廉銀七十二兩米一十四石四斗　書識

二名食餉無定制　隨丁四名餉給養廉　坐馬二匹

外委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並食馬戰兵餉各隨丁一名歲支養廉銀一十二

兩米三石六斗按外委千把總食隨糧自雍正八年始其稱養廉亦自乾隆八年始

附太湖營原設恭將

諸　任四川人行伍雍正二年任四年陞湖協副將　冉起鳳鎮江人行伍雍正四年任五年陞湖協副將

鳳　任一松江人行伍雍正五年任　蔣麟經浙江人行伍雍正六年任乾隆六年陞狼山副將

陳文渙江南人行伍乾隆六年任　趙茂嗣湖廣人侍衛乾隆七年任八年調任吳淞

王　澄山東人任九年陞京口協副將　陳世英通州人行伍乾隆十年任

劉　璣陝西人進士乾隆十一年任十二年裁

浙江太湖營遊擊

吳長春康熙四年初設湖營浙督題任此後無考

吳　陞現任

歲支俸銀三十九兩三錢四分　薪銀一百二十

四兩　蔬菜燭炭銀三十六兩　心紅紙張銀三

十六兩　馬乾銀七十九兩二錢　養廉銀三百

六十兩米五十四石　書識十六名食戰守餉無定制　隨丁

十五名餉給養廉　坐馬六疋

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二員

經制與江南同歷任年分姓氏並係浙員不及考

載

同知署　在東山王衙前凡六十六間本席氏產雍正間原任山東巡撫海鹽陳世倌賜為別墅後抵給文鐸諸荊書兩今十三年巡撫高其倬題改太湖同知衙署將同里鎮同知署抵還文褚估需修改衙署工料銀四百六十九兩零乾隆八年　高廷獻領帑興工改造頭門增造

兩廡及土地　照墻一座東西二坊規

制知府治

巡檢司署　一在角頭山宋元祐八年建明洪武間移於後堡正統間重建角頭後廢巡檢寓居嶽廟角頭廢署基地今爲遊擊教場　一在東山渡水橋東南塊武山界康熙二十二年武山吴時雅倡建

副將署　在東山茭田即衆將署雍正二年購許氏故宅改建頭門兩廡儀門大堂及内屋凡八十三間署外兩傍營房一百三十四間

遊擊署　在西山角頭山上康熙五年即新廟改建

守備署　一在簡村凡四十四間署前營房七十間雍正二年建　一在周鐵橋西凡四十間署前營房七十二間雍正間建　一在大錢康熙四年建

千總署　一在鮎魚口凡十九間署傍汛房十二間雍正二年建（乾隆十年與把總調汛今爲把總署）　一在馬蹟山西村灣雍正二年建　一在伍浦

把總署　一在東山湖亭西凡十一間康熙間武山吴時雅倡建（乾隆十年與千總調汛今爲千總署）　一在黿山（即明總練廢署改建）　一在西山石獅頭　一在吴漊順治十八年即吉祥菴改建　一在壓川康熙間建官衙營房基地共二畝七分糧在民户（見宜興縣志）　一在夾浦

倉廒　一在東山陳家塘門房三間官廳三間廒一十四間乾隆十一年巡撫陳大受　題准東西兩山錢糧劃歸太湖廳徵收十二年東山紳士捐建

附巡撫陳大受疏畧（東西洞庭兩山地廣糧多催徵與輸將往來百餘里湖面風濤險阻可虞已[illegible]勢所難免議歸太湖水利同知就近徵收即就近支放太湖營兵餉查東西兩山應徵地漕共銀五千二百九十四兩四錢八分一釐米五千七百八十二石八升六合五勺太湖左右兩營參將俸薪并隨營兵丁糧餉每年應支銀六千四百四十九兩七錢四分米一千三百四十六石四斗除收地漕放給外尚有不足銀兩於司庫撥補多餘之米運回吴縣貯倉統作南米其起運漕白米石仍於吴縣徵收米内照數兌運至太湖左右兩營并兵駐防震澤宜興兩縣者應支糧餉仍照舊例於司庫及附近縣分撥給在山貯米之倉廒應暫借寺廟棧房收貯仍令於漕費六分内撙節留餘數年之後或另籌閒款添湊興建）

社倉　在東山黄瀠觜廒房十一間乾隆七年東山紳士公建（先是東山紳士以山中田少民稠户鮮蓋藏偶遇歉歲待哺可虞因謀積穀備荒分貯出息數年得穀若干石乾隆七年中丞徐公士林檄所屬行社倉乃建廒公所以貯前分貯之穀司其事者席方叔王師李）

教場　一在東山副將署東三里湖亭傍周三十畝演武廳六間廂房二間旗臺一座雍正三年建（參將王紹緒碑記）　一在西山遊擊署旁山下衙灣村周約三畝（宋角頭司廢署基）　一在大錢口浙營合操則遊擊往蒞　一在簡邨守備署北周二十三畝　一在周鐵橋守備署南周十畝

太湖備考卷四

太湖備考卷五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瑄　校

湖中山

七十二山之名著於天下其實可以名山者數不及半若并洲渚磯浮而目之曰山則又不止七十二茲於在湖中者統載之首列東西洞庭馬蹟三大山其餘則以縣屬為類敘以有無居人為前後覽者可以知大小輕重矣至若譌謬之沿昔無辨訂網羅所及舊有缺遺者閒為補正以資考核

東洞庭山屬吳縣在縣西南八十里去胥口四十里（山之北麓相距數）周五十餘里居民二萬餘家（震澤編云數千家[illegible]矣）一名胥母（越絕書書遊於胥毋王注毋音無）一名莫釐（吳地記作莫里）相傳隋莫釐將軍居之因名（今稱為東山東洞庭之省文也）山視西洞庭差小而岡巒起伏大畧相似其最高者名莫釐峯（俗呼大尖頂稍下為二尖頂）一支自北而東為芙蓉峯為翠峯歷翠峯而南為金牛嶺為吟風岡又南為九峯為小莫釐（即翡帽峯）其下為廟山中一支自平嶺而南為白沙嶺為蝦蟆嶺稍西而高者為荷盤頂（或云蟠峰）又南為嵩峯蝦蟆之東為栲栳墩過東為偃月岡折而南為屏風山又南為干山嶺踰干山嶺而南為俞塢西與塢相直孤峙於湖濱者為葑山（俗稱龍頭山）又南為重岡山為塼子嶺嶺之下為大戟嶺踰嶺而西為黃家山南出之支於是乎窮荷盤嵩峯之間西出一支陂陀而下者為寒山自嵩峯而南為白豸嶺為碧螺峯西為程公墩（本名鐵拐峯以葉桂得名）演武墩伏而起西峙為飯石峯王舍山在其右格思山在其左格思迤邐而西訖於長圻莫釐為東山主峯面南而背北故南出之支為多村塢之繞於山麓者亦北淺而南深淺不及半里深不過二里舟行湖中可望而知也（本震澤編增易按舊志皆列東山於西山之次恭逢翠華臨幸獨被恩榮故首敘東山以昭殊遇）

西洞庭山屬吳縣在縣西南九十里去胥口五十里（山東北麓相距數）周八十餘里（包孤山渡渚在內）居民一萬五千餘家（震澤編云數千家）一名包山以山四面皆水包之或又以仙人鮑靚所居呼鮑為包也山有林屋洞故又名林屋山其稱洞庭則以湖中有金庭玉柱也（今亦省文稱為西山）山之諸峯皆秀異而縹緲最高其南為竹塢嶺嶺東為上方山又東為羅漢山羅漢之南為雞籠山一博山竹塢南為飛仙山稍東為洞山林屋洞在焉洞山之東為天帝壇山其南為大蕭小蕭二山却洞山西走長而狹者為椶山一峯斗入湖為石公山其右諸峯高者為白茆山次為

綠車山爲黃家山陸塢山踰支頭峰爲野塢山太歷山踰彈子嶺爲植頭山自湯坎嶺稍折而南爲馮家山又南爲龍頭山（即大小龍渚自圻村磐港不連西山矣）縹緲之東山勢分爲二其一迤邐而北爲鳳凰山七賢山一稍東爲天王山爲桃花塢山踰望崦嶺爲溅紫山是爲崦邊踰攢雲嶺爲父子山綠石山金鐸山金鐸之北爲苦竹山縹緲之西其高者華山踰王家嶺爲雷頭山爲黿背山爲龍舌山縹緲之北其高者爲涵峰涵峰之東爲東湖山爲西小湖山東湖之東爲十里山踰新安墩頭二嶺爲金峰又踰沙子嶺爲堂里山曈里山爲蛇頭山查山與沙子嶺相直爲湖漫嶺西山之境於是始窮山形東北狹而西南濶與東山相似山多田少亦與東山同（本震澤編按原文有鴻鶴渡渚角頭等山今不錄入蓋鴻鶴乃馬湖之支渡渚角頭不連西山也）

馬蹟山屬陽湖縣在縣南一百里去下埠二十里（苦竹渡相距數）周一百二十里居民萬餘家舊志云山之西青石壁下有四穴圓而不深如馬蹟然相傳秦始皇遊幸神馬所踐山因以名僧文鑒洞庭記又以爲漢郁使君歸杜圻經此龍馬駐蹟事皆荒誕近武山吳友篁作馬山說以闢之而謂山以形名茲山形象如馬當是馬山此說近是（今亦有稱馬山者馬蹟之省文也非宗吳說）馬蹟之峰官長最高（三峰並峙有大官長二官長三官長之稱）志曰雄冠諸峰如官長也其西偏爲分水嶺嶺直貫南北坦若平地山之中斷處亦山之過峽處嶺之西爲象山水平王墓廟在焉象山之西爲小靈山祥符寺在其下稍南爲晝山山居東西之中行者過此日卓午故名踰山而北與虎觜相直者棧山西爲小胥山鄉人哭子胥處也其南爲馬鞍山馬鞍之南爲踶山迤南而西爲萬安山（俗呼飯碗山）爲花欄山爲黿山蛇山極西而訖於西青之龍觜官長之南爲黙下山（俗呼店山）爲芝山其西爲火石嶺六垷山東爲鵜鴣山爲桃塢嶺又東而近湖爲荒山爲蝦簞山折而北爲勝子嶺自嶺而東爲錢家觜爲東谷觜爲燕尾觜皆濱於湖山之東境於是乎窮山之形如卷荷又若彎弓田蕩實之而齊於外若弦之在弓也山由西南而徑東北可三十里西壯而東南則半之遶山之以灣名者統計二十有三（震澤編不記馬蹟茲本武進縣志馬蹟山圖參以身所經歷叙次如右按無錫志引舊經云太湖內有靈山去北岸二十里山中有靈山寺舊爲無錫後割入晉陵據此則馬蹟舊名靈山不知何時改名馬蹟也）

武山　在東山之東水斷橋連（渡水橋）居民六百餘家姑蘇志本名虎山相傳吳王養虎於此後避唐諱改今名山之主峰爲西金山其南爲目青山又南爲射鵰山東爲鳳凰山翔翅山（一名橋子山按武山田多山少與他山異）

三山　在東山之西三峰連接居民五百餘家多服賈山產青石色質亞於黿山

黿山　在西山之東水斷橋連頭陀橋居民二百餘家業採石山南之斗入於湖者曰囤山按黿山採石不知始自何時日朘月削已去其半惟囤山有神祠不敢鑿今尚完好恐將來亦難保也象有齒以焚其身櫄不材而全其生山靈有知能弗愀然

禹期山　在黿山北二里昔斷今連按山下有村曰前灣故俗稱前灣山志其爲禹期矣惟山頂上峯俗呼烏峰頂者間有人稱禹期峯山麓昔有灣寺中有甲用懋天啓五年重建碑記及今乾隆十三年憲禁採石碑仍然稱禹期山文之足徵賴有此耳古時禹期不連黿山范文穆吳郡志曰山在太湖中則是宋時尚斷後不知何時漲接今兩山之間有平田一帶田之兩端皆入湖疑今之田即昔之湖也故王鏊翁志敘湖中七十二山仍以禹期黿山分列王維德林屋民風謂禹期黿山皆西山之支而以王鏊翁志爲誤非是

渡渚山　在西山東北水斷橋連辛橋居民百餘家按渡渚山東南有後埠港界斷禹期西南有辛橋港界斷爲西山二港環連並通太湖舊志竄入支山非是

長沙山　在西山東北居民六百餘家山之東曰黃茅門西曰長沙門北太湖水從此二門入東太湖風浪最險

葉余山　在西山東北與長沙山近太湖志云山皆葉余二姓故名今稱葉山省文也居民百餘家以桑麻花果爲業

橫山　在西山北居民三百餘家或曰湖中山皆首尾南北此山獨橫故名

陰山　與橫山近相傳晉陰長生煉丹處故名或曰以其在洞庭之北也按此說近是居民百餘家以舟販爲業與橫山同

甪頭山　在西山西北水斷橋連鄭涇橋居民三百餘家震澤編曰西山有三斷綠浦斷甪頭西山蔡旅平曰玄陽洞不連嶺塢渡渚不連後埠圻村不連石路柯家嶺不連甪灣今按甪灣即甪頭其斷處爲鄭涇港東西通湖太湖漁船從此出入甪頭另是一山界限甚明非西山支也

余山　一名徐侯山在東山北相距不遠居民二百餘家無田以舟楫爲業熟行湖湘

漫山　在長沙山西北三十里居民百餘家以造蓬爲業

衡山　與漫山相向山形如概西高而東卑中皆蕩田居民百餘家業同漫山具區志曰毘陵志作允山在無錫縣西十八里按無錫別有允山在五里湖口非太湖中之衡山也衡山屬吳縣西華鄉云無錫縣一百三四十里具區志誤引

澤山　在三山西一里居民數十家以花果爲業

厥山　與澤山近居民六七十家以花果爲業吳興舊志吳有陸厥居此故名按南史陸厥陸閑長子齊永明九年舉秀才永元末始安王遙光反閑被殺厥痛父死於非命哀慟而卒年才二十八恐未必有居山事亦非吳時人又按厥山古名鶴爲程故見吳興舊志

雞山　在武山南似連而斷以橋接渡高橋居民數家

金庭山　一名庭山在葉余山南與玉柱山相望舊志所謂金庭玉柱也

玉柱山　一名柱山在長沙山南按二山之名自昔艷稱至謂庭山洞中有棋盤石磴皆天然奇蹟今履其地庭山則圓如彈丸無樹無石亦無洞棋盤石磴之言妄矣柱山則土石兼半橋而中拗二山兒然絕無勝蹟吾是以歎文人之好爲夸詞而凡虛名之不足信也

絡山　在橫山北

大干山　在橫山南

小干山　與大干山近

大貢山

小貢山　二山並在貢湖中

南烏山

北烏山　亦名烏背山俗呼鈲子山此處湖水最深風濤最險

琴山　以形名

杵山　一名衣杵山俗呼棒槌山以形名

大隋　在馬蹟山大墅灣東南馬蹟徐復陽大墅灣詩有近接隋山橫晚翠之句

小隋　姑蘇志作大峰山小峰山

東嶽

西嶽　吳郡志吳王置男女二嶽於此姑蘇志作東嶽

西嶽宜從姑蘇志

粥山　在東西嶽之前舊志吳王飼囚處按此與東西二嶽其事疑皆附會

思夫山　舊說秦時有人採藥不返其妻思之而死故名吳莊湖山訂訛曰山之大不越數畝在洪濤中非人所可居其形首圓而尾尖如海螺浮水面當是螄浮吳人浮夫同音訛爲思夫丈人鄉埜下此註腳也

茅浮　亦名黃茅山與衡山相近

長浮　亦與衡山近朱竹垞六浮閣記曰六浮者一曰長浮二曰白浮三曰箬浮四曰苧浮五曰茅浮六曰蘭浮若杯棬在几案間按閣在查山之陽所見止長浮茅浮而已若白浮箬浮苧浮蘭浮皆在西山之南閣之所不能見也

五石浮　在貢湖中一名五浮山舊志有若五星聚者故名

殿前浮　具區志穹山有水平王廟浮正當殿前故名按太湖中無穹山此浮與衡山相近當是衡山

癩頭浮　一名亂頭山亦與衡山近

甑蓋洲　在衡山旁

東沉磯　在五石浮側

疃浮　在西山疃里外

唐浮　在西山唐里外

石蛇山　在西山龍渚外蔡羽記山空地虛彙足有聲

甪頭洲　一名崌山在西山鄭涇港外上有禹廟

青浮　在西山夏家嶺外

陰山磯　在陰山之東

絡山磯　在絡山西北

拗折磯　在西山之西舊志有若斷樹者是也

楊公磯　一名楊公椿在西山坟山外

衆安洲　在西山消夏灣中一名瓦山或曰即南塌上有水平王廟

歷耳山

峐山　一名峐子山

筆格山　中高而旁下以形名在東山之西

箬帽山　亦名箬浮在東山長圻背外

石牌　一名相公牌在東山長圻外

白浮　在東山長圻南

扁擔洲　在東山西北近二鼉

苧浮　一名葉家浮在東山北望山外

王舍浮　在東山王舍港外 按今新漲蘆洲與王舍岸相接可履而上矣

箭浮　在東山西北麓寒山外

大鼉山　在東山之西亦産石

小鼉山　與大鼉近太湖志作大𩐋小𩐋 今湖中人亦呼為𩐋山

驚籃山　在二鼉之間亦稱香籃山 土石中斷有天生石梁跨其上如籃柄然今無之矣

龜山　在西山之東亦産石 按今漲接西山中間止隔一港俗稱龜山港

謝姑山　在西山之東

小謝姑　在大謝姑旁 按舊志云有若二女娟好相對立者今二山低與水平無山之形娟好何在相傳朱勔採石時二山一空其半峰即艮嶽之昭功神運石封為盤固侯者也

余洲　在余山西北

煉藥洲　一名煉墩在東山武山之間

猫鼠山　在東山之南葑山外舊志有若逸於前後追及之者 按二山向在水中今四圍皆成蘆洲洲之中有港出太湖曰貓山港

大砂山　在衆安洲西 按山之東有小山兀峙水中西山人亦呼為猫兒老鼠山

以上屬吳縣自金庭玉柱至此共五十有四皆無居人

大屼山　在獨山西居民二十餘家

小屼山　近大屼

獨山　在無錫縣西南十八里五里湖口南與戈山相對北與管社相望 具區志曰與衛山相接誤蓋又誤以戈山為衛山也然戈獨之間尚隔獨山門亦不相接

東鴨

西鴨　二山在獨山西

三峰　在東西二鴨之中 按此山自古無名後人因震澤編東鴨西鴨中為三峰語遂目之為三峰耳又按太湖志云向東一山名東鴨向西一山名西鴨居中一山總名三山蓋七十二峯之三也此是合敘語非敘過東鴨西鴨獨為居中一山言也具區志引之獨系三峯條下則總名三山一語從何着落常州府志三山在無錫縣南太湖中與獨山相對鼎立洪濤中亦合東西二鴨非專指中一山具區志引註頗混

米山　一名米貯磯在吳塘門外無錫志米山本湖中一小阜然在七十二山之列

以上屬無錫縣皆無居人

馬拖山　在馬蹟山東北武進縣志名錢堆磯無錫縣志名拖山 按此山為無錫陽湖二邑分界處故邑志互見名雖不同即一山也陽湖即武進分縣

大椒山　在馬蹟山西南形如張弩

小椒山　與大椒近 按錢孝馬蹟山志夫椒馬蹟之從山相距不遠東曰夫南曰椒盡即此二山也

漁息磯 在馬蹟山雁門灣〔西錢考志〕去山而西入湖里許陂陀下浸隨水紆曲可泊漁舟故名

開家磯 在馬蹟山東北〔武進志〕新塘鄉外有地一頃許浮沉波面相傳新村開家基坍没者 按磯有巨石疑湖中本有是磯新村坍没後指作開家基耳

以上屬陽湖縣皆無居人

北塢山 在西山馬蹟之間〔洞庭記〕杜圻洲一名北塢山今俗呼平臺山上有禹廟

窑竈磯 在北塢山北有石嵌空如竈故名

竹山磯 在竹山外 詳濱湖竹山條下

以上屬宜興縣皆無居人

蘭座磯 在蘭山觜外 詳濱湖蘭山條下

右屬荊溪縣無居人

大雷山 〔太湖志〕在洞庭山西北〔長興志〕在縣北四十里去夾浦二十里無居人

右屬長興縣與江南荊溪縣分界 具區志云大雷山無錫武進共屬誤按翁氏之誤蓋因無錫亦有大雷山在閶江太湖濱與武進交界也

小雷山 〔太湖志〕在洞庭山西南〔烏程志〕在縣北三十八里去大錢口二十里無居人山側有磯曰小雷磯

右屬烏程縣與江南吳縣分界 具區志云小雷山屬長興誤又吳興舊編以小雷爲

洞庭東山大雷爲洞庭西山尤謬

通計大小山及洲渚磯浮共九十有一 按舊志所載今不錄入者津里山與馬蹟相連大小二竹在濱湖陸地三洋洲沉於湖例不當載也 內有居人者二十無居人者七十有一 按諸無居人之山大者周無三四里小者僅一拳一撮或四圍陡立麓無平壤或低與水平巨浪可駕而上非惟不能築室亦并不可樹藝壽岡騈贏不亦宜乎

附

湖中暗山爲舟患者

黿殼 在黿山東諺云東抵黿殼西抵黿山兩舟連綱過中間今西山蔡氏捐貲立石於上爲行舟標識 石蟹 在東山長圻觜外水涸時露脊石骨嶙嶒數十丈直接三山 龍牀 在西山石公山外諺云石蛇一半露黿頭微微出行舟見兩山下有龍牀沒今亦立石於上 吳梁磯 在南湖茅圻觜外俗名磨盤山 姑蘇磯 在南湖菱濱外 九星磯 在南湖白洋灣 按以上三磯震澤編不言是暗山然今南湖中無之訪之漁人云皆低伏水中 留船磯 在將湖行船悞入其中不能轉船須倒撐方出 鉄限砂 在大雷小雷二山之間漁船至此不敢下網 下埠山根 在虎山觜外直接馬蹟之小殘山 竹山根 在竹山磯外直接馬蹟之小胥山天旱水涸此二處大爲行舟之患見馬蹟徐勝暐記 利市山 在東山遊圻外里許 司徒墩 在胥口香山外數里 塔基 在西山白塔灣中

按水面情形殊於陸地閱歷難斯徵信寡矣湖中之山遙望不能悉即泛舟求之其崇卑小大之形與夫方隅之向背里至之遠近一移棹而忽又不同執筆追思總不若在陸者之可覆核較親切也況一拳一撮孤峙湖心滿目荒煙絕無人跡徵文考獻其將問之水濱乎傳疑傳信詳畧分焉不敢傅會穿鑿貽悞來茲

泉

泉之有無無關輕重然山之靈者泉必甘樂飢之

君子亦有取焉擇其著名者錄之

東山 海眼泉在莫釐山頂巨石上三穴涓涓如人目不盈不涸其深不測王文恪立碣尚存 柳毅泉震澤編云在郁家湖口井甚淺可俯掬蘇州志云在太湖濱大風挑之不涸按郁家湖即今金家湖洛旁有井石欄刻柳毅井三字深丈餘不可俯掬又去太湖尚遠風挑不及豈今之井非昔之泉耶 靈源泉在翠峰下 青白泉在法海寺旁有二池一青一白今一涸 悟道泉在翠峰寺天衣禪院註 白龍泉在翠峰寺大塢關帝廟前 天池在尚錦 石澌泉在吳灣太湖濱 化龍泉在王文恪公祖墓後半山石穴中蓋乳泉也 天井泉在白沙淺可俯掬大旱時能供合村汲飲 碧雲泉在高峰寺前

西山 無礙泉在水月寺旁以李彌大得名彌大號無礙居士也 毛公泉在毛公壇下 惠泉在金鐸山下 石井泉在嚴家山下 鹿飲泉在上方塢 軍坑泉在綱坑西 龍山泉在龍山下湖邊 黃公泉在徐勝塢 華山泉在華山寺其源有三雲泉蒙泉鑑泉 玉椒泉在西湖寺東 紫雲泉一名如砥泉在縹緲峰下玄武宮西南泉出石穴 隱泉在林屋洞中 烏沙泉在圻村每汲必有烏沙沉底 石版泉在天王寺 畫眉泉在明月灣北

馬蹟山 隱君泉在山檀溪灣 蒙泉在竹塢灣 卓錫泉在樓實巷後 半月泉在檀溪灣武進志云狀如半月俗僧鑿而圓之 龍泉出呂長山經妙湛菴入田中溉田大旱不枯

武山 廉泉 讓泉並在季子祠 壽寧泉在漖嶺下

港瀆

在山之港瀆外通湖而內阻山與在沿湖者其利害不同然居民便於出入舟楫得以安泊有田之處亦資灌溉渠而蓄之即山中之水利也爰分山紀之而附以橋梁

東山 具區港與武山分界南北通湖為通行巨港東山諸港皆橫此獨縱北自湖亭子港入口南至交田村外止再南即太湖自此南行轉西直至長圻左皆葑洲芟蕩隔湖於外舟行於內亦若港然與吳江之芟草路相似 長涇浜 席家湖

金家湖 殿涇港 葉巷港 漾橋港無外口從葉巷港出入

施巷港 潦里港 俞家舍港

王家涇 夏家湖 周家湖 青龍涇

澗橋港 查灣港 楊灣港 北望港

王舍港 張巷港 朱巷港 北葉港

葛下港 蔣灣港 陸巷港 寒山港

附 具區風月橋一名渡水橋跨具區港為東武二山通衢 通源橋一名湖亭橋 長涇浜橋

連壁橋跨殿涇港 北辟家橋跨葉巷港 豐樂橋在芟田 綠野橋

玉帶橋在王文恪柱國府前 滎陽橋一名漾橋 永寧橋 澗橋

廣利橋 眾安橋在金家湖

武山 西金港亦南北通湖震澤編所云西金一斷也 仙橋港即西金港北口 朱家港即西金港南口

葛家瀆 吳巷港 雞山港與武山分界外

附 環青橋 師家橋跨西金港 青橋 偃橋

上楊家橋 下楊家橋 吳巷橋 盛河橋

高橋雞武二山接渡

西山 頭陀橋港與黿山分界西北由卓橋港東北由後埠港皆通太湖 後保港 鎮下港

黿山港 山東港 暘塢港 明灣港

滙上港 圻村港首尾通湖 徐巷港 馮山港

塔頭港　綺里港　慈東港　慈西港
鄭涇港與角頭山分界首尾通湖　山下港　曈里港
唐里港　陳巷港　涵村港　東灣港
下金港　東村港　金鐸港　壽鄉港
亭子港　辛橋港與渡渚山分界南由後保港頭陀橋港東由後埠港通太湖
附金鐸橋　勞家橋　馬村橋　中橋
五徐橋　養馬橋　後保橋　鎮瀆橋
社瀆橋　頭陀橋　慈灣橋　大橋
橫塘橋　慈西橋　鄭涇橋　壽鄉橋
下金橋　東村橋　羅漢橋　上方橋

辛橋西山渡渚通衢
黿山石寧浜　紫家湖　後埠港與渡渚山分界此港本爲期渡渚分界處今爲期與黿山連故記於此
黃瀆港亦爲期渡渚分界處以後埠辛橋二港爲外口
附黃瀆橋跨黃瀆港在報忠寺前爲期渡渚通衢
角頭衙灣港　大步港　小步港
馬蹟大瀆　辛瀆　咸河俱在寨前　吳瀆
杭瀆　叭瀆俱在張清　馬瀆在新城　官瀆
錢家瀆俱在古竹　姚巷河　秦巷河　後灣河俱在耿灣
塹河　南浜　中浜　北浜俱在[illegible]門
橫河在新城　桃花浜在桃花　牛塘河在牛塘　內閶瀆在內閶

頭灣　廟瀆俱在西村　新瀆在西址
附古興隆橋　太平橋俱在雁門　獺石橋在西青　廟瀆橋在西村
富德上橋　富德下橋俱在牛塘　迎春橋　永安橋
石麟橋俱在張清　青龍橋　延月橋俱在耿灣　大瀆橋
青橋　花橋俱在寨前　雙瑞橋在祥符寺前　馬溪橋在新城
長沙師家港一山止此一港引湖水散入支港溉田

都啚地名附

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今之都啚猶古之鄉井也居其中者可不以親睦相敦歟

十八都南宮鄉統啚三在長沙山
地名俞巷　師家灣　馬家灣　南巷　北巷
二十五都西華鄉統啚三跨衡山漫山者一[illegible]啚
地名衡山　漫山
二十六都遵禮鄉統啚五在東山
地名連壁橋　長涇浜　殿前　殿後　陳家塘　坊前
黃家背　翁巷　席家湖　餘家湖　翠峰塢　金家湖
楊家灣　岱心灣　宋家灣　豐圻　石井　小長巷
尚錦　周灣
二十七都遵禮鄉統啚九在余山者一五啚在武山者一七啚
地名武山　冰窖　湯家扇　盛河橋　葛家瀆　施里
余山　東灣　西灣
二十八都震澤鄉統啚十九在東山

地名 吳灣 白沙 斯馬塢 紀莘 寒山 陸巷
蒋灣 嵩下 山背 大湖頭 朱巷 石橋
坊里 張巷 上楊灣 毛園 王舍 北望
石前 下堡 南望 李灣 長圻

二十九都蔡仙鄉 統啚二十在東山

地名 湋灣 屯灣 白洋頭 湖沙 下楊灣 黃家嘴
查灣 金灣 卜家 澗橋 西塢 俞塢
史家河 張家灣 秦家村 周家河 金塔下 朱家帶
周家巷 顧塢 鈕家村 王家涇 俞家舍 金家店
曹塢 諸公井 馬家下 涼里 茭田 施巷
王衙前 唐股村 漾橋 葉巷 殿角

三十都蔡仙鄉 統啚八在武山 內五啚字圩地在東山

地名 三界村 朱家港 渡水橋 吳巷 射鵝 雞山
下塔 上楊家橋 下楊家橋 西金 仙橋 朱家蒴
下周 陳嶺 何家灣 周家巷 東湖

三十二都姑蘇鄉 統啚十跨黿山禹期渡渚葉余西山

地名 黿山 蔣家場 倪家場 石寧浜 柴家湖
禹期山 前灣 金村 新村 後埠
渡渚山 西渡渚 東渡渚
葉山
西山 東澤河 頭陀橋 中橋 南徐 嶮邊
馬村 陳家塢 勞家橋 吳村頭

三十三都姑蘇鄉 統啚十二跨西山陰山橫山

地名 西山 陳思灣 張家灣 東村 金宅 金鐸浦
下金 植里 東灣 西灣
陰山
橫山

三十四都姑蘇鄉 統啚十二在西山

地名 前堡 後堡 中腰里 梅園 前塇頭 澗山下

三十五都洞庭鄉 統啚十四在西山

地名 鎮下 社濱橋 兵場里 俞家渡 山東 許巷
明灣 旧下 吳巷 鄒巷 石公 暘塢
黃家堡 張巷 楊巷 蔡巷 南灣 滙上
仇巷 養馬橋 徐巷 葛家塢

三十六都洞庭鄉 統啚四跨三山澤山厥山

地名 三山 上黃 下黃 山東 東步 小姑
西河 橋頭
澤山
厥山

三十七都長壽鄉 統啚十三在西山

地名 東蔡 西蔡 秦家堡 慈雨 慈東 塔頭
東洋滙 坟上 綺里 石獅頭 圻村 石路

三十八都長壽鄉 統啚十三跨西山甪頭山

地名 西山 涵村 涵頭上 陳巷 勞村 唐里
嗹里 石井頭 山下 柯家底 鄭涇橋
甪頭山 大步 小步 衙灣 前湖

右並屬吳縣

十七都迎春鄉 統啚九在馬蹟山

地名 古竹 耿灣 雁門 竹塘 西村 内閶
張清 寨前 新城 西圯 東坦 小墅
大墅 檀溪 鈕埼 伴奴 桃花 蓬坑
軟藤 萇橋 竹塢 踏青 山西 東泉
西泉 宋家巷 丁家巷 薛巷 秦巷 姚巷

右屬陽湖縣

東山武山啚圩字號細數

二十六都一啚領圩五 良 知 過 才 忌二啚領圩二 能 必三啚領圩一 表四啚領圩三 絲 景 悲五啚領圩二 覆 改

二十七都七啚領圩十五 優 學 淑 甚 無 競 籍 所 宜 令 業 新香 東香井 西香井 八百 澤 基

二十八都一啚領圩一 政二啚領圩一 貴三啚領圩一 連四啚領圩一 孔五啚領圩一 顛六啚領圩一 動七啚八啚合領圩三 驅 黃 移九啚領圩一 鬱十啚領圩三 西華 東華 書十一啚領圩二 漢 華十二啚領圩一 盈十三啚領圩一 槐十四啚領圩一 學十五啚領圩一 唱十六啚領圩一 夫十七啚領圩一 沛十八啚領圩六 東冠 西冠 雅 東高 盡 磨十九啚領圩一 仙

二十九都一啚領圩一 螢二啚領圩一 軍三啚領圩一 辰四啚領圩一 多五啚領圩一 寧六啚領圩三 說 感 於七啚領圩十三 俊 增 結 [illegible]東 誠 志 武 丁 海 巨 乾 珠 寄 義 忘八啚領圩五

寅 宮 治 本 爲（九圖領圩四） 庭 驟 祭 祀（十圖領圩七） 碣 餘 西石 東石 野 實 駐（十一圖領圩五） 雁 門 獄 阜 旦（十二圖領圩四） 禪 低 扶 領（十三圖領圩五） 泰 泰 宗 肥 軍（十四圖領圩三） 併 土 經綠（十五圖領圩一） 仕（十六圖領圩一） 地（十七圖領圩一） 蘄（十八圖領圩七） 阜 奄 綿 遊 岩 岫 杳 靄（十九圖領圩六） 崑 雞 賽 池 赤 熟（二十圖領圩二） 云 亭

三十都（一圖領圩十一） 聆 小音 大音 家 鏗 庸 謙 色 勑 識 理（二圖領圩七） 史 秉 庶 幾 素 寺 魚直（三圖領圩五） 辱 近 恥 林 皋（四圖領圩十） 省 嘉 猷 勉 殆 譏 其 殆敎 亢 極（五圖領圩十一） 躬 誠 岳 貌 辨 窺 增 植 胡田 蘆 祉 南畝（六圖領圩八） 南 畝 我 藝 黍 稷 貢 勸（七圖領圩五） 大中 小中 勞 席 怡（八圖領圩四） 山 孟 賞 載

田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惟正之供固居於山者之所宜有也惟是山多田少出産微而辦賦艱撫字催科所望司牧者有以權衡其輕重焉

東山山林田蕩五百三十七頃一十六畝秋糧米三千五百八十二石夏稅麥五百四十石絲二千九百五十八兩鈔七十五貫五百九十五文皆有奇（原注科糧山林田蕩二百六十九頃五十八畝五分七厘七毫科麥絲鈔山林幷蕩三百七十六頃三十三畝七分八厘一毫）

西山山林田蕩八百六十七頃三十九畝秋糧米三千二百四十六石夏稅麥七百六十石絲四千五百四十六兩鈔八十七貫皆有奇（原注官山林田蕩二百一十五頃五十七畝八分八厘六毫民山林田蕩六百五十一頃八十一畝一分四厘五毫）

右載震澤編

十八都在長沙山統啚二　田地山蕩二十二頃一十一畝二分一厘九毫本色米麥豆一百七十三石九升八合八勺

二十四都在大貢小貢山統啚一（原注無人居住附二十五都）　山蕩一百三畝一分本色米麥豆一石八斗八升九合一勺

二十五都在衡山漫山統啚一　田地山蕩一十五頃一十九畝一分三厘五毫本色米麥豆一百八十八石三斗九升八合九勺

二十六都在東山統啚四（按縣志啚五）　田地山蕩八十五頃八十九畝五分八厘九毫本色米麥豆四百三十四石一斗一升八合一勺

二十七都在東山（按實在武山）余山統啚二（按縣志啚九在武山者七啚在余山者五啚）　田地山蕩一十八頃九十四畝八分六厘八毫本色米麥豆四百六十七石九斗二升五合四勺

二十八都在東山統啚十五（原注本朝均出空啚一里併入水鄉　按縣志啚十九）　田地山蕩一百五十頃三十七畝九分二厘二毫本色米麥豆四百三十七石七斗五升五合三勺

二十九都在東山統啚十五（原注本朝均出空啚二里併入水鄉　按縣志啚二十）　田地山蕩二百五頃七十二畝六分九厘六毫本色米麥豆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斗六升二勺

三十都在東山（按實在武山）統啚六（按縣志啚八）　田地山蕩七十五頃

九十二畝五分八厘九毫本色米麥豆一千六百二十五石四斗二升三合四勺

三十二都在西山葉余山黿山渡渚山統啚十　田地山蕩八十四頃四十五畝四分七厘本色米麥豆七百一十八石六斗五升一合八勺

三十三都在西山橫山陰山統啚十一（原注　本朝均出空啚六里併入水鄉　按縣志啚十二）田地山蕩一百一十三頃一十三畝二分四厘一毫本色米麥豆三百三十石一斗一升七合一勺

三十四都在西山統啚十（原注　本朝均出空啚五里併入水鄉　按縣志啚十二）田地山蕩一百八十五頃五十三畝六分八厘本色米麥豆一千五百七十二石一斗八升七合五勺

三十五都在西山統啚十二　田地山蕩二百一十二頃六十五畝七分二厘一毫本色米麥豆六百九十一石三斗五升四合五勺

三十六都在三山澤山厥山統啚三（按縣志啚四）田地山蕩二十七頃九畝七分五厘四毫本色米麥豆五百四十六石五斗四升九合一勺

三十七都在西山統啚十（原注　本朝均出空啚二里併入水鄉　按縣志啚十三）田地山蕩一百二十五頃五十五畝三分九厘八毫本色米麥豆三百一十三石八斗四升六合二勺

三十八都在西山統啚十一（原注　本朝均出空啚三里併入水鄉　按縣志啚十三）田地山蕩一百三十八頃六十四畝四分三厘四毫本色米麥豆三百七十四石七斗七勺

十七都在馬蹟山統啚三（按縣志啚九）屬常州府武進縣（按今屬陽湖縣）田地山蕩二百二十四頃七十二畝四分三厘四毫本色米麥豆一千九百二十一石二斗四升九合

右載貝區志（按吳縣魚鱗冊澂於明季　本朝未曾核造故都啚中地畝之盈縮錢糧之多少推收出入歲有不同自來征輸亦止就人戶問賦而已貝區志所載田地山蕩若干乃人戶辦糧之數非盡都啚坐落之數也空啚者錢糧隨人戶而去之謂也）

乾隆十二年太湖廳徵收東西兩山田賦額（兩次蠲免浮糧後賦額）

東山田地三萬三百八十六畝二分六厘三毫　山蕩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畝六分六厘一毫　公田四百二十七畝六分三厘九毫　祭田三百四十二畝九分一厘八毫　共平米六千七百六十七石九斗九升九合　折色銀三千一百四十兩八分七厘

西山田地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一畝八分二毫　山蕩四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畝七分　公田四百八十二畝八分九厘八毫　祭田六畝九分七厘二毫　共平米七千一十三石二斗四升二合三勺　折色銀三千三百五十兩四分二厘

（武山三山澤山厥山在東山賦冊　黿山渡渚葉余陰山橫山在西山賦冊　按兩山[illegible]與區志所載不同）

乾隆十三年太湖廳清造東西兩山版畐細總

東山版畐冊共六都五十七畐田地山蕩通共七萬六千三百七十四畝四分五厘三毫額科平米六五百五十六石一升四合

一十六都田地山蕩共七千九百五畝八分一厘二毫額科平米四百二十六石六斗三升六合三勺

一畐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百二十二畝六分二厘三毫　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一十二畝八分一厘

一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四十四畝九厘九毫一升五合山一百八十五畝四厘八毫　蕩二則二斗蕩一十五畝九厘一毫一斗蕩二十八畝五分九厘三毫

二畐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五十四畝二分一厘二毫　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五十四畝六分七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八十二畝五分二厘六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三百二十四畝六分二厘二毫一升五合山五百九十二畝六分九厘九毫

蕩三則一斗五升蕩三十五畝二分一厘一毫一斗蕩二十二畝八分四厘五毫一升五合蕩四十八畝一分八厘六毫

三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百三畝四分五厘三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四十三畝三分二厘九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二畝四分六毫一升五合山八百九十七畝六分二厘七毫

蕩四則二斗蕩五畝七分七厘二毫一斗蕩一畝　五升蕩四畝二分七厘八毫一升五合蕩七畝五分一厘九毫

四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百四十五畝一分五厘五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二十四畝二分五厘三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三十九畝七分八厘八毫一升五合山二千三百三畝八分八厘三毫

五畐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四十三畝二分四厘三毫　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二畝四分六厘四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一十六畝五分四厘一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八十四畝八分二厘一毫一升五合山三百七畝一分五厘八毫

蕩二則一斗蕩二十四畝九分五厘二毫一升五合蕩二十三畝九分九厘九毫

二十七都田地山蕩共三千三百二十五畝三分二厘五毫額科平米七百四十石六斗三升七合八勺

七畐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千九畝四分三毫　地二則二斗地二十五畝一分一厘二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一十五畝三分二厘四毫

山一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九分九厘　蕩六則二斗蕩一十一畝一分八厘三毫一斗五升蕩三十四畝五分八厘八毫一斗蕩二十五畝五分九厘六毫五升蕩二百四十九畝九分一厘三毫三升蕩三十二畝二分四厘九毫一升五合

蕩八百二十畝九分六厘七毫

二十八都田地山蕩共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六畝一分七厘一毫額科平米九百六十七石三斗三升三勺

一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六十四畝七分六厘一毫　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二畝三分二厘五毫一升五合山七十畝一分七厘

蕩三則二斗蕩五十畝四分六毫一斗蕩四畝七分七厘一毫一升五合蕩五分

二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三十二畝一分八厘七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九分三厘三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八畝九分一厘五毫一升五合山九百七畝九分七厘八毫

蕩三則一斗五升蕩一十一畝二分一毫五升蕩十畝九厘四毫一升五合蕩一十畝三分二厘四毫

三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八十二畝九分一厘九毫　山二則三升一合一勺山八畝一升二合一勺山一百五十四畝九分四厘一毫

蕩二則一斗五升蕩九畝九分四厘一毫一升五合蕩一十一畝四分一厘二毫

四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九十一畝一毫　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二百八畝一分五厘三毫　蕩二則一斗五升蕩二十三畝二厘二毫一升五合蕩十七畝四分七厘四毫

五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一十二畝八分七厘二毫　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四百一十三畝九分九厘四毫

蕩三則一斗蕩九畝九分二厘八毫五升蕩九分六厘五毫一升五合蕩三十三畝九分四厘四毫

六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七畝二分六厘五毫　山二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五畝八分四厘六毫一升五合山六百六十九畝九分

蕩二則一斗蕩二十三畝七分一毫一升五合蕩二十八畝七分二厘三毫

七畐田一則六升三合三斗四升四合田四十五畝六分五厘六毫　地二則二斗地三十一畝六分六厘九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六十四畝五分五厘五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二十五畝三分二厘六毫二升二合一勺山五十四畝七分九厘一毫一升五合山三百一十八畝五厘六毫

蕩四則二斗蕩三十五畝一分七厘五毫一斗五升蕩二十三畝九厘三毫一斗蕩六畝五分九厘六毫一升五合蕩一十三畝二分九厘

八畐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七十二畝七分四厘五毫公田二十畝六分二厘三毫　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四十五畝一分三厘一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六畝六分四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八十四畝七分八厘七毫一升五合山六十五畝七分六厘六毫

蕩四則二斗蕩五十二畝二分一厘一斗五升蕩五畝七分二厘一斗蕩一十四畝七分二厘一升五合蕩一十畝七分一厘五毫

九畐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一十一畝七分二厘七毫　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二百七十六

畝三分七厘九毫十畝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七十八畝六厘　公田五畝一分九厘一毫　一斗田二十九畝五分
一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二十六畝四分七厘一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七畝五分二厘四毫　三升二合
一勺山五十九畝九分九厘六毫　一升五合一勺山三百二十七畝五分八厘四毫蕩三則二斗蕩一十畝六分八厘一毫　五升蕩二十
六畝四分六厘五毫　一升五合蕩一畝七分三厘五毫十一畝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一十畝一分二厘七毫　一
斗田五十二畝三分四厘七毫地二則一斗五升地四分四厘一毫　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三十畝二分七厘四毫山三則
五升三合五勺山三畝一分八厘　三升二合一勺山三十四畝二分九毫　一升五合山一百二十畝五分四厘七毫十二畝田二
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八十四畝二厘　一斗田二畝二分四厘五毫地四則二斗五升地五畝六分五厘一毫　二斗地四畝五
分四厘二毫　一斗五升地三畝四分一厘六毫　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一十九畝七分九厘六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一十五畝一
分六厘六毫　三升二合一勺山五十一畝六分四厘九毫　一升五合山二百五十一畝六分五厘三毫蕩三則一斗五升蕩一十四畝一
分三毫　五升蕩二畝四分三厘六毫　一升五合蕩六十四畝九分七厘八毫十三畝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十

畝五分一厘七毫　一斗田四十一畝九分八厘四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七十八畝一分三厘一毫山二則
五升三合五勺山二十八畝三厘七毫　一升五合山一百九十九畝一分蕩一則一升五合蕩一百二畝三分一厘十四
畝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五十畝一分八厘五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六畝二厘八毫　三升二合一勺
山三十六畝一分八厘七毫　一升五合山一百五十四畝二厘一毫十五畝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四畝七分三
厘九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一百六畝一毫　一升五合山二百九十七畝九分六毫蕩二則一斗五升蕩一十一
畝三分六厘六毫　一升五合蕩一十三畝八分三厘十六畝田一則一斗田五畝三分六厘七毫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五十畝四分八厘一毫山二則五升三合五勺山八畝二分三厘七毫　一升五合山四百六十八畝五分八厘六毫蕩
二則一斗五升蕩八十九畝一分四厘七毫　五升蕩七畝六分九厘十七畝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
百四十畝一分五厘三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四百三十九畝五分一厘六毫蕩三則一斗蕩七畝三分九厘一毫　五升
蕩九分二厘二毫　一升五合蕩二十一畝二分八厘七毫十八畝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二十一畝六分七厘六

毫　公田四十八畝一分三厘八毫地二則二斗地七分二厘六毫　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三十七畝八分五厘一毫山一則
一升五合山一十四畝九分六厘九毫蕩三則二斗蕩八十畝五分六厘六毫　一斗蕩一十四畝八分四厘八毫　五升蕩五十六畝六
分六厘九毫十九畝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八十四畝一分一毫　公田一十五畝四分四厘四毫地二則
一斗五升地七畝一分七厘七毫　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五十二畝六分二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一十一畝三分三厘九毫
三升二合一勺山五十三畝六分五厘一毫　一升五合山一百九十四畝四分四厘八毫
二十九都田地山蕩共三萬四千五百九十八畝一分二厘五毫額科平米一千九百一十八石六斗九升九合七勺
一畝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十八畝一分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六十七畝一分三厘四毫
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七畝九分一厘　三升二合一勺山三畝二分五厘六毫　一升五合山三百四十八畝六厘四毫蕩三
則五升蕩一十三畝二分一厘五毫　三升蕩一百五十四畝三分七厘一毫　一升五合蕩五百五十五畝七分二畝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一十畝八分四厘二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三十八畝六分四毫山二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三

分二毫　一升五合山二百九十四畝一分三厘三毫蕩二則三升蕩一百三十一畝六分一厘六毫　一升五合蕩一百八畝二厘八毫
三畝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六十二畝三分四厘九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四百七十二畝三分五厘蕩
二則三升蕩三百二十三畝三分四厘九毫　一升五合蕩二千四畝四厘三毫四畝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三
十六畝七分八厘七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九百四十一畝九分九厘五毫蕩三則五升蕩一十二畝六分九厘四毫　三升
蕩三十七畝二分六厘九毫　一升五合蕩四畝三分七厘六毫五畝田一則一斗田一十畝六厘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
一勺地二百二十一畝八分五厘一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五畝五分二厘　一升五合山二百六十八畝九分四厘三毫蕩三
則一斗蕩一十八畝九分二厘四毫　五升蕩六十二畝八分八厘九毫　一升五合蕩二千八百六十七畝二分九厘九毫六畝田
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畝五分一厘九毫　一斗田七十二畝九分三厘五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七十七畝二分二
厘七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一百七十一畝五分八厘九毫　三升二合一勺山三十四畝八分五厘九毫　一升五合山五百八十八
畝二分四厘七畝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畝三分六厘六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七十七畝二分八

厘八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一百六十五畝八分三厘四毫八啚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八十四畝六分九厘三毫一斗田二十六畝八分五厘七毫地二則二斗地一十一畝一分九厘四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六百一十六畝二分一厘七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四百二十五畝一分六厘七毫蕩四則一斗蕩九畝三分二厘六毫五升蕩二十八畝五分五厘四毫三升蕩八百五十七畝二分一厘六毫一升五合蕩六百五十八畝九分六厘九啚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九十三畝六分九厘一毫一斗田七畝二分九厘四毫地三則二斗地一十六畝二分六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四畝七分九厘一毫五升地二畝四分七厘五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六畝六分九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三畝九分八厘七毫一升五合山六百三十七畝七分四厘七毫蕩一則一升五合蕩二畝二分八厘十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六十畝八分二厘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八十六畝三分五厘三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八百六十畝一分四厘三毫十一啚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百三十三畝六分七厘四毫一斗田一十七畝二分二厘一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二十六畝三分一厘三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三十一畝六分五厘六毫一升五合

山一千二十九畝四厘九毫十二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七十一畝四分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八十八畝一分二厘一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三畝三分三厘二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七畝八分五厘八毫一升五合山二百八十八畝一分九毫十三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一十四畝七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八十二畝四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九分九厘九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三分九厘一升五合山一百七十四畝四分一厘六毫十四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五百五畝九厘四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八十一畝六厘三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一十一畝六分九毫一升五合山一百八十畝六分二厘十五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十三畝六分三厘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六十四畝六分二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六百七十三畝五分九厘七毫蕩三則五升蕩一百九十五畝六分一厘六毫三升蕩一百一十九畝七分七厘二毫一升五合蕩四百五十七畝三分十六啚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四十六畝六分八厘三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二百七十畝八分五厘九毫蕩一則一升五合蕩六百三十畝六分九厘二毫十七啚田一則一斗田一十五畝八分七厘三毫地

二則一斗五升地六畝九分七厘一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五十六畝四分七厘一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三百一十二畝六分九厘七毫蕩三則一斗五升蕩五畝九分六厘一斗蕩四畝四厘一毫五升蕩一百一畝九分九厘七毫十八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八十三畝七分三厘六毫地二則三斗地一十八畝二分六厘四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畝七分四厘八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一百七十畝三分四厘四毫蕩二則一斗五升蕩三畝六厘五毫一斗蕩五畝九分九厘三毫十九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百三十五畝七分八厘七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一十五畝三厘一毫蕩四則一斗五升蕩七十三畝三分九厘九毫一斗蕩六畝六分七毫五升蕩五十九畝四分九厘七毫一升五合蕩一十三畝四分一厘一毫二十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七十四畝九分一厘七毫地三則三斗地二畝三分二斗地六分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畝三分四厘二毫蕩五則一斗五升蕩二十一畝八分八厘一斗蕩六百九畝八厘一毫五升蕩一千三百二十九畝三分八毫三升蕩五百五十八畝四分七厘七毫一升五合蕩二千八百六十九畝七厘三毫

三十都田地山蕩共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一畝九分一厘四毫額科平米二千三百四十六石九斗三升六合八勺

一啚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八百二十五畝八分七厘四毫一斗田二百一十一畝九分五厘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七十五畝五分二厘六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一分四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四十六畝三分七厘三毫一升五合山四分六厘八毫蕩四則一斗蕩四十八畝九分五厘八毫五升蕩一十八畝八分六厘六毫三升蕩一十九畝八分三厘二毫一升五合蕩一千三百四十九畝五分七厘二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九十七畝六分二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五十四畝五分三厘六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三畝三分六厘三毫蕩二則一斗蕩一十畝一升五合蕩七十九畝六分六厘七毫三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五百六畝三分四厘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三十九畝五分四厘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五十二畝一分五厘二毫一升五合山四十九畝三分八厘七毫蕩四則二斗蕩七畝二分一斗五升蕩五十九畝八分五厘七毫五升蕩二畝一升五合蕩七十五畝六分六厘五毫四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五百二十九畝二分五厘二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百五十一畝九分五厘二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一十畝七分五厘六毫一升五合山一十六畝五分二厘五毫蕩一則一升五合蕩二十三畝五分五厘五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

四千五百九十七畝七分七厘七毫 公田一百四十八畝三毫 地二則 二斗地一畝六厘 一勺地一畝六分四厘五毫 六升三合 蕩

七則 二斗五升蕩二十五畝一分四厘九毫 六毫 一斗五升蕩八畝四分六厘七毫 二斗蕩六十八畝九分八厘 一斗蕩三十四畝四分三

厘三毫 五升蕩六百一十五畝七分五厘四毫 十八畝五分三厘八毫 一升五合蕩七百九十畝二分一厘 三升蕩七 六圩田一

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一千二百四十七畝六分六厘七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三十四畝五分四厘八毫 蕩四則

二斗蕩一百一十一畝二分四厘三毫 升蕩七十三畝七分二厘九毫 一斗五升蕩二畝三分九厘四毫 一升五合蕩一百八十四畝七分四厘五毫 三

七圩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九十八畝六分二厘三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三十三畝四分三厘九毫

蕩三則 二斗蕩四十六畝四分五厘二毫 十畝二厘九毫 一升五合蕩三百八畝二分 一斗蕩二 八圩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四百三十一畝二分三厘九毫 公田一百六十一畝二分八厘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四十二畝九分五毫 山

一則 一升五合山一十八畝三厘二毫 蕩一則 一升五合蕩四分七厘七毫

三十六都 田地山蕩共二千九百四十七畝一分五毫額科平米一百五十五石七斗七升三合九勺

一圩田二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一十畝五分五厘一毫 一斗田一十六畝一厘三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三

十六畝八分六厘九毫 山二則 三升二合一勺山一十六畝四分七厘四毫 一升五合山三百五十一畝九分二厘 蕩二則

三升蕩二畝三厘 一升五合蕩一畝九厘 二圩田二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五十一畝六分一厘四毫 一斗田四十一畝五分八厘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百六十八畝四分二厘二毫 山二則 三升二合一勺山四十六畝二分八厘七毫 一升五合山五

百一十六畝五分九厘四毫 蕩二則 五升蕩二十七畝四分三厘四毫 三升蕩八畝九分四厘 三圩田二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一十三畝一分八毫 一斗田三畝一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一十八畝五分九厘三毫 山二則

三升二合一勺山四畝六分八厘 一升五合山一百九十畝五分九厘一毫 蕩一則 三升蕩七畝二分四厘五毫 四圩田

二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四十七畝一分六厘五毫 一斗田六十四畝六厘五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六十九畝一

分五厘六毫 山二則 六升三合一勺山三十七畝一分三厘三毫 一升五合山二百七十六畝四厘二毫 蕩二則 三升蕩[illegible]

十八畝八分二厘五毫 一升五合蕩一畝六分八厘三毫

西山版圖冊共六都七十四圖 田地山蕩共八萬六千九百[illegible]畝三分五厘七毫額科平米六千八百九十二

石五斗六升六合七勺

三十二都 田地山蕩共九千五百一十二畝八分九厘額科平米一千三百七十一石七斗三升九合五勺

一圖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六十一畝五分九厘五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百七十三畝六分九厘七毫

山一則 一升五合山一畝五分三厘六毫 蕩三則 二斗蕩一十七畝七分一厘五毫 一斗蕩三畝一分二毫 三升蕩八分四毫

二圖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二十八畝八分三厘 地一則 二斗地一十五畝五厘九毫 山三

則 五升三合五勺山七十五畝五分七厘六毫 三升二合一勺山五十一畝九分九厘六毫 一升五合山二百一十三畝四分六厘 蕩一

則 一斗蕩六十三畝三厘三毫 三圖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五百三十四畝四分六厘八毫 地三則 二斗地三

畝四分三厘三毫 一斗地一分四厘八毫 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九十三畝六分大毫 山三則 五升三合五勺山五畝八分七厘七毫

三升二合一勺山三畝一分二厘五毫 一升五合山五十七畝七分九毫 蕩五則 二斗五升蕩三十四畝八分一厘九毫 二斗蕩三十五

畝一分九厘六毫 一斗蕩四十三畝八分二厘九毫 五升蕩三畝三分 三升蕩一十七畝八分一毫 四圖田一則 三斗四升

四合田二百六十七畝八分九厘六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六百四十三畝六分八毫 山三則 五升三合五勺山一畝二

分九厘五毫 三升二合一勺山八厘八毫 一升五合山一百六十二畝六分八厘三毫 蕩一則 一斗蕩三畝六厘四毫 五圖

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二十三畝九分九厘三毫 地一則 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五十九畝一分四厘五毫 山二

則 五升三合五勺山二畝六分五厘二毫 一升五合山二百三十四畝七毫 蕩四則 二斗蕩二畝九分六厘五毫 一斗蕩六十九

畝二分九厘八毫 三升蕩一畝一分九厘六毫 一升五合蕩四分五厘 六圖地二則 三斗四升四合地一十五畝四分五厘七

毫 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九十九畝九分四厘五毫 山一則 一升五合山二百七畝五分二厘 蕩一則 一斗蕩四十三畝六

分六毫 七圖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四百五十二畝八分五厘八毫 地二則 二斗地二分九厘四毫 六升三合一勺

地二百五十九畝八分六厘[illegible] 山一則 一升五合山四百二十五畝五分二厘五毫 蕩四則 二斗蕩四十一畝四分二厘八

毫 一斗蕩六畝五分九厘八毫 五升蕩三畝二分[illegible] 一升五合蕩六分五厘七毫 八圖田一則 三斗四升四合田七百八

十五畝七分二釐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五十畝九分八釐三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一百三十八畝五分一釐七毫蕩四則二斗蕩五畝一分六釐五毫一斗蕩一十六畝九分三毫五升蕩三十三畝八分六釐九毫三升蕩一十六畝

九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百九畝六分七釐八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三十三畝七分六釐三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二十二畝九分三釐七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一十七畝八分八釐九毫一升五合山一百四十六畝四分一釐七毫

十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百九畝五分四釐八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一十一畝六釐二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五分三升二合一勺山二畝四分三釐六毫一升五合山六百五十五畝二分四釐八毫蕩二則二斗蕩八十七畝二分七毫一斗蕩五分三釐八毫

三十三都田地山蕩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四畝六分六毫額科平米六百七十石五斗八勺

一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七畝四分四釐七毫地二則一斗五升地六十八畝四分五釐九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三十二畝二分八釐八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一千八十四畝九分七釐八毫蕩四則二斗蕩七畝六分六釐七毫

五升蕩二十九畝六分八釐一毫三升蕩八畝五釐三毫一升五合蕩三十一畝三分七釐八毫

二啚地二則一斗五升地二百三十九畝九釐七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六十八畝六分九釐六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一千一百七十五畝七分八釐九毫蕩三則二斗蕩二畝二分八釐三升蕩一畝七分三毫一升五合蕩一十二畝六分三釐四毫

三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九十三畝七分三釐八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七十畝一分七釐二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七分一釐四毫一升五合山二千七百七十九畝五分四釐四毫蕩六則二斗五升蕩一十四畝三分一釐七毫二斗蕩五畝三分七釐六毫一斗蕩一十一畝七釐二毫五升蕩二十畝三分六釐一毫三升蕩七畝二分一釐一升五合蕩二十九畝九分九釐二毫

四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十九畝六分一釐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七十六畝五分九釐五毫蕩五則二斗蕩一畝八分四釐一毫一斗蕩一十畝四分八釐四毫五升蕩一十二畝八分六釐八毫三升蕩五十七畝二分八釐三毫一升五合蕩一十八畝五分五釐七毫

五啚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四十九畝四釐二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三百六十八畝七分四毫

六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六十一畝一分四釐五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四十八畝七分三釐六毫

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一十六畝一升五合山三百七十四畝五分七釐五毫蕩三則五升蕩四十三畝三釐三升蕩四十六畝五分五釐三毫一升五合蕩一百四十七畝七分三釐九毫

七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三十五畝二分一釐五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二十八畝三分七釐九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八百七十畝二分六釐六毫蕩五則二斗蕩一十七畝三分二釐一斗五升蕩六分八釐九毫五升蕩五畝七分三釐五毫三升蕩一畝七分七毫一升五合蕩一十一畝九分九釐五毫

八啚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九百四十五畝四分三釐三毫

九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七十三畝三分九釐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六畝三分三釐蕩六則二斗蕩二畝五分九釐五毫一斗五升蕩四畝一分六釐二毫一斗蕩一十七畝七釐七毫五升蕩三畝二分三毫三升蕩二畝四分三釐三毫一升五合蕩五分三釐二毫

十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四百二十五畝四分一釐六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八十二畝八分九釐二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三畝八分七釐四毫

十一啚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一十三畝七釐三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一百六十三畝三分八釐六毫蕩五則二斗蕩二十二畝二分一毫一斗蕩一畝六釐五毫五升蕩四畝三分四釐五毫

三升蕩二畝二分八釐二毫一升五合蕩二十六畝九分三釐五毫

十二啚蕩五則二斗蕩一十四畝二分七釐八毫一斗蕩八畝一釐二毫五升蕩六畝三分五釐三毫三升蕩五畝五分七釐四毫一升五合蕩一十二畝五分二釐三毫

三十四都田地山蕩共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七畝八分二毫額科平米二千三百六十四石三斗四合一勺

一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五百八畝五分一釐七毫地二則二斗地九十八畝三分三釐八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九十四畝五分六釐五毫蕩四則一斗五升蕩二百二十二畝四分七毫一斗蕩五十五畝五分一釐五毫五升蕩三十一畝七分五毫一升五合蕩三百七十六畝五分四釐六毫

二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六百三十畝五釐八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五十八畝六分一釐六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三百四十五畝一分四釐二毫

三啚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八百五十五畝六分三毫地二則二斗地一百七十三畝三分五釐一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三十五畝八分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五十六畝八釐三升二合一勺山一百二十九畝六分一釐一升五合山八百七十三畝九分八釐九毫蕩四則一斗五升蕩五十一畝九分九毫五升蕩一百四畝六分四釐六毫三升蕩九十二畝一分二釐一升五合蕩二十九畝三分九釐七毫

四

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六百五十六畝二分八厘九毫地二則二斗地三畝四分三厘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五十八
畝一分七厘八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三百二十三畝八分三厘四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四百五十七畝四分二厘五毫一升五合山四
百四畝六厘二毫五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六十四畝七分二厘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五十二
畝五分五厘六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八百四十二畝八厘七毫六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六百一十七畝二分五
厘八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三十四畝三分五厘七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三百九十八畝九分二厘七毫七
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四百七十四畝二分八厘三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六百十九畝九分七厘一毫山
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七十九畝五分六厘三毫一升五合山六百七十一畝一分八厘三毫八畜田一則三斗四升
四合田三百五畝四分五厘一毫公田五十六畝二分二厘六毫地二則三斗地三十六畝二分三厘六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四十三畝二
分九厘一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二百三十六畝五分五厘八毫蕩四則二斗蕩一百一十一畝六分三毫一斗蕩五
十七畝二分六毫五升蕩三十四畝一厘四毫一升五合蕩九十二畝五分三厘九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四十畝

四分四毫地二則三斗地一十畝九分八厘六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四十八畝一分七厘一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二百三十八
畝七分二厘九毫蕩四則二斗蕩一畝六分一厘九毫一斗蕩一十三畝九分六厘九毫五升蕩一十九畝四分七厘三毫一升五合蕩一
十畝二分三厘三毫十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五百三十九畝三分二毫地三則三斗地一十五畝八分二厘五
毫二斗地一畝二厘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百五十四畝九分五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七百六十畝五分六厘三毫蕩四則
二斗蕩一畝五分三厘二毫五升蕩一畝七分六毫三升蕩八畝一分三厘二毫一升五合蕩五畝五分七毫十一畜田一
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畝六分八厘五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十二畝八分二厘八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
山二畝一分五厘三升二合一勺山九十七畝二分一厘一升五合山七十四畝八分九厘四毫十二畜田一則三斗四升
四合田二百五十六畝七厘四毫地二則三斗地五十九畝四分三厘九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九十畝二分三厘山一則一升五合
山四十五畝七分八厘九毫蕩二則五升蕩三十畝三分四厘四毫一升五合蕩二十九畝九分三厘一毫
三十五都田地山蕩共一萬九千一百八十六畝五分九厘五毫額科平米九百七十八石五斗二升五勺

一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百五十二畝八分五厘一毫地三則三斗地三十二畝八分八厘七毫二斗地四
十六畝九分二厘一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八十四畝二分九厘四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三百七十一畝五分三毫一升五合
山五百六十五畝六分三毫蕩三則五升蕩七十九畝二分七厘三毫三升蕩五十九畝四分五厘一升五合蕩八十四畝四分四毫
二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九十八畝一分八厘一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三十二畝九分八厘七毫
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五百二十七畝六分三厘九毫三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十畝一分二厘五毫地
二則一斗地三分二厘六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六百四十畝六分六厘五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一畝一分二厘五毫三升
二合一勺山三百二十三畝七分九厘六毫一升五合山一千二百四十四畝三分三厘七毫四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八畝三
分二厘二毫地二則二斗地二畝一分七厘七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八十五畝三分三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
山六十九畝三分二厘八毫一升五合山二百八十七畝七分八厘蕩三則一斗蕩一十四畝四分二厘七毫五升蕩二十三畝八分四
厘七毫一升五合蕩一十九畝九分四厘五毫五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十七畝三分二厘七毫地三則

二斗地一十二畝七分三毫一斗地五十一畝一分五厘一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三十九畝二分三厘六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
山二十一畝五分九厘四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四十四畝六厘一毫一升五合山一千二百四十畝三分二厘六毫蕩一則一升五合蕩八
十五畝二分七厘六畜地二則一斗地七畝七分四厘八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六十三畝三厘七毫山一則
一升五合山一千一百九十二畝一分五厘一毫七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四分七厘七毫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
地三百七十二畝九分四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九百二畝七分四厘八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七畝二分八厘
地二則一斗地二畝四分七厘五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二十二畝八分七厘六毫山二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五畝九分四
厘二毫一升五合山八百六十八畝二分五厘三毫九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一十二畝九分九厘地四
則二斗五升地六畝七分二厘九毫二斗地三十九畝九分七厘六毫一斗地九畝六分三厘三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八十九畝九分二厘
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二畝三分八厘三毫一升五合山六十九畝一分十畜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六十八
畝二分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八十四畝一分二厘四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四百二十九畝四厘五毫十一

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七十三畝四分四厘四毫地三則二斗地六畝六分六厘八毫一斗地二畝五分五厘二
毫六升三合一勺地四百三十八畝四分一厘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二百三十畝四分四厘七毫蕩二則三升蕩四十一畝八分六
厘一升五合蕩三百六十三畝八分六厘六毫十二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四十一畝四分九厘七毫地四
則二斗地二十四畝三分五厘二毫一斗五升地二十八畝三厘三毫一斗地四畝七分七厘一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五百八畝四分八厘四毫
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三十七畝九分三厘八毫一升五合山二千一百二十畝八分九厘六毫蕩二則三升蕩四十一
畝二分五厘七毫一升五合蕩三百六十一畝一分五厘四毫十三畾地三則二斗地二畝六分八毫一斗地八分一厘
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七十九畝七分五厘三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二百二十二畝一分三升二合一勺山一百五十四畝三分一升
五合山三百七十七畝二分一厘七毫十四畾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一十一畝四分六毫山二則
三升二合一勺山六十八畝二分一厘六毫一升五合山二百七十七畝四
分九毫

三十七都田地山蕩共一萬四千七百三十畝三分三厘四毫額科平米七百四十四石六斗二升四合七勺

一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十五畝七分一厘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三十畝八分五厘六毫山
一則一升五合山一千七十四畝九分七厘三毫蕩五則一斗五升蕩一十八畝九分六毫一斗蕩三畝八分五厘五毫五升
蕩四畝三分六厘一毫三升蕩一百一十八畝二分七厘三毫一升五合蕩一百七十九畝五分九厘二毫二畾田一則三斗四升
四合田二十八畝一分二厘七毫地三則二斗五升地七分五厘五毫一斗地二畝二分六厘三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三十四畝二分七
厘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六畝六分六厘八毫三升二合一勺山二畝四分四厘四毫一升五合山二百三十七畝七分二毫
蕩二則三升蕩六十畝七分五厘五毫一升五合蕩一百九畝七分一厘八毫三畾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十畝
五厘五毫一斗田一十四畝九分一厘地一則六升三合一勺地三百六十四畝六分五厘六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七畝五
厘二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八畝三分四厘二毫一升五合山七百五十畝二分八厘二毫蕩三則五升蕩四畝三分七厘三升蕩三百五
十五畝七分七厘二毫一升五合蕩一百八畝七分六厘九毫四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十三畝八分八厘地三
則二斗地一十五畝四厘三毫一斗地七畝一分一厘九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九十九畝四分三厘五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

山一十二畝六分三厘二毫一升五合山一百四十畝六分四厘四毫五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五十七畝九分四厘五毫
地三則二斗五升地一畝二分四厘七毫二斗地四畝五分四厘四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八十九畝九分七厘九毫山一
則一升五合山六十四畝五分六厘一毫六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一十三畝二分四厘一毫地二則
一斗五升地二十二畝三厘七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八十五畝二厘八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一畝五分六厘三毫一升五合山一
千七百三十畝四分八厘蕩三則一斗蕩五畝七分九厘八毫五升蕩二十五畝四分二厘七毫三升蕩八十三畝七分一厘一毫七
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二百五畝六分六厘三毫地四則二斗地二畝四分二厘一斗五升地二十一畝六分四
厘三毫一斗地二十三畝五分一厘五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二十五畝一厘八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一千九十八畝二分七厘二毫
蕩三則五升蕩二十一畝八分三厘二毫三升蕩二十二畝一分九厘四毫一升五合蕩四十畝九分六厘七毫八畾田
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十一畝二分三厘三毫地二則一斗五升地三十九畝九分九厘一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畝
三分三厘九毫山二則三升二合一勺山六畝九分八厘六毫一升五合山九百三十二畝四分二厘七毫蕩五則一斗五升

蕩七畝九分八厘八毫一斗蕩二畝八厘五毫五升蕩三十畝二分八厘七毫三升蕩二十二畝九分八厘二毫一升五合蕩六十三畝五厘五毫
九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一畝九分五厘五毫地二則一斗五升地八十一畝四分八厘四毫六升
三合一勺地三百五十九畝八厘四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二分六厘六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四十二畝二分六厘七毫一升五合
山一千一百四十五畝一分一厘九毫蕩二則五升蕩九畝八分五厘八毫一升五合蕩七畝三分五厘一毫十畾田一
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一百一十一畝五分八厘九毫地四則二斗地八畝一分五厘二毫一斗五升地一十六畝一分一厘九毫一斗
地二十九畝一分六厘三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二百三十八畝五分八厘六毫山一則一升五合山五百一十三畝三分四厘五毫蕩
二則五升蕩九畝四分四厘三升蕩三十一畝三厘四毫十一畾田一則三斗四升四合田三分七厘九毫地
二則一斗五升地一十三畝八分四厘七毫六升三合一勺地一百六十四畝九分五厘五毫山三則五升三合五勺山一畝五
毫三升二合一勺山八分一升五合山九十一畝三分八厘六毫蕩三則五升蕩一畝五分四厘三升蕩二畝一分二厘五毫一升
五合蕩五十五畝二厘六毫十二畾田二則三斗四升四合田八十一畝四厘三毫一斗田四畝八分八厘地二

據版圖即魚鱗冊行而宄之田糧均民困蘇良法也雍正十年吳縣邑侯清丈未經奉行乾隆十二年東西兩山錢糧劃歸太湖廳徵收飭造兩山版圖乃照雍正間底冊給單填註撥算表造今冊現成矣其於圖圩之界限畝則之數目固已井井第不知其中零近細段亦皆絲毫無異否獨處前之丈量今之據造皆出地總之手稍以上下執業者即分盈虧盧隱佔未必盡無也前明萬曆間江西布政使喬其有版圖條議康熙十五年長邑李令抹而行之具有成效吳縣志曰是年邑民見長邑清田賠累盡器呈請照例清查乃止查縣額之虧盈未概花戶之清混賠累仍在反多一番丈量科擾縣志之言如此其備失可鑑也

附 助役公田 明嘉靖二十七年吳縣知縣宋儀望勸民捐置萬歷二十七年知縣孟習孔查復舊額立碑公莊崇禎末議將舊額戶之租未折銀入官以濟白運自此公田錢糧本折外又有義租一款

二十八都原額一百六畝在本區東冠字圩南高字圩上陪字圩東葦字圩磨字圩 今存八十九畝三分五厘六毫在本區八畐堅字圩十畐西葦字圩十九畐仙字圩惟東冠字圩仍舊 公莊楊灣今碑在楊灣胥王廟內

二十九都上扇原額一百五十畝三分四厘一毫在三十都四畐 今存一百四十八畝三毫在五畐增字圩

二十九都下扇原額一百六十四畝四分二厘五毫在三十都八畐賞字圩 今存一百六十一畝二分八厘畐圩仍舊 公莊並渡水橋今上扇碑在巡司署中下扇碑在武山吳字頭家 以上東武二山

三十二都原額一百六十畝一分七厘五毫 公莊馬村

三十四都原額二百五畝五分一厘一毫 公莊唐門

三十五都原額一百一十七畝二分 公莊瀝上 以上西山

附 東山二十八都二畐貼役田三十畝 明末里人吳驥程仍議捐置津貼當年田在十四都七畐錢糧在本畐戶名年十朋均十甲完納自 本朝革除當年此田歷來付經造收租捐田人戶例無貼役

附 東西兩山禁革當年現總碑 歷代役制及 本朝革除始末改詳在府縣志茲不及載惟當年現總名色東西兩山尚有扣累士民環懇奉憲申禁三碑之所由立也附錄以備稽查

康熙三十年蘇州府知府盧騰龍詳奉總督傅臘塔禁革東山現總 碑在府署前 節錄碑文總督傅批州縣徵收錢糧令花戶自封投櫃久經通行申飭在案何奸胥王玉華乘費國康等呈革現總希圖復用里排本應重究但據稱已經革去姑免深求吳縣㴉混詳請不合着記過一次仍嚴飭該縣將里長現總名色盡行革除勒石永禁取具碑文遵依報查

雍正三年吳縣知縣楊紹詳府禁革西山當年甲首 碑在慶壽 節錄碑文本縣自康熙二十年以後一應正雜錢糧設立花戶徵冊按戶催輸久絕當年名色本縣所轄五百十一里皆然惟洞庭西山僻處湖心或未除舊習然在本縣催促並未有著當年二字今據呈經造畐差串同播虐殊堪髮指除詳憲勒石永行禁革外合行出示嚴禁示爲此示仰各區畐糧戶畐差經造人等知悉嗣後新舊錢糧銀米倘有逾期不完以致差催者該役差在經造切脚按戶催完不得藉稱當年并甲首名色枝蔓擾害倘敢抗違仍蹈前轍一經糧戶指稟立即枷號各宜凛遵毋忽 又奉府批一切錢糧自應設戶催輸若當年名色誠爲虐政該縣已經出示永禁革除務必實心奉行剔杜後滋擾如詳勒石遠取碑摹同該縣遵依一併送繳

雍正四年吳縣知縣冉琪詳府永革東山當年現總 碑在縣署前 節錄碑文奉本府溫批仰照西山之例一體禁革當年現總名色該縣務須竭力奉行仍速勒石永遵取具碑摹送費繳奉此合行勒石永禁仰東山各區畐糧戶差役經造人等知悉嗣後新舊錢糧倘有逾期不完以致差催者該差向經造切脚的户催完不得借當年名色枝蔓擾累至於命盜要件該差協同該汛兵拘解亦不得借當年現總名色滋擾索累倘敢抗違仍蹈前轍許糧里人等指名控究立斃杖下不恕

太湖備考卷五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琀　校

坊表

表厥宅里所以旌善節義可風愚賤不遺非獨巍科顯秩足爲閭里榮也

遺慶坊　在西山西蔡里明永樂間爲舉人蔡旭立今廢

晝錦坊　在東山岱心灣宣德間爲進士吳惠立今廢

文魁坊　在東山查灣宣德間爲舉人賀廉立

狀元坊　在東山金塔村正統間爲狀元施槃立成化間重脩　本朝乾隆十三年武山吳莊倡修

登科坊　一在黿山景泰間爲舉人李鏞立　一在東山餘家湖爲舉人吳欽立

世英坊　在東山岱心灣景泰間爲舉人史昱立今廢

進士坊　一在東山查灣成化間爲賀元忠立　一在馬跡山西坵成化間爲李濬立　一在馬跡山雁門灣正德間爲丁致祥立　一在甪頭山隆慶間爲鄭準立

先桂坊　在西山崦邊弘治間爲進士徐縉立今廢

繡衣坊　在東山查灣爲御史賀元忠立

登俊坊

解元坊

會元坊

探花坊

閣老坊　五坊俱在東山陸巷爲少傅王鏊立登俊閣老二坊廢　本朝乾隆壬戌少傅後裔金增重脩解元會元探花三坊

尚義坊　在武山成化間爲賑荒中書舍人吳天禴立

節婦坊　一在東山楊灣爲愼廣鈺妻葉氏　一在東

山施巷爲嚴林甫妻劉氏　一在東山茭田爲許明臣妻翁氏　一在馬跡山內閻灣爲史彥妻劉氏

以上建於前明

經魁坊　在東山王衙前爲康熙戊子科舉人席璋立

百歲坊　在西山西蔡里乾隆十一年爲蔡軒明妻殷氏立

節婦坊　一在坊前爲生員吳之翰妻金氏　一在張巷爲張文俊妻嚴氏　一在席家湖爲席永豫妻金氏　一在白沙灣爲吳中恒妻葉氏　一在金家店前爲陸鴻業妻卯氏　一在諸公井爲嚴信通妻許

氏　一在白沙灣爲葉漢賢妻周氏　一在秦家村爲施茂公妻翁氏　一在餘家湖爲葛國治妻陳氏　一在陽橋爲鄭啓鍾妻陸氏　一在楊灣爲張啓序妻徐氏　一在金家湖爲金孝書繼妻葛氏　一在岱心灣爲庠生吳時夏妻湯氏　一在湖亭爲鄭啓章妻陸氏　一在陳家塘爲姚士俊妻朱氏（事詳傳）　以上東山　一在明月灣爲秦元悌妻鄧氏子萬授聘室貞女吳氏（二氏共一坊題曰姑節媳貞）　一在吳巷爲王祖孝妻高氏　一在南灣爲朱元龍妻蔡氏　一在徐巷爲徐三辰妻周氏　一在吳巷爲王耀基繼妻蘇氏　一在滙

上爲沈兆源繼妻王氏　以上西山　一在武山爲吳永肩妻葛氏吳永修妾茅氏吳定功繼妻翁氏（三氏共一坊）　一在武山朱家廟爲吳公御妻周氏　以上建於本朝

祠廟

祀典稽諸邦禮而能捍災禦患興賢起教有功德於斯土者雖私祀而不詭於正苟非然者是爲淫祠執是以爲去取稍異舊志

夏禹王廟　一在壯塢（俗稱平臺山廟三楹兩廡額曰功高底定對聯忘其身忘其家辛壬癸甲闢四門而出帷荒度土功遂貽萬世平成之治注之海注之江啟淪決排歷八年於外能香盾命啟乃受一心人道之傳西洞庭陳綸題）　一在南塢（即案安洲）　一在西塢（近甪頭山南鄭涇港口土人稱塢山廟中有古柏參天）　一在東塢（即三洋洲明季興水平王並祀）

（[illegible]祀焉）

水平王廟　一在馬跡山分水嶺宋胡宿奏置祀典後廢明嘉靖間重脩唐鶴徵記　一在南塢（神像凡龕皆石爲之）毘陵志水平王后稷庶子佐禹治水至會稽誨人浚導歿而祀之（吳縣志神即漢郁使君廟即其嗣宅按使君衡山人宅在衡山縣志非是）

吳仲雍祠　在東山白沙灣宋南渡時建後廢　本朝康熙二十九年裔孫吳文灝重建祭列條編

吳季子祠　在武山錦鳩峰下元至正五年裔孫吳逢辰建　本朝康熙二十四年裔孫吳時雅等重脩祭列條編

關帝廟　一在東山靈佑廟右明萬歷間建　一在東山翠峰塢　本朝順治間里人席本久建　一在東山白沙灣　一在東山沙嶺　一在甪頭山衙灣

劉猛將廟　一在東山沙嶺　一在東山靈佑廟內　一在東山胥王廟內

太湖神廟　在東山渡水橋東　本朝順治間席本禎建陸燕喆記

東山神廟　在東山邱家舍（俗稱城隍廟○按會典城隍神主郡邑城池非鄉村所宜祀今且在在有之爾於是祠即家舍一廟近爲官府行香之所又主鄉厲壇祭其迹似正類衛東山地祠之名以義起宜稱東山神廟不必以郡邑行廟爲詞定曰城隍也）

東嶽行宮　在東山渡水橋北二里（俗稱張師殿）　宋開寶中建

人張大郎捨地建明正統間重修吳惠記

包王廟　在西山祗園寺西蘇州府志稱包王者取護衛包山之義圖經續記唐咸通間郡從事皮日休祈禱有應與陸龜蒙皆有詩今飛仙金鐸渡濟皆其別祠洞庭實錄王姓毛名朗爲越散騎常侍謂是吳時引歲之按越時無散騎常侍官名不足信府志曰護衛包山之義此說最爲近理求其人以實之則誣妄

胥王廟　即靈順宮在東山楊灣始建無考元時有王爛鈔者重建明末建前殿祀吳相伍大夫稱爲胥王廟陳瑚記按通志東山靈順宮祀相國伍員創自貞觀二年宋高宗南渡扈蹕官軍分道經湖風濤不可航禱神立應爲進官奏請封貞爲王

靈佑廟　在東山之廟山俗稱新廟宋建炎四年建祀真武劉猛將

天后廟　在角頭山　本朝康熙三十九年太湖營遊擊胡宗明創建胡福建晉江縣人

郁使君廟　在衡山震澤編使君吳人漢惠帝徵拜雍州牧爲政得體及卒祀爲神後唐同光二年吳越王追封王及三子左右將軍搆祠於衡山景德四年裔孫郁傑修建

真武行宮　在東山之葑山俗稱龍頭山廟　明嘉靖間建傍有伍大夫祠

文昌閣　在東山湖沙

利濟侯廟　在東山金灣俗稱金七祖公廟初建無考庭中古柏二株大可合抱殆元時物也姑蘇志神汴人姓金名元七元至正間陰翊海運封總管進封利濟侯

四皓祠　在西山綺里

晉關內侯葛洪祠　在西山葛家塢

唐吏部尚書席豫祠　在東山翠峰寺東

劉龍圖祠　在馬跡山水平王廟中馬跡山志神名晏宋建炎三年寇犯常州公駐兵水平王廟出奇兵大破之追寇至宣城戰歿事聞詔進龍圖閣待制常人德之以其嘗駐兵於廟遂附祀焉

明淮揚巡撫路公祠　在東山葑山廟中公名振飛廣平曲周人明亡流寓東山有禦寇功歿後祀之於廟

明太僕寺少卿席本禎祠　在東山澗橋祭列條編

宋樞密院使卯文定宗祠　在東山陽橋蓮花圩　本朝乾隆十一年裔孫卯賡熙等建

周文襄公祠　一在東山葉巷俗稱襄公廟　公諱忱撫吳多惠政山人德之立祠以祀今爲尼所占　一在馬跡山祥符寺常州府志公撫江南嘗登此山寺僧請設像於寺以祀之

護稷祠　在東山白沙灣（俗稱白沙廟）初建無考明末廢　本朝康熙二年里人吳國章重建吳偉業記今復廢碑記尚存

土地祠　一在東山吳灣山嘴（即書母土地）一在東山豊圻之北（即白馬土地因稱白馬廟又附會附殺事稱龍女祠）二祠之外無考（按舊志不載土地祠然考之會典上自先聖廟下至土地祠皆編入會計又令各鄉村每里立社以祀土穀之神是則土地乃正祀也今各鄉村不稱土地而稱爲某王某侯且各有姓氏厭常喜怪變正爲淫良可歎息爲民上者能禁絕之而正其名曰土地使邪說者不得作於世道人心或亦不無小補云）

[illegible]烈祠　一在東山渡水橋東湖亭嘴　本朝雍正三年建王奕仁記　一在西山石公山　本朝乾隆六年建沈德潛記

（雍正元年　治令有司於該地方公所設立祠宇將忠孝節義之人俱標姓氏於其中已故者設牌位於祠中祭祀用以闡幽光而垂永久謹録於此以彰
皇帝風厲天下之至意）

旗纛祭　祭旗纛之神太湖營官歲以霜降日致祭於教場

鄉厲壇　在東山平嶺下天井灣歲以清明中元十月朔致祭（按明會典鄉厲壇祭鄉中無祀鬼神　本朝仍之東山厲壇向止里民致祭乾隆十二年始官主其事）

按舊志所載如西山之聖姑祠云是晉王彪女能葺屐行水上或曰姑姓李其夫殺之死數百年貌如生每日沐浴妝飾事屬於邪又如赤闌相王亦稱東相明王姓桑名湛壁者爲闔閭築城而死有何功德於西山諸如此類概行刪去不欲使邪說誣民也

寺觀

緇羽居四民之外而梵宮琳宇占盡名山一若布金不難者衆仙佛之緣互存而弗論可也

包山寺　在西山鎮下初爲包山禪院院有鐘記梁大同二年置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爲寺高宗賜名顯慶宋靖康中復爲院王銍記明永樂間又改今名萬歷間天王殿燬里人蔡鳴雷重建天啓二年修（宋孫覿尊記累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辨元書碑楷法端莊在顏柳之間恩以硬黃搨之不得也歐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於録則以地僻在太湖中聞見有所不及獨怪王文恪鮮震澤編刪而不載後之修吳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

上方寺　在西山葛家塢唐會昌六年建名孫園上方寺宋嘉泰間重建并置田僧淮海記蓋孫園寺之別院也

下方寺　在西山徐巷本孫園寺梁大同四年散騎常侍吳猛捨宅建唐會昌間上方建因名此爲下方寺宋咸淳間重修李居仁記

天王寺　在西山馬稅城桃花塢唐大中元年鑿井得天王像宣宗賜額爲天王院宋宣和間賜今名紹興初更爲十方禪院

水月寺　在西山塘里初爲禪院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重建天祐四年刺史曹珪改名明月宋祥符初詔易今名蘇舜欽記寺有白香山詩石刻

華山寺　在西山慈里初爲院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二年會稽内史張裕奏置隋大業三年廢唐開成三年移置今所里人徐世業捨山爲之寺分三房蒙泉鑑泉虛泉咸通間賜今額會昌末廢宋建炎初重建釋懷深記

法華寺　在西山東村金鐸山

福源寺　在西山後堡攢雲嶺梁大同二年吳縣令黃

禎捨山建隋大業間廢唐貞觀中復建宋紹興間燬慶元初重修并置寺田王公振記明萬歷間圮天啓二年重建文震孟記

實際寺　在西山崦邊北二里宋端平二年建今廢

候王寺　在渡渚山相傳吳越王將渡湖寺當渡口僧候之甚恭王喜賜名　本朝康熙間燬

西小湖寺　在西山涵村之西灣山頂有小湖故名梁大同間建宋末燬元泰定間復創觀音殿明永樂十四年重建爲寺曾棨記内載中山武寧王討張氏嘗駐兵於此號令嚴肅寺得不廢嘉靖間圮天啓三年修

東小湖寺　在西山涵村之東灣寺有池與西小湖相望故名

長壽寺　在西山甪頭唐天祐二年刺史曹珪奏建

齊星寺　在西山勞邨梁大同四年與孤園寺同建隋大業中廢

資慶寺　在西山湯塢後唐清泰間建

羅漢寺　在西山兵場里石晉天福二年建

報忠寺　在禹期山黃瀆梁天監九年建

法海寺　在東山法海塢隋莫釐將軍捨宅建梁乾化間改名祇園宋祥符五年復今名明萬歷間重建天

王彌陀二殿崇禎間重修今大殿廢於火

翠峰寺　在東山翠峰塢唐將軍席温捨宅建明萬歷十四年修天王殿張獻翌記三十三年建藏經閣宋初

華嚴寺　在東山楊家塢梁天監二年建按具區志引續傳燈錄載靜禪師之雪竇顯禪師住翠山說法有龍出井羅漢隱樹而聽之異華嚴寺蜆子和尚之白馬廟俱在福州東山姑蘇志附會太湖中東山非是

興福寺　在東山俞塢梁天監二年干將軍捨宅建明成化中重修吳寬記嘉靖間建慧雲堂文徵明記

靈源寺　在東山碧螺峰下寺有靈泉故名梁天監元年建元末燬明正統間重修　本朝乾隆間大殿圮

王金增侶修

能仁寺　在東山長圻東嶺梁天監二年建 內有泗州塔池舊傳有塔影懸不足信

彌勒寺　在東山飯石峰下唐乾符閒吳越王建 山間雨後往往得細石如米相傳明山德潤禪師施飯遺蹟。按細石如米山砂之色質也施飯遺蹟事屬附會

荷盤寺　在東山白沙 為九寺之一建廢無考今白沙嶺之西有峯曰荷盤寺頂相傳寺基在此高峰寺僧云昔時尚有亭三間移入本寺年代亦無考

保安寺　在東山查灣之南 建置無考

高峰寺　在東山俞塢梁大同元年建隋時廢宋祥符閒重建 寺後有樓塑如來涅槃像故一名卧佛寺

金蓮寺　在東山俞塢 建廢無考今其地尚名金蓮寺遺蹟有石柱橋外距寺基里許地名石柱頭又有二石柱極高大云是外山門華表

永福寺　在武山梁大同二年建初稱永寧禪院宋崇寧元年更名薦福元至正閒奏賜今額明弘治閒重修

祥符寺　在馬跡山寨前灣 常州府志 唐貞觀中將軍杭惲捨山爲之初名靈山菴宋大中祥符閒改祥符禪院宣和四年陞爲寺元末廢明宣德十年重建胡濙記正統十三年勅賜佛經一藏朱昱記　本朝康熙己巳年賜名神驗寺

石佛寺　在西山圻村就石壁鐫有佛像故名 舊志在齊山今無考

普濟寺　在黿山禹期峰下一名文化寺 姑蘇志 宋慶元二年建 按寺內有周淮天啓五年重修碑記云吳太傅闞澤捨宅建據此則寺在宋前慶元二年特重建耳

橫山寺　在橫山內有雲隱堂

中峰寺　在三山唐咸通九年建 今名北寺

三峰寺　在三山唐咸通十三年建寺有田宋曹熙記 今名南寺

深砂寺　在長沙山

靈佑觀　在西山林屋洞傍舊名神景宮唐乾封二年詔建 圖經續記云明皇時建又云唐時投龍於此因建宮 宋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建賜今額嘉靖七年重脩里人馬鯢記後廢　本朝雍正元年重修葉長揚記

下宮觀　在西山靈佑觀傍 即靈佑觀下宮

仙壇觀　在西山毛公壇側 震澤編 唐至德二年里人葉超玄捨宅建今廢

西昇觀　在西山圻村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

上真宮　在西山龍頭山西 即龍渚山 梁大同四年隱士葉道昌捨宅建宋元豐閒重修陳于記今廢 今址尚存

圓極宮　在東山靈佑廟東明正德閒道士曹雷湯纂

建今易名佑聖宮

柎檎院　在西山涵村唐太和二年置（院本壇址福源寺神景觀爻爭刺史白居易判云自有太湖州修常祀既修常祀即有此壇壇是宮壇州縣自合爲主地非私地寺觀不合爻爭遂入官而立斯院）今廢

天衣禪院　在東山翠峰寺傍（本翠峰別院天衣義懷禪師悟道處）明萬歷間建藥師殿遠翠閣天啓間建大悲壇俱廢　本朝康熙九年建微香閣

高真堂　在東山湖沙里　本朝康熙間建（舊有高真堂在渠家瀨明正德間廢）

接待菴　在角頭山大埠里（一名角菴）

無礙菴　在西山洞山上（一名草菴）

慶福菴　在西山後堡

石公菴　在西山石公山上

橘香菴　在西山福源寺前　本朝順治間建

壯奇菴　在東山白沙灣宋咸淳間鄒寺丞捨宅建明末廢（今址尚存名壯奇菴）

真勝菴　在東山平嶺上隋唐間建明弘治間重修今廢（石刻真勝菴三大字少傅王鏊書五小字尚存）

紫金菴　在東山西塢相傳唐時胡僧建貞元間廢後復建（內有十八羅漢像極工係雷潮所塑）　本朝康熙間重修乾隆十一年增建淨因堂

雨花菴　在東山茅塲嶺西明萬歷二十七年建　本朝順治五年重建

三茅峰菴　在東山翦帽峰明嘉靖間建

法華菴　在東山馬家塢明萬歷四十年建後廢　本朝乾隆間重建

大悲菴　在東山翠峰關帝殿東

古雪菴　在東山翠峰寺西

翠微菴　在東山靈佑廟後

慈雲菴　在東山平嶺初名靈官殿　本朝順治間白沙吳國章建雍正間席永勛重建前殿吳縣令楊崇攺題今額

武山菴　在武山西金山巔

廣濟菴　在武山厩里渡口（一名波船菴）元至正間建明永樂中重建　本朝乾隆十四年大殿燬

壽寧菴　在武山錦鳩峰下

栖雲菴　在馬跡山檀溪灣宋寶慶元年建元末廢明洪武元年修崇禎九年重建佛殿山門

妙湛菴　在馬跡山分水嶺北（一名龍泉菴）宋慶元二年建明洪武八年重脩今廢

青龍菴　在馬跡山桃花灣之東明崇禎十一年里人

陳齋詩並建

古蹟　第宅園亭　塚墓

洞天福地何有何無丹井龍宮將疑將信而且形諸歌咏載之志乘況其有徵實者歟他若哲人已徃宅里猶存陵谷雖遷邱壠未湮憑弔之下不無餘感矣

林屋洞　在西山震澤編即道書十大洞天之第九一名左神幽虛之天洞有三門同會一穴一名雨洞一名暘谷一名丙洞中有石室銀房石鐘石鼓金庭玉柱白芝金沙龍盆魚乳泉石燕有石門名隔凡郡國志洞有又門東通王屋（按王屋屬山西垣曲縣在吳郡西北不應曰東通稱岱嶽在東當曰東通岱嶽王屋在北當曰北達王屋句中東北二字疑有錯誤）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嶽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是也昔闔閭使靈威丈人入洞秉燭晝夜行七十日不窮而返得素書三卷上於闔閭不識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禹石函文也闔閭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惟上聞風濤聲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烏前去不得穴中高處照不見巔左右多人馬跡吳地記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純石巉巖木惟松柏山有三穴東北一穴不容人西南一穴亦然並有清

泉流出西北一穴傴僂纔得入穴外石版礴穴裏如一間堂屋上高丈餘恒津潤四壁石色青白南壁開處側身得入潛行二道北通瑯琊東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山海經洞庭湖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道書云山腹中空謂之洞庭猶人身之有腧穴神氣之所行玄中記古人謂爲仙壇之靈樞天后之便闕林屋之隔沓清虛之東窗衆洞相通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之眞君住太湖包山下

毛公壇　在西山包山寺後吳郡志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丹井在神景觀傍令狐楚送周隱遥記毛公道成羅浮山居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道書七十二福地茲壇第四十九或曰毛公即靈威丈人也

金鐸山　在西山鳳凰山東三里洞庭記吳王藏金鐸於此大歷中有人於山上得九石鐸因立九壇

投龍潭　在龜山下林屋記遺嘉定初民於山下採藻獲吳越王所投金龍玉簡簡以銀製長九寸篆文隱起皆以朱漆塡鈒題云太歲壬戌時宋建隆二年也震澤編在林屋洞之側唐時歲遣使投龍醮祭至吳

越王尤謹明正統中亦有於黿山西灣沙上得一銀簡篆刻如前按皮日休有投龍潭詩皮唐人為蘇州從事歲修祀事開見自真又按林屋洞與黿山相近王鏊云在林屋洞側即黿山下也

雉塘　在西山練瀆西一里吳郡志晉王彪女聖姑兄治田姑往餉之為雉所驚因而禁絕自是洞庭無雉古稱洞庭無三斑蛇虎雉也侯景亂始有蛇焉

蔡仙丹竈　在武山孔貞行蔡仙丹竈記武山石上有蔡仙丹竈石廣袤數十丈上有圓穴徑尺餘橫石中連可置釜鼎下一穴圓徑如上高倍之能容束薪蘇州志今吳縣有蔡仙鄉盧熊府志云顏魯公麻姑仙壇記王方平過括蒼蔡經家今台之仙居括蒼洞之陽有經故宅為隱真宮若載蔡經宅於蘇杭二郡似與魯公所記不合按此則丹竈亦似附會

葛仙丹井　在馬跡山西村灣雲居道院東廣二尺深倍之常州府志葛仙公煉丹於此按葛洪傳仙公名元字孝先吳時學道得仙洪之從祖也

墨佐君壇　在西山縹緲峰北一里洞庭實錄漢延平元年墨佐君於此置壇求仙上有池可半畝前有石高丈餘其下水分南北百步許有地名嗍摘出茶最佳諺云墨君壇畔水嗍摘小春茶一云有石高丈餘俗號墨君

松子洞　在西山崦邊北二里具區志深二十丈甃石作隧道世傳宋松子先生隱居處

白蓮池　在馬跡山祥符寺常州府志池產螺無尾舊傳山人食螺斬尾將烹僧憐而畜焉遂成此種

悟道泉　在東山天衣禪院震澤編昔雪竇演法有天衣禪師於此汲水供衆折擔悟道故名

金雞墩　在馬跡山西坍灣常州府志相傳有金雞鳴則其歲大稔

濮公墩　在武山延陵世譜季子有孫濮婁避夫差亂卜居於此故名

伍子盟頂　在馬跡山張青灣之巔常州府志相傳子胥誓師處

甪里　在西山甪頭漢甪里先生嘗居之蘇州府志甪里先生本與周同姓在洞庭西山居故以自號子孫遂以為氏後漢有甪若叔者其後也

綺里　在西山上真宮西四里漢綺里季隱於此

東郜　在西山鳳凰山南一里漢東園公隱於此

黃公井　在西山徐勝塢漢夏黃公嘗隱於此今井傍多夏姓或云其後也王文恪鏊曰四皓皆隱商雒今洞庭往往有其遺蹟殊不可曉豈出定漢儲後更隱於此耶

消夏灣　在西山縹緲峰之南灣可十餘里三面皆山繞之獨南面如門闕舊傳吳王避暑處震澤編灣深九里口闊三里其灣多魚而產菱芡

可盤灣　在西山五女墳東四里（洞庭記）吳王遊湖從此渡曰此亦可盤桓也故名

明月灣　在西山石公山西二里（蘇州府志）吳王玩月於此洞庭記湖堤環抱形如新月故名俗稱明灣有大明灣小明灣之分

避暑宮　在馬蹟山内閶灣（武進縣志）世傳吳王闔閭構宮避暑於此

練瀆　（震澤編）在西山鴻鶴山西二里南入平湖北通官瀆舊傳吳王開以練兵洞庭記水潔白如練故名　按洞庭記說長

聯雲嶂石刻　在西山石公山相傳宋朱勔取花石於此石上舊勒帖文尚存　按石勒帖文疑是勔敗後其家所採石者惜剝落模糊一字不辨矣

曲巖石刻　在西山暘谷洞東北題曰淳熙戊戌孟冬朔日范至先同弟至能至此蓋文穆公所游觀者也

馬城　在西山神景觀西（震澤編）吳王於此築城養馬有飲馬泉

鹿城　在西山去馬城不遠（震澤編）闔閭於此豢鹿有池水旱自若

馬稅城　在西山登高墰南二百步（震澤編）馬稅為梁左金吾將軍梁祚將屯軍於此陳帝伐之積水陷城遺跡猶存　按梁祚將下疑有脫字

廐里　在武山（震澤編）吳王養馬於此

干將軍教場　在東山干山嶺下相傳干將軍演武處

以上古蹟

按相傳古蹟大半無徵無徵者斷之以理如柳毅傳書張碩仙婚西青神馬咸河土血之類皆理之所難信者也舊志雖有不敢錄入

范蠡宅　（吳縣志）在太湖包山洞庭記在杜圻洲（蘇州府志）云　前志東山翠峰寺亦范蠡宅蓋越中自有翠峰寺乃范蠡故宅按於越新編范蠡宅在諸暨長山側今為翠峰寺盧志本此而未詳

吳太傅闞澤宅　即禹期山普濟寺基　見申用懋普濟寺碑記　按三國吳志闞澤會稽山陰人不應宅在禹期山豈仕吳後之別墅耶申記不知何據

葛洪宅　（震澤編）在西山馬稅城南一里綠石山下洪別傳云隱居於此

梁散騎常侍吳猛宅　即西山祇園寺基

隱士葉道昌宅　即西山上真宮基

干將軍宅　即東山興福寺基

莫釐將軍宅　即東山法海寺基

武衛將軍席温宅　即東山翠峰寺基

周隱遥廬　（太湖志）在西山世傳隋人周隱遥學道於此（仙傳拾遺）周隱遥洞庭道士自云甪里先生之孫

學仙得道隋煬帝名至東都懇還本郡唐貞觀中名至長安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非萬乘所宜問也後求隸山詔遂其所適令狐楚有送周先生住山記

麵信陵宅 蘇州府志 信陵故居在吳縣包山

隱士葉超宅 即西山仙壇觀基

善慶堂 蘇州府志 在西山夏家灣宋夏元富所居孫觀有詩

楊少師偰宅 吳縣志 在西山明月灣 洪邁神道碑少師名偰字子寬太師和武恭王存中之子為通奉大夫謚懿公早嬰軒裳而棲心仰寰買洞庭西山明月灣地營別墅

休寓室 震澤編 在西山建炎間平江知府孫覿罷政僑居名其室為休寓 武進縣志 又有孫覿山莊在馬迹山覿自為上梁文

易老堂 震澤編 在西山靈佑觀東宋尚書李彌大守平江後所居又有道隱園架浮亭嘗自作記今林屋洞磨崖刻有尚書無礙菴記

鄭駙馬宅 在武山西金之陰宋駙馬都尉鄭釗所居

艤山宅 震澤編 在東山干山嶺元王鵬隱居處

讀易樓 在西山元俞仲溫築以藏其父玉吾先生遺書永嘉陳剛記

明處士許畊宅 在西山

明隱士葉灝宅 在東山楊灣顥為元和靖書院山長乞歸築室故居之側名歸休齋

明紀善賀廉宅 在東山查灣 內有三卯堂以誌祖孫父子皆以卯年登賢書之瑞

明修撰施槃宅 在東山金塔邨

西塢書舍 在東山西塢賀薫墓西廉子元忠廬墓讀書築

明參政吳惠宅 在東山岱心灣

明王文恪鏊宅 在東山 故居在山後陸巷致政後居山前有柱國府大學士二第人稱其所居處為王衙前宅後別墅曰真適園

明徐文敏縉宅 在西山崦邊有介福堂致政歸構以奉母

明知府嚴經宅 在東山施巷南 震澤編作秋官第蓋是時經為南京刑部郎中也

明給事葉初春宅 在西山

沈氏園 蘇州府志 在西山鎮下宋里人沈仲嘉築孫觀有詩

千株園 具區志 在西山消夏灣淳祐初趙節齋種橘讀書處

招隱園 在東山王少傅宅西少傅季子延陵築今屬蔡氏

仰止亭　（具區志）在馬跡山西坵明布政司李濬築

得月亭　在東山寒山下湖濱贈柱國王惟道築

集賢圃　在東山風月橋壯里人翁彥陞築今廢

靜觀樓　在東山陸巷王少傅鏊築

玄秀樓　在西山消夏灣明翰林院孔目蔡羽讀書處

縹緲樓　在東山朱巷里人朱必掄築今屬王氏

雙清亭　（蘇州府志）在東山社下里建炎間郡人錢豫避地所居亭築井上久廢僅存石柱今亦廢　豫字康功舉進士通判揚黃滁三州官至朝奉大夫

悠然亭　（武進縣志）在馬跡山內間灣元隱士錢源築

趙文敏記

東園　在東山翁巷南席太僕本禎購翁氏集賢圃移築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至東山嘗　臨幸焉

西青小隱　在馬跡山明西青隱士錢孝所居

蔬畦小築　在武山吳巷里人吳時雅築今名依綠園有南村草堂水香簃飛霞閣欣稼軒諸勝徐乾學記

壑舟園　在東山朱巷里人王金增即朱氏縹緲樓改築　按王文恪公仲兄銓有別墅在陸巷名壑舟久廢裔孫金增購得朱氏縹緲樓於樓旁築室曰壑舟統名之爲壑舟園

桃源山莊　在東山里人鄭登逵築

歛月亭　在東山翠峰塢席户部永勛築

望湖亭　在東山豐圻相傳劉氏築今廢有巨石瀹於湖

婚喪亭　在西山消夏灣里人蔡昇築以供四境嫁娶喪葬者奠獻停驂之地

以上第宅園亭

水平王墓　（常州府志）在馬跡山分水嶺廟後大墩即王葬處

（越）大夫諸稽郢墓　（林屋民風）在西山消夏灣諸家河今名陸家河有石碣尚存

（魏）司空王昶文舒墓　（林屋民風）在西山慈里

（晉）五女墳　在西山兵場里洞庭記王氏五女事父孝俱未適人父卒女各負土築葬垂成觸墳而死鄉人具禮葬於可盤灣之西四里

（北齊）干將軍墓　（震澤編）在東山俞塢　今按在吳干山嶺路旁

（隋）莫釐將軍墓　在東山圓極宮前大樹下

（唐）武衛將軍席溫墓　在東山中席

華將軍墓　（常州府志）在馬跡山耿灣華家嶼相傳唐名將華公一者葬此有大石碣尚存

（宋）少保高定子墓　在西山包山寺西　（蘇州府志）按宋史高定子字瞻叔魏了翁同產

居士夏元富墓〔吳區志〕在西山仰洪灣 元嘉泰二年進士按震澤編墳祠賜昭先顯慶禪院即今包山寺按包山寺建於梁朝存高宗賜名顯慶寺在宋前疑定子墳祠已廢後人誤指包山寺也

撩籬使夏杲墓〔震澤編〕在西山徐勝塢口

駙馬都尉鄭釗墓 在武山

中奉大夫葉桯墓 在東山白豸嶺下 桯字叔彰少保葉夢得次子

集賢殿修撰王文輝墓〔林屋民風〕在西山涵村建炎中賜葬

宣政教官吳澤墓 在武山濮公墩下

探花許必勝墓 在馬跡山墓灣

文英殿司諫盛瑄墓〔吳縣志〕在西山金石村

寶尚書墓〔震澤編〕在東山俞塢東

葉騎門墓〔震澤編〕在東山俞塢西

平江府儒學徐圻墓〔吳縣志〕在西山徐巷

駙馬都尉秦儀墓 在西山秦家堡飛仙山下

汾州知州許琮墓 在馬跡山大墅灣

鄭氏五女墳 在西山曈里 見明鄭坤東明山記事實詳傳石公山節烈祠木主題曰宋鄭士昌貞孝五義女貞素淑雅新之位

〔元〕海道萬戶曹祥墓〔吳區志〕在長沙山

隱士金傳二墓 在東山翠峰塢東廟基頭

〔明〕隱士葉顒墓 在東山碧螺峰麓

武毅將軍蔡良瑞墓〔吳縣志〕在西山即祇園寺廢基

池州府知府鈕淮墓〔吳區志〕在馬跡山

山東臨淄令王勝墓〔林屋民風〕在西山慈里東坟

廣西右叅政吳惠墓 在東山翠峰塢王少傅鏊誌

翰林院修撰施槃墓 在東山偃月岡楊文定溥誌

山東巡按秦伯齡墓 在西山明灣

昭勇將軍徐良墓〔吳區志〕在馬跡山

封少詹王朝用墓 在東山蔣塢弘治間遣官營葬

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恪王鏊墓 在東山梁家山嘉靖間遣官營葬邵文莊寶誌

湖廣布政司使李濬墓 在馬跡山東村

廣西南寧府知府蔡蒙墓 在西山消夏灣

湖廣辰州府知府蔣詔墓 在西山後堡

陝西按察司副使丁致祥墓 在馬跡山踏青灣

兵科給事黃訓墓 在東山長圻

翰林院庶吉士吳文之墓 在武山西金

平江府通判盛岫墓〔吳縣志〕在西山金石村

贈太僕寺少卿福建左布政使吳暘墓 在馬跡山張青灣

贈巡撫陳謚陳文煥墓 在馬跡山桃花灣 本讀之祖父

彰德府知府嚴經墓　在東山俞塢
廣東僉事鄭準墓　在西山金鐸山
湖州府知府勞遜志墓　在西山支頭嶺左
南康府知府姜節墓　在東山紀革
吏部員外郎王就學墓　在馬跡山內閭灣
舍人吳伯尚墓　[見區志]在馬跡山西青灣
代府紀善賀廉子雲南副使元忠墓　在東山西塢
杭州府經歷王銓墓　在東山曹塢
廣東叅議賀泰墓　在東山查灣
峽江縣訓導葉具瞻墓　在東山白豸嶺下

贈侍郎徐潮墓　在西山金鐸山
詩人葛一龍墓　在武山趙巷
副總兵翁萬裕墓　在東山翠峰塢
贈遊擊將軍蔡人龍墓　在西山暘塢
淮揚巡撫路振飛墓　在東山法海塢錢謙益誌
本朝前太僕寺少卿席本禎墓　在東山澗橋
主事蔣之紱墓　在西山後堡
吳縣令楊棠墓　在東山白沙灣（棠字召璞四川夔州府萬縣人丙戌進士罷官後貧不能歸卒於吳東山葉士鑑吳曾為之營葬山中）
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王弈仁墓　在東山陸巷

□正先生金□墓　在東山俞塢
徐烈女墓　在東山湖沙
顧烈婦墓　在東山千山嶺西黃泥磡
沈烈女墓　在武山
義塚　在東山天井灣
以上塚墓

風俗

風氣遞遷俗尚亦變往時山民皆樸實而儉勤今豈猶爾乎移而易之誰之責歟

湖中諸山大概以橘柚為產多或至千樹貧家亦無不

種今橘產甚少蓋因此樹最難培植節次凍死之後不再補種也然以花果為生者苟宜於土凡桃梅棗栗諸果無不種藝

以蠶桑為務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習育蠶三四月謂之蠶月家家閉戶不相往來今惟西山尚沿舊俗東山則好逸惡勞育蠶之家十無二三矣

以商賈為生土狹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挾貲出商楚衛齊魯靡不到有數年不歸者

今沿舊俗然性東西兩山人為多

以舟楫爲藝出入江湖動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

此亦就濱湖船户而言山人不盡然也

其俗厚民間無淫冶賭博之肆

人心不古習俗日偷昔之所無今之所患矣甚至衣冠之族袒跣呼盧濡首決防雖輿臺不擇與同坐食有司奉功令嚴捕犯法者重懲之而其根株不可得而絶也

其民勤有蓄千金而樵汲樹藝未嘗廢也

富而能勤俗之美者今不以為美而以為耻矣

其屋宇固葢因湖中風雨迅疾墻必甎覆必瓦雖貧家亦鮮茅茨之室其冠服樸尚時制之巾雖樵汲耕種巾不去首世俗所戴鬉幘紗羅綺麗之衣不用近時雖有用者亦少

今則人貧世富庶人之妻多用命服稍豐之家至用獸頭循分者三致歎焉

其婚喪儉而少文

今則喪不師古而槃於俗禮富者既矜其侈貧者耻其不能往往親死久而不葬嫁女之家惑於婦言必傾貲賠贈不足又棄產稱貸以盈之此二事惑之甚者陸燕喆有觀葬觀嫁二詩以曉之

兄弟析煙亦不遠徙祖宗廬墓永以相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

今則生齒日繁因貿易而寄籍他鄉所在多有

凡嫁女娶婦皆近村比境如古朱陳之類 以上見震澤編

今雖有嫁娶於他境者然亦甚少

太湖諸山西洞庭較東洞庭稍貧而馬蹟山較西洞庭尤貧居者力耕行者服賈游閒少爭訟稀可望家給人足而無不測之憂若東山華屋康衢熙來穰往有樂土

氣象然囂陵靡敝之習與城市同風矣

男女合婚大率以門楣為重而兼決於命卜謂之合婚亦有不用命卜者謂之天婚其婚禮有求吉納采納徵禮頗繁費

有喪之家始死凡有服親族各送白布同族則裂布以遺之凡來弔者皆復以布帶例作佛事

墳墓擇地亦有惑於風水然無暴露火厝之風

寒食祭掃雖販夫走卒亦所不廢自首春訖改火壺漿紙錢道路不絶

風俗之美惡諸山互有不同獨西洞庭溺女一事尤當

痛懲按律故殺子孫者徒二年爲民上者宜條欵曉示若有犯者依律决遣期年之後此風當革以上見吳邑志

山水秀靈之氣發爲人文非特科第之盛如震澤編所云已也其不由科第而以詩文鳴者如近日吳友篁搜輯七十二峯足徵集姓氏凡若干輩詩文凡若干卷皆能吟弄風月歌咏昇平其傑出如俞王吾張斯植吳思復蔡九逵葛震甫諸人莫不聲重藝林名播海內亦足表湖山文獻之盛矣

男女之别山中最重戚屬自伯叔兄弟外概不相見他處無此嚴肅也

爲士者皆矜尚名節無欠錢糧舞刀筆貪縱苟且之事其讀書明理之效歟

撫馭婢僕嚴而有恩婢至二十無不嫁者僮僕及身而止不役其子孫然名分百世不易也

祭先類用俗節疏數惟意且不遵考亭四代之制親疎無殺男女無別苟簡褻玩槪不中禮士夫家當改絃而更張之

物產

湖中之山地小而瘠故物產甚寡產亦無珍異然亦無取其有珍異也花石綱之擾誰實名之宜於食而利於用斯爲貴乎

稻之屬

粳 糯 秈 三種糯少於粳秈又少於糯出東西兩山武山馬蹟山長沙山衝山餘山並無

按民以食爲天食以穀爲主而穀非田不產山中之田可稼者少即以東山計之田地山蕩共五萬七千七百餘畝內種稻之田止四千一百餘畝以四千一百餘畝所產之穀供二萬餘戶之食足乎不足乎宜如懸磬仰食泛舟一遇凶荒死亡不免因物產而論及之使覽者知山民之艱食也

麥之屬

小麥 穭麥 山中春熟都種菜收子故麥雖產而甚少

菽之屬

黃荳 出雞山 稨荳 俗名延籬荳謂其引蔓而生也 蠶荳 九月種蠶時熟故名 豌荳 一名小寒荳蜀中以此荳之不實者爲巢菜陸放翁遊梅堰得小巢作巢賦詩 豇荳 以上諸荳山中人皆取鮮莢充蔬不俟成熟也

蔬之屬

韭 春初萌芽長二三寸色綠微黃味最佳過此則不中食矣出東山者爲勝府志云出崑山非是崑山者韭也 芋 有水旱二種小者曰芋艿大者曰芋魁出馬蹟山 菌 春生夏秋也間有毒者食之宜慎有一種生於九月中名寒露菌味美而無毒 蓴 亦作蒓圖經云蓴乃菜之上味生水中葉似鳧葵莖如釵股亦名蓴絲味甘滑最宜羹三月至八月皆可食盧熊府志云秋冬有蝸蟲著其上不可辨食之損人向出三泖今出太湖中西山之消夏灣東山之南湖濱東山尤盛初山中人未知食蓴食之自鄭舜五始震澤編土産不載蓋是時尚未産也 菰 如小兒臂謂之茭白張翰思蓴羹菰菜即此其穗結子如米色黑可作飯名菰米一名雕胡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又滑憶雕胡飯宋玉賦主人之女炊雕胡之飯周禮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註苽雕胡也管子謂之雁膳 筍 出西山竹塢嶺東山俞塢者佳

蓏之屬

黃瓜 出東山者佳質脆而味甘本草作胡瓜注曰張騫使西域得種故名胡瓜後北人避石勒諱改呼黃瓜今俗以爲即月令王瓜誤王瓜土瓜也三月生苗其蔓多鬚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如栝蔞作土氣[illegible]月令四月王瓜生即此又爾雅疏鉤藤姑一名王瓜亦味苦四月王瓜生是也

摭此吳偉業詩寸仍俗誤蘇軾詩紫李黃瓜村路香淩游詩圖丁修築請黃瓜皆作黃 西瓜 出東武二山武山種於田其產尤多

淩種瓜之利厚於種稻瓜熟一利也摘瓜而即種菜二利也半年之中兩獲其利故武山之佃田者多種瓜及至業主索租無不以應往往適欠利歸於佃而損及業主其事尚微獨奈何以有限之田又以種瓜奪之使穀益少而民食益寡也宜加懲禁以敦本計

果之屬

梅 杏 桃 最美者名水蜜桃出武山 櫻桃 佳者名櫻珠質圓小而味甘出東山豐圻 枇杷 出東山者佳有黃白二種其實差小而獨核者名金罐銀罐蘇志云出東山之白沙紀事人盛於白沙俞塢矣 梨 出西山馬蹟山有數種凡梨結實如龍眼大即以箬裹之防鳥雀也有一種味木不中啖州置一二枚於柿筐中不數宿而柿皆熟謂之烘梨 楊梅 出東西兩山及馬蹟山有一種脫核者出東山西塢味最佳馬蹟有一種色白如玉名曰靈枇又一種形方有楞土人呼為八角楊梅出桃花灣陳氏山隴他處則無 橘 出東西兩山所謂洞庭紅是也本草云橘非洞庭不香唐代充貢白居易刺蘇州有揀貢橘詩古人稱為上品名播天下自明及今屢遭凍斃補植者少品亦稍下所產寥寥矣 真柑 吳郡志出洞庭東西兩山雖橘類而品特高香味超勝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產悉出洞庭下今此產絶少 橙 皮香皺酢大者名蜜橙 栗 出東西兩山東山西塢者尤佳 柿 有紅珠牛心二種 烏椑 俗名油柿 棗 最佳者名白蠟酥出東山北棗至白露始熟故名本草作扶扶落酥未詳孰是 林檎 一名來禽俗名花紅 銀杏 一名鴨腳子實圓者名圓珠長者名佛手出東西兩山 香櫞 出東西兩山色黃形圓香芬馥土人細皮而早發香者名秋櫞皮麤而至春發香者名春櫞以顆大而狀有凹凸者為上有一種實小而皮赤者名朱櫞有色無香品為下 木瓜 爾雅謂之楙其實大者如瓜霜降後芳香特甚可為書齋清供出東山 菱 出西山消夏灣東山白浮頭武山朱家港于氏武陵記云兩角曰菱四角三角曰芰今太湖所產多四角 蓮 藕 二物皆出東山南湖濱 芡實 亦出東山南湖不種自生俗呼為野雞豆

花之屬

梅 諸山皆有惟西山徐儼灣下東山長圻豐圻獨盛 桃 諸山皆有盛衰不常今盛於黿山之玄陽洞 李 今盛於東山之竹根嶺 梨 西山罔頭山最盛有十里梨雲之稱 荷 出東山翁山下南湖紅香十餘里一望不絶為夏月奇觀 孩兒蓮 木似桂花如碁子大色狀與蓮花同花不香採其葉嗅之辛芬似茴吳中向無此種順治間東山翁澍津為雲南河西縣令攜歸後為康氏所有珍為奇品第花不結子根無萌芽欲傳其種不可得好事者以過枝法分之今有一二十本而滇來之初樹亦萎矣此花惟東山有之他處絶無

木之屬

桑 出東西兩山東山尤盛蠶時設市湖南各鄉鎮皆來販鬻 皂莢 出東山實可以去垢廣志名雞棲子本草一名烏犀一名懸刀 槵 即無患木也崔豹古今注名桲櫨實如彈丸釋家取為數珠故謂之菩提子東山高峯寺有一本 紅豆 本草名相思子樹高一二丈葉似槐實似皂莢莢中子似豌豆鮮紅可愛藏久不變東山楊灣姜氏塋山有一本

草之屬

茭 出東山南湖自茭田以西迤至長圻彌望皆是夏秋刈之南潯震澤諸油坊買以飼牛舟載不絶

藥之屬

南燭 東西兩山馬蹟皆有之葉如茶味亦相似土人採製充茶名黑飯草葉汁黑用以煮飯即青精飯也子圓如椒冬熟味甘穀言食之益壽亦可釀酒 蜈蚣 出東山者良有一種黃頭者名金頭蜈蚣尤良出翁浮

之屬

白魚 葉氏避暑錄云太湖白魚實冠天下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霉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至是盛出名時裏白 鯿魚 一名魴魚出太湖者最肥有一種巨者曰石坎出游湖中形似而味不如 鯽魚 冬月味尤美有冬鯽夏鯉之稱出東山南湖荻蕩者尤佳 鮆魚 一名刀魚爾雅鮤長頭而狹腹背如刀故名俗呼為刀鱭又名湖鱭別於江產也一種小者名梅鱭漁人罾之以為鮓行於浙省諸山中 鱖魚 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 土附 附土而行不似他魚浮水面故名亦名土哺或作鮒俗呼為蕩婆 斑魚 形似河豚而小味亦腴美 鱸魚 吳郡志生松江江與太湖相接故湖中亦有鱸江魚四腮湖魚止三腮味輒不及盧熊府志出吳江長橋南者四腮味美而肉緊出長橋北者因入三江近海止三腮味鹹而肉慢與四腮者不同按長橋南即太湖也四腮三腮范盧二說相反未詳孰是 鱮 鰱 東山魚池多畜此二種春秋網罟盛於湖產 破浪魚 形似鯿而小細鱗肉腴不易得 銀魚 色白無鱗長二寸許鱠之可以致遠 鱠殘魚 狀同銀魚而大則信之吳郡志謂吳王孫權江行食鱠棄餘化為此魚盧熊府志云此說與傳記不同疑吳王闔閭非孫權也後人皆宗盧說然其事均無考證或曰其形如鱠以形似名也今俗稱鱠殘魚冬月帶子者名挾冰鱠

按銀魚鱠殘舊志以為二種愚謂銀魚即鱠殘之小者鱠殘即銀魚之大者非二種也試觀春後銀魚盛出之時與時小者未大故無鱠殘秋間鱠殘盛

出之時此時小者猶大故無銀魚至冬而更大長乃盈尺挾冰嚙子腹潰而斃所謂之子交春又生又以漸而大罪宋吉詩笠澤銀魚長一尺人以爲孝詞我以爲實錄蓋指冬月之銀魚也此以漸而大之一證

介之屬

蟹 出太湖者大而色黃殼堅勝於他產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 白蝦 色白而殼軟薄梅雨後有子有青而美 黿 古爲珍味今太湖中有之然不易得 鼈 與黿相似以背隆色黑辨之味劣不中食

羽之屬

鳧 出太湖深秋方來集至冬而盛每羣飛而過其數千萬捕者以網取之俗呼野鴨種類不一最小者佳名秫頭肉香而骨脆 燕 鶻 蘇州府志出洞庭山秋深方有而不多佳味也 雉 出東山俗呼野雞

獸之屬

鹿 出馬蹟山武進志此山素有三齗六絶之謠萬歷間里民聿錢購群雄二鹿放之山中請知縣晏文輝給示永禁獵户射弋至今蕃衍不絶 麞 亦出馬蹟山 兔 兩山皆有

之屬

蠶 湖中諸山鄉多畜之

布帛之屬

苧布 出東山山中婦女以績苧爲女紅用以織布堅密勝於他產名曰山機 苧線 出東山山中女紅以此爲業 絹 出東山輕如蟬翼止堪作裏 綢紬 出西山撚絲爲之繡璣皮而紋綢有粗細二種 羅 出東山有花素二種 綵 綿 二種東西兩山皆有之而西出者爲多

飲饌之屬

酒 出東山者味厚而洌可以久藏愈陳愈佳遠近尚之名曰山酒 茶 出東西兩山東山者勝有一種名碧螺春俗呼嚇殺人香味殊絶人矜貴之然所產無多市者多僞

石之屬

青石 出黿山者佳碑碣柱礎多用之其不中碑礎者則用以燒灰爲朗龜山黿山三山皆產採用同而色質遜於黿山 火石 出三山 赭石 出武山之射鵰山

太湖備考卷六

太湖備考卷七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玲　校

選舉

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湖中之山雖彈丸乎亦鄉舉里選之所及也代不乏人何可無志首進士次舉人次貢士又次之以薦舉議敘而選舉備矣至於例仕雖若在選舉之外然其爲王臣而勞王事則一也亦附列焉

進士

唐

貞元元年乙丑

西山 麴信陵 字宗魏舒州望江縣令　詳傳

宋

紹興十五年乙丑劉章榜

馬蹟 許必勝 字克之探花仕至顯謨閣待制

乾道二年丙戌蕭國梁榜

馬蹟 許　琮 必勝子字秀玉擢知制誥後忤旨謫知汾州

明

宣德二年丁未馬愉榜

東山 吳　惠 字孟仁　詳傳

正統四年己未施槃榜

東山 施　槃 字宗銘狀元　詳傳

成化五年己丑張昇榜

東山 葉　祚 字德福歷官福建右參議

馬蹟 李　濬 字德深歷官湖廣布政司使

八年壬辰吳寬榜

東山 賀元忠 字澤民　詳傳

十一年乙未謝遷榜

東山 王　鏊 字濟之會元探花　詳傳

弘治九年丙辰朱希周榜

東山 嚴　經 字道卿　詳傳

十二年己未倫文叙榜

東山 賀　泰 字志同　詳傳

十八年乙丑顧鼎臣榜

西山 徐　縉 字子容　詳傳

正德三年戊辰呂柟榜

馬蹟 丁致祥 字原德　詳傳

九年甲戌唐皐榜

東山 黃　訓 字季行　詳傳

十六年辛巳楊維聰榜十五年庚辰以南巡停殿試是年嘉靖即位補行

武山吴文之字與成 附信傳

西山蔣詔字伯宣歷官辰州府知府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范應期榜

武山顧綬字子卬歷官順德府知府

隆慶二年戊辰羅萬化榜

西山鄭準字正衡歷官廣東僉事

五年辛未張元忭榜

西山勞遜志字惟敏 附瑯傳

萬曆八年庚辰張懋修榜

東山秦大夔字聖卿歷官陝西右布政

西山葉初春字虞元 詳傳

十一年癸未朱國祚榜

西山秦嵩字中望 詳傳

十四年丙戌唐文獻榜

馬蹟王就學字所敬 詳傳

十七年已丑焦竑榜

東山王禹聲字遵考歷官湖廣承天府知府

二十年壬辰翁正春榜

馬蹟孫學易歷官廣東副使鄉科錄考府志稟南衛籍

三十五年丁未黄士俊榜

馬蹟吴暘字麗中 詳傳

馬蹟許鼎臣字商鉉 詳傳

三十八年庚戌韓敬榜

馬蹟陳睿謨字當采 詳傳

四十四年丙辰錢士升榜

馬蹟徐復陽字見初南御史

崇禎元年戊辰劉若宰榜

武山葛逢夏字樊明歷官陝西參議

十年丁丑劉同升榜

東山吴嘉禎字吉人歷官廣西參議

馬蹟丁辛字先甲蒲城縣知縣有惠政祀名宦

十六年癸未楊廷鑑榜

馬蹟秦之鑑字尚明 詳傳

馬蹟吴伯尚字嶽瞻

本朝

順治四年丁亥呂宮榜

東山李敬字聖一歷官刑部左侍郎

東山施鳳翼字子翔浙江上虞縣知縣

西山鄧旭字元昭歷官翰林院編修陝西臨洮道

西山 蔡瓊枝 字睆森歷官浙江溫台道
西山 蔣之紱 字赤臣丙戌中式刑部主事
九年壬辰鄒忠倚榜
東山 周而淳 字若公戶部主事
東山 張延基 字埴允四川石泉縣知縣
東山 陸鳴時 字鏞文
馬蹟 徐騰暉 字宣仲福州府推官有治行士民德之
十二年乙未史大成榜
馬蹟 許之漸 字儀吉鼎呈子歷官監察御史
康熙六年丁未繆彤榜 康熙二年停止八股鄉會試專用策論表判分為二場是科仍之

馬蹟 陳玉璂 字賡明府諸孫 附府諸傳
九年庚戌蔡啓僔榜 是科復八股三場此後俱仍舊制
東山 周道泰 字通也
五十二年癸巳王敬銘榜
東山 王奕仁 字會公歷官詹事府左春坊貴州學政
五十四年乙未徐陶璋榜
東山 施昭庭 字實瞻江西萬載縣知縣
雍正元年癸卯于振榜
東山 吳釗 字剡揚本姓席翰林院編修
乾隆二年丁巳于敏中榜

西山 王其章 字琢如
四年己未莊有恭榜
西山 蔡揚宗 字賢堂翰林院侍講學士
七年壬戌金甡榜
東山 葉申 字應時刑部主事

舉人

明

建文元年己卯科
馬蹟 鈕慶 字孔彥湖廣安陸縣知縣
永樂元年癸未科 壬午六月靖難兵起是年補試

東山 葉廉 字宗儉府學江西上饒縣知縣
六年戊子科
馬蹟 許道中 府學河南新鄭縣縣丞
十二年甲午科
西山 沈理 縣學歷官山東登州府同知
十八年庚子科
西山 蔡旭 字景暘府學浙江烏程縣教諭
二十一年癸卯科
東山 賀廉 字以清縣學 詳傳
東山 吳惠 縣學丁未進士

正統三年戊午科
東山 施 槃 縣學己未進士
景泰元年庚午科
東山 史 昱 字元愷縣學江西南安府教授
黿山 李 鏞 字起韶長洲縣學江西安遠縣訓導
成化四年戊子科
東山 賀 恩 字其榮府學解元
東山 葉 祚 武功衛籍己丑進士
馬蹟 李 濬 府學己丑進士
七年辛卯科

東山 賀元忠 府學壬辰進士
十年甲午科
東山 王 鏊 府學解元乙未會元探花
十三年丁酉科
東山 吳 欽 字宗堯府學江西贛州府推官
十九年癸卯科
東山 賀 泰 儒士己未進士
弘治八年乙卯科
東山 嚴 經 縣學丙辰進士
十一年戊午科

西山 徐 縉 留守衛籍乙丑進士
十七年甲子科
東山 莊 鉞 府學歲貢湖廣應山縣知縣
馬蹟 丁致祥 縣學戊辰進士
正德二年丁卯科
馬蹟 陳 璦 字良玉府學
五年庚午科
東山 黃 訓 縣學甲戌進士
武山 吳文之 縣學辛巳進士
馬蹟 李 雍 字用之府學

八年癸酉科
西山 嚴 瀾 字本之縣學
西山 蔣 詻 縣學辛巳進士
嘉靖四年乙酉科
東山 姜 節 字均修縣學歷官江西南康府知府
十年辛卯科
東山 葉 漢 字雲卿縣學湖廣蒲圻縣知縣
十三年甲午科
西山 陸 鵠 字斯立縣學高要知縣
西山 勞 珊 字鳴玉府學貢 詳傳

十九年庚子科

西山 蔣球玉 字國華府學歷官夷陵州知州

三十一年壬子科

西山 勞遜志 府學辛未進士

四十三年甲子科

西山 鄭準 縣學戊辰進士

西山 葉初春 府學庚辰進士

武山 顧綬 山東臨清州籍乙丑進士

萬歷四年丙子科

東山 談經 字汝明邳州籍歷官蘄州知州

東山 秦大夔 山東臨清州籍庚辰進士

西山 蔣惟忠 字古良浙江秀水縣籍山東濟陽縣知縣具區志作蔡惟忠

七年己卯科

東山 葉宗直 字師皋山東臨清州籍北直隷威縣教諭

十年壬午科

西山 秦萬 湖廣鄖縣籍癸未進士

西山 馬藎臣 字孝基湖廣襄陽縣籍歷官陝西鞏昌府同知具區志作沈藎臣

十三年乙酉科

馬蹟 王就學 府學丙戌進士

十六年戊子科

東山 王禹聲 榜名偉長洲縣籍改名禹聲中己丑進士

馬蹟 宋雲龍 字伯從縣學

馬蹟 鈕明綱 字世維吳江縣籍

二十五年丁酉科

馬蹟 劉仁啓 字鼎和恩貢北榜山東恩縣知縣

二十八年庚子科

東山 陸萬里 字季鵬縣學拔貢 詳傳

東山 卜有徵 字伯符上元縣籍

三十一年癸卯科

馬蹟 陳睿謨 府學庚戌進士

馬蹟 錢豫謙 字行素府學

馬蹟 吳暘 府學丁未進士

三十四年丙午科

馬蹟 許鼎臣 府學丁未進士

馬蹟 徐復陽 縣學丙辰進士

天啓元年辛酉科

武山 葛逢夏 文思院籍戊辰進士

七年丁卯科

東山 吳嘉禎 六合縣籍丁丑進士

東山 許元弼 字仲良府學饒州府通判

馬蹟 鈕國晉 字紹元縣學雲南嵩明州知州
馬蹟 姚起蛟 字文合縣學如臯縣學正
崇禎三年庚午科
馬蹟 錢國瑞 字開山府學湖廣醴陵縣知縣
馬蹟 李盛時 字中孚府學
六年癸酉科
馬蹟 丁 辛 府學丁丑進士
九年丙子科
西山 蔣之紱 徐州籍 本朝丁亥進士
十五年壬午科

東山 施鳳翼 江寧縣籍 本朝丁亥進士
馬蹟 陳咨稷 字于吉府學 附父膺謨傳
馬蹟 秦之鑑 縣學 癸未進士
馬蹟 吳伯尚 縣學 癸未進士
本朝
順治二年乙酉科 是科由順天鄉試
東山 李 敬 江寧籍丁亥進士
馬蹟 徐騰暉 府學壬辰進士
三年丙戌科
西山 鄒 旭 壽州籍丁亥進士

西山 蔡瓊枝 無錫縣籍丁亥進士
五年戊子科
東山 張延基 上元縣籍壬辰進士
八年辛卯科
東山 周而淳 江寧籍壬辰進士
東山 陸鳴時 上元縣籍北榜
馬蹟 許之漸 鼎臣子縣學乙未進士
馬蹟 王來詰 字仲文縣學
十一年甲午科
東山 周道泰 江寧籍庚戌進士

武山 鄒 儒 字汝為浙江歸安縣學具區志作烏程今從浙江選舉志 詳傳
西山 沈自漢 字起宗湖廣籍
十四年丁酉科
東山 周 官 字其人上海縣學
十七年庚子科
馬蹟 陳玉璂 府學順天榜丁未進士
康熙五年丙午科 是科以策論表判分兩場試士
馬蹟 許維楫 之漸子順天榜湖廣鍾祥縣知縣
三十八年己卯科
東山 張 綏 字世南本姓葉華亭縣學

東山周振緒字呂匡松江籍

四十七年戊子科

東山鄭　棟字廷公縣學今任徽州婺源縣教諭

東山王　瑋字章玉復姓席府學光祿寺署正

五十年辛卯科

東山王亦仁松江籍癸巳進士

東山施昭庭浙江嘉善縣學乙未進士

東山席　玕字貢珍監生

五十三年甲午科

東山錢　巘字大臨本姓席吳江縣學

五十九年庚子科

東山吳一釗常熟縣籍癸卯進士

雍正二年甲辰補行癸卯正科

東山吳　鏊字會嶔本姓席常熟縣籍內閣中書

七年己酉科

東山陸　䕺字叔球本姓席玕子浙江錢塘縣學

東山席祜智字𢘅若昭文縣籍

乾隆元年丙辰科

東山王其章縣學丁巳進士

三年戊午科

西山蔡揚宗湖南湘潭縣籍己未進士

六年辛酉科

東山葉　申長洲縣學壬戌進士

西山蔡　煓字正衡湖南湘潭縣籍

九年甲子科

東山葛　恒字繼武上海縣學庚貢順天榜

舉人無考者二人

葉　寬字志弘順天中式年分無考府志附載景泰七年丙子科

陸　彬具邑志嘉靖元年壬午科今查府縣志及通志均無考

貢士

明

馬蹟李　顥字可大宣德三年府學浙江松陽縣知縣

馬蹟馬　昶景泰元年湖廣常德府推官

馬蹟李　恂字寶夫天順元年府學廣西布政司都事

東山王　琬字朝用天順間縣學　詳傳

馬蹟殷　鈇字良器天順二年府學北直淶水縣知縣

西山蔡　蒙字時中天順六年縣學　詳傳　按選舉志正統十二年特以廩生年近四十五者充貢謂之歲貢是年再一舉行

馬蹟莊大林弘治十二年府學江西分宜縣訓導

東山王　銓字秉之文恪參弟正德七年府學杭州府經歷

東山姜　寬字大本正德十二年府學廣東曲江縣知縣

西山 陸　銘 字汝新正德十六年縣學浙江樂清縣教諭

西山 蔡　羽 字九逵嘉靖元年府學 詳傳

馬蹟 李　憲 字潔之嘉靖十三年縣學廣東韶州府推官

東山 王　軾 字子範本姓張嘉靖二十七年府學

東山 葉具瞻 字子欽嘉靖三十五年府學江西峽江縣訓導

西山 陸　治 字叔平銘之子嘉靖三十六年縣學 詳傳

西山 陸　洽 字世瑩治從弟與兄治同時貢 詳治傳

東山 黃　聰 字達卿隆慶三年府學江西南豐縣訓導

東山 黃兆熊 字伯徵萬歷十年縣學浙江於潛縣知縣

西山 蔡雲程 字萬里萬歷二十二年縣學山西太原府訓導

西山 沈懋光 字伯龍萬歷四十八年縣學四川龍安府推官

東山 陸　樞 字公樂崇禎六年癸酉副榜

本朝

東山 葉灼棠 字函公順治九年江寧府學

東山 佘志琦 字式金本姓翁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副榜吳江縣學

東山 嚴茂初 字元發雍正六年嘉定縣學

東山 施兆麟 字文郊徐州籍雍正六年選拔

東山 邱賡熙 字南暎乾隆元年縣學歲貢作恩貢

東山 張士枋 字魯望乾隆七年松江府學

右貢士悉本蘇常二府選舉志編次其有選舉志所不載者或係外籍失考或係例貢不列均未可知今仍具區志所載不敢妄刪另列如左

東山 姜　智 嘉靖　葉宗魯　曹士完

施于國　楊萬程 並萬歷　朱令譽

陸之訓　葉有馨 並無年分　王斯鵬 崇禎

費孟修 順治　翁天游　湯鑾聲 並康熙

西山 蔣　秀 嘉靖　鳳翁如 崇禎

馬蹟 劉　薰 嘉靖　劉章義 天啓

薦舉

宋

東山 吳　澤 字見夫德祐初舉為宣政教官

元

西山 俞　琰 字玉吾 詳傳

明

東山 賀公宣 洪武初以文學舉歷官大理寺評事

東山 葉德聞 洪武初以人材舉授陝西布政

西山 許　曄 字光遠洪武初以文學舉 詳傳

西山 俞貞木 字有立琰之子洪武初以經明行修舉 詳傳

西山 葉宗善 字敬宗洪武初以學行舉授府學教授

西山 秦伯齡 洪武初以人材舉 詳傳

西山 王　勝 字紹先洪武中以賢良舉 詳傳

西山 秦文彧 字盛之洪武中以文學舉授長沙醴陵縣知縣

西山 尤　芳 字叔茂洪武中以文學舉歷官刑部員外郎

西山 秦　英 字仲雍洪武中以秀才舉授順德府邢臺縣簿

西山 嚴　正 字子讓洪武中以文學舉歷官唐府典寶

東山 葉　廉 永樂初以文學舉 互見舉人

東山 葉　漢 字澤民永樂初以才能舉授成都縣知縣

黿山 李　琦 鏞之父永樂間以文學舉歷官左春坊改梁府紀善

西山 陸　顯 字公著宣德間以文學舉歷任定陶長山二縣丞有政聲

東山 王　昇 字維善宣德間以賢良舉授長樂縣簿有善政人稱為王佛子

東山 施元善 字善長天啟初以經學舉授浙江秀水縣簿

本朝

雍正間 詔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修潔通敏之士東山二人

東山 蔣　芬 字誦先復姓席由縣學舉今任山東濟寧州知州

東山 郜　隆 字惟俊本姓翁由監生舉歷任山東恩縣曹縣知縣

議敘

本朝

東山 鄒志弘 字毅仁康熙間由書館授山西岳陽縣知縣

東山 鈕正己 字及人雍正間以平苗功由守備改恩施縣知縣陞施南府知府 互見武職

東山 張士棟 字二白松江府學廩貢乾隆間由教習今任四川巴縣知縣

東山 席紹禖 字宜民乾隆九年由書館今任廣西全州州同

東山 吳紹俊 字宸望乾隆十年由書館今任江西新建縣縣丞

東山 席紹革 字患南陝西臨洮籍廩生改歸吳縣乾隆十二年由書館今任陝西咸陽縣縣丞

武科

明

正德初始行會試鄉科有一舉再舉三舉之制

馬蹟 吳　价 萬曆己卯乙酉戊子三舉

馬蹟 劉尚義 萬曆庚子科永生州遊擊會兵變父子四人皆死於任

西山 蔡人龍 萬曆壬子科天啟壬戌進士 詳傳

馬蹟 張　溆 天啟甲子科大河衛守備

東山 陸鳴皐 字漢聲錦衣衛籍崇禎辛未進士鄉科無考歷官南京兵部標營副總兵

東山 翁萬裕 字雄卿臨清州籍崇禎丙子科丁丑進士歷官南京大教場中營遊擊

西山 徐偕芳 崇禎間舉人年分無考後從史可法守淮揚歿於陣

本朝

東山 周　濟 字玉汝上元縣籍康熙甲子科乙丑進士廣東右翼鎮左營遊擊

東山 嚴　威 字幼清江寧縣籍康熙丁未進士陝西固原參將

附 武職

元

馬蹟 曹　祥 海道萬戶掌漕運事

明

西山 蔡良瑞 洪武初任直隸太倉衛鎮撫封武毅將軍

東山 王　振 洪武中南京府軍左衛指揮子瀕嗣

東山 湯用 福建鎮海衛千戶

東山 蕭顯 陝西甘州衛千戶

東山 朱璿 淮安大河衛百戶

東山 顧旺 【舊】洪武中北京寬河衛百戶擢北京永樂初遷都如建 洪武時止稱北平又洪武間無寬河衛永樂中大寧廢改大寧 後衛為寬河衛顧 旺疑非洪武時人

長沙 俞德大 永樂初寄寧衛千戶吳邑志作俞信

馬蹟 錢燧 以誠有功授指揮姓試襲永樂間人 吳邑志

馬蹟 徐良 永樂中常山護衛指揮使

馬蹟 馬榮佐 正德間葛授指揮

東山 金履泰 崇禎間山東臨清州守備

本朝

東山 朱篆 字山補康熙間福建汀州守備

東山 鈕正己 湖廣永州府守備雍正間改文職 互見議敘

東山 翁耀 字拱辰松江城守千總

東山 夏雲鳳 松江提標後營守備

東山 席雲龍 字西望今任松江城守把總

例仕

本朝

東山 朱允恭 字公世歷官福建延平府知府

東山 席啓寓 字文夏工部虞衡司主事

東山 翁天游 字元雯河南開封府同知

東山 翁天章 字漢津雲南河西縣知縣

東山 金士定 字天中永寧州州判

東山 吳中柱 字玉書縣學廩貢歷任韓榆太湖二縣訓導

東山 姜立廣 字漢臣大興籍湖廣長沙府知府

東山 姜立寬 字栗臣立廣弟戶部主事

東山 席永勖 字元功戶部員外郎

東山 卜言 字抱慎陝西臨洮府金縣縣丞

東山 朱彝 字尊六歷官山東觀城縣四川丹稜縣知縣

東山 姜立勲 字元功浙江蘭溪縣巡檢

東山 姜建洪 字自華湖廣寶慶府經歷

東山 吳中朗 字玉潤廣西桂林府通判

東山 許永鎬 字既受縣學例貢歷任金壇訓導懷寧教諭改福建南平縣縣丞

東山 朱維鈞 字秉鐄歷官山東曹州知州

東山 朱璽 字俊哉縣學例貢歷任懷遠縣訓導浙江景寧縣知縣

東山 席瑗 字景伯工部都水司郎中

東山 翁遵讓 字遜光浙江龍游縣典史

東山 王稼 字亮采本姓朱陝西合水縣典史

東山 朱沛 字雨開河南汝寧府通判

山西 蔡書升 字廷彥例貢歷官盛京承德縣知縣

西山 蔡書雯 字素三陝西靈州知州

東山 席雍 字喈仲陝西督糧道

東山 周尚質 字典三今任山東德州知州

東山 錢啓祿 字子荊本姓萬陝西徽縣典史

東山 席健 字周言縣學列貢湖廣辰州府通判

東山 許斗麟 字王堂直隸高陽縣典史

東山 席襄 字戊叔浙江鹽運副

東山 席蔚 字王士今任六安州照檢

東山 嚴燧 字懷新宿州驛丞

東山 周定方 字柯亭浙江嘉興縣縣丞

東山 周尚錦 字學三今任掌知縣述諭

東山 蔣紹雯 字彥龍本姓席今任浙江驛大使

東山 席紹元 字彥先今任四川驛大使

東山 吳溁 字錦川今任陝西咸陽縣典史

東山 周天生 字德裕今任陝西寶雞縣知縣

鄉飲

湖山鍾靈代有耆德賓筵盛典類皆名實相副而

濫與者鮮考而志之使後之人知桑梓有楷模也

明

西山 蔡昇 字景東號西濱

西山 陸治 字叔平嘉靖間兩舉

馬蹟 丁翰 字心淵嘉靖間三舉

馬蹟 丁復初 字紹淵翰子又舉壽九十八歲

馬蹟 許繩武 字作求兩舉

馬蹟 鈕國蕃 字紹元號誠所三舉

東山 張本 字斯植本姓沈嘉靖間舉是年復姓

本朝

東山 席本久 字仲遠號惕菴順治間舉

東山 金孝植 字天立號卓菴康熙三十年十月舉

東山 徐履中 字允正號約齋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舉

西山 蔡來信 字成之號鶴峰康熙間舉

東山 鄭茂協 字和生號笠峰乾隆十二年十月舉

東山 姜森玉 字孚尹號某庭貢生乾隆十三年十月舉時年九十五歲子一七十五歲孫三曾孫九玄孫二一門五代近今罕有

西山 蔡維禮 字周臣號友松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舉

西山 葛汝銓 字秉衡號五峯乾隆十一年十月舉

西山 蔡士琦 字宏望號雨亭乾隆十三年正月舉

太湖備考卷七

太湖備考卷八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珆　校

人物

列傳創自遷史所分著者無多後來作史作志者皆宗之具區志則概從分著二字之褒果能櫽括其人之生平乎今倣蘇州府新志例分記以山差次以時不別紛列名目惟流寓另著總附於後非山所産故不分記

元

王鵬字九萬博洽經史隱居干山之北葉伯昂嘗從學焉至正間徵之不起著有緱山集 震澤編

明

葉顒字伯昂父國英倜儻好結納名士儒學提舉李祈國子助教宇文諒並主其家故顒學有根柢尤長於詩元季中浙江行省鄉試署和靖書院山長不愜所蘊挾策走燕京會天下亂流落濠亳間比歸而家室蕩然故人耿炳文以討張士誠功封長興侯遣人招顒欲薦於朝顒曰時去志違毋庸是爲也乃益放情詩酒佯狂自恣竟客死長興 府志

賀廉字以清邃於易永樂癸卯中京闈第二選授連江縣訓導陞代府紀善爲人簡嚴以直忤時故官不達終福建按察司知事家居以經義教授多所造就吳中易學之盛皆其淵源 府志

吳惠字孟仁宣德丁未進士山中人登第自惠始授行人奉使占城涉海遇颶風同行者倉皇莫措惠神色自若爲文祭禱風頓息使還擢桂林知府時義寧峒蠻結湘苗煽亂臺司議進兵討之惠請先招諭乃單車親抵其峒開誠慰撫蠻遂服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爲帥義寧蠻畏惠其主楊文伯等出自訴

盜計遂解修仁荔浦猺獞數剽掠道梗惠名諭以威福自是不爲害在桂林十年陞廣東叅政惠性慷慨遇事敢爲居官三十年田廬不改其舊家居惟飲酒賦詩子懷字鳴翰風流俊逸詩文清麗尤工小楷 府志

施槃字宗銘本姓吳祖贅於施仍其姓正統戊午已未連捷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年二十三既入翰林日讀中秘書力學篤行爲楊溥所重踰年卒天下傷之槃早喪母事繼母無間言少年取高第遇鄉先輩言若不出口人以此多之門人私謚曰莊僖先生無子以弟之子鳳爲嗣 府縣志合叅

賀承宗字宗振其先自蜀徙吳父公宣學行爲三吳先進承宗隱居教授博學多聞尤通五行家言孫恩字其榮成化四年舉鄉試第一早卒舊府志

王朝用名琬以字行敦行篤學累試不偶以貢授光化縣知縣自劇賊劉石之亂流民盡逋竄山谷臺使慮生變欲焚林誅逐琬設法招徠生全無算又擇民壯習技勇爲守禦備縣境敉寧會子鏊登第遂致仕歸膺封典年八十五卒縣志

陸俊字伯良狀貌奇古行事多近迂然好義任俠其家先爲馬甲深悉其害嘗草疏擬叩閽大意謂南人習船北人習馬南人爲馬甲太宗權時之制也宜令南北各復其舊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而民不困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錢備一代之制鹽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自息其書數千言屢易稿無間寒暑行坐寢食得一字即起易之陳於當道若不聞乃榜之通衢人皆笑之其後馬甲得除田賦得均言者實採其說年八十四卒子奎醇謹孝友亦年八十一而終縣志

賀元忠字澤民庶子成化壬辰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視漕河歷廣西河南僉事補雲南副使備兵金齒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累歲不解元忠躬冒瘴癘往諭朝廷威德事且就緒以病乞歸滇人醵金以贐悉不受諸蠻爲作却金亭山人朱鳳章有詩云吏勳如公著汗青空山誰勒使君銘辭金又復同楊震留取乾坤一草亭元忠執務堅定面目嚴冷在臺時獨持紀綱嘗言吾知有國法不知有他里居二十四年敝衣惡食終其身卒年七十八子泰字志同弘治己未進士官御史時武宗收京師無賴及宦官廝養爲義子一日而賜國姓者百二十七人泰抗言其非帝怒予杖罷歸後起南京刑部郎中累遷至廣東參議致仕歸府志參足徵集

王鏊字濟之號守谿朝用子少遊府學成化甲午乙未鄉會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東宮出閣選正人爲宮僚命鏊兼左諭德尋轉少詹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言昨火篩入寇邊將皆嬰城固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臣竊謂今日變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綱時

名大臣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為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為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名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携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致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做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八璫事幾定忽中變夜詔劉瑾掌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罷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命鏊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逾月進戶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太費鏊曰一清為國脩邊安得以功為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土官罪死鏊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建言間亦聽從及焦芳專事媕阿瑾橫彌甚毒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林居十四年世宗即位遣官存問賜金幣並輿廩鏊疏謝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

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訃聞予祭葬贈太傅謚文恪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自砥礪晚又著性善論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為之一變季子延陵字子永蔭中書舍人兩奉命封藩贈遺一無所受尋以養母告歸為人溫厚醇謹舉動一稟家訓與名流相唱和有春社編王中舍集（明史參吳邑志）

王銘字警之文恪鏊兄少隨父任光化歸山後絕跡城

市號曰安隱弟銓字秉之遊杭州府經歷不赴文恪製詞以贈有輸與伊人一着高之句因顏其堂曰遂高所著有夢草集四卷皆與兄倡和作也（吳邑志）

施鳳字鳴陽脩撰槃姪勤誦讀能文章倪文僖為南京禮部尚書以所業往見文僖驚焉為介於陳御史直夫直夫喜曰從吾遊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鳳益潛心理學歸吳提學御史戴珊敦遣入試以病辭錢學士溥以經明行脩薦亦不就於墓所授徒闢園鑿池養魚種樹食貧礪行不以干人孝友恭慎家人輩皆化之初鄉有狂悖數犯鳳鳳不校益厚

之其人卒悔改晚搆一亭於松竹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王鏊為作東岡高士傳 府志

嚴經字道卿少習賈先達賀元忠一見奇之挈遊京師淬勵學問弘治丙辰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見事明決擢知吉安府丁憂歸補彰德府頻歲荒旱民多流亡經徧禱羣望雨隨車至又發廩賑給逃徙復業郡有疑獄歷二守不能決經至立剖人頌神明藩府以宴餽女樂歲却之自是藩王以下皆敬憚斂跡時流賊披猖所至殘破經修埤繕甲賊不敢犯績最當遷會掌銓曹某向過彰德憾經無餽遺

故抑之俄以病致仕歸六年而卒孫果字毅之能詩文著有天隱子集 府志

吳應張字希闓明達有幹畧吳中賦役不均久為民困值知府王儀倡均平之議檄下諸州縣邑令周寵委應張踏勘應張躬履畝畝分別上下并查匿漏飛派有租無稅者悉錄以獻分輕重則均輸協辦國課不虧而民困除又糧長最苦差解輪當者無不破家應張以公田之策上知縣宋儀望通區派出千金置義田入租以資賦長至今蒙其利年七十二而卒 縣志

張本字斯道齔而失恃鞠於祖母劉教以孝弟節義之事即能領解長習舉子業屢試不偶乃棄去學古文辭於王文恪公時公以少傅家居主握文柄慎許可獨本當公意嘗讀書福濟觀為道士賦九月梅花詩都太僕穆見之歎賞遂造問定交賦詩投贈一時如文內翰徵明陸黃門粲彭徵君年黃徵君姬水共相推重名重吳中自號忘機野老又稱五湖漫士所著有五湖湯閒五湖漫稿 縣志參足徵集

黃訓字季行正德庚午舉人會試不第例入國子監業乃專力典籍自六經以及諸史百氏無不會通甲戌成進士試吏部冢宰楊一清覽其文奇之擢第一

當授京職訓乞南京以便養不許選兵科給事中未幾病卒年僅三十三訓才高意廣為文奇偉宏壯風格不凡頗類其為人在兵垣時有武弁餽千金却之既嬰疾弁復攜金至訓厲聲叱曰吾即死豈以是汙耶其剛介有如此 縣志

朱良佑字太和好為人解紛排難有魯仲連之風開酤坊於金陵與賢豪者遊揮金結納友朋緩急恃以無恐時海忠介公瑞為南都御史鐵面霜威鋤擊豪強不少貸聞良佑名嘗微行過其酤坊目之意釋後復夜至問主人能飲乎曰能能奕乎曰能遂坐斗室

飲奕達旦諮以時事具以所見聞對自是海公心契朱山人矣海公卒官良佑往哭弔之以詩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都人士爭相傳誦以爲實錄詩載國史海公居官崨岈過峻同列不無忮嫉者身後無嗣櫬莫能還閭閻好義之士雖欲賻莫敢先良佑義形於色大言於衆曰有官如此忍使其骸骨不歸故土乎乃置櫝中衢首以百金投焉人爭趨之三日得五百餘金良佑治裝扶櫬歸葬於瓊事畢向墓長揖曰朱布衣從此遯矣所著平倭志紀異錄留京偶筆家訓三十六條 縣志參足徵集

周誠四歲失怙及長貧無以贍爲人傭作每得肉必持歸奉母傭不赴遠日必歸視其母一二度或謂之曰汝傭作甚勞曷若行賈較逸且所得恒倍誠曰得朝夕侍母雖勞勝逸棄母遠遊雖利弗爲也母年九十卒誠年亦六十餘矣每日必先謁母墓而後赴傭陸幼齡作孝子傳紀其事 縣志

金潮家貧未學事父母孝父病醫弗能治瀝血露禱亦弗效乃刲股和藥煎飲立愈父母歿廬墓蔬食三年萬歷初事聞臺使者歲致粟帛復其家 縣志

席洙字子餘孝友醇謹讀書自樂著有居家雜儀 縣志

金宗悅宗愉兄弟友愛財不私蓄食不私享兩家兒女更衣并食年逾六十恐子孫或有爭端因析其産凡田廬什物各以義讓至久不決遂同爨如故 具區志

沈罡家貧無妻與父共卧起父耄嗜酒罡日得傭錢悉供父飲飲輙醉醉即小遺罡必以身貼溲處推父就燥又遺則又更易其處終父之年如是里中奇其事上之府縣加奬焉 縣志

翁恭字良預家雄於貲任俠好義嘉靖間倭入寇恭出貲募鄉勇保護東山當事嘉之旌其廬 縣志

鄭庚字惟金醇謹端方自律甚嚴與人交則又寬厚有餘隆慶間知縣劉應望委爲耆正多所建明免里之貧不堪役者八十餘家嘗爲族人代輸轉漕北上所費不貲悉自己出不計也父有遺産悉讓二兄鄰人有急逋願售祖居於庚庚不忍周其急使守之卒年六十九 縣志

本朝

陸炳字文虎純孝人也父樞明崇禎癸酉副榜遊於閩粵永明王用爲監察御史是時朝臣水火主若贅旒

而　大兵又日迫樞知事不可爲棄官欲歸道阻丁通炳未知父存亾日夜號泣冒鋒鏑間關赴粵時大兵下廣州永明入滇炳訪知父未從行流寓在閩反求而得之遂迎歸人稱爲陸孝子 採吳時明祭文

席本楨字寧侯家富於財而好行其德崇禎辛巳江南大祲山中市販俱絕民不堪生本楨捐八千金市粟賑飢多所全活又上言願輸家所有以佐軍巡撫黄希憲奏聞授文華殿中書尋加太僕寺少卿誥贈祖父如其官時中原不靖湖中多焚刼本楨以全力捍禦一山安堵卒年五十有五里人感其德建祠於本山澗橋祭列祀典子啓岡字文輿以例貢授中書舍人能繼父志凡濟困救危及有益地方之事靡不殫力爲之又廣父所置義田義學義塚集古今嘉言懿行二十卷名曰蓄德錄康熙三十二年崇祀鄉賢 府縣志參朱彝尊汪琬誌

吳國章字鵬程少喪父哀毀骨立兩目幾盲嘗商於外一日忽心痛悚然曰吾母病耶急買舟歸渡湖遇大風顛覆不顧抵家而母病果革兄國宰罹奇禍或慮波及勸姑避國章謝其言而傾家營救兄禍得白鼎革時東西兩山有民夫馬草鍘刀青木諸雜役又澌閘巡觥徧行內地橫攫貨稅山船致不敢入胥口民大擾國章挺身詣當事請命先後獲免他若卹貧賑饑建橋築路之事不可枚舉卒年七十子文灝字序商貢生行仁施義能繼父志又建仲雍祠脩族譜置義田力不逮於前人而事有加焉年八十三而卒 府縣志參形尤侗誌

翁澍字季霖博學知名家多藏書能詩文喜結納所交率當世賢士大夫與下堡金侃文最善延致家塾晨夕相對商搉今古著有具區志一編自謂經濟之學有以補蔡王二書之未逮云 約林屋民風

鄭登遠字御之性孝友篤宗誼惠及桑梓康熙十八十九兩年歲祲民飢登遠出粟平糶又煮粥以食貧不能糴者當事嘉之 新縣志

金礪字元台吳庠生生而穎異七歲能書斗大字運筆有老成風格嘗隨鄰翁登莫釐峰有和氣化爲風雨露層巒渾合水雲天之句時號神童長就石門呂氏學與當湖陸稼書崑山朱柏廬爲道義交問難往復咸器重之爲文根柢六經出入八家自成杼軸不屑趨時故終老一衿生平嚴氣正性揪履端方事親以養志爲主不蓄私財兄弟同爨白首無間言中年連

丁內外艱哀毀骨立服除始居內五齡幼子駭曰爺何來毋房耶蓋目所未覩也作書不名一家而於篆隸尤工至今人寶之所著有瞻雲閣集傳是集卒之後門人私謚曰孝正先生 新府志參譜傳

施績字從夏端方嚴毅動止必循禮法閨門之內肅若大廷長子昭庭爲江西萬載令迎養不赴居家杜門却掃絕無一刺投當事郡守黃公鶴鳴與昭庭乙未同榜蒞任後遣使存問亦不往謝人以此重其品好讀書經史之餘旁及二氏於參同契尤有領會年七十七得疾預知死期至期索冠履起坐而逝 採行狀

以上東山

明

吳信字思復操履端確不入城市有古隱者風與仲弟敏季弟紀皆以詩鳴吳中人比之三謝著有柚莊稿山居雜咏敏字思德邑庠生尤長於經濟郡守況公延爲上客條析利弊與況公有水乳之合況公卒官悉力經紀其喪而歸其櫬後遂高臥不出 縣志參足徵集

吳天檜字原敬敏子氣度弘遠弱冠任糧長凡三十年不以累人 時當糧長者有破家之害 東山武山之間有渡水橋爲往來一要津廢且久以千金成之至今利賴成化中以賑邊授中書舍人弘治間郡飢糴粟賑䘏事聞詔旌其廬曰尚義 縣志

吳文之字與成敏之曾孫才性絕人讀書目數行下七歲能屬文未弱冠發解應天登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士有聲翰林年二十九卒於京邸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縣志

葛一龍字震甫嗜吟咏喜交遊肄業南雍與四方名士結秦淮詩社傾囊投贈不足蓅之以稱貸屢試不售援例謁選吳橋范景文典選事識其名曰得非吳下詩人葛震甫呼爲葛髯者耶選授雲南布政司理問

嘗攝彌勒州事廉潔惠民民歌之未幾罷歸責債者填門率無以應惟書滇遊諸詩遺之而已作詩寘心幽討務期自闢清新不肯一字拾人牙慧楚人譚元春之流相與尊奉之間與酬答降格爲楚調然其本色自在也從弟彌光字實甫亦能詩 府志參足徵集

吳鼎芳字凝父爲詩蕭閒簡遠有出塵之致與范東生刻意宗唐刊落凡近有披襟倡和集行世後爲高僧以終 府志

本朝

鄒儒字汝爲中順治甲午浙江鄉試選嚴州府遂安縣

教諭康熙甲寅耿精忠反於閩賊黨馬鵬汪壽等旁掠郡邑入浙省陷遂安儒被執不屈授以僞劄不應乃幽之別室儒俟賊夜醉逸出攜其子弘志踰城至同年章潤奇家糾集鄉勇從章雙桂攻城雙桂先登斬其魁賊奔逸城乃復翌日賊復掩至環攻十七日鎮臣鮑虎救兵至乃解復城守城儒皆與有功焉又徵集

以上武山

唐

麹信陵字宗魏貞元初進士及第爲舒州望江令有仁政嘗爲禱雨文有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條贖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於歲既卒官百姓留葬縣境建祠祀之宋崇寧四年勅賜靈施廟府志

元

俞琰字玉吾生宋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著書不復仕進以義理之學淑諸人於書無所不讀精於易學尤好鼓琴既老自號石𥗧卒於元貞間年七十所述諸家易說百餘卷名曰大易會要自注上下經幷十翼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又有陰符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易外別傳一卷幽明辨惑二卷

書齋夜話四卷席上腐談二卷弦歌毛詩譜一卷子仲溫克承其志府志　按府縣志並云琰生宋寶祐間卒元貞間年七十考之正史宋寶祐理宗年號起癸丑凡六年元貞元成宗年號起乙未凡二年自癸丑至乙未首尾共四十三年琰不應有七十歲前寶祐二十八年乙酉爲理宗年號寶慶元年寶慶至元貞適符七十之數琰必生於寶慶慶字訛爲祐耳若祐字不訛則生字當衍詳其文義琰在寶祐間以詞賦稱也

馬國珍嘗應名至京不受爵賜號靜逸處士其詞曰儒人馬國珍稟性剛明持身雅正讀書學道志操逸於古人樂善安閒簡靜宜爲君子不爲祿仕甘分山林可賜號靜逸處士震澤編

秦欽字敬之宋亡隱居不仕故人趙子昂送歷日謝之以詩云野人無歷也知春多謝王孫歲月真六十餘年藏甲子今朝愁見舊時新子昂大慚又徵集

明

許暉字光遠有文名洪武初名至京以所著詩經義進復陳省刑薄稅之策太祖嘉之命署以官不受賜布袍放還震澤編

秦伯齡洪武中以人材擢御史巡按山東發奸摘伏明若燭照而不事深刻故法嚴而人不怨所上章奏皆鑿鑿可行尋以疾卒於官縣志

俞貞木初名楨字貞木後以字行更字有立琰之孫自少篤志問學力追古人既冠以學未成不娶負笈從

永嘉陳𠑊學易元季兵起杜門不出洪武初薦授樂昌知縣丁父憂服闋補都昌縣復以母憂歸遂不復出郡守姚善雅重之延以訓子無何以鄰人事波及被逮至京事白將歸病暴下卒年七十一貞木為人清苦敦行古道居官務崇禮化有古循吏風晚歲益厲清節朝夕不繼澹如也所著有立菴稿 新府志

蔡昇字景東博極羣書工詩賦為人規言矩行以名教自任屢與鄉飲四方慕其碩德咸造門請謁所著有太湖志西巖集具區百咏成化中以子蒙貴封中憲大夫 具區志

蔡蒙字時中昇子以貢入國學歷事兵部為尚書馬昂所知俾司章疏授温州府同知成化戊子泰順山中礦賊起朝命中官督兵勦禦會大雨雪官兵多凍死衆議募民壯補伍蒙曰彼烏合之衆苟益兵制其死命祇激亂耳盡遣職官往諭禍福衆推蒙行蒙毅然深入往復宣諭賊感悟解散蒙復建議立礦長領夫採鑿使民無爭又樂清田數千頃患山潦衝激蒙浚渠築堰俱成膏腴歲饑預儲粟五萬徧行賑貸秩滿温人赴闕請留任知本府尋遷辰州南寧皆得民心有政聲以久勞致疾乞歸 府志

徐震字德重家世好文少從陳繼學詩有弔項羽廟睢陽懷古輓岳武穆詩傳播人口與西蜀晏鐸海昌蘇平唱和與十才子之列久之謝賓客歸山中垂簾焚香雖鄰里無行跡日賦詩自娛年七十八卒子潮字以同亦能詩工書後以孫縉貴並贈吏部左侍郎 府志

蔡羽字九逵昇孫少失怙母吳氏親授之書輒能領會年十二操筆有奇氣稍長盡讀其祖父所藏書為文有秦漢風骨詩尤雋永以易應選不售後歲貢赴選部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羽今猶滯選調耶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所著有林屋南館二集 府志

鄭震字子肅家貧力學里豪困以踐更震不往役縣遣吏拘攝震儒服詣見知縣某見而異之試以文大器之遂補縣學生治詩傍通書易從遊者衆震必整衣冠默坐久之乃言至講辟雍鄉飲大射必指點規畫身為登降揖讓之儀羣弟子莫不肅然嘗言曰魯兩生不行使叔孫通雜以秦制至今為斯文之恨屢應棘闈不售無愠色日與從遊討論孜孜不倦晚猶嗜學卒年八十五 縣志

徐縉字子容震孫幼即敏異出語驚人王文恪鏊有女

通經史爲擇壻一見縉奇之曰西山乃有是兒耶遂以女許之攜至京師命受易於靳貴得其傳弘治乙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奉命册封遼藩贈遺悉卻乙亥進侍讀兼日講嘉靖乙酉典應天鄉試得人獨盛擢少詹兼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務開陳大道以資啓沃至於治忽安危尤反覆規喻上改容聽受取先皇所製和順從容四字賜縉以顏諸堂尋改吏部攝銓政郊禋有事例遣勳輔特命縉以亞卿行之自是忌者側目時陸粲疏劾執政都御史汪鋐嗾太學生詹啓訐粲爲縉所指下御史臺据[illegible]

無所得奪職免歸築介福堂奉母口不言時事足不入城府幾十五年後以母喪哀毀得疾卒後其子元成伏闕上書得賜祭葬謚文敏所著有經筵講義六卷（新府志）

陸治字叔平府學廩生工古文詞爲名流所重傍通繪事精妙絶倫屢試棘闈不售不欲久糜官廩上牒請罷督學令毋煩諸生試籤如故會治從弟洽受經於治當貢遜不敢先治又讓弟督學乃下書曰貢爲縣官薦才亦以表勵風行非直論資較年也諸生治博學砥行孝友敦睦兄弟交讓縮足榮軌吾甚嘉之其令治先以貢士歸知府蔡國熙李健重其人兩舉爲鄉飲賓（縣志）

陸文組字纂甫醇樸敦厚和氣襲人始爲賈忽覩黃河奔流恍若有悟遂棄去就學與松陵王叔承同時以詩鳴其詩淡遠有王孟風格當時謂陸治畫中有詩文組詩中有畫目爲洞庭二陸所著有北山篇鴻里什江上草等集（縣志）

嚴鐸字元振九歲值家難大父陷縲絏鐸持刃怒曰春秋大齊襄復九世仇今不三世烏能已乎家人解慰之曰若壯訴之朝刃之國當不愈於刃之巷乎鐸乃

已長就學爲文有驚人語尋以諸生入國學陸文裕公深爲司業拔其文爲六館程式倭夷入寇鐸以策干軍門曰太湖口昔中山王進兵地也請戍守許之嘗與倭遇手射殪三酋例得優敘會丁母憂服闋謁選授東昌府通判職治漕河鐸視水要害作隄防免徙決監視臨清關稅得羨悉資河工檄攝府篆安静無擾臺使交薦將超擢會同官有忌之者堅意乞歸放情山水絶口不談世務年七十六卒（縣志）

陸明輔字伯相性嗜學落拓不事生產困於役業盡廢嘗目疾未痊猶手不釋卷所著有左球史琳龍飛十

紀明時玉韻等集二子幼而貧一女守貞不嫁勉刻
父檠阿集行世府志
勞珊字鳴玉博通經史中嘉靖甲午鄉試連上禮部不
第遂不復試鄉人重之私謚貞靜子遜志字惟敏十
八登賢書隆慶辛未成進士授安吉知州陞南京刑
部員外尋進郎中出知潮州府潮故饒裕遜志嚴郤
例羨剔槃蠹奸不阿津要亦不致餽上官遂議調簡
歸府志
秦嵩字中望博學能古文詞萬歷壬午以郎籍舉湖廣
鄉試癸未成進士授巴縣知縣有惠政以直道忤上

官朞月罷歸士民攀送境外縣志
葉初春字處元萬歷庚辰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時海
寇充斥建水壩以遏其入路歲荒賑貸全活甚多釐
正阡陌浮賦一清治爲嶺表最擢兵科給事中尋轉
禮科時儲位未定羣臣疏請冊立不得請出閣講學
又不許都給事中李獻可以力爭得重譴初春偕同官
張棟吳之佳各再上疏帝益怒並削職時稱吳中三
諫光宗即位録遺忠初春已死贈光祿寺少卿府志參明史
蔡維寧字以寧弱冠入長安工部尚書柳佐一見奇之
遂定交時柳方董陵工維寧佐之經畫以勞例授
官不拜會逆璫毒流縉紳柳欲上疏發奸病不能起
屬維寧代草維寧奮筆疾書烈烈數千言疏就柳已
病革其家人竊焚之維寧慟哭出都門賦繚樹蝸虎
諸詩以見志後璫誅維寧踊躍之臨清拜告柳墓道
病歸卒年三十一先是山中奸人起挖煤嬰維寧倡
同志作挖煤謠上當事得禁止好爲詩無專集其友
王倪金俊明輯其遺稿刻之名秋陵獨響縣志
蔡人龍字君伸天啓壬戌武進士授潯州守備碧灘潯
水猺亂督撫檄人龍會諸屯營進勦人龍獨勇敢深
入殺賊甚衆進屯要地未幾賊復至人龍力戰他營

莫之援遂被執不屈死子至中率死士入賊巢獲父
屍擒劇賊歸剖其心以祭上書巡按御史言父死事
狀事聞得贈遊擊將軍給驛歸葬至中字時御鄉人
稱之爲蔡孝子府志
本朝
陳綸字世掌父文炳著四書合參病革未成綸續成之
好歌詩慕謝康樂風旨嘯傲泉石不求人知郡守陳
滄洲慕其人嘗造廬訪之稱爲樂天君子所著有江
漢草西亭續稿採林屋民風
[illegible]來信字成之七歲就外傅授以孝經論語即舉有酒

食四語語其兄曰爲人子者當如是也聞者異之年
十七父歿哀毀骨立三年寢食苫塊中飲泣不出聲
恐母聞之傷心也後奉母居東山別墅園亭之樂甘
旨之奉靡不畢具母歿哀毀如喪父及歸葬慈烏繞
墓人謂孝感所致雍正九年旌表 新縣志

以上西山

明

朱魯字得之號東湖才氣超邁詩文援筆立就議論皆
原本經史嘗輯宋文信國逸事爲忠孝外傳系之以
詩凡四十四首成化間以才學薦與脩國史卒年八

十餘崇祀鄉賢學者稱爲東湖先生 足徵集

陳瓔字良玉正德間舉人任大理府通判以直道忤上
官左遷福建市舶司提舉司故轄海商多琛貝瓔廉
潔自持及致仕歸夫人購珠數顆瓔擲得棄之水曰
毋以此玷我清名 常州府志

丁致祥字原德正德戊辰進士授户部主事監居庸德
平軍儲時閹脩鹽榷之利匿於奸者數十萬部以致
祥徃釐剔一清國課不虧而商不困疏利弊五事皆
見採納先是漕舟自江達淮途中多滯致祥視漕復
儀徵廢閘專堰利者沮之不爲撓仍刻石以垂永久
歲省費以萬計漕大便秩擢湖廣布政司參議轉陝
西按察司副使撫漢中流民恩威並濟在楚在秦兩
遇水災設法賑濟民以不困陞河南布政司參政以
老乞致仕歷官二十餘年橐槖蕭然獨吟咏篇什甚
富所著有草窗詩稿 常州府志

薛南字圖南俗好爲吏南獨有志於學告其父曰南將
爲此不爲彼矣遂遊四方交海内諸名人歸又從邑
人毛憲朱昱唐音遊益深造有得既而郡之好學者
多令其子弟從之南力學不倦以孝事親以友愛弟
庶幾古篤行君子云 常州府志

錢孝字師舜植學敦行留心掌故所著有馬蹟山志詞
簡事核有良史筆法 具區志

王就學字所敬萬歷十四年進士授户部給糧廳主事
中官需索解户有累死不得掣批者就學稱引祖制
疏兩上得著爲令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王
錫爵門人也徃規之爲流涕動以禍福錫爵憮然遂
反並封之詔尋改禮曹進員外郎以清望調吏部二
十四年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
疾遣官代行就學抗疏曰聖母上賓音容不可復即
猶可以憑棺擗踊而少盡其情者在此一刻今乃靳

一扳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何能自
安疏奏不省終以此從罪夫幾削籍歸 明史

陳世曙字亮初父士仁遭家難避禍出世曙以身當之幾殆後父歸病篤刲股和藥以療家人不知也年三十四始娶淮安郡丞李公稔其賢具金幣爲聘曙即以金幣歸母爲弟娶婦已而親相繼歿拮据喪葬如禮屢試不售遂棄帖括專力古聖賢之學與當世名流往復辨論必求其是而後已年六十六無子疾革作梅花詩三首而卒 吳縣志

丁輔字心淵致祥孫家業中落檢得先人舊畜子母券

千餘紙人爲輔賀輔曰忍益券者飢而予一人飽耶盡焚之粵西大將李西垣聘爲參謀麾下有以金三百珠冠一爲奉乞一言於大將輔却之後麾下以贓敗大將檢其籍有前餽丁金固却語大將歎服又一麾下殺賊有功而性麤善罵座大將中讒欲置之法輔曰伯夷叔齊能殺賊耶大將笑釋之羅防猺亂先是熟猺已納降輸稅有言宜并滅之以樹威輔曰殺降不祥吾當覘之至則諸猺歡迎餽食輔歸白大將曰猺非反者熟猺賴以全活及歸囊橐蕭然 常州府志

許鼎臣字爾鉉萬歷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遷吏部時端拱日久中外泄泄獨鼎臣於宗社安危諸大政言之憤切致慍羣小堅請歸養家居十載起光祿寺丞會璫用事鼎臣抗疏論之忤旨歸里崇禎初起本寺少卿諸璫聞其名莫敢橫索節省歲以萬計寧武鎮兵叛受命撫晉陳便宜六事首列蠲租以恤窮困使民不從賊增餉以募勇敢使兵不擾民寧武遂平會有墨吏與監璫比政猛於虎鼎臣劾之又罷帥某以金賂要人欲飾敗爲功鼎臣持不可致憾益衆未幾有協勦豫寇之命鼎臣以和順等縣處山谷間接壤中州檄兵駐防而直指竟撤使回省監璫遂以

和順失事劾去之在晉甫十月先後八十餘疏皆得竅要而掣肘牽制不得施用知者惜之居家七年卒子之漸順治進士官御史有直聲 常州府志

吳暘字麗中萬歷丁未進士初授大理寺評事平反活九人遷户部主事歷員外郎擢河南知府時福藩國洛陽帝愛子僮客放縱吏不敢問暘持己廉潔守正不阿僮客斂戢陞浙江僉事尋陞廣東參政香山澳者倭夷貿易處也距縣治二十里倭夷萬指屯聚爲奸民煽誘築城造炮臺有不軌志巡撫何士晉議拆之以屬暘暘嚴緝奸宄杜絕交通召其首諭以朝廷

歲從咸俯首聽命遂墮其城毀其臺倭患潛消會公
公以瑠禍去其績弗獲上聞尋陞江西右布政轉福
建左布政入覲召對詳明命仍赴閩道病卒年五十
六閩撫按敘勳撫海寇功贈太僕寺少卿常州府志

陳睿謨字晉采萬歷庚戌進士初授建安縣令再遷息
縣擢御史按蜀當安奢之變睿謨勵兵訓士蜀璫倚
重逆璫魏忠賢生祠徧天下巡撫尹同皐諷睿謨睿
謨曰豈不知建祠可以梯榮然不若留一塊乾淨土
還朝廷禍福吾聽之矣卒不建後璫敗給勅褒嘉有
逆璫肆毒砥柱獨高等語再按畿輔以薊門一疏忤

執政出為福建督糧道歷江臬楚藩禹州兵備土寇
楊四狽猖數邑睿謨親率千户劉定邦討擒之兩河
寇喪膽又捐俸修理禹州儒學建穎濱書院造就人
材請捐河患地一百二十餘頃民至今德之湖南北
峒蠻蠢動朝議請復設偏沅鎮更置巡撫詔睿謨往
是時賊在藍山者李荊楚等在桂陽臨武界者劉斯
宇等在天王寺者劉高峰等睿謨甫到賊已再攻湘
園長河睿謨授將士方略屢戰皆捷三賊悉平既而
獻闖逼荊勢急楚撫臣疏請勅沅撫移鎮荊州護惠
藩睿謨方至荊與撫臣策戰守而惠藩已微服出邸

強睿謨保駕至岳州而荊陷矣使不保駕荊事尚有
可圖睿謨深以為恨無何卒閩豫楚蜀俱祀名宦所
涖有輔世編傳是堂文集子浴稷字子育舉人歷官
刑部郎中恤刑畿輔平反多全活捐田百畝入宗祠
為族人婚喪費陞雲南瀾滄兵備道著有慎刑箴梅
花草堂詩與父睿謨並崇祀鄉賢孫玉鎮殉節孜於
湖玉堪　本朝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著有學文堂
文集文統等書明史泰府志

秦之鑑字尚明崇禎癸未進士授仁和令數月即棄官
歸家居教授不異經生手抄先正格言教誡子弟曾

當事有欲行薦辟者忽發狂疾遂止而實未嘗有疾
也後遊嵩山至儀封卒常州府志

本朝

魯釗號桐聲與義興堵牧子稱至交明末堵督學楚中
順治六年父子死難釗走蒼梧覓堵骸骨不得渇遺
像以歸然不忍故人忠孝之骨終委異地乃懸堵像
誓於神前必歸其櫬而後已卒如其志人皆義之足徵集參
陳玉璂牧子傳

以上馬蹟山

王明遠家貧業為梓所得悉供母甘旨母病十餘年不

敢出山傭作有其邑大工同業邀之明遠曰母老病奉侍無人不敢往毋疤竭力營葬哀戚動人兄早亡嫂嫁遺孤甫一歲明遠撫育成人為之娶復析己產之半以予之人咸以孝友稱焉 採林屋民風

右長沙山

錢豫字康功郡人宋宣和三年進士通判揚黃滁三州官至朝奉大夫建炎間避地居於東山之社下里築雙清亭 具區志

覿字仲益晉陵人宋建炎初由內閣出守平江未幾罷慕郡西山水之勝泛舟濟太湖登洞庭山日與詩

僧韻士笑傲於豐林遂寓間遂僑居於西山之陽名其室曰休寓 震澤編

李彌大字似矩彌遜弟郡人宋紹興初為戶部尚書兼侍讀以阻呂頤浩視師忤旨出知平江府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奪職遂築室於西洞庭名易老堂自號無礙居士將終老焉後起知靜江府入為兵部尚書未幾罷 震澤編參宋史

楊倓字子寬太師和武恭王存中子官工部尚書贈少師嘗居西山 新縣志

鄧若水字平仲蜀之井研人宋嘉定間進士理宗即位應詔上封事語侵史彌遠為所抑不復仕進隱於太湖之西洞庭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參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由是歸蜀 具區志

徐雪廬吳興人宋末避亂居於西洞庭嘗題詩𡶶山禹廟之石柱曰洞庭之陰小山幽百靈雄衛來高卯我當十月值亂離攜家遠遯湖之洲湖光接天晚浪靜樹色照野晴雲浮霜黃林頭橘柚熟日冷波底蛟龍愁北方兵馬想已到南國城郭誰能收我今買酒且消憂醉舞拔劍揮斗牛會須投筆去封侯斬取盜賊清南州 鄭志洞庭記今石柱詩刻尚存

路振飛字見白真定府曲周人也明天啓五年進士由涇陽知縣擢御史歷中外咸有政績崇禎十六年授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為賊節度使來代振飛進士武愫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將董子禮據宿遷振飛擒弼周愫擊走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解京正法五月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振飛令仰代振飛亦遭母喪家無可歸流寓東山順治二年 大兵破南京唐王自立於福州募能致振飛者官五品賜

二千金振飛乃赴名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三年 大兵進仙霞關唐王走汀州振飛追赴不能及汀州破振飛走居海島明年赴永明王名卒於途後櫬歸東山葬於渋海塢子孫守墓遂家於山 明史參錢謙益誌

卯端吳江人少孤與母徙居東山之俞塢家貧力傭以給嘗買鮮魚奉母妻匿其半將以食子端獲之問有餘妻曰亡矣端怒且泣曰婦死可續母一而已何逆婦不以我心爲心耶欲出之妻感其言後亦以孝聞母既歿因母性畏雷每雷電必匍匐墓側曰兒在此人比之王裒云 吳縣志

施岳字敬山本姓卯濟寧人幼孤值歲祲母子不能存活洞庭施其憐而携歸因冒其姓及長習木工自食忽忽孺慕枕席時見涕波痕授室後即約衣節食爲尋母計明季間行求訪流寇梗道而返 國初再往不得康熙丙午復禱神不見母誓不歸至則窮詢博訪一日遇小兒慰道左偶與語言其莊有老媪因念子時時泣下岳心動問道所由亟往叩户母子初不相識因自陳憶孩時母方烙餅倉皇取食湯火成瘢伸掌宛然相持慟哭時母年八十岳亦六十矣遂迎歸孝養終身 新府志

徐梅字若霖號南州長洲縣貞豐里人嘗館於東山愛湖山之勝尤愛葑山荷花曰予家藕塘此藕花深處即予家也僑寓十年而後歸爲人敦友誼重然諾長於古文靡體不工詩宗唐人集唐句如出天然尤爲

擅場少與張大受何焯吳士玉諸人相友善結詩文社後諸人皆顯達而梅獨以一衿終士論惜之著有古文辭六卷詩六册其子穀敦復謀付剞劂長洲李文鋭朱奕恂爲之序

周先生諱溥字德周震澤縣儒林村人父宸錫明末諸生鼎革後棄去先生奉父命亦不敢就試一生授經於東山遂長寓焉爲人言規行矩元旨先生器重之著有詩二卷

以上流寓

太湖備考卷八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玠　校

列女

閨中婦女鮮事詩書何知大義而山中有名教節烈表者者美不勝書核其實而備錄之以俟采風

葉氏曹順妻葉顯宗女年二十歸曹未幾夫客死舅姑欲嫁之不從復強之遂自經死翌日其夫骸骨適歸遂合葬時景泰四年六月

吳氏賀元良妻二十四歲夫亡族黨以年少無子爲議

氏持三不可以折之守節終身嘉靖元年旌表

俞氏生員顧春妻嘉靖間旌表

葉氏愼廣鉦妻嘉靖二十一年旌表

吳氏金上珍妻吳九湖女年十七歸金婚彌月夫即遠客未幾以櫬歸氏拊棺擗踊葬時縊於墓救甦自此截髮毀容惟求速死逾年嘔血斗餘卒時年十九歲

葉貞女許字周某未婚聞周無行女泣曰忍以此身自汚耶誓死不嫁後周死父母欲議更適又泣曰忍以一身許二姓耶乃祝髮爲尼居寒山菴又賀貞女許嫁張某將娶張暴卒訃至女曰我已許之不可以不成禮遂盛服往及門易衰入撫棺慟服三年喪既除即祝髮與葉同處二人自力衣食戒行凜然年並八十餘卒

吳氏葉善道側室年二十葉亡子延壽甫週歲矢志撫孤椎結操作與諸婢伍俟子成立委以家事獨居小閣長齋奉佛年七十三卒

王氏名妙鳳許嫁吳奎奎母有汚行女羞之廹於父母強歸于吳後奎商於外氏與姑居潔已自處一日姑飲所私命氏溫酒其人間入爨室戲牽氏臂氏怒即引刀斷臂父欲訟之氏曰世寧有婦訟姑者耶有死

而已逾旬卒時年二十有六

葉氏殷㮚妻㮚客遊得疾歸卒氏視含斂畢即投繯死時年二十有六

徐氏吳孟實妻徐光女二十七歲夫亡遺孤聰甫二歲氏撫孤成立苦節終身

金氏賀元吉妻夫早亡或以言諷氏氏怒曰安有儒家婦而再嫁者事姑尤孝王文恪鏊謂寡居而孝尤所難也

曹氏張孟舉妻二十二歲夫亡父母欲奪其志氏斷指以誓奉孀姑金氏同室而寢者四十五年姑卒氏衰

毀成疾亦卒翰林吳文之有詩弔之

朱氏翁希姚妻年十六鰥翁未幾夫客死無子而貧氏紡織以養姑姑病浹月不釋衣帶調護備至復遭火盜致飢寒困苦不堪而奉姑之禮無缺勁節終身

葉貞女葉文重女年及笄未字父母相繼沒弟沆在襁褓人爲議婚指弟泣曰痛失怙恃寧忍捨此而去耶及沆成童人復勸其嫁曰俟弟成立再議沆既婚宗黨咸曰今當爲爾議姻事矣乃笑曰豈有少不嫁而老反嫁人者乎卒以處子終其身弟沆爲之服喪二年嘉靖中郡守姜公旌其門曰貞義

席氏葉禹妻二十七歲夫客死守節四十餘年崇禎六年旌表

劉氏嚴林甫妻崇禎七年旌表

周氏葉輝妻輝客雲間病卒氏聞即自經死

周氏曹憲幹妻家貧辟績以佐食及夫病竭力醫藥歷五年夫病篤囑其兄善爲妻身後計氏泣謝誓不獨生踰日夫卒從容爲夫沐尸易衣并易已衣周身密縫之縊於夫側時年二十一明日夫兄來叩門寂然破扉入則二尸在焉時崇禎戊寅正月陳宗之作傳以紀之

周氏吳安忠妻二十四歲夫亡撫遺腹子守志家貧女紅以給事姑孝訓子嚴鄰火焚其居僅存一室人罕覩其面子復夭又撫孫孫成立苦節五十七年卒

鄭氏翁枝禧妻二十四歲夫亡布衣蔬食足不出戶遠尼媼絕巫覡以理自處以孝事姑年五十九卒

賀氏嚴士驄妻舅若愚以諸生遊魯遂家於鄆城馬頭集崇禎辛巳流賊至士驄負子出奔賊入其家將掠氏去氏以死拒遂被殺

翁氏許明臣妻崇禎十年旌表

嚴氏張頎妻崇禎十三年旌表

嚴氏張仰雲妻嚴雲門女二十七歲夫亡守節六十九年順治二年卒

石氏傅龍淵妻石隱山女二十七歲夫亡守節四十八年順治四年卒

嚴氏席文瑜妻嚴紫垣女二十歲夫亡守節三十八年順治八年卒

葉氏吳世達繼妻葉士志女二十一歲夫亡無子而貧苦節六十五年順治九年卒

吳氏施懋才妻吳龍川女二十一歲夫亡家貧無子苦節五十一年順治十三年卒

馬氏周文遂妻馬時亨女二十二歲夫亡夫臨死屬顧氏氏以刀斷一指為誓目遂瞑逾二年姑亦歿服除始歸寧父母以家貧無子為諷氏泣拂然還夫家閨户自經死衣袂肅然凡含斂之物無不備具時康熙二年三月年二十有六

姚氏席本淳妻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二十一年康熙四年卒

傅氏陳可立繼妻傅龍淵女二十歲夫亡撫遺腹子守節四十五年康熙七年卒

吳烈女名淑貞吳冲涵女許字葉公序康熙七年公序

染危疾訛傳訃至女方刺繡閨之即登樓自經死

周氏葉建章妻周振明女結縭一月夫即服賈客死姑弗使知氏潛覺整衣裝密縫周遍自縊死變起倉卒棺衾莫措姑夢氏曰某篋中有十餘金啓之果然時康熙九年年十九

吳氏沈調元妻吳長山女二十四歲夫亡守節二十七年康熙十一年卒

姜氏席本宗妻姜志雍女三十歲夫亡守節四十六年康熙十一年卒

周氏楊正已妻周晴湖女二十四歲夫亡遺孤智超甫七月撫之守志歷二十四年康熙十一年卒智超妻劉氏劉惠生女二十九歲夫亡苦節三十六年姑媳氷操人並稱之

施氏吳嘉慶妻施海慶女三十歲夫旅死守節五十年康熙十二年卒

宋氏生員施廣譽妻宋宏如女三十歲夫亡守節四十年康熙十三年卒

陸氏沈爾正妻陸諫臺女二十三歲夫亡守節二十五年康熙十三年卒

葉氏柳明卿妻葉潤甫女二十一歲夫旅死守節五十

三年康熙十四年卒

殷氏席本浩妻殷明初女三十歲夫亡守節三十五年康熙十四年卒

吳氏葉祖仁妻吳五玉女二十二歲夫亡遺孤以啞疾廢苦節二十二年康熙十七年卒

張氏席啓辰妻張古峰女二十二歲夫亡無子而貧苦節五十八年康熙十九年卒

盛氏施恒廉妻盛子仁女二十一歲夫旅死撫遺孤又夭貧苦自勵歷四十八年康熙十九年卒

葛氏翁烓時妻葛雁川女三十歲夫亡食貧守志歷三

十七年康熙十九年卒
嚴氏生員孔大文妻嚴紫臺女二十六歲夫亡守節四
十一年康熙二十年卒
葉烈女葉海宇女許字王瑞龍未婚康熙十七年王病
卒女聞之即絕粒其兄諭之曰妹當生守節若爲烈
女易耳因勉進食手製凶服詣王柩前泣拜截一指
自誓遂居夫家與小姑同卧起王素貧父母憐之謀
別議婚女聞即自經死時年二十歲
葉氏康鉄妻葉備和女十九歲夫亡有戚屬周其者即
倡改適議氏以頭觸地血流被面誓以死殉越八日
自縊死時康熙二十年也

吳氏施廣照妻吳雁門女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四十四
年康熙二十一年卒
席氏鄭茂爵妻年二十一歸鄭匝月夫亡無子守節五
十年康熙二十三年卒
葉氏席永正妻二十三歲夫亡守節四十三年康熙二
十四年卒
吳氏周其蔚妻吳宗玉女年十九歸周越一載夫客死
無子氏扶柩還葬歸依母家守節三十六年康熙二
十五年卒

陳氏嚴信任妻陳之宸女二十四歲夫亡遺孤甫周歲
撫之守志未幾復殤氏痛不欲生以夫喪未葬隱忍
久之越七年葬其夫於祖塋之傍即投繯死時康熙
二十五年也
俞氏顧正卿妻俞振峰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四十五
年康熙二十六年卒
趙氏卲民俊妻趙太守女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二十六
年康熙二十六年卒
吳氏金孝棐妻吳至善女二十二歲夫旅死聞訃慟絕
時方娠冀得子以延宗祀及舉女遂自經被救甦自
此終身茹素足不出户歷四十六年康熙二十八年

卒
鈕氏翁天瀚繼妻鈕天倪女二十二歲夫亡無子守節
十八年康熙二十八年卒
朱氏周元宰妻朱良璧女二十歲夫亡食貧守志營葬
三喪歷五十一年康熙二十九年卒
沈氏顧君章妻沈旋吉女二十七歲夫亡哀號絕食五
日不死遂自刎仆地衣裾不整猶手自曳之時康熙
三十年也
馬氏徐履素妻馬性宇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三十一

年康熙三十一年卒
葉氏秦弘道妻葉立生女二十五歲夫亡痛不欲生誓以身殉百日設奠一慟而絕時康熙三十一年也
金氏生員吳之翰妻金荊玉女二十三歲夫亡康熙二十四年旌表三十二年卒
席氏鄭登良妻席良卿女二十九歲夫亡無子守節五十四年康熙三十二年卒
陸氏席啓綱妻陸蘭臺女二十八歲夫亡食貧守志歷三十二年康熙三十三年卒

朱氏葉士源妻朱禹門女二十七歲夫亡撫周歲孤成立守節二十五年康熙三十四年卒
蔣氏周大縈妻蔣西公女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四十二年康熙三十五年卒
萬氏周國元妻萬謙宇女二十歲夫亡守節四十六年康熙三十六年卒
葉氏許大奇妻葉啓貞女二十一歲夫亡誓以身殉繼念姑未終養嗣無可立乃忍之後大奇之兄生子遂請撫育比長將授室忽抱疾卒氏遂投井死孀居三十一年其生也節其死也烈時康熙三十六年也
葉氏金天釆妻葉子聞女二十七歲夫亡無子守節三十六年康熙三十七年卒
席氏翁晉琯妻席元貞女二十三歲夫亡守節三十年康熙三十七年卒
諸氏沈公彥妻諸仰田女二十四歲夫亡守節五十三年康熙三十八年卒
黃氏葉曾廣妻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五十九年康熙三十九年卒
嚴氏周魯源妻嚴惠卿女年三十魯源疾篤臨終執氏手熟視氏曰我喻矣當殉君月遂瞑氏視含殮畢即欲自裁姑曲勸之與共寢一夕天未曉氏遽起姑止

之氏曰天明恐客至備灑掃耳出少頃姑聞隱隱有聲云死矣死矣驚起呼之不應已投井死矣距夫死止三日時康熙四十年也
葉氏朱繁穎妻葉君茂女二十三歲夫亡食貧守志歷二十七年康熙四十一年卒
吳氏翁時雍妻吳仲襄女十九歲夫亡撫遺腹子成立孝事兩代孀姑喪葬盡禮守節六十三年康熙四十一年卒
金氏王祚永妻金鳳祥女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五十二年康熙四十一年卒

吳氏葉蒼瑞妻吳序周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十五年
康熙四十一年卒
姜氏周懋功妻姜建侯女二十三歲夫亡食貧守志歷
三十九年康熙四十二年卒
席氏周仁治妻席文彬女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二十二
年康熙四十二年卒
葛氏沈天培妻葛又元女二十九歲夫亡無子守節三
十四年康熙四十二年卒
居氏周琰妻居正華女二十五歲歸周一載夫亡無子
而貧刻苦自勵歷二十七年康熙四十二年卒

許氏沈載揚妻許曾所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四十七
年康熙四十三年卒
席氏吳寅賓妻席公輔女二十五歲夫亡無子守節三
十六年康熙四十四年卒
徐烈女徐我集女許字葉德懷未婚德懷死女聞即潛
以帛繫髮易縞衣投園池中死時康熙四十四年季
十九
凌氏王德瑜妻凌晉侯女二十五歲夫亡家貧無子守
節三十年康熙四十五年卒
王氏葉維采妻王德乾女二十八歲夫亡無出撫庶出

子成立復早亡未有孫嗣姪孫為後苦節二十七年
康熙四十五年卒
葉氏吳永輔妻葉汝聞女二十二歲夫亡無子守節五
十二年康熙四十六年卒
吳氏朱雲蘷妻吳永中女二十四歲夫亡遺孤甫生兩
日撫之守志歷四十年康熙四十六年卒
金氏翁堅妻金元一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三十九年
康熙四十六年卒
許氏陸壽祺妻許正心女二十八歲夫亡無子守節三
十三年康熙四十六年卒

嚴氏鄭量如妻嚴泰華女端莊淑慎喜讀書年十八歸
鄭二十六而寡無子撫姪為嗣復早亡寡媳繼歿撫
育孤孫并口授經書其長孫楝領康熙戊子鄉薦第
三人氏善卜易多奇中嘗卜楝必以麟經中式命楝
攻春秋果得售又楝嘗得疾死且三日惟心尚溫其
孫媳號慟搶地氏卜之慰曰毋庸慼吾孫命必不死
特恐汝年不永耳楝果不死孫媳于明年竟去世生
平著詩盈帙悉焚棄僅傳懷親憶兒悼媳課孫詩四
首其懷親詩曰卓犖丰標逈軼羣湖山清爽絕纖塵
嚴霜飽鍊蒼松晚膏雨勻沾芳草春金玉成章懷世

寶㟁彝留範作家珍山頽木壞今安仰斷簡殘編最
愴神憶兒曰無限窮愁每自寬相依膝下足承歡焚
香講易天心復刻燭談詩午夜寒且喜晨昏安菽水
共憐身世屬艱難祇今雲樹霜林句撥觸酸辛不忍
看悼媳曰痛汝青春失所天兩孀相對益潛然撫孤
自古難於死苦節何人可謂賢永決便能酧夙志長
辭誰復侍衰年遺經賴有遺嬰讀庶使貞魂慰九泉
課孫曰吾家兩世盡衰微賴汝庭幃命共依日對聖
賢猶未是暫親花鳥便全非孤燈影伴三更月勤讀
聲隨五夜機他日學成安出處錦衣不與換斑衣苦

節四十八年康熙四十七年卒乾隆五年旌表
湯氏鈕元章妻湯禹傳女十九歲夫亡無子守節六十
二年康熙四十八年卒
吳氏周煦妻吳康如女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五十年康
熙四十八年卒
周氏金希仲妻周立綱女二十歲夫亡無子守節二十
四年康熙四十九年卒
葉氏曹旭生妻葉近仁女二十五歲夫亡守節五十七
年康熙五十年卒
翁氏嚴履一妻翁非彥女二十五歲夫亡無出庶出子

甫六月撫之守志歷四十七年康熙五十年卒
鈕氏席啓基妻鈕希悅女二十四歲夫亡守節三十二
年康熙五十年卒
張氏葛國鏞妻張其美女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二十二
年康熙五十一年卒
卯氏翁登春妻卯爾完女三十歲夫亡守節五十三年
康熙五十一年卒
姜氏石啓璋妻姜建洪女二十六歲夫亡守節十六年
康熙五十三年卒
朱氏張一新妻朱石廩女二十八歲夫亡無子守節三

十五年康熙五十三年卒
朱氏周玉址妻朱寗臺女十八歲夫亡無子而貧孝養
舅姑歷三十三年康熙五十三年卒
王氏翁士枚繼妻王耀卿女二十七歲夫亡無出依嫡
子存活守節二十五年康熙五十三年卒
張氏嚴宗翹妻張光縈女二十歲夫亡無子守節四十
九年康熙五十四年卒
金氏席永臻妻金孝歷女二十一歲夫亡守節三十二
年康熙五十四年卒
席氏朱大檍妻席秉臣女二十六歲夫亡矢志殉節大

殮畢即舉葬於祖塋送葬回遂自縊死時康熙五十
四年也
吳氏鄭本寬妻吳體乾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二十六
年康熙五十四年卒
夏氏葛士翊妻夏陞玉女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三十年
康熙五十四年卒
朱氏黃千頃妻朱維寅女二十二歲夫亡食貧守志歷
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五年卒
席氏陳之祺妻席開生女三十歲夫亡守節三十六年
康熙五十五年卒

嚴氏張文俊妻嚴恒女十八歲夫亡事姑撫孤孝慈兼
盡康熙四十六年旌表吳江潘耒為之傳五十八年
卒守節六十年
席氏葉士進妻席衡宇女二十九歲夫亡撫三孤皆夭
貧苦無倚常不舉火歷四十七年康熙五十六年卒
周氏張文錦妻周盈車女婚彌月夫即行賈逾年病歸
歿氏年十九無子守節四十四年康熙五十六年卒
周氏張夢駿妻周保生女二十八歲夫亡食貧守志歷
三十八年康熙五十六年卒
鄭氏嚴兆康繼妻鄭浩彩女十八歲夫亡守節二十五

年康熙五十六年卒
張氏鄭啓曜妻張庭如女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五十四
年康熙五十八年卒
鄭氏葉德麟妻鄭成之女二十一歲夫亡守節五十一
年康熙五十八年卒
夏氏席本稔妻夏宏家女二十二歲夫亡無子守節五
十年康熙五十八年卒
嚴氏吳魯生妻嚴茂華女二十四歲夫亡守節六十二
年康熙五十九年卒
施氏顧天佑妻施明初女十九歲夫亡守節五十二年

康熙五十九年卒
周氏葉掞采妻周楚卿女二十七歲夫亡無子守節四
十八年康熙五十九年卒
卜氏張自榮妻卜君贊女二十一歲夫亡家貧無子守
節四十年康熙五十九年卒
張氏王伯贊妻張武源女二十九歲夫亡食貧撫孤守
節五十五年康熙六十年卒
翁氏嚴維恪妻翁彥登女二十五歲夫亡家貧無子守
節五十年康熙六十年卒
鄭氏周稼妻鄭海若女二十九歲夫亡撫孤食貧孤復

早以與寡媳葉氏撫孤孫成立苦節四十六年康熙六十年卒

施氏湯家緒妻施與文女十九歲適湯僅兩月夫亡無子茹齋縞素守節四十六年康熙六十年卒

蔣氏慎子周妻蔣麟所女二十一歲夫亡守節四十年康熙六十年卒

葉氏王世榮妻葉維錦女二十三歲夫亡誓以身殉絕粒五日死時康熙六十年也

席氏周朝昺妻席仲英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二十八年康熙六十年卒

翁氏周守衡妻翁華渚女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二十一年康熙六十年卒

嚴氏葉亦如妻嚴衛卿女二十五歲夫亡守節四十七年康熙六十一年卒

慎氏朱德長妻慎德尚女二十歲夫亡守節四十一年康熙六十一年卒

沈氏周濟人妻沈天章女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二十一年雍正元年卒

周氏潘聖璋妻周召遺女二十二歲夫亡無子守節三十四年雍正元年卒

吳氏張文騶妻吳永和女二十一歲夫亡守節五十一年雍正元年卒

周氏葉來之妻周德居女二十三歲夫亡守節四十八年雍正元年卒

許氏朱天佑妻許衡之女二十七歲夫旅死無子姑欲嫁之氏以死誓苦節四十八年雍正元年卒

周氏席有墉妻周從周女十八歲夫亡撫遺腹子守節四十五年雍正元年卒

施氏姚德侯妻施德昇女二十六歲夫亡無子而貧守節四十五年雍正元年卒

鈕氏翁良鯨妻鈕漢明女二十二歲夫亡無子守節四十五年雍正元年卒

周氏張文宿妻周奇新女文宿素有心疾氏克修婦道二十三歲夫亡無子守節三十九年雍正元年卒

馮氏施成龍妻馮少臺女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三十九年雍正元年卒

席氏施令儀妻席季思女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三十八年雍正元年卒

劉氏石秉均妻劉御良女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五十一年雍正二年卒

周氏吳國政妻周君治女二十九歲夫亡家世清貧苦節自勵訓諸孫以孝友同室無間言歷四十七年雍正二年卒

吳氏周景章妻吳懷信女二十一歲夫亡守節三十三年雍正三年卒

嚴氏翁士豫妻嚴皋甫女二十二歲夫亡撫三月遺孤守節六十五年雍正四年卒

吳氏生員嚴兆名繼妻吳太宸女二十五歲夫亡無出撫前妻子如己出苦節四十八年雍正四年卒

鈕氏吳中立妻鈕孟剛女年十五適中立時中立病瘵

不能婚氏侍奉湯藥者二載中立亡其姒諷令改適氏不從因沮其嗣事越三十年而始得嗣孫苦節六十一年雍正七年卒

葉氏吳中恒妻葉俊公女十八歲夫亡無子守節六十三年雍正九年卒十年旌表

吳氏金元長妻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三十七年雍正九年卒

吳氏席正宗妻吳任臣女二十一歲夫亡慟不欲生潛吞金飾舅姑知之急搗山藥以絲綿裹成丸強喻吞服飾隨綿下得不死終以腸胃受傷得嘔血症至雍正十一年十月血湧而死

翁氏吳永臨妻翁大鴻女二十二歲夫亡守節六十年雍正十三年卒

符氏嚴有政妻符景文女夫亡誓以身殉七終祭奠夫靈畢登小閣自經死時雍正十三年七月氏年二十有二乾隆二年旌表

沈氏葉禹生妻沈鈞攀女二十四歲夫亡守節六十五年乾隆元年卒

葛氏鄭啓謨妻葛昌祚女二十六歲夫亡守節二十七年乾隆二年卒三年旌表

沈烈女沈奐文女許字張文煒嫁有日矣文煒病亡女聞訃即縊死乾隆二年三月初二日也太湖分府項公喻給有心堅行烈匾文煒父啓明迎烈女柩與文煒合葬焉

陸氏鄭啓章妻陸爾翔女二十八歲夫亡乾隆二年旌表三年卒

朱氏姚士俊妻二十一歲夫亡家赤貧忍飢守志撫孤成立孫文明欲伸毋節以貧故不得達甪里縣署前哀籲累年縣令陳公志偉憐之爲詳請乾隆元年得邀旌表建坊於所居破屋前製極朴陋

節貧而能爲毋詩旌榮於富貴家遠矣

蔣氏鄭緒隆妻蔣魯藩女十九歲歸鄭婚三日夫搆危疾九日而亡氏覓死至再皆救免家人密防之至明年歲首防稍懈即自經死時乾隆七年正月四日也太湖分府高公廷獻弔之以詩和者甚衆

陸氏鄭啓鍾妻陸廷釗女二十五歲夫亡乾隆三年旌表九年卒

鄭氏葉其菁妻鄭錦生女二十九歲夫旅死家貧無子苦節三十四年乾隆十年卒

翁氏鄭啓亮妻翁長源女二十九歲夫亡乾隆四年旌表

周氏葉漢賢妻周君宜女二十六歲夫亡乾隆四年旌表

周氏吳學孝妻周維寧女二十三歲夫亡無子守節乾隆十一年旌表

席氏金元炯妻二十三歲夫亡無子嗣姪天民娶俞氏亦早寡姑媳矢守食貧苦節

周氏潘嘉玉妻周公儀女二十二歲夫亡姑性嚴刻氏婉容承順曲盡孝敬能得其歡心無子撫姪崑爲嗣乾隆十一年旌表

蔣氏鄭緒隆妻蔣魯藩女十九歲歸鄭婚三日夫搆危疾九日而亡氏覓死至再皆救免家人密防之至明年歲首防稍懈即自經死時乾隆七年正月四日也

陸氏鄭啓鍾妻陸廷釗女二十五歲夫亡乾隆三年旌表九年卒

鄭氏葉其菁妻鄭錦生女二十九歲夫旅死家貧無子苦節三十四年乾隆十年卒

翁氏鄭啓亮妻翁長源女二十九歲夫亡乾隆四年旌表

太湖備考卷九　列女

周氏葉漢賢妻周君宜女二十六歲夫亡乾隆四年旌表

周氏吳學孝妻周維寧女二十三歲夫亡無子守節乾隆十一年旌表

席氏金元炯妻二十三歲夫亡無子嗣姪天民娶俞氏亦早寡姑媳矢守食貧苦節

周氏潘嘉玉妻周公儀女二十二歲夫亡姑性嚴刻氏婉容承順曲盡孝敬能得其歡心無子撫姪崑爲嗣乾隆十一年旌表

周氏葛國瑚妻周惟功女二十六歲夫亡乾隆十二年旌表

以上東山

孝婦周氏名繼昭吳士竑妻士竑客外姑張氏嬰重疾醫不效氏卜之凶卜割股和藥吉復思股在下體不可奉姑乃割肱以進姑遂愈事在天啓元年吳鼎芳爲立傳

吳氏席時龍妻崇禎十四年旌表

張氏席啓章妻順治二年山中寇驚姑挈之走避氏素病足謂姑曰不走則被辱走亦累姑有死而已自經死

周氏葛承瑾妻周衍慶女二十七歲夫旅死守節四十六年康熙十年卒

施氏武生夏嘉言繼妻施瓊室女十九歲夫亡無子而貧守節四十一年康熙十七年卒

張氏吳嘉諭妻張鷴山女十九歲夫亡無子守節四十四年康熙十八年旌表

吳氏吳君聞女許字翁齡年未婚齡年病死氏誓往同穴父母難之乃倩人達其意於翁翁亦難之復手書致其姑陳說大義翁姑感悟遂迎歸執夫喪未幾父病氏回視父及父卒泣謂母曰三從之道女無一焉生亦何爲返夫家俟服除從容自經死時康熙十九年氏年二十

王氏生員葛承夏妻王斯鵬女二十二歲夫亡守節六十年康熙二十四年卒

施氏名婉貞施豫立女適吳文元二十四歲夫亡無子三喪未葬繼嗣未定氏五載茹荼殫心區畫其姑繼也謀奪其志氏題絕命詞四首自經死繫頸綿條乃氏手製蓋素備殉夫物也其詞曰夫死家艱薄命何蓋棺猶有事蹉跎三喪我沒誰人舉兩代無嗣鬼餒多　首如蓬亂志如霜三載縗衣示未亡今日從容長逝矣也無尤怨也無傷　忝綆高懸命即殂妾身

久許殉兒夫遺詞字自粘閨壁未識人還聽也無一息甘休萬事完此心凜凜雪霜寒黃泉今夜居停主應是共姜下榻看

周氏吳公御妻周昌甫女年十六歸吳越八月夫亡無子守節四十七年康熙三十四年卒雍正二年旌表

席氏葛國庠妻席本恭女二十二歲夫亡守節四十五年康熙三十九年卒

葛氏吳永肩妻葛時望女二十七歲夫亡矢志守節其翁吳不官負詩名四方賓客常滿座家無宿舂供億不闕能得翁歡心歷二十七年康熙四十五年卒乾

隆六年旌表

陸氏吳益先妻二十七歲夫旅死無子而貧守節五十八年康熙四十六年卒

許氏吳定國妻許實女十七歲歸吳婚一月夫即服賈逾年客死守節五十三年康熙五十三年卒

顧氏吳之範繼妻顧明寰女十九歲夫旅死守節六十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卒

席氏周國兆妻二十一歲夫亡誓以死殉逾月即自經死時康熙五十八年也

朱氏葛國珍妻朱佩聲女二十五歲夫亾守節二十六

年康熙六十一年卒

沈貞女沈彥臣女許字夏紹儒未婚康熙二十八年紹儒病死女年十六聞訃乞往成服父母屢勸不從越三年縊於夏食貧礪節鄉黨稱賢乾隆十二年旌表

席氏張嘉賓妻席庶常女二十九歲夫亾守節三十四年雍正元年卒

葛氏吳國玘妻葛濬川女二十六歲夫亾守節四十三年雍正十年卒

萬氏吳國瑱妻萬茂華女二十二歲夫亡無子守節五十六年雍正十一年卒

金氏席文彥妻金子益女二十九歲夫亡守節四十四年

韓氏吳永壽妻韓文所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四十四年

吳氏周舜臣妻吳舜思女二十九歲夫亾守節三十九年

吳氏周溥妻吳曦暘女二十八歲夫亡無子守節三十四年

金氏吳永懿妻金玉廷女二十七歲夫亡無子守節四十一年

金氏吳定衍妻金天章女二十九歲夫亡無子守節二

十八年

以上武山

王氏消夏灣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詩有宮詞七百首膾傳於世宋高宗都臨安聞其名召拜爲妃氏對使曰二帝未還敵邦未殄便志耽晏樂英主必不出此題詩付使者復命即闔户自經死詔贈貞烈夫人見李玉中稗聚

顧氏宋蒲田教諭徐大章妾大章亾主母欲嫁之氏不從忽一夜眉髮盡白守節四十七年元大德元年卒

郡守陸俸弔以詩有老在片時天助節名留百世日爭光之句

烏氏沈仲雍妻馬君美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四十一年永樂二十二年卒

夏氏蔡仲彬妻山陽縣人仲彬商於淮娶以歸氏賢且孝二十歲夫亡哀毀盡禮守節終身永樂間旌表

蔡氏名妙寧徐襄妻蔡仲簡女三十歲夫亡撫孤義成立娶馬行景之女年二十而義亦亡姑媳冰操守節終身當道表其居曰雙節堂

徐氏生員蔡純正妻二十四歲夫亡無子守節三十二

年天順三年卒

徐氏沈成德妻事後姑以孝聞二十三歲夫亡撫孤守志教子讀書歷五十二年子蓋臣中萬歷壬午科舉人榜姓馬

張氏屠子雲妻十九歲夫亡遺孤消甫三齡辛勤鞠育長而授室得孫希周而消又亡氏撫孫倍艱於撫子歷七十六年萬歷十七年卒病革時呼希周語之曰我哭汝祖而撫汝父冀其長成恍若登天汝父長而祖猶不死矣既又哭汝父而撫汝身以及曾元辛勤七十餘年以綿五世一綫之脈今年九十四我事畢矣報爾祖於地下庶幾無愧言訖而終

許氏秦用章妻十九歲夫亡無子守節四十七年萬歷十二年卒

曹氏夏椿庭妻二十三歲夫亡自刎以殉賴醫救得不死守節六十六年崇禎十年卒

張氏徐守仁妻二十五歲夫亡撫孤壽椿聘媳嚴氏未娶壽椿患瘋疾勢不起氏恐誤媳終身令媒辭婚女聞告父曰寧有有夫女而可另嫁者若果病篤兒當往侍疾父母不能強遂歸於徐躬侍湯藥壽椿病漸愈結縭一載生子名一鳳而壽椿亡氏年二十七姑

媳孀居刻苦共勵張守節五十五年天啓四年卒嚴守節五十四年順治九年卒

馬氏蔡堯妻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五十六年崇禎十一年卒

金氏蔡正容妻陸氏蔡仕容妻正容仕容兄弟也皆邑諸生金年二十三夫亡陸年二十一夫亡妯娌孀居而相勉勵金守節三十七年崇禎五年卒陸守節五十一年順治三年卒蔡方炳作雙節傳

鄧氏王爾思妻二十四歲夫亡食貧撫孤守節四十三年長子正雅娶媳蘇氏婚一載正雅亡氏年二十無

子哭夫喪明終身衣麻茹素克紹姑志歴三十九年
卒
屠氏蔣震川妻二十歲夫亡子思川娶季氏年十八思
川亦亡姑媳矢節同撫思川遺孤二樓成立屠歴節
六十一年季歴節五十七年
蔣氏鄭茂姑妻蔣二樓女歸寧日適遭盜刼二樓舉家
出奔盜刼其資而火其居且欲汚氏氏奔逸不得脫
急抱一樹以自固盜驅之迫以刃氏大罵盜斷其兩
臂臂斷而抱如故盜驚去越一日夫至始仆地事在
順治丁亥氏年二十有一

沈氏蔡完初妻沈懋光女二十歲夫亡守節四十五年
順治十三年卒
陸孝女陸明輔女父歿家貧二弟稚弱女矢貞不字撫
育二弟復以針黹之餘勉刻父所著槃阿集行世卒
以處子終其身里人私謚曰貞孝
王氏馬尚儒妻二十四歲夫亡無子守節五十年康熙
四年卒
蔡氏沈元功妻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五十四年康熙十
五年卒
范氏嚴士元妻沔陽人也士元父商於楚聘氏爲養媳
年十二挈來山未婚士元從父客楚遇亂音信久絕
氏性孝姑絶憐之哀其無依欲令更適曰吾有夫將
安適又有傳士元別娶者勸氏改嫁曰吾有姑繄誰
養後知士元死于楚姑已歿隣里俱勸改嫁曰吾老
矣敢自辱乎年八十有三卒以處子終其身里人秦
存古爲之傳
何氏秦愛臺妻二十一歲夫亡守節六十六年康熙二
十五年卒
陸貞女爲沈淩谷聘媳未嫁而淩谷之子亡父母欲改
字之女泣不從父母不能強遂獨居一室足不踰閾

縞衣素食歴七十年康熙九年卒
蔣氏葛鳴國妻黃氏葛鳴皐妻秦氏葛鳴世妻蔣年二
十四夫亡黃年二十九夫亡秦年二十八夫亡蔣守
節六十二年康熙二十六年卒黃守節四十年康熙
八年卒秦守節三十三年康熙十三年卒里人稱爲
葛氏三節
殷氏姚其妻二十歲夫亡姑納富兒聘氏即以剪刀斷
喉得醫治不死撫子君祥甫成立而亡撫遺孫復早
亡又撫曾元苦節七十年康熙三十四年卒
屠氏徐秉一妻二十一歲夫亡守節六十年康熙三十

二年卒
張氏蔡善任妾二十三歲善任亡守節五十三年康熙
二十八年卒
蔣氏鄧明珖妻二十三歲夫亡無子守節六十五年康
熙五十年卒乾隆十三年旌表
戚氏吳安所妻二十三歲夫亡撫遺腹子成立甫抱孫
而子又亡復撫孤孫備嘗艱苦守節六十三年康熙
四十四年卒
周氏名壽英蔡瓊藻妻周之球女瓊藻素有心疾氏克
脩婦道動止中禮夫兄瓊滋戲謿之氏訴於姑姑不
之禁瓊滋益肆氏憤懼自縊死

王氏黃子嘉妻年十六歸黃婚三月夫旅死撫遺腹子
守志歷七十二年卒
陸氏沈維揚妻維揚賈於楚遇賊死氏年二十二訃至
求死者數夫兄曲諭之且為立後乃止守節六十三
年康熙五十四年卒
戚氏蔡士賢妻士賢病亟子在襁褓中屢顧之氏泣曰
君恐我有二心故不忘此子耶嚙斷一指以誓士賢
遂瞑時年二十一舅欲奪其志氏曰吾所以不死者
為孤耳奈何以非義迫我即引刀裂其面示不可奪

守節五十五年康熙四十四年卒
沈氏鳳君盛妻二十一歲夫亡無子守節三十三年康
熙五十三年卒
鳳貞女許字黃嘉未婚嘉死訃至女泣稟于母願歸黃
守志母不能止遂易服奔喪黃本赤貧并無可嗣者
乃乞堂弟孟庸撫之孟庸生甫三月女百計撫哺長
而授室生二子女父禎卿亦無子遂以孟庸歸宗繼
父後而以孟庸次子繼黃氏秦吉嘉銓作貞孝女傳以
志之
陶氏王景耀妻二十六歲夫亡氏辛苦操作撫孤政安
成立守節五十四年康熙六十年卒

王氏蔡孝維妻十九歲夫亡孤文升誕未彌月氏事姑
鞠子矢志靡他歷二十三年卒
蔡氏秦公茂妻蔡野亭女二十二歲夫亡撫孤子祭成
立歷三十年卒
周氏徐三辰妻周宇南女二十九歲夫亡守節四十四
年康熙五十七年卒乾隆三年旌表
沈氏鄧良臣妻沈聘仲女二十五歲夫亡撫育三孤親
授經書守節五十四年雍正三年卒
蔡氏沈茂嘉妻蔡會嘉女二十八歲夫亡無子守節五

十年卒

沈氏秦士淳妻沈伯喬女二十二歲夫亡守節四十九年雍正二年卒

鄒氏秦元㛹妻鄒伯英女元㛹商於楚溺水死氏年二十四撫孤萬授聘同里吳樹公女爲媳未婚而萬授亦客死于楚吳氏聞訃奔喪依孀姑偕守時年二十六姑慈媳孝閭里稱賢乾隆四年旌表

姚氏蔡起夔妻二十九歲夫亡守節二十八年雍正十二年旌表

吳氏秦元在妻吳孟昭女二十二歲夫亡守節五十六年乾隆七年旌表

黃氏胡公輔妻二十九歲夫亡無子舅姑欲奪其志氏不從夫弟潛納人聘迎娶至門遂自經死

沈氏王進思妻二十七歲夫亡守節四十年乾隆十一年旌表

倪氏蔡鳴球妾二十九歲鳴球亡遺孤孱弱鳴球繼妻病廢氏撫孤操作苦歷五十四年乾隆三年旌表

朱烈女名多朱顯甫女許字徐某未嫁也兇徒鄭紹甫白日入女室欲亂之女奔避獲免即於是夜雉經死顯甫貧而懦畏惡不敢言時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越四年紹甫梯墻忽墜呼朱多姐殺我嘔血死

蔡氏鄒道千妻蔡世貞女二十八歲夫亡乾隆四年旌表

黃氏王日贊妻二十九歲夫亡乾隆十一年旌表

王氏沈兆源繼妻二十一歲夫亡乾隆五年旌表

王氏沈公遠妻二十一歲夫亡乾隆十一年旌表

黃氏生員秦朝覲妻二十三歲夫亡乾隆九年旌表

黃氏葛洪濟妻乾隆十一年旌表

蔡氏朱元龍妻乾隆三年旌表

蔡氏李文蔚妻蔡景周女二十二歲夫旅死家故貧氏奉養舅姑殫心育子既授室而子媳偕亡舅姑復連喪拮据殯葬皆克盡禮守節四十八年乾隆十三年卒

沈氏徐洪載妻沈君壁女侍夫疾不櫛沐者浹月夫憐之臨歿囑曰汝年少無子守節非計也氏泣不應未幾有以夫言諷者氏即提刀畫兩頰曰寧死無顏對他姓也守節五十餘年卒以下九人見蕭彥參蘇州府微顯志

蘇氏張某妻二十四歲夫亡撫孤靖侯食貧守志歷五十四年卒

徐氏殷爾仁妻徐養初女二十三歲夫亡撫孤守節足

不踰閫縞素終身
徐氏莫某妻二十歲夫亡無子而貧莫肯嗣獨居紡績
鄉里罕識其面守節五十年
胡氏蔡丕顯妻胡賓侯女二十八歲夫亡守節三十年
卒
王氏鄭某妻王善問女二十四歲夫亡翁賁錫家貧氏
女工操作給事舅姑以節孝稱
馬氏沈損妻馬良女守節三十五年卒
馬氏沈鎮妻馬林女二十七歲夫亡守節三十二年卒
徐氏沈應禋妻徐鳳池女二十七歲夫亡守節六十年

卒
蔡氏鄭揚宇妻初從夫僑居湖廣明末歸吳遇流寇被
擄氏誓死不辱賊斫之斷臂死見鄭氏族譜
以上西山
李孝女名海珠父李智之嗣女年十四里有委禽者女
曰父無子有女尚可承懽女嫁孰為侍奉智不許女
即截髮毀容以誓後智疾篤籲天乞以身代母又病
刲股啖之不效相繼歿女營葬畢曰今而後當從父
母於地下矣遂縊死
劉氏史彥妻山東人彥客山東娶氏歸後從彥四川敘

南衛經歷任彥死氏攜幼孫負骸骨萬里歸葬廬墓
守節永樂二年旌表
錢氏姚冕妻年十六歸姚生一女成化十九年冕客死
喪歸氏迎喪哀慟躍入湖家人救之不死服闋夫兄
欲嫁氏氏躍入池家人復救甦一日薄莫漸米釜中
謂女曰汝爇火吾少睡糜成報我比女往告寢戶堅
閉叩而啼家人抉窗入則縊於牀死矣
堵氏李世茂妻堵翰女翰來視女氏送父歸翰墮湖人
莫能救氏躍入湖同死正德十二年事
丁氏孟文學妻丁致寧女生子恩夫客死於汴氏年二

十二撫恩長娶而夭又撫孤孫守節五十九年
李氏孟元卿妻二十七歲夫亡氏哀毀捐軀者三皆救
免乃謂姑曰姑在婦不宜死然婦少倘有不幸死且
不白姑愛婦宜令速死乃櫛沐盛衣笄從容向姑再
拜闔戶自經死時萬歷己丑十二月二十日
徐氏杭觀瀾妻徐氏杭湘妻瀾湘同胞兄弟皆邑諸生
瀾卒妻年二十六湘卒妻年亦二十六遺孤俱幼家
故貧遭二喪益不支崇禎末連年旱歉生計益艱常
自食藜藿而舅姑饔飧不缺
李氏馮義妻李鼎女三十歲夫亡堅節待死終身一髮

敝而不易歷三十年卒
吴氏許字顧恕父吴滿索厚聘嫁不及時顧病篤始歸
已不可婚矣氏奉湯藥甚謹踰月夫死哀慟甚舅姑
憐之議改適遂自縊丁致祥有哀顧郎婦詞
周氏丁志皐妻明季僦居江陰鼎革時兵至志皐挈氏
匿田間兵執志皐將刃之氏號哭以身翼志皐兵挾
之起則抱持愈固兵斫之至死不釋兵去志皐竟無
恙
王貞女名玉媛王三省女受許某聘許以盜露女聞作
詩曰我投父母十九春誓不汚身嫁匪人恐來見逼

難脱身故先一死明我心獨遺父母哀痛深來生當
報罔極恩遂自縊死事在萬歷五年
以上馬蹟山
朱氏謝某妻十九歲夫亡食貧守節撫遺腹子爾長成
立歷五十四年卒
姚氏紀某妻二十九歲夫亡子克榮方在娠也家貧親
族無可依煢煢子立衣食不周卒能撫孤成立苦節
三十二年卒
顧氏王瑞昭妻少寡事後姑尤孝
陸氏郁士鱷妻二十九歲夫亡食貧守志事姑尤孝樓

斗室風雨不蔽與孀姑同寢處苦節終身
以上長沙山
倪氏金某妻倪元明女年十七歸金翁仲元時淪楚氏
以不得奉養爲慼婚四月即促夫往迎父夫抵武昌
旅病死遺腹生子瞻氏盡賣其釵珥衣服挈孤與同
母兄至楚徧訪得翁而扶其夫之棺以歸翁已老病
氏織紝供匕箸無少怠閲三十年邑令欲旌其門氏
謝曰此吾責也何敢受旌太守陳公鵬年嘉焉賦詩
贈之
右黿山

葉氏朱某妻二十五歲夫亾家貧守節撫孤瑞麟成立
苦歷四十餘年
右渡渚山
韓氏王某妻韓茂槐女婚兩月夫客死氏矢志守節叉
虞族利其資致生他變乃盡散其資産於夫族布衣
蔬食淡泊自甘歷六十年卒
右横山

太湖備考卷九

太湖備考卷十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璜 校

集詩一

陸當湖先生靈壽縣藝文志論曰上自廊廟得失下至閭閻疾苦無所不錄惟歎老嗟貧嘲風弄月之辭則無取焉近吳江新志集詩例亦曰取其於地與事與人無傳會有闡發者錄之與古人詩史義相近非專取其詞之工今所集宗此二說

太湖春漲

明 馮 善

震澤春深漲碧漪淨涵天影漾玻璃遙增越嶠千尋濶頓減吳山幾尺低紅泛落花通別浦綠含芳草浸長隄釣舟昨夜歸來晚没却漁磯路亦迷

歸省過太湖

王 鏊

十年塵土面一洗向清流山與人相見天將水共浮落霞漁浦晚斜日橘林秋信美仍吾土如何不少留

過太湖

吳 橋

青山船頭來漸覺家鄉近況玆清夜風正滿帆中聽酌酒坐中流高天月如鏡此際不放歌何處復乘興

太湖送別

王 達

吳越當年曾樹怨百萬旌旗此中戰波濤間與血同流千古濤聲今尚愁朝來送客過湖口煙水微茫風滿舟湖南湖北今同宇吳越英雄在何許孤帆杳杳獨山雲落葉蕭蕭洞庭雨一聲長笛又分攜君往湖東我向西感慨贈君無限意楓林寒隔暝猿啼

太湖秋行

孔聞徵

太湖煙景由來奇況復澄渟秋漾之長空一色碧萬頃風廻水面寒玻璃玻璃蕩瀉青山濕七十二峰涵白日淩空倒影絕纖埃網上銀魚跳一尺鱸肥蓴脆拍季鷹西風短棹從逃名汀蘆渚蓼縈曲嶼漁父傳橈星斗橫醉歌深處夜月小玉鏡團圞光自好不羨蘇公赤壁遊世紛都入滄浪了我亦扁舟時泛陂吟懷秋思追天隨孫清獨闘橫江鶴聽罷采蓮飛釣絲船頭故舊多閒鷗四顧文華總是秋功名夢斷具區水載月歸舟詩滿釣叀帑耶解散人意筆牀茶竈輕行具呼童收拾檢點明百年此足聊吾生

湖中二首

本朝 汪 琬

湖光似鏡映斜暉紫蓼黃蘆拂釣磯寄語羣鷗須識我莫隨花鴨背船飛

西山景物近如何放取輕舟一葉過乍覺霜風寒割面

白魚黄雀繞灣多

菱湖秋　　朱鳳章

清漢凌霜颭菱葉資新漲五湖東一角兹名昔所尚莫釐屏天南酒城適左傍濵涖萬頃闊變幻發奇狀畸人同好游放舟歷淵曠少皞傳秋清日月同摩盪曳夢蘋香緲隔浦聞漁唱西風起無端銀海生高浪天吴與波臣咫尺疑相抗白日忽云暝明守作煙障行吟澤畔人覽此增悲壯昨為鏡中游轉盼開奇宕五雲没何處指顧不可望白鹽隨濁流湘君亦悽愴吾生值風波形骸迷骯髒風鬧兩皇至降澤盈漭瀁魚鳥樂煙蕪游翔愜下上載讀秋水篇浩然得深養

菱湖　　吴莊

浪打菱湖拍岸過桑田幾許委洪波只今種水愁無地誰唱吴宮競採歌

胥湖　　前人

姑胥山外是胥湖恰值鴟夷葬大夫千古詞人憑弔處湖山人事兩糢糊

游湖　　前人

水嬉張處六龍翔想見西施舞袖揚香艷消磨朝市改樂游一曲不滄桑

七十二峯歌　　明　吴時德

太湖大類吾心胸中有磈磊同諸峯澆之洪濤三萬六千頃難平七十二朶青芙蓉東西洞庭與馬蹟鼎立分疆自開闢其餘瑣屑安足論卻似兒孫仰朝夕紫緑萬狀目豈窮六時變幻煙雲中松雪叟守溪翁為圖為賦徒爭雄翻思欲得秦王鞭驅出海外毋邅延清波從此平如掌獨駕扁舟坐天上歌滄浪招白鶴倘遇山靈笑無學即浮大白乘興酣吐出胸中之五嶽

望洞庭雨峯　　葉燮

翠微天畔插晴空雨雨邊嵐鎖紫宮那得主人堪對買好令賦手並爭雄霏霏雲起天教合寂宗螺分月在中便欲與君乘浪去幾回收拾舊詩筩

客有問洞庭之勝者走筆示之　　湯怡

金碧芙蓉映太湖相傳奇勝甲東吴漁家處處舟為業農事年年橘代租流水平堤橫暑彴林深古寺出浮屠一從皮陸題詩後多被人間作畫圖

莫釐峯　　葛一龍

莫釐峯高幾許白日溟濛散煙雨襟領崔嵬七十二何異桓文莅邾莒振衣獨立春風生春風揭地波濤傾將軍戰骨化為土湖上青山空殉名

登莫釐峰絶頂　本朝　張鵬翀

昨朝始作東山客已覺莫釐如舊識遥闗指點最高峰晴翠挂空疑可摘朝來拄杖到山前路近却驚峰轉失松陰欲盡翠浮浮仰睇晴巒尚千尺有無煙靄接三州遠近天光連一碧絶頂疑通虎豹關中流隱見魚黿國近徵將軍始封號上溯胥毋久荆闗撫今懷古興方深白日已下前山脊丹扉黯澹法海寺翠旌明滅龍女宅金庭玉柱羅羣仙撲面煙濤恍如隔興酣乗月更徘徊長倚天風卧吹笛

登莫釐峰二首　查慎行

青天七十二芙蓉個是芙蓉第一峰吳越有山多作案東南無水不朝宗盪空日氣消飛蜃拔地風聲穩卧龍曾記岳陽樓畔望肯教雲夢芥吾胸

百層風磴盤旋上大似鞲鷹乍解絛放眼不知何處盡置身直覺此峰高沉沉海浦黄雲廡點點吳帆白鷺濤未免傍人嗤好事重陽已過興仍豪（自注時重陽後一日）

吟風岡　明　吳時德

縱目凌千仞山寒落日西詩亡懷雅頌蕨老慨夷齊古渡波濤迴荒村草木迷莫云衣未振高卧白雲低

飯石峰　孔貞明

誰將白石煮化作仙人飯餘瀋棄峰頭粒粒皆璀璨不資枵腹需永發搜奇歎我思黄粱夢桑海幾經換迺今峰頭煙猶疑自成爨

登縹緲峰　本朝　顧超

咫尺何難問玉京參差星殿樂齊鳴洞虚日月窺巴蜀地拔荆蠻上太清四皓有踪誰繼躅五湖無定亂呼名峰頭鸞鶴紛堪跨自愧銀笙學未成

縹緲峰　葉有馨

君不見具區連峰龍虎蹲縹緲視之皆兒孫半里漫湯泄雲氣黄雲湧起白雲屯絶頂孤圓無草樹俯挹北斗窺天門天門不即開眺望嗟無已楚山越山數點煙九州盞在空濛裏低頭近看太湖水晶晶浮光五百里青山倒掛碎天璣漁帆欹側走翠微日出日落紛照耀紅霞萬道無定踪大風吹月度五湖魚龍戲舞山鬼呼雲中車葢來咫尺樂觴酬之問疇昔悲帝子思重華焉知此山有巴陵之地脉

登縹緲峰絶頂　張鵬翀

東山如楕圭西峰若圓璧不登縹緲巔詎信仙靈宅朝凌東湖渡暮宿雞籠磧遠從香閣望削翠疑可摘入林就篌輿抵麓振松策蒼龍忽露爪翠鳳乍舒翮時於轉

側徑進寸退反尺攫身仗孤笻回首笑二客俄聞濤撼
耳漸覺風生腋賈勇獲先登窮幽恣捫斥三州抉眼眥
萬頃盪胸臆地脈或潛通天關恍初闢北瞻眇吳苑南
顧隘楚澤百瀆洩尾閭千峰蟠馬蹟長煙浮空青落日
浴波赤下視翠微人離離如點墨解衣漱雲泉欲去未
忍釋夫椒古戰場千載一瞬刻劉根偶不死至今號仙
伯疇似此靈山幽棲永朝夕域中脫杻械天外生羽翼
便擬乘罡風逍遙弄雲碧

包山遠眺　　沈德潛

一身縹緲巔孤笻此凌厲魚龍氣上騰鳥雀飛難戾顧
盼流遠目水接長天勢林巒互出沒雲霞散明麗天風
颯然來煙濤卷無際何處辨三州茫茫見陰翳泛舟紀
遐舉銀房想委蛻古人不可招仙蹤杳難繼動我白雲
懷行從鳳髙逝

洞庭西山紀遊　　凌如煥

縹緲峰頭橫竹杖石公巖畔泛仙槎寒香一片迷銀海
水抱青山山抱花
水抱青山山抱花花光深處有人家桑麻鬱鬱紛雞犬
惹得漁郎問路賒
漁郎問路躡雲根折簡還逢倒屣人不信山居少塵事

行厨嘉旨足留賓（自注時有蔡子範若遣人送酒）
留賓信宿酒盈觴老去逢春未減狂跌宕筍輿三十里
飽收山色入詩囊
詩囊風土紀新篇果熟山家樂有年霜橘雲橫紅似火
枇杷實落大如拳
如拳珍品航湖去春玉香粳滿載還妬煞村農事胼胝
山中老圃日閑閑
閑閑鷗鷺散春叢銷夏灣頭轉蕙風最是采蓮人不見
斜陽芳草冷吳宮
吳宮舊事不須論剩有雲山振古新倘許誅茆向林屋
桃源更訪洞中春（自注游全林屋時日將暮不及入洞而返）

鴻鶴山　　明　蔡昇

孤山東頭望山趾冥鴻垂尾太湖水孤山西面望山顛
老鶴昂頭湖水邊暮天蒼茫午雲薄彷彿見鴻還見鶴
因思紫塞青田種安得巉巖幷磊落長年在地不飛翔
奚畏恢恢天網張勸君慎勿施弓弩曾笑隴西將軍錯
射虎

綠車山　　本朝　葉松

我過包山麓常聞織女歎桑貴蠶無食機杼今年難豈
知東鄰桑陰淺昔年恒苦地不寬又見西鄰伐桑樹惟

有種菊及牡丹花花草艸皃微利行歇本務供遊盤佀
今天下繰車廢三軍挾纊猶增寒

石公山　　潘　耒

平岡連緜來一峰斗入水蒼龍下飲湖鬈鬛秃角起遥
覩既聳傑近睇仍怪偉一鐏劃中開羣峭紛上指梯空
勢將墮閣險力不倚泠泠扣星魄落落捫珠蘂瘦無沙
點黏潤有波紋洗霜骨六月寒苔花千歲紫世人賞佳
名名奇無過此天然列仙玩削成瑶池裏區區寶一拳
鄙哉牛與李

前題　　汪　琬

嘗聞石公山名稱習已熟茲遊下筍輿緩步向前麓山
色圍暖翠湖光漾晴緑葛花惹衣袂橘刺礙巾幅所遇
石漸奇一一煩記錄或如城堞連或如屏障曲或平若
几案或方若棊局虛或生天風潤或聚雲族或為蝯猱
蹲或作羊虎伏或如兒孫拱或如主賓肅或深若永巷
或邃若重屋色或雜青蒼紋或蹙羅縠纍纍高復下離
離斷還屬曠或可振衣仄或危容足既疑雷斧劈又似
鬼工築不然湖中龍蛻骨堆深谷天公弄狡獪專用悅
人目芳草絡根淺孤松旋頂秃歆崟上鼯鼠嵌空縣蝙
蝠玩之漸忘返苦被同遊促平生解愛石拜揖毎匍匐

急欲買茲山誅茅架椽竹為謀吾已决不假龜策卜

前題　　吳　莊

萬朶芙蓉石作胎五丁憐惜不曾開一從採鑿成綢運
翁媼千年對刼灰

龍渚　　顧　超

紫海珠作宫方壺玉為楊不治金鐵舟世人何由徃蛟
龍走如絲雷電縮於盎高掇青翠巢俯搴珊瑚網馮夷
仰面啼濡足不敢上我欲呼巨靈瓏瓏納諸掌

龍渚歌　　汪　琬

龍公蛻玉騰虛空鱗車魚馬紛乘風玲瓏宫殿鎮無恙

屹然撐拄湖心中以石為梁石為礎雨工如羊頻戲舞
陽侯似拒遊人游每遣波濤衛門户作書試投湖龍姑
琅函秘方今有無我將蹋浪訪貝闕拄杖借取紅珊瑚

馬蹟山稽古歌　　明　杭　渭

震澤蒼茫湧太空小靈山起峙天風嵯峨一朶青蓮出
會見當年四載功七十二峰初底定水平王廟開荒徑
報功思與山齊弈葉明禋擅名勝蓮花蒂内結祥符
紺宇精廬隱丈夫百項松濤清曉夢千竿鳳竹響浮屠
西歸聖僧來駐錫移得菩提親自植菩提非樹復誰知
惟與疎林增幻色東去層巒宫長尊俯首羣巘列兒孫

磐陀石上身忘我獅子岩前虎斷魂直與一岡爲火石
熒光入夜凌虛碧珠聯玉削點山奇數里梅花攢翠碧
循湖迨遞到金沙朝暾燦爛如明霞應是昆池回姹女
丹爐飛出九還砂悠悠斜度蓬坑麓疑向蓬萊分一曲
頹波何事少幽人長使山靈歎空谷空谷之東尚可探
櫝溪窈窕棲雲菴泉鳴玉漱巢由耳松老龍蟠霧雨龕
栖雲曲磴盤雲裏峻對天門開勝子星採碧落映燈寒
户挹將軍煙帶紆逶迤北去轉山莊巘嵲中藏薜荔房
那見華宗遺氏在只傳學士尚流芳徘徊湖畔西山路
舊是山人哭貞處血淚成波千古流孤忠猶使山名著

昔時伍子盟高峰崔巍勢壓夫椒雄憑弔惟存試劒石
劃然千載許神鋒西來岸崿金雞墩曾聞石上金雞鳴
未識清音何日返空餘惆悵煙雲生雲居道院堪今古
勾漏辭宮隱茲土芝室棋殘白鹿醒丹泉月射仙禽舞
帝闕不鎖走龜蛇夭矯晴嵐赴水涯怒鯨騰蛟不敢近
晨昏呼吸走魚蝦漁息磯邊漁艇過征帆颺颺漣漪破
得魚沽酒羲皇城蘆荻花灘常醉卧蓴灣喚醒浮生誤
聊試尋芳徑竹塢避暑宮墟木石寒西施心在人朝暮
紅顏豈遂覆姑蘇眼底驕奢勢自孤君王若肯納忠諫
灰飛能到內閶無內閶南去桃花止秀脈迨迢萃於此

尉斗崖中日月長輕濤欲洗紅塵髓紅塵拂拂老蒼生
白髮蕭蕭任物情神馬永垂秦始蹟亦同漚影綴滄瀛

馬蹟山　蔡昇

一望巍巍知幾重太湖西北此奇峰丹青不改千年畫
勝負曾交兩國鋒惠麓煙消平見塔洞庭風順似聞鐘
神皇龍馬傳聞久試拂蒼苔石上蹤

前題　本朝　葉松

穆然氣蒼寒瞻望辨高厚橫亘百餘里煙雲出其藪翠
蔭北湖偏勢絡羣峰首祖龍何年遊駐蹕山之後蹀躞
有龍駒遺跡大如斗前此又誰名世遠不遑究

前題　吳莊

策丈來登第一峰天開澤國盪心胸神功注海歌明德
鞭石何緣誌馬踪

官長峰晴眺　陳履儀

雲收天半玉屏寒日映嵐光翠結團氣壓東吳浮震澤
勢凌南越控諸巒吟眸絕却披圖覽放意寧忘着屐看
經世自非捫虱士願收凝碧入詩壇

擬古竹津謠　明　陳所知

古竹津頭山若屏古竹山前波浪驚開山種竹堪成隱
底事偏尋險處行

武山　本朝 吳偉業

霸略詩擒縱君王置虎牢至今從震澤疑是射成皐土俗無機穿山風少怒號千秋遺患處誰始剪蓬蒿

錦鳩峰弔古　顧 超

尺土存姬姓荒邱半鬼鄰可憐松下骨猶說汴梁人鵲雨鳩晴後鶯花燕麥春不堪寒食近野哭動經旬

射鵰山　前 人

樵採不經處路尋黄葉初豈惟人跡少并覺樹聲踈石頽狐敲火祠荒獺祭魚青天與海鳥弋者欲何如

雞山　明 葛一龍

吳王養雞如養士絳幘義峨金以距一時鬬氣盆鄰敵築城半入蛟龍窟至今湖上立空名但見殘山不見城騶雞入雲乃誰氏結廬猶傍山中樹

徐侯山　張正春

西北洪濤天際收一拳橫截界中流山家傳姓傳高士水國分封紀列侯若備户庭尊莫里居然襟帶小諸浮此中泛泛多佳艇足給玄真物外遊

三山　本朝 吳 莊

長圻龍氣接三山澤厥綿延一望間煙水渶中分聚落居然蓬島在人寰

長沙山　前 人

岡巒起伏四峰閒漫說人從魯氏來我為長沙生觸撥千秋還惜賈生才（自注山人多攻木者云魯般之徒始居之）

葉余山　前 人

如船仙藕化雲巒節節絲絲入扣看村舍女紅爭績線不同紗浣苧蘿灘（自注山形如藕節一節人以種苧績紵為業俗云藕絲也）

禹期山　前 人

疏決功施集衆材兵舟至此拯沉災贊襄都為民生計那有閒情消夏來

橫山　前 人

東村喚渡入橫山遊徧盤龍與兩灣欲問醒酣亭上事短犁耕綠夕陽閒（自注有盤龍寺傅光宅題盤龍岫三字勒於峭壁王文恪有飲吳氏醒酣亭詩）

陰山　前 人

長生丹竈委荒煙大傅詩碑却未眠舞鶴峰頭無鶴語千年古柏自參天（自注志傳陰長生煉丹於此下有東嶽行宮碑刻王文恪遊陰山詩萬曆辛巳吳令傅光宅題舞鶴峰三大字於石）

謝姑山　前 人

聞說凌波大謝姑裝成艮嶽一峰孤瑞雲飛入西園去誰寫潯陽載石圖（自注宋朱勔花石綱採大謝姑頂峰入汴置御苑艮嶽明季董尚書份購歸南潯其婿徐某乞之移置閶門外之西園名曰瑞雲峰今園廢而石猶存四面皆踏布房石已嵌砌入牆）

琴山　吳時德

片石可盤坐耳淨空明中清音逐時發安用絲與桐悠
悠移我情豈在滄海東

鷲籃山　吳莊

西來急雨打菰蒲還趁狂飇走莫湖要看鷲籃鷲底樣
二罨拍浪奪驪珠

漫山　前人

起伏岡巒自有情兩峰相抱水盈盈太平荒盡藏軍洞
總有丁夫不籍兵（舊注山有吳時藏軍洞一處中峰有石平亘名望夫臺）

衡山　前人

平抽玉笋見頭尻北走洪湖敵怒濤神異使君傳漢世
至今遺廟祀山坳（舊注太湖諸山多南向東向惟衡山小白山北向衡山有漢郁使君廟）

思夫山　前人

思夫畢竟是蜥浮吳語音訛世莫求採藥不歸誰鑿空
誤人咏古到青邱（舊注思夫乃蜥浮也高青邱詩亦誤於俗說）

鴨山　葉松

吳王闔閭政遊戲悉有法涇裏采香湖種菱坡上關雞
山養鴨山之東西設兵甲晝乃駈狸夜防獺鴨正肥時
越來伐霸圖如夢湖流咽殘繪成魚鴨飛躐山頭風雨
聲沓沓

南烏山北烏東鴨西鴨　吳莊

為烏為鴨亦何分拳石中流似趁羣試問山靈堪一笑
從來所見不如聞

五石浮　明　葛一龍

誰着煙空青五點狂瀾東下何曾轉奎躔歷歷應浮沉
河漢遥遥帶清淺山祇舊是匡廬翁幾年來借馮夷宮
落日中流棹歌發春風一片桃花紅

煉藥洲　本朝　葉松

學仙惟釋累累釋仙可求試觀古仙人其跡同浮漚如
何華屋士黃金盈牀頭擁姬煮丹砂日暮崑崙游

獨山　施隨

太湖湖西第一峰中流兀立勢且雄千峰萬峰不可並
上許一老廬其東形如龍虎自盤踞朝雲暮雨相冥濛
山翁出入無停蹤芒鞋踏徧山花紅

大屼山　吳莊

紅樹邨莊白板扉廿家同井盡牛衣羨他一姓能偕隱
不出桃源話是非（舊注居民二十家皆朱姓山田百畝共耕而食）

錢堆米貯磯　前人

爲畫弓藏機智深浮家變姓出湖潯能將敝屣看分國
那有堆錢貯米心（舊注舊說范蠡浮家遺棄錢米於此）

北嶠山二首　前人

煙樹微茫認北岈禹功底定世難忘如何廟食憑漁子
丁祭曾無一瓣香

北岈山外起神砂西指雷山兩道斜一似玉虬爭戲水
滾開細浪作銀花（自注北岈西南九里有神砂二道在洪波中）

竹山（原注一名竺山以其似天竺也或曰足山山之奇在足云）　明　史懋錦

巋然竹山當湖衝上有古刹凌空濛登峰放眼渺無際
浮乾盪坤開心胸秋雲明淨秋飈爽三萬六千平入掌
水天相接涵虛無點點青螺波下上冥搜攜伴窺山腹
鬼斧神工駭心目黿鼉之窟蛟龍宮飛仙羽客紛遊踪
莫向桃源問仙客石牀丹竈在幽矚誰道竹山無所奇
竹山之奇在山足

前題　本朝　吴　莊

沙塘一水出湖遥二竹修眉似對描憶得西青遊記在
盡收美景入詩瓢（自注錢孝有遊竹山記）

林屋洞　葉　松

自混沌未分此石闢已久古佛宅其中實將先覺守君
看窅窅色皆為刼前有深入試莫還窮年那能究靈幻
又其餘篆書出僞手聖人徒疑猜天地非一剖昨聞盤
古翁掉斧進稽首微功不敢居但嗟生七夊

前題　汪　琬

自少誦真誥識有幽虛天中藏不死方按定凡幾篇丹
砂凝爲牀石髓滴爲泉琳花拂雲根藥草紛芊眠來游
若干輩名氏繞壁鐫始入頗偪側稍深益幽妍白蝠大
如鳥嘗撲松明煙別戶久牢扃剝啄空鏗然千年或一
開幸得逢真仙岩堯出絳闕平衍分璚田此境天所閟
值此何由緣我行甚多憊挾策未能前欲探既瑟縮欲
去仍遷延靈蹤不可見一任樵人傳

前題二首　朱彝尊

洞天傳第九林屋是吳根地戶真官守塗泥太古存雜
花春瑣細仙鼠晝飛翻一一客思深入囊衣換犢褌

出谷衣爭嚇盤坳炬已灰仙居無路到石扇幾時開題
壁思前事窮源誠後來不如神景觀松下且徘徊

前題　沈德潛

夙慕幽虛天來尋古巘壑沿溪覓㢠逕披霧嬿裛薄洞
口境偪側稍深漸開廓石壁翻仙鼠青泥産靈藥牀竈
今依然天工絕雕琢想見古仙人於此棲宗莫俯看雲
煙凝仰聽波浪作幽邃得石門塵凡此間却仙蹤時往
還徑路通蓬弱當年門一開千載封扃鑰吾生本凡骨
悵望空緬邈朗誦真誥文出險如夢覺

鹿城　葉　松

四望皆絶壁中間如平疇草木豐且美真堪麋鹿遊吁嗟麋鹿徒爲爾霸業將成子胥死孰令遊到吴宫裏

練瀆　明　吴　愷

練瀆水照兩峰闔閭於此傍軍容舳艫飛出馮夷宫旌旗影射波光紅臺荒鹿走吳沼空黄蘆捲霧生悲風

毛公壇小遊仙詞　本朝　汪　琬

羣石參差滿路横黄芝赤箭逐年生只疑猶有遺丹在絳氣通宵徹太清

檄取山靈掃洞門歸來重訪舊壇雲月明時節開清讌先約南鄰墨佐君

五節珠幢去已遥獨留殘石鎮山椒愁渠變化成羊後喫盡黄精數頃苗

壇上亂松高百尋松花堆積丹池陰劉郎一去不知處滿樹白雲啼翠禽

消夏灣　明　王世貞

挂帆秋色大空低縹緲峰廻上與齊別借五湖天一曲中分雙崦地東西松杉翠合家堪隱橙橘黄縈路不迷莫問吴王消暑事采芳春徑草萋萋

前題　本朝　張鵬翀

山脚湖心傍畫橈棹歌聲引緑迢迢澄波皓月荷香裏清絶疑無夏可消

前題　汪　琬

湖雨生緑波數尺秋瀰瀰青蒲間紅蓼動搖微風裏伊昔吴王時畫舸柳邊艤宫人唱采蓮人花兩相似誰知千年後緯蕭障流水

歸雲洞　吴偉業

歸雲何孱顔雕斵自太古千松互盤結托根無一土呀然丹崖開蒼茫百靈斧萬載長欹危撑拄良亦苦古佛自爲相一身雜仰俯依俙莓苔中葉葉青蓮吐仙翁刺船來坐劈麒麟脯鐵笛起中流進酒虬龍舞晚向洞中眠叱石開百武牀几與棊局一一陳廊廡翩然自兹去黄鵠瀟湘浦恐使吾徒窺還將白雲補

玄陽洞　潘　耒

玉洞閟靈府萬古丹泥封搜剔自近代乾坤豁壺中想像衆山腹一竅潛相通朱明啓南牖林屋開窗東諒無靈威術神怪疇能窮禪房倚絶壁俯視雲容容湖天白無影明濤盪我胸小舟如伏檻遠嶼如張蓬宛宛海浸月稍稍林受風此中有奇趣吾將問支公支公不我答暝色來疎鐘

一線天　葉　松

鬼斧誠多事深山破混茫奇分天左右險列石低昂日
月流無影煙雲蓄有鄉可容魂夢入兩壁看青蒼

暘谷洞　汪琬

洞中燿陽烏益覺煙景媚綏綏松陰移人間巳千歲

曲巖　周公贄

側身層石間修藤掩絕壁摩挲舊題名滿前空翠滴

東村　顧超

包山名勝聞九州可以卜居非一邱昔人競誇西蔡麗
予來獨愛東村幽梨紅柰紫櫻桃赤雨後落花紛五色
腰鐮手甕鮮游民出入無非灌園客桃源去俗僅一塵

孤花片水猶迷人此間高峙浪千尺無怪從來寡問津

葑山龍首亭　吳莊

峭壁千尋上孤亭亂石扶山形真拔地龍氣欲吞湖碧
水流吳越紅蕖點畫圖不因來往慣疑煞是方壺

飲月亭　張鵬翀

古磴盤幽曲孤亭瞰渺茫傍空無四壁乘月飲湖光

長圻覽勝石弔王文恪公（伯虎記覽勝石三字文恪公所題）　吳兆鯉

太傅風流何處尋當年遺蹟寄高岑非關筆法追顏柳
想見文章冠古今日落煙荒迷草色風吹濤沸起龍吟
山中宰相誰能匹巖谷曾傳有足音

化龍池　陸燕喆

瀑泉惟萬嶺勝甲五湖峰亂石穿雲綫清池墮玉龍流
侵浣女石潤入挂衣松橋上何時坐須遲雨後蹤

蔡仙鄉　明　蔡昇

洞庭山上橫岡東蔡經故址莓苔封洞庭山下茂林木
蔡經丹竈遺靈踪因思蔡君昔日羣仙遇金鼓聲中輿
馬駐黃麟仙人傳異方白晝乘雲不知處悠悠一去數
百霜麻姑仙傳疑荒唐不有東山古丹竈伊誰復識仙
人鄉蔡仙之鄉白門里碧瓦高低傍湖水神仙雖去有
遺風居人樂住仙鄉裏清明時節融融春桃花深處多

通津捕魚野叟放舟入彷彿武陵溪上逢秦人

丹竈　葛一龍

石上仙人竈正對煉藥洲相距百餘武湖中水悠悠水
寒煙自起擊石火不滅仙人何時來烹雲煮明月

避暑宮　宋　真桂芳

銀漏迢迢夜未晨管絃聲裏綺羅春飲闌方擁名姬醉
豈料稽山正臥薪

題伍子盟頂　本朝　吳仲正

歷盡滄桑不計年山名還藉昔賢傳臣心可剖盟如日
石骨長撐劍倚天壯志自完當日事剛腸寧許後人憐

忠魂不逐鴟夷沒靜夜深林泣杜鵑

郜公墩（原註相傳宋時晉陵郜公徧宰新昌歸隱於此） 丁澂

荒墩留得郜公名天棘薔薇滿眼生獨有無名枝上鳥
啼來渾似讀書聲

靜觀樓成衆山忽見 明 王鏊

山居盡日不見山樓上山來自何處中峰獨立羣峰隨
頭角森森出林樹澄湖萬頃從中來浪捲三山欲飛去
得非奮迅從地出無乃飛騰自天下我來樓上何所為
長日觀山與山語東風吹醉還吹醒山自為賓我為主

陪錢牧翁登朱玠壁縹緲樓 本朝 許元功

好山何必峰全露最喜初登霧未開林屋雲霞常映帶
石公風雨欲飛來白蘋漁艇炊煙出紅葉人家夕照回
對酒放歌應不惜淒涼直北是蘇臺

湖亭翁園故址 葉方標

名園縹緲若地湧結搆絕妙般與倕千夫耶許立危石
百金掉鞅成曲池灩灩川原入鏡閣渺渺雲霧生山眉
玉笙哀怨夜堂雨金鈿委墮春衫垂一朝肩越落人手
東家移置西家基泉窒彌縫傳脂粉樓臺層疊增肥癡
新者豈如故者勝因山架屋湖作坻眼前滄桑知幾變
坐令華屋成荒陂千年壯觀不復睹今之存者蓋已畢

草間翁仲夜相語平陂往復皆如斯牧人野火燒不盡
鬼雀飛出青棠枝

王文恪公宅 陸燕喆

當時甲第盛歌鐘少傅文章四海宗堂上舊巢新燕子
門前枯澗老芙蓉賜書增得湖山重繪竹依然筆墨濃
二百年來風景古碧紗籠字有苔封

招隱園（自註今屬席氏） 前人

受爵三朝老澗阿當年手澤竟如何但存舊額清風在
更繼高賢勝事多擊壤有堂忘帝力倚樓觀稼樂農歌
不須拓地蒐泉石自與先生共薜蘿

酌於南村草堂 徐元文

四海昇平會東山似小山夔龍方佐治巢許可投閒富
有花千品清餘水一灣飲和歌聖德擊壤酒循環

訪吳允繩留宿薜蘿書屋 杜詒

別君經七載悵望已多時祗爲一湖隔恍如千里思筍
輿朝度嶺草閣夜譚詩落魄猶然是疎狂老牧之

周隱遙廬 施理

死生三度貌如常萬乘親求却老方正對何曾及修煉
至今芝草繞廬香

張祐別業 顧趣

寂寂巖前花香散春無奈當年作賦人啼笑生秋籟抱犢溪澗中尋僧水雲外天子不見收名交竟何賴留得草青青相傳作書帶

題西青小隱　　陳端甫

夫椒西山顔色好排闥送青青未了琴書靜對世慮忘玻璃倒浸湖光淼依依日夕羣峰低望望雲邊一螺小紫崖赤城杳莫尋竹杖芒鞋此中老

太湖備考卷十

太湖備考卷十一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琯　校

集詩二

夜宿祥符寺曉鐘有感　　宋　許　琮

一枕松風入夜寒曉窗殘月隔簾看夢回竹榻聞鐘後悵絕浮生出世難還念將軍能捨宅何妨陶令未之官此身合向山中住邱壑由來號易安

晨詣祥符寺　　明　劉　基

入谷雞始鳴到寺鐘未歇草際起微風林端淡斜月僧房湛幽寂假寐待明發松徑斷無人經聲在清樾

祥符寺松　　宗　臣

喬松萬樹總長材護日清陰一徑開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長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樾子落僧前點嫩苔山水清暉增偉觀托根原不愧徂徠

翠峰寺　　王　琬

翠峰擁出太湖東峰上樓臺架碧空曾拂豐碑讀文字將軍第宅改禪宮

前題　　本朝　葉　松

一峰生衆塢一塢一菴存分卻諸天去終推古寺尊衆

誰曾悟道泳恐或多門且與嘗香茗同尋碧淵源

春日能仁寺　明 金 燔

古寺一山盡隅溆生孤島人煙雜深樹雲帆落飛鳥去

年曾此宿風光自然好古人讀書處花落無人掃

能仁寺　本朝 顧 超

黲黑霏激耿夕曛踈鐘清梵隔煙聞僧穿鳥道巢香雪

客坼甃趺讀蘚文龍未可馴松負氣羊堪留牧石呼羣

攜舟放鶴他年事襆被於今半水雲

上方寺　明 王 寵

山水雲門會林篁石道微毫光空翠落花雨瀑泉飛屧

鹿參金鏡莓苔積寶衣浮沉竟何益轉覺此生非

包山寺　王 世 貞

山名從鮑靚寺榜尚蕭梁地擁諸峰合天容一刹藏松

楸深自老橘柚早能香隨意嘗僧供支筇禮上方

前題　本朝 葉 松

禪室藏雲壑來先別塢經石皆從徑曲松不漏天青盡

謂遊宜選茲焉屐可停山深僧自朴慮滅佛能靈樹影

榻前長泉聲廚下聽坐令幽興適樵斧遠丁丁

前題　汪 琬

風物最清妍禪棲已有年當門重澗曲匝屋衆峰圍竹

是先師植碑元勝國鐫鐘樓錐擅勝零落半無椽

冬日同王少谿重遊法海寺　明 吳 橋

歡聚憶當年笙歌列梵筵今來人已老僧寺亦蕭然古

木荒煙外寒山落照前不知方外月能更幾回圓

興福寺　葛 一 龍

山中有九寺九塢藏其一草色雨吹來松聲水流出嘗

新掘泥笋代餉刹枯栗春遠酒船渡常在惟古佛

高峰寺　本朝 葉 松

驅石安蘭若開軒對雪泉販過收果候樵唱采茶天一

佛喚難醒兩峰青入天無生可無論詩是惠休禪

晚過卧佛寺　姜 森 王

策杖陟高嶺磴轉俯幽谷樹杪出古寺秋氣已蒼肅佛

卧僧未歸白雲暮相逐遥望竹林深山山静寒綠

横山夫子偕同張岳未沈歸愚談雲兮錢立三潘

語冰諸同學遊高峰卧佛寺　葉 士 鑑

重陪杖履過山門事憶他年跡半陳隔嶂松風仍別調

當前春色屬閒身餐分齋鉢留餘飯話續禪房去後因

舊日壁間題句在蘚墻今復記同人

入靈源寺　孔 貞 明

古寺在墟內來生人外心嵐光雨餘濕樹色門前陰施

食鼯山鼠繙經馴野禽問春春已去苔徑石深深

福源寺　顧　超

數僧能食力課毋事耕鋤茸箬囊山果梯篠摘澗蔬鉢傾籠去後燈散鳥歸初始信偷安客從來學道疎

水月寺雨後漫興　明　秦嘉銓

快雨宵來動竹關蒼茫秋在兩峰間野花獨立精神醒馴鴿雙棲飲啄閒無意得詩疑到夢有時讀古宛尋山荒寮茗椀供僧外只許高雲自往還

彌勒寺西隱堂　葉松

西方到中國畢竟何處好竊謂法律禪莫先温飽如

何西來意一堂深杳杳

春日集雨花菴山亭　鄭階

虚亭倚雲開下瞰南湖渡三點五點帆千家萬家樹峰廻松葉靜村遠桃花聚老宿六時閒林香三月暮殘經幽處畢疎磬吟餘度裊裊遊絲飛幻作天花鶩青陽過嶺背陰景催瞑酤罍空情有餘長歌取樵路

仲冬遊円菴　秦嘉銓

數椽毘耶菴獨踞煙波島屋荒佛疑寄景曠客頻討無僧境轉清有花寒更好風篷飛堦前漠漪吹樹杪鳧聚忽成沙煙疎漸如草水落石痕新木脫山容老緬惟四先生古道在懷抱

真勝菴嶺西口號　吴時德

山開古剎雨新晴吹面香風細細生萬樹梅花三里路斷人行處一人行

過翠微菴　葉方標

踏葉响幽境珊珊碁履平梵魚雲際出松瀑石邊生古佛有寒色空山無世情懶殘真解脫煨芋傍花鐺

紫金菴　本朝　顧　超

山中幽絕處當以此居先緑竹深無暑清池小有天笑啼羅漢像文字道人禪最好梅花候高僧借過年

橘香菴　汪　琬

菴借橘爲名門前古路横竹侵衣裓潤雲繞脚根平勝概畫難似高臺營未成主人能楚頌島可遂才情（自注時岑公方築招隱臺）

神景宮　張鵬翀

洞天神景邈虚空肅肅千年有閟宫古壁寒生苔蘚綠疎松翠壓絳垣紅左神王牖蒼茫雨天后雲旂宗歷風三宿尚懷皮陸侶金庭清夢渺何窮

寒山菴里中朱葉周三貞女焚修所創有王少傅碑記歲久湮沒家別駕謀重鐫之作詩勸募屬和

二首　　　　　　　　吳　曾

禪關卜築自何時前事堪爲後事師物換星移梵唄在

動人景仰是殘碑

遺文寧獨記林泉磨石重鐫足久傳識得窜官垂示意

滿庭荒草放青蓮

題水平王廟　　　　　　　　明　李　㢸

帝德傳新稼王功佐濬川湖流三萬頃廟食百千年春

港魚蝦美秋林果蓏鮮漫誇風土異努力種桑田

分水嶺神祠　　　　　　　　錢　孝

神王后稷子佐禹平水土震澤賴底定厥功垂萬古荒

祠叢木間春秋薦酒醅中祔宋將軍義烈劉平甫赤心

歸朝廷破賊試神武駐兵保此山配享居西廡前元亂

亡日像毀祠并廢後來雖繼作所祀非其主居民莽蚩

蚩襲謟求陰祜予心獨不然好古懋無諧敢發芻蕘言

幸爲賢尹取下令復厥功廟貌還可覩

楊灣廟遠眺　　　　　　　　葉　傑

千門花氣上蓬萊八極風從望目來山外夕陽孤鳥下

雲邊秋水片帆開南當越絶爭衡國北顧吳王歌舞臺

詎意草生麋鹿走蛾眉還棄子胥才

四皓祠　　　　　　　　本朝　葉　松

高賢所遊止往往說不一吾聞有四皓太史商山逸漢

祖莫能臣而爲太子客片言已定儲子房亦辟易伊昔

魯仲連解紛轍同跡乾坤偶戲玩飄然任所適東海死

可蹈西山生可歷矧茲季扎地仍多好泉石黃獨雜紫

芝日夕供采摘樂斯則忘返相視嘻莫逆冥冥天邊鴻

慕者奚以弋土人高其風建祠自疇昔千秋萬歲後波

靡猶能式

伍相祠　　　　　　　　　　吳　莊

木末起悲風荒祠勁草叢深心吳霸業遺恨楚王宮將

母生全孝捐軀死効忠變名湖上客機智自奸雄

路公祠　　　　　　　　　　前　人

擾攘干戈際江淮任獨擔回天誠力盡浮海豈心甘遺

像瞻風望孤忠播美談文孫看鵲起綵筆壯東南（自注湖撫王廢）

莫釐將軍墓（昭題令名不朽四字揭公祠宇即命公孫張書之字大如斗）　　　　　　　　明　葛一龍

莫釐峰下故將軍戰骨蕭蕭瘞白雲大樹不凋前代葉

垂陰連蓋幾家墳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王　鏊

後生何敢望餘芬斗酒還過董相墳行指岡巒低偃月

（公葬偃月岡）坐疑文彩上成雲兩山已雪將軍恥（原注舊傳東西洞庭皆將軍始居之）

故兩山詩文士四海猶傳制策文賈誼夭年人莫恨孔光張禹亦徒云

過東山拜王文恪賜塋　本朝　吳偉業

舊德豐碑冷吳天悵宗寥勳名高故相經術重前朝致主惟堯舜憂時在豎刁百年人世改野喝起漁樵

過金德父墓　明　葛一龍

相送心曾到言尋路不迷草齊封鬣起山趺浪痕低片石看人拜孤花奈鳥啼夜長誰慰藉應有鹿門妻

鄭駙馬墓　本朝　顧　超

南國錦織愁花草春如剪要裊女蘿叢陰風落紅蘚非無十畝宮漸逐耕犂轉石馬斷入潭金盌不成繭夜半玉簫鳴君蒿發淒泫

路公墓　吳　莊

落日荒煙過客哀萬人留葬廣平來五湖不藉公屏障多少山林付刼灰

酌悟道泉　明　吳　恪

久踏翠峰路今嘗悟道泉淡中偏有味妙處欲生蓮石鼎誰聯句松根手自煎堪嗟陸鴻漸未喻雪公禪

無礙泉　勞　珊

無礙居士别即名無礙泉千年仙醴出一勺俗情蠲好借孤雲幌還將白石煎更生蒲九節采服學彭佺

柳毅井　吳時德

橘樹無踪證往年寒泉村落尚依然青鬟罷汲猶相聚閒坐銀牀語舊緣

鹿飲泉訪雲鴻上人　本朝　顧　超

挐舟尋高隱名泉亦所思樹陰籠屋遍岩曲到門遲清梵聞蟒鳥幽踪見鹿麋篆香燕茗話相對輒移時

石嘶泉　吳大本

誰為潑靈根涓涓月一痕寒香冬不竭清冽夜難昏自有本原在非徒古蹟存水經猶未悉識此示兒孫

海眼泉　吳　曾

深沉一勺碧淵淵誰鑿坤輿着底穿定是水源通萬里故教峰頂出雙泉迮來只合舟如芥塡處難容石似拳挹取漫期珠滿掬鮫人清淚不輕圓

蠶桑里諺　明　秦嘉銓

五畝之宅樹以桑採桑礽礽春載揚五十衣帛非所望聊輸縣官實篚筐吁嗟邇來民力竭殘冬賤售來春葉桑價沃釜鬻桑芽未萌葉賣新絲復二月戮力蠶桑戹苦辛剜膚剜肉那可說況乃今春與蕭索蠶婦愁看葉沃若官稅私逋兩無托蠶繭成葉黃金蠶不起葉犬矢

吁嗟里諺古如此
戴勝降桑鳩拂羽春蠶三眠更三起子規鶯夢勞蠶女
蠶不起仍不眠陌上桑葉翻翻諺有言無春莫養蠶人
言立夏日不宜風西南斧斨闘曲薄束石壕吏虎其目
未五月糶新穀女紅蠶績將何支陌上桑猗儺枝吁嗟
樂子之無知

紡織謠　葉方標

吳中諸邑皆工紡織惟山中人不善且弗習也
席舍人文輿憫之僱工人教以紡織之法人稍
習焉又以麤惡難售其業終廢吾悲夫人有禦

寒具而不知自追於寒也爲作詩以傷之
男耕田女織布不令無襦復無袴山人解耕不解織妻
子伶仃度朝暮安得種棉如白雲精可作綸麤作繙若
能紡雲作衣着世上應少飢寒人

搗線詞　鄭階

井水搗線黑湖水搗線白約束向前溪臨流坐隄石凉
風吹蓬鬢顧影惟自惜雙臂不停敲敢辭鮮筋力歸來
幽窗下撫線思遠客心淚如可穿寄君勞相憶

績婦歎　本朝　陸燕喆

一縷絲三四低頭信手忙惜陰遲溉釜計日少盈篋與
客爭銖兩比鄰任較量勝前小兒女猶是繞中腸

接樹　葉松

不害生成質難圖脫換功人居多事裏藝落後天中自
分根荄別誰知造化同明年隨衆卉一樣領春風

觀葬　陸燕喆

飾終典事尚靡文路祭樓臺似綵雲滿案色聲香味列
要時成往壞空分溝中臭腐梁如雪堂上讙呶醉待曛
舂相巷歌多不解衹羸童婦笑聲聞

觀嫁　前人

數歲經營服器良明珠瑟瑟滿衣裳綺羅耀日連牀艷

繡幔如雲引路長欲賦催裝煩陸暢却疑遣嫁出同昌
貧家吉語惟和敬舉案高風羨孟光

觀博進　前人

摴蒲百萬古英雄未許貪癡興致同一片瓊瑜鋪似錦
百年第宅捲如風小施香餌魚吞鈎忽發潛機鳥墮弓
俗敝不知何日挽樂天諷諭總無功

南京鄉試喜濟之壻發解　明　吳鎮

月桂高攀第一枝紅羅傳報老夫知今朝展齒應爲折
快壻乘龍破壁時

濟之會試連捷得元　前人

文戰風雲早着鞭巍然名姓冠羣賢生平温飽曾非志
好把功名繼孝先

濟之殿試欽賜探花及第　前人

金門對策絲綸手玉殿傳臚台鼎司點得探花應一笑
太湖原欠狀元旗（自註王氏祖塋在化龍池形為鳳凰趐湖中叢山稍偏地師云可惜狀元旗不正他年應得探花郎今竟符其言）

陸鳳割股愈母疾　王鏊

病居母痛在兒兒生無母生曷爲千方百禱總無驗精
誠一點天或知夢非夢覺非覺若有神人默相告由來
母子本一人母如可贖寧百身槃水加刀刀自躍一片
紅綃如玉落遺羹未似頴封人宿瘢潛瘢如水沃人言
孝行真難作以禮律之無乃過君不見世間吳起輩紛
紛母病在牀如不聞

顧烈婦（馬蹟山人）　丁致祥

吳氏女顧郎婦嫁郎郎病不出户禮乖婚媾尸者誰居
貨需時要善賈堂前禮畢歸洞房慘不成歡事辛苦調
糜和藥悄無言婦服於人是其所郎言再偶是何人色
不見嗔心則怒強顏笑語苟如此泉下何堪復相睹吞
聲苑別情未洽百年無幾先朝露尋思事定惟有死掩
户自經翁計左同牢日短同穴長口碑不斷青山路吁
嗟乎堂堂意氣偉丈夫平生自許可托孤一朝事變失
所守肝腸臭腐成汚塗顧郎婦出天賦[illegible][illegible]投崖堪並
數山人歌罷面發赧丈夫難事裙釵做

錢節婦　李鼐

猗彼錢淑人及笄歸姚氏貞性本天成卓然邁諸姊厥
夫死客鄉時年尚少只聞訃哀慟絶歸櫬候河涘不獲
睹生顏欲速見蒿里躃踊投清流所親援出水伯氏何
不仁奪志計卑鄙淑人懼不免從容竟縊死嗟哉夫婦
倫非可輕易視一醮終不移秉節同大豕寧忍偷餘生
致遺君子恥淑人意何決不啻奇男子惜哉無旌揚幽
光掩壁土我心爲惻然灑淚記終始非直闡潛德因以
正人紀閣筆倚山窗萬壑悲風起

陸孝子　本朝　翁　誥

不道尋親世有人麻鞋徒步事猶新此心久已無生死
一路何曾見苦辛市地干戈難托足窮荒瘴癘易纏身
可憐更作孤臣伴忠孝相看淚滿巾（自註時有方若僑行之粵大兵下廣州方君死之）

弔顧烈婦（東山人）　施　績

乾坤流正氣忠與孝義節世道日沈淪人情視如蔑豈
意巾幗中生此萬人傑氏本名門秀幽閑慕往哲二十
歸顧門于飛相頡頏何然天降災二豎爲夫孽刲股暗
和湯籲天祈代切三載竟長眠一朝成永訣大淚本無

拚肝腸已寸絕不憚爲其難無如少爪徒頸血膏青鋒
黃泉趨同穴凜然匪石心可擲瑤池雪

弔葉節婦　陸燕喆

弱草化輕塵綱常屬婦人闔棺留一指同穴隔三春許
字麻如雪靡他竹有筠禮魂燈不滅千古薦溪蘋

輓徐烈女　金礪

柏舟未賦矢靡他幽壺偏存大義多止水如心常並潔
沉淵決計肯隨波生前伉儷空成約身後碑銘永不磨
死孝兆貞元自合芳名千載繼曹娥

吳烈婦施氏　前人

倫紀日以斁勢如廣夏傾大義誰扶持乃在閨中人姑
惡克承順厥德惠而溫所天痛早背久瘵從亢京念茲
葬嗣故忍死暫吞聲茹荼歷五載剥牀且及身姑惡終
不悛婦烈寧再更數行絕命筆夜夜泣鬼神婉貞名果
信山嶽同崢嶸寄語儒冠徒奈何多偷生

讀吳烈婦施氏遺詩　顧嗣立

絕命詞終山鬼呼可憐薄命遇嚴姑四年血淚知多少
盡逐東風入太湖

輓節烈符氏　嚴茂初

節烈併忠孝何人副此名晚蓮應獨秀秋月與雙清誓

訣同衾穴情堅一兆生旌閭他日事傳語已心傾
萬古綱常任深閨一力肩軀捐談笑後心許蓋棺前溪
曲聲同咽樓清節並懸（自注曲溪上清節閣爲氏殉節處）秋官舊門第冰雪
有因緣

蔡將軍歌　沈德潛

蔡侯人世飛將軍身長九尺勇絕倫左射右射開六鈞
上馬下馬舉百斤生兒更似李亞子一門驍勇非常人
時逢猺獞反藤峽草木爲屋山爲門猿猱出沒肆攫拏
青天白日誅平民將軍奉詔入重地膽大直欲通於身
十蕩十決勢莫敵牛觸橫入烏鴉羣峽深路險援兵絕

漫山賊衆如蜂屯將軍願死不願生呼聲動天雙目瞋
伏劍血流體僵立義憤上訢天爲容郎君慟哭台死士
拔刀誓衆風雷奔前驅遇賊氣欲吞殺賊不異屠雞豚
深入巢穴縛渠寇揮刃刲膾何紛綸餘黨禍孿夾碪斧
一火木石俱遭焚埽清藤峽只旦夕報主差足酬先臣
當年平播矻朝棟史書劉綎昭殊動將軍父子闕紀錄
雖經贈爵終沈淪敢告史右秉特筆臣忠子孝光乾坤

節烈婦（和分守高公韻）　吳曾

豈惟巾幗侍干城子孝臣忠即此誠死亦職隨完我分
節堪稱烈任人評奇花異卉難爲瑞白日青天倍覺明

名教有防瀾有障鉅公椽筆樹風聲

壽蔡母殷太君百歲　　李　果

又見麻姑降蔡經孫曾五葉卜盈寧柏舟節可垂千禩仙醴筵方慶百齡消夏灣頭通閬苑重陽節後覯瑤星旌廬更荷龍綸寵佳話他年記洞庭

和守溪相公苦雨二首　　明　施　鳳

前年春夏交淙淙雨不止一月無日晴溜聲常在耳黃潦朝夕趨溪壑浩瀰瀰田疇一太湖岸沒波濤裏人家無完居十室九壁圮山塗泥沒脛跬步如千里父老相與言從來無此水麰麥穗垂黑民食更何倚偉哉王相國憂民似憂己賦詩寫中情傳誦謬無已

今年交夏來霪雨似前年正當麥熟時滂沱復連綿雲氣起如蒸迷漫暗山川昏晝亦難辨村墅疑變遷林喧鵓鳩語壁篆蝸牛涎引領望開晴簷溜轉潺湲貧家剖薦爨幾處無炊煙相逢惟嘆嗟聽之應惻然勿忽經三旬恨無陽石鞭誰能掃陰翳得睹蒼蒼天

橘荒歎　　王　鏊

我行洞庭野萬木皆葳蕤就中柑與橘立死無孑遺借問何以然野老為予說前年與今年山中天大雪自冬徂新春冰凍太湖徹洞庭苦無田種橘充田稅霜餘樹樹金寄此萬木奴悠悠彼蒼天三白望為瑞如何為橘災斬伐如劒利飣餖索賓筵貢篚缺王事曾聞后皇樹不過淮之郊他處豈獨無洞庭號珍苞衢州徒菌蠢湘潭亦寥稍地氣信有偏天災曷仍遺物貴固難成難成復易槁遂令洞庭人為計恨不早從今原隰間只種桑與棗

憫松歌　　前　人

翠峰洞庭古刹也自寺門至官道皆雙松夾峙大可數圍如葆蓋如虬龍每風動聲聞數里蓋宋元故物也予甚愛焉每至輒坐其下移日今年夏至則無復孑遺矣甚愕焉召其僧尤之僧曰縣官征徭急身之不存松於何有蓋鬻之以充徭費也吾聞釋氏為出世法謂世網不能加也徭且不免焉非獨人之加而剪伐及於茲松千年故物且不能逃於乎苛政之害如是哉是歲正德十五年也

洞庭古寺名翠峰山門夾道皆長松蒼皮鱗皴根詰屈風動十里聞笙鏞團欒下蔭翠羽葆夭矯上聳蒼髯龍不知當年誰手植云是宋家三百年前之舊物每當赤日坐其下時有清風吹鬢髮因思古人不可見重是甘

棠無翦伐茲來忽見怪且驚倒卧道塗縱復橫可憐棠
堂十八公盡與官家充踐更神跳鬼趡競遮護蝰摧鑿
陷難支撐我傷佳樹因久立封植有懷何所及顛僵力
與風雷爭昏暗如聞龍象泣龍象泣何所爲縣官催租
如火急伊昔秦王法最苛猶有封爵來山阿如何今日
僱劫數大斧長鋸交撝呵深山更深無避處豈若社櫟
長婆娑年來征稅總類此誰采野老民風歌

嘉靖二年七月三日（大風拔木漂溺民居） 前人

去年七月颶風作駕海驅山勢何惡沿江濱海萬人家
一半漂流餧蛟鼉今年七月仍颶風驅山駕海勢略同

人家有備幸多免禾偃木拔歲則凶我聞有道唐虞世
風不鳴條雨霑塊休徵五事來應時百穀用成民用乂
當今公道如天開金縢既啓羣公來賓賢養老天子聖
風伯爾獨何爲哉

望雨歎 秦嘉銓

大江以南俗多窳每值歲儉嗟二鬴比來屢稔得所怙
有年婦子安衡宇雖則囊空窘阿堵劬勞幸不歎鴻羽
今春水耗數尺許山根菡萏石纍纍中谷暵及湖之滸
月令芒種交端午秧田揖揖勤水府黃梅霢霂霈不怒
夕虹朝隮絢雜組芟作徒然疲骽怗喃喃太息聞田父
云自正月數至五每月之朔火爲主（自甚正至五朔皆火或亦旱兆）夏甲子
雨兆赤土五月二十分龍雨雨濕龍衣潛水府哀哉老
農與老圃糴穀醫瘡將何補或謂鄰翁勿咨苦上帝聰
明聽且睹況兼宵旰廑衮黼頊者飛輓賑關輔我任我
𦳝賦靡監更憫東南方瘠瘉佇望年豐多稌黍行見降
康秩斯祜澍雨激如射潮努豐隆號號震鼉鼓旱魃匿
影不敢舞隴畝懽騰遠工賈憂者以喜疾者愈我倉既
盈億我庾以輸高廩供簠簋有椒其馨酒可沽有捄其
角牡可脯琴瑟擊鼓迓田祖索饗迎猫吏迎虎我儕小
人足仰俯耕鑿何有帝力普望歎釋頌前古

謁雨謡 前人

黃冠日謁請切切一何倿隴上桔槔聲寧不動神聽

弋虎 陳履儼

夫椒之山家比屋可以羣遊可以獨暇日行吟恣所如
石徑松陰時放足何爲忽有寅將軍來嘯高崕震林木
腥風籟蕩白日昏童叟驚聞有似鵲弱肉之食盡犬羊
豈僅耽耽麋與鹿雨餘雪後睹行踪巨細縱橫滿山麓
謂爲母子或其然跳梁三載家無畜陽羨有獵技最高
醵金往聘何辭勞獵徒四輩來吾里藐彼虓虎同稚羔
殲厥兩魁并四子三日之間矢已橐昔謂二凶今乃六

辛兹一鼎誅其族羣然獻與邑大夫虎不渡湖今被殲
四民作息已無虞任我徜徉秦履嶼虎兮虎兮害雖除
猶恐泰山聞婦哭

乙酉五月避亂湖中　本朝　鄭元亨

五月寇湖陰溪深水涵毒觸之即死匹五絲不能續蛟
龍正爭鬭豈分石與玉是處無安流滔滔鬼晝哭

打冰詞　葉方標

朔月北風吼十日太湖一夜冰三尺骨堅勢厚稜稜高
去楫來舟空歎息前船賈勇亦莫行後船啣尾排似織
船頭賈客秦復陶欲去勢難生羽翼買醉長年亂舞篙

白梧雨點椎難入聲玉嗚球雖有聲斷機裂帛曾無迹
仰視天地正沉冥霜花草上如錢積寒光日射增嚴威
試一把椎面深墨龍潭縱有蛟螭蟠轣轆冰車行不得

紀異二首　吳兆鯉

甲辰秋飛蝗蔽天食湖濱蘆葦葉殆盡而不害
稼民有望歲之心矣未幾忽大風拔木雨急如
注太湖水湧丈餘田禾盡偃而瀕海地方尤甚
民居多被漂没作二詩以紀之

何計可驅蝗農人空自忙漫勞羣鳥啄不礙稻花香雲
淨天逾黑風清月倍黃高飛應化去蘆荻失蒼蒼

驀地暴風發天心驟降殃樹隨屋共拔人與稻俱僵急
雨撼山谷怒潮轟海塘災黎何太苦不待舞商羊

後刈麥行　吳曾

昨日欲刈麥大雨降盈尺今日欲刈麥午餘尚濛霢濛
霢無幾明日晴晴無半日雨彌旬低田塌岍白浪起短
鐮卧地青苔生婦姑唧唧相向泣老翁倚門長歎息幸
逢曠典免田租何來淫雨奪民食呼天怨天天有辭怪
汝風俗奢且濫來牟率育莫非德災祲亦警亦是慈惟
皇用福天用威意在激勸均無私急將淳朴答朝宁穫
穫還汝秋收時

蟋蟀篇　明　蔡羽

露蟬盡抱枝頭枯黃葉已逐秋風去空山夜静深閉門
何事啾啾達霜曙候蟲變時序更江湖儻促遊子情戶
之樞床之足愁人不寐起秉燭十月未授衣九月未築
場歲寒始悟農家忙嘻嘻夏屋爾何為欲祭先農無酒
漿一粒須辛苦萬鍾戒怠荒聽我蟋蟀歌瞿瞿無太康

徐我庭葬師　本朝　吳曾

一抔黄土報揚雄獨任劬勞不任功無復旅魂悲夜月
足令過客仰高風恩酬絳帳三年雨名寄青山萬樹楓
好義如君真僅事漫將氣誼說宣崇

橘　　明　王世貞

曾因騷客稱嘉樹從此名留貢篚間淮浦孤蹤一水隔洞庭千樹兩峰殷煙霞自與長生液霜霰翻來漸老顏棊局便須相伴住未煩塵世訪商山

柑　　本朝　張鵬翀

久信南柑勝北橙蔗漿萍實敢相爭蠟封乍破浮香嫩金瓣微含冰齒清三寸擘來休抵鵲一雙攜去好聽鶯更須滿甕浮春色坐對寒霜細細傾

枇杷　　尤侗

摘得東山紀革頭金丸滿案玉膏流唐宮荔子誇無賽

恨不江南一騎收

甪里梨花　　吳時德

時逢風雨中花發高士境遊人倚棹看湖光增一項

曹塢李花　　許章光

午煙十里春濛濛芳姿斜照青溪中雙橫石板瑩如玉伊人却限西與東梅花有香桃有色豈若李根具仙骨墓門屋角翻素波青山紅寺非疇昔穿林不認粉蝶飛出籠不見馴鶴歸願爾結實百千斛普救山中廉士飢

芡實　　宋　楊萬里

江妃有訣煮珍珠菰飯牛酥軟不如手擘雞膍金五色

盤傾驪頷琲千餘夜光明月供朝嚼水府靈宮恐夕虛好與藍田餐玉法編歸辟穀赤松書

菱　　本朝　唐東嶼

交遊萍藻侶菰蒲懷玉藏珍類隱儒葉底只因頭角露此生不得老江湖

太湖采蓴二首　　鄒斯盛

春煖冰芽茁秋深味更精有花開水底是葉貼湖平野客分雲種山厨帶露烹橘黃霜白後贏得晚盤清

風靜綠生煙煙中蕩小船香絲縈手滑清供得秋鮮荇葉分圓鈌鱸魚相後先誰云是千里采采自今年

采蓴歌　　吳時德

采菱采蓮兒女情年年不斷橫塘行獨有西山采薇者千秋誰得同芳聲我今采蓴太湖沚紫絲牽向清波裏任爾漁郎笑我為野鷗亦漸成知已歸來月下放歌頻一片幽心照古人

菰米　　施理

無煩耕耨力獨秀晚秋天波冷漂香遠霜清綻粒圓擷來光自潤炊出味尤鮮始信仙家飯何曾不火煙

芋　　吳莊

山中誰置力田科不種香粳種芋婆那識龍團黃綠美

蘇揚行得大頭多（自註馬跡山芋以龍圖黃綠二種為佳而行於蘇揚者惟貴大頭山中稱為芋婆弟尚也）

蘆菔　元　許有壬

性質宜沙地栽培屬夏畦熟登甘似芋生薦脆如梨老
病消凝滞奇功直品題故園長尺許青葉更堪虀

蠶豆　本朝　繆慧遠

豆畦堆碧雜桑麻稔歲相傳一面花入夏每先盧橘熟
得名偏為繭絲加翠莢欲老初垂筴露液中涵未滿沙
田舍新嘗風味勝祇應石鼎配春芽

豇豆　吳偉業

綠畦過驟雨細束小虹蜺錦帶千條結銀刀一寸齊貧
家隨飯熟餉客借糕題五色南山豆幾成桃李谿

王瓜　前人

同摘誰能待離離早滿車弱藤牽碧蒂曲項戀黃花客
醉嘗應爽兒涼枕易斜齊民編月令瓜瓞重王家

鱠殘魚　前人

棄擲誠何細夫差信老饕微茫經匕箸變化入波濤風
俗銀盤薦江湖玉饌高六千殘卒在脫網總秋毫

銀魚　明　王叔承

冰盡溪痕綠銀魚上急湍縈波迴旭日溜藻破春寒色
動青絲網鮮浮白玉盤未須探丙穴江女擢輕蘭

移居包山　唐　魏信陵

重林將疊嶂此處可逃秦水隔人間世花開洞裏春荷
鋤分地利縱酒樂天真萬事更何有吾今已外身

丁巳解組歸山自述　明　姜節

五馬來為五老遊薰風滿泛五湖舟疎慵正愜懸車志
衰朽猶懷負乘羞公論在人元不悞私情於我亦何求
十年吏隱今真隱湖上青山笑白頭

歸夫椒山　陳睿謨

山清雲白太湖濱十畝桑間托此身看慣兒童忘笑語
每逢耆舊一逡巡官梅落落傷心麗翠竹娟娟過眼新
不自風塵潦倒後那知珍惜故園春

還山拜母　葛一龍

久客今來歸喜極涕交泣入門拜慈母白髮被於面是
兒身上衣結結臨行線是兒足下屨業業春冰踐頃篋
既寡和竽瑟俱不善謬以魯縞矢亦備東南箭升斗乃
君食匕箸幸親健毛義果何人茅容有餘羨

出山拜母　前人

暫歸如旅宿行止亦貿貿厥身吾母身於養未能就斂
涕飾好容再為膝下壽中婦前致詞吾門眷天厚君無
念晨夕婦能力左右黽勉登修途參前屢行後晷影戀

東隣山光浣衣垢一鮓未敢請三橋審懷袖

洞庭雜興　　陸鍾呂

楊梅爲夏橘爲秋國計家園總此謀但使堂前皆樹果
何妨客到即登樓水中僻壤兵戎少山裏荒田賦稅稠
倘得陽城勞撫字唐勤魏儉自風流

己巳正月即事　　陸燕詰

翠華聞已過青齊畫艦迎鑾盡向西是處行宮皆挂錦
何方水道不剗泥虎卯悟石移高下鄧尉梅花待品題
却異兩山深僻地也曾翹首六龍蹄
西月紛紛待幸忙司存無日不飛航黃衫侍衛前驅少

白髮將軍後騎長塵沸席湖昏不散錦連唐服夜猶張
誰知忽得回鑾信依舊雲山寂寞鄉

讀葛震甫先生詩集有感　　吳兆鯉

震甫詩名遠曾登海內壇一時推宿將多士總衔官爭
結王生襪羞彈貢禹冠石麟埋未久故里歎荒寒

長圻探梅　　張士枋

一白千山失曉青冰魂雪魄自冥冥微風小艇清晨出
泛得寒香滿洞庭

席采若兄弟招集湖舫同李客山沈我聽陸研皐
吳云謙諸子拈風荷二字　　杜詒

要我看花去瀕湖曲港通暑消河朔飲秋起洞庭風路
轉分山翠舟移夾岸紅莫教仙夢遠人在水晶宫
小泊葑山下題來路不多嫩涼過驟雨清響滴圓荷有
水通香徑無心問苧蘿聯吟休共悵零落采菱歌

白沙灣見小池荷花盛開　　前人

煙波真萬頃何處好看花色艷矜紅粉香清稱白沙方
塘難放棹勺水易爲家秋曉亭亭立迎風把露華

閱文有感兼勗諸君　　邱賡熙

共賞雄文共析疑珠光劍氣爍毳披諸君不棄問塗馬
老我何須載酒鴟吳下賢豪三日異鄴中俊傑七人宜

（時作文者七人）大鵬直上青天去莫忘秦淮水擊時

法海塢　　朱鵬

周遭本是法王城誰道空存法海名破壁頹垣來野鼠
淒風苦雨泣山精殘碑半蝕青蘿長石徑全荒碧蘚生
極目蕭條增百感斷橋橫處一人行

信目吟　　吳莊

當年設險費深謀雄視洪湖據角頭論事要如高處立
周郎獨辨一雙眸（自注東山周尚謨請設太湖營議建營署於西山之角頭據險扼要最得形勢）
兵氣消沉又幾朝太湖形勝在夫椒童年曾見胡戎跌
來集舟師訓水操

極目湖波勢拍天日巡以後鐵自何年具區洶是歌清晏
十八直中無哨船（自注湖中逆風掉捨有往來十八直之謗）

太湖競渡　吳曾

人洶洶鼓逢逢風生水面雲行空湖中天矯來羣龍黃
頭絕叫龍爭怒撇浪翻波爪牙舞初時散若鵝鸛翔忽
張兩翼環如堵銀濤堆裏一聲鉦掉尾趨來蕩槳輕一
龍前導後魚貫紅黃碧綠旗分明奇哉疾徐進退彷彿
如軍行洞庭兩山設水師太湖儼是昆明池萑苻久靖
曷用武桑土預徹宜長思控扼三州截偷渡橫戈躍馬
施使船自古說南人善泅此地皆吳兒何不驅令
桓桓貔虎悉來乘風破浪追逐龍舟嬉君不見龍舟
賈勇與未已鼓聲又在南湖起

吳塘　明　史鑑

一水迢迢與海通舟行渾似入虛空三江共接朝宗勢
萬古常懷底定功錫麓人煙帆影外洞庭山色浪花中
蓬瀛有客頻來往欲駕雲濤趁便風

五里湖作　本朝　錢國珩

湖上青山山裏湖天然一幅輞川圖不知當日倪高士
曾入空清筆底無

閶江城　明　金文

霸業已云古荒城空草萊可憐城上月曾照越人來

雷背　曹時中

夜雨桃花漲春風楊柳灣數船燈火亂知是打魚還

蘭山渚　項麒

迤邐石蘭渚蘭香濃欲滴念彼種蘭人徘徊日將夕

湖城（張士誠所築詳濱湖山考）　吳復

柳城夜上看明月腳踏蒼龍望太湖一色金波天上下
衆峰林屋路斯須船頭漁子吹琦琯水面鮫人弄寶珠
赤壁英雄何處去萬株寒影重珊瑚

平沙湖（平沙湖詳水議震澤志條）　趙鳴陽

平沙灘頭千畝蓼萑葦綿芊寞麥菽泥塗胼胝斫爲薪
踰時傴僂纔盈掬竟日裝成舴艋歸借曝秋暘更信宿
携來市上一肩柴剜却窮民兩脛肉支離聊可惜飢瘡
那得餘錢供稅牘漸有良農闢作田三時風雨供櫛沐
具區濤浪拍天浮咫尺隄防不須築幾番赤地湧鯨波
幾度青苗實魚腹間值驕陽雨露稀桔槔無計施輪轂
堯水湯乾兩不宜三耕一稔猶云福歲竭瓶罍不輟耕
所幸纖科無吏朴特加賦額等平壤誰向天河乞佳穀
吳江沃野百千頃歲剩餘糧盈萬斛政肅官清會計明
民依國計俱充蓄莫向荒郊問水濱故採民風告司牧

萬歷丁巳吳江令霍維華欲丈蘆平沙田以定賦額鳴陽作是謠以規維華瞿然遂止

丈湖行　本朝　趙王佐

太湖四萬八千頃處處波濤漾落荇灘淺閒將牛牧放
灝漾不見蘆花影是草出沒故無常居民樵採邀天幸
皇帝三年秋七月驚聞大舫湖濱歇（指湖防）里長逋竄甲首出
相將蕩漾水晶宮上下從流細丈量長繩細算牛毛密
吁嗟乎河泊編氓居釜底天賜青青一帶水但知夏月
犁腹倚不識浮萍官稅抵檄促承攬急於雷計畫無復
呈佃紙佃紙入官吏可憐釀錢不夠衙門使那得精衛
朝暮來寫地滄浪化洲沚桑麻蔥鬱長子孫歲歲湖神

錫利市牛車負擔輸乃租縣官高卧無催比明知此語
絕荒唐想入非非且妄語

簡村　吳祖修

皇帝九年夏六月十有二日颶風發太湖水挾雷雨飛鼇
蛟走出蒼卞窟老龍夜奪妖字牒噴沫張牙復鼓鬣勢
驅海若走天吳盡倒官堤與城堞江村地形真釜底一
生衣食太湖水常携笭箵犯風濤不信身軀還喪此東
鄰覓子西尋耶前村又見悲無家而師憑陵風伯恕可
憐民盡為蟲沙水晶宮中坐河伯有司歲歲況圭璧此
時掩耳胡不聞前日效靈今助逆君不見皇家高官尊
於帝不急災傷急租稅俸薪月費水衡錢日高鈴閣門
還閉

守唐家湖和韻（嘉靖三十四年吳江令楊芷敗倭於此芷作詩紀之和者甚衆）　沈啓

郎官振旅扣吳舷不脫戎衣帶月眠唾落澄波搖列宿
氣吞滄海亘春天江涵飛閣黿鼉隱風颭雄旗虎豹聯
鯨鯢不令仍漏網出車重見賦言還

出湖推舟二十里達吳家港二首　吳祖修

蒹葭叢處亂舟橫千頃澄波勢頓平三寸水如平地闊
一帆風似逆流行何時王勃能前達此日河神覺世情
記得昔年諸父老縣東橋上看波生

憶昨洪流起怨咨丁錢疏鑿亦何為若論故道非難復
欲看桑田漸有期敗葦叢生淤水勢濁泥數斗長洲基
鄙經原委無人問漕粟東南力轉疲

莫舍漊　明　趙忠重

東林殘雪映寒梅泉石荒凉徧綠苔水逝越溪翻震澤
山迴吳岫接蘇臺雲霄摩鷹紛紛下煙浦孤帆渺渺來
湖北湖南舊遊地春風停棹重徘徊

白洋灣　盧雍

一棹西來自義金清風蓬底恣長吟芙蓉不斷千峰秀
松檜相連五塢陰落日蒼波橫塔影平蕪白鳥度雲陰

持杯試酹天隨子千古風流共此心

百瀆　本朝 吴 莊

蘆荻蕭蕭入望遥荆溪百瀆水滔滔銀濤却向雷山湧
蜃氣都從日底銷（自注百瀆口外盡漲蘆洲）

夾浦　前 人

日落平沙夾浦深漁舟鱗比軋寒潯將魚換酒呼盧飲
廟下桅檣似鄧林（自注夾浦爲三引達漁船集處湖口有王二相公廟行舟遇險呼之靈應）

大錢　前 人

茗雪爭流出大錢玉龍兩兩赴湖天小雷一點如珠樣
攫取誰能穩抱眠

胥口　朱彝尊

胥口如繩直吳船比屋高往來陵雨雪歌笑涉波濤淺
碧搖新柳天紅露小桃近年浮宅慣未覺此身勞

罛船竹枝詞　前 人

村外村連灘外灘舟居翻比陸居安平江漁艇瓜皮小
誰信罛船萬斛寬

具區萬頃滙三州點點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風四面
罛船打鼓發中流

黄梅白雨太湖棱錦鬣銀刀牽滿罾貯取湖東販船至
量魚論斗不論秤

幾日湖心趁趂風朝霞初斂雨濛濛小姑脱露金跳脱
帆脚能收白浪中

灣頭茱萸紅十分湖中鷺鷥白一羣儂船縱入采菱隊
不濕青青荷葉裙

十歲癡兒兩髻梳漁娃不放柁樓居新年判費金三鎰
聘取村夫子說書

櫂郎野飯飽青菰自唱吳歈入太湖但得罛船爲贅壻
千金不羡陸家姑

東濱大艑也嵯峨滅渡橋頭銜尾過一樣風波湖海別
黄魚爭比白魚多

船頭腥氣漉魚籃船尾女兒十二三染就纖纖紅指甲
新霜愛擘洞庭柑

莫釐峰下凨舟回望見高帆六道開傳語羽林郎莫射
漁翁元爲進鮮來

太湖備考卷十一

太湖備考卷十二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璜　校

集文一

集文之例與集詩同而於文尤慎非惟涉二氏者不錄即紀遊諸名作亦割愛焉至若水利兵防已各從其類具錄於前茲不再見前畧而未詳者仍錄其全文

五湖賦

吳　楊泉

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漑爲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毖玄靈之所遊追湖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爾乃詳觀其廣深之所極延袤之規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濛汜東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望左有包山連以醴瀆岝崿崔嵬穹窮紆曲右有平原廣澤漫延旁薄原隰陂阪各有條格茹蘆荄亂隱軫肴錯衡風之所去零雨之所薄見藝文類聚王文恪云上下疑有缺文訛字重其古也而錄之

太湖賦

明　朱右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公子倜儻玫瑰超奇拔偉衣白雲之翩翩峩危冠之韡韡神恍恍以欲逸風飄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踪超洞壑軼車前驅輜重紛錯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芳藥遂乃揚帆錢塘鼓檝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陵主人而懽然從予主人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歟主人曰唯唯夏名震澤周曰具區下屬三江實爲五湖右接天目宣歙出溪之源左通松婁中江入海之洳衆流之委羣利之儲苕溪出其南溧水經其西五灣瀦其東垂虹界其隈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蠡吞雲夢駕雷夏軼孟瀦杳不知其幾千里之爲遠疇能計夫三萬頃之有餘其澤則汪洋浩瀚洶湧瀠瀁瀰漫滓溟渙渙汯汯流飈吹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澄泫氤氳清瀾凝漪錦花成文浪濤噴濆澎湃汯瀄出雷騰虹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早暮而異觀飛揚蕩薄迅澓汩淪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曼衍黃石玞玦莎薜蘪蕪葭白蘋青蒲荇芹蘊藻茭菰荻蘆蔓青杜若江蘺蘼蕪芡實雞頭草長龍須芰荷翠沃蓮藕芬尊衆物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塗泥微露埤溼就乾葴析蘼萬莣芷衡蘭菖蒲馬荔荃蓀射

千坞楊絮白水柳葉丹蘋蓼早綠榆楓暮殷朱橘火齊
黃柑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間爾乃風流梗概溥覽
闕𤦲兩兩相峙鬱乎崇山其山則層巒崑崙疊嶂嶙峋
岑崟參差如陵如墳崔嵬嵳峩陂陀糾紛上拔仞岡下
臨渚瀆控地軸以磅礴逐水曲而折旋馬跡屹立以嶷
嶷翠峰峻拔以盤桓憂浮雲之流景俯蛟龍之深淵空
谷谽谺以無底磴道蜿蜒而相連其中乃有奉眞之祠
供佛之堂琳宮道觀梵宇禪房煙雲縹緲金碧焜煌黃
冠緇衣往來而倘徉談玄讚空學幻言哤或高堂以演
武或擊鮮而稱觴駕白魚之飛艎泝重淵之流光水產

則鮎蠓旋螺土蛤石花鮐鱧鯽鯉鱖鱮鱛魦縮項之鯿
頳尾之魴細鱗之鱸紫甲之蝦稻蟹盈尺巨黿專車長
蛟潛鱷穹龜靈鼉周游涵泳其樂無涯羽禽則晨鵠莊
雞鶄鸛鳧鷖鵁鶄鶖鵝鸂鶒鵒鷔翠鴻來賓陽鳥攸居
駕鶴遠舉鷗鷺忘機王睢並鶩鸕鷀交飛振翮刷羽以
敖以嬉來如雲集去若煙晞若乃絕岸之濱漸水之石
或伏或倚或卧或立或方如珪或圓如璧或矗如峰巒
或平如几席或滑若脂肪或廉若劍戟或赭而赤或蒼
而碧或縞如玉或黝如漆為中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碣
石怪恠奇奇熒熒礫礫斯又天造之神工而出乎兹水

之蕩激也思昔夫差競霸闔勳鏖戰於此勝負未分旌
旗敝空舴艋如雲始魚鼈以為樂終麋鹿而成羣迺若
歸釣之徒著書之士去國鴟夷泛舟西子亦復渺渺滄
波茫茫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鄒陽生肅乎改容喟然而
歎曰甚矣世道逾下而人心之不古也吾子好學頗識
典策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兹澤之庶殖不思禹蹟
之胼胝而徒歎英賢於戰國皆非所以極遊覽之願望
而擴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擊節太息請誦主人
所聞而陳子所得嗚呼噫嘻浩蕩方割懷襄未平九域
混而莫辨百潦壅而不行支祈倔強於淮甸天吳猖獗

於海濱時維兹水霣蕩靡寧涬涬洶洶砉砉轟轟疑撼
天而動地猶駕雷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鰲
抃而洲島傾斯震澤之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聲南庶
土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効功庚辰持
戟而制命導吳淞以安流別淮海而表境於時澤安其
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澤之所以底定
也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
故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楫鼓浪引帆
隨風莫不連檣接舳往來乎其中斯又具區之藪以萬
民惟正之供也方今海宇清明朝廷靜謐內宣民化外

脩貢職農安其耕女効其織工習其業商估其值士守遺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溢泆方鎮以寧土地墾闢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漸摩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燥之災人樂沃土之逸試言其故則辟雍湯湯聖化行矣靈沼洋洋聖澤汪矣御溝溶溶生意茫矣溥德川流達道荒矣下視一隅寧不隘杯水於坳堂矣主人於是聳然樂聞憮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枻乎滄浪曾不芥蔕乎胸臆迺起為詩歌以頌德詩曰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氓宅

我土中原隰畇畇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是崇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上示民以應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土繼禹作聖其混合四大維民之正於穆聖皇維上帝不常敬哉有土亹亹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囿罔不脩其職來享來王來享來王受天之祐於萬斯年睞我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廣通壩考　明　韓邦憲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荊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左傳襄公三年楚伐吳克鳩茲(今蕪湖)至於衡山(今烏程)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桐汭(今建平)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為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於海前漢書地理志於丹陽蕪湖志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

師古註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書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為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為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軍故得不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易洩民多墾湖為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鍔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不入荊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

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於朝詳具東坡奏議中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為非切務於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及隸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歸錄尚淵由鄧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徵胥溪尚通云元伯顏攻臨安三道並進叅政阿剌罕攻破銀樹東壩至伍牙山敗宋兵實出此道而河流亦就塞明興高皇帝定鼎

金陵以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當是時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胭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於江於是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為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濠人也初以建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脊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文皇帝遷都於北運道廢永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為蘇常患也引單鍔議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

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大決蘇常潦甚國稅無所出周文襄楊貿一大集夫匠重築之欽降板榜如有走洩水利淤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處斬夫鄰充軍十二年張惠等奏復故河道勘行屢歲未決成化四年晉施奏阻之十二年牟都御史俸溧陽知縣靳璋又議復常民張端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爭利於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諌以稅利乃令鎮江府通判齊濟舟督責增築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

圮矣顧其時題辭徃復在開壩未有言減稅者里甲傾敗其半嘉靖初宮保李公充嗣奉勅行論水利有白子俊者呈復壩河乃命應天府治中周某通判呂某勘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兩撫臺時程儀鳳再題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者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即古分水堰處）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溧陽壩夫俱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山川金陵地脈歷閩浙踰東壩至茅蔣勢本聯絡秦漢以前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三湖東歸震澤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墾湖田為業

宋時煙火最盛今冬春水涸時湖中往往見磚石井階
蓋舊民居云自築壩以來水勢雍遏田漸淪沒多矣而
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故嘉靖戊戌
歲田致虛懸米八千由今而後田之將化爲湖者未有
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蘇州漁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
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鼈當庚申辛酉閒大浸稽天溧民
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
以聞於華亭徐相國階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禁之
余時在京師韓子曰寅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
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

故道近內閣王鏊記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爲蘇常患而
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之嗟乎以蘇常湖松
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爲之縶其至於洪漲
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鍔
之言行所以爲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爲壩上發明
者余觀淳民之日耗且困於虛糧也作廣通壩考

太湖二名解　本朝　吳莊

太湖爲吳中名勝古稱震澤禹貢所謂震澤底定者是
也一稱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者是也或曰
二書皆出自禹手一水二名何歟曰據時勢以立言先
後數十載之不同也稽之古史帝堯六十有一載洪水
爲災咨四岳俾鯀試可三載績用弗成殛鯀於羽山七
十有二載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
禹傷先人功之弗成勞心焦思忘其身家八年於外乘
四載敷九土是時揚州之域彭蠡爲西偏之患震澤爲
東偏之患彭蠡瀦而西患息惟是三吳一壑震蕩靡寧
掘地注江注海乃底於定至八十載而告厥成功敘揚
之治績於東偏據其實而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
重在水患之平治也帝舜三十有三載命禹敘洪範九
疇以明治水之次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

文而列於背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
左六後右禹法而陳之次第相乘爲九疇彝倫攸敘書
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山海經之作雖史無明文大約
亦此時事也經之總結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
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是重在山川之脈絡與
土地之高下故據其實而書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具
區云者水平之後地皆顯出若者可居若者可田若者
宜陶漁若者宜橘柚孰爲浸孰爲藪人慶安瀾則壤成
賦又何震之足云計禹告成之歲至敘洪範九疇之歲
相去五十有五載山海經之作或更在塗山玉帛之後

二書之成一先一後地勢滄桑輿圖徵實一水二名以是故歟厥後爾雅周禮職方皆稱具區而不稱震澤據今之實而不襲古之名也周公旦豈不遵禹貢者哉

大鈌口水利論　前　人

太湖吐納衆流地勢東南下其經行之道宜通暢不宜阻遏故凡有興作當以無礙水利爲主大利之爲義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不可妄有作爲以害其性此禹行水之大要而講太湖水利當思此自大鈌口者北湖入南湖之咽喉也北湖水勢浩渺一從黃茅門而下一從長沙門而下一從余山門而下黃茅門一股當北風大

作巨浪奔騰菱湖嘴適當其衝圩岍田地歲有坍塌吳縣之三十一都胥淪於水其長沙門余山門二股截流於東太湖挾東太湖一半之水而總由菱湖以下大鈌口鈌口之寬只五十六丈以五十六丈之口而出二百餘里之水猶恐其隘而行之不速也況又阻遏之今之鄉愚以鈌口渡船不便行人議建一橋達大村引胥江萬年橋之例勸人捐輸具呈各憲查議在案此無論費無所出援之水利有大不便者試以吳江之長橋論潘應武云吳江長橋通長數十里舊係木橋立柱通徹湖水入江由江入海曩時非不能運石築隄蓋因地之險故作此數十里之橋以洩湖水衝激三江之潮淤也今則砌石成隄雖爲堅固而橋門窄狹不能通徹湖水前都水監於石隄下作小洞門一百五處出水然水勢既分不能通洩又被横塘占種菱荷障礙難以衝激隨潮沙上於是淤塞三江致令水勢轉於東北迤邐流入崑山塘等處由太倉劉家港一二處入海此吳中所以多水患也夫以十里之長橋一百五洞之出水昔人尚以爲有阻滯之害今乃欲以九門之橋洩北湖東湖二百餘里之水其能無漫溢潰決者乎倘遇水發橋下不能暢流勢必漫溢則武山水東一帶田畝必遭沉没而大

邨塘岍皆當潰決不可不深慮也古人措置以數百里之形勢爲規畫疏瀹決排以利爲主今人眼光如豆宥於方隅曲防架橋小智穿鑿矜詡爲人間利濟之善事是利其所利而非水之所爲利也有地方之責者任勿輕許人利濟哉

吳江水考序　明　沈　啓

東南水政有書更何考焉考者考吳江水也吳江奚考蓋源委之要諸洩之樞也何言乎要樞夫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間瀠洄澎湃而值其中爲吳江吳江邑也邑之西窪而廓如者爲太湖承受源

水之來邑之東紆而條如者為吳淞江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能盡容也亞而為湖為蕩為漾為堰為坑為池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豬太湖之不盡者也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而為川為瀆為溪為浦為河為港為渠為涇為漊為衖為浜為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洩江之不駃者也東南之區莫是窟焉故曰澤國而邑當夫交會之衝苟有小水囊納獨先諸他郡是以歲之豐凶民之利害國計之絀伸恒是乎先節宣之法孰茲為亟故善觀水者觀吳江思過半矣觀之善者孰如古聖人其始之憂水也曰昏墊曰阻飢及其治之也決九川

瀹濬澮後先有序大小不遺要其終底於績也務奠居務廼粒務成賦中邦而後已脩弛之閒利害攸判天下治亂所從出也而肯末焉視乎哉繼是迄今知國之本恒於斯者必寬農詔重農官以修水政以濟民飢以裕國用吾未見其有政也迨至我明尤致重焉初責守令繼總撫臣小潦必除徵堙必濬共享豐亨胥忘德恩久而守令弗遑從役也添設倅丞撫臣難親細勞也添設工官或憲官於是撫循郡邑各有所委水之利害不入於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舉職也每或以節費汰冗疏而革之必往極潦大祲另請復設寔後索裘無救卒歲

河清之俟能免胥溺也乎方革而設方設而革彼間設者客也暫差者寄也帶攝者他人之田也修節宣之政以為豫遠之圖者誰歟無怪乎民逋日竄而督稅之使時遣而歲不能復命也嗚呼政修奚遺為哉議者猶歸罪夫天時而不察人政之未脩墜久遐遺識無什一可憫也邇來湖承於源者賴堰壩之節也或崩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江洩於海者在汀渚之決也或荏或葦淤洽日淺而不通猶之人也口鼻浸灌不停膀胱窒滯不溲胸腹能不蠱脹以至於斃者幾希矣余歸田數年躬覩鄉國之艱辛今不圖存後將焉考為緝吳江水考五

卷凡十條間為箋疏前賢之心與政不盡泯也若以不合於舊或陵谷移形名號易故猶水經之不同於職方職方之不同於禹貢勢則然矣司農者執而裁制之斯考或不為東南覆瓿也噫

洞庭兩山賦 并序

明　王鏊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耶將地脈有相通者耶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兼湖山之勝始山特為幽人韻士之所棲靈仙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徹爵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耶東南

予曰山川之秀實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雖何益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顯於今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予曰然乃為之賦其詞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浩浩蕩蕩如滄溟瀣渤之范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渺渺忽忽如蓬壺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歸三州為界所謂吞雲夢八九於胸中曾不蔕芥者也客曰試為我賦之夫太始汾穆一氣推遷融而為湖結而為山爰有羣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或隱或浮或沉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騫或如黿鼉之曝或如虎

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雄據有若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出千乘萬騎旌幢寶蓋繚繞奔赴東山起自莫釐或騰或倚若飛雲旋飈不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起或伏若驚鴻翥鳳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迴翔而壯折試嘗與子登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谽谺㞩嶅縈洲枉渚蜿蟺緬邈遠則煙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稜升山則輕煙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風蕩浪歕山欲野足使人魂驚而汗駭及其風日晴熙縠紋漣漪又使人心曠而神怡至於瑤海上月流光萬頃星河倒懸蘯漾山影又一奇也遙山霽雪凝華萬疊玉鑑冰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煙雲變滅咫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為像試嘗與子弔古尋幽則有迴巖穹窿窈窱相通琳宮梵宇暮鼓晨鐘壽藤靈藥美箭長松金庭玉柱石函寶書靈威丈人之所闢也貝闕珠宮繡轂鳴璫柳毅書生之所饒也翠峰杜圻范蠡之所止息黃村甪頭綺皓之所從逝也而闔閭夫差之跡尤多存者翫月之渚消夏之灣牧馬之城闒虎之山練兵之瀆射鴨之欄出金鐸於淺瀨逸梅梁於驚湍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蔡經煉藥之墩聖姑絕雉之

塘雪竇降龍之淵其石則岌嶭嶙峋瘦漏嵌空牛奇章有甲乙之品宋艮嶽有永固之封其泉則冏淪觱沸甘寒澄碧墨佐君表無礙之名天衣禪留悟道之跡斯地也孫尚書欲卜居而不能范文穆思再至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依巖架棟占野分圃散為村墟湊為闤闠桑麻交蔭雞犬鳴吠里無郭解劇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通若朱陳之族理亂不識若武陵之源佛狸之馬跡不到周顒之俗駕自旋星應五車地絕三斑盧橘夏熟楊梅日殷園收銀杏家種黃甘梅多庚嶺梨美異谷雨前芽茗蕺餘萌竹水族則時裏之白鰷

殘之銀鮐鱸鮒薧自昔所珍吾且與子摘山之義擬野
之茸割湖之鮮釀湖之醲泛白少傅月夜管絃之舟和
天隨子太古滄溟之歌弔吳王之離宮扣隅凡之靈當
凌三萬頃之瓊瑶覽七十二之嵯峨其亦足樂乎彼岳
陽彭蠡非不廣且大也而乏巍峩之氣天台武夷非不
髙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蓋物不兩大美有獨鍾玆謂
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固極游觀之美而未知造
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闔東南為下非是湖為之尾閭洩
之瀦之則汎濫横溢江左之民其為魚乎懷襄之世湖
波震盪非是山為之砥柱鎮之繞之則奔激暴嚙湖東

之地其為沼乎惟夫天作之寬以納以容地設之隘以
襟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江既入萬世允賴而後
吾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
之功大

馬蹟山賦　明　鈕慶

容有掛席兮蘭舟藉天風兮東遊望震澤兮揚艫倚桂
棹兮彛猶顧艮山而欲駐睨巨武而相攸仰峰巒兮軒
豁俯波瀾兮忘憂於是艤舟停棹惟類是求踵予前而
長揖語未終而情投察其志之可與諗斯來之奚由客
乃告予曰歷湖山之勝處獨斯境之最幽玆非具區之
澤馬蹟之山乎曷不攄子宏思研辭記之令古為佳境
之雄雌以會晤之清談為贈吾之良詒庶不負吾之周
爰咨諏也予乃奮髯長嘯攜手坐石呼童索楮操管泚
墨而為賦曰乾坤闔闢陰陽凝流元圖授而鰲極立坤
輿奠而兊澤浮轇轕兮吳楚之墟摩盪乎東南之州賴
是澤之為瀦免昏墊於龍湫洪丹崖之戟列氣相接於
蜃樓若夫春日載陽晴空蘸碧倒浸巑岏之影横吞峷
嵂之壁上有松杉檜柏之挺秀下有蛟螭蜥蜴之潛宅
鱗族乘暖兮變化羽族鳴春兮嚶唶滌俗慮兮訪漁樵
弔世情兮問商容於斯時也逸興振鷺鷀一聆兮聯息

收羣青於阿堵聘涯涘兮無垠渺微茫兮恐怖茫茫襟
懷巖巇矩度居民出沒葦航杯渡祖龍為之留蹟赤心
為之保固於戲此其天造地設神呵鬼護之大畧也乃
若體順承坤和氣充盈仙凡品彙吐葩含英草木鳥獸
化育生成生齒繁殖灣居塢處桃花軟藤鋪張錦棚竹
塢苦竹散布幽清妞連屬兮東西伴奴耿兮分明新城
言言寨前縈縈張青西村饒沃恢宏鴈門雄開牛塘將
迎涉檀溪越蓬坑望内閶迷踏青墅分大小橋架孤根
東西妞埼灣岫峥嶸古剎行祠祥符水平宫殿茗甃樓
觀飛鶯妙湛棲雲泉石琮琤緇衣黄冠秉行同貞漁樵

問答商賈經營人傑地靈女織男耕中有俊髦養素登
名稜稜直節烈烈英聲厥靈固無愧於四岳封禪乃見
厄於天京嗚呼噫嘻此豈茲山之自高與抑一元之宅
占偶未遭與夫何終朝夕兮出没翔烏掃蕩塵囂奔走
兎靈顧瞻牛毛寒暑晦明四時甄陶遇大旱兮飛騰川
澤駕馭風濤鞭笞雷霆變化腴膏沃彼焦枯活我倪旄
處變處常不貳其操莫羣芳於下土保貞潔於層霄如
此耶言觀其色蒼素可別載辨其形千仞壁立沚水寒
霜白雲並潔木石與居煙霞固結夫然後低嵩華褊滕
薜脱塵紛甘冷冽息交絶遊養退藏拙金石同盟堅剛

不折顥顥昂昂耿耿孑孑於萬斯年與世遼絶噫此殆
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也吾
何庸乎排金闕絡紫纈呈瑯玕饒頰舌控彼崎嶇補其
欠缺

七十二峰記　明　王鏊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
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
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蹟兩洞庭
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
星布棊列馬蹟之北津里夫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

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横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爲大長
沙之西衝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余山西
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
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
若沉隱現出没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
曰錢堆稍東曰大𡶴小𡶴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
曰獨山有若二黿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峰稍南
大隂小隂與夫椒相對而若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
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
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

且止者曰南烏北烏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
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横山之東曰干山絡山曰
曈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
爲粥山云吳王餇囚者也其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杵山
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牧[illegible]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癩
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娟
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戴[illegible]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爲
㟨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犖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
若老人立石公石蛇石公石鼓奇與黿山龜山南北相
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

曰鷲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畝者曰王舍浮苧浮又南爲白浮厥澤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箬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牌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山分三等說

本朝 吳莊

太湖中七十二山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緣道書有七十二福地之語強爲指目以合其數其實不止於七十二也王文恪公有七十二山記載諸震澤編與文集者又微有不同後之文士過爲侈張號爲七十二峰詩歌記叙摹寫高深窅渺之狀靈奇恍惚之境如海上三神山

令人讀之色飛神往更有好事之徒造爲小說借境眩俗如後水滸者是亦湖山之大不幸也世人耳食不知太湖之廣如何七十二峰之大如何合七十二峰之高深廣大又如何直以綿亘三洲潛通五岳爲吳中第一盛藪噫過矣余嘗往來太湖諸山徵文考獻見山之大小懸殊有什百千萬者茲又以志局圖繪湖山之役徧歷高深靡不記載以究在水中者入圖而濱湖之山不與焉凡大小九十有七有可以山名者有不可以山名者差等品量以著其實破千古之疑團解斯世之大惑作山分三等說其山有居民有官有汛有賦稅者若馬跡一百二十里居民萬餘戶設千總一員設汛六若西洞庭八十餘里居民一萬五千餘戶設太湖營遊擊一員甪頭司巡檢一員設汛七若東洞庭五十餘里居民二萬戶設太湖營副將一員太湖同知一員東山司巡檢一員設汛五若三山二十七里若長沙若黿山若武山若漫山若余山大不及二十里次不及十里其上居民或五六百家或二三百家或一二百家俱設汛一若禹期若葉余若橫山陰山雞山衡山若渡渚若大貢大𡵓大不及十五里次不過六七里居民百十家若大𥫗居民二家西峴居民五家北埠居民一家即廟祝吳絡

文也有居民之山凡二十有一其次無居民而有柴薪者若絡山獨山瓦山猫山鼠山大干大竹小竹大雷小雷三峰金庭石蛇錢堆津里凡十五山爲二等又其次爲小𡵓小干小椒小𥫗小貢男獄女獄東鴨西鼻南鳥北鳥鷲籃筆格玉柱歷耳石駝石蟹石牌大謝姑小謝姑粥山咳山琴山杵山錬墩陰墩雁墩又爲長浮青浮白浮苧浮箭浮蛳浮幢浮唐浮箬帽浮黃茅浮王舍浮殿前浮癩頭浮五石浮米篩浮石排浮又爲絡磯雷磯蘭座磯陶鼅磯牢寧磯米貯磯漁息磯拗折磯九星磯東沉磯楊公磯姑蘇磯吳梁磯凱蓋洲區擔洲牛舌洲

於家洲余洲此六十一者或爲山脚入湖之餘氣或爲來龍夲洪之過脉亂石一叢砂土數丈隱現水面烏得以山名之震澤編云湖中之山其最大而名者馬跡東西兩洞庭也以西北之小山十有四爲馬跡之從以中央之小山四十有一爲西洞庭之從以東南之小山十有七爲東洞庭之從震澤編叙山原分主從自七十二峰之名著世人遂無所分別疑爲峰之廣大高深不可紀極足以納汚而藏垢豈知其不足以名山有若此哉余持論豈敢與前人立異然泰山土壤固自有別正名定論所冀破疑而解惑者竊有微意山靈有知當不以

吾說爲誣也

移置角頭巡檢司狀

元祐八年勅兵部狀准吏部關准都省府付下兩浙轉運提刑浙西鈐轄司奏據湖州申究得太湖四面各二三百里分屬蘇湖常地雖逐州邊湖縣分尉司分管地界自來只是水面約貌無緣的確民或被刼告官地分者壯并捕盗官司遞相推注養成羣惡風波之内肆爲剽掠有蘇州洞庭之隅地名角頭處太湖中欲添置巡檢司與馬蹟香蘭巡檢司同太湖内巡捕賊徒壯塲山更置巡鋪逐季輪差兵級人船守巡其本州長興縣呂山頭巡檢止是一縣盜賊縣有縣尉亦非控扼可罷乞徙角頭山其角頭香蘭若依常例差官恐少願就者仍乞定酬獎令蘇常湖三州各於公庫支錢供給遂差秀州司户向子雍相度本官狀稱利便將呂山頭廨宇兵器悉徙角頭酬獎之格乞依湖州所申逐司保明詣實關六部勘支勘合已得朝旨本部依所奏及逐部勘當事理施行（司有碑石勒此狀王文恪時猶及見之今司署廢而碑已亾矣録之以存建司之原始）

角頭巡檢司序　宋　朱俊民

角頭山據太湖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周五百里逕二三百里唐白樂天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

心蓋太湖山若洞庭者七十二（按若字疑用此未到太湖人語也）角頭山又據其心乃山之勝境漢四皓甪里先生家焉角山之名始此山迴百餘里（按此就西山而言非專指角頭然即西山亦無百餘里）谷邃川廣盜徒剽掠往往有之民遭患者數元祐八年有司請罷呂山巡檢徙角頭與馬跡香蘭事例同立酬獎經百八十餘載兩山之民咸受其惠營寨兵級固壯善於水勢長於勇敢雖有盜徒無所施其暴噫朝廷之置寨者爲民禦盜患也人民之獲安生者賴朝廷之有營寨也角頭自創建迄今四境寂然不復聆剽掠若然則寨之有益於民豈淺淺哉寨級柯瑫等具始末求序且刻石焉乾道七年

中秋後三日

湖防公署記

明 申時行

吳水國也而震澤滙其中洪流巨浸襟帶三州漸洳數百里所産魚蝦螺蛤薪芠菓木之饒民衣食之網罟於是斧斤於是故稱利藪然而洲渚盤互島嶼紆迴逋逃亡命椎剽之奸亦往迸竄宅於是故亦稱盜藪有司者蓋嘗憂之然自國家經略以來沿江置戍歲時操閱海上備倭壁壘相望其防最嚴密而獨太湖之防闕如曰斯內地無動為大兩而頃年多盜閭閻村塢之間抉闑胠篋越人於貨者所在竊發官司逐捕逸之太湖風檣

浪舶騰踔出沒於煙波浩渺之中莫可踪跡益防之為尤難都御史曹公時聘來撫東南周視四封興修百度江介海壖防禦既飭則計所以防湖者乃籍兵壯治舟楫嚴追捕謹哨巡遴屬弁中廉勇有幹局者曰總練官以指揮僉事朱汝忠為之已復念曰湖去郡治遠而兵水宿野次觸風濤犯不測為難遠者耳目不加而難者易規避是使爭為偷惰而相欺謾也計莫如扼要害審便宜列營建署莅而守之可以經久乃相地得黿山之麓鳩工伐材創立廨宇凡為屋若干楹前堂後寢翼以廊廡繚以周垣樹纛建牙規制悉備工始萬歷辛丑十月訖壬寅四月而成費取諸省存虛冒為銀若干則汝忠所請於兵使鄭公墀郡守周侯一梧以聞於曹公而允行之者也署成周侯來屬余記余竊在政地所司嘗以湖盜聞詔遣兵搜緝經歲無所得始失之張皇終失之疏宕寧獨以地險故哉夫事至而備孰若未事而備之為慮遠也患生而防孰若未患而防之為謀預也今艅艎既具組練既集公署既設上有所申令下有所稟仰若立標而示望的而趨體統以正軍容以肅履斯地任斯職者盍亦趯然深思孜孜戶牖之圖而永絕萑苻之釁也乎 吳邑志及震孟記按震孟天啓二年及第崇禎八年入閣建署在萬歷二十九年不應作震孟在政地語今查邑志是申時行從之

重建東山巡檢司剏立太湖營把總公署碑記

本朝 繆彤

余往時恒遊洞庭東山見其山川淳朴民風愿慤秀者謹事詩書質者服賈四方盡力農畝求其即慆淫扞法網者未嘗一二見歲時租賦力役人能率先急公不待徵發期會而後赴吏吳邑者惟茲土為可不勞而治顧又立之巡徼士伍俾各率其屬而分董之奚為也蓋嘗考之具區之廣周五百里襟帶三州通苕霅荊溪滆湖非溪諸大澤形勢遼廓元之季不逞之徒有自長興而窺洞庭肆掠者守令遣巡司禦之其後設義兵千百戶

以居守得無恐明成化十有八年御史大夫王公恕撫吳奏請設巡司衙署於渡水橋圯下

國朝康熙四年浙省督臣趙公廷臣　題請添設太湖遊擊守備等官而分委千把總六員其一則駐於東山凡以控扼江浙接壤水道偵伺笠澤之支流俾姦宄不得竄伏於山裔水窟爲狗鼠竊盜設備以扞牧圉衛編民如此其亟而大部之罷巡司與長官之分遣把總爲不徒也顧渡水橋之司署燬於昔革受事者至僦民舍以居而把總初設未有受廨則居停於翠峰之招提夫以游徼之卒與齊民雜處勢固非便至於設兵以備湖

而深居遂處與香燈禪版亦髭白足爲侶不已盭乎吾友武峰吳斌雯夙負才略慷慨任事起而謀所以庚之出橐中裝率先倡導里中諸右姓咸捐金佽助庀材鳩工爲費不下千緡爲時不逾數月而兩公署次第告成一於橋之左一於湖之口崇庳合宜無隘無侈事既竣里之三老士夫謁余請曰願乞一言記之以垂示後世而余因有諗焉方今　功令嚴明民生事無鉅細一其權於長吏而副貳不得專決今兩署之所司惟是稽察非常使居者安堵爲循分稱職爾已若或不檢其躬不繩其下出位越俎有如微風動搖輒以諱匿紿罔爲

計得時有勾稽郡邑符下轉諉其責於督賦之里役勒片紙文狀爲他日憑藉如是日靡錢粟坐享四民輸將之所供殿呵聚兀而無所愧怍斯豈　國家設官分兵之意與斌雯諸君子奠寧幹止之初心哉於是三老輩合辭曰今文武兩君行事皆承憲典盡厥職而無有類乎先生之所戒者然先生言之吾里人識之以爲後來者告使循理者以勸而不績者用以爲鑒其亦可也余曰有是哉諸君子之盡心於枌榆而計其周且遠也遂書之以爲記

新設江南太湖營記　本朝　王紹緒

嘗聞設險山川盛王不廢而厚德漸摩兵萌益以永息粤稽太湖爲東南巨浸禹貢所云震澤底定是也界連二省波撼三州周遭八百餘里勢寬三萬六千頃上承宣歙以及潤州荆溪諸水下達吳淞各路滙歸於海其間支流繁汊八達四通難以枚舉考自春秋以迄元明皆爲用兵之地或借此以習水師或爲餉道爲間道其出入隘口紀之志載班班可考湖之中有峰七十二高下遠近參差布置最爲稽察難周之地康熙二年間巨寇如赤脚張三盤據於中殊費當事憂後相繼授首四年

閩浙督趙　題設江浙太湖營以遊擊兼轄駐劄
西山巡查防範稍云寧謐而終緣汛廣兵單不數
防禦間有宵小竊發之事雍正二年甲辰八月恭
逢
皇上披圖覽勝念太湖遼闊　勅江南督臣查撫臣何
提臣高等會議部覆准以浙江湖濱一十六汛分
歸浙江遊擊掌管駐劄西山雖浙員仍轄本山汛
務江南另設叅將一員駐劄東山以備弁八員隸
之分駐險要共領兵九百三十九名巡船三十一
隻派汛分防星羅基布議列周詳仰見

聖天子設險山川安益圖安之至意予愧疎庸蒙上憲
知遇以壁壘新開務在經營首善　題准調任斯
營是冬之杪即扁舟蒞此其時衙署有司方在鳩
工暫僦民居爲休息地百務未備次第詳請舉行
外時溅從輕舟往來於波濤之上履查汛口改易
增添以期至當故冒嚴寒風雪殊不爲苦也各兵
漸次募足亦暫稅僧舍民廬以蔽風雨而尤以新
集之兵紀律未嫻撫恩示法之下時更惕惕至乙
巳春仲衙舍營房落成始與士卒慶棲息焉覩維
新之輪奐仰璀璨之榱題益念

天恩報稱愈難惟勤閱兵徒嚴查汛口閭閻有安枕之
風萑苻無藏迹之地庶幾不愧厥職急謀訓練紳
士好義捐湖亭旁隙地爲教場聚訓三月而步伐
嫻制提兩憲臨營閱驗大犒軍士一時樹裏湖光
楹前山色莫不以軍容之肅穆萬姓之歡呼更覺
灩瀲青蔥矣顧洞庭昔蒙
聖祖巡遊駐蹕爲千秋奇遇茲設營之初蒙兩臺節鉞按
臨宣布
聖澤自益山水秀靈炳耀耳目能使宵小不軌皆潛消
默化於畏威懷德之中故兩載於此盜警無聞民

歌安堵實荷
廟算精詳憲畫周晰及諸同事協力共勷予不過奉奔
走而已茲仰沐
恩綸移協苕郡伏思川左微材謬承德意顧斯營缺略
殊多未備漫爾匆匆言去願後之賢者恕予不逮
裁過益損更圖善後之宜以掩疎陋庶三萬六千
頃湖光及七十二峰山色內益沐
皇仁憲德於無既矣將鼓棹啓行之際深愧始事無善
因述創始之由以記

太湖同知公署記　本朝　高廷獻

太湖爲東南巨浸界連江浙跨蘇常湖三郡分隸十邑湖中多山大半屬吳縣惟東洞庭最號繁庶距城百里稽察難周雍正十三年大中丞高公 題請太湖同知移駐東山加督捕銜專理東山民事重職守所以資彈壓也其署即以吳江同里舊署易文楮兩令房屋之在東山者爲之估需修改工料銀四百六十九兩零 題准在案乾隆辛酉余承乏玆土見署猶仍舊夫戴星出入稅桑田而憩棠下是長民者之爲也雖鶉居鷇食心亦甘之前任諸君子之因循未改者可以想見其意之所存雖然體統未稱則觀瞻不肅觀瞻不肅則無以作

民矜式有閱其門有譚其府豈以爲榮觀燕處哉爰於乾隆八年動文領帑卜日鳩工凡八閱月而告成計改造頭門廊廡土祠賓館若干間規制俱備而其資已踰於所估之數人謂苟足飾觀以公濟公而已何犖固周容必若此噫此正余之所慨也夫遇事苟且而無慎重之思久大之志是蔑視一官以衙署爲傳舍者也是朘民以生借官衙爲買肆者也余慨之敢躬自蹈之然自公署成而余懷滋懼矣署者出政之地也太湖周廣七百餘里同知職司水利居斯署也當使泛溢不聞耕鑿常安則必窮源竟委而利導之非是則曠民風剛健湖

而遼闊同知又職兼督捕居斯署也當使鼠雀不爭萑苻無警則必拊循而稽察之非是則溺況賦性愚魯見事遲鈍如余者而膺斯任雖矢公矢慎難免顛覆失墜能無懼乎仰垣墉之巍峩對榱桷之暈飛展轉於懷思圖報稱於訖工之後而惟恐久而或懈也故既懸補拙二字於退食之室以自警復不自諱其不文之辭而爲之記

新建洞庭東山漕倉碑記　前　人

洞庭東西兩山之隸吳邑也相隔至百里又孤峙太湖中非舟楫不得越每當惡風白浪與航海等

居民歲輸粟於縣倉往返必候風利動輒經旬徵限孔迫冒險而往者往往不測山農苦於地之遠且險而無如何也非一日矣余莅玆土民有疾苦悉陳 上官不敢匿乾隆十一年蒙 督部院尹
撫都院安彙題請將兩山應納稅糧歸太湖同知徵收幸邀
俞允計每年應收糧米五千七百八十石有奇向無倉廒儲貯無所正勞籌畫而東山紳士王金增席紹董等入言曰兩山之民之輸粟縣倉者久爲風波所　荷

皇仁　寔德俾得舍遠就近去險就夷所以惠我桑梓
者甚厚夫同井士農皆上赤子也士之於農猶昆
弟也父母恩及赤子爲之昆弟者竟袖手膜視忍
乎哉區區建倉費吾儕分任之毋貽父母憂於是
訪署之東二里得隙地及一畝鳩材召工凡置厫
十四間疏櫺以泄米之氣藉板以遠地之溼中構
廳事三楹爲莅事者出納所繚以周垣謹以重門
規模完具不營於素經始於乾隆十二年秋七月
至仲冬工告訖工費皆出於東山紳士董厥事者
尤王席兩君之力居多余莅斯倉見夫捆載者負

戴者相望於道載忭載歌即西山隔衣帶水亦一
葦可杭無過涉之凶因感我
皇上子惠元元無遠弗屆　大憲勤恤民隱無利不興
故能圖民之便以通地之窮而東山紳士又能廣
上德意捐貲創建民不知勞官不知費俾余得藉
手以告成功豈不休哉故樂爲記而刻諸石庶後
之爲政者知是倉之所由始且時其脩葺謹其出
納相與保之以毋隳其成是則吾民所永賴也夫

平糶碑記　　前人

余分守兩山七年於茲矣民皆勤於力作家給人足頗
稱樂業然山園之殖饒於田疇食浮厥產即素封之室
倉箱不盈百是以終歲食米外藉者多今年春斗米易
銀三錢倍於往歲者過半是合兩年所出之資不敵一
歲所需之用民不聊生其何能淑余維本山社倉積貯
有限求其拯民之苦者計惟平糶一舉接濟以待西成
庶幾少舒困之憂與紳士鄭啓稼金友珨席紹董等倡
其義風相助爲理而紳士之好善樂施者俱能鑒余之
志各出橐金買米減價以周貧民自夏徂秋民不知有
粟米騰貴之苦彼古指囷之誼豈能專美於前哉嗚呼
爲善不可忘立法期其久諸紳士之尚義於桑梓者例

得書名於石以爲恤災睦鄰者勸且以明余勤恤之隱
得藉手以告無過於百姓因勒其說於社倉之側云時
乾隆十三年十月

太湖備考卷十二

太湖備考卷十三

東山金友理纂述

弟　友瑣　校

集文二

重脩水平王廟碑記　　明　唐鶴徵

水平王者舊傳后稷庶子佐禹治水有功廟於震澤之夫椒豈其功獨著於震澤閒也夫禹之智神矣其勞於外久矣然九州之勢豈能以一耳目周之其治之也又豈能以一手足之胼胝爲身之其有藉於人之智與力也必矣用其智與力以集事則必還其智與力使食報

理也況不矜伐如禹烏能負其功而攘之乎則廟而食王者固禹之心也亦所以報禹也余以嘉靖丙寅過夫椒謁王於廟廟之建也久矣殿寢門廡無弗飭也惟道士實起而新之鳩工於其年月日畢功於某年月凡募而集者纖悉畢效之用故事易集而構可久余自頻年竭走南北觀水神之祀在在有之或請之朝廷或領之有司咸足以妥神明而答靈響竊有感於茲廟之興廢焉般之詩曰允猷翕河則不翕者河之性也禹貢獨以底定言震澤則震而不定者毋亦湖之性乎河災衍溢勝國以前無論也即我明與決魚臺決金龍決張秋自

梢皮寨以下不可計數嘉靖末昭陽一決運道幾費天子用以宵旰廪廪懼無以稱塞徼福於神鑿河百十七里有奇而流稍安是時司農水衡幾爲一空而徐邳上下竟無寧歲過者議濬下流草灣之役費亦鉅萬當事者復神其功請之朝而廟食之而運道猶未敢報無恙也震澤自禹以來數千餘年未嘗泛溢當宋之南稍稍爲患夫亦宜歛九陽之水注之過驟而茭蒲圍田之壅洩之或緩耳昔人所謂人事而非天意也是王之大造於吾民也益百倍於河之神矣河之神食報如彼茲廟乃僅領之道士獨何說歟嗟夫曲突徙薪不得與焦頭

爛額者論恩澤彔彔綢繆無能與補苴罅漏者程捷功其來久矣於斯乎何怪且余讀封禪書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祀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祀不領於天子之祀則茲廟之不得與河神等亦勢也往余舟過徐邳環堵者僅一版未浸耳猶守之弗去詢之則曰自河流不常而歲比不登欲適蒼莽而腹猶果然也難矣況宿舂糧也與其轉填異域之溝壑毋寧聽命於河之神乎其憀怛無聊之狀葢可知已藉令震澤不定吾其不爲徐邳之民者與有幾然則室而安耕而粒無震驚無昏墊在三吳之民尤首被王之祐者其何

河忘余從禮官之後不能援河神以為王請姑記之以俟云

重脩馬蹟山劉龍圖祠碑記

明 陳玉璂

昔聖王制禮能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以報功非是為瀆倫奸度君子無取焉而余鄉之人尤素重禮義不惑於鬼神故環山之地無淫祠即佛老之宮一二存者皆唐宋時故物日就圮壞亦未嘗肯竭財力增修之獨於忠臣義士之祠夙昔有功德吾土者則歲歲血食靡懈其棟楹梁桷瓴瓦之屬稍致撓折破缺又必葺治以為常噫馬跡固窶鄉也豈好為是以瀆

民財哉亦廹於其中不能自已也里故有劉龍圖祠祀宋龍圖閣待制劉公晏按史公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宣和四年帥兵歸宋建炎間寇犯常州太守請援於公公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保馬蹟山以捍寇寇至公又出奇迎戰大破之降其衆千五百人而追潰黨戚方等於宣城方圍宣城急公又出奇方大驚卻走公欲生致方單騎追之遂遇害事聞詔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立祠死所歲時祀之嗟乎具區東南巨浸自古用兵之地也傳載夫差敗越於夫椒數千百年後龍圖又奮武其間今日之陂陀水涯皆昔之連艫摩艦斬將搴旗處也雖已灰飛煙燼而驚濤駭浪之聲若與劒戟相摩者其靈爽不至今猶在耶又考公嘗從劉正彥擊丁進於淮西進不戰而降及正彥反公謂部從曰吾豈從逆者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公設疑兵浦山之陽正彥就擒蓋宋至是時而敝極矣文臣以理學相矜既無裨國事武臣偷生惜死巽愞無能平時意氣自豪謂富貴可坐致一旦臨敵鳥驚獸竄其毅然以身許國者指不數屈又或中於奸人不克竟其用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三歎使盡得如公者以國事委之或天不喪公公自愛重其身不死追逐則宋

之天下豈遂至亂與亡哉然則龍圖之祀固可以媿當日之人臣而勸後世春秋俎豆即徧天下可也又何況於吾鄉并所謂禦災捍患者耶是為記

太湖神廟碑記

明 陸燕喆

原夫在天成象成池列於五潢在地成形江漢環於四瀆魚龍之所出没舟檝之所往來莫不覩河洛而思禹功歌瓠子而悲漢武所從來矣震澤為東南之巨浸其釐尤商賈之淵藪家藏猗頓之書人抱鴟夷之智六周四達遙通牛斗之區九塞三韓直走塵沙之地出門而滔滔滿目祖道而追追一帆身命輕於鴻毛蹤跡等於

萍梗雖復蚨飛子母青鳧赤雀之船鶴蹼王孫桂棹蘭橈之舫孰不沸波駴目驚湍怵心涉黿鼉之梁則險能負嶽入鮫人之室而淚可成珠其或颶母吹風江豚鼓浪奔如白馬氣擁紫蜃吞舟於一甲之間墮劒於睡龍之側於斯時也勇如秦帝莫辯赬山之威辯似韓公幾阻馴鱷之力然而一念寘依寸心默矢甫濱九死俄動百靈崩雷曳電如揚子胥之濤卷旆迴旋遂彌錢塘之怒河伯之婦不娶牛女之槎可歸不必連弩以射大魚然犀以照水族而方其震蕩也如彼及其恬息也如此此神之所以有叩必答無觸不應者也茲山之民習焉

已久望氣知寶獲毋呼珍亦有橘社桑麻桃源雞犬仙人竈鼎留遺蹟於千秋少傳文章擅高名於四海華宗列望並世而昌子姓同居百傳無恙思其所自莫非神貽乃好事者有池臺絲管之娛為善者惟秖舍玄宮之建黃蕉丹荔寂耳無聞澗藻溪毛闕焉靡薦遂使湘靈鼓瑟徒觀江上之峰屈子吟騷莫降雲中之駕曝牲雞卜無由致其精禋三老長年用是窮於祈穀豈所以彰明信昭奏假乎太僕寧侯席公暨彼里中善士奮焉鳩庀刻日落成飾諸神於前楹位三元於後寢合樂則高閣臨流施茶則小亭當道橋名渡水涇號具區門挹風帆堤迎沙鳥朝吞暮吐濤聲韻於神絃黃犢青旗石碣題其廟貌輕舟短棹如遊新婦之磯水遠山長彷彿黃陵之蹟其有船頭澆酒棹尾舞鴉村社鳴鉦漁榔擊鼓剖洞庭之霜橘繪笠澤之鱸魚盼霓旌之飄遙驂文虬而欲下椒堂葯棟於此憑依水虎鱗蛟茲焉效順若乃秋蘿紅樹春汎白蘋苦竹橫溪蒼煙捲岫籃輿之所登眺畫舫於以棲遲無不覓逕瞻容捫蘿禮像亦可謂闡斯幽眇表厥靈符者矣爰為送迎神曲以歌之其詞曰

木葉脫兮洞庭波衝風起兮廻九河河伯騁兮揚素戈神鴉舞兮飛軻峨激黃葦兮落紫蘿奠椒漿兮發浩歌

泣泉客兮聳黿鼉神嗜飲食兮朱顏酡千秋萬歲兮降福孔多

吳仲雍祠碑記

本朝 汪琬

昔泰伯以天下讓去周之荊自號句吳荊人義而歸之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追武王既定天下乃封周章於吳以為泰伯後章故仲雍之曾孫也按仲雍為太王次子其在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而仲雍不與焉即夫子稱泰伯之讓可謂至德亦不及仲凡以太王之後立長立賢俱非仲分內事也雖然使伯去而仲留則岐周之仲子何必不為孤竹

之仲子顧與泰伯同為採藥之行者非其立志之有同揆歟志同則其德亦同千古以下孰得而軒輊之武王既封周章於吳以奉泰伯之祀又封章之弟於虞以主仲雍之祀崇德報功之典一也迨晉滅虞而吳獨存吳存而仲雍未嘗無後也顧後之姓吳者率皆祖泰伯而不聞其祖仲雍於義何居豈以為人後者為之子孫不得復顧私親耶雖然此則宗子之義也吳之宗子世守烝嘗如漢有奉祠侯晉有昭衍公統承大宗奉泰伯為始祖而亦必以恭孝王仲雍為之配自宗子而外皆為支子即以仲雍為始祖又何辭焉序商吳君文灝為有

唐史官競之裔孫其家於白沙也自太學生謙始由謙以邀之競由競以邀之延陵季子譜牒可據世次秩然實恭孝之分支不敢忘所自始於是請之當事建祠以奉祀事屬予作文以記之且告予曰灝之為是役也實以承吾父之志每過庭時輒以敦叙為訓誨謂吾祖承正肅公後始遷白沙首建祖祠閱世既久鞠為茂草今祠基不可復識而宗族幾同路人良可深慨爰命修譜以聯其俗又命建祠俾後人無忘至德之傳灝今具呈當事獨以恭孝祠為請者嫌與大宗並不敢侵其職守云爾今祠既成為閣三楹中仍奉三讓王神位而以恭孝王延陵王左右之次及先世之有功德可垂不朽者惟我始祖亦得從祀其間以終先人之志可乎予應之曰此固君家祖祠也因厥考而念厥祖念爾祖以及其始祖既以恭孝王仲雍為始祖矣亦念仲雍當年始始終終所追隨而不忍一日離者何人乎仲雍蓋以弟之恭而成子之孝然則建恭孝之祠必首尊三讓之位禮以義起非過也吳君唯唯爰援筆以紀其事

吳延陵季子祠碑記　本朝　徐乾學

武山吳延陵季子祠其始蓋不可考嘗讀濮婁公高山之詩其次章云爰有高山可立室家藏器奠主心靡有

涯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濮公為季子嫡孫學於古訓率祖攸行動必合禮其築室茲土當必知所先務藏器奠主之辭藹然仁孝見於言表是季子祠之權輿也至吳壽寧而易茅茨為榱桷改土堦為陛級以丹以堊斯革斯飛乃肖季子像而合族人歲時以祀之招僧看守別名為菴是季子祠之改觀也自元迄明以至　國朝幾四百年空山風雨祠日頹敗不可復理南村吳君追念祖澤慨然顧起而新之撤材架屋其制恢宏視昔逾倍左昭右穆分立有序鼎俎籩豆奇偶有數春露秋霜祭必告虔而無後時是季子祠振

與之日也余自庚午夏攜書局於東山得與南村父子交遊嘗過其園亭親其議論風旨與之憑高北望有阜隆然而起者曰濮公墩也有石嵎然而立者曰錦鳩峰也有林蔚然而深者曰季子祠在也因道其所由來而南村請為之記并出其所脩家譜及請祭情詞以相示嗚呼南村之用心可謂苦矣用力可謂勤矣譜不靳一脩再修祭不憚三請四請蓋積二十餘年之心力而始克有成功祖宗得世享之祀似續叨奕葉之光南村可謂延陵之賢子孫矣癸酉冬南村捐館予追念曩疇未忍負諾因記其梗概道其顛臧二子勒石於祠以昭示

來世是南村生存之志也是予待南村不死之心也嗟夫

吳相伍公廟碑記

本朝 陳瑚

吾郡東洞庭山楊灣里有伍公子胥祠焉公之廟食茲土也久矣當夫差之賜死浮之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名之曰胥山今去郡西三十里地入太湖名胥口者即其處祠尚存而祠前古墓松檜參差相傳以為公葬其下楊灣之祠則里人奉為土神有事禱焉而又稱之曰胥王廟王爵之封始於宋高宗南渡時後人由此遂仍其號云壬子夏山中士周宗魯述其建祠本末屬予記之伐石以俟今天下佛老子宮所在都有國家禁令扞格不得行而吾吳習俗楞伽之山無少長男女舟車鼓吹奉牲醴以邀福者春秋無間日至於聰明正直而為神者則或黍稷不馨廟貌不治淪落於荒煙蔓草之中嗚呼不有君子何以反其俗也唐狄梁公廢江南淫祠而公之廟獨與泰伯季札並垂天壤者何哉予嘗考公之為人其始也出萬死一生忍怨數十年而卒行其志其既也竭心於所事犯顏強諫被讒殺其身而不悔由前言之則為孝子由後言之則為忠臣豈非砥柱人倫而爭光日月者哉往者巡撫大臣治舟師習水戰大

閱於胥口祠中必祭告然後入萬歷間某巡撫不禮公坐少頃若有撻其背者嘔血歸竟死一武弁守洞庭矢溲公墓旁入舟狂叫不踰時亦死乙酉秋黃蜚兵泊太湖將不利於洞庭夜見神火滿山疑有備也不敢動蓋其靈異如此嗚呼公之精誠氣燄足以感人者赫赫在天地之間豈其與山魈澤怪較長短爭有無而喑啞叱咤以禍福驚動恐懼人以食其土然匹夫匹婦多好以此稱公予故不得而畧也於是書其事而系之銘曰

烈哉伍公萬夫之雄以子則孝以臣則忠殁為明神觴在蒼穹楊灣之里洞庭之東波濤喧豗草木蒙茙其來

如雲其去如風神所憑依環堵幽宮子子周生即鹿林中震不於鄰而於其躬卜告於廟後吉先凶信而有徵神誘其衷乃樹斯碑酬德報功於千萬年廟食攸崇

橘社金氏祠堂碑記　本朝　王世繩

若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之卜周原也首曰作廟翼翼而新宮之詩亦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而後及鳥革翬飛之堂殖殖噦噦之室言有序也魯修閟宮而作頌以張之孔子猶有取焉此無他人道親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則重社稷愛百姓以至於百志成而禮俗刑莫

不由此故聖人重之三代以還宗法亡矣廟於何有士大夫暴貴至不能舉其祖先之名字即有世次秩然要亦省松楸薦魚菽而止耳其有定享嘗之儀備昭穆之制以庶幾於敬宗收族之義者百不一二也此豈力之所不得為歟抑財之絀歟彼且揮斥金錢治園亭美臺榭以厚自娛樂而祖宗棲神之地直以為族人之公事奈何損己橐以營此不急者為此其忘本蔑先薄俗可鄙而仁人孝子之所以疚心也今橘社金君天濟天愉倡其族人作家廟以奉其始遷祖傳二公之祀既屬余弟寶傳為之記而麗牲之碑闕焉復令其族子自韶徵詞於余余嘉其行古之道而足以維末俗也當春秋吉蠲之日率其族人肅衣冠以拜於祠下述祖德而訓之若東齋瞯户之以詩文名家者荆玉之賑飢禦亂為德於鄉者桐溪之著訓卓菴之作譜以亢其宗者皆宜百世祀也皆没而可祭於祠也為子孫者服先疇食舊德積學修行以廸前人光於是乎在而家廟之作其功豈不偉哉我王氏自文恪公以來與金氏為世親余兄弟歲時省墓必經橘社異日過從尚能作為詩歌以繼綿與斯干之咏為金君傳此盛舉故忘其不文而文其麗牲之碑如此

東山節烈祠碑記　本朝　王奕仁

皇帝御極之二年詔直省府州縣各建忠孝節烈祠一區以表微闡幽風勵世俗又

命禮部定議凡婦女青年矢志至五十歲以外故者並許題請旌奬於是封疆大吏郡邑賢守宰莫不悉心採訪據實奏聞巋然綽楔偏樹宇內而通都大邑祠宇聿新烝嘗嚴肅深閨賢媛遂得與孝子忠臣並垂祀典於以發潛德之光而使匹夫匹婦咸知重守義而恥失節蓋轉移風俗之盛典實亘古所未有也洞庭東山在蘇郡西南隅居民數千家

環以太湖風俗淳古敦樸而山川清淑之氣並鍾毓於閨閤中其不幸稱未亡人者無不秉禮守義終始不渝甚至未嫁守正與夫死輒以身殉者亦時皆有之蓋婦節之顯於東山較他郡邑爲更多而山去郡且百里既多舟楫風濤之阻或又有艱於力而不能奉主入祠者鄉先生農部席公與其令子貢湖倡率紳士將建祠山中以推廣
皇仁歲脩祀事適　制府查公　提督髙公各以公事至遂合詞籲請兩公以爲可且給扁額用樹風聲於是縉紳士庶踴躍捐貲擇地湖口立表定位選

工飭材棟宇崇煥垣墉峻整經始於雍正三年二月至八月而告成迺訪求懿行其遠不可考者姑置勿論惟是
國朝數十年閒節烈炳然可光志乘者凡得一百六十餘人咸製主入祠春秋奉祀永永勿替猗歟盛哉惟我
皇朝教化淪浹恩澤覃被度越前古而賢公卿奉揚德政不遺山澤之遠鄉士大夫又能急公好義使巾幗芳徽不終湮没皆足以模範千秋感動當世豈特山中人歎息以爲希有之事哉仁世家於山盤

徊史館例得敘次節義之事向者持節黔南亦曾留意察訪懿行每憾僻遠之鄉必多遺漏爲表章之所不及茲以予養歸里深喜我鄉有此盛事且祠之內所妥侑而享祀者大半吾之姻戚宗黨也於仁亦與有榮施故不敢辭其請而拜手爲之記

西山節烈祠碑記　本朝　沈德潛

洞庭西山土厚而民淳一切澆漓之風未及漸染人皆重倫教尚廉耻故孝子悌弟仁人義士接時而生而婦女之以節烈著者時見於里黨之内蓋先王之世教化深而德澤厚故妃匹之際其貞一

不渝者如飲食日用之行所無事然是以前古民俗節烈不甚稱非無節烈也夫人而能爲節烈也逮夫後世先王之化既邈民各肆其嗜欲而不能自防至夫婦之道日薄有不能相保至同於鳥獸行者而後節烈之行特顯於衆人因是著爲旌淑之典爲之表厥宅里更或隆其廟額凡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也西山風土固殊而有事於表暴激勸者其道則一則節烈祠之建不容後焉先是雍正元年
詔天下守節婦安一切窮檐蔀屋俱得上陳時山陬海

滋概邀旌門之典既又
命天下有司於所治建節孝祠凡既經旌表者奉主入
祠春秋致祭
聖天子崇獎人倫無微弗顯無遠弗徹嗚呼可謂極盛
也已西山爲吳縣一隅其節烈婦女俱經吳縣祠
祀然有潔白之行皎如日月而世代既遠未及上
陳者又西山距城百里有波濤之險狂飈怪雨每
至斷渡春秋時享子孫至不能瞻拜於禮仍闕於
時西山蔡子宏望與同志謀於本山公所別建一
祠自唐宋以來史書志乘有可徵考及見聞確實

幽抑未顯者並得入祠春秋致祭同郡城例而子
孫將事其中不致風濤間阻貽憾寸心此又補
聖朝典禮之所未備者也夫西山習尚淳樸其地固多
節烈又累年以來歷被褒崇獎勸井里坊表巍峩
相望而秉彝好德之士復能推廣
仁恩以補典禮之所未備將宋賢所云餓死事小失節
事大者並浸入於婦女之心人心日以正風俗日
以厚推而廣之教化大行五常惇叙王政於是乎
成矣因西山人士之請志其建祠緣起如此祠在
石公山歸雲洞旁屋凡十五楹創始於乾隆戊午
孟冬落成於辛酉嘉平共費白金一千二百六十
兩其經理董率與左右贊襄諸人例得書名並載
於碑之陰

重建渡水橋碑記　明　楊循吉

東洞庭峙太湖中心厥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
下結屋若古桃源耕田樹果殆無寸地隙人力作耐勤
苦以儉朴爲事阡陌經絡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邑日
憧憧然在途摩接無棄陰而晏處者是故道路之宜修
急於通都弗可以荒遠視也其區港界二峯之間西五
里曰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峰其南北貫於太湖本其區

也以其水恒出是故以爲號焉其流廣而且急隔越行
旅爲必由之要津故有石梁曰渡水廢四十年矣里人
慮其工鉅弗敢圖架木以濟高危凜凜每風雨晨夕人
之提攜負荷過者多恐怖兢業或仆而溺居武峰下者
有前賦長吳天禧謹愿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
令鄘侯羨其志白之郡守史公公善之遣吏獎勞曰汝
必亟成乃績無終懈惟汝名侯亦曰汝成予其義汝天
禧感勵益勉厥事舊石材惡弗可用盡棄之別購嶺村
之良者甃焉遂以弘治九年之九月告成凡長一十六
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爲石堤延袤又各四十餘丈其費

金將百鋌而不吝工部姚公方督水利事亦懿而旌之然後山之人大悅弗憂於雨弗惕於夜化艱虞爲坦途下視風濤不我能即惟焉咨嗟以爲盛舉而今賦長吳恪周元鼎實具石以來願有書也余聞立政以澤人爲大澤而不費抑又善焉若夫利害非其獨有而欲使之傾財以濟衆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役之舉雖營於下而實出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成斯人之義皆永永不可刊已其能無述乎然天僧之爲是不遺其力而務廣其惠故又有餘績者三若邏傍涇之梁出之堤上而道不迂若作屋三楹其西以迓來往而客有息若浚其東之故井且亭之而渴者弗病皆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余故弗敢略焉

震澤編序

前人

尚書禹貢列震澤於揚州之境在今蘇城西南四十里環帶三郡上通咸池海內稱藪者九此其一也蓋宣歙苕霅之水下奔海而不及則停於是是故浩淼汪濊侔於雲夢而羣山以百數浮其中東西洞庭爲之長焉則所以控洪波而砥中流者也二山之人因地開圃用種藝自業風俗洵美殆與世隔其來非一日矣然秦太虛以爲靈氣之聚而爲寶必先人而後物今於少宰守溪

先生王公徵之信然公吾鄉大君子也實生東山鍾其秀異至乃起巍科列廟堂德業昭顯爲時宗工夷考其致莫非流峙之淑之發而公亦睠焉惟桑梓是念不忘思欲標其所居者之勝乃用舊志芟其繁蕪稍括以文章家法釐定之爲八卷凡所登載若水陸事物皆澤所有故據經語總名之曰震澤編云觀夫搖艣之妙天機獨運中間有似爾雅者有似山海經者有似柳子厚諸山水記者用能繪畫造物陳諸簡牘使人不必身造可一覽盡而敦本抑末每寓言表由是是澤之大由融結以來秘而未宣者率露於公之書而亦非徒作矣然始也生賢本以資世至是而山水若自託焉其攸繫不既廣乎公博洽窮天下書金匱石室之史屢傾哉纂髙文碑板照耀四方是編直其三餘之一事耳而舘閣大手筆亦自可見至於神仙幽怪之事舊錄所載仍存罔遺尤非負含物之道者不能執是以往斯亦竹頭木屑之推也他日居端揆地屹立沛施以籠羣材將於是乎在然後樹功庸垂聲光且與宇宙之蹟同其永永顧不偉歟公書既成適會郡守嶺南林公方典文教雅意脩述乃捐俸請而繡諸梓以序屬予遂不獲辭而敬書卷端

洞庭清氣集序

明 吳惪

天之生才必有萃夫山川清淑之氣際乎世運昌明之時發之爲文章著之爲事業以鳴國家之盛傳之無窮播之不朽夫豈偶然哉此洞庭清氣集所由作也洞庭一名包山囿於具區形勝奇瑰甲吳中山水士生其間鍾靈毓秀粤自古昔俗尚隱遁其負經術出而爲世用者寥寥無聞雖有著作經久失於紀傳惟元俞石磵先生有易說行於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列聖相承斯文興起今將百年而神化流通士習丕變洪武中則有葉顒伯昂王鵬九萬俞貞木有立咸以姬孔之學啓廸後進人文化成於斯爲盛其爲文則皆根據六

經出入百氏辭語簡淡新奇足以追踪古作者其詩則有盛唐風致其賦則多類變騷誠爲一代之傑也自是儒雅彬彬輩出名宦則有秦君伯齡拜監察御史葉君德聞擢陝西布政使其他任州牧宰百里者亦多其人永樂宣德以來科貢則有若刑部員外郎尤芳肇慶府同知沈理上饒知縣葉廉湖學訓導蔡旭代府紀善賀廉諸人皆有政事文章可觀追正統己未科有施槃出而遂魁天下士於是洞庭文風大振若夫後學能文之士望魏科而企榮顯者又將繼繼繩繩而不絕也嗚呼諸君子生長文獻之邦而鍾名山之秀又得遭逢國家文明混一之日漸涵浸漬詩書禮樂故能咏歌太平形容至治蓋將鳴於未已也武山吳君思政博學尚義暇日搜葺諸賢之詩文積稾成帙將鋟梓以傳永久不徒爲是山之榮且以激勵後來其用心亦仁厚矣哉以余同出是山亦嘗濫登進士固請余言以弁其端辭之弗獲於是乎言

武峰鄉約序

明　吳文之

今年夏五月余歸自南徐葛君鳴玉輩以書抵余議行鄉約申舊諾也預者十有五人人出白金歲以三人分領之出息以供約中之需嫁娶喪葬家有助凡預約者必以濟時行道爲心其次致養爲事言必依禮行不愆

度反是衆必諭之諭之不悛則有罰罰又不悛則絕之時會歲計咸有成規議既協行有日也俾余序而傳焉惟世之爲鄉約者率祖藍田然非呂氏之始爲之也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先王養民之政固如是也當是時不獨行於一鄉而周天下故風俗篤厚遠近同之無所事約自秦廢井田開阡陌并兼傾奪遷徙不常而親睦之道失矣自後民之有會不過春秋賽祠而已唐宋盛時士大夫有衣冠之會若香山洛社其尤盛者也高風雅韻至於今

日猶喜傳而樂道之然苦已仕而休優游泉石詩酒間自適其適於民風何繫耶惟呂氏之爲鄉約其事近古所謂患難相恤禮俗相交者意獨與孟子之言合余舊讀其書而嘉之嘗竊有志於斯以方事奔走未暇舉行今諸君能率先之復古之道變今之俗厥志甚善所患者行之弗力至久而廢耳彼以爲迂闊難行特世俗之論何足惜哉余昔嘗有志不敢爲淵明之弗預顧茲雖少亦自有蕪蔓之故事乃終諾而序

畜德錄序

本朝　陸隴其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說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何嵇阮浸灌於虛無而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來俗衰學駁偏僻之說淫艷之詞所以眩人耳目蠱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之市百怪之物具陳非志定守固其不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靡麗者幾希取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故今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即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慎收之不離乎規矩準繩則可以養其心而

爲吾道之羽翼矣席子獻臣奉其先尊人文輿公所纂畜德錄示予曰昔我祖太僕公有格言類編一書我先人謹承先志搜補而廣之平生不好聲伎玩物嬉戲之具而獨皇皇是書病革時猶置簀上俯首睨視予受而讀之則上自周秦下迄近代學士大夫之嘉言懿行萃焉網羅博而取舍當內之有益於身心外之有補於世道非如晉人世說長傲助輕唐人藝文類聚諸書編輯風雲月露已也可謂精擇而慎收者矣予聞文輿性孝友好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雖久病應得官而未仕不及見之政事而其篤行於門內施及於鄉黨者事事皆可爲法江西魏叔子不妄譽人者也爲席舍人傳曰雖沒而祭於社無忝焉是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哉吾以是益知人心之不可不養而所以浸灌之者不可不擇也昔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讀書亦然天下浮誇放僻之書其爲楚言者多矣不擇而取之弊可勝窮耶取舍如文輿庶幾弗畔於道也夫

金氏族譜序

本朝　凌如煥

古者譜系之法與宗法相爲表裏攷周禮春官小史掌

邦國之志莫世系辨昭穆譜之義例始此宗法之詳載在儀禮及大小戴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不敢祖諸侯而宗其始封之大夫由大宗而分小宗流演枝蕃綱維領振非有譜系之方策以奠其世系序其昭穆則如晉桓莊之族惡從而辨之又況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姓以別生氏以辨族其源流根枝尤非若後世之姓即爲氏簡而易攷也由此觀之譜系與宗法相表裏其來已久不信然歟隋唐以還世以門第相高因有圖譜專門之學合羣姓而著其所自出若周鄭之本於姬齊呂之本於姜是也此蓋典誌博洽

之一端而非周禮小史所掌之遺軌也三代宗法之不行久矣而譜系之義例未盡亡眉山蘇氏族譜亭記畧見梗概自宋元明以迄 昭代凡尚義秉禮之家罔不留心修譜例備而義精世系昭穆較若列眉則宗法已寓乎其中矣歲丙辰余讀禮家居洞庭東山金子玉相以其尊人天恒重修家譜乞序余覽其義例頗不謬於古因舉前序崑山徐公之言而疏通之明宗與譜之交相繫也既而告之曰子知古人作譜之意乎葢先聖王以孝弟教天下後世而人心風俗之所由茂也尊其所自出等而上之有追遠之思焉序其所自分引而親之有篤近之思焉於是爲之祀嘗以享爲之胙燕以洽冠昏吉凶無不告也有無災祲無不䘏也獎善規過無不周也同宗之誼先於姻而重於友其何善之弗能爲嗟乎觀於譜者仁孝誠敬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人誠各脩其身以式於而家化於而族由一鄉而推之國由一國而推之天下道德一風俗同而隆古太和之盛不駸駸乎復見也哉金子葢深知禮意者余故舉先王治人之大者告之若其譜之因創詳畧已具於健菴先生序中遂不復云

太湖石賦　　宋　陳洙

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爲賦其辭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横神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鷲犀低開畫屏素煙散而復聚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飛乍起稚戲攜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之心蠶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鐓韓稜之劒利於鑄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差難得而剖悉我將弔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

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於庭圍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兮汝頑厥姿攻汝為磬兮汝淵其聲亾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胡盧而笑子之醜

讀易樓記　元　陳　剛

俞先生玉吾其先世居汴梁宋建炎間由汴梁遷於吳遂為吳之包山人先生天資高邁於書無所不讀所交皆時之名卿鉅公嘗著大易會要周易集說凡一百四十餘卷又自為易外別傳參同契發揮註陰符經凡數

卷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而有補於後學者也江南浙西道提刑胡公少開題其所居之室曰讀易先生殁其子仲溫子玉好學能世其家盡刊其先人所遺書構樓以處之而匾讀易二字以名之日與朋儕遊居講習其中而從予求文以記之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陰陽消長而吉凶悔吝生焉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十翼皆示人以趨吉避凶而成天下之亹亹者故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其出處進退易也其起居動靜易也其一言一行易也至於積久純熟渾渾焉不知我之為易易之為我矣然或知

之不明執之不固行之不常則於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illegible]而去矣可不慎歟子玉其必能識此而知所以自勉也是讀易之說已

窽舟記　明　王　鏊

仲兄滁之既倦遊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名窽舟屬弟鏊記之窽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為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為水設也而寘之窽舟也寘之窽則車也吾將寘之水鼎也以杜車梁麗以室穴回以炊釜以舂裘以禦夏葛以禦冬其亦可乎夫不

可違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棄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窽哉兄曰窽舟固不祈於用也不祈於用者祈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傲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為適也不幸怪雲歘起颶風陡作魚龍出没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以為命茫然不知所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懾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乎故予有取於窽也子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厓有舟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

之其視江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之鑒曰凡之見遠矣遂爲記於舟上

靜觀樓記　前人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圓嶠者湖山之勝於是爲最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邐迤有若巨象奔逸驤首還顧遂分爲二一轉而南爲寒山鬱然深秀樓枕其坳一轉而北復起雙峰亭亭如蓋末如長虵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没於波濤之間煙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

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峯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峰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值也乃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於通都要津適值予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峙以爲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爲之記

翰林院修撰施君宗銘改葬銘　明　錢溥

正統己未春蘇之吳縣施槃宗銘擢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爲修撰年財二十三明年夏以疾卒無子以是冬趨葬其邑洞庭山之陽水齧山趾滋及其墓於是去墓三里許擇高爽地於山右而遷葬焉初宗銘之舉進士也予同年而升同東吳人情好頗密明年五月十日予受薦入翰林宗銘見之懽甚予謂年何長而職且卑哉宗銘善推命握予手曰以君之命吾自此知不及矣明日宗銘朝遇風雨感寒疾遂不起予往問之宗銘瞠視予曰君將以文鳴天下吾不免能爲吾銘乎予深以理諭之不釋二十六日果卒國朝擢首選而年少者惟宗銘

而況其儀度楚楚然性資坦坦然文學擬古作者日孳孳然其不已也朝自元老大臣以及館閣諸同寅遇之率愛之重之而推讓之而以遠大期之然宗銘亦善親炙諸元老而禮下諸同寅故舉之無間言殆天授也一旦奄然以歿自元老大臣以及館閣諸同寅相視駭然奔臨哭於其家者越數日靡寧噫天又何奪之亟邪宗銘既厭世而世之人擬諸大用者猶曰宗銘在未可少也論文學可以傳世者猶曰宗銘在豈吾輩所及也何宗銘一第首選而天亟奪之而不究其成而吾輩落落然才不重於時位不加於衆而天反久之何耶嗚呼豈

誠有命也夫豈誠有命也夫宗銘之墓既危歲辛巳適都憲萬安劉公孜巡撫東吴予爲白之公至吴訪之果然乃命郡守四明姚侯堂遷之堂亦同年友也爲相地度材環以磚垣表以石門載封載樹完固一新明年予使交南還其父遵道弟宗賢逆予舟謝之且索銘夫宗銘初葬得廬陵楊文貞公哀詞南郡楊文定公墓銘予雖未副其所屬然得二公之作亦竊爲之喜矣詎虞二十年後而改葬之銘其敢重違宗銘意乎宗銘既殁其配吴方娠哭甚哀予使人慰之既而遵道來迎喪予復戒其待産而殯及歸竟殯於未産吴果哭踊而傷墮一

子不育後吴亦自盡今合葬焉以宗賢之子某爲之子宗銘之先皆以隱終至遵道始挈之淮依鉅姓家就學大有所得歸吴巡撫侍郎廬陵周公奇其才寘之吴學一掉鞅魁天下士於是吴之學黌淮之旅次與所居之洞庭皆建狀元坊以歆豔之至今猶感士心而厲鄉俗云銘曰

孰速其才孰畀其魁孰閼其年而不永其傳蓋已定於天而莫知其爲然舍危即安於彼南山既封且完以固後艱

巡檢李禎像贊　　明　王鏊

正德五年吴下大水飢莩載途有司奉命檢災賑飢而徃徃旁緣以爲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冉頭巡司李禎領檄財散於鰥寡甚均而公且有憂民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像贊之曰

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盗之迹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蓋一命之士存心於愛物則九重之仁不隔於困窮噫彼貪濁位都顯榮受若直息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侈然莅其上得不赧爾愧於其中耶

復黄總河書　　明　路振飛

前自金沙返棹以小事急行夜趁風帆未遑叩謁帆影下未嘗不頻回首也時勢至此天下之安危關心一身之是非爲緩但吾輩已失家鄉又無即次百口嗷嗷四望蹙蹙欲覓居停未得其所有人言浙東者初欲就之近聞其民不堪苦疾視長上足欲前而趦趄因與舍親白涵三相商欲以船爲室依水爲天就士民避難者聯艅結鄰效范大夫歸湖計寇少則敵寇多則避水國蒼茫或不似天地之狹促也老父母若得仁塢可招攜隱不孝即裹糧徃從若猶無着望命舟來蘇同漁湖上匪惟速亂亦可相慰藉矣不孝負土郊外爲母築壠不能

多及疏揭奉覽當爲人言發慨歸湖之說幸勿與人言恐小人尾之也

題周伯昌詒燕錄

本朝　金礪

予與周翁伯昌雖里居相近未獲一欵洽也今歲冬杪予友陳子欽念以其所爲貽燕錄若視予予既覽其小引并讀諸公題詞感翁之意不猶乎俗因走筆書數語以副其請蓋人情貧則生勤勤則生富富則生靡靡則生貧理有固然無足怪者然此特所以致貧富之由而非所以處貧富之道使其貧無立錐而行已有恥與人無失雖貧何害使其富擬王侯而殘忍生於骨肉倨侮及於鄉黨雖富何爲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又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吾告翁以處貧富之道如此翁之後人誠由斯言而進之以毋忘翁今日拳拳之意則其於詒燕也將無既矣不識陳子其以予言爲然乎否也

附東山社倉記

金友理

東山孤峙太湖民稠田寡室鮮蓋藏一遇凶荒輒呼庚癸或再遇風波之險盜賊之阻舟販不能期至且不得通老稚轉溝壑姦宄效脫巾矣故積穀備荒東山視他處尤爲要務也雍正十一年先君子遂偕山中同志者數人謀捐積凡得穀若干石斂散之法悉依朱子當日行於崇安者而人共樂出納之便行之數年穀歲增司事者益踴躍焉乾隆七年大中丞徐公來撫吳檄州縣親行下里諭紳士捐積建倉用朱子遺法東山遂以所有穀數聞於官於黃濠嘴建倉而貯焉邑侯金公屬山中父老而告之曰此大中丞軫念民瘼爲地方計長久備不虞也爾等其無忘公德又曰紳士好義先有成模故不煩勸說而穀已盈倉遂立爾等亦無忘紳士義又曰予不敏承乏茲邑籌書期會日無寧晷今又掌社倉事將必慎選社長職司斂散每歲出陳易新俾爾等得永享積儲之利其時父老咸感激相慶謂吾山中可常免凶荒之患矣迄今歷有年所而倉穀不加多社長且以爲深苦因竊究其故蓋以穀之出納向也民主之今也官主之[illegible]官主之歲時之斂散必稟憲令社長不得專行出納卽多所不便且連歲奉文停止借給既少息米又節次撥給公用撥給輒數十石此倉穀之所以不加多也多年封鐍穀有朽蠹社長任其咎歲時官查迎送供給社長任其費此社長所以深苦之也積本地之穀無補本地之飢反貽累於司事之人豈朱子社倉之遺法歟將恐徐中丞所以軫念之情盡湮也金邑侯所

以愼遴之意盡失也故著其顚末而爲之記若夫諸君子所以捐積之故昔皆自謂此特相周桑梓之義類無足稱者故今亦承其意而不列其姓氏云

太湖受水辨

葉 燮

莫旦吳江志引郡志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西北有荆溪宣歙蕪湖溧陽溧水數郡縣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之水俱聚瀦於湖而由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以入海沈啓曰太湖之源由天目分而爲二一入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一從獨山至荻浦納宣歙臨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唐宋

以來吳中多水患由不爲之分殺也自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以入大江是殺太湖承受之半矣王文恪鰲曰吳郡西南有巨浸東南諸水所歸其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至長蕩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竊謂以上三家之說互有異同同未必盡是異亦有各非也莫氏云西北有荆溪宣歙等水即沈氏云天目之源一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也莫氏於西北之水言宣歙而沈氏不言也莫氏之言宣是也言歙非也沈氏不言歙是也并不言宣非也此言北流之異同各有是非也莫氏云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杭州湖州之水即沈氏云一從獨山合宣歙臨安之水也莫氏於西南之水言杭湖不[illegible]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西南之水言宣非也言歙益非也此言南流之異同莫近是而沈全非也何也蓋吳中西北之水其自寧國者與大江稍遠與溧陽諸邑稍近故宣之水與建康諸水異派而會於高淳溧水之間併東南下自五堰築而此水俱從蕪湖以入大江矣自是而宣郡建

康之水不入太湖至若歙之水從未有會建康而東下者固與五堰無涉也故曰莫氏於北流言歙非也沈氏於北流言金陵而不言宣亦非也又吳中西南之水源自天目而分出於杭湖常三州太湖所納者得湖之全杭之半常僅一支而已若杭之分水僻遠富陽瀕錢江縣境大半在江東頗與吳地無涉莫氏何得類舉之沈氏既於西北云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於西南則又云納宣歙臨安之水一宣歙也倏與金陵竝提忽與臨安並貫相去何啻千餘里竟若同條共派者何也果若是當云宣之水源發於某處歙之水源發於某處一

支從某歷某一支從某合某或從上游以南行或從萬
山以東注而同會於太湖可也豈得漫無剖晰而臆斷
乎故曰莫氏於南流置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
也沈氏於南流盛言宣歙以下合苕霅更非也而王氏
之說庶爲近之其言東南之水歸於太湖最大者有二
一自寧國建康等處而下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
之水不由此矣此則截然於五堰之說也一自天目宣
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
並言宣歙非矣然止云宣歙諸山則與專言宣歙者稍
異蓋天目與宣歙諸山連峰屬嶺山脉千里不斷其諸

山東面之水與湖州鄰者則由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
諸山東南面之水與杭州鄰者半由臨安餘杭以入湖
半由桐廬富陽等縣以入錢江矣錢江之源溯流至歙
之屯溪而上千有餘里歙之水安有近舍肘腋之錢江
越萬山激行千餘里以入太湖者乎昔宋人郟僑言太
湖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一水自杭睦宣
歙諸山源合天目等山衆流而下其言諸山源蓋言山
之所自始耳若以爲卽受其全郡之水僑言睦州睦三
面枕錢江亦將謂太湖受睦州之水乎故謂歙水斷不
入太湖者此也且今錢江受全歙并浙金衢嚴之水每

至春夏雨潦驟發水或高出瀕江城郭上者風帆在睥
睨間過若令太湖全受宣歙并蘇松常鎭杭湖之水僅
以吳淞江一線爲宣洩吳淞之廣不及錢江之什一當
水潦橫溢時三吳城郭豈特不沉三版已哉由此言之
宣水必且待塞於五堰而歙水可使入湖者哉其不然
必矣而世不察徒侈其辭槪云太湖納建康宣歙諸郡
之水何言之無據歟

明歸太僕有光論吳中水利言太湖自湖州諸溪從
天目西北宣州諸山溪所奔注而從吳江經華亭青
龍江入海按歸氏論太湖之水僅言受宣州而不言

歙此則爲可據者也且言諸山溪之水而不言宣州
之水則并略言宣矣考湖州自四安鎭陸行從廣德
州至寧國二百餘里其間爲輪蹄孔道並無帶水可
涉則所云宣州諸山溪之水此亦槪言宣州東南境
之山實與浙之天目相連而分界其山之面浙者水
入浙山之面宣者水自歸宣而入大江又可知也余
故爲明辨之以曉世之耳食者

是文蒐得最晚不及編次在前故錄於此其言太湖來水最晰惡於卷一水源及卷三水議中辨郟僑言歙杭睦處頗與瞻合惜蓴稱瞻未見其文不獲援據而詳言之也

重定吳邑公田記

明 楊成

撰稽古制貢賦供於公田而樹藝聽於私授是用上下咸有定業而民無越志自此法廢格不行而名田限田率爲虛名黔首鮮被實惠當事者遂謂三代井畫曠古絕典則夏后殷周沿及後世寧有異時哉華陽宋公矱心民瘼憫吳邑稅役繁苛計周令吳之日法詳安撫之時令富民捐金以鬻田而貧民耕穫以貯用於是磽瘠有資劇煩有助美意良法百年以來吳民稱便邇者豪猾并兼不無侵漁影射之弊非法之不善奉行者或失其人故也邑侯孟公仰承當塗便民之意慨然按故典而紹明之搜剔隱匿洞窺幽喦緣區稽畝履畝覈稅叅伍相較毋令乾沒俾珉碣所樹彰彰有紀昔人謂治法由治人今信然哉假令宋公能以法垂後而不能令後之繼美者奉揚明教宣德布恩耕農秩豫於彊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即有金石疇其載之夫天下有形之物必有時敝久而無敝者人也今孟侯身行其無敝之責而託有形之石以永賴後世則茲記之樹雖謂千萬禩無敝焉可也

按公田通邑事而東西兩山至今尚利賴之故備詳其畝圩畝數於田賦考後復錄其文於此石有時而泐可以徵文於是書

太湖備考卷十四

東山金友理纂述
姪　世元　錄

書目

前卷所集詩文止擇其有關於地與事者採取頗少不足以表山中人著述之盛茲各於其人所撰之書而編次其目無論已刻未刻凡有得於見聞悉臚列焉庶後之求遺書者有所据而作者之苦心不致湮沒云

王鵬緱山集

吳惠天樂翁集　海行日記　奏議一卷

賀廉居樂集

吳懷東峰集　唐詩正聲

吳恪東磵集

王鏊春秋詞命三卷　孝宗實錄二百二十四卷（劉健謝遷同修）　守溪筆記二卷　本草單方八卷　奏議二卷　詩文集三十六卷（府志作文集）　姑蘇志六十卷　震澤編八卷　震澤紀聞二卷　震澤長語二卷

王銓夢草集四卷（同兄鏊倡和作）

施鳳倚玉集一卷（與王守漢倡和聯句詩）

賀泰唐文鑑二十卷一作文類
王廷陵春社編　王中舍集
張本五湖漫稿　五湖漫聞二卷
姜節義經釋義　同適稿四卷與陸鄉加倡和
葉昇瞻水雲類稿三十卷
吳庸平齋集
朱良祐紀異錄　留京偶筆　平倭志　家訓三十六
條
吳橋浪遊吟二卷歸聖服序
吳相喪葬祭雜儀三卷

王禹聲郢事紀畧一卷　鴟音白社詩草二卷　續震
澤紀聞一卷
嚴果天隱子稿十七卷
金燔襉户集
席洙居家雜儀
施元善漢鼎齋集一卷　帝京雲社詩一卷
嚴宗顯艷體詩二卷葛一龍序
翁應元幻草一卷
許元功靜曜隱君集
施大政書旨闡明　學古編　紉花集

鄭元亨一有吟路澤濃序　名山堂印譜一卷
葉崙雲持詩草
張振先左癖軒存稿二卷　游藝齋存稿二卷
張尊道寒齋集　擊筑吟
張明俊張子合刻
葉有馨咸悅堂詩文集二卷
顧輝祖東山集　漫遊稿
葉傑湖山漫稿
嚴允弘花境寓言　雲居澹言
陸樞南中詩

陸仲飛洞庭明詩選
張延基東海遊草　燕帆紀事　蜀吟　石絚集　非
隱齋偶集
鄭圃讀易緒言一卷
吳時德來瘦集一卷顧夢游序　蘆中草一卷錢謙益序　可老吟一
卷王濆序　雍正間從孫定璋合三種編訂付梓統名吳下宦遊集沈德潛序　兩山風雅西山秦嘉銓同選
葉樹蓮論史石說　史記私論　集金石文　樸學齋
集　東山詩紀
鄭階慎獨居詩二卷張明俊序
翁詰焚餘草一卷　杏雨詞一卷

湯沐未園詩　澤畔吟　來鶴莊倡和集　響往集
逸和集
湯濩讀易考畧六卷　春秋歷補二卷　楚辭古韻四
卷　測天新説六卷　石鼓文詮三卷　歷朝大節
錄二十卷　說文部敘六書集義六書譜音聲定位
圖數十卷　湖上秋懷金陵名勝雁字倡和集　香
草堂稿
施理荔村合稿四卷
翁美家山逸響葉階序
席啓圖畜德錄二十卷陸隴其序
許濬許子詩存　許子文存
許振光得閒草　鼓缶集　秣陵遊草
許章光碎琴堂集二卷　山礬集一卷　晦堂雜詩五
卷　還山吟一卷
許炳光芙蓉集二卷　海濱餘稿二卷
許彩金陵吟古　桂蔭堂詩
許彩東耕草詩文二卷
席本廣滌心齋集
席永鑒茗香集二卷　葵村復稿四卷　秣陵草一卷
葉松大梁遊草　淳菴草　嚶鳴集　建初集

葉英秋吟草一卷
葉闇易原六卷　葉林屋詩一卷　詩觀　詩逢　擬
古編
葉綏東山詩集葉燮序
周采明宮詞百首　蕙纕集　泌樂堂稿
秦之琦頌古語錄二卷
楊匡嬾眞菴詩一卷　燕臺雜咏一卷
金植自嬉草一卷
金友焯默齋詩一卷
金友謨仙居集一卷
張尚絢耦耕集　碧梧軒集
劉昭文嚶嚶草一卷
姜立寬辰已集二卷
余弘道挹翠草　鷄峰草　銀牀集　鈍齋稿
金衡綠筠書屋遺詩
金世章陶菴集一卷
吳中朗思補集　記存草　北行篇　娛老集蔣夢蘭序　刪
餘詩　粤歸草　閒吟　隨寓集　葭蘆吟蔣桂馨序
翁澍具區志十六卷　胥毋山人集
金礪瞻雲閣集　求是集二卷

翁志琦蝸廬詩存六卷
潘坤元語氷草二卷 _袁檏序_
席玕湖山靈秀集　摅懷稿一卷
葉士鑑勁秋草六卷 _計騰蘭鵬年序_ 清響齋集二卷 _楊燾序_ 金沙遊草一卷 _潘玠序_
吳兆鯉渭川詩集二卷　香溪草一卷 _杜詔序_
姜森玉偶存詩集一卷　文集一卷　傷寒補註一卷
嚴茂初傳硯齋集一卷
許永鎬訓餝士子文註疏二卷
沈國元歸湖餘草

金士宮木齋集二卷
邱賡熙詹詹集　箬帽山人詩草
吳曾黃淮運三河集説　練湖考　獵餘雜識　莱庭詩文集
葉近偎曈集　雪香集　西陽集　柘餘草　秋鶴山房文集
金友理小學禘圖　朱子性理吟註釋
吳琇玉壺集 _席光啟定_
葉舫梅語亭詩集 _周孔嘉定_
葉文嫺紡餘吟 _席仕三定_

以上東山
濮燮高山詩三章
吳信山居雜詠　柚莊遺稿
吳氏聯珠集 _吳敏同兄信曾孫文之合編_
娩美集 _吳大江同從弟文之合編_
吳思政洞庭清氣集
吳九逵經史異徵　土貢集　漁樵集　繼躅集
孔文徵鳳崗集十卷
吳鼎芳雲外集　寺稿　經律集錄　明詩選　禪要
孔貞行磊落瑣言一卷　陰符心鏡一卷　赤蹏錄一卷　塞上稿十卷　續洞庭清氣集　香夢齋稿六卷　閒居草三卷

葛佩石壇吟　梅花百詠　騷賦
葛符自鳴集　治家規略
葛一龍尺木齋書　新詩　索解草　獨徃篇　脩竹編　新綠齋詩　旅聲　筑語　弄閒草　佛客齋集　艷雪編　矯褐吟　鷓鴣集　小茶百韻　容霎吟　幽堂集
葛彌光和寒山雜咏一卷 _趙宦光序_
葉方嘉鷗莊詩集

葉方標深柳讀書堂詩草　濂峪偶存草　氷雪篇
存草　兩朝國雅　碎金集
陸灝棠獨繭編一卷 吳鼎芳序
葛御夏自求草
葛彤夏冬情草
吳之甲橘社存稿　筍香樓集　北遊草
吳之藻申右堂遺稿
吳之昌東軒小草 尤侗序
鄒斯盛蓴氷舫集
鄒弘志念菴遺集　燕臺遊草　頁蓴咏　愛蓮宦稿

陳愛民蟲鳴草
吳從聖居易居詩草
吳時雅居家格要一卷
吳永顧文起堂文稿一卷　還讀齋詩稿一卷
吳永臧適意吟　荷戈草
周建鑣長青集十卷
周建銘放言草十六卷
葛畯課餘焚草
葛喬年寄閒齋詩四卷
葛士邁且適吟一卷

葉仲衍羅浮遺集　鴈字詩一卷
葛國榮耕餘堂詩四卷
吳浩知非草　北征雜咏　三秦遊草
陳猷倚稿吟
吳莊七十二峰足徵集 秦惠田沈德潛序　太湖漁風　二十五弦
集　洗心集 陳祖范序　端居草 徐葆光序　聊寄集　太湖剩言
半園外集　太湖詩話　豹留集 甘國璧序　問津集 金鎮序
葛覃還讀齋合稿 吳永顧纂定
以上武山
魏信陵詩一卷

俞琰大易會要一百卷 一本一百四十卷　注周易十四卷　周易集
說四十卷 一本三十六卷 焦志徐氏經解三十卷　周易象辭二卷　讀易須知
讀易舉要四卷　易圖纂要二卷　六十四卦圖
易古占法一卷　卦爻象占分類一卷　易圖合
璧連珠說　易外別傳一卷　弦歌毛詩譜一卷
琴譜四十篇　陰符經解一卷　幽明辨惑一卷
書齋夜話四卷　席上腐談二卷　全陽子叅同契
發揮九卷 一本三卷　全陽子叅同契釋疑二卷　林屋山
人稿一卷
許聯省刑薄賦策略

俞貞木種樹書三卷　立菴稿
蔡昇太湖志十卷　西巖集　吳區百詠
蔡洋太湖續編
徐霞靜菴稿
徐縉經筵講義六卷　禹貢注解陸元輔曰縉與劉龍撰進　文敏公集
六卷一本五卷
徐縉在笥集一卷
蔡羽太藪外史五卷　林屋集二十卷　南館集十三
卷
陸治纂注家語十卷附錄一卷　包山遺詩一卷錢允治序

陸文組北山篇　瀉里什　江上草
蔡旭歸怡集
陸明輔左球　史琳　龍飛十紀　明時玉韻　槃阿
集
蔡雲程包山集
蔡維寧秋林獨響金俊明輯
鄭坤洞庭記
葉初春疏稿一卷　吳西佚稿　葉氏流芳錄二卷
秦嘉銓旣耕堂詩鈔
蘇服一閒來吟二卷

蔡旅平洞庭紀勝集
蔡銓四書講義　詩經講義
陳綸江漢草　西亭續稿
周公贄編年集
王維德林屋民風全襲吳邑志惟第三卷洞庭七十二峯是其創撰然以一山之支嶺配合全湖之山數殊屬牽強
張凌仙硯隱集沈公載室妙羽仙序
以上西山
許理近山草堂詩
馮彔素位堂詩一卷
許新民麟經宗旨　四書說約　左氏要語　通鑑舉
要　焚餘草

許世泰桂軒集
許成才拾芝閒詠集
許官味義集
朱魯文信國忠孝外傳　梅花百詠
錢孝馬蹟山志
朱昱常州府志四十卷
吳夢青畫山堂詩集
李儁史學摘斷　性理彙纂　太湖志
許鍾武遊洞庭記

許鼎臣奏疏一卷　華陽遊記

錢國蕃盟詩稿

錢仲玉天浮山人集

陳所知性理翼言六卷

杭澤秋蒂稿

陳睿謨輔世編　奏疏十卷　傳是堂文集

陳洛稷愼刑箴　梅花草堂詩二卷

魯釗編苕集

錢國珩靈椿堂詩草

徐震陽續修馬蹟志　破閒草　閒餘集　村塾吟

續修徐氏家乘

徐騰暐紺珠堂文集三十卷

徐騰照天都剩稿　楚遊草　慕蟬吟

杭岱宗二十三灣圖詠

陳世祉借行軒詩草

許朝元燕遊草　楚遊草　豫章遊草　晉遊草　瑕

耕堂詩集

許志明桃塢草堂詩

許鍾乙金臺遊草

陳玉璂學文堂文集　文統　經解　史論　重修常

州府志三十八卷　武進縣志四十四卷

許之漸奏疏稿一卷　詩集三卷

許之溥賦閒樓詩集

許維楫嘉成堂詩鈔　蘭陔草

魏惇徵四書講義傳是　詩經講義朗言　四書備考

錢憲祖薜窓閒詠

錢松椒園詩　椒園詩餘　林泉雜詠

杭銘鐵桃溪會業

杭源濬浙遊草　粵遊草　望集編

王熙祖性理彙解

管默思二益堂詩草

吳永和苔窓拾稿 吳暘女孫蕙玉者繼室早寡撫前室子守節

以上馬蹟山

災異

太湖災異惟水旱躬其他妖祥占應不必在一隅

也故考有詳略

漢惠帝五年夏大旱太湖涸 吳縣志

吳太平元年八月朔大風拔木太湖溢平地水高八尺 晉志

宋元嘉七年十一月太湖溢穀貴民饑 吳江志

唐長慶二年大雨太湖溢平地乘舟 吳縣志

四年夏大雨太湖溢 吳江志

太和六年二月太湖溢蘇湖二州水災 文獻通考

開成三年太湖決蘇湖二州水溢入城 文獻通考

宋太平興國二年八月朔大風太湖溢 吳江志

咸平四年九月太湖溢壞廬舍 吳縣志

熙寧八年夏大旱太湖水退數里內見邱墓街道秋無稼民饑 常州府志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大風雨水高二丈餘漂沒塘岸 震澤志

四年七月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吳江民居長橋亦摧其半 吳江志

元豐五年大水太湖溢 吳興志

政和元年冬大雪積丈餘洞庭山橘皆凍死 吳郡志

開禧十六年三月江湖合漲累月不洩 吳江志

元大德十年七月大風太湖溢漂沒田廬無算充浦沉於湖 震澤志

皇慶二年七月大風太湖溢 吳江志

天歷二祀冬大雪太湖冰厚數尺人履冰行洞庭橘柑悉凍死 吳郡志

至順元年二月大水七月復大水太湖溢害稼饑疫 震澤志

二年八月大水害稼十月大風雨太湖溢 吳邑志

明永樂三年久雨太湖溢傍湖果木悉浸死 吳邑志

正統三年八月太湖水忽漲數尺尋退父老云太湖不通潮又無風雨必有異是秋東洞庭施槃中鄉榜明年大魁天下 吳縣志

九年七月十七日大風暴雨晝夜不息太湖水高一二丈濱湖廬舍無存諸山木盡拔漁舟漂沒 吳縣志

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小貢二山鬬開闔數

次共沉於水已復起鬬踰時乃止是年大水無秋 杜瓊耕餘錄

景泰五年春大雨雪自四年冬至正月積雪丈餘太湖諸港瀆皆凍斷舟楫不通禽獸草木皆死夏大水秋亢旱大饑疫 吳縣志

天順五年七月大風雨太湖溢漂沒民居死者甚衆 吳邑志

成化十年五月東山產蛟水暴漲法海寺金剛漂出谷口 吳邑志

七月 夜迅雷大雨有肅殺聲來自西北抵馮蹟

山雁門灣東去壞廬舍傷人畜千斛巨舟擱於山麓吴區志

十二年八月大水十二月太湖氷舟楫不通者逾月一吴區志

十四年四月太湖諸山有虎吴縣志

十七年春夏無雨秋蝗來八月雨至冬不止太湖水溢平地盈丈禾稼無遺明年大饑震澤志

弘治五年春雨夏大水太湖泛溢田禾渰吴區志

十五年冬大雪吴區志

十六年冬大雪積四五尺東西兩山橘樹盡斃無遺種王文恪作橘荒歎吴區志

正德五年夏大風從東南來太湖東偏水涸三十里羣兒從湖濱拾得金珠器物及青緑古錢水兩日不返人共易之競入淖搜取至三日有聲如雷水如雪山奔墜搜者無少長皆沒吴區志

八年十二月大寒太湖氷行人履氷往來吴區志

嘉靖二年五月大旱不得稼六月太湖有龍與蚌鬬聲震兩山龍自雲端直下其爪可數十丈蚌於水面旋轉如風仰瀆其涎亦數十丈三四日夕乃息久之漁人於洞庭山側得死蚌殼可貯粟四五石七月三日大風拔木太湖溢漂溺民居吴縣志

三年十月七日有黑白二龍鬬於太湖之濱白龍敗無錫志

八年六月九日蝗飛敝天捕之東洞庭得二百餘石吴區志

二十年五月東山有虎傷人募長興虞人射死於法海塢吴區志

二十四年大旱太湖涸吴縣志

二十八年春太湖溢吴縣志

三十五年正月五里湖嘯中無勺水無錫志

四十年春夏連雨大水高淳壩決五堰之水下注太湖橫溢六郡皆災吴江志

隆慶二年正月朔大風太湖涸無錫志

萬歷八年冬大寒太湖氷自胥口至洞庭山下埠至馬蹟山人皆履氷而行吴區志

十年七月十三日大風拔木太湖嘯歲祲吴縣志

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大風湖水驟漲二丈宜興志

十六年夏霪雨踰月湖水浮於岸歲饑復大疫吴縣志

十七年夏大旱太湖涸民饑吴縣志

天啓四年夏大水太湖溢舟行阡陌間無錫志
七年秋大風拔木太湖溢長興志
崇禎十一年秋旱蝗來沿湖依山田禾災吳區志
十四年夏旱蝗米騰貴斗米三錢洞庭兩山米販不通人思亂知縣牛若麟勸諭監生席本禎出米三千餘石減價平糶山民安業吳區志
本朝順治八年大水米騰貴斗米四錢五分夏四月馬蹟山發蛟共十一穴穴四圍土石皆紅武進志
十一年冬大寒太湖冰厚二尺二旬始解吳江志
康熙四年冬大寒太湖冰斷不通舟楫者市月無錫志

九年六月十二日太湖水陡漲丈餘閭以狂飈漂沒人畜墳墓廬舍無筭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煙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截水面風大作明旦遂有此異吳江志
十九年八月大水太湖溢吳區志
二十二年十一月太湖氷凍月餘人履氷行吳區志
三十九年十一月大寒太湖氷月餘始解兩山橘樹盡死吳縣志

四十六年大旱
四十七年太湖水淨於岸
五十一年秋霪雨太湖溢
五十三年地震
雍正二年七月太湖中飛蝗廾入食濱湖蘆葉皆不傷稼

太湖備考卷十五

東山金友理纂述
于嶺卜世繩 校

補遺

人物列女傳既成有採訪未周今始得之者有蓋棺論定前未及例者有藝術未立門類而其人其事足以傳者隨得隨錄未遑序次

許繩武字作求馬蹟山耿灣人邑庠生幼嗜學讀書過目成誦爲文酷慕鄉先輩唐順之爲詩春容雅澹不事雕琢尤天性孝友慷慨好施嘗以附近座典與鬻生毛敬宇得價四十金敬宇不戒於火燬其屋繩武慰之曰君家所失吾不能計典價吾當奉還遺書子鼎臣曰毛敬宇家失火吾家當自再造耳其厚道如此後以子鼎臣貴封行人司行人兩舉鄉飲大賓年七十餘而終 常州府志

吳橋字子東別號九湖山人世居東山之白沙嘉靖間以能詩名嘉禾項少岳姑蘇皇甫百泉婁東王鳳洲麟洲咸推重之麟洲齋壁繪山水邀客題咏九湖適至頃刻成七古一首其詩曰老夫家山爲山人來見此山誇逼眞朝煙暮靄儼相似又覺流水聲潺潺松間立鶴勢欲聳石上浮雲光欲動拄杖行人若去來蒼苔不破空迎送青林茅屋門常開緋桃碧柳參差裁何人妙手奪天巧令君屋裏藏蓬萊諸客嘆爲絕唱皆擱筆弟相字子輔號谷虛邑諸生究心理學排斥二氏慨習俗之信浮屠而不循古禮著喪葬祭雜儀三卷以救其失與兄橋分擅詩禮長有二難之目

鳳翕如字鄰凡西山石公山人由貢生任雲南右衛經歷轉湖廣漢陽府通判攝漢陽縣事有惠政獻賊來攻漢陽太守溫城守梁皆棄印走翕如獨秉四印以忠義勵民相與死守賊不能克去薄武昌漢城安堵如故士民有溫梁留不住單鳳守孤城之語勒石道周以著其績尋轉長沙陞衡州知府卒於任 堵雲修傳

李盛時字中孚馬蹟山耿灣人崇禎庚午科舉人以經學教授及門多所成就山中秦之鑑許之漸皆其弟子也祖業本薄田不過半頃佃畝輸租一石六斗盛時以佃貧租重畝減二斗他家俱援例減之農民至今蒙其澤鼎革後削髮爲僧 徐起田傳

費可倫字少湖行十一馬蹟山張青灣人家貧秉性誠朴同里金良瑚遠歸十一附其舟及抵家良瑚失其貲斧心疑十一竟往索十一不致辨售產償之居有

頃良瑚將復出檢行橐前所失金出自舊橐良瑚乃重自愧治酒肴至費門還金謝愆言長者向何不稍辨致其負罪至此費笑曰彼時亦欲辨但思同舟無他人而某之所處又衆所共悉縱力辨其誰信之良瑚曰何故曰吾家貧 杭源濬傳

葉樹蓮字石君東山人博學嗜古讀書務盡其藴議論不肯拾人牙慧藏書多至數千卷遇宋元抄本及名家收藏古帙雖零缺單卷必重價購之其所藏書條別部居精辨眞贋手識其所由來識者皆以爲當崑山徐司寇蒐其名而未相識爲之作傳郡中何義門

曰書經葉石君評閱省目始出其見重於名流如此石君既歿書多爲人購去一生僑居常熟錢陸燦修常熟志載入流寓

吳時德字明之一字不官東山人天懐高曠肆力風騷王潢顧夢游諸人招入秦淮詩社鼎革後每過鍾山整衣遥拜黍離麥秀之感時時激發錢謙益採其詩入吾炙集同時有秦嘉銓字存古西山人工詩與時德善時德贈詩有一代友朋零落盡兩山風雅後先荒之句因與時德有兩山風雅之選

周禹字孟汲東山人順治初以周瑛名應試補邑諸生尋棄去改今名爲人有卓識饒俠氣山中興利除害之舉皆禹爲之倡請設太湖營條陳言碩畫其他可知矣尤善者一生遇事敢爲而不妄取人一錢今人但知禹之才不知禹之行也故表而出之

朱允恭字公懋東山人富而材家有園亭聲伎之奉康熙初長興山劇盜赤脚張三入太湖掠横山又掠木瀆擄富家子置山寨勒千金取贖當道患之允恭時効力於蘇撫轅門撫軍詢以湖盜事議發兵勦之允恭曰赤脚矯健絶倫舞雙刀能履水飛行人不敢近然好聲色可餌也請給假五十日得便宜行事當縛

致轅門許之允恭訪得其黨好言語之曰張君誠豪傑吾欲與交懽今以千金爲壽煩保我桑梓賊黨携金致詞張大悦約日到山謁允恭乃盛設合樂以饗之越宿備陳女伎陰遣勇士雜優伶中酒酣即席擒之釘其手足馳解撫轅正法餘黨駭散湖中自此寧謐允恭之功也後以捐例爲山東萊蕪縣令陞山西大同府右衛同知皆有政績再陞福建延平府知府甫莅而卒

王祚謙字益之東山人文恪鏊之元孫幼業儒已而業醫於靈樞素問諸書靡不討論而以陶節菴全生集

爲宗治疾無不奇效尤以傷寒著名有王一帖之稱
子斯贊字翊宸能世其業爲傷寒名家性嗜酒往往
於醉中用藥無一錯悞
陸世隆字懋尊西山植里人世業醫尤以外科擅長祖
寧宸明季爲太醫院院判治疾奏效給賜指上陽春
四字世隆性淳謹凡治病不欲以奇險圖功然亦無
弗效彼好奇行險者不能及也無問晨夜風雨延請
卽赴不以貧富異視以此名重吳中幼喪父卽能哀
毀盡禮及長孝事孀母友愛從弟尤行誼之足稱者
葉芳林字震初武山人工繪事山水花鳥有蕭閒靜遠

之致寫眞尤能入神嘗爲一人寫數像或正或側或
俯或仰笑貌各易其致而無不畢肖自言學無師授
愛吳江顧尊燾筆法恨不獲從之游日夕思慕見顧
於夢自此用筆迥異噫殆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者歟
姜森玉字孚尹號杲庭東山人至性孝友品行端慤少
爲縣諸生讀書勵志七試棘闈不售以明經終老知
者惜之素耽禪悅與諸山老衲問答有省尤通醫理
葆精養氣年踰九秩容色顏潤視聽不衰作爲詩文
落筆如飛少年望而斂手一門五代其樂融融尤爲

近今罕有乾隆戊辰舉鄉飲介賓士林欽其齒德僉
以爲當年九十五忽示微疾卒之日子孫問有何言
口占一詩曰百年聚首了前緣脫網全歸覺洒然問
我臨行有何說片雲捲盡是青天吟畢而逝其一生
行誼具載鄉飲錄所著有詩文偶存二集
宋夏元富西山慈東里人嘗夢鳳集於藩蓮生於庭明
旦孿生二子遂小字曰鳳曰蓮鳳名杲拜忠翊大夫
捲簾使蓮學佛於山之水月寺法名道原嘗對御演
法賜錦袍還鄉住持東山翠峰寺人以爲鳳蓮之應
震澤編

張寧東山人元末遊金陵李韓公善長未貴相與善及
韓公爲國元勳以監修京城薦寧太祖召見以白衣
領役寧長於土工設置有方太祖雅任之一日登城
見工毀棄瓦石之不全者欲誅之寧叩頭曰臣以缺
物不宜玷我金城故特棄置非羣工罪罪實在臣太
祖善其對釋之 府志
吳鳴翰別號東峰叅政惠長子少爲諸生有文名工書
能詩兼能武事嘗爲同庠生所疾羣聚於文廟前侮
之東峰掉臂而行衆皆披靡莫如之何也累舉不第
抑鬱以死臨歿夢中詩曰忽憶廬山舊巢穴竹林雲

彩正飄飄語其予曰吾故本山中僧也王文恪鏊題
其像云於乎東峰天之生才必將有爲有才如君卒
以不試君之爲詩高視寰中天與之豪神助之工瘦
逾賈島險過盧仝狂書細札或整或斜細入蚊睫勇
拔鯨牙流落人間吁其怪耶誰云屢試不聞一遭一
目之網寘鴻飛高衡鑒之責吾徒所叨於乎東峰今
其亡矣吾疑猶在鬱碑之氣埋而不壞廬山竹林白
許生前於乎東峰然乎不然

徐德用西山人與城中周宗禮交宗禮携其子尚行貨
湖湘間父子皆死於客權厝江邊無有歸其骨者德

用往函之歸舟人以死骨爲蛟龍所憎過江湖有覆
溺之患德用不惑其說竟歸之而舟亦無恙 紀善錄

吳渭字清之馬蹟山人幼讀書識道理家貧拙於生計
業攻木以自食其力親族有憐而助之者輙堅却不
受鼎革後賦弔古自弔詩二首堅臥絕粒而歿其弔
古詩曰首陽埋白骨舍悲目未瞑採薇非貪生浩歌
吐衷情叩馬非多言大義麗乾坤高風百世師我心
尤耿耿爲君紓長恨商周共泯泯自弔詩佚不得見

鬚樵叟逸其名美鬚長身多膂力採薪洞庭山中日負
三百觔貨於人衹索百觔値人怪之曰吾力能負重
何妨均値値輕售速卽沽酒痛飲放歌歸忽山中傳
京師陷乃椎胸長號曰吾知天子姓朱竟換李賊耶
投震澤中死 通志

東山葉羽便多力好武畧開南昌曾天成武藝妙天下
劉綎嘗師之遂往師焉天成初與鞋一兩以鐵嵌兩
頭令舉武飛揚習棍棒又燃紅炭令徒手搏弄炭盡
而止羽便不勝痛楚天成曰吾道貴斂不離飛躍二
字必高躍十丈橫躍十丈上能截隼鶻下能拾蠅蚊
而後臨陣可搏矢石汝先學高躍羽便悉心領會練
習有年技與綎埒天成曰觀汝材技取功名拾芥矣

當致書草堂爲汝致身階草堂卽綎也歸未束裝而
綎已覆沒不果行後爲賈主湘潭張某家張欲沒其
貲設計指引羽便入無人之境忽大蟒出約長十餘
丈張牙欲噬吐氣如霧羽便騰躍空中飛揚百變中
蟒要害蟒死羽便歸張大駭疑爲魂也羽便直前擒
之數其罪於衆衆驗蟒果死白之邑令令以銀酒獎
其功衆復請曰蟒之爲害茲土也久矣今一旦除之
願建祠樹碑以報葉公德令曰可祠既竣題額曰姑
蘇葉公生祠勒碑於山曰葉公除蟒處羽便歎曰微
曾師幾死於蟒遂紓道南昌以百金爲曾壽蓋不忘

所授云

鄭茂訥字敏生東山人有至性庭桂一本丹氏手植也室被災殃及桂枝幹俱爐茂訥痛手澤之湮弗忍鋤去越數旬爐桂復萌漸葱蒨如舊人以爲孝感所致

葉德大字舜平東山人家素封無膏粱習氣恂恂儒雅喜讀書摹法帖人以其修髯如東坡目之爲髯翁德大曰吾髯如蘇書法亦當學蘇遂盡得其妙間畫蘭有松雪意故又號松雲山人與同里某友善某爲人訐告逮赴京平時相徵逐者咸畏禍匿跡德大獨不顧送之渡江歸復經紀其家其急友朋之難又如此

許騎龍佚其名東山南望人常賈於金陵偶一除夕儕輩聚談故鄉事許曰汝等思家乎今夜偕汝行明晨在家賀元旦矣衆斥其妄一人獨願行許縛草爲龍與共騎之戒令閉目風息乃開如其言惟聞耳畔風濤聲良久風息則已在南望廟前時東方尚未明也許令其人自還家已復騎龍去不知所終今南望廟猶稱騎龍殿云 高陽雜俎

湘雲名灝東山翠微菴僧性穎悟工於詩詩不作禪語武山吳半園謂其脫蔬筍氣深歎賞之兼能畫爲設色花鳥姿態橫生東山僧之能詩者向推箬雲炬菴老人晝推炬菴之徒成詣湘雲得書法於成詣而詩不宗炬菴能駕而上之殆傑出也速于常州天寧禪院及堯峰皐峰席後示寂於翠微所著有翠微詩鈔天寧語錄堯峯近錄數種 葉甲傳

孝婦陳氏馬蹟山張青灣杭璘妻適璘時舅姑已老氏能先意承志事事得其歡心既而舅姑年益老俱病臥璘鮮兄弟又常以山園果蔬貿易於外家惟氏一人扶持奉養不遺餘力積勞成疾未嘗少休舅姑臨終呼氏而謂之曰吾二人微汝久從泉下矣今無以報願來生亦作汝婦以報汝嗚呼孝不易得孝婦尤

難若氏者可以風矣 鈞吳仲正傳

烈婦丁氏馬蹟山古竹灣周君耀妻夫亡無子母家夫族羣以氏青年謀奪其節氏以死自誓衆背氏成議遣行有日矣氏闞潛奔夫墓號泣投水死合里不平鳴之官庭訊之下屍親無骨肉質不痛切故案久不決同里杭源濬醵金葬之且請於當道置節耀淵泉匾於其室而爲之傳 節杭源濬傳

方氏東山人父母老無子贅葉茂功茂功執事於族之富人以讒死富人燔其骨方氏不能仇而南陽之好事者盡起富人則戕首方老而獄之氏夫爐父獄含

寃莫雪遂紉上下衣抉一剃刀將血於琴堂舟子見其異紿之返乃詣虎穴九頓首冀免父富人妻叱之出氏益憤呼天自裁既絶尸躍起血四射富人踣斃其事而釋方老於獄陸燕喆方烈婦詩序

周氏東山諸生周德修次女適同里王弈溶甫八月夫亡氏年十九無子嗣夫兄子世禎為後食貧苦節歷五十四年卒

吳氏東山吳天申女適王舍葉文龍未彌月文龍服賈嘉定尋客死氏年十九無嗣後其姒產亡氏為撫其所生子既而夫兄亡翁亡惟存一老姑氏養生送死

無怠苦節二十三年卒

葉氏東山周存德妻葉寧遠女婚四十日夫亡氏年二十守節二十六年乾隆五年卒

黃氏西山沈開榮妻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氏年二十五開榮病劇氣絶氏即拜別孀姑託叔嗣姪經營殮具從容自刎翌日開榮復甦氏則不可救矣播伯辰公垣旌其門曰奇烈無雙

錢氏東山小長巷周德先妻夫亡慟不欲生七終祭墓夫靈畢即自縊死時乾隆十四年三月氏年三十有二

金貞女東山金友琯長女幼受邱觀長子在尚聘未婚在高就學椒邑暴病死訃至家人秘之越月餘女微有聞即稱疾臥牀絶飲食父母呼之則應勸之則不答旬日而卒嗚呼若女者可謂從容就義矣邱感其貞迎其柩與在高合葬焉在高卒於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女卒於十月初三日葬於十二月初一日葉申傳

五貞婦嘉靖癸丑倭至洞庭東山周灣見一衰服少婦強驅之婦紿曰人皆奔避我以夫喪在故願死守白刃固甘之但有嬰孺姑老病莫養艷者固多何必此

窮瘁者賊義而釋之又鄰婦某氏賊犯之刀斫其鼻愈奮而拒乃置之又一小家女賊始及門倒投井中死一婦守視夫病聞外哀號聲即自刎周山又有婦少而艷賊至其家婦先以帛周身束之不可解且詈賊賊怒以刀裂其體無完膚府志引續吳錄傳疑五人也　此具區志附錄具區志曰屠思誠吳中遺愛錄嘉靖三十四年倭入太湖掠橫山泊縮山而掠洞庭西山至武山吳邑令康某命兩山鬨長調義兵擊卻之據此則倭從未犯周灣安得有五貞婦之事　按續吳錄敘事頗詳必非無據又鄭若曾江南經略云五月賊犯府城一支從木瀆等處燒劫十三日兵備任公環兵至與戰不勝次日賊入太湖焚劫洞庭兩山又陳仁錫蘇志備遺云五月初九日倭自胥門至閶門下四日由木瀆胥口入太湖十六日劫西山明日劫東山轉至武山屠里被掠死者無算皆倭犯東山之證且倭由西山而至武山道經東山何獨畏於東而不犯歟或曰遺愛錄原文亦是倭掠洞庭兩山翁氏欲張其先世禦寇倭功肆言倭犯東山改兩字為西字因以五貞婦為烏有嗟乎此五貞婦之不幸也幸新府志不刪仍引續吳錄大書特書以慰貞魂於地下矣　又按五婦中末一人曰周

山少婦周山在香山西非東山周灣劉鳳所錄有吳事偶合一條耳東山實止四人也

西山鄭五女曰貞曰素曰雅曰淑曰新宋鄭士昌女德祐乙亥九月元人渡江五女恐罹兵禍豫築一大壙丙子二月事亟共入壙中死今疃里之五義女墓是也色山鄭氏貞節錄

吳氏名庭吉東山吳參政孟仁之女適西山蔡氏喜讀書工吟咏名媛詩歸載其寄母詩云久違膝下缺承歡尺素無由遠問安蓬島月華雙闕曙洞庭秋老兩峰寒紫泥詔下終承寵白髮年來且自寬安得南歸重戲綵菊花插取滿頭看早寡蔡羽其子也

張氏名學象字古圖別號凌仙西山鎮下沈載公妻安貧樂志井臼親操不廢吟咏東山席氏嘗延爲女子師有寄東山席氏吳夫人詩云林屋山頭屋數椽虀鹽風味舊青氈傳家深愧中郎學咏絮聊吟道韞篇劒化平津空悵望鶴冲霄漢想騰騫鍾儀郝範遙相仰恰喜雙魚特地傳凌仙之女瑞玉亦能詩適吳江同里鎮顧銘著有繡餘吟稿一卷載吳江新志

吳氏馬蹟山吳暘女適同郡鄒延玠癸巳夏疑寀倏起延玠罹無妄之禍慝没入家人產氏度不獲免部署家事畢整衣理妝投繯而逝既死面色如生一手握自畫小像一幅及一白箑乃其夫在獄所書古人忠孝貞烈之行以貽之者

附錄

君諱坤字天恆號遠齋姓金氏吳縣東洞庭山人也遠祖安節宋時官少保扈蹕南渡子孫遂居洞庭之橘社村代有名人祖有韜重讀書務實行父汝暹以孝友稱鄉里君有至性年十三母夫人秦卒哀瘠盡禮後遭父喪幾滅性事繼母席猶出腹母也性敏達博涉載籍於史事尤綜核抵掌論古今成敗具有卓識其億料當世諸務洞中窾綮嘗効力營田水利議敘得州司馬行需

次矣緣疾不赴選於山水間終其身君之以勤勞得疾也廢左手及足非扶掖不能行然朔望必詣繼母所問安否人以故重其孝而惜其空負經濟才君慨然曰窮達命也憂樂時也丈夫不得位無利澤及民獨不可行吾力所能爲事乎於是增祀祭之田修宗系之譜建合食之堂尊祖敬宗收族以次具舉世父某貧且老曰於我膳伯兄某歿鬻田以助喪葬諸猶子匱乏者並謀置產其推廣孝友如此外舅老病君周恤垂二十年歿爲之葬無後爲謀嗣續後又殯葬其嗣續者而撫其孤人有急告貸必量力以應與以券不受或請留之曰彼急

而求我我寧保其他日券將焉用且恐留以啓後日爭也卒還之遠近稱長者其睦婣任恤又如此卒年七十四㳺其惠者多慟哭失聲前此東山風俗田少民稠人逐末而寡蓋藏偶遇歉歲仰食泛舟而東山孤峙太湖恐卒有風濤之險乃做朱子社倉遺法與同志謀倂積備荒祲數年穀倍蓰後值大中丞徐檄勸諸鄉立社倉他處遲延觀望而東山卽以預儲之穀上報足覘君經濟之一班云子四友理邑庠生有文名友瑄友珆友璜皆循循守先訓世以比漢萬石君家風君之遺澤其未有艾也已

論曰范史傳獨行匪徒取其重倫物修節義亦以蘊抱負而未顯於時功業無可表見也君以明達之材膺癈疾不得一試可謂厄於天矣然孝友爲政行已化俗卒之鄉里多所利賴卽以入獨行傳中亦何忝哉乾隆戊辰秋日歸愚沈德潛撰

此沈宮詹歸愚先生所作先君子傳也曾乞思贊錢先生書丹勒諸貞珉藏於家廟今纂輯太湖備考謹錄全文附於山中諸前哲之後以俟後之君子修郡邑志者賜之採擇焉 友理謹識

太湖備考卷十五

太湖備考卷十六

東山金友理纂述
白沙吳云謙　校

雜記

事有可勸可懲可資典故者聽其放佚則不可載之又無門可附作雜記以羅之宋洪邁隨筆一書壽皇謂其議論有裨今之所載亦猶此意非同王子年拾遺記也

東山有唐殷村在王文恪公第宅後相傳有唐孝子居此割股療親因以名村孝子不知何代人惜無有爲

之立傳者其名佚不可考然唐殷村三字鐫額里門至今不改足以傳孝子矣

馬蹟山許必勝宋紹興乙丑科進士殿試第三人太守李餘慶號其鄉曰迎春以榮之馬蹟山之稱迎春鄉始此 武進志

吳中殷氏家譜𡨋契之子勤其官而水死有祠在震澤中或以爲卽馬蹟山之水平王墓廟然常州府志又以水平王爲后稷庶子未詳孰是

太湖中小山之名𡸁者有四其上皆有禹王廟惟北𡸁最稱靈異六桅漁船歲時祭獻以祈神貺武山吳友

篁曰聖莫神於夏禹祠莫古於夏禹功德之在揚州者莫大於震澤底定而峊上之廟貌卑隘春秋祭祀缺焉非所以崇德報功也吳中祠宇列編祭祀兩丁者甚多皆有司恪恭其事四峊神禹之廟僅憑漁祭乎

北峊禹廟之右有鐵色砂粒菜子畝許不堪種植相傳神禹鑄鐵釜覆孽龍於此鐵氣上騰砂色乃爾山無巨石四址皆鶩卵石石有光潤可愛者人不敢取取則行舟有風濤之患漁人恆相戒云去峊西九里有鐵色砂起於洪波中者曰神砂首屈曲如鉤廣三

丈許蜿蜒水面其長五里尾隨風擺漾風北則南風南則北不出十步之外距神砂里許復有暗砂一道不透水面風浪至此捍激而返迴波噴礴如白龍之戲水者其長二里凡三曲二砂尾皆遙指大雷山 吳莊

四峊考

包山神景觀林屋洞院碑唐開成三年建石已殘缺据其所述蓋唐肅宗時有自潤州刺史求入道者又云乃去權位散祿新知草屩杖藜遊乎山嶽至於此山於洞之西門造元壇元室修元元眞容而石刻斷折莫知其姓名爲誰氏其銘有云毛公唐君前後出處蓋唐君斯人也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止於內殿帝頻就見問以道德之門乃獻諫書周毗聖化其文間可見不能詳知 圖經續記

洞庭記宋嘉定初民於黿山下採藻得一銀簡上刻篆文有歲月朔日其文曰伏願斗牛分野吳越封疆年年無水旱之憂歲歲有農桑之樂蓋吳越王祈稔之意又吳江縣志明崇禎十七年夏大旱太湖底坼簡村居民淘得鶩眼錢一幐錢武肅投水府銀簡一道文曰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帥尚父守中書令吳越國王錢鏐年七十七歲二月十六日生白統制山河主

臨吳越民安俗阜道泰時康事物和平遐邇清晏仰自蒼旻降祐大道垂恩今特詣洞府名山遍投龍簡恭陳醮謝上荅元恩伏願合具告祈兼乞鏐庚申行年四時履歷壽齡遐遠眼目光明家國興隆子孫繁盛志祈元貺允協投誠謹詣太湖水府金龍驛傳於吳越國蘇州府吳縣洞庭鄉東皐里太湖水府告文寶正二年太歲戊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投與黿山銀簡詞語稍異大約歲爲祀事文隨時撰不必盡同也

宋淳熙乙未夏秋之交天久不雨所在苦旱吳郡醮祭

踰月不效通判趙師禹憂甚適有寓客林通判光祖自少奉道得法於路真官有起龍致雨符其應如響趙具詞瀝懇於林林爲飛牘奉三境上言檄告水府令其子永壽偕趙客陳擇齋往林屋洞投之比返郡雨隨至洞蓋太湖龍窟云（吳中舊事）

武進縣（今陽湖縣）新塘鄉濱湖有地一頃許浮沉波面相傳爲開家基被巨浸淪沒者水退時省視井竈街陌隱隱可見又圖志載太史橋在新塘鄉南今無是橋順治間忽西北風急水徙湖南居民下湖拾釜鏡農具等物無算懸岸二里見石梁宛然大半沒於土意卽志所載太史橋也（武進志）

萬歷己丑自五月不雨至七月太湖胥口去岸數里皆涸中露一石橋九洞上石欄亦有存者又得石臺於土中特闕其一足此地於何時沉水底耶（續吳錄）按此疑卽吳王故城所謂南宮者

西山白塔堰外有一山北鎮湖心因湖波吞吐激出土砂惟巨石玲瓏欲落不落者百餘狀人皆謂之十二獸蓋其形有相似者其外更有一石立湖中與獸石山相去十丈舟師云相傳此石在百年前與獸石山相去三十丈蓋因獸石山長出二十丈故漸近耳（翠湖集）

東南風退水西北風漲水此理蓋只是太湖東南之常事往年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俱浸水中風息復平謂之翻湖水纔是東南風連吹數日便退水二三尺（田家五行）

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心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決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遅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卽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也故曰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隨後人於疑網也（楊升菴）

具區志曰白居易爲蘇州刺史有夜泛太湖詩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微之詩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

在湖心泛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害束亦當時法網太疏不以為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按白公賢者必不無事慢遊考年譜寶歷元年除蘇州刺史五月到任二年秋以病免在蘇年餘止一泛太湖為揀貢橘其時有詩五首一早發赴洞庭舟中作二宿湖中即十隻畫船何詩三揀貢橘書情曰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紀本事也四夜泛陽塢入明月灣書寄崔湖州末句云為報茶山崔太守與君各是一家遊言崔揀貢茶而遊山已揀貢橘而遊湖也五郎五宿澄波長律公事畢泛湖而歸寄以儆

微之也揀橘非一日可了故有五宿並非好事易足為怪又閩經續記曰樂天高行美才居官勤瘁非旬休不設宴宴且不暇而暇遊太湖乎是故誦其詩又當知其人論其世

郡人朱勔以花石得近幸進奉不絕謂之花石綱民不勝其擾宣和癸已春採太湖黿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創造大舟費錢八千緡載以獻詔置之艮嶽靖康初以勔擾民民思亂誅之吳中舊事

初江淮發運司於眞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勔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衞至於乏食中吳紀聞

王文恪曰太湖之石聞天下自唐則然矣牛奇章致天下之石而獨以太湖為甲貴可知也而亦孰知其為害乎語曰尤物足以移人宋艮嶽之事可見矣朱勔以之殺身宋以之亡國固非獨石也而石預有其慼宋亡金人輦石而置之燕嗚呼是何其見前車之覆而復遵其轍乎

明崇禎末年有妄男子疏言西洞庭山產煤宜開礮太

湖漁船宜徵稅歲可得千萬因遣中官來勘吳縣令李實曰西山金陵後脈恐傷祖陵不可開太湖盜藪若徵漁稅是激之變也中官懼其事得寢蘇州府志名宦傳

明太祖放故元和靖書院山長葉顒還山敕曰孔孟之道爾幼學壯行雖在有元君不爾用惜哉空懷抱而未舒也及朕繼大統物求方正惟爾顒名播遠邇特遣使召至京師以資啟沃奈何年已七十爾數表求歸然觀其終是年高不能自強朕不忍任之以周旋容爾歸老嗚呼孔孟之道爾能體而導之名彰今日亦此道之力焉既行當詳審調理釋結自由惟智人

爲之吉哉葉氏族譜

當葉顒之奉召辭歸也太祖密諭長興侯敕書云諭長興侯卿所舉到人才內有前元山長葉顒未見數陳數表求歸其志終不肯仕朕朕欲誅之彼何生焉奈此人已老病嘗聞人鳥將終善言哀鳴聽其歸日密遣親信往察此人動靜若多結交即便發遣來京若棄人事山中自在聽其自由勿拘葉石君詩紀　按此則顒之詩酒佯狂死於長興而不敢他適者安知非長興侯默諭以意爲故人免禍計耶他書言顒在長興時與吳興著姓某某等結納訂盟恐無其事

張本少試有司名在高等而吏誤書張木適有張木者冒其名本弗與競後試輒不利遂棄去不試其先世姓沈曾祖惠幼育於張遂仍其姓隆慶初郡守延本爲鄉飲賓乃呈請復姓中一聯云幸際明時敢效投秦之范叔隱居樂地肯爲僭葉之諸梁極工切

陶周望云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也後四年始至山中急欲就鄉人問羽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文墨爲余言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已處其中縛藁爲二大儒令腰膝俱可屈曲繫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置傳註几旁每開卷便大詬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以來跽而杖之而置大鏡南面遇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少年未知書日與羣兒走山巔放紙鳶爲戲其母數泣戒之乃折節讀書以詩文名又金陵瑣事言羽爲南院孔目時同鄉文司城送弓兵二名應役終日奔走不暇人摘二石榴與之充饑曾署院壁云草色常留上客馬花枝不笑冷官衙王子新曰花枝不笑冷官矣石榴非充飢之物有不笑冷官者乎按羽賦性鄙嗇猶

是小疵屈辱先儒罪之大者也雖能詩文曷足重哉

西山消夏灣蔣舉人某屢試不第遂棄去效壟斷之徒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箕入骨髓周恤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劫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罄其所有席捲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繞岸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願於小雷山山在太湖中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羣盜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不虞舟師截纜以去盜醒覓舟不得徬徨無措凡賈客經過知其爲盜也戒弗近騈首餓死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

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晏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虞相尋於無窮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李執閣然錄

馬山人無名氏以其居馬蹟山故稱馬山人洪武初爲柁工鄱陽之戰脫太祖於厄不受官賞惟日求一醉命光祿官給之一日天大雪醉臥屋角上太祖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所終見武進縣志仙釋傳又常州府志古蹟門載馬蹟山邱家園言邱爲柁工從明太祖討陳友諒於江中有功不受官爵終於京師其

事與馬山人同意邱即其人耶然曰終於京師則非不知所終矣是一是二莫可考也

俞氏爲吳中世儒居包山後遷吳城之南園號南園俞氏貞木自都昌還惟一弊篋以布裹物甚重家人啟視之乃一所柴斧耳其清苦如此無子以族人子毓爲後毓孫元旨無妻子入存卹院見蘇州府志天之報施善人何至是哉

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詞曰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崖儋耳鯨波汗漫一葉桴之遊乎生奇觀金蓮玉帶曰惟東坡戴笠着屐亦惟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湖隱小品

東山有宋少保葉夢得祠堂在山頭前巷世委尼僧司香火嘉靖中知縣康搏毀淫祠以尼故亦遭毀尼徒王舍之申明亭其地官賣於鄉人嚴氏見葉氏族譜 按嘉靖間吳縣知縣有康世耀無康搏葉譜疑誤

王文恪公墓華表門生唐寅題曰天下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

文恪公解會連捷探花及第相傳已擬狀元爲商輅所

忌抑置第三人康熙壬辰文恪公八世孫世琛會試時祈夢夢至一廳堂其雙雕句云雨中春樹萬人雲裏帝城雙鳳初不解其故臚傳後始悟隱家關二字乃狀元也

成化丁未會試徐文靖公溥主考夢至一所大浸茫茫忽一物若黿者昂首登岸公以三箭插其上時王守溪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拆卷果第一深以狀元望之竟爲忌者所抑未知夢之所應後謂守溪曰吾當時所夢插箭蓋品字也其一品之兆乎後守溪登政府秩一品世說新語

長春劉貞人賜葬於鳳臺門外欽差行人吳惠與南營
繕某營葬事各用一堪輿一云穴在五尺上一云穴
在五尺下相爭不決吳公曰葬者藏也其人無子孫
何須風水遂酌兩人之中而葬之人服其有識（金陵瑣事）

施宗銘改葬銘乃同年松江錢溥所撰其區志云楊文
貞公非也宗銘初葬文貞曾作哀詞作墓誌者楊文
定公亦不在改葬時其區志又以改葬宗銘爲巡撫
彭公亨錢溥則曰巡撫蔣安劉公孜亦屬互異至於
吳江僧之爲丞託夢中請以報槃德錢溥誌銘中無
一語道及豈溥有所諱而略之耶抑其區志所述非
其實耶錢溥銘載吳都文粹續集今採入集文

江陰王逢元末寓居馬蹟山山志載其詩數首內有往
太伯瀆與王左丞言馬蹟山漁船非攻守具得釋五
百五十人一詩左丞不知何名或仕元仕僞吳有何
戰守用馬蹟漁船俱莫可考要之王逢能言左丞能
聽兩人皆賢後之議防湖者輒曰太湖攻戰非漁綱
船不可謬矣

賀澤民元忠爲雲南按察副使分巡騰衝等處因染瘴
癘腰腹發脹甚亟土人一監生殺犬煮餽令空心恣
食飲酒數杯當即溺洩少候清利其脹漸消蓋犬肉
能治瘴也（客座新聞）

馬蹟山二十三灣雁門牛塘內閣桃花伴奴（一名擋龍）耿灣
西村張青寨前古竹新城西圩東圩小墅大墅檀溪
鈕埼此十七灣有民居餘六灣皆無村落

杭岱宗有二十三灣圖一灣一幅凡林壑村墟古蹟名
勝纖悉靡遺岱宗善丹青愛山水每於春秋佳日登
臨摹倣故能曲盡其致

夫椒山產泥曰觀音粉色白性軟值饑歲民往往食之
然非凶歲不恆見非極饑之民食之反致斃（武進志）

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敕苑內海中以草把還

著水邊十餘日即生小魚故東都有白魚其取魚子
法以夏至三五日白魚日晚集太湖邊淺水中有菰
蔣處產子綴着草上至二更產子竟散歸深水乃刈
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爲把運送東都（圖經續記）

弇州雜編云正德戊辰大學士王鏊尚書梁儲主會試
相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展科額
三百五十人雜編所言乃正德三年事此額先朝行
之屢矣每間一科則依此數皆禮部題請而首揆主
之其年李長沙爲政安得歸之試官且王文恪與逆
瑾抗卒辭位去而肯瀾倒一至此乎傳聞之語原不

足信又不考其時與人而書之恐後生小子傳以爲實文恪受誣不淺故辨之（湧幢小品）

通志載元末吳縣尹金壇張經陞嘉定州於其行諸名士分賦吳中舊蹟送之共二十六人錢塘范致大得石湖江陰張端得林屋館四明陳樫得太湖石勾吳周砥得洞庭山無錫顧常得大椒山（其他舊跡非在太湖者不錄）其事甚韻何必德政歌去思碑哉

太湖中水夜泛出聲是名湖翻俗云灰銃主有大風雨占驗不爽

大屼山有居人二十家皆姓朱並耕而食希入城市桑

麻掩映雞犬閒散有桃源氣象

大貢山北巖外有金鵞石童謠云二貢鬬金鵞升六龍鬬金鵝沉崇禎末西華鄉人陸龍者多力與儕輩至金鵝石遊玩石如鵞一足立磐石上或謂龍曰爾能推倒當宰鵝以食龍奮身捎之金鵝竟倒水中龍於是夕嘔血死（金庭瑣事）按此足爲恃力者戒

東山惟率嘆俞塢二塢最深俞塢中有九塢曰東塢曰渺塢曰高峰塢曰金莖塢曰霖泉塢曰絲綸塢曰梁家塢曰浪塢與俞塢而九今統稱曰俞塢八塢之名罕有知者矣俞塢之右有西塢不在九塢數內

翠峰之左有山如屏而聳照者曰煙火墩頂築方土横濶一丈許相傳吳王所築以瞭越者東山遺跡此爲最古

鄭駙馬洗馬池宋鄭釗所鑿在武山永福寺西今爲灌畦池矣

祥符寺僧紀蔭蓼莪菴詩山脚入湖訛虎嘴松顛覓路審茶巢自註茶巢嶺陸龜蒙種茶處蓼莪山脚嶮截入湖名顧渚俗呼虎嘴

東山碧螺峰石壁產野茶數株山人朱元正採製其香異常名嚇煞人宋商邱撫吳始進　上題曰碧螺春

自是督撫提鎮歲來採辦售者往往以贗亂眞元正歿製法不傳即眞碧螺春亦不及曩時矣

西山馬家墳有古松一株大可合抱順治甲午以海警議造戰船有司行視封樹古松亦封其子孫丐免弗獲乃相率號泣於墓是夜鄰居聞有大聲砉然如裂百丈帛者旦跡之則馬墳古松自末至本破裂死矣有司異之馬墳一境樹皆獲免人稱之爲烈松

消夏灣陸家河有秦存古者營別墅鑿池發一石碣上刻越大夫諸稽郢之墓同里諸姓頗衆其先世莫可考存古意即其先世也即於鑿池處封土豎碣俾諸

姓守祀之而不求其直且爲之作墓誌存古名嘉銓
邑諸生明季以能詩名 林屋民風

東山翁非彥有陸遜墓詩其序云順治間有某姓卜葬
於白沙塢定穴開壙得石槨傍臥石碑有東吳左丞
相陸遜墓八字某大恐急斂土填之而徙葬於下不
知遷時何以葬此竟不可考其亦諱其事不爲表識
孔石公某至戚也親見而述之 家山逸響集

蘇州府新志載侯性母田氏墓在東山性商邱人永明
王時封祥符侯田封忠慈貞慧太夫人卒葬此今迷
其處

西山石公王氏園中有異木一本相傳於廣東帶歸名
鐵樹形似棕櫚幹而不枝葉如鳳尾雍正七年忽開
花如斗大色白微黃瓣似蜀葵中有孔竅千層攢簇
花瓣有毳與枇杷實上毳相似遂喧傳鐵樹開花四
方來觀者絡繹不絕日聚數百人吳邑令某聞之親
至其地曉於衆曰此鳳尾蕉也廣中多有無足異截
其花去今樹尚存

集賢圃爲東山第一名園翁亘寀所構故俗稱翁園地
濱太湖故又稱湖亭來游者多四方賢豪題詠甚富
亘寀父子歿後同里安定購得之惑於匠言移置他
處卽東園是也故老言其盡失舊時之勝今集賢圃
廢址人猶稱湖亭云

東山有二塔一在金塔村相傳村故有塔忽一夕風雨
飛去誕妄不足信順治十六年以形家言重建於村
之東累石而成高二丈餘陸燕喆記一在下楊灣高
得金塔之半武山有三塔在下塔村者一在吳巷者
二一圯

翁家槍以翁慧生得名慧生東山人喜武略嘗客蜀閶
峨嵋山異僧善短槍法往師之僧初不以槍法授命
入山採樵歷二年僧笑謂之曰汝採樵久良苦然身

法臂法已寓於是乃今可教矣遂授以十八扎十二
倒手諸秘法慧生心領神解盡得其妙一時如沙家
杆子馬家六合劉家帶棍號爲槍中長技者胥莫能
與之敵於是翁家槍名播天下然慧生受峨嵋戒非
其人不授懼或恃技而妄用也

太湖采蓴自萬歷間鄒 始張君度寫圖陳眉公葛
震甫輩歌詩志美傳 事康熙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舜五孫弘志 以[illegible]作貢蓴詩二十首并家
藏采蓴圖迎 鑾 上命收蓴送暢春苑圖卷
發還弘志着書 成議敘授山西岳陽縣知

縣時人目爲尊官

東山姚珏字瑕御施中字正甫皆能詩皆年登百歲葛震甫客雪吟有寄懷山中百歲翁姚佩御施正甫詩

乾隆十一年西山蔡文元母殷氏現年一百二歲督撫學三院彙題請旌奉　旨給銀建坊又加賜大緞一端白銀十兩

東山姜森玉年九十五歲有五代孫三人西山蔡來信年八十八歲見五代孫來信子汝震年八十九歲亦見五代孫

康熙三十二年春太湖營遊擊胡宗明於西太湖訓練水師山中人無不挐舟往觀武山吳友篁曰曩時予隨先祖南村公在舟征一寓目焉

乾隆十三年東山小長巷費友文妻一產三男十五年二月武山朱聚昭妻一產三男

太湖漁船大小不等大概以船爲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載衣饑食惡以水面作生涯與陸地居民了無爭競其最大者曰罛船亦名六桅船不能傍岸不能入港篙櫓不能撑搖專候暴風行船故其禱神有大樹連根起小樹着天飛之語當夫白浪滔天奔濤如駛之時商民船隻不敢行而罛船則乘風牽網縱浪自如若風恬浪靜行舟利涉罛船則帖伏不能動故太湖漁船爲盜者鮮閒近浙撫某疑之疏請毀禁奉文查勘江撫以委太湖分守甘公士瑞甘泛湖親訪察其誣力辨之事得寢

罛船向徵漁稅丁錢一船準以一畝田之賦一户完一人丁康熙二十年間江南巡撫湯公斌以漁船冒風波之險而覓衣食煞爲艱苦援古澤梁無禁之意奏免之昔湯公以一言而罛船蒙其澤今甘公以一言而罛船免於害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罛船之制不知其所自始其船形身長八丈四五尺面梁濶一丈五六尺落艙深丈許中立三大桅五丈高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頭桅一三丈許梢桅二各二丈許其製造也擇時日配八字其造船之處在胥口之下場灣西山之東村五龍橋之蠡墅光福之銅坑其編篘縫打篷纜在衝山其捕魚聯四船爲一帶兩船牽大繩前導以驅石兩船牽網隨之常在太湖西北水深處東南水淺不至也其住泊無定所風止則下猫湖中三大桅常豎不眠其每年編號烙印各在所屬縣分蘇屬四十八隻常屬五十二隻近年有大二竿篷十餘隻亦裝六桅

太湖中北峴山今稱平臺山亦稱益山宜興吳縣湖面交界處山無居民近時有衡山人吳紹文居其上爲禹王廟祝乾隆九年荊溪縣人蔣祖法誤信匪僧男婦一十三人駢死盎山即此山也

太湖同知初制兼轄浙省太湖乾隆八年浙撫常安題准湖州府通判移駐南潯太湖水面按照兩省地方分界管轄從前烏程長興二邑撥協江省太湖廳之民壯四名並掣回浙省撥入通判衙門

勸農盛典也東山土瘠田少又僻處太湖故有司勸農從古未有至者乾隆丁卯分守高公廷獻特捐廉俸備酒食躬行阡陌間勞民勸相一時傳爲盛事

乾隆戊辰春夏之交米價騰貴斗米三錢市販居奇民不聊生是時郡城以截漕米平糶東山民冀亦沾恩分守高公請憲量撥不可得民益惶惶訛言四起公不爲動設法勸諭富室出粟平糶山前山後設二廠以均道里敦請公正紳士主其事不假胥吏手自六月至八月共糶米　千　百石顆粒無侵欺閭閻蒙實惠市價平而民皆安堵當是時始則鎭之以靜而奸民沮繼則行之以公而窮民悅處之得其當也

歷代役法之弊　本朝革除殆盡從無擾累於民惟是欲輸條漕雖行截票之法而造冊散串必須一人董其事緣有經造之設一名地總凡摘比欠户着令切脚每都每畝將助役公田詳田賦考與田惟吳縣有歸於經造收租以抵造冊承催工食又十甲糧户挨年計畝出銀津貼此尚沿舊例爲當年而貼經造得此二項凡畝中錢糧公務惟經造專司與糧户無涉日久弊生復有私指當年現總舊名嚇詐鄉愚者是以康熙三十年雍正三四兩年東西兩山被累鄉民控准上臺勒碑禁革當年現總名色永行遵守詳田賦考　乾隆十二年東西兩山錢糧劃歸太湖廳徵收分守高公廷獻復行申禁十四年邵武黃公炅准士民條呈將詳請憲批照縣署前立碑例勒石廳治以杜後患會黃公病卒未及行

葉痴丐本東山舊家子產業爲父蕩盡流爲丐行於途自言自笑人問之掉首不答狀若痴故名之曰痴祖墓多喬木或諷痴伐以給用痴曰我子然一身乞餘苟活足矣不忍奪祖宗之蔭以自肥也卒守之嗚呼丐猶如此彼不至於爲丐而公然伐木毀墳戕其父祖以供飲博者獨何心歟

湖程紀略

東山 吳曾 萊庭

丁卯年金子玉相於讀禮之暇旁及山經地志慨然欲作太湖考商之於予曰震澤編具區志諸書於湖中山言之詳矣而未及湖之邊境竊意太湖跨連三郡十邑水利兵防之措置重在沿湖水口其中水脈之遠近港形之大小地勢之險易均未可略玆欲履地細核一一詳注以補前人所未備先生其許我乎先是余叔半園先生與修郡志奉郡侯傅公命泛湖圖繪湖山約余同往阻於病頗以為憾今玉相有志如此可以償我素願矣乃卜日於戊辰正月之吉裹糧束裝以行同行者漁洋華君振飛同里卜君允武華君善丹青可作太湖圖卜君熟於湖路可作鄉導日行之次援筆記所經歷未知與余叔圖記之處其同異何如也

正月二十日舟發具區風月橋謀所向僉曰西北為太湖上游宜從西北始遂出菱湖嘴橫渡胥湖直指黃茅門黃茅法華之支山也與長沙山相望其缺處為黃茅門北太湖水從此入東太湖法華之陰為漁洋其南華君所居相與登其堂遂止宿焉

二十一日西行過黃茅門折而北西風大作舟過呂坡橋不得泊直抵鄧尉從來游鄧尉者咸取道光福從費家河登岸罕有泛太湖來者故湖濱無入山孔道由園塍籬側曲折而行梅花接路香襲衣裾登山俯視一塢積白華君曰此宋漫堂所稱香雪海也再上為聖恩寺寺中四宜亭最清曠

聖祖臨幸憩息於此至今亭中敬設

御座高奉

宸翰而諸臣扈

駕詩亦環列於壁間仰瞻徧覽慨乎有餘慕焉晉青州刺史郁泰玄墓在寺後墓無塚惟有華表二碣石一埋玉處果在此耶距墓百餘武有巨石露泥外嵌空玲瓏色質與太湖石無異吾聞包山地穴潛通四達其玆山之來脉與日暮下山風勢亦息若留我作竟日游者

二十二日沿岐龍彈山潭山西北行過蟠螭又西過西蹟嘴折北稍東至於銅坑自蟠螭至銅坑十餘里沿山皆梅其疎處若殘雪其密處若停雲其高下參差層見疊出若飛瀑數萬道從空噴舞而下又若太湖中浪花上湧懷山而襄陵惜乎世之游者樂從陸畏

從湖而罕覩此景也銅坑西受太湖水東行至木瀆
與胥口水合流而東太湖東洩之口自此始游湖在
銅坑北西蹟坟觜列於外安山游山鎖於内爲澳最
深太湖風浪至是而力衰故舟行無險而西華一帶
咸資其灌溉爲有利而無害云湖之北岸有新橋港
港口有菴一老僧負暄而坐詢以金墅程僧回視日
色以手指西曰進港轉西出龍塘橋路甚近若從坟
觜外行慮不能到遂不出坟觜徑出龍塘橋橋石有
字曰龍潭非龍塘也橋之南屬吳縣北屬長洲外即
貢湖沿貢湖岸北行五里過禹王廟至金墅金墅港

外淤内狹宜加開濬以便營船出入

二十三日出金墅港北行一路皆淺灘所過錢溪仁巷
牡丹諸港皆不能抵岸二十里至無錫縣之沙墩港
始寬深可泊汛兵曰自此至吳塘中間惟大溪深濶
湖西埭次之餘悉淤淺按無錫志大溪即赤城溪蠡
瀆水自曹王涇分支南行過八字橋名赤城溪廣數
十丈長五里出溪橋而入太湖港口不淤上流勢盛
也湖灘既淺不能逐港艤舟遥望又不能悉於是水
陸兼訪之議與華卜兩君願從陸期至湖西埭會食
復西行遶竹山労觜而北湖中有小阜曰米山過米

山吳塘門矣吳塘門西向太湖兩山夾峙水出其間
内皆平壤河港四通其上流之最大者東爲新安溪
北爲長廣溪

二十四日舟發吳塘自吳塘而北左湖右山湖甚深山
綿亘三十餘里至充山始斷其斷處爲獨山門獨山
有三峰一峯東接五里湖爲上獨一峯西近三山爲
下獨中獨居中最低小五里湖之外薮也按五里湖
一名小五湖與太湖相連獨山門内外皆湖水與河
港有别竊謂濱湖水口當在五里湖東岸之馬蠡港
南岸之石塘口北岸之大渲小渲不當指獨山門獨

山之北爲管社從此迤北轉西歷楊灣而至大雷觜
復連亘皆山與吳塘至充山同第吳塘一帶列如屏
楊灣一帶兜若箕耳過閶江入陽湖縣境有水溜毛
湖蘆蓆新村諸港連比相接或淤或釘惟下埠港爲
通渠臨港有菴曰羊渚汛兵與僧雜處中有石碑上
横列五大字曰南太湖信地下直行二曰東至水溜
港南至馬蹟西至百瀆港北至周橋年代不載按常
州府志明萬歷十六年始設南太湖哨兵防守沿湖
險要哨官一員駐劄下埠港内之薛堰橋碑之立其
在此時乎

二十五日晨起望馬山如拱如揖有肅容狀嵐翠飛舞若欲奔赴吾舟急放舟迎之頃刻抵古竹灣馬山之主峯曰官長志曰雄視一山若官長也登官長之路在山南古竹在北鄉導者取捷從山北樵徑而上荊棘叢雜砂石犖确行甚艱登逾半樵徑幷無山如壁立削不受履念一失足必如走坂丸不能自止幷不似鄧艾下陰平猶須推轉也然進固難退更險計惟至巔或可尋別徑而下矧登高眺遠固素志可中止乎乃奮而上既登喘未定霧四合茫茫一白不見山影異哉兩洞庭遠矣近而夫椒津里何避客之深耶

峯之東有橫岡鄉導曰自岡而下為檀溪灣轉西踰勝子嶺即古竹矣路雖迂不險如其言而歸舟卜君在峰頂劚得山楂樹二本高僅尺許枝榦虬古滿綴苔花百年物也可以解斯遊嘲矣

二十六日霧收山容盡露華卜兩君强予重登官長談虎色變弗能從兩君徑去土人導予與金子至分水嶺謁水平王廟嶺直貫南北坦若平地山之中斷處即山之過峽處也蓋馬山形勢自西走東至此一伏忽又發為官長三大峰向在湖中遙望但見其連曷知其斷耶廟屋前後六間大半頹破唐太常碑記不知在何處水平王佐禹治水底定震澤誨人浚導蓋有功於斯土者而廟貌祀事荒廢若此如報功何徘徊嘆息而去沿山轉西行松林下里許松盡祥符寺出焉門有額曰小靈山蓋馬山舊名靈山寺亦名靈山寺宋改祥符　本朝又賜號神駿寺而土人稱謂則惟曰祥符云寺無名勝惟客堂前修篁萬竿冷翠逼人與寺外松可稱二絕返而登舟華卜兩君亦自官長歸述所見湖中諸山狀甚悉

二十七日自古竹斜渡抵北岸過虎背約十餘里至百瀆港華君復陸行下埠百瀆之間濱湖皆山過百瀆

無山矣瀆口有橋石板三洞洞半橫置石柵汛兵云是港進內五里為分水墩分水墩西由黃土河達宜興運河北從戚墅採菱等港出常州塘置柵防漏稅也自此入宜興界又十五里至大墟港周鐵橋在其內太湖右營守備駐防於此居民二三百家日中成市濱湖地無盛於此者是時南風盛舟向西南行為逆風過竹山一望皆淤灘約行四十餘里不見一港亦不見有營汛墩堡方慮無停宿處忽遙見一人立夕陽灘上舉手指劃若招呼狀卜君曰得無華先生耶急攏舟就灘果華君蓋此為大浦港宜荆二邑分

界處也港中出水頗駛自下埠以東出港之水流皆緩自百瀆以西出港之水流皆駛觀於此可以得上流水勢之異同矣

二十八日西風退水舟膠於泥泥淤爛不能用篙亦不可置足舟人出奇計張帆於船首推之以風下猫於船尾挽之以縴舟從淤泥上滑滑行出港金子曰異哉自古無倒使風逆曳縴者有之自今日始予笑曰藏舟於壑有力者負之而趨今日方愧不如罛是奚足云雖大浦逆風行三十餘里抵烏溪百瀆之將盡處也河港深濶水流極駛舟之行者如織停者鱗集

多於吾邑之胥口詢之土人知湖嘉杭三郡之赴常者從長興夾浦出太湖不五十里卽達烏溪湖面最近又烏溪以東諸瀆大半不通其通者又慮越漏關稅概釘之獨留此港以通往來宜行旅之皆出其途也今港口有營弁有稅使隱然爲東南鎖鑰云雖然百瀆爲宜荆二邑之下流百瀆之通塞係二邑之豐歉故自古言水利者必曰疏百瀆今塞者塞矣通者釘之亦必塞下塞則上溢一烏溪能洩全境之溢哉商稅之無漏利於國者幾何異時水災告民荐饑議賑議蠲議開濬病於國者幾何見其小不見其大知其利不知其害是可慨已抑吾更慮烏溪之亦將塞也凡出湖重船必停舟港口俟夾浦之空船來分載空船渡湖懼風波之險又必載泥而來至港口則棄泥於水而載貨約計一船之泥大者可五六擔小者亦二三擔今片晌之閒已見三船所不及見者可勝計耶港非海能任精衛之塡而不滿哉此則愚民之咎而營弁稅使日在港上目擊而不之禁何也

二十九日從烏溪南行五里過蘭山十里至鳳川十里至斯圻入浙江長興縣界又二十五里遶香山而至夾浦蘭山外有石磯名蘭座宜興志石蘭山麓竄入

湖中隨水隱現行舟每罹其害卽此磯也新港鳳川董塘三港皆及山而止非通渠江南太湖營汛始於吳漊訖於鳳川兩處皆設把總防守重交界也斯圻於圻曰斯圻屯水軍之處當必有大河港而今已成平陸城之故壘亦無考陵谷變遷大抵然耶進夾浦百餘步丫分二港西卽夾浦東曰烏橋長興北境之水多從夾浦下太湖金村上周等港皆其支流烏橋內有橫港迤邐而東貫沉瀆新塘諸瀆以達烏程之小梅按浙省濱湖港口以烏程之大錢小梅長興之

夾浦爲要地而夾浦尤爲長興一邑之咽喉山冦下湖多由此路　國初浙營兵制設守備於夾浦之鼎家橋防守西路最爲扼要後設守備於大錢乃改設把總二港合流處有平湖侯廟土人云侯姓王能護行舟故祀之

二月初一日華君自沙墩港陸行至夾浦已盡常州之境而稍踰焉止之弗從毅然登岸勇哉舟逆風行六十里至小梅此六十里最遠所歷諸港口皆淺小惟有汛之處爲大内新塘爲箬溪幹流楊夾浦有七圩漾爲輔水勢最盛蔡浦之東有坍缺港港之左有石

隄逶小梅山麓而達小梅口明嘉靖間長興署令賀恩開築以避風濤者也向之舟楫皆由蔡浦出湖至小梅今出坍缺不復出蔡浦蔡浦之口遂淤舟人曰小沉瀆產梨果熟時吾山豐圻人每來此販鬻因指迤東一山以睎曰此洞庭也兩日在太湖西北洞庭渺若天外今聞斯語忽見故山舟中人莫不色喜是夜泊舟小梅港港屬烏程離縣治二十里

初二日北風大作不能出湖移舟至郡華君欲往南潯訪兄僅入城一瞻府署之雄壯卽解維三里至毘山小海經浮玉之山東望諸毘說者以爲諸毘卽毘山是耶非耶山之下爲毘山漾若雪前溪餘不諸水畢會於此以出大錢形家謂此山塞府城水口殆非妄語登山而眺卞山峙於右荻塘横於前樹杪雲際隱隱見雉堞其東則昇羺蜀戴諸山棋佈於田疇墟落間歷歷可數太湖在北風狂水怒濁浪排空若欲呑厥澤而撼洞庭山雖小四顧無遁形勝於霧中登官長矣晡時到南潯主人具雞黍禮甚恭主人華君之從兄也

初三日南潯在白龍港側主人曰白龍港南由晟舍通荻塘北貫横河下大漊横河西自大錢來荻塘諸橋

港水南注之轉輸以入太湖蓋沿湖諸港之上流也又云大漊路近水深從此出太湖甚便舟子弗聽必欲出楊漊至楊漊不能出咎之則謬曰今夜風必轉水必還明晨揚帆矣噫此豈能操券而必者耶然既無可如何姑停舟以待華君沿湖西行追訪未到各口踰大漊而返從此不復陸行矣是日晨雷暮雨達旦

初四日雨止風轉水如故戒舟人毋出湖舟人恃有大浦故智在弗聽至湖口舟膠不能出欲回又不能入蓋大浦淤泥此則板沙也岸有聚觀者募數人入水

舁舟曰出湖乎入港乎湖中諸口皆淺盡從橫河行
信之舁舟入港竟行橫河雖不得見湖口然可以察
上流之形勢計未左東行至北張官橋橫河之水由
橋内折北而下石橋浦舟則從橋外折而南又折而
東經南張官橋過陸家灣因瀆村至稽五漾宿於村
港因瀆之北爲薛埠震澤境七十二港自薛埠始
初五日出稽五漾東行歷汪衙蔣家迮家馬耳大龍諸
漾蕩而至練聚橋諸漾蕩之水咸轉輸於橫草路北
由七十二港下太湖練聚橋之水則反自太湖來進
港南行吳江沈憲副欣水考謂湖中水皆北流惟練

聚烏橋等港南流東入於唐家湖信哉過練聚橋而
北昔之東湖今之茭草路水考所謂西水路者是也
初六日入茭草路北行過浪打穿浪打穿直接大浦港
說者謂卽古東江之口向時浪打穿未塞西風水湧
大浦水勢最險今爲平流矣又北行貫南溆中溆二
港出北吳家港而達長橋南溆港俗呼南吳家中溆
港俗呼中吳家北吳家港卽長橋河古吳淞江之口
也按宋元時並無吳家港之稱蓋今之港卽昔之湖
自湖漲成陸而港之形見湖愈漲港愈分因而名之
曰吳家因而分其名曰南北中非其故矣太湖水勢

[illegible]西南而趨東北簡村適當其衝東西分流總會於
長橋以入江此舊跡也自牛毛墩一帶淤漲水不行
於簡村之東而盡出簡村西長橋在簡村東北水既
盡出於簡村西其直北而趨鮎魚口順而捷迤東而
赴吳家港屈而迂吳家港所以日淤長橋之水所以
日微
初七日雨止偕華君着屐登長橋橋實七十二盡塞惟
上下元兩洞出水所出之水從愛遺亭左右分流而
下愛遺亭以北遠不能見橋上有亭其垂虹歟抑鱸
鄉歟執途人而問之則以爲水平王廟蓋廟在南灘

與亭接也雨復作返而登舟出七里港北行入鮎魚
口鮎魚口水一派直進五龍橋達盤門運河遶城至
婁門東下至和塘一派在五龍橋外折而東入澹臺
湖經寶帶橋而下吳淞江皆洪流也太湖之尾閭其
在此[illegible]鮎魚口之内爲[illegible]塘屬吳縣是夜舟泊日暉
橋
初八日出胥口渡湖歸山始自胥湖北行今復自胥湖
南歸太湖之邊境已遍約而論之湖之方隅東西贏
南北縮周圍七百餘里屬蘇州者半常州十之三而
强湖州十之二而弱境地之延入於湖吳縣爲多水

東灘法華山三洋坟衜其最長者也凡有地延入之處湖必成灣水東法華之間灣最大是爲胥湖黄茅之北長岐之南又一灣其湖在鄧尉山前左西蹟右坟衜内爲游湖灣最深坟衜之北爲貢湖湖岸遥折而北亦若灣然一折至沙墩再折至竹山劣衜三折至獨山卜獨山至雷衜又一灣丹灣淺自此而西虎衜竹山之間一灣蘭山香山之間一灣灣皆淺長興迤南歷烏程東至吳江湖岸雖有凹凸然不成灣亦無山山之入湖惟小梅地之入湖惟箇村而已此湖岸之大畧也沿湖港口自吳縣游湖以北迤西轉南

歷常湖二郡至震澤縣之𨚗溪止通計二百四十餘港其水皆入於湖爲太湖之來源南起震澤縣之練聚橋北至吳縣之銅坑四十餘港皆受水於湖爲太湖之去委其來源諸港之上流西北一帶在無陽二邑爲[illegible]水其流迂而緩在宜荆二邑爲荆溪水其流徑而疾西南則皆自天目來今惟出長興者全下太湖烏程霅溪之境因湖口淤阻水多東行北下者少與昔稍異亦可知近來太湖水小非其去之速乃其來之微也上流既微下流易塞長橋石塘以南一帶淤漲職是之故管窺蠡測未必有當姑志之者亦曰無虚斯遊爾

敘太湖之邊境歷歷如繪起伏節奏斷續詳略極得古人謀篇之法其議論亦精卓可入太湖志以傳千古非詒名公紀遊文一例也　半園莊閬

門人金友理校錄

湖程紀略

太湖備考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金友理撰友理字玉相吳縣人是書卷首爲巡幸圖說卷一總誌太湖卷二爲沿湖水口濱湖山卷三爲水治水議卷四爲兵防湖防論說記兵職官卷五爲湖中山泉港瀆都圖田賦卷六爲坊表祠廟寺觀古蹟風俗物産卷七爲選舉鄉飲卷八爲人物卷九爲列女卷十十一爲詩卷十二十三爲文卷十四爲書目災異卷十五爲補遺卷十六爲雜記大旨爲明人太湖志震澤編皆詳於湖中而畧於湖外以所重在名勝而水利兵防不及悉故以此書補所闕云

蕭山水利二卷續刻一卷三刻三卷附蕭山諸湖水利一卷

〔明〕富玹撰　續刻三刻〔清〕張文瑞輯　附〔明〕賈應璧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七年雍正十三年孝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蕭山水利書初集二卷續集一卷三集三卷附集一卷》提要

蕭山水利目錄

卷上

卷下

邑令顧公蕭山水利事蹟

紹興府蕭山縣瀕海枕江、地皆斥鹵、厥田惟下下、有湖蓄水以救旱、有堰泄水以防潦、歷年稍深、强有力者恐據爲田、一遇旱潦、無不束手以待枯腐、不知其害何時而可去耶、淳熙七年大旱、八年大水、百里之內、爲江湖魚鱉之鄉、壯者流移四方、弱者轉死溝壑、民之憔悴莫甚此時、冲九年上巳、來任邑寄、不量綿薄、慨然欲去其害、而欣然欲就其禍、人皆笑其愚而

巳、曾不悟、未幾郡太守欲移檄、部使者欲按奏、將行而止、未上而寢、是蓋憐其愚不忍使其去也、亦不忍農民苦於旱潦而終不復也、淳熙十年十二月九日、蔣正言論白馬湖、十一年十一月朱察院論落星湖、二湖既復、不三年間、湖堰皆得如舊、非人也天也、今具六湖二堰鄭河口事蹟于後、

一湘湖

湘湖、謹按圖經、去縣二里、周回八十里、溉田千餘頃、其湖甚淺、亦無泉源、春夏之交、霖雨流注、方有瀦蓄、一遇亢陽、半爲平土、築堤圍繞、即爲良田、此有力者朝夕之所睥睨也、宣和間嘗有議爲田者、竟不就、後恩平郡王璩、及招討使李獻忠、並乞爲田、大節使周仁、亦欲占之、得縣丞趙善濟言判府、史丞相浩、御史單中丞、相繼力爭、方免侵奪、淳熙十年六月十四日、有百姓王四四狀論李百七等六人占湖爲田、又十八日王四一論豬百六等三人攔住、稱不合使王四四論種湖田、用石頭打腦背損傷、押往張提舉宅、又據汪琚等十一人列狀、論王七盜種牛坊塢湘湖田

極多、難計其數、及追到王七、供牛坊塢田、並是張提舉顧人插種、不知得畝步坵片、止追到豬百六李四二周十四三名、各從杖一百斷罪、怨謗之生、實起于此、如百姓汪寧趙七吳五徐榮祖周信厚吳文榮、或占爲田、或占養魚、或占種荷、或暗置私穴盜水以溉已田者、重即解府斷罪追償、輕即就縣行遣、盡復爲湖、至十一年五月大雨、湖水平岸、即時乘舟巡歷、見橫塘河墅堰二處、若不增土修築、必致衝破、不惟壞用、又恐六七月間無水灌溉、遂集鄉夫築壘、應諸穴

泄放之處各令增土三尺惟石湫一穴近運河常令開放以殺水勢且戒以雨止則閉湖水增倍遇千常年六月果大旱常歲止溉九鄉至是及一十二鄉歲則大熟

一白馬湖

白馬湖紹興二十年中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管簿書幹辦寧壽觀劉敖劄子奏據紹興府蕭山縣人戶沈琮等六十一人將本鄉白馬湖荒地三千餘畝投獻行在寧壽觀充長生田奉聖旨令轉運

司覆驗指實轉運司委幹辦公事趙綱立躬親前去地頭子細覆驗委的有無妨礙後據申綱立躬親起發到白馬湖地頭喚上父老據華期等言其湖約有三千餘畝若被侵占作田委是有害又據元獻田傳欽等二十人連狀供稱當來各不曾列名著狀陳獻作田係是賣卦人沈琮盜逐人花字朧脫官司其白馬湖古來係是蓄水湖地難以作田綱立今覆驗白馬湖係蓄水去處難以侵占轉運司照對指實申聞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更不施行未久白馬湖又為李直殿張提舉二家所占冲在任日於淳熙十年十二月九日蔣正言劄子奏紹興府蕭山縣連年旱傷民用艱食流移失業臣私怪其由因加詢訪聞縣有白馬湖三千餘畝自乾道九年有李九直殿張提舉者請買兩家包占廢湖為田水無所瀦雖以禦旱欲望睿旨依舊開掘為湖下浙東提舉司如元錢曾經發納於上給還以蘇一方旱傷流徙之民十二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委本路提舉勾郎中躬親開掘徇提舉至地頭出榜湖側言李直殿張提

舉皆係世食爵祿之家當來冒占想是幹人脫悞本宅為見小利不思妨衆今來開掘即非官中無故騷擾並請公心體國不生沮撓及妄起興議如此告戒可見威稜在監司尚如此何況一縣令豈能免其謗毀既復為湖湖旁三村之民無不欣悅

一落星湖

謹按圖經在縣西二十五里周迴二十餘里後漢漢安二年星落其中故名之溉田百餘頃其來久矣湖地計有五千九百二十五畝三角熙寧六年委白主

薄撥高處與民爲田每畝晉納官租三斗七升有奇、
宣和二年、再紐租田等則、增添產業錢、人戸出納自
天地玄黃字號以下、凡一十九閭、民戸陳昌等七百
二十四戸、湖田計三千八百二十一畝一角、水低處
不鬪、昔二千一百四畝五十步、蓄水灌田、乾道二年、
止作九百畝、撥賜歸正官大節使、又取梓湖瓜瀝湖
約二百畝、共作一千一百畝充數、又欲占湘湖、賴百
姓爭訟遂止、計所占已二千三百餘畝矣、大節使妻
張氏、以其湖本係水利、乞還民間、朝廷以人戸無訴

不行、淳熙十年、內長與安養兩鄉百姓吳諒等、經縣
及提舉司下狀、行下本縣沖卽時回申、本縣係居江
海之間、自西興至錢清四十五里、朝夕兩潮貫其中、
皆是鹹水、不可漑田、兼田少土薄、農民率負販奔走
外州、若遇水旱饑餓流亡便不相保、淳熙七年八年
水旱相繼、典賣妻子、毀拆房廬、生者厭糟糠、死者塡
溝壑、田萊荒穢、市井丘墟、自昔之患、未有甚于此者、
仰惟聖天子愛民有素、憂形于色、命官賑恤、無所不
至、米計用二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三斗四升五合、錢
計文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七百四十一文、不惟
蠲放稅租、使大司農失一歲之入、又且國家陪費錢
米如此、原其所自、雖災傷致之、亦水利不講之故也、
或謂水利有二、非寄居强占、則君命撥賜、寄居尚可
言之、君命撥賜在臣下孰得而議、沖切謂不然、自昔
人主皆有聽言之德、或有利于民、顧臣下不言爾、言
卽從之、何爲而不言、主上以務農爲心、前事可驗也、
淳熙九年內傳法寺僧妙因嘗請佃明州定海縣等
處湖田八百餘畝、戸部下本州給佃、度支員外郞姚

貫堯具奏鳳浦灌田之利、奉聖旨候收割了日開掘、
又有介福宮幹人張宗元通神菴道士呂知常爭佃
平江府長洲縣武丘山長蕩三千五百畝、安撫司差
幹辦官胡廷直定奪奏上、得旨依舊作積水泄水、久
遠旱澇之備、此有以見主上樂從水利之說也、蕭山
水利有十、今來已復四湖、惟落星湖并梓湖、未得如
舊、故吳諒等列狀舉論、且國家恩賜臣下、或以爵命、
或以金帛、爵命高則俸祿自厚、金帛多則田畝自增、
不必以田也、況天下之田皆有主、凡無主而屬官者、

必是水利、不應常有開田、以待撥賜也、兼落星湖田連歲不熟、又主田之吏、從而爲姦、所及歸正之家、其實不厚、若果厚、其妻張氏決不肯進狀乞爲湖、使二湖得如張氏所乞、則蕭山水利十全無害矣、提舉勾郎中偶過台州未報聞、忽朱察院朝陵經過蕭山縣、亦知落星湖之害、及回取按及圖經去、不十日、於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奏上、乞開掘落星湖梓湖之田、遂得依舊爲湖、自此長興安養二鄉、不憂旱矣、

此湖慶元四年、又爲臨安府龍華寺僧寶嚴乞賜

爲田、以妨民灌溉、爲長興鄉人戶於宗正等節次經臺省陳論、至慶元六年、蒙張察院澤奏請復湖還民、繼蒙陳侍御讜奏請一應湖溪水利、將請佃者從條斷罪、追收花利入官、仍令提舉官常切與修、每季具申御史臺照應、

此節舊連上文、按慶元、寧宗年號也、不應孝宗淳熙時已載此、疑後人補入耳、

一詹家湖

詹家湖、冲嘗詢之父老、皆言夏孝長興二鄉之間、民有詹姓者、有田六百畝、無水灌溉、歲率不熟、因聚族而謀曰、棄百畝爲湖、以溉五百畝可乎、其族樂然爲之、於是湖成、以受白馬湖、故謂之白馬湖妳、詹氏衰、田非已有、族亦散徙、有詹百八者、未必非其族、居鄉無藉、以湖獻知宗趙丞宣、其湖自此復爲田、失水利矣、冲在任日、同提舉勾郎中開掘白馬湖、有鄭京下狀稱、伏覩指揮委提舉開掘白馬湖、竊見詹家湖、已被詹百八獻與趙丞宣、其湖係白馬湖支派、在今來開掘三千畝之數、既蒙聖旨、盡數開掘爲湖、理合與京等開掘、勾提舉令冲躬親相視、冲遂詣地頭、集到

父老曹四等、并佃戶詹珍保正郭達等各狀供、本村古積蓄水、白馬湖毗近有小湖一所、名詹家湖、約一百五十餘畝、自來蓄水、澆蔭楓木塢五百餘畝、自趙丞宣爲田之後、委是有妨蓄水、冲相視得其湖、若或毀去田塍、幇修塘岸、蓄水以備旱涸、於民委是利濟、申上未行遺間、本縣先有轉運司船一隻、元泊在縣過嗣王朝陵經過乘坐、其船年深除毀拆外、只存其底、昨過嗣王來、係紹興府差船應付、雖前政任內行下令修、即不曾支給官錢木植、兼冲到任、適當八年

大水之後、百姓流移、止有空邑、忽遇司專人追工案手分前去斷杖一百、送江陰根勘不造船因依、及詢究來歷、園令趙不艱、乃占田趙知宗之子、是嗣王近族、始知船事起於詹家湖不免、申主管司、乞得錢三百餘貫、及本縣措置四百餘貫、貧夜督工幾月船就、後來鄭京等再經戶部、趙闘令遣幹人屠永經提舉司陳狀、乞別委清强官重行體究、蒙差諸暨汪縣丞、據汪縣丞申、其田係趙丞宣承買爲業、出納稅租、湖內見今瀦水、只緣趙丞宣不容鄭京等車戽、致有詞

訴、乞行下告示趙丞宣幹人、如遇旱暘、衆共車戽、提舉司具所申、幷諸暨汪縣丞體究事理申戶部、再准戶部符、前後兩申、各有異同、更切契勘照條指定、後來提舉司指定申、上件湖田、既是有妨水利、欲行下本縣開掘還湖、灌溉民田、准戶部符、仰從申施行、詹家湖於此得復、

一瓜瀝湖

瓜瀝湖、又有臨江湖、以理推之、瓜瀝、村名也、臨江居其中、別無他湖、以此知臨江、卽今之所謂瓜瀝、親到地所覷之、約二百畝、有吳堅者、率共衆、獻之大節使張提舉、二家占以爲田、人戶何端等累於臺省陳論、行下本路提舉司、委紹興府杜察推看定、據申瓜瀝灌溉民田六千餘畝、若占塞爲田、則水利不通、湖凡有田之家、必受共害、大節使撥賜田、縣道固當措置、在法瀦水之地、爲衆共溉田者、尤不當給、今廢其湖、於民實有利害、本府申上戶部、勘當從杜察推定斷、行下結絕、蒙委冲前去開掘、又有吳堅占湖作雪窨不免將吳堅解府斷罪、押下毀拆、從此瓜瀝湖始歸

民間矣、

二堰

二堰、蕭山縣股堰、在西興市、臨江堰、在漁浦市、係居民衆多之地、淳熙十年五月內、孔茂齡論張邦英占股堰爲魚池、冲牒巡司體究因依、據所申到、不曾指定占與不占、遂親往地所、喚集鄰保、見得股堰內界有魚池、有妨泄水、卽命大小保長喚集鄉夫、卽時開掘訖、淳熙十二年三月內、吳彥宗論金世榮據臨江堰上造屋、冲切思之、造屋堰上、爲害頗重、淳熙八年

諸曁溪水自南衝下、新林江水自東衝入、二水相合、浸沒田畝、蕭山一縣、盡爲江湖、是時臨江堰上旣無屋宇、有富人徐氏集夫數百人、破堰放水、西入浙江、一邑居民、始得平土、今若造屋堰上、他年再有此水、雖有富人、豈容鄕夫致力、卽牒西興巡檢定驗中凡占爲房廊者八間、一間係百姓金世榮不伏拆、解府從杖一百斷、押下毀拆內七間係寄居孫僉判者、行下委縣尉呂廸功拆除、及到地所、弓手數人皆爲孫僉判私業打散、又業前任鄭尚書牒縣、取本官職位姓名、孫僉判方肯毀拆、至今堰上無屋、蓋一遇潦可以決放、而無壅塞之患矣、

一鄭河口

鄭河口、蕭山自西興閘至錢清堰、計四十五里、中有運河、河之南有湘湖、河之北是由化夏孝二鄕、每遇歲旱、各得湘湖水利、如欲取水、先於運河兩頭作壩、方決望湖橋下壩、引水入運河、復開鄭河口壩、流入二鄕、望湖橋乃水之所自出、鄭河口乃水之所自入、其水已足、然後去兩壩、復塞望湖橋鄭河口二壩、緣

鄭河口係在張提舉住宅前、斷爲船浜、爲荷池、水不通者三十餘年、淳熙十一年九月內、勾提舉被肯前來擲白馬湖、有買珍等狀論鄭河口、被張提舉冒占水利、却於河內立樁壘石、起造船坊、築捺强壩、蓄養魚鼈、栽種荷花、不容放水灌漑田禾、致遭旱傷、農民流移、乞委官毀拆、勾提舉於當月二十六日、將歸紹興、行至縣、遂詢問鄭河所在、適在問處、令本縣預集夫五十人、不一時頃其壩盡開通、但未知日後通塞如何也、

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乙亥十又二日庚午承事郎知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錢塘顧冲著、

邑令顧公湘湖均水利約束記

謹按圖經、湘湖在縣西二里、周圍八十里、溉田千餘頃、水之所至者九鄉、紹興二十有八載、縣丞趙善濟以旱歲多訟、乃集塘長暨諸上戸與之定議、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以約多寡、限尺寸以制泄放、立爲成規、人皆悅之、八鄉既均、有未及者若許賢居其旁不預、後有告於上者、雖得開穴以通其利、卒用舊約、垂二十有餘年、莫之重定、淳熙九年、冲濫宰邑、適丁旱傷之餘、知其湖有利于民甚溥、既去其侵奪爲田

者、復謀於衆、取舊約少損八鄉以益許賢、利始均矣、九鄉管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二角、水以十分爲準、毎畝合得六絲八忽一杪、積而計之、以地勢有高低之異、故放水有先後之次、分爲六等、柳塘最高故先、黄家霪最低故後、其間高低相若同等者同放、此先後之序、不可易者、去水穴一十有八、毎穴濶五尺、自水面掘深三尺、並樂尺、其旁柱以石、底亦如之、非石則衝洗深濶、去水無限矣、水已放、畎澮皆盈、方得取之、先者有罰、私置穴中夜盜水者、其罰宜倍、昔召信臣居南陽、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後人敬慕之、玆以放水穴次時刻、開列於後、

第一

柳塘溉夏孝鄉范港村二百二十四畝一角四十歩、得水一釐三毫七絲七忽、放四時一刻止、

周婆湫溉夏孝鄉杜湖村六百五十畝、得水四毫四絲二忽、放一時三刻止、

歴山南溉安養鄉孫茂村一千四百九十七畝三角、得水一釐一絲九忽、放三時止、

歴山北溉安養鄉孫茂村一千四百九十七畝三角、得水一釐一絲九忽、放三時止、

第二

黄家湫溉夏孝鄉斜橋村一千七百五十五畝、杜湖村六百五十畝、共得水一釐六毫三絲七忽、放四時九刻止、

金二穴溉夏孝鄉寺庄村一千五百一十六畝二角四十歩、得水一釐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羊騎山穴、溉新義鄉前後峽村二千三百五十六畝一角三十步、得水一甃六毫五忽、放四時八刻止、

河墅堰、溉安養鄉百戶村二千三百四十二畝三十步、

長興鄉河墅村一千六十四畝一角、

黃山村五千八百三十七畝三角、

山北村九百三十六畝一角、

夏孝鄉許村一千九百五十三畝三角十二步、

共得水八甃二毫六絲三忽、放二十四時八

刻止、

第三

東斗門、溉昭名鄉縣東村一千二百八十五畝、

由化鄉滂湖村三千四百三十畝、

北幹村六百四十二畝、

去虎村一千九百八十三畝、

安射村一千六百三十六畝、

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六畝、共得水七甃二毫一絲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

石家湫、溉由化鄉北幹村六百四十二畝、

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六畝、

安射村一千六百三十六畝、

滂湖村三千四百三十畝、

去虎村一千九百八十三畝、共得水四甃三毫四絲五忽、放一十九時止、

划船港、溉夏孝鄉寺庄村一千五百一十六畝、得水一甃三絲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亭子頭、溉新義鄉前後峽村二千三百五十六畝一角三十步、共得水一甃六毫四忽、放四時九刻止、

許賢窪、溉許賢鄉羅村六千三百三十七畝三角二十步、

荷村三千三十七畝二步、

朱村三千四百六畝一角八步、共得水八甃七毫三忽、放二十六時一刻止、

第四

荁家湫、溉崇化鄉黃村七千一十畝、
百步村二千八百五十四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來蘇鄉孔湖村三千八百二十畝、共得水九釐
八毫八絲四忽、放二十九時六刻止、

第五

鳳林穴、溉新義鄉莫浦村三千八百畝、
前豪村三千八百二十九畝、
何由村七千二百四十一畝、
穴村五千一百七十三畝、共得水一分三釐六
毫四絲九忽放四十時九刻止、
橫塘、溉夏孝鄉斜橋村一千七百五十五畝、
杜湖村六百五十五畝、
范港村二千二十畝一角、共得水四釐五毫一
絲三忽放十三時五刻止、
石巖斗門、溉崇化鄉史村三千三十三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社壇村一千三百十七畝二角、

趙村二千二百五十三畝、
陳村三千八十畝二角、
昭名鄉龔墅村三千四百一十二畝五十步、
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
社頭村一千五十四畝二十步、
南江村三千一百六十四畝二角一十步、
由化鄉五里村七千七百一畝一角四十步、
趙士村一千四百六畝二角、
濱浦村二千一百二十九畝、共得水一分五釐
三毫三絲一忽放四十二時止、

第六

黃家塗、溉崇化鄉趙村二千二百五十三畝、
史村三千三十三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社壇村一千三百一十七畝二角、
陳村二千八十畝二角、
昭名鄉龔墅村三千四百一十一畝二角、
社壇村一千五十七畝二角、

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
由化鄉五里村一千九百六十畝二角四十步、
濱浦村二千一百二十九畝、
趙士村一千四百六十畝二角一十步、共得水
一分五釐三毫三絲一忽、放四十六時止、
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乙亥十又二日庚午承
事郎知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錢塘顧冲重
定

邑令張公湘湖水利圖記

湘湖去縣治之西僅二里許、四面多山麓、地勢高廣、
築塘滙水而成湖、周廻八十餘里、所以畜水而防歲
旱者也、水利可及者凡九鄉、溉田一千四百六十八
頃有奇、所溉田驗其遠近高低、均包湖稅、則湖之尺
寸、皆入貢賦矣、湖利實自縣令龜山楊先生創始、湖
塘自宋紹興間縣丞趙善濟繕治殆完、至淳熙間、邑
宰顧冲立法始備、度地勢之高下、議放水之先後、時
刻分毫、各有次第、勒記於石以示久遠、自宋歷元迄
今幾三百載、民守其規、無少間焉、余忝民社之寄、來
治斯邑、首詢風土、躬歷湖岸、視其放水之穴、甚均、獨
顧公所立碑石毀裂無存、旁求得其舊本、所載九鄉
放水之穴十有八所、班班可照、其立約束放水之穴
尤明、誠有不可易者、余今爲斯民計者、特念舊碑既
沒、誠慮愈久而愈失其眞、使民不守法者得以乘隙
而更變、或通私竇而泄水、或倚堤而田、或滙岩而魚、
培高抑下、適已自便、必致害湖之利、九鄉之田、一遇
旱虐、得無憂乎、於是題述顧公舊制約束之記、謀及

丞簿重鐫於石以垂不朽仍戒飭居民增築堤防以禦泛濫并去私竇以除盜泄禁過請佃以杜侵奪民利務使九鄉之田均受其溉而無旱荒之虞上不失公賦下可以厚民生則湖之爲利大矣既而邑之士庶復請繪圖刻石以爲民鑑吁余雖不敏嘗聞爲政之道要在事約而施遠也昔鄭大夫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爲其施之不能遠也若夫我邑前賢約束水利之法其庶乎得爲政之要矣余故重復斯言慎爲民勸俾爾九鄉之人

追昔會計之功視今緝繪之意永守約束之法云

洪武十年九月望日蕭山縣知縣張懋記

湘湖水利圖跋

湘湖去縣僅二里四面多山麓初湖乃田也地勢高阜宋龜山楊先生宰邑因歲旱缺水溉灌遂經始爲湖南曰上湘湖北曰下湘湖溉田一千四百六十八頃仍令九鄉得水者均派湖內稅糧故九鄉之外不預焉紹興中縣丞趙善濟以歲旱多訟乃集塘長及諸上戶相與定議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以約多寡限尺寸以制泄放立爲規式民皆悅之其初許賢鄉民不預後告于上雖得開穴以通其利卒用舊約

莫能定淳熙中錢塘顧冲來爲宰又丁旱歲傷其湖水之利及民甚博於是去侵奪爲田者仍取舊約束少損八鄉以益許賢利始均矣嘉定中源明郭先生繼宰是邑復經理而議疏鑿之功至今民永賴焉其規則舊皆有圖元季燬裂無存茲邑宰張懋旁求遺稿重刻石縣門云

由化鄉　夏孝鄉　安養鄉

長興鄉　許賢鄉　新義鄉

來蘇鄉　崇化鄉　昭名鄉

邑令張公蕭山水利事蹟序

懋本非才、幸逢聖世、濫受民牧於茲邑、恒恐不能安養生民、以蠧所職是懼、於重農厚本之心、不敢少忽、知宋大儒龜山楊先生亦嘗爲宰、經始湘湖、利民甚博、至淳熙間、顧公冲繼宰、經制是湖、以備前所未備、厥功大矣、繪圖作記、刻石樹碑於縣庭、元季毀裂、懋旣刻置如舊矣、茲又得以公著蕭山水利事蹟細閱之、則關係一邑利害尤重、而湘湖一條、備悉侵復之由、益見其用心之勞、惜前記不及載、懋遍視之、其跡

如故、安保其久而不爲苟利之徒所侵、因廣其傳、使有所警、併志近得故老獻湘湖始末要畧、鋟梓以行、庶後來明公有所考證、以倡率邑之賢人君子、講求修復不墜、使民利不失、民害不作、豈小補哉、故序

洪武十年丁巳十月望日蕭山縣知縣張懋序

邑令張公蕭山湘湖志畧

湘湖在縣西僅二里許、原蕪田也、至高阜、盛茭蘆、兩岸皆山、四時遇有連雨、水無所瀦、漫散下流、由化鄉濵浦趙墅五里等村地甚低窪、受其渰没、艱於農事、居民吳氏等具狀聞奏、乞築爲湖、宋神宗皇帝可其奏、旨下、無賢令、不克經營、徽宗時再請旨、政和二年龜山先生來蒞、會集耆老曁諸富民、躬歷其所、視山之可依、度地之可圩、相與計議、以山爲止、築土爲塘、始成湘湖、實賴瀦水以救旱荒、及民之利、與天地齊

休、其湖周廻八十餘里、通計三萬七千零二畝、灌溉由化等鄉田地一千餘頃、包納原糧一千石零七升五合、民田每畝七合五勺、則湖之尺寸皆入貢賦、爲之官矣、人不得侵奪、楊先生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南劍將樂縣人、神宗熙寧九年進士、元豐四年辛酉具書見明道先生、學得其傳、徽宗政和二年、爲蕭山縣知縣、開築湘湖、利民及物、莫大之功、蓋有所自云、徽宗宣和間、有議復爲田者、以國賦民食所在、不遂、其謀、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邑丞趙善濟因地里遠

近經營規式遇旱民息爭水之訟趙之功也孝宗乾道二年丙戌頑民徐彥明將湖獻與恩平郡王拾討使李顯忠亦乞爲田趙丞力爭之時史丞相浩知紹典府榜禁不許單侍耶亦上疏其事不克遂謀趙之功也淳熙九年壬寅錢塘顧公冲來宰邑知湘湖利民甚博日切經心禁治侵奪卽其成規度地勢之高下議泄放之先後計毫釐以約多寡限尺寸以爲準則立約束以革其弊民甚悅之初許賢鄉不預雖後乞利於官暫得開穴私泄卒拘舊約莫能遂顧公盡去侵奪爲田者仍取舊約少損八鄉以益許賢爲九鄉利始均矣繪圖作記刻石樹碑於縣庭實十一年甲辰十月乙亥十又二日也寧宗嘉定六年癸酉郭公淵明字濟亮來爲邑加疏鑿之功以防旱虞其功亦不少也惟楊趙顧郭四公於湘湖雖創繼不同同一利民之心蒙其惠仰其德立祠湖邊祀焉懋生也晚繼諸公後塵而於湘湖之事不敢不盡厥心既因顧公之舊重刻石碑一道立於縣門以定民志永爲照鑑矣仍志湘湖要畧如此云知縣張懋志

英宗敕諭

欽奉敕諭洪武年間於各府州縣開濬陂塘以捍水旱蓋永遠之利亦因後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事爲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奸民將官築陂塘或爲私已池塘以蓄魚利或湮塞爲田耕種爾等須一一歷勘如有前項官築陂塘瞞官作弊侵奪水利者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築堅固還官悉免其罪如隱占兩月不還及違限不卽修築者將犯人正身牢固枷釘連當房妻小差人管解赴北京遼東衛分充軍欽此

正統五年七月　日　勅巡撫等官

尚書魏文靖公蕭山水利事述

蕭山紹興屬邑也其間地有瀕海枕江者多高下不一歷代以來民被旱潦禾稼不登之歲恒有宋政和二年將樂龜山楊先生來令斯邑憫民之艱乃相縣西南四圍皆山其地高亢周圍八十餘里築以塘岸名曰湘湖蓄水其中可備暵旱可豬溽潦惟爲湖之地係民輸納田土先生除其所納之稅加於得水利之田照依等則每畝增科七合五勺之數曰均包湖米民樂從之以湖之水有利於巳之田也奈何歷年

既久被强有力者廢厥成規輙占爲田一遇旱潦致鄉民所植禾稼無不束手以待枯腐然欲禁其爲田非有賢令丞簿與邑之仗義有爲者則不能禁也如宋乾道間恩平郡王璩及招討使李顯忠並乞湖爲田大節使周仁亦欲占之得縣丞趙善濟力爭方免淳熙間頑民李百七褚百六等亦效尤爲之得知縣顧冲以李百七等各杖一百盡復爲湖至若汪寧等或占爲田或占養魚或占種荷或暗開私穴盜水以溉巳田亦嘗以其所犯重者解府斷罪輕者就縣行

遣其弊稍革及乾道間朝廷以落星湖梓湖九百畝賜大節使妻張氏爲田甚而有沈琮等將白馬湖內地三千餘畝獻行在寧壽觀充長生田詹百七將詹家湖內地五百畝獻知宗趙丞宣者賴與諒等列狀論曰國家恩賜臣下或以爵命或以金帛爵命高則俸祿自厚金帛多則田畝自增不必以田也况天下之田皆有主凡無主而屬官者必是蓄水所在不應常有開田於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奏上遂得依舊爲湖至嘉定中得知縣郭源明先生復加疏鑿其湖之

利尤大焉洪武中民人蘇原九因所佃官田坍入江內朦朧告官將湖若干畝開墾爲田以補所坍之數每畝仍作官田例秋糧五斗七升起科輸官甚妨水利永樂間民人韓望等照例亦開湖若干畝爲田欲照民田起科被張嗣宗告發雖係湖中高阜之地終係官湖亦作官田五斗七升起科自此沿湖之民不敢開墾爲田然雖禁治之嚴亦有私開之者景泰四年被老人張昇鄭珪舉呈本縣委縣丞李孟惇將開墾人戶張伏護等所開田畝計畝罰穀共得穀一千

六百餘石入官、爲賑濟饑饉之民、禁其再不許布種、然所開之田、未盡爲湖、病根猶在、嗟夫、湘湖有利於民、其來久矣、禁民開墾爲田、尤非一日、載之遺典、歷歷可考、而苟利之人、胡不爾思、忍欲壞前賢之成規以圖已私如是耶、又若邑東北有曰捍海塘、西有曰西江塘、南有曰白露塘、閘有曰徐家閘螺山閘、堰有曰股堰等處、皆邑中旱潦關係之所、洪武中捍海塘壞、鹹潮往來、害民禾稼、直抵縣中、害殊不小、得知縣王谷器具奏、蒙朝廷命工部遣主事張傑、布政司按

察司叅議閻察等官督工、令衢嚴二府出椿木、本府八縣出夫丁、本縣出石版石條、自長山至龜山、計四十餘里、築成塘岸、以遏潮水、其害遂息、實洪武二十二年也、至正統間、其塘有曰凌家港等處復壞、該巡撫侍郎周忱具奏、仍築其塘、所費悉令兩浙官民有犯罪者出木石等項贖罪、以資成功、又若近年東小江淤塞不通、徐家閘廢壞不治、景泰四年、得縣丞王瑾於東小江不兩月開通、徐家閘不一月修完、至於西江塘白露塘、亦皆增築高厚、民受其惠、孰不感之知感者固多、而愚昧不知所自者亦有、能思患預防者、亦不可不知焉、惟徐家閘、在昔時無有、元初邑之耆士戴誠之者、以其地東接小江、旱則開閘、可引潮水入河、潦則開閘、可泄潦水入江、由是獨出已資以建此閘、專濟各鄉旱潦、實不係古來大驛水路、近年有無籍船戶、惟圖一已之利、引誘鹽商、假託驛要聲勢、到即勒自開閘放船、當潦之時、外江之水、不免被其放入、當旱之時、裏河之水、不免被其放出、爲害不淺、爲今之計、宜嚴禁船戶、使客商悉由小江及西興

大驛水路、以達浙江衢嚴等處、斯不爲害、須本縣置鎖封固、候旱潦消息、啓閉以時、則利可得、害可除也、大抵親民之官、莫先於養民、而養民莫先於足食、欲民之足其食、而不於旱潦、倡有力之家、有識之士、講求以濟其民、其可乎哉、考之本縣、屢被水旱之患、姑以大者言之、宋淳熙七年大旱、八年大水、大明洪武三十二年大水、致百里之內、禾稼不收、壯者流移四方、老弱者轉死溝壑、是皆塘閘堰壩不預修築防禦之故、在爲令丞簿與有力之家、有識之士、不可不知

也、予邑人也、宦遊中外經五十年而歸、見其舊有塘閘等處、俱失整飭、殊於朝廷拳拳恤民之意、前賢之用心有違、嘗與邑之令丞輩講究斯事、皆以予言為然、於是於凡水利關係所在、令丞簿從而整葺、頗有次序、亦嘗兩遭大水、一在景泰七年夏五月中、一在天順五年四月中、皆以久雨、自衢嚴等處水落錢塘江、下流漲高、水反隨潮而西至於泛濫、從東西小江衝入白露湘湖等塘、其勢甚大、賴關係所在塘閘堰壩等處堅固、可以禦捍其水之大、不異於昔年、而民

被其害輕於昔年、由是觀之、繼自今之後、又當時加檢察、要不可少有因循苟且、以圖僥倖、倘過如昔水旱、其於國賦民食何、茲以本縣水利興廢之由、利害之係、直述其槩、著之於篇、以告後之為令丞簿者、與一邑有力之家有識之士、知其為國賦民食之源、冀以各盡厥職、以相成之、圖其利於永久、不以予言為妄可也、今開預防旱潦事宜、併錄前賢湘湖約束、成規于后、願垂覽焉、

一捍海塘、宜照海鹽捍海塘例、點有丁力糧里之家看守、遇有損壞、告官修理、勿動細民、

一西江白露塘看守修理同前、

一瓜瀝塘看守修理同前、

一湘湖塘、其裏宜築畔羊坡、可護椿木、於上可積湖草泥糞田、免致頑民開掘塘岸、過草過泥、及私開穴盜水、看守修理同前、

一徐家閘、當置鎖封固、禁船戶不許通客船往來、看守同前、

一螺山閘看守修理同前、

一股堰、宋淳熙八年、諸暨水自南衝下、本縣新林海水自東衝入、二水相合、浸沒田畝、蕭山一縣盡為江湖、是時得富人徐氏集夫數百人、破堰放水、西入浙江、一邑之人始得平土而居、今雖沙漲、去江頗遠、遇水患、亦不可不講究開通泄水、

一臨浦壩

一單家堰

一曹家堰

一張家堰

一郁家窑

一周老堰

一楊家浜

已上去處遇旱可皆與當地有識者議放江水入河救濟禾稼看守修理同前

一長山閘其港直通大江自古通客商船隻往來之所近因沙淤塞於旱潦無濟然移沙換港江海中常事則知此閘沙港豈無移換之日倘遇其時因時助以人力使水通流實爲農商兩便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邑人魏驥述

僉事富公重刻蕭山水利事蹟序

閩之僉憲富公玹分巡來延平語予曰吾世家蕭山地多瀕海枕江自昔無湖塘關堨以備旱潦宋政和二年邑令文靖楊先生來宰是邑弗忍民艱乃相縣之西南四圍皆山其地高亢周圍八十餘里創築塘岸名曰湘湖悉受諸山之水以備暵旱以滸滔潦又有徐家螺山等閘以時啓閉故蕭山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先生之功大矣奈何歷年既久姦民豪族往往壞之或私占或强據或獻於朝廷或賜於權貴紛紛紜紜莫知紀極賴乾道間縣丞趙善濟挺身力爭不避貴戚之權義士吳訪輩列狀陳情而有回天之力淳熙間知縣顧冲執法嚴明以懲侵占之惡嘉定中知縣郭源明謀猷深遠而加疏鑿之功故奸弊斯革田復爲湖矣迨我朝洪武永樂間亦有開墾爲田起科納粮者甚妨水利景泰間致仕尚書魏公驥力除宿弊重加修葺以羽翼先生之功猶曰所開之田未盡爲湖病根尚在其意葢有待焉尚書公自著湘湖水利事述一書并舊刻蕭山水利事蹟一冊授

門人前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何舜賓又叮嚀倘遇
佞占力任修復何公近見利歸兩涯之家湖占爲田
半之唯恐恢復前功不計身家利害請白當道而被
慘禍子庠生何競兩鬪於朝先遣給事中李舉刑部
郎中李時後遣巡按御史陳銓大理寺評事曹廉先
後覈實改正盡復爲湖幸賴此書之存今將鋟梓以
給吾邑之民家藏一冊以俟後日徵驗乃出是書以
序見屬予得遍而閱之其湘湖興廢之由前人修築
之方靡不具載不可不廣其傳否則恐爲姦人所泯

矣且僉憲公在我入閩興利除害民多德之今又推
之故鄉以爲悠久之圖此仁人之用心也詎可以不
文辭予惟兩浙杭有西湖會稽山陰二縣界中有鑑
湖蕭山有湘湖東坡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王
十朋謂會稽山陰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予謂蕭山
之有湘湖亦如人之有腸胃非特有目而已也蓋目
翳惟不可以視腸胃秘則不可以生利害所係如此
其重寧不爲悠久之圖哉龜山先生師事二程夫子
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其見諸行事如論金

人不可專守和議三鎮不可委棄　庭王安石不可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之類忠肝義膽英聲勁節照耀
乎古今然開此湘湖雖先生行事中之一微事而蕭
山賴之實爲萬世之利但姦民豪族何代無之不能
保其久而不壞若繼今以往使爲令者丞者簿者爲
鄉宦者暨有力有識之士皆以是書爲師法恒加修
葺嚴禁姦豪惴惴然不啻調攝腸胃惟恐有傷其生
如此未有不可保者矣何從而壞哉則民被其澤追
配乎魏公暨趙顧郭何諸君子而芳名不磨直與先

生之功並垂於無窮矣僉憲公之廣此書豈小補哉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秋七月之吉

賜進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侍經筵官七
十三翁致仕延平劉璋書

御史何公父子復湘湖考備二條

先外祖何侍御、受魏文靖公命、綜理湘湖、與孫全理奏、鄒魯黨孫全、殺害侍御公、先舅庠生競、山萬死、一生復讐、外祖母封孺人朱、三次抱本奏、差近臣覈實復奏、始克光復、是湖占田、抵納稅糧、盡派九鄉、得利田土包納、湖中寸土、莫非湖也、邑庠生富釪考備

孫全吳子信父祖占田共一千二百三十一畝、糧二百一十四石五斗二升四合、韓望綵原九佃田共五百四十一畝、糧五十一石三斗五升、通計田一千七百七十二畝、何孝子奏行開復舊蹟、糧共三百六十五石八斗七升四合、均派九鄉包納、每畝三合、載背背許事案、今不詳云、邑庠生富欽考備

副使丁公禁革侵占湘湖榜例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丁沂為禁占湘湖以修復水利事、奉欽差巡視浙江兼管南直隸徽州一帶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庭光批發本道呈、奉本院批據蕭山縣三都民人徐學告本縣孫肇五等復占湘湖、乞提人卷祛革民害等因、奉批、仰分巡官勘問明白、具招解審、奉此、先為預防水患以救災荒事、奉本院批據蕭山縣申據致仕鄉官錢琺等呈、要修築西江塘岸抵捍西江洪水、及築湘湖塘岸以捍湘湖之水、甚為民便等因、奉批、仰分巡副使丁沂、親詣該縣查勘議處興工、詳報本職、依奉親詣蕭山、查訪本縣各鄉、先年常被江水渰沒、得尚書魏文靖公建築西江塘岸、抵禦江水、民甚受惠、近年江岸被水衝坍、各鄉仍受水災、相應修築、及湘湖埂岸、亦應蓄水防旱、已經起夫興工修築、具由呈報、因又查得蕭山縣雖瀕江海、歷代民被水災、宋徽宗時、楊龜山來令蕭山、弗忍民艱、相縣西南一隅由化等鄉官民田地三萬七千二畝、四面皆山、其地高亢、周圍八十餘里、

遂經始以山爲界斷處築岸名曰湘湖齊受諸山之水以灌溉由化夏孝等鄉田一千餘頃盡除湖田原稅一千石零七升五合均派九鄉得受水利之田包納每畝增科湖米七合五勺宋孝宗時知縣顧冲以放水約束繪圖作記刻石樹立縣庭又著水利事蹟梓示久遠至國朝洪武永樂間有豪民孫全吳子信各祖父通同沿湖居民混將湖田開作田畝買占爲業及有奸民蘇原九韓望等因江水衝坍本戶田畝朦朧告官開種湖田抵補坍江稅糧因盜泄減湖水

占種湖田以致九鄉田畝旱無水灌景泰中尚書魏文靖公不忍民旱因著水利事述禁民開墾湖田弘治年間鄉官何舜賓恩被孫全等侵占湘湖有妨水利倡率耆老王榮王世臚等呈奏踏勘致被孫全謀串知縣鄒魯殺害何舜賓伊男何競奏行勘明將孫全等問罪及斷孫全等買占湖田并蘇原九等謀占湖田盡復爲湖近年又被官豪及無知小民因見湖田膏腴漸又設計占種往往偷挖湖岸泄減湖水圖便種田以致九鄉田畝仍被災旱欲行具呈禁治間

今奉前因欲候將孫肇五等占種湖田事情勘問通呈禁治緣今及時栽禾誠恐各奸仍盜泄湖水以致九鄉旱乾後雖重問旱已難救合先出給告示曉諭官豪小民人等但有先曾占種湖田俱要退出還官低窪去處聽從水浸高平去處聽從拋荒固不許栽禾種菜亦不許蓋房栽樹其各收還年花利并侵占罪名俱免追問仍行委典史鄒仲和踏勘湖岸周圍里數量分作爲九節於由化夏孝等九鄉每鄉選報家道殷實行止頗端壯丁二名充爲湖長派各分管

湖岸一節若遇仍有占種湖田偷泄湖水人犯許湖長呈拿送道併追遞年花利及查照正統年間土豪奸民隱占官築陂塘兩月不還釘發邊東衛分充軍事例問擬充軍呈詳發遣若湖長通同豪民占種分利不行舉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一體問罪其各湖長量免丁差二丁酬其勞苦二年後另選各鄉壯丁各二名更替管湖一體免差本府水利并本縣掌印官不時閱視湖堤遇某鄉湖長分管湖岸坍塌就起該鄉人夫修築堅固不致泄漏湖水每年正月以

稱本月取具不致通同奸豪占種湖田盜泄湖水結狀并本縣督修過湖堤緣由申繳本道查考若府縣官不行用心提督修湖及奸豪占湖不舉亦併拿問應得罪名如此庶奸豪不敢侵占湖田而湖水不致泄滿九鄉遇旱亦可少資灌溉矣除將孫肇五等侵占湖田事情另勘呈詳外今將查議禁占湘湖以復水利事宜具呈伏乞照詳施行奉批湘湖水利實前賢公溥濟民之心又經奏斷明白而貪橫無知之徒仍敢占種盜決專利害衆本當通查重罪姑恕旣往仰分巡道即便依擬禁處改正施行刻日完報等因奉此按照前事已經查議呈詳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除外示仰蕭山縣致仕鄉官并小民人等但有先曾占種湘湖田地俱要盡數退出還官低窪處所聽從水浸高平去處聽從抛荒固不許栽禾種菜亦不許葢房栽樹其各收遞年花利幷受占罪名俱免追問如若恃頑玩法仍敢占種湖田偷湖水致害各鄉人戶許各湖長并地方人等呈拿送道筭追遞年花利照例問發充軍若湖長通同豪民占種分

利不行舉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一體問罪決不輕恕須至出給告示者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給

尚書張公致許僉郗論湘湖水利書

蕭山地瀕江海，水無泉源，每苦於旱。縣西南一隅有田三萬七千二畝，四面多山，地勢高仰。宋徽宗時楊龜山知縣事，經始以山爲止，山斷處築堤，名曰湘湖，蓄水以溉各鄉田畝，其原糧加于得水利之田。孝宗時知縣顧冲以放水約束繪圖作記，刻石樹于縣庭，現存。又著水利事蹟。至明永樂間，奸民蘇原九、韓望以已田坍江，妄告開湖之高處爲田，起科輸補所坍之數。沿湖之民，緣此侵占，盜泄湖水，而龜山之成規

幾廢。景泰中，邑人魏尚書驥目睹其患，因著水利事要以發明之。成化初，民感龜山之德，奏請立祠，賜名德惠。魏尚書沒，民亦感之，奏以配享。繼有民汪柳、韓稱、吳子信、孫全等飛詭他稅，朦朧升科，官湖占爲私業者幾半。弘治九年，邑人何舜賓任御史，謫戍，遇赦還家，率鄉人赴訴，當道被孫全等結構知縣鄒魯，謀害伊男何競，伸奏二次，欽差給事李舉、郎中李時、御史鄧璋、陳珏、大理寺正曹廉、布政楊峻、按察孫需等，隔別知府伍符、胡晁、推官華烈等，并本府縣臨湖踏勘明白，改正，通將諸奸先後妄科田畝改正爲湖，原糧重派九鄉。弘治十五年大造黃冊，扣派開收，結絕。正德以來，豪橫吳景琛等日漸織侵，繼來江西逆濠事變，料官司無暇究理，放乾湖水，大肆耕占，詭情具告水利道，批府梁通判見行拘審。又貪緣喇虎張奇充爲水利老人，并買串老人沈鐸等、人戶曹陽、周堂等扛幇妄証。此係一縣水利興廢之機，民生休戚所關，惟望廉明軫念吾鄉民瘼，先賢遺澤，痛爲釐革，不勝幸甚。

按先尚書公正德十五年湖民吳獎等占種湘湖田殆半，公以此書白巡撫許公庭光，委分巡副使丁公沂，榜禁侵占，自後永無占湖爲田者。航南沈淳詩云：連山梵宇枕湖流，小坐跏趺洞壑幽。獨對澄湖懷往事，只今閭里頌楓丘。然富僉事家所刻水利事蹟，雖載丁副使禁侵占榜，而此書不載，人幾不知此事係公之力爲多矣。故補入附禁榜之後。而近日來木臣先生建入賢祠，公亦在其列，知公非無功而食報，而木臣先生亦非以私意爲去取矣。衡河張文瑞識

蕭山水利跋

蕭山水利書一帙、乃故明邑紳福建僉事富公玹、痛其外甥何公舜賓、以淸理湘湖占田被禍、遂取邑令張公懋所刻蕭山水利事跡、及邑尚書魏公所著蕭山水利事要、合梓之、乞延平尚書劉公璋爲序、以備後日考驗、且分給同邑之人、今滄桑變革、地理遷改者已十之三四、而猶得以見其大畧者、幸賴此書之存也、惜其本已漫漶、字多淸譌、且先後絕無倫次、讀者不無遺憾焉、余閱中稍爲是正、且比次其先後、以

年代爲序、願第一張次之、魏又次之、富居後、而正德十五年副使丁公沂禁革湘湖侵占榜、是富公之子廷、附入之者也、並依舊本、不敢有所增損、若楓丘張公有書與巡撫許公、則丁公所據以定禁革榜者也、雖見家乘、而此本不載、故亦附於榜後、蓋不沒其實、而非强添蛇足也、近太史毛先生有湘湖水利志、大約藍本此書、而時有異同、蓋毛太史好逞臆見、弄筆鋒、多以想當然之談、爲確如是之語、不難易舊時之事蹟、馳騁一日之文章、殊乖多聞闕疑述而不作之旨、其最疎脫者、則以德惠祠卽道南書院、以何公父子於正德中已祔德惠祠、皆以意爲重輕、而欲聾舊邑人之耳目者也、夫天下之卽書院爲祠者有矣、而此實不然、提學劉公釪祠記明云祠之前右爲道南書院矣、菾一塑楊魏之像、以同有功于湘湖也、一立游楊之主、以同得道于程門也、今而合之、則同一人同一地、立像又立主、不亦贅乎、且道南之稱、于魏公何與乎、祠之建也、先楊後魏、兩具士民之呈、兩奉朝廷之勅、兩見二劉之記、兩載新舊之志、何等鄭重、何

等詳明、今何氏父子之祔、具呈者何人、降勅者何年、紀事者何氏、可證者何書、徒以寥寥單詞片語、定爲實錄、不亦無徵而不信乎、總之後來自有定論、不必深辨、然其書、斷不敢採入一語、以惑亂後人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邑人來鴻雯跋

續刻蕭山水利序

蕭山據山會之上游以歛婺暨浦大小二江爲之界土薄水淺三日霖則憂澇一月晴則憂旱非沃土也所賴前賢經營相度於大利大害處盡心力而爲之高築隄防以捍狂瀾深濬陂湖以蓄流潦邑始無旱乾水溢之虞且處杭越之間爲台明甌閩孔道行旅之往來商賈之走集舟車絡繹貨物浩穰遂成壯縣固不可忘其所由來也不然江南九鄉亦蕭所轄而荒凉如故則土田之肥饒人民之繁庶係于水利之

修可知矣然而人之賢愚相反事之壞成相續隄防時有坍毀陂湖時有決漏不特吏玆土者或視爲蘧廬即生玆土者亦目爲傳舍平居漫不經心一值天災皇皇然如捧漏巵沃焦釜而已無所及甚者且因之爲利以飽私槖借前賢盡心之地爲後人逐欲之資其弊非一日矣張子文瑞有憂之旣取富公玹所輯蕭山水利編次付梓又旁搜近取爲續編將以公諸同志其爲桑梓計者甚憂深而慮遠矣或議其多取之志書未足新人之耳目余曰不然語不云一番提起一番新乎時習者聞豈無新得特患人不留心耳即如杭之西湖豈不爲灌溉設而讀田叔禾之志者僅攬其山川之勝詩文之麗仙釋之奇蹤士女之佳話以爲談助若鄴侯之六井香山之石函東坡之長堤故跡未堙誰過而問焉採春華而棄秋實人情槩如斯矣然則斯編之出將使同人咸以邑之旱澇爲憂而不替前賢之成功而農得安於田畝而無愁嘆之聲寧不爲務本之學而其用心豈僅賢於博奕而已哉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嘉平月邑人長千老圃題

蕭山水利續刻目錄

萬柳塘記

黃震東發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山兩涯之間者實趨越之新林其地窊以曲長風巨浪日夕舂撞其下豈惟居民凜凜動與天吳海若爭疆界越東南大都會爲畿內輔藩今又爲帝鄉往來行都者總總無不由此途出其所關係又豈偏州下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比哉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溢浙東新林被虐爲甚岸址蕩無存矣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亟爲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費用不啻緡錢三百萬用工費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地莽爲一壑湖汛翕忽土立輙潰去公親臨按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願有以相之未幾沙果驟漲始得立巨松數萬如櫛爲外捍吏民驩噪奮鍤雲與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六丈其長千九十丈橫亘彌望屹若天成公率僚吏行塘上釃酒相賀曰非朝廷之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其志亦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柳萬株大書其扁曰萬柳塘

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旣而念不可忘日茸也復請之朝猎新林寨兵屬之西興都巡檢使責任蓋公雖力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聞自昔帝王之建都定邑未有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自昔水勢之衝横侵軼反多見於盛帝興王之時是豈有他哉水之東西靡定本其常性世治日久則濱涯皆生聚故水至輒易爲患如河決然不聞於他時而獨聞於商周西漢及我朝之際是其證巳我朝自駐蹕錢塘距水彌切樓臺百萬多嚌昔海變桑田之地厖

司爲隄障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越去行都咫尺實共此江濤洶湧之險水性匪西卽東害每相關又宜何如其爲隄障哉頃歲庚子潮齧錢塘葺石後奏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年是爲天道一小變今日之東齧新林卽前日之西齧錢塘者也雖賴餘福之覃魚龍百怪巳帖息必欲爲久安計尚惟後之人因公之志續公之功葺石如錢塘爾公名艮貴東嘉人時以太府卿直華文閣出守董其役者忝議官金華鞏公名桂明年辛未二月十日記

蕭山運河考

蕭山縣西興鎭通江兩牐近爲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幷濬牐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潮水不定復有湮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使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幷街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見宋史河渠志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

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鎭江府司戶參軍尋知紹興府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湯浹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䜣忘勤 見宋史列傳

蕭山水利補遺

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為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刱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毎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 見宋史食貨志

宋儒馬貴與曰按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大槩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倖權臣是以委驊為壑利已困民皆不復問涑水記聞言王介甫欲興水利有獻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者復以為恐無貯水之地劉貢甫言有其旁別穿一梁山泊則可以貯之矣介甫笑而止當時以為戲談今觀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見文獻通考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鳳翔初為蕭山令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隄一決則滷潮入而稻田無弗腐者且嫁賦他腴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乎乃創築隄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隄成民可力耕而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為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疆令豪敚者無所騁居恒慕劉寵江革楊時之為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 見澹園集

德惠祠記

提學副使 劉釪

德惠祠者朝廷從蕭山邑民之請而建以祀宋大儒將樂龜山楊文靖公也公政和間爲蕭山令多惠政而其大者水利焉蓋爲民嘗苦旱公相邑西南多山地勢高亢平曠乃築堤延袤八十餘里中計三萬七千二畝瀦水曰湘湖利及九鄉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有奇其地之入於湖者則驗所獲利之田而均其稅仍因時以爲水之蓄洩雖大旱而邑田之稔者常過半湖中多產魚鮮又有蓴菜其根潔

白可炊以療飢凶歲隣邑亦賴以濟民感其惠立祠湖上曰楊長官祠又加圖其像祀之歲久祠廢而遺澤未泯也朝廷景泰初南京吏部尚書邑人南齋先生家居謂是湖爲邑無窮之惠亟與有司講明修治水之利又加於昔又諜諸縣令朱垔縣丞李孟淳得湖東百步許廢寺山麓以復其祠先生之子完朗承其志率邑之尚義者捐貲肇建甫成先生奉詔進一品階命完謝恩闕下留入翰林預纂修事邑民張文何賢等請曰祠雖復恐久且廢欲如漢會稽劉寵例乞入祀典且公親承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當從祀孔庭先生然之令疏其事達於分巡憲僉吳公立紹興郡守東莞彭公誼以聞斷自聖衷賜額曰德惠聽於蕭山立祠仍於公故郡延平立祠賜額曰道南以其徒羅仲素李愿中配俱令有司春秋祭祀如儀所以答邑民懷感之義慰後覺景仰之心也命既下成化二年六月彭公詣祠祭謁以爲卑隘不稱與邑之官僚人民謀新而大之衆既悅從乃於其中擇善效勞者張文沈宜賀惠方募匠掄材肇工而彭公膺山東

方伯之擢以去今郡守京口吉公惠爲上虞令時以公事至聞之即捐俸以助及陞爲守益力綱維其事而浙藩方伯西蜀張公清暨釪咸致力焉民之趨事者恐後中爲堂左右翼以兩廂前爲儀門前右爲道南書院以彰當時四方學者從游之跡左爲泡湢之所右前爲外門恢弘壯麗規制一新越明年六月訖工邑庠生何舜賓耆民童子奉王方徐數謂茲盛舉不可無述以傳相與詣予請記勒諸石適監察御史張公敷按部於浙余具道所由公曰爲學爲政若文

靖公者眞後學之模範朝廷旣褒崇之記何客爲惟
公實南方道學之倡其含蓄廣大造詣精深觀其著
述布在方冊可見已至於裁决危疑經理世務如燭
照數計尤其所長其令瀏陽餘杭皆有遺惠在民不
獨蕭山也其緒餘見於爲邑且如此使得志於天下
何如哉或者以蔡京之薦議公且謂其晚年之出無
大建明是不然孔子於佛肸之名欲往柳下惠援而
止之而止蔡氏固不能浼公也况當京用事之時國
勢危急公之德望四方推重因客張觷言宗社危在

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以維持之京問其人觷以公
對京乃薦之會給事中路允廸使高麗其國王問龜
山先生安在允廸言於朝特名公爲秘書郎則京之
薦公非其本意公之出亦非以京薦也及出則言王
安石學術之偏追奪其王爵罷配享孔子力排和議
極言京蠹國之罪與夫三鎮不可棄之類凡所論列
皆切世道又得謂之無建明耶使當時能委國以聽
必多救正奈何雖立要地皆不能專且久而公年已
邁爲可惜也公之學得之河洛而傳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以及朱子其自程門歸也明道送之有吾道南
矣之稱伊川自涪歸嘆曰今之學者多流於異端惟
楊謝二子長進朱子祭延平亦稱公承兩程之緒則
正學之脉實賴公以傳豈惟蕭山慕之在天下後世
聞其風讀其書孰不與高山景行之思哉南齋先生
一代耆舊老成德行文章視公無愧盍不獨仰公遺
澤而尚友於三百餘年之後有神交而默契者故拳
拳以闡其道復其祠欽蒙皇上大昭崇儒重道之典
而從斯邑民秉彝好德之心之請以褒崇之者抑豈

偶然耶繼自今湖之水利公之廟食殆與天地相爲
悠久而登斯祠以瞻仰者可不考公之實德實行以
激厲奮發暴白儒者之功哉因併記其始末爲來者
告祠西向面湖蕭山帶其南驛道運河經其北前役
董役者府知事歐琛大使魏賢而從臾其事則知縣
竇昱也南齋先生名驥字仲房南齋其別號其時年
九十五云

魏文靖公配享德惠祠記　劉珝大學士

蕭山四圍皆山海居民苦水旱宋政和壬辰龜山楊文靖公尹縣時浚治湘湖蓄洩有則利及九鄉民感其惠立祠私祀國朝成化丁亥有司備民情上請禮部復以爲言上命學士劉定之議法應祀勅賜德惠祠許春秋祀景泰改元邑人魏文靖公時爲吏部尚書致仕歸里第覩楊公舊規隳廢年久設法添築塘高廣內增築臥羊坡抵避湖中風浪栽柳於塘使其堅久其時鄉老口碑作頌有過於昔隔除占湖爲田

七千三百一十八畝及江海無塘障衛民罹水旱致徙他方鬻妻賣子憂形於色勸率官民子孫同臨患害處所修築復舊塘閘堰垻一十二處歲歲如之是以連得二十餘年豐稔民感其惠薨後失於預防辛卯秋風潮衝入縣境淹死人畜田禾塞港顆粒無收比昔尤甚上廑聖慮遣內外大臣撫安賑恤遍其子完遵公遺言辭免營葬省銀一千七百餘兩轉濟飢民槩縣之民感公生前歿後之惠合章上請立祠報祀命下廷臣議曰公初由文學歷任中外清愼德望愛知列聖致位通顯歸休林下監察御史梁昉言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特降勅云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仕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屆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嘉嘆不忘之諭特遣行人存問賚以羊酒有司給俸贍之及閭家居恒以邑瀕江海多水患爲憂以楊龜山湖堤遺迹閘堰塘瀝倡率修築著水利切要以發明之德惠昭昭宜從所請禮部擬宜作主入於德惠列於楊時之右令祠祀之章入上曰魏驥惠及鄉民准入祠祀祭法

云法施於民則祀之又云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之謂也珝生也晚自羈丱時仰止迨長出仕叨職禁近一止一動未嘗不以公爲師法而公之孫壻洪君宣之門人徐君公溥又能以公立心光明爲學正大之旨每每談及二君皆秋官員外也及考夫商少保葉文莊二公譔公事迹尤悉珝以是愈得於心愈有所慕其實宜乎鄉民感公之德之深而懇請報祠以垂不朽惟公之孝友忠信清修苦節文章事業著在天下自有信史書之顧斯不足以盡特記配享

德惠之實耳蕭山令宜興吳君叔求爲之記故不辭
而書之公字仲房初號梅居又號南齋晚年門生孫
尚書原貞出鎮兩浙取書天壽平格之義尊稱爲平
齋作平齋記以紀其實所著有松江志南齋集素履
集理學正誼水利切要等書傳於世云

上延按言西江塘利害書　黃九皋 竹山

切覩蕭山地方紹興府之西北隅錢塘江之東南濱
也傍江爲縣堤東南自桃源十四都臨浦而至四都
褚家墳南北四十里所以防上江之水在縣之西謂
之西江塘江至四都則折而東矣故自四都而至龕
山東西六十餘里所以禦大江之潮在縣之北謂之
北海塘皆沿浙江爲之也浙江上流蓋自三衢之水
東流龍游經蘭谿嚴州桐廬富陽直抵蕭之地名漁
浦而滙於錢塘此上江之經流也其所受支流尤多

金華溫處之水自蘭谿入嚴州之水自嚴州入新城
分水之水自桐廬入皆東注之漁浦之南則棨浦江
也受諸暨浦江義烏之水經臨浦磧堰而北注之漁
浦又合諸府山水曲折而北經四都西北十餘里則
又自北而東滙於錢塘是謂浙江蕭人乎爲大江蕭
山正在其東南轉屈之間此江流之曲逆水勢所必
衝其害一也大江兩涯相去一十八里江面汪洋水
有休息故左右游波寬緩而不廹上江之面不盈一
里則窄隘而不容泛溢而難洩此上江之不寬水勢

所以必溢其害二也蕭山在江東南地頗低窪杭嚴
徽信金衢温處入府在江之西崇山峻嶺凡遇霪雨
山水奔騰而東俯視蕭山若建瓴然此地形之高卑
水勢所必趨其害三也方山水之初漲也西江塘面
去水無幾杌棿之勢惟恐不支然山水自上而下海
潮自下而上朝潮夕汐應時而至勢如排山逸於奔
駟東風駕濤一息千里時方小信猶有落水之候若
遇大信潮水有升而無降山水有加而無已上下衝
激彼此怒號頃刻之間沸湧尋丈塘土幾何而能當

此此際既無洞庭彭蠡之滙則必有衝潰泛溢之勢
此潮信之加漲江塘之反卑其害四也國初上江洪
流在漁浦西北十餘里東北入大江若夫槩浦江之
水經臨浦麻溪是謂小江東至三江入海大江在縣
西北小江在縣東南縣以一江爲界素不相涉成化
間浮梁戴公琥來守紹興見山會蕭山三縣之田歲
被小江之害且小江兩涯皆斥鹵之地萑葦之塲可
以田而耕也相度臨浦之北漁浦之南各有小港小
舟可通其中惟有磧堰小山爲限因鑿通磧堰之山

引槩浦江而北使自漁浦而入大江由是槩浦江與
大江合而爲一乃大築臨浦之麻溪壩使槩浦江之
水不得由小江而下以爲山會西北蕭山東南之害
又於濱海之地修築三江柘林夾蓬福拖西所陡門
節潮水之上下由是附近小江之處反藉小江爲利
而兩涯之斥鹵者今民居矣萑葦者今桑田矣戴公
之功也小江居民實受其福而西江水患從此滋甚
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坊者水淫之葢謂上水
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沙泥嚙去矣戴公之初心惟

恐漁浦磧堰之沙不能一朝嚙去以通槩浦江之水
而濬滌之尤拳拳焉豈知數十年來日漸月洗決嚙
流移漁浦江塘屢被衝壞日徙而東曠爲巨浸里冊
之坍江不知凡幾貧民之賠米了無紀極戴公豈知
有今日哉漁浦受累葢亦久矣是以上江洪流亦徙
而南混爲一區以漁浦爲滙國初洪流之在北者漲
爲高沙乃在錢塘縣境今之所謂新江嘴俗呼爲米
貴沙卽此地也自磧堰既開江流日剝而東南其害
五也受此五害蕭民日以西江爲患葢嘗訪之江濱

西江之塘從古有之不知其始自四都至漁浦十五里古塘也古塘之式崇高三丈基濶五丈其面半之間有內外溝港抵塘之處甃以巨石輔之木樁樹之榆柳聯之民居歷代雖久尚有存焉若漁浦而至臨浦麻溪壩二十五里則磧堰既開之後江水泛溢所以戴公彷古式而爲塘崇廣之數一如古焉是皆謂之西江塘也夫何時平法玩歲久不修而塘之三蠹生焉一則蠹於私窨之穴窟也二則蠹於削塘以通貨也三則蠹於上都之偷掘也蓋近塘高田凡遇旱

乾則掘塘甃窪以通車戽汲引江水以灌田禾茍辦目前之急不虞身後之患江流漲時窪穴通水涓涓之泉勢將滔天不圖無收而家亦蕩廢矣此爲塘之蠹者一也在臨浦義橋倪家壩則有木簰引鹽之出入在汪家堰楊家浜閘家堰則有柴薪磚瓦之出入射利商人削去塘土以便搬運凡此之地不知幾所客貨既過而塘土不增但知用時而不顧後患矣此爲塘之蠹者二也久雨之後西江水漲大信之後江濤沸湧時有桃源鄉田在西江之西爲水注溺計出

無奈則百十爲羣乘夜偷掘江塘使水從內而灌桃源始得蘇息不知一鄉之害雖去而三縣之害無紀極矣此爲塘之蠹者三也凡此三蠹塘長知而不敢言告諸官而不加禁一經淫雨三蠹畢生卽出不意踰塘而入自正德己卯大水入嘉靖元年水再入六年丁亥水又入十二年癸巳水又入今年六月大水又入（按縣志是爲嘉靖十八年）凡江漲也必以梅雨水之入也多以六月自己卯至己亥首尾剛二十年而爲大水漂流者五度矣是豈水之罪哉地勢卑而不振堤防決而不修三蠹集而不知人心懈而不守遂使滔天之

勢排空而入不惟巨浸蕭山而且毒流山會茫無垠岸連爲一壑流徙我桑田漂泊我廬舍汨溺我士女損蝕我農工斯民之不爲魚鱉者能幾何哉惟時蕭山山會三縣洩水之處惟三江陡門而已連年陡門久閉海道湮塞我府尊篤齋湯公移置三江城外建應宿閘多張水門二十八洞賴此而水有所歸始易疏洩然是閘也本以疏內河之水當洪水大發之時猶懼患難盡去計出無奈則決北海塘許家鈌二都

蘆康河三都股堰大堰等處分殺水勢徐侯每月然
後水落土見降丘宅土幸即未死而一年之生理去
矣交秋之候買苗插田而播種失時必無西成之望
卑溼沮洳疫疾繼發而無和藥之需待哺嗷嗷羣聚
爲盜而無垣墉之蔽家無儋石野無青草服食之物
腐爛一空啼哭之聲達於四境目擊其害誰不痛心
然則西江無塘蕭民難保其生塘弗崇廣猶無塘也
十年之前憲副丁公沂僉憲蔡公乾相繼來督水利
慨然動慮加意窮民乃準近年之水痕尋先朝之故

迹謂塘非高三丈不足以當江漲也謂基非濶五丈
不足以爲巨防也乃出舍於江臯責山陰之助役又
作樣塘十餘所制準架一座預期塘成之後使人挽
此而前有不如式即治其罪甚盛心也民方樂於赴
功擬覩厥成不意二公陞秩繼去執事之人不皆二
公之心竟托空言良可歎也嗣後張侯選王侯聘相
繼來尹蕭山愷悌之心民豈可忘而工役浩煩非一
邑可辦措置艱難而銀錢有限督理心勞而民力易
窮是以塘之高廣不如古式而補塞罅漏終非永圖

故日不一勞者不永佚不暫費者不大寧然則大興
工役必何如而可蓋西江之害小江之害移之也然
西江塘决朝浸蕭山而夕達山會唇亡齒寒裘破而
毛無所傅害每相因竟未嘗免蕭山旣爲山會而受
害則山會當助蕭山而築塘近聞小江新漲之田年
來三縣從輕科糧漁浦之民欲將此糧湊抵西江之
坍江今非所及也亦且未暇以小江之利爲辨近年
湯侯之築三江閘也本在山會之地而蕭山水利亦
賴疏洩是以民皆樂從而助費助工未嘗有失今西

江之塘雖在蕭山而山會之民同其休戚然則築西
江塘之費應做三江閘故事而行之夫豈不可蓋三
江閘三縣之下流也水患所由洩西江塘三縣之上
游也水患所由來水脉流通本同一地利害相因事
同一體防江捍海罔非民功我往彼來罔非已事請
以蕭山山陰會稽三縣連年庫存患塘銀兩僱倩築
塘丁夫并力合心共興大役分授地里各效其能在
山會所不能辭在蕭山亦不爲泰理所相應情所必
至也恭惟明公在上俯念斯民之窮彌縫天地之缺

尋按舊跡講明古今利害之原相度原隰務為萬世永賴之利以三縣之田十萬與四十年之工役秉獨斷以致决而百堵皆興禁三簽於將萌而五害屏息是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愼終如始不惡而嚴其間經畫區處之方明公自有成算奚俟於贅辭哉

西江塘條約碑記

來宗道　路然

浙潮東注為患莫大於西江山會及我蕭當西江下流之衝每春潮漲發則怒嚙奔潰民之操畚鍤而築堤者惴乎有魚鱉之恐迄無寧歲患則山會均之而勞獨責之我蕭派戶抽丁稅畝徵役累年費以數千計然耗於侵漁者十之三沒於包頭總攬者十之五實計築塘之費十不得二三焉夫以不貲之財飽侵冒之腹塘仍虛也患坐是弗能止海逕余侯來令蕭覩往劫之迴廻巡閱者數四乃喟然嘆曰患不在塘

而在築也於是悉除總管塘長與夫包頭顧役等弊選名邑中耆老德行素優才能練達者蔡三樂等董理其事時潮水盛溢塘之不絕如縷侯先捐貲買竹簖纍石以捍水患而隨派畝供役每畝銀四釐為簖石之需皆取諸田之係塘者他鄉不及也三樂等日督工役不辭風雨炎暵以簖用土石實其中稍疎則鎊漏慮夫役之欺也躬往偵之又用楊柳暗埋簖側使柳根與土石相綰歲久而根固壞益無瑕且暮查役點名書簿恐其怠也則限夫纍一簖石即畢一工

有弗用力者以令命督之由是工無虛冒役皆心競始於天啓七年三月廿四日而郎畢於六月二十日事省於前功倍於昔向之侵欺冒濫舉數千貲化爲子虛烏有者今悉以實塘無絲毫乾沒也凡此皆侯之委任得人而規畫則侯親授之者乃復舉瀕塘水衝患池項家鉄大門臼小門臼處十畝五分捐貲五十金買土悉填爲田眷夏池溢俾無痕可嚙田租則募長夫二人以給之而免其佃田之稅抵作工食塘上各木花息并以餼長夫爲不時修補之費合而綜

之西江得利里遞一百名今止用現里五十名每歲春秋各徵夫一名令長夫督令上塘視其傾圮處稍加畚鍤其間芟削塘上草皮及牛豕踐踏成痕商人木排鑽穴并責之長夫許令稟究三樂所造義渡兼令撑駕不得索渡人顆粒且日夜巡守務察其堅脆完闕與夫人畜之並爲塘蠹凡現里人夫自一都一啚至六都四啚八都三啚四啚十九都三啚爲初修內芓十七都一二三啚坐修麻溪勿泒也其七都九都十都以至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都均不受塘患免泒其役次修則起於十九都四啚止於二十四都下七啚五十名輪次周井井無紊也凡用銻八千四百六十四磊石如之而輪修諸夫更不煩破一竹帖一石不過於小小罅隙處畧爲補塞而四時不虞則槩以責之長夫然後塘有實功民被實惠不獨我蕭永逸而山會均沾其利矣功竣之日闔邑士民翕然於築池之地鐫石以記其事俾各里燦然相爲遵守而後之令我蕭者胥安享其逸固不如前此之侵役糜費以勞吾民侯之功洵與石俱無敝矣予民習知

塘事故得備言如右

西興石塘記

溫　純　巡撫

在越紹興郡蕭山縣西十里許爲西興鎮鎮被錢塘江江被海而起鎮以達於郡者運河也錢武肅王鏐故建塘其鎮海潮日再至歲久淩決𥥛修丙戌大決民居漂數百家江且及河害且及郡郡蕭守艮幹若邑劉令會上狀余下藩叅朱君臬副令狐君議僉謂更爲塘以障之便議大畧言越𡈽東南一都會也西興實其門戸故名固陵以可守故越生聚教訓廿年竟以沼吳以此鎮也漢買臣稱一夫守險千人不得

上晉元帝稱浙今之關中亦以此鎮也無塘無鎮無鎮無越爲塘而庶幾其有越乎一利也江入河即蕭山西興以水不可居山陰會稽以滷不可田爲塘而蕭山西興安於居山陰會稽安於田二利也余於是同直指使者傅公李公請於上而各以贖鍰佐之發郡若邑倉粟半不足取於山陰會稽蕭山田畝不滿升量工授食以卜判鍠總領郡幕陳策縣丞王箕典史徐閎分任其事六閱月而工竣又復故鎮海樓余渡江中流而覩塘壁立樓峯峙而榜人則指中流謂余此錢氏故塘所也余悵然低徊嘆而不忍去者久之旣登岸還武林暑會有客過余言塘自武肅歷宋守吳芾氏而來脩築之役畧可得而言洪武中上命尚書郎暨藩大夫治而周文襄公功最著於宣德閒沿至於今波流極矣石非因於故也而下木以爲樁朝下則潮夕推之夕下則潮朝推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毋論武肅舉一國力捐數百萬緡集强弩射潮即洪武之役取財他郡藉力他邑而文襄周便宜括贖鍰數莫可詰難矣主上神靈嶽瀆挾肸蠁而左右

相之守祭潮潮退判令幕丞身橇樺經營費不盈二萬工不及三時人力不至於此豈禹陵廟苗裔在越而陰以濟川刋木之烈𧶽耶何成之易也越自是有神而公中流嘆者何余應之曰若謂越而有此塘乎胡不求錢氏塘以覩之也今天下大患在失時在誘事孔子曰使民以時其以農隙解者語時一端耳及時則事半功倍踰時則事倍功半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事半功倍或不以功名事倍功半則以其勞苦費多而功之矣是以漢廷有曲突徙薪焦頭爛額之

喩令之守令無能名一錢費以萬計不效則有文法
效則亦有脣吻以故事卽不可已苟可緩目前卽遺
大費於後日後之人之責也文法脣吻我無與今日
之役蓋廹於江且及河害且及郡而爲之也亦會令
之守若令皆任事人也藉令江不及河害不及郡而
守若令亦以狀上而身任之矣語曰蟻穴不塞將成
江河夫人而不蟻穴忽也費或無事於萬而錢氏塘
與西興數百家居在今以往有不蟻穴忽者而越庶
幾其有此塘乎不然余恐後之視此塘亦猶今之視

錢氏塘也而越奚稗余故不能不臨流而嘆客曰善
會守索余言爲記余故記此以告後之守令而因以
自警事固有類此者其味孔子時使之言鑒失時誘
事之弊察蟻穴江河之戒毋若此役之廹於江且及
河害且及郡而爲之也塘爲丈三百三十有奇所費
金爲兩萬七千有奇工興於萬曆十四年十月成於
明年三月傅公名好禮固安人以按浙至李公名天
麟武定人以按浙直至而藩參朱君名文科則分部
其地臬副令狐君名一槐則以清戎攝水利者也効
勞諸執事書碑陰

蕭山舊志曰西興自官巷至龍口舊有石塘
面廣六尺塹以沙土而塘隱隱起僅一二層
嘉靖甲子以來沙坍潮撼漂塘石如捲蔦常
內地田基莫可誰何萬曆十四年秋潮異常
一夕漂毀百餘廬令劉會力請毀築石塘其
中文云萬曆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據通縣人
民張本滔沈艮臣等呈稱本鎭坐臨海口民
居稠密自越宋至今原有石塘捍禦雖坍沒

巳久然未及內地人皆安堵近因錢塘沙漲
海潮衝激而東入秋以來風浪滔天沙地洗
蕩者千餘丈室廬衝壞者數百間卽今灌入
內河勢在咫尺懇乞拯救民命並查錢越建
塘舊基山會協助故事以垂永久等情知縣
聞之卽徬徨走視果見沿江一帶波震浪擊
石捲土崩其舊塘以內桑田入于滄海民居
沒爲汙池悲號滿前流徙載道且隔運河僅
僅丈餘萬一潮勢湧進豈惟蕭山爲長浸之

區即山會皆吾隣國之壑矣計今要害去處
旦暮宜爲石堤者約有五餘里灰石椿木不
知當若干具工匠徒役不知當若干人變生
倉卒即欲一一遥度之未易也但訪之故老
謂此塘始于錢鏐氏用百萬緡乃成又詢圖
初兩經修築洪武間曾遣工部主事張傑宣
德間復遣都御史周文襄公忱當是時特以
重臣奉命親督豈非以此事重大既關百里
生靈之計又保千百年長久之規必德位隆

重者理之而後能勝其任哉自古徒杠闕而
鄭僑刺川梁廢而單公議知縣聞之矣僭食
玆土目擊民艱烏敢自諉第蕭山疲敝之邑
每歲錢穀幾何以此輿作責之一縣力小任
重未有不仆者也合無依昔海鹽築塘舊以
各郡佐之或依三江築閘近例以各縣佐之
則庶幾可濟耳主持力議周文襄公之事此
惟有台臺在若知縣猶奉令惟謹不敢不殫
厥心力也巡撫溫公聞于朝許築石塘其制

先濬土三尺每丈以松樁徑七寸長九尺者
五十根花石沒土尋以羊山等宕石廣二尺
厚八寸兩塊縱横丈有六尺鱗次直壓樁上
爲脚石疊至十六層高一丈二尺九寸每二
層縮尺許至塘面廣一丈用統石蓋下每層
止用兩塊直接自官巷至永興閘用此制自
閘南至官埠俱因舊塘基增築不用樁石用
八尺者直疊十六層自官埠至股堰北偏仍
用樁疊石一如官巷制特每層縮八寸作階

級以便上下官巷中衙口塘外砌蕩浪樁二
色共長六十餘步計塘延袤三百三十二丈
工費計一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兩永興閘鎮
海樓等費在内其費取諸倉庫羨餘弁税蕭
山田每畝銀八釐山會田每畝三釐兩院復
撥贖銀助之

蕭山荒鄉水利論

劉會 蕭山令

邑壤二十四鄉以浦陽江界上下下自由化至鳳儀十五鄉而上則許賢至桃源九鄉也是九鄉不惟聲容習尚頓異下鄉殊而土田瘠确亦不可與較盍許賢以上七鄉當富諸及我南境萬山諸水入江之口而溪溝淤窄霖雨即滙桑田爲壑瀉之且甚緩而桃源二鄉爲浦陽江壖或霖時湖逆諸暨山水往往倒塘湧入爲湖秋時正梅雨候而九鄉詎無妨耶俟水退而蒔業已入夏至矣時下鄉正耘擁而彼方蒔求

禾之亟秀得乎即秀矣而秋之蓼水又至一滅没而盡爲腐草求有秋穰穰如下鄉又可得乎以故號荒鄉誠苦之也如此水利可弗亟講耶竊謂江水宜障山水宜瀉譬如病痨瘵者防穀道而餐饕積結之症補之則死九鄉土人之病水也開已稻田私築塘圩以捍之大小官溪一任其淤塞而不顧且利其沙漲而佔植焉沾沾如處堂燕雀何自喜也孰知塘愈築溪愈塞水愈大一旦倒塘而入且淤稻田不如無塘是無異於積結之症而補之也愚矣愚矣然則欲病之瘳也莫如利導而泄之嘗謂下鄉阻江海患山水其初滔滂未必不與上鄉相當顧近縣治民居輳集地形便而經晝者易爲力故自楊逈山開砌湘湖而後之講求羽翼者不下十數輩自劉帥築捍海近築西江等塘而後之葺治者恒屢屢焉隨聲附影咸克底績以故海潮不入而山水自瀦下鄉遂爲樂土今人咸謂湘湖爲旱備不知當時亦爲備滂計也乃上鄉則不然去縣遥矣民居稀矣地形雜而即欲經晝亦無從措手山溪通江水固不可測矣土人能爲陡

防而不知利在洩也盍亦濬而溪決而漲分殺其狂瀾乎剏開新溪力固不及僅因其故道而疏滌之不猶愈於築塘而障之乎與其開毀私田以築塘而水或倒塘反爲田害孰若開濬官溪以築塘而溪愈深水愈泄塘愈高且固田愈無患乎如西鄉之廣義堰沙河口闞峽吳家閘下海橋靈橋等處東鄉之李家堰横山前鍾家灘梅里灘等處周遭不越五十餘里計其得利田數約十萬餘畝均派而興工不過畝僅數尺名爲大工實則衆擎易舉不煩官帑而鄉無不

役之田溪無不通之水如血脉周流於一身而積結且泄而通利何灾害之能爲而其所獲也未必不與下鄉等矣此理易知亦易舉而土人顧以靠天荒都自諉恬然不爲意何哉夫地方利害惟在呈舉農於水利尚恬不爲意矣而上之人又復奚顧哉且下鄉今日修湖塘明日修西江塘又明日修北海塘本縣亦未嘗無所事事奚暇舉恬不爲意處而撥之耶況經畫下鄉舊跡易循人心易附績易成名亦易起顧於恬不爲意處一振作焉則開創難而人心頗駭非

見真守定者一經浮議未有不盡棄前功反不若不爲之便也蓋上之人誠慮之矣豈於下鄉厚而獨於上鄉薄哉余涖任來屢行部未嘗不以荒都增慨每與彼處父老講求得此曩嘗奏記於觀風使者李公時方區畫濬溪適戊子大侵遂寢其事何此鄉之不偶哉然中常耿耿不釋計有年大舉而猶恐未能也值諸生志水利因論著以告將來云 見蕭山舊志

副使戴公家訓

萬曆庚戌歸居林下鄉人云湘湖草可肥田有力子弟占爲已業坐船取歸以自利祖墳山前生殖頗多何不令人取之余曰湖草利微所關名節最大勿聽後往拜掃見湖邊稍高地插標者甚衆心竊訝焉及見署縣高通府遞呈請佃各處官地及湘湖者紛紛若狂余止之皆云湖水自蓄高地何妨余大言曰公所基址姑無暇論乃湘湖專爲救旱而設故根米均派九鄉楊魏二公所以共祀德惠者以其功大也高

地墾田灌溉必盜湖水先年土豪孫玉三輩沒田遣戍謂何必欲請佃須先佃德惠祠爲庄房方可高始悟而不行此皆貪利無耻所爲凡我後人卽至窮窘切不可萌此念頭

右一段出雲南按察司副使戴養吾公諱尚志者所自紀宦遊始末中可見前輩鄉紳無不留心本邑水利不特杜他人之侵占而且垂戒後人卽至窮窘不可萌此念頭似此清正匪特今時鮮少而在當日亦空谷足音矣人皆不知而此念何可沒也故特節錄而表彰之邑後學來鴻雯跋

募建湘湖報功祠疏（即入賢祠）

來爾繩 木臣

錢塘瀦武林之水李白蘇三賢祠在孤山餘杭滙天目之流陳歸楊諸令廟稱惠澤凡皆斯民之感戴厥有故事於隣邦吾蕭之有湘湖猶人之有腸胃斯言非謬其澤無涯中立楊公在前仲房魏公起後巳隆祀典足厭人心然名宦如趙顧郭張克踐龜山之故轍鄉賢如二何張富並驅冢宰之後塵而乃桐鄉之愛無聞則夫棠樹之思安在祔舊祠而非便營別廟以何嫌禮固宜然事如有待今者擬規隙地重構新

棲奉安列位之神靈永享千年之血食巳具呈署令于公蒙允施行但以獨舉未若衆擎一倡還須百和捐貲勿吝雖應在食利之家好義樂輸亦不限受恩之處倘效里胥之頭會箕歛科泒則屬不情雖非釋子之持簿鼓椰喜捨何難隨意共襄盛事足見淳風豈如打鼓以祭江神畧似歛醵而樂田祖得橘皮一片呀向來忘却洞庭山聞荷花十里香從今共識西湖長

入賢祠記

趙善昌 蕭山令

祠在德惠祠側康熙四十九年建祀名宦四人宋邑丞趙公善濟邑令顧公冲郭公淵明明邑令張公懋鄉賢四人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穆之何公舜賓南京工部尚書楓丘張公嶔福建按察司僉事友柏富公玹邑庠生孝子邦直何公競

閱邑志邑之水利莫大於湘湖創修之者宋邑令將樂龜山楊公明邑尚書南齋魏公也二公皆以理學大儒名世此特其小試行道之一端耳故明勅建祠在西郭外以祀額曰德惠葢不徒以其惠而以其德明非他人之可躋攀矣余蒞任首謁祠顧瞻徘徊湫

隘蔽塵不稱所以崇奉之意詢之守祠者云巳非舊其苟且無怪也左旁由一小門入自爲一區蒿萊滿目有扁曰入賢祠守祠者曰此邑貢士來木臣先生諱爾繩者之所創建也將落成而病故刻有建祠緣起事蹟在歸索而觀之則所祀者名宦四爲趙顧郭張能繼楊公者也鄉賢四爲二何張富能述魏公者也夫農田全藉乎水利水利不修田必不能以常稔昔關中有鄭白渠南陽有鴻隙陂江都有陳公塘安豐有芍陂數地得以無凶年憂昔賢誠知所重也今

遺跡猶有存者蓋利民之法有人興之必有人壞之壞之不久屢有人起而修復之可以垂之久而不至於終廢不幸無人焉則竟廢矣考諸賢於此湖或杜紛爭或清侵占或修堤塘或纂書冊以示後俾有所考據皆能禦豪強絕奸慝民之得食此湖之利者魏公以前則四官之力魏公以後則四賢之力也若夫邑之東爲山會鑑湖創於東漢至宋大壞曾南豐王梅溪徐次鐸諸人相次立議力言其當復而時若罔聞今堤堰斗門盡廢而所謂湖鄉之田皆昔日之湖

也洪時有旱乾水溢之虞馬太守雖有祠尸祝者鮮矣邑之南爲諸暨舊有七十二湖以備旱澇宋守王仲武盡斥爲田公家增數倍之賦而公田無所蓄洩旱則高下皆槁水則新舊皆淹僥幸於天之雨暘時若乃亦有秋直與沿江海之沙田等耳今亦忘其誰爲厲階矣夫興利者不知爲何人貽害者不知爲何人三縣之民豈皆惘惘哉無人爲之修復去古既遠故迹已湮自相與忘矣然則八賢之功其可沒來先生之舉其可已哉先生此舉頗費經營其創所未有

者禮以義起也其附於德惠祠旁者取以類聚且即藉守祠者以兼攝也其不借支額設銀爲牲醴費者不敢紊國典也其外不濫及者名宦鄉賢自有祠無涉於湖雖有懿行駿功不敢以私意而附益之也其汲汲於人之所爲可緩者以報前功以勸來者欲俾邑民長享其利也聞其持疏募錢觸熱奔走冒暑傷脾竟致不起嗚呼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先生之謂矣先是其長公珏已舉於禮部茲其孫道濟又舉於鄉賢子孫迭興必能繼志述事此祠可永存矣此祠

存人知八賢之功不可忘因以愈知二公之功不可忘凡祀德惠祠如郃伯之棠益興起其好德尚功之思將崇大其堂宇整潔其庭除復還昔日之舊觀必不等之非鬼之祭而屑越之則先生之所全者更大矣今其同志各捐貲買田爲春秋祀事費予嘉其不干國典不廢私情至期夙駕而往亦奠獻與俯於其間是亦守土者鼓舞風厲之意有所不得辭也不可以無述是爲記

蕭山水利後叙

邑之水利湘湖最豐醇儒剏業名宰嗣功錄宋邑令顧公蕭山水利事蹟第一

湘湖之利均於九鄉一十八穴水則章章錄邑令顧公湘湖均水利約束記第二

邑有湘湖如人腸胃畫圖刻石具瞻象魏錄明邑令張公湘湖水利圖記第三湘湖水利圖跋第四

龜山舊政布在方策不愆不忘有倫有眘錄邑令張公蕭山水利事蹟序第五

維此湘湖天作地藏待人而成後魏前楊中間維述趙顧郭張奕奕四長令名無疆錄邑令張公蕭山湘湖志畧第六

憂虞水旱修復陂池先王之法後聖同揆錄明英宗勅諭第七

冢宰來歸湘湖再造東海不揚西江不嘯誨我諄諄水利切要錄尚書魏文靖公蕭山水利事述第八

原田每每湖水滮滮御史飲恨孝子復讐公壻志在外孫書留錄僉事富公重刻蕭山水利事蹟序第九

御史何公父子復湘湖考備第十

防此湖水二十四塘金線黃泥正其界疆澄清隱占警戒豪强錄副使丁公禁革侵占湘湖榜例第十一

先正司空除惡滌穢光復湘湖功參楊魏錄先尚書公致許僉都論湘湖水利書第十二

新林古塘克水以土坐退湖頭賢於强弩錄宋儒黃東發先生萬柳塘記第十三

西興股堰東至曹娥意行利涉濟物弘多錄蕭山運河考第十四

湘湖水利載在圖經旁搜典錄有所發明錄蕭山水利補遺第十五

湘湖之水民食其利德惠崇祠勝朝所賜錄明成化元年勅建楊文靖公德惠祠記第十六

穆穆冢宰惠及鄉人配食將樂君命重申錄成化七年勅命魏文靖公配享德惠祠記第十七

山開磧堰水闘錢塘嚙我邊幅決我隄防三蠧五害先民憂傷山陰會稽同患相幫錄主事黃竹山先生上巡按論西江塘利害書第十八大學士來公西江

塘條約碑記第十九
會稽上游西陵險設愼固江防於今爲烈錄廵撫溫
公西興石塘記第二十
相彼梯田何知水利隨山濬川可謂曰智錄邑令劉
公荒鄉水利論第二十一
亦越戴公見得思義戒其子孫無漁水利節取嘉言
昜我同志錄副使戴公家訓第二十二
修復湘湖尚有八士作祠報功禮緣義起立是廢非
亦莫敢毀錄來木臣先生募建湘湖報功祠疏第二
十三邑令趙公八賢祠記第二十四

康熙五十八年巳亥八月邑人張文瑞雲表氏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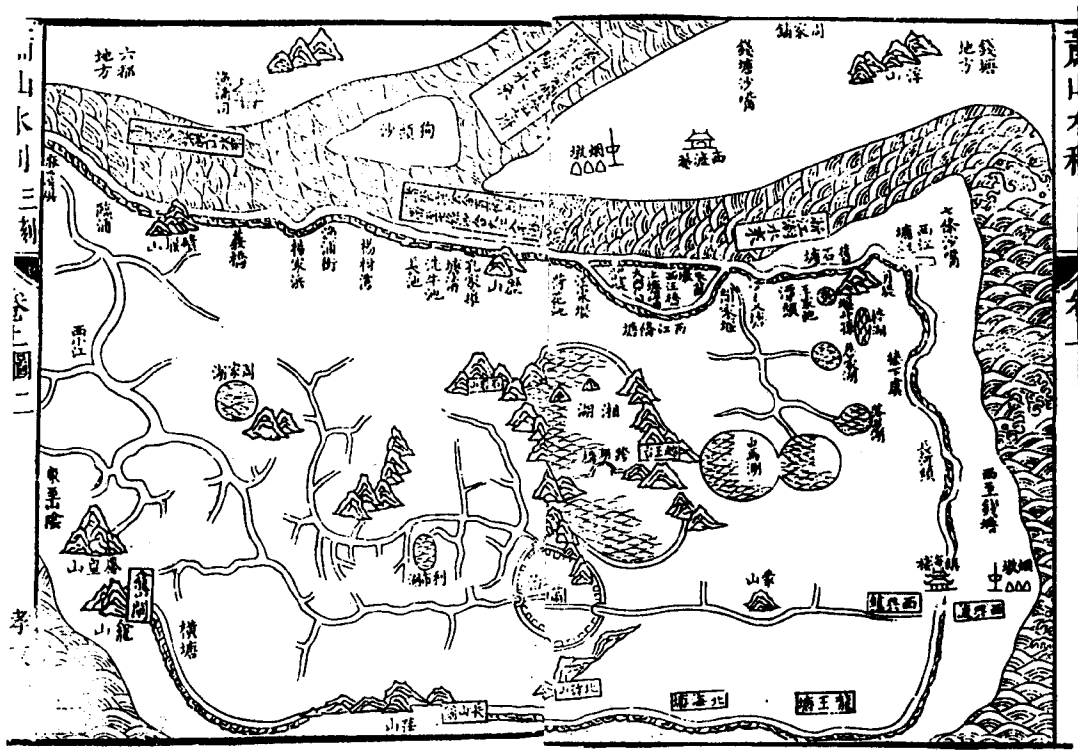
蕭山水利三刻序

蕭山在錢塘之對渡據山陰會稽之上游雖左江右海而水土淺薄高田常旱低田常澇先賢有憂之作湘湖以興水利隄江海以防水患然後九鄉二十四都之田可得而耕且食也康熙五十八年盜決湘湖水利幾廢余旣刻蕭山水利以存舊章今夏蒙
恩給假歸里同人語及西江塘歲脩之役日久玩生漸不可問因命兒子學懋取余舊輯西江塘湘湖紀事稿二帙分爲三卷校正付梓庶幾留心水利者有

所考鏡焉

雍正十三年乙卯早秋邑人張文瑞書

今夏大人給假還里命懋檢舊輯西江塘湘湖紀事稿二帙授懋曰是書凡關吾邑水利者事與文胥在焉余以暫假期甚廹不獲躬自閱梓小子其體余志而成之懋受命惟謹正校字間適有駕名墾荒請佃白馬利市周家梓湖等湖者甚有請佃湘湖壓烏山三百餘畝及青山齊羅二塢等二十餘處者事雖中輟而楊魏之徒懼矣因亟授梓以備採覽庶知江塘之害牽三邑湘湖之利溥九鄉所繫良非淺鮮卽覬覦者見之自勿貪子孫難保之業隳楊魏二公不朽之功矣塘與湖一日不廢則是書之有賴殆未艾也刊竣爰識其顛末如此

乙卯重九後一日學懋謹識

蕭山水利三刻 卷二圖一

蕭山縣水利圖

孝友堂藏

蕭山水利三刻目錄

蕭山水利三刻卷之上

邑人張文瑞雲表輯

來景鳳蔦嘉校

西江塘紀事上

蕭山縣治西南二十里曰西江塘跨苧蘿新義安養長興諸鄉起于臨浦傅家山漁浦以下極于四都祁家墳橫亘五十里

縣志曰西江塘設塘長看守計有十六處曰諸暨墳曰潭頭曰上塘背曰瞯家堰曰項家鈌曰於家池曰張家堰曰上落埠曰汪家堰曰大門曰曰方家堰曰吳家堰曰周老堰曰傅家山曰義橋曰新壩修築泒于由化由夏夏孝長興來蘇崇化昭名里仁鳳儀安養許賢諸鄉并苧十六都三圖苧十七都二圖三圖苧十八都後因鳳儀里仁二鄉受海塘患獨切議者僉里仁鳳儀二十五里聽修海塘而西江塘止泒由化等鄉修之

明洪武三十二年江潮壞堤蕩民田廬主簿師整力任其事增築堤岸四千餘丈

魏文靖公蕭山水利事要曰邑東北有曰捍海塘西有曰西江塘南有曰白露塘皆邑中旱潦關係之所最泰中得縣丞王瑾於西江塘增築高厚民受其惠孰不感之知感者固多而愚昧不知所自者亦有能思患預防者亦不可不知焉又曰西江塘臨浦壩張家堰周老堰楊家浜宜照海塘捍海塘例照有丁力糧里之家看守遇有損壞告官修理勿動細民

舊志曰天順間知府彭誼建議開通磧堰於西江則築臨浦麻溪二壩以截之既改其上流又於下流築白馬山閘以遏三江口之潮汐故知府戴琥水利碑曰磧堰決不可修三江決不可開

正德十四年六月西江水溢塘傾邑市浸者數日司府以鄉官錢玹議用穀募夫築之因濟饑者

嘉靖元年西江塘復圮

嘉靖六年六月淫雨西江塘壞瀕塘民居咸漂失人畜多溺死平原皆成巨浸

嘉靖八年修西江塘先是築塘役例官戶得免邑尚

書張公嶺致仕家居請應役先自其始諸官無敢後者是役得不勞而成

嘉靖十五年建民造亭於臨浦小壩壩爲西江之內障商舟欲取便乃開壩建閘甚爲邑害嘉靖十三年令王聘塞之是年令蕭敬德建民造亭爲之記勒石使不可廢

知縣秦和蕭敬德民造亭記曰民造亭何重民造而作亭也重民造而作亭何亭據要害之地作亭民造閘焉鈞轄於蕭莫匪地也而獨作亭之地爲要害何蕭週遭阽海北築塘禦鱉子門之潮今夠床以虜矣西築塘禦臨浦悍湍雨潦洪漲金衢嚴上流之水灌臨浦港襲陵而入挾海之鹹潮澎湃演溢瀦民居盪稽塲民用昏墊稽事弗登壯者散老者轉死民之造閘水之害厥惟甚哉故築黃樓以捍河流而彭城之民奠厥攸居若今臨浦之小壩是已壩廣不踰三尋外通港港通大江內防浜浜通合境故壩塞則洪漲暨鹹潮俱不能爲之害民用安焉曰塞壩特百人之力一勞永逸而蔚總

其事何曰蕭人之塌徽人之利也故錢之泉勝於海之患蕭吭於浙東魚鹽木植與夫諸貨之貿遷必繇於蕭西來自西興而達運河東來自東關而達運河鮮弗四通矣蕭人非必障而厲之也商人取捷徑必欲繇江入臨浦港繇港決塌衝腹心以直遂雖蕭人胥溺僅利厥載亦忍爲之矣曰是鈎商人也而必曰徽人何曰魚鹽木植之大賈十九爲徽人徽人培厚貨錢本神徽人又神其術故牧民者不暇計大禹胥溺之心而惟通徽人恐緩曰

臨浦之人亦若是恝乎曰臨浦之人衣食於徽人且樂爲之囮媒曰吏茲土者豈無蘇東坡之憂勞者乎曰有之而念未皇耳東皐王子以司諫謫判太倉遷蕭令涖任卽歎曰蕭之利害莫有大于海潮者北巨塘西臨浦其要害之最者乎遂峻禁商人百計壞之而申請於憲臣者益懇誠有如己溺之之心因得允命立亭勒碑以爲永禁事未成而東皐擢南京地官正郎去任蕭予以承乏至歎曰予每過彭城登黃樓而羨東坡曰茲殆非禹之徒與東皐茲舉雖謂之逆續民命可也爰爲之立亭勒石以濟美焉因名其亭曰民造使人知重民造必不至於毀亭矣不毀亭則塌吾知其無恙矣塌無恙民造其有永哉商人雖有呂不韋之智之貲不復於此居其貨焉亭甃石甃甓經始于嘉靖丁酉十月廿有二日落成于戊戌十一月廿有六日亭修十尺廣加修五尺崇如廣之數

嘉靖十八年六月六日水自西江塘入蕭山大田廷及山會邑人黃九皐以書上巡按御史傅鳳翔傅

爲感動移文蔣臯行府縣大興塘役山會二邑協力築之基闊七丈身高二丈有奇收頂三丈南起傅家山嘴北盡四都半爿山橫亘二十餘里自是始免水患通判周表督築勒碑紀其事黃書詳見前刻

兵部員外郎武林吳鼎重建西江塘記曰會稽郡賓大禹治水功成會計之地當時乘舟踏櫂滌源陂澤之跡邈不可想見蓋已數千年矣唯故穴窆石巋然猶存越民至于今仰之曰微神吾其魚乎凡搢冕薦紳而臨民于是者咸望洋顧歎思繼禹

績又安孫民云郡今爲紹興府而蕭山邑于西鄙
北濱鉅海南當太末東陽富春諸川下流西漸錢
塘江水波尤惡前代三面環設長堤以防患雖非
聖人法固亦隨時救弊策也然堤外諸曁之民利
于堤壞則彼無壅閼田多收往往竊水毀堤堤故
卑薄又苦商旅負載蹦蹂不戒爲日久矣嘉靖十
八年夏五月天連雨至于六月上游諸郡水大至
咸滙于下流江海溢溢决壞西江塘四十餘里水
高于防三倍湛溺官寺人民廬舍田稼畜藏無慮

數千萬百姓嗷嗷流散浩然懷襄之勢未止時部
使者應山傅公按越聞之瞿然失席曰水菑殷于
畢下之地猶日月變現於朔望也天實以儆我二
三有位何敢不傾府庫平縣作堙塞洪流以紓元
元之命乎顧兹役甚大惟通判周表職司治水宜
益奮貞亮秉節爲民禦患大禹神靈亦當相之而
况於民乎而况於食肉諸人乎毋崇空文以避法
毋諉諸下吏他綱紀節制其聽諸廉訪若郡守毋
忽是時水利監司貟定張公如京師而山陽盧公

攝其事南平游公分巡東道咸下教郡縣申飭經
營於是周君日夜圖上方略愼簡諸執事而傅公
博謀於鄉士大夫使同守孫君仝來會周君集諸
長吏丞簿尉邑中父老深論便宜分別利害擇善
而從葢其愼也衆獻議曰計築西江塘萬有百餘
丈程之合役六千人人三十日日受平價不過費
白金百二十鎰亦可以事諸失業浮民衣食縣官
而爲作治乃兩便五堰通商尤爲要害計作石堤
勢必完安發邑中諸豪坐法者代買薪石贖罪夫

喜免刑辱而自爲除疾亦人情也其董役六官經
歷歐陽昊項惠主簿王民弼典史陳舉盧昆林[illegible]
俊各有分地庶可考驗成功議上報曰善亟行之
乃閏七月朔周君如策率吏民事事凡八旬西江
塘成崇於故防四之三基廣于舊十之四其綱二
丈屹如崇墉限隔江海越民知免于昏墊矣於是
傅公勞列諸執事而疏周君治狀于朝請增秩褒
異之周君暨諸吏民來言曰此實明使君禦捍之
功諸大夫賛襄之力也盍紀諸余聞使君言水之

方割也吾爲民咎焉復惘焉已而深思焉向使鄰
邑不以防爲壑也通商之家毋見小利也則隄豈
易敗哉斯有任其咎者蕩析奔播之餘饑渴風雨
胼胝手足三月底績亦已病矣可不大哀耶雖然
敬天之命惟時幾康而股肱不良爲事叢壞安不
忘危逸能思始彼何人哉嗚呼何念之深也大書
不云乎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是宜紀功叙遺厥嗣
守之人是年冬張公至自京師而漁浦進士林策
新爲令上下相與愼固封守遂立石焉

萬曆十三年五月大雨周老堰潰西江水入城市其
勢不減嘉靖中
知縣溫陵劉會曰蕭山爲塘者二分捍江海向並
時葺邇來俱停其工爲休息便利計然中有必當
葺而不可停者安可置其辯耶塘曰西江者江受
常山以北之水而蕭山之西偏四十里當其衝春
漲而蕭必浸且及山會矣所恃以捍之無虞者僅
一帶土塘耳所係詎不大哉塘曰北海者捍狂潮
而爲之也似與西塘並要顧彼海沙漲十里許潮

不及塘卽及塘湧入內地秪淤鳳儀二鄉而二鄉
害孰與三縣害故議者僉二鄉聽修北海塘而西
江塘則派由化等九鄉修之役不相及以利害自
相當也顧有謂北海無論已卽西江可無葺而盡
革其節石焉食以壹廢可乎彼或時値波宴漲不
及塘修築料價徒資惰夫故爲此議耳儻一旦難
作悔奚及哉竊謂此役終不可罷在矯其弊而捄
之耳如慮近塘惰夫兆冐築費莫若派該圖得利
田戶身操版鍤定其處過大造而更如慮丁夫制

舊塘冐新功封肉充飽立甃莫若分都挨里修葺
工竣輒以石表識堅瑕如慮樁節洗出居民拾之
爲薪莫若僉近塘殷戶爲長察之某工洗出某令
某工復完之不惟斷拾取之弊而塘日益堅矣如
是庶里長各保門戶知利害且葺塘卽自葺稼也
設有不虞一呼卽至不啻手足之運子弟之赴孰
有惰窳敗事者顧乃懲惰夫之兆冐狃波宴之一
時輒欲廢三縣莫大之長計左矣左矣且如萬曆
乙酉梅水江漲隄防庳缺樁節無具余雖捐俸市

築暫捄目前終非久計卽此當爲不時葺之一驗
云

萬曆十六年知縣劉會重建麻溪壩始用石

萬曆四十年議築西江塘患缺

邑人任三宅議畧曰西江塘舊稱患缺數處急宜增修所謂患缺者由內邊池蕩或接河溝外既衝激內復不支塘土日薄漸以成缺故池蕩不塞平河溝不塡濶則雖用篰石障之於外泥土培之於上目前或幸無事一遇滛潦仍復傾圮矣其親閱

此塘惟方家堰孔家埠汪家堰張家堰過處池河當急議修其他可稍緩耳又呈畧曰西江塘其四十餘里受害處僅一十五里之內隨時修築亦易爲力但各奸覗爲利藪交相欺盜不論塘之堅否一槩請修逐里派築遠鄉不便勢必包與附近奸民勒其厚價抵塞了事拆塘做塘無益有害至於石塊例在嚴灘裝至塡篰俱有石價今則惟拾塘下舊石入篰外露石而內實泥價歸奸腹塘工已完餘剩竹篰折價入已塘長通同乾沒蠧弊百端不可枚舉惟祈洞悉民艱止令丈修患缺可以十省其九築塘有篰石人工三項各鄉里遥雖多路遠不便赴工或令派出篰石二項近塘里遥雖少而先被水害或令出辦人工誠爲兩便不則照田派銀發與塘長僱募修築亦可也

天啓七年知縣余敬中重修西江塘經欽差分守寧紹道張魯唯批詳海塘關係三縣之水今年梅雨驟横惟余縣官委任耆老自行督工完固無患豈爲地方造福不淺耆民蔡三樂等仰卽獎給冠帶

餘如議永爲定例以便遵守大學士來宗道紀其事勒石于汪家堰茶亭來碑詳見前刻

任三宅麻溪壩議曰謹按麻溪在治南三十三里地屬山陰天樂之西南邊境非吾蕭所轄也曷爲築以石壩而令蕭輸其工費蓋蕭山東南境外有槩浦江者源出金華浦江縣北流一百餘里入諸暨縣與東江合流至官浦浮於紀家滙東北過峽山又北至臨浦而注于山陰之麻溪北過烏石江又北至錢清鎭曰錢清江乃東入于海此江對

富春大江而言名曰小江在府治西曰西小江在邑治東又曰東小江計此江經流麻溪之南岸以達於錢清者皆山陰地也經流麻溪之北岸以達於錢清者皆蕭山地也水害宜均受之但南岸皆山延袤至於錢清而未斷山爲阻截被害之田土猶少若北岸並無山崗阻截一望平田而且多通江之水口一遇泛溢平田以內皆江也即不泛溢而江水由各河以入浸淫洋溢無一田廬非江也蕭山苧蘿鄉來蘇鄉由化鄉里仁鄉鳳儀鄉被害

尤劇宋元迨明設策備禦但于各河口多築塘閘壩焉堰則有單家堰邱家堰麥堰大堰衙前堰沈家堰曹家堰楊新堰孫家堰章家堰鳳堰以遏江水內溢之勢閘則有徐家閘螺山閘以時啓閉節水之流又時築龕山石閘以爲江流入海之道壩則有臨浦大壩小壩又特築錢清大壩使江水東奔山會而麻溪要害處尚未築壩江水猶多衝入雖有諸堰閘壩害猶未除弘治間郡守戴公琥詢民疾苦博採輿論相視臨浦江迤北有一山在江

中名曰磧堰因鑿通磧堰令浦陽江水直趨磧堰北流以與富春江合並歸錢塘入海不復東折而趨麻溪遂令蕭山于彼麻溪營築石壩橫亘南北石壩以內始無江水衝入南岸山陰田土固不受害而蕭山北岸汚萊悉成沃壤矣其餘諸堰閘可不復議修築也又嘉靖間太守湯公紹恩築三江閘以洩下流而水益不爲害蓋弘治迄今一百六十餘年無水患者皆麻溪壩之爲利也萬曆十六年邑令劉公會加石重建以杜禍源惟懼塌漸湮

圯以踵前患何今日突有開壩移建之議也以爲此壩不開則害及天樂鄉一都有半之民夫此一都有半之地在壩外東南貼近猫山閘至鄭家山嘴大塘者也澇固可通瀦道由閘以洩其水旱尤可資江水由閘以灌其田于壩無甚利害也即使有害而困此山陰天樂一都有半之田土孰與于困夫麻溪北岸蕭山苧蘿諸鄉所跨之土田也二者較量孰多孰少且先時建壩之初明達如戴公夫豈不軫念此一方民也良亦利害有輕重地勢

有緩急故不得不就築于麻溪耳且開壩之害不可勝言就蕭山言之麻溪未築之先屢有小江之患而不至剝膚者以有堵閘堰壩爲之屏翰也今盡廢久矣使此壩一開既無閘堰之防又無與復之費脫有不虞將如生靈何豈獨蕭山即天樂進東沿江諸鄉水害孰與禦之其横溢錢清以北奔注于三江口者勢將倍于曩時一遇霪霖泛溢横奔山會將並受其害詎止一邑之殷憂也爲民牧者其審諸 崇禎六年議

崇禎十五年五月梅雨江水泛溢西江塘圮田禾盡淹六月十六日復溢道府及山會兩縣親勘塘缺督修

蕭山水利三刻卷之中

邑人張文瑞雲表輯
來景風萬嘉校

西江塘紀事下

皇清順治十一年修西江塘知縣韓昌先議分段修築自汪家堰至大門曰丁家庄至於家池楊樹灣至聞家堰潭頭至諸暨墳凡四段其甚患處則汪家堰至大門曰也

順治十七年修西江塘自大門曰上落埠至於家池止

康熙四年大修西江塘

邑人周之晃議曰西江塘爲金衢嚴婺暨陽諸水所經易于衝決前人言之詳矣而獨惜其無永久之策何哉邑之捍海塘最爲要害然湖水平漲雖澎湃而不傷其根故易土以石可一勞而永逸矣西江之水發若建瓴每遇屈曲則回湍激射旁摟下注輒成潭穴深至數十尋亘數十尋雖上有堅砌之石僅等疊卵敗棄耳故即易土以石難言底

積也然今日之患更不在滿激之難防而在修築之無實往例西江塘派各都里長分段修築俱苟且塞責無實心實力之人以任之值全冊者費百餘金不能成功徒相爲欺隱值稍坍者僅賄差役以免苛責所以小民歲有修塘之費而無修塘之功僉謀有識謂莫若于得利田畝派出樁篰人工之費公舉誠實耆民專任修理不用催督則人有專責而無差役之需索里長金錢一分有一分之實濟一歲省數歲之虛糜塘政莫善於此然而此

法多不行者則以縣間恐受加派之名里長率多頑抗之輩輸將不前任事者不能爲無米之炊耳夫修築江塘費無額設不過以蕭山之民力禦蕭山之水災原非加派亦何嫌何忌也試使縣父母加意嚴徵孰敢怠抗但可興者蕭山得利田原有定額而數年之間缺額至萬餘畝豈日悉變滄海耶猶當嚴諭總書確合其實毋使規避斯爲盡善耳

康熙十三年項家缺圯邑人周之冕督工修葺一洗附塘居民包役之弊

康熙十五年五月大雨江漲十三日張家堰楊樹瀆於家池塘圯二十七日上落埠叉圯本縣于得利田派銀二千兩有奇邑人周生泰里民張逢翼督修塘缺計一百三十丈

康熙二十年五月大雨十四日臨浦塘圯楊家浜閘壞江水湧入內地城市水起數尺楊家浜舊無閘康熙十八年五月居民韓姓等於此造閘引水溉辛十六都三圖田是年閘壞毒流三縣各里遍人

告官禁止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連雨十七日陳塘潰衝沒山陰高田臨浦廟西塘圯十九日江水直衝諸暨墳王家池潭頭登時塘面水高四五尺塘遂圯二十日明家堰周家堰楊樹瀆塘亦圯方家塘傅家山孫家埭塘相繼圯城市可駕大舟六月初六日江水復入如前

康熙二十二年福建總督姚啓聖重修西江塘先是江塘大潰督撫親勘檄道府山會蕭山三縣躬詣

塘所估計工費本府及三縣官民會議府城隍廟謂西江塘雖在蕭山利害實關三縣歷來山會原有協濟之例今工費約萬二千金蕭山獨任其半山會合任其半蕭山任築諸暨墳王家池潭頭閘家堰一帶大患缺處山會分築周老堰方家塘孫家埭上南一帶自去年十月動工至是年春尚未竣事禍建總督會稽姚公啟聖念桑梓故地連歲被災自任捐貲築塘移文督撫停止三縣捐輸將已經用過工費算還民間其未興工地方命其介

弟通判姚起鳳躬親督築延袤數十里爲費萬餘金邑人立碑臨浦塘大書深刻曰姚公堤

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江漲張家堰塘壞巡撫金公鋐檄本府三縣會議修築江塘本縣得利田輸銀二千兩山會協輸銀二千兩撫鹽二院及司道北關本府三縣官共捐銀二千兩俱解本府同知馮協一收督修理于二十六年正月至三月竣事

康熙三十一年六月楊樹灣茨家池項家缺塘陷知縣劉儼請築備塘巡撫張公鵬翮檄署府事處州同知夏宗堯山陰知縣遲煒會稽知縣王風采等會議共築備塘三百二十八丈蕭山任築一百六十四丈山會協任一百六十四丈本府通判岳峻督董理凡二月竣事知府李鐸捐銀五百兩其本縣得利田征輸數目未詳

康熙四十二年築潭頭石塘先是知縣鄭世琇據進士來燕雯等呈通詳奉撫院檄本府山會蕭三縣會勘公議築石塘二百五丈本縣任築一半計一百二丈五尺於得利田每畝捐制錢十一文委縣

丞趙之弼監築山會二縣協築一半亦一百二丈五尺循例山會六四分認據山陰縣詳府原文內稱山陰應分築蕭山潭頭石塘六十一丈五尺照蕭山縣估工料每丈需銀二十四兩毘縣按畝均輸除江北天樂荒都承佃浮橋海塘等里及通邑山天等田例不捐輸外實計得利田四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每畝捐銀三厘二毫九絲共一千四百七十六兩委莫縣丞董理又據會稽縣詳稱會稽應分築潭頭石塘四十一丈准蕭山縣關

開工料每丈估銀二十四兩單縣遵循舊例除七
都二三五圖十三四五六都二十四都二十三都
等山海患都外共計田三十四萬四千零每畝捐
銀二厘八毫六絲共九百八十四兩委縣丞馮奇
董理並於本年築訖或曰是役也趙丞之襄壯而
公輸并派里儀諸鄉殆非例矣
康熙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江水闖入西江塘知縣
趙善昌會同紳士相視患缺公議大修除臨浦麻
溪應修之處各有專責不議外潭頭缺應修十五

丈楊家浜滙成深潭應築月堤六十六丈半爿山
缺亦應築月堤六十丈其丫叉塘小門曰張家堰
孔家埠十餘里間老塘卑薄通須修築約估工料
需銀三千八百兩役大費繁蕭山民力不能獨任
循例詳請山會協修延撫王度昭批查西江塘據
三邑上游爲田廬保障與修工費浩繁帮築久有
成例仰布政司速飭各縣公同勘估尅日鳩工毋
得觀望不前致貽後患本縣又據紳士公呈以爲
山會會勘協濟有需時月而秋濤方壯患缺不堵
則江水直進利害關于三縣而蕭山先受其禍請
于得利田內每畝先輸錢十二文急堵患缺查蕭
山得利田共有二十二萬三千六百三十八畝除
坐修瓜瀝湖塘等處外其昭明由化新義新苧苧
羅等鄉共田一十三萬八千八百一十六畝按畝
均輸計錢一千六百六十五貫有奇應選殷戶督
工及時修堵詳府允行是歲患口雖修而老塘卑
薄如故
邑人來鴻雯急築西江塘患缺議曰國策云亡羊

而補牢未爲晚也夫羊已亡矣補牢何益然已亡
之羊雖不可復追而未亡之羊不至於再失則補
牢非過計也本邑西江塘圮平地成江湖漂沒田
園廬舍淹死瓜蔬粟荳民之辛苦墊隘何可殫述
旣已無可如何然拯捄之術不可不急田禾猶可
補種秧少猶可採買春種雖已後期秋收半可冀
望所憂者柱礎更加濕潤風色不像晴明潮信一
月再起再落萬一大水再入則又需半月之期雖
水退土見而一歲之生理已去老弱必轉死少壯

必流亡矣故合以補塞坍缺爲最急傳聞之言悉知所坍的有幾處大約計之塘自西北半爿山起東南至臨浦止與山陰接境長四十里其間如潭頭閘家堰漁浦倪家壩義橋臨浦沿塘俱有民居俱有內河抵塘下俱有竹木磚瓦商鹽客貨搬運出入俱有拖船盤塘之患平時塘上日漸低陷一旦洪水平塘則于低處而決此必然之勢也外江內河無復限隔衝決既久日漸深闊愈難施功及今塞之尚易爲力竊意此等數處居民千百家既

食其利而啓其患自應任其事而供其役固有所不得辭也況專責則無可他諉而功易成衆擎則合力爲之而事易舉一鎮之中破船故車爛草敗蔫竹頭木屑廢瓦頹垣隨其所有均可權爲填埧堵塞之用計亦不需大費所少者人工耳庀材鳩工自可不日而就若非此等去處無人烟地方其有塘土低薄箭小椿稀以致坍決者則係包頭刻減虛應故事之弊其有暗開竊洞蟻穴蜞行以致坍決者則係奸民違制利己妨人之弊察出果係

是實則嚴督其修補卽破家有不足惜蓋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之人有行之者以所恐者小而所全者大也若欲通派之於一邑分派之於三縣此則大修之事不可以救目前蓋通縣二十四鄉六都至十四都隔在江南廿二廿三廿四三都專任北海塘例于西江塘無涉應派修者止一都至廿一都十二鄉耳諸鄉已有值過現年亦例難通派卽山會亦自救不暇何暇及人或二縣不秦越視亦必遲之又久而後應如此則越日踰時比及塘

成而蕭邑十五鄉已黿鼉之與游而蛟龍之與處矣寧有濟哉比年已數邀免糧之惠今雖遘此大災督撫必不肯爲一邑題疏 朝廷必不肯爲一邑獨免唯望當事存饑溺由已之心姑停數日之征俾民得專力一意于農事則古人所云必須激得一半者實厚幸矣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不知有當否也

又大修西江塘說鴻雯迂愚人也一生足跡不出百里外雖於天下水利亦嘗留心然古今異勢南

北異宜所曉不過紙上陳言亦且不能盡曉其於本縣亦然今承親友不察其愚訪及塘事無以塞責姑就所聞稍條列之以備採擇不敢自以爲是也蘊子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規模既立後之所成與前之所期若合符節此古人之善處事也若毫無定見妄有作爲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成而不久輙壞虛費工力不如勿爲而已矣然亦非有他謬巧秖以實心行實政天下事無不可爲也

一丈地西江塘長四十里自漁浦起西北一帶兩

江所會滙爲巨漾一望汪洋至四都一十五里最爲危險漁浦東南至臨浦江狹水小塘又高厚不爲大患往年有冊者皆自建閘開竇所致耳今欲大修須得幹才强力之人逐段踏看打量某處當修某處不必修某處小修某處必大修畫一江塘圖節次開載地名兼人烟稀密外江遠近內河深淺丈尺多寡然後可以估計工費即不能不少有參差必不至大相懸絕矣

一核田從來派修止責得利田畝塘何利于田凡內之不受水患者即爲得利田矣但其多寡之數人不盡知前周文伯先生云不知何以缺額萬餘畝夫缺額豈有不可清查之理殆亦沿習因循之弊不去徹底澄清耳工房必有一縣總數亦有各鄉細數應着總書推算如缺于額之內則有隱漏矣如溢于額之外則有增加矣增加則有不當派而派者令本戶得以呈明隱漏則有當派而不派者使旁人得以糾舉庶幾夙弊可清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而按畝派徵無不均之患矣

一定式按黃竹山先生云西江塘自古有之自四都至漁浦古塘也高三丈基濶五丈面濶二丈五尺漁浦至臨浦麻溪壩二十五里戴浮梁公築新塘也高濶之數如古焉至嘉靖十八年開周通判督修基濶七丈面濶三丈高亦三丈今即不能如後修丈尺之數然非高三丈不足以當漲溢非厚五丈不足以備浸潑蓋古人必驗歷年漲痕高低塘土堅硬而爲之非泛然也今既爲一勞永逸之計不得爲苟且欲速之圖宜一依古式其內外有

潞蕩抵塘亦宜甃以巨石輔之木椿庶垂永久否
則增卑培薄勞費無巳蹈漢賈讓之譏矣
一泒費江南九鄉例于塘事無涉然新義十五都
跨江南北則田在江北者不得與江南同矣至于
塘內諸鄉又有分認各處塘者不得渾泒重出而
使其有後言也可知者如廿二都里仁鄉廿三都
鳳儀鄉廿四都鳳儀鄉認北海塘苧羅十七都一
二三圖認臨浦麻溪壩故明時巳泒定由夏二都
四圖五圖認蘆康河塘又有認湘湖塘者認長河

至西興一帶塘者此等數處緣在塘內十餘年前
倣潭頭石塘强泒出費以官府之勢臨之不得不
應然非心服也以後彼處或有不虞勢必攀扯告
訐紛紜非公平之道無寧告乞于山會之協濟猶
有成例可援也
一辦料塘之所需竹木土石而巳竹簖所以護塘
也松椿所以固簖也相傳簖用純青猫竹去皮留
筍厚篾編成不得用黃重廿五觔能勝人立松椿
徑七寸長九尺打沒入尺每丈九筒石則取之嚴

灘令江船順帶若干觔到埠卸下堆垛任用並不
得拾塘下舊石充數土則取之塘內外隔一二十
步不得貼塘近取以致內外兩虛沿塘居民耆老
必有知舊法之詳者可訪而知也興工大約須霜
降水涸之候物料必先期預備也
一任人塘役必藉人分段督理此第一義付之積
年包頭斷乎不可矣单寒之士自揣不暇即仗義
踈財亦難獨任可用唯富民耳但亦有分別家雖
饒富有不識不知全不更事者有畏首畏尾凡事

退縮者有起家刻薄算及錙銖者有居尊處優厚
自奉養者均難倚以成事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十室之內必有忠信附塘溫飽之家荷誠實不欺
年力精强者令近地居民推舉擇而使之授之法
式委之金錢物料令其自辦夫役令其自募日後
稽考其成獎其賢而酬其勞諒不至有負任使也
一厲禁黃竹山先生所云塘之三蠹土都偷掘近
年未聞而刨塘通貨私築穴窩二蠹依然仍舊康
熙二十年二十一年之禍均出于此入多委之天

災而不咎人事蓋亦怨辭耳蓋臨浦義橋倪家壩則有木排引鹽之出入楊家浜汪家堰則有柴薪磚瓦之出入閘家堰瀝頭則有客商貨物之出入類皆削去塘土以便搬運朝夕拖拽漸以低薄洪水平堤必于低處先決彼豈欲貽之患哉亦日習焉而不爲之遠慮耳但彼既受其利亦宜任其害合宜于築起之後令本處自鋪石版十餘丈凡過塘必由之不許就兩旁低處卽有不測亦令本處自任修築遞年分段派修亦除出此數處自然用

心雖猶不致蹈虞矣至于私竇爲害尤酷私開竇穴汲引細流本家但爲無妨行人過而不覺豈知一線之隙洪水乘之所謂涓涓不絕流爲江河千丈之堤潰于蟻穴者也本妨人利已之陰謀成挖肉醫瘡之惡計利歸一室禍及千家此不可與城門失火楚國亡猿比而論罪宜乎麻溪壩之坍爲十七都一二三圖士民所切齒也以後如有犯者必照舊例責其修築如舊仍加罪責殺一警百此正其宜不必爲之姑息

有七條固老生之常談亦人所共知者所謂救荒無奇策也惟任事諸君子告之當事以實心行之未必無小補余寔望之耳

總兵趙文璧與知府俞卿書五月間蕭邑西江塘壞洪水滔天某於次日乘船出東門登高而望陸地行舟桑田變海真所謂蕩蕩懷山襄陵者某時衆謀修築之事而某以僕僕風塵久役於外於本邑水利茫然不知加以先人未歸窀穸刻無寧晷今得少暇考之舊志參之輿論稍知綱要其修築

事宜已具合邑公呈當事自有主裁但猶有二事工程之緩急未定捐輸之銀錢米具不得不煩老祖臺之主張者敢爲左右陳之夫坍缺之當急築者人盡知之有未坍之塘似若可緩而急宜修補者人不盡知也蓋徽婺合衢處杭嚴諸水直衝而下環蕭山之西南折而東入海者大江也曁浦江合富陽山陰諸水屈曲而下環蕭山之東南折而北入海者小江也二江原自分道而流自故明成化年間太守浮梁戴公憂小江爲山蕭二縣之害

築塞臨浦麻溪二壩使小江不復由故道而鑿斷磧堰引小江以入於大江於是兩江渾而爲一而漁浦上下十餘里間適値其會合之地滙成巨浸浩瀚汪洋而孔家埠汪家堰小門曰大門曰上埠湖張家堰諸處正當其衝一帶塘甚低薄極爲危險而今歲幸不衝決淺見之人遂謂此數處且可恃以無恐不必興工但責成來年分段歲修者增卑培薄足可了事此等議論極足動聽然極爲誤事夫衣袽不戒則萬斛之舟可沉蟻穴不塞則千丈之堤立潰皆機伏於隱微而禍生於所忽也此數處塘内即八十里之湘湖萬一決入則江湖相連勢益洶湧浩無津涯將必湖塘盡倒方憂水患旋患旱灾方治江防又繕湖堤安得有如許物力乎况氣再鼓而必衰力長用而必竭今年不了以待來年今人不爲以待後人今日之苟且安保後日之不因循今人之泄泄安保後人之不沓沓乎此事尚未有歸一之論所謂工程之緩急未定者此也若夫蕭邑據東浙上游西自西興東至曹娥

一水直達而地勢西高東下朝浸蕭山夕及山會理固然也故水旱蓄泄三縣每相灌輸同病相憐同患相恤譬之同舟而遇風秦越之人相救如左右手矣蓋西江塘所以捍外水也萬一決溢則三縣皆有沉溺之害三江閘所以泄内水也萬一壅塞則三縣皆有泛濫之憂所以三江造閘時蕭山帮工帮費而西江塘山會之協濟始于明嘉靖時蕭山田少而獨任其半山會田多而合任其半此舊例也迄今 國朝不廢載在誌書可考並非無稽近聞三縣會看會稽咎公有本縣自有海塘無暇旁及且以往年蕭山不帮修三江閘爲責竊以爲過矣幸今歲坍缺猶少水勢猶緩且在二麥既登之後禾苗初插之時故蕭山雖巳大擾而山會尚得晏然猶得買苗補種設其缺口加多地在六月山會亦難免沉霪洪水一過烈日熯之苗且立槁秧無可覓其爲二邑害可勝言耶所以從前協濟歷有年所二令不曾存此疆彼界之見上官何曾受截鶴續鳧之譏良有見於此也若往歲之不

背修三江閘者亦自有故蓋蕭邑原有協濟山陰
銀歲解府收貯存積以備修葺塘閘之用此宗歷
年未動何容重出况無病而服藥不饑而强食非
徒無益而且有害閘並無傾覆之形何煩修築之
勞無端光棍獻謀有司過聽將以萬姓之膏血充
奸徒之橐橐所以敝邑貢生來爾繩發憤具呈上
臺得以中止官吏不知省多少追呼閭里不知省
多少箠楚而閘固依然無恙是二縣所當尸而祝
之者奈何反借以爲口實耶值此亟宜修舉之時

尚未有歸一之論則所謂捐輸之銀錢未具者此
也此二事非得老祖臺主持於上則縣父母難以
奉行于下工無自而興功無自而就故敢竭愚夫
之千慮以備智者之一擇焉

康熙五十六年築西江備塘

邑人張文瑞西江備塘記曰黃河之防水之所及
而爲之限者謂之縷堤水之所未及而預爲之限
者謂之遥堤蓋河之决溢不常縷堤或潰猶有遥
堤以制之則不至于泛溢四出而爲室廬田園之
患然非工力有餘則不暇以爲江之有備塘猶河
之有遥堤也吾邑西江向無備塘康熙三十一年
楊樹灣於家池項家鈌塘陷縣令劉公始築備塘
三百餘丈既修補鈌陷處而别築新塘于內是亦
預防之計而民力已勞矣今五十六年之築則繼
此而起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先是五十五年九月
總督滿公保按臨浙江本縣諸生來竹吳弘道魏
憲尹蔡森張應甲王照智等請築西江備塘呈稱
自五十三年西江塘决半爿山楊家浜今年五月

又决麻溪壩臨浦塘修築甫竣而八月大潮又以
塘坍見告查自大門曰至小門曰一帶塘身衝壞
塘脚搜空又張家衖至朱前墩一帶情形不減大
小門曰但欲帮濶則外苦江深不測無從措手內
苦塘河填塞維艱欲增高則又苦於塘身無脚如
飄葉浮萍徒勞無益請照舊例于患鈌腹裏預築
新塘以備後患總督批本府親勘十一月本府俞
公　卿踏勘定議自汪家堰至朱前墩一帶地方應
築備塘四百六十五丈基濶七丈收頂三丈高一

丈六尺又塘內取泥食地七丈於本縣得利田一十三萬八千八百一十六畝每畝出錢一十八文共該額徵錢二千四百九十八貫有奇外山會協濟銀一千二百兩依縣令趙公善昌會紳士公議王君綏祖來君珏蔡君文謨單君徐周蔡君達趙君邦鎮吳君弘業孫君日發及文瑞等董其事預借庫帑僱夫挑築於五十六年正月經始三月落成計每丈工銀五兩填河每丈量增工食共用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毀田一百二十三畝地十四畝四分七釐池一畝八分七釐額糧照例攤入得利田均輸差亦免侐遷民房若干間遷墳二穴並給遷費共六十兩係趙公捐俸非舊例也是舉也名雖曰備塘而去江無多丈尺他日洪水衝激惟有藉此為捍禦則實新塘也與前劉公之有外塘復有內塘者名同而實異矣本縣尚有未徵錢若干留為修理舊塘之用其事則俟後之當事者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西江橋居民汪君德等經撫院陳告西江舊塘腹裏低窪請開涵洩水以便民居等因奉院批本縣元文成踏勘不許

邑人張文瑞西江塘涵洞議曰西江塘防三縣之大患自來有修塘之事無拆塘之理今欲開涵是拆塘也塘主閘水不主洩水若許開涵是主洩也蒸涵洞有不可開者七請略言之前進士黃竹山上巡按書論西江塘有三蠹而私涵為第一蠹載在府縣志可考此一不可也康熙十八年附塘居民韓姓等私造楊家浜閘引水溉辛十六都之田至二十年閘壞塘傾經里遞告縣詳憲司禁止縣有舊案可查此二不可也先因汪家堰至尖山數一帶舊塘危險諸生來竹等呈于督院請築備塘蒙本府親看請築新塘兼修舊塘今新塘雖已造就而舊塘猶當歲修譬如人家墻壁多一重有一重之遮拉未有才築內墻便于外墻自開一竇引賊入來者此三不可也前歲撫院朱公初下車汪賢等呈請開涵行縣查議經前縣趙公詳覆不許今汪君德等又仍前說無已試問其開涵將在舊塘乎抑新塘乎若於舊塘則累卵之危不穴且潰

在汪君德等宜亦知其不可若新塘則奉督院憲檄建造本府親定規模又奉撫院鈞批在案此四不可也夫人情何厭之有春雨聯綿則思開竇以洩內水夏日旱乾能勿開竇以引外水乎千丈之提壞於蟻穴不可不慎假如前已有竇爲今之計尚欲填塞以保塘身何況無而爲有乎此五不可也西汪橋地勢本高舊塘河亦甚深濶縱有連雨不致淹沒民居況塘基地糧巳經攤派通縣從來塘下田地聽其拋荒若私竇一開他日秋水高漲

先於竇處決裂必致餘塘俱倒三縣遭殃誰任其咎此六不可也且康熙三十一年前任劉公於楊樹灣築備塘與此正同而當時未有開竇之事若今日此處破例他處效尤則營私苟利之徒比肩而起開竇洩水之狀便蕃而至何所底止此七不可也惟望縣父母祭先輩黃竹山之名言遵 本朝楊家浜與楊樹灣之成例體各憲之同仁仍前尹之舊政爲三邑作法於嚴勿開竇洞念次黎一路之哭勿恤數家則蕭邑幸甚山會亦幸甚

蕭山水利三刻卷之下

邑人張文瑞六湖輯

來景風萬嘉校

湘湖紀事

康熙五十八年五月沿湖居民金士三十四等浼武舉孔沈詩監生孔成九武生韓伯英等瞞囑典史馮愷經偷放石巖穴等處湖水一案經生員王協卜與弘業王韡書喬啟英王渭碁洪琛毛作琍楊復元張應真徐夢鼎等呈稱蕭邑湘湖剏自宋邑

令龜山楊文靖公三時蓄水秋旱溉田利及九鄉澤流萬世查得利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有奇每畝合得水六絲八忽一秒放水一十八穴分爲六等柳塘先開黃家竇最後或放一時三刻或放四十六時或得水四毫四絲或得水一分五厘不等順次而開過時即塞均平公溥至悉至精其原田三萬六千餘畝該糧一千石零七升五合派之得利田每畝七合五勺謂之均包湖米其塘塌穴口九鄉坐地分築並不輸派通縣則是湘

湖乃九鄉衣食之原亦九鄉性命之本利則九鄉獨沾責亦九鄉獨任防護最嚴偏枯即競故先時而開有罰過時不塞有罰沿湖車戽有罰私開竇洞有罰所謂揭防斷臂賣水斷趾者此也揭防謂先開竇水謂私穴碑版誌書班班可考水利衙獨任其責而縣主考其成功歷代遵循豈容顛越今歲旱魃爲虐山川盡滌所賴湖水滿盈足甦枯槁乃現在放湖十不偏一低鄉猶有一杯高鄉竟無寸勺萬姓徬徨呼天莫應揆厥所由其弊有在定例出水之穴發數發時隨放隨止外堨一開內堨即塞一蓄雪水二蓄春水三蓄梅水不患水少只患塘低詎塘長蠹胥營私賣法當塞不塞以規厚利先時不蓄臨時何來其弊一也湘湖皆屬官地而取土捕魚不禁乃窰戶利其乾涸便於挖掘漁戶乘其水淺便於絕流賄囑塘夫挽通衙蠹吏不签催官不勘驗甚則偷開穴口張網設笱毫無顧忌而窰戶之運磚過淹更得順流直下省費省工梘蠹既有陋規見亦不問日復一日源盡水窮其

弊二也幸今春東水逆流少收涓滴若能嚴防偷泄或可什存二三乃沿湖一帶奸民肆行車戽甚且遍放私竇晝夜不絕夫沿湖之田雖屬得利然既分數定時則一毫一忽不得私沾一刻一時不容先得減湖水之分釐即缺九鄉之杪撮而納賄開竇通同作弊蠹則指官官則庇吏上下比蒙一帆穿就試思一滴一珠民膏民血而恣其鯨吞略無剩汁其弊三也夫湘湖之地非有所減九鄉之田非有所增昔何以盈今何以涸昔能波及各村今並不周得分況湖地比昔加深鄉田比昔加少湖深於取土燒窰田少於造墳竪屋以加深之水溉加少之田宜更有餘而反不足咎將誰諉今田禾不救無望西成民食垂絕而又派之納湖耗築湖塘輸德惠祠地糧造各村坊堰堨是九鄉之民不受湖利獨受湖累師臺甫及下車未遑清問水利衙久司其職而視湘湖爲利藪等九鄉如兒戲徇私殃民莫此爲甚伏乞嚴查壞法因由不築不修私車私穴或賄或情是官是蠹通詳各憲民賴

盜佔湖田倒發邊遠充軍塘長吏胥一體同罪若
夫狗庇受賕婪賍溺職國典煌煌則非書生之所
敢議也七月內本縣黍縣丞買克昌會同紳士勘
驗得黃家窩官穴在石岩山邊私窩三個又私窩一個假名
黃家窩石岩陡門官穴私窩一個在四家河上水溝一個深三
尺私窩一個土名張家窩水溝一個深三尺董家湫官穴私
窩一個假名董家窩私窩一個土名九金山穴私窩四個土名橫塘
窩私窩一個在陳家河假名上黃家窩今用泥塞私窩一個在陳家河上假
名黃家窩運大河六月二十五日先開現據辛十六都韓攊泰等于糧衙勘塘日具控黃芳玉私閉

私窩一個在陳家河上假名黃家窩今用不塞水溝一個深五尺又私
窩二個水溝一個深三尺私窩一個土名下窩私窩一個
土名上窩水溝一個深三尺私窩一個在潘家浜上鳳林穴官穴
去秋至今始終不塞私窩一個亭子頭官穴此穴存[illegible]歷久不開許賢窩官穴楊萁穴
官穴現業縣批孔茂賢呈詞爾與韓翔鳳移同斷塘長倫洩湖水已干例禁等語私窩一
個在沙嘴背傍歷山南官穴河墅堰官穴歷山北官穴柳塘穴
官穴石湫口官穴私窩三個東陡門官穴私窩一個划船
港官穴金二穴存湖[illegible]官穴閘婆湫沿山在金二穴[illegible]官穴私窩一個橫塘穴官穴私
窩一個黃家湫官穴以上官穴共一十八處私窩水

溝共三十三處其外沿湖車水基址共四十餘處
犯禁雖同爲害猶淺槩不開載又經生員來竹王
協卜吳弘業王渭暑蔣樞洪琛來斯文王麟書張
應甲來日聖富啟英陸廷等呈稱湘湖水利均及
九鄉蓄洩限時厘毫定則去水穴一十八處自宋
迄今並無增減移易舊制穴式各濶五尺各深三
尺兩旁豎石底亦如之彼此無異至於先間私放
罰例最嚴誌載甚悉詎水利衙蠹作利藪串役婪
賍烹肥賣法及至放湖水泉盡涸田禾枯槁痛甚
剝膚生等具控蒙委糧衙勘驗會同紳衿沿湖逼
歷窩洞水溝鱗次相續晝夜不休或假公掩私或
移彼就此一穴三呼一窩四見情弊顯然衆目難
掩更有甚者陳家河地勢最低塘工最險大開一
穴豁洩官河私築外堤詭稱公穴私窩之中爲禍
最大至鳳林穴今年五月草率補塞楊萁穴又於
今年五月潑賄先開不惟私者干冒禁罰即公者
亦變壞成規切思捐防實水向有明條私開私放
必有主使民不賄蠹不敢私行衙不受賍豈肯故

縱伏乞嚴提水利衙經承胥役并該管塘長總甲逐一嚴訊贓私按律通詳以昭國典以救民生庶水利得全後來知警云又紳士何錫田來銑毛鈞孫士榮來竹吳弘猷王協卜洪琛蔣楓王麟書等呈稱湘湖之水原以溉九鄉之田禾非以飽一家之谿壑今馮尉斯洩殆盡而狡辯不休彼謂贓証未明或可掩飾耳即據楊冀一穴溉新義鄉前後夾村為田不下三千餘畝詎孔茂賢孔一隆孔鍧宜計畝斂錢七千二百文於本年五月廿八日同

孔九成孔沈詩韓伯英陳瑛等饋送馮尉其衙胥單升塘長華瑞各有分規總甲孔學交相賄庇即於廿九日擅將楊冀穴偷放一晝夜此在新義鄉老幼士民萬口如一贓証明確舉一可例此天臺明見而鈞批鑿鑿者也夫官穴如此何況私竇暫開如此何況久洩按畝計贓其數不億按律究擬與受同科伏祈併賜詳揭逐一拘提對質則馮尉之喙可息而卬等亦非揑詞誣陷者矣於是本縣據呈詳揭奉撫院朱公軾批布按兩司嚴查又奉

督院滿公保批湘湖水利暨及九鄉官穴一十八處先據塘而後黃家霪誌載甚明且係築閉洩各有時刻不容紊越馮愷經不及時堵築蓄水已乖職守乃敢開設私霪三十二處之多現據勘明則罔利害民大干法紀仰布政司嚴提通賍犯証確審婪贓寔數取揭通詳咨斥究擬一面飭令該縣查照縣誌原穴所無之私霪處所即行堵塞乘時修築以備潴蓄毋任梘蠹滋弊干咎等因本縣遵批審詳內稱看得王協卜等控水利典史馮愷經

斯洩湖水一案查湘湖蓄水澤及九鄉共有官穴一十八處載誌邑乘修築塘堤係典史專司每至立秋後三日各霪洞次第開洩不容紊越奈今夏天道亢暘田禾缺水沿湖居民違禁私開而馮尉失於覺察致紳士王協卜等有叛徇私等詞之控隨據勘明私開霪洞水溝共三十二處立飭堵塞修築當經通報在案奉憲飭審詳解遵即訊據來竹等各供馮愷經除僻弛職守失察衙役犯贓及收受楊梅一担鴨一隻輕罪不議外得受孔九

成等所送銀壹兩貳錢合依官吏人等非因事而受財坐贓致罪折半科斷一兩以下笞二十係貪官不准折贖永不叙用單升奉差查塘私受錢二百四十文又係過付塘長華瑞得受七折錢五百文合依枉法贓一兩以下杖七十係無祿人減一等各杖六十折責二十板並革役革去塘長名目總甲沈茂得錢五十文杖責革總孔茂賢孔德宜非因公務科歛人財物若餽送人者雖不入已計贓以不枉法論各主者折半科斷一兩至十兩杖

七十折責二十五板各贓照追入官違禁偷放石岩穴等處之金士三十四等因天亢旱衆姓紛紛救苗情般應邀免議武舉孔沈詩監生孔九成武生韓伯英係馮愷供稱進衙說事之人應照新例與受財人同科但俱恃護符並未承認除將典史馮愷經職揭孔沈詩中式科分孔九成捐納事例韓伯英入學年分一併開送應否分別咨題黜革伏候憲裁等因維時本府俞詳稱蕭邑湘湖之水灌溉九鄉田畝設有滿溢立秋三日始行開洩水

利有籍可稽然亦止就雨暘時若而言非可槩論於焦原赤壤之候也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以後雨澤愆期湖堤以外田成龜拆耕種之家車戽無自是以偷放諸竇莫可禁遏五月二十日該邑典史馮愷經查覆塘長孫茂雲開放椰塘解縣枷責而孔九成等以救禾情殷交相請託乃愷經始則姑息繼且曲狥爲紳衿王協卜等於七月初一初五二十一等日聚起詰告筆陣相尋該縣委縣丞勘明通詳奉批查審行該縣元令擬解前來卑府逐

加細鞫據孔九成等有醵錢脩塥之費餘錢付衙差單升之供卽單升亦經自認不諱據塘長華瑞等僉云並無其事卽在縣三木嚴訊亦復矢口不承惟馮愷經供有當日縣審慘見百姓受刑曾認得銀一兩二錢之語查職員受賄例有處分雖過贓無人而親供可據殊難爲之寛議也但蕭民素稱健訟若華瑞等果有餽送典史別情三木之下豈甘隱忍卑府職司守郡該典史任蕭數載不聞其有劣蹟今以自認無多之贓遽罹嚴參殊屬可

憫可否請記大過一次免其咨革出自憲仁畢府
未敢擅議再查湘湖舊設水竇一十八處今據該
縣勘詳至五十洞之多其開自何人始於何年難
以窮究相應將邑乘所載仍留啟閉其餘悉加堵
塞永杜爭端至典史有巡私捕盗之任嗣後湘湖
水利請委縣丞尚司責成典史不得干預再水竇
之設原以利民遇有大旱之年若拘定秋後始放
是何異啼飢于室而扃固倉箱乎應令邑民稟縣
詳請或控憲委員查驗因時救濟更爲恩便至生

員韓翔鳳陳璵等係爲首出錢之人忽而附和原
告且曲爲支飾殊屬反覆奸險應與斂錢之孔九
成韓伯英等發學戒飭但念係公事起見并請一
視同仁均免深求其塘長華瑞等畢府審訊時已
經薄責並邀恩免所斂之錢于各名下照追入官
公用等因奉憲藩臬二司明鑒會核詳稱本司會
看得蕭邑湘湖蓄水利及九鄉自宋迄今設有水
穴一十八處灌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餘畝
誌載立秋後三日始自郁塘終及黃家竇次第開

鑒責成該邑典史晉理毋許紊越九鄉用主數于
餘戶水利均沾十八洞之外原不容剏有徑竇也
乃典史馮愷經任挖私竇非時放水以致紳士王
協卜等有叛例徇私等事先後控縣元令隨委湘
衙協同紳士勘驗湘湖啟閉官穴一十八洞叉添
私洞水溝三十二處其五十處等情覆縣復據衿
監來竹等以遵勘顯然等事開明五十處官私竇
洞具呈在縣而紳衿何錫田等以斯毀之贓証確
然等事呈孔茂賢等科斂等情據該縣通報奉憲

批司嚴提過贓犯証確審咨斥究擬等因遵行絡
府轉飭蕭邑訊詳去後茲據元令詳稱庭訊典史
馮愷經據供自認縱役私開楊冀穴受銀一兩二
錢衙差畢升得錢二百四十文又係過付塘長華
瑞總甲沈茂等俱各分錢武舉孔沈詩監生孔九
成武生韓伯英等進衙說事擬以咨斥笞杖解府
該府覆訊以孔九成醵錢爲脩塘之費餘錢四百
文爲畢升所得塘長華瑞等則矢口不承而典史
馮愷經又供因見百姓受刑曾認得銀一兩二錢

之語諸記大過一次其餘請邀寬免前來二本司查得縣尉雖係微員而官箴豈容有玷今馮愷經常管湖田水利乃于水洞一十八處之外任聽私挖至三十二處之多則平日之請託臨事之受賕皆非無因據供康熙五十三四年間來姓等私開湖塘詳縣枷責歷歷有案信如斯語是其責守何至士民羣起而攻覦之若詧即使從寬亦難靦顏供職況自認得銀一兩二錢初供鑿鑿應請憲臺批奪俯容另具簡詳咨斥至單升華瑜沈茂等供

認得錢及過付情形歷歷如繪府審異同亦屬矯飾姑寬免擬各與杖革各賍于各名下照追入官生員韓翔鳳陳瑛爲首出錢孔九成韓伯英等因事科斂均屬不應相應發學戒飭再該府以蕭邑典史有捕盜之責請以湘湖水利委任縣丞是管糧之員而司蔭田之水似爲允當其湘湖水利誌載一十八洞此外私竇盡行堵塞毋許私開勒石永禁再據該府詳以水竇之設遇有旱年請因時救濟之語但查湘湖創始自宋代邑令龜山楊文靖公相傳至今奉爲法守先賢豈不知因時救濟之法惟恐蓄水有限若早爲開放則立秋急於需水之時必有不足之憂應令該縣會同紳士從公酌議妥確另文詳奪蒙撫院批馮愷經仰即另詳請咨褫革單升等各責二十板革役追賍韓翔鳳等發學戒飭餘飭速議報奪

邑人張文瑞湘湖放水議曰切以法有不便於人者宜變其法以從時人有不遵夫法者宜黜其人以復古凡事盡然去年湘湖之旱乃人之無良非

法之不善也府詳乃有逢大旱之年許令因時救濟不必拘定秋後始放之例大駭物聽凡言農事者僉曰天時地利若如府詳俱不和當蓋土雖寄旺四季各十八日而六月謂之長夏專司濕土之令月令日土潤溽暑言雖旱乾終帶潤澤苗即枯槁亦能蘇醒一逢秋雨勃然而興其收反倍至於秋則爍金用事禾苗不可缺水故諺曰田怕秋來旱古制限於秋後三日放湖者此也今若變之則山淺水少一放而乾萬一秋雨不時後將何救非

所謂因天之時也地有高低則需水有緩急古
限定一十八穴放水有先後止水限時刻得水分
毫釐取其均平而不偏也今而變之則富豪強梗
之鄉得水嘗有餘貧難狹小之鄉得水嘗不足爭
鬪紛然獄訟必起官府雖有均平之心安能家諭
而戶曉也唯夫溫台衢處諸府多種占城早稻夏
末秋初便可收割此法施之彼處頗亦相宜若蕭
邑傍湖之田皆植晚禾直至霜降之後方是收成
之期自立秋至冬初尚有百日不可脫水倘湖無
涓滴之留後何所恃非所謂分地之利也且湖本
為大旱而設若風調雨潤之年諸方自有港漾支
流足以灌溉亦復何藉於湖況人之趨利若水之
趨下也嚴禁設防以約束之猶不可遏而可縱之
使橫流乎更有議者一則私霪宜絕也淮南子曰
溜水可以滋壺植江河不能實漏卮去年糧衙按
行湖塘搜出私霪三十餘穴比正穴幾倍則湖水
必無滿盈之日今雖堵塞不過苟且了事掩一時
之耳目塞之既易開之亦不難欲絕其弊須行卧

羊坡之法查取開霪之家免其罪責於放湖之後
水落土見督其取土附於塘腳作斜坡之勢則塘
腳高厚開霪頗費工力即開亦易得敗露將不絕
而自止可以百年無患此魏文靖公脩塘舊制也
一則斗門宜建也大旱之年民爭水如珠最苦不
均古制用石作斗門濶五尺以石為底去水面三
尺上為橋或木或石以通行人以為放水之節度
若以泥為堰易于坍塌去水無限矣但以一座
約計費銀二十兩一十八穴約費銀三百六十兩
此費從何而出合無積罰鍰以成之亦可百年無
患此宋令顧公沖立石舊制也此二條初行不無
稍擾要在調劑得宜耳一則界址宜清也傍湖居
民易於侵占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分計之則無多
總計之則十百不止也古制以金線青黃為界黃
土者山也是私產青土者湖也是官地截然分明
而奸民有以下實青泥而上冒以黃土種樹植蔬
者矣此雖不可盡清亦須去其太甚又山腳必有
灣坳之處而行路之人便於徑捷往往築短堤為

路其內實官湖也必爲小橋以通水方可否則山土下頽漸成平陸民占爲私產矣此亦當去其太甚者也一則諭佃宜核也奸頑之民往往借坍江之名諭佃湖中退灘地墾田起科以補其缺誑惑有司一畝不察群起效尤不可究詰勝國時自實占田幾半何御史以清理忤令隕命何孝子以奏歸改正垂名今湖中汙萊之地任從荒棄而不以予民者其墟不可闢也嚮片進久安知無違其故智所當痛懲而嚴絕也此二條人人皆知犯者亦

少有司特不可忽爲細事而不加之意耳一則偷洩盜決之禁宜辨也堤塘考埒夫之職掌乃有貪愚之人賄於堰下挖穴通水夜以罾罾取魚晝以泥草塞穴行人過之而不言近隣知之而不發不知消消不絕流爲江河又非灌田徒然耗水一家之利甚微一邑之害甚大又有傍湖居民以水滿捕魚不便賃夜盜決堤防既不知其姓名亦莫究其蹤跡又有傍湖養牛之家利於水淺則柴薪磚瓦重船必然雇牛拖拽因可取值每每買囑塘夫

洩水涸湖亦是壞法之一藪宜重懲而不貸者也一則分疆畫界之弊宜革也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分水澤之利與民共之舊有草蕩魚池俱在湖底于水無礙蕩地每畝科米三升五合池地每畝科米五升蓋因利之所在無主則爭故設爲此法今則一望平湖稍深者不過行舟之港有何池蕩之分而豪強之宗因湖草可以糞田往往插標爲界小民必納錢方得取草傍湖村民亦以遠近分爾我時有鬬爭夫湖本官地草又微物有工夫氣力

任其取之有何不可而據爲已有耶魏文靖公詩曰荇帶荷盤從取市蓴絲菰米任求嘗此廓然大公之心也設有到官宜從容開諭俾其和息若其不悛亦不妨大懲而小戒也湖之利弊已盡於此如其及時篤修堤防完固湖畔此在當事隨時斟酌非一時之所得議而盡也

蕭山諸湖水利 附刻

邑人張學懋勉之重鐫

牧馬湖

牧馬湖在縣東四十里屬龕山村溉田二十頃東西北三面距山惟西南築塘數十餘步湖以備旱而塘以備潦也

女陂湖

女陂湖又名孔湖在縣南二十里屬來蘇鄉去縣南二十里溉田二百餘畝週里許西南北三面距山

面東皆民田水泉深瀦不費陂障而旱屏不病利出自然者也

利市湖

利市湖在縣南二十里屬來蘇鄉周三里溉田五百畝東近西小江西南北三面皆田不事隄防不涉有司與女陂相類云

通濟湖

通濟湖在縣南三十里屬苧蘿鄉周十里溉田一萬畝東北距木峰山西南腴田數十頃逶迤環遶不溢不竭民咸利之

周家湖

周家湖在縣南三十里屬苧羅鄉周五里溉田六十九頃二十畝東北西三面距文筆山南通大河嘉靖年間邑令林策改正復舊立石紀事置于通闠坊寅賓亭邑人毛公教碑記見邑志

楊家湖

楊家湖在縣南五十里屬孝悌鄉周二里溉田八千餘畝南至龜山東西北三面皆田沮洳原隰頻潦

而利薄者也

大小湖

大小湖在縣南六十里周九里溉田九頃西至梓湖山東南北三面皆田其田外橫塘所以備潦也

于湖

于湖在縣南六十里屬長山鄉周二里溉田二百六十畝一名游湖東南北皆距大山西近大溪地最高阜取諸湖而不給則以溪濟之蓋惟患其亢而不患其潦也

卸湖

卸湖在縣西三十里周二里溉田一百五十畝南至東山西北東皆田湖小而救旱則不及其三面無防或潦則有餘今築桃源鄉塘則三面有賴一舉而兩得者也

徐安正湖

徐安正湖在縣西四十里屬長興鄉周十五里溉田三十頃東至冠山西南北皆田湖狹小蓄不廣田皐而澤不周其利害與千湖相類云

右蕭山諸湖水利十條見紹興府水利圖說乃明萬曆六年戊寅郡守賈公應璧所修之書也是書原本余家有之恐其久而失傳也因附刻於此其湘湖西江塘北海塘桃源塘西小江白馬湖六條已見懋父前刻蕭山水利及郡邑誌乘所載者玆不具錄住山張學懋識

蕭山水利書初集二卷續集一卷三集三卷附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初集明富玹編

國朝來鴻雯重訂續集三集皆

國朝張文瑞編附集文瑞之子學懋所編蕭山水利以湘湖爲最溥明初其邑人御史何舜賓嘗以清理佔田被禍玹爲舜賓壻因取章懋魏驥所輯水利事蹟合梓以行以備考驗康熙五十八年有私決湘湖者水利幾廢鴻雯據舊本重加訂正文瑞又旁搜黃震萬柳堂記等文十二篇爲續集并刊行之雍正十三年文瑞又以舊作西江塘湘湖紀事稿二帙輯爲三集其附集則蕭山水利十條即明紹興知府賈應璧所撰圖說之舊本也

治河前策二卷後策二卷

〔清〕馮祚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河前策二卷後策二卷》提要

自叙

宋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以經義治事二齋經義擇疏通有氣局者居之治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弟子筮仕皆適於世用天子下其法太學我
世宗憲皇帝申明經義治事須之成均期之書院
皇上御極以崇實黜浮勗勉書院多士泰前後遊鍾山書院凡八年事　大史文叔楊先生今且五年遊安定之門時惴惴焉以不得齒於安定門人是懼幼習毛詩閒以一得用識討探其期適世用者在治河一事竊惟我
國家承平百年日張綱舉而所憂心不釋者惟淮黃不治而已每遇霪雨暴漲橫潰四溢没人民漂廬舍其賑救塞決輒費金錢億萬居平防護修築亦歲無虛日士生斯時豈可不思策敷休明上以紓
宸衷之憂下以貽生民之福發憤討論審厥利害待用
闕廷固其宜也夫河自發於西域吐蕃二源下會淮泗入海經行萬餘里納千七百一川所當周知也禹貢成書後迄今四千一百三十餘年其中之翕由潰決

遷徙靡常所當周知也嘗考自漢以來禹遷河渠有書班固溝洫有志賈讓有策王橫有議張戎有奏孫禁有圖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辨懿上四界首二股河圖蘇轍歐陽修范祖禹范百祿有議大都平日究心河道而後拜獻有資孰謂按古圖書訪尋治績草茅下士不當肆業及之昔賈魯爲都水使者詣河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丞相脫脫避其後策薦於帝稱旨以魯爲總治河防使便宜興繕河復故道謹不揣固陋爲治河前後二策前策主復洪永中盟之制使京通充羨不仰藉東南之粮則導河使東入海不憂病運也後策主排私上流深通安東現行海口以洩黃淮經流並另闢海口以待非時之泛漲蠡測管窺敢謂有當惟是恥不得比於安定門人謬以脩治事齋之業如言有可采賜之施行前有王景後有賈魯則亦心焉企之

乾隆七年歲次壬戌九月滁上禍祚泰謹序

治河前策

上卷

治河策後

上卷

滁上馮祚泰粹中著

河源考

河源之說有二一以爲在西域一以爲在吐蕃其在西域者又有四一曰葱嶺一曰于闐一曰敦薨一曰阿耨達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漢書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酈道元注水經言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泑澤泑澤即鹽澤也釋氏西域記又以爲阿耨達之山有水出焉實惟河源北流注牢蘭海由牢蘭注泑澤合四說觀之皆河之上源不必別其孰爲正流孰爲旁流也　四水滙于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其潛也何以知其伏其出也何以知其見鹽澤去積石三千餘里何以知爲積石之上流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酈道元云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脉當其濴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于深淵觀此則四水奔注必有所趨漢書稱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其爲潛行地下無疑其南出于積石也山海經云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無上源而忽焉湧出其爲河源之出也無疑又潛于鹽澤出於積石皆從東北而向西南河神物也隱見無定趨向有常奔騰湍悍之性與夫沙泥混濁之形固可憑也其在吐蕃者吐蕃之地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中國唐貞觀八年遣使朝貢太宗報聘往來見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山下相連者爲黃河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乃益詳河源之所出史云河源出吐蕃朵甘思泉百餘泓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

星曰星宿海譯言火敦腦兒海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滙二巨澤譯言阿刺腦兒也自西而東連屬呑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名赤賓河又一二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程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乜里术其流寖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程岐爲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名九度河又四五日程水始渾濁土人抱草囊或乘馬過之亦有家舟傳草以濟維是束以兩山廣一二里深叵測矣又曰朶甘思西北鄙有大山積雪不消所謂崐崘也自九度至崐崘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崐崘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㵎郎及㵎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哈剌別里赤兒崐崘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又行五六日合細黃河與乞兒馬术二水轉崐崘北二日程少東又北流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禹貢所謂積石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録亦稱河源自吐蕃朶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　自二源異

說杜佑歷詆前載劉元鼎從而証明之是吐蕃而黙西域王鏊著河源辨謂西域之迹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是西域而黙吐蕃近世亦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閟難知故也今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于史漢豈爲虛記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行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不可謂非河源也而鹽澤滙葱嶺于闐敦薨阿耨達之水入而不出必將潛行相地勢之所宜積石山下有石門冐以西南流者即上隱淪之脉然則積石山之明與西南大川相連者吐蕃河源也下有石門冐以西南流者西域河源也合之則全謂積石有兩大源奚不可哉

崑崙考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潜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濁黄屈原離騷有曰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即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而山海經所載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山經第十六卷大荒經文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范曄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第二卷西次三經文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澤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此山疑在西域而不知其在何國與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第十一卷海内西經文又曰海内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郭注云言海内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底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水經亦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禹本紀亦與此同道元注高誘注皆因之但以為帝之下都即西次三經之崑崙重出而互有詳畧非中國之西北又有兩崑崙也而外國圖云從大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則甚遠高琇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山海經又謂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至洛可五千餘里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合七千四百里則又較禹本紀為甚近元注敦薨之水云敦薨山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方鄉處所未

有明確于此者至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為崑崙則在鹽澤之南與敦薨山南北迴絕不符此也漢武帝使窮河源出于闐山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乃因河出崑崙被于闐以崑崙之名耳太史公已知其非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唐書吐蕃傳穆宗命劉元鼎使吐蕃還稱吐蕃界中有紫山虜曰悶摩黎山古所謂崑崙也河源其間東距長安五千里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中及元至元十七年天子命都實求河源潘昂霄朱思本各為之記云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頂至腹皆雪冬夏不消計朵甘思西鄙東北去崑崙有一月程則又所聞異辭未敢執一說以廢各載矣

積石考

山有大積石小積石之名相隔千有餘里判不可合小積石為河流之所經大積石為禹貢導河之所始禹貢無大積石之名因後人誤認龍支之山為積石辨之者遂以塞外河源為大積石山而以塞內龍支縣為小積石山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闞百詩曰大積石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也　大積石在塞外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漢志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後漢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大積石也　小積石山即酈道元注所稱唐述山唐述其本名積石其誤稱也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

石山名唐高宗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為西寧衛治）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内杜佑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宋咸平四年眞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黄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迹也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至元中修宋史者亦云黄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蔡氏書傳稱積石在龍支縣南其誤豈一蔡氏哉若知夫貴德西寧之界為大積石山龍支縣南為小積石山則古籍之是非瞭然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考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以今輿地言之黄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

按西寧衛西南塞外有西海鹽池一曰青海其上有大小榆谷王鳳上言土地肥美又近塞内有西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上榆廣設屯田昔人謂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

又東北逕河州北合灕水又東北合洮水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逕州北

禹貢錐指云夾河有灘宜播五穀引河漑溉甚為民利

又東北逕金縣北又東北逕靖遠衛北

今靖遠衛西有苑川城黄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入溉田甚廣又有黄河堰刺史安敬

志所築以捍河流

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又東北逕靈州所北

按後魏刁雍奏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　又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　又黃河逕漢渠流四十餘里始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　又五代唐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引河渠興屯田以省漕運民吏愛之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恒無暵涸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

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

按元和志賀蘭山在今衛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逕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真邊城之巨防山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利足以贍給軍儲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溉田而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溢決之患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為宜也

又北逕平羅所東又北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

按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東城即唐振武軍元和六年韓重華為振武軍營田使請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罷漕輓之費朝廷從之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

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則平鹵衛

禹貢錐指云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為朔方郡地隋唐為豐勝二州地明為榆林衛北境自明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險永樂初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寇來莫

禦矣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山孛羅出三部始入居河套屢為邊患　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抵邊牆北濵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惟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圈渡口為最近云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迤西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興縣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北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按孔安國傳云禹治水或鑿山或穿地鑿山即闢龍門穿地即鑿呂梁也呂梁一名梁山延亘綿遠自郃陽西北抵韓城西北之麻線嶺皆是梁山盡處即為龍門龍門之上口為孟門孟門山在宜川縣東南二十里山勢綿延與吉州之孟門參差相接蓋即酈道元所謂風山西四十里河西孟門山也其在河中者實為巨阨故禹特治之朱子曰龍門未經鑿治時正道不甚泄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為害甚巨今按地勢北高而南下洪水自孟門大溢逆流其一派滾入關陝者從宜川而南一派滾往河東者從吉州而南也是時帝都冀州之平陽一派滾從吉州而南則帝都不得寧矣自禹功成而後帝都三面距河安瀾無患昔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岸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奔浪萬尋懸流千丈鼓若山騰迩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

南至于華陰考

易氏曰河自龍門口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又南逕郃陽縣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折而東是為河曲北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東至于底柱考

底柱山名在今河南府之陝州東四十里安國傳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底柱山之六峯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旅北有兩柱相對距岸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于其南有孤峯嶺起峯頂平潤夏禹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峯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戲于蝦石折流而南激于三門苞于廟山乃分為四流淙于三峯之下抵于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岸夾水盤紆激射天下罕比水經注曰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旣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而都穆又曰底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按都穆與趙說小異要皆險惡可知也

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

其北岸則芮城縣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
又東過底柱水經注曰自底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
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
通河疑此閒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㴐
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
船自古所患按今陝州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戶灘在
河中為湍激之處自此而東河流稍為寬衍

又東至于孟津考

孟津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昔武王會
諸侯盟於此故曰盟津亦曰武濟在漢為富平津即
杜預造橋處魏又為陶河大河津濟處甚多惟孟津
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　禹
貢錐指云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
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
自杜預造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為水所毀至
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潬城始見于史逮宋而其
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溺襄中潬之城遂
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閒流之害倍于往昔
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
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潬矣其
所以不至遠汎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脉未盡地高土
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于下流治河者欲
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底柱于度外乎
河水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又
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

按孟津縣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黃河去縣五里有陶渚其西有峽石馬渚高渚委粟津皆大河津濟處縣西北十五里有羅家灘又西爲楊家灘柳灘杏灘及耕子馬墳二灘皆在大河中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按黃河在孟縣南二十里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潬城貞觀十一年河溢毀中潬城帝幸白馬坂觀之河陽三城記云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潬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汎溢南北二城皆有漂足之患而中潬屹然如故嘉祐八年秋大水漂裹了無遺跡中潬由是遂廢即今河中郭家灘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考

安國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漢書音義臣瓚曰今黎陽縣山臨河乃大伾也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于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錐指云黎陽漢屬魏郡今在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黎陽山一名黎山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巒秀拔若倚屏障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翠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凰山與紫金東西並峙縣西南一里有浮邱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　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臼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高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

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

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云

縣十里洛水舊于北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消家溝入河入河處謂之洛口清濁異流皦焉殊別

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

按漢人謂濟水截河而南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米張洎云即鴻溝也 溫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舊雒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 濟水古于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溫縣南至平皋入河今故道盡沿河中

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

按滎澤河陰二縣地即古滎陽水經謂蒗蕩渠出焉蒗蕩渠首受河處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河渠書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亦即其處 滎澤在鄭州北五十里黃河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矣 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南六十里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縣界之流遂絕

又東逕原武縣北

按城東有濟隧濟水上承河水與出河之濟會

又東逕陽武縣北

按陽武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二十三里與新鄉分水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縣北之流遂絕

又東逕延津縣北

按延津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漢為酸棗縣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今無水黃河舊在縣北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邱界而縣北之流遂絕

又東逕胙城縣北

按胙城在衛輝府東南三十五里黃河舊在縣北一里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邱而東而胙城之流遂絕

其北岸則新鄉縣汲縣

按新鄉在衛輝府西南五十里黃河舊在縣西南元至元九年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

丈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命修完之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絶　汲縣為府治黄河舊在縣東南十七里與胙城分水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遂絶

府志云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為河津戍守處

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

按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南二百里黄河舊在濬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絶

北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酈元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　錐指云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為澤自班固始然自禹迹徙後去古日遠大陸不知所在賴有其澤名大陸猶可因澤以求故地耳孔穎達正義云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此説得之又冀州疏曰春秋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以為汲郡修武縣吴澤也甯即修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為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今按修武即獲嘉縣西北有吳澤陂其旁近地即大陸也

河渠書云禹導河至于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為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横

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北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章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也明矣漢鉅鹿縣今屬順德府平鄉縣治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在今濬縣東北）至大伾山（今濬縣東南二里）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在濬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虛在朝歌界（今濬縣西南）頓邱在黎陽界（今濬縣西）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今濬縣西南）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邱縣遮害亭黎山西句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今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又北逕共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今濬縣西）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在濬縣西二十里）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今濬縣西）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在今濬縣內黃二縣界內）又東北逕石柱岡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也　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逕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伾村相傳亦黃河故道自是而後不可得明然淇水東過內黃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北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為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馮而又遷相即安陽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閒明矣自此而北則為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昔盤庚遷殷在鄴南武丁又自河徂亳武乙又自亳遷于朝歌蓋亦圮而遷焉則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　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為北過降水也　漳降至此並為河矣及河

從漳降循河故道而下考漳水而禹河可知已

水經注云漳水自斥章縣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在今東昌府邱縣）又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在今邱縣西北）又東北逕曲周縣故城東

按漳水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為枯瀆

又北逕巨橋邸閣西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即今平鄉縣）

按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廣宗縣界是為新漳而舊漳遂涸

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在今廣宗縣東）又逕沙邱臺東（在今廣宗縣界）又逕銅馬祠東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于邢杜佑云邢州今為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則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大陸澤在禹北即禹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為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以太行恒山當之按太行在輝縣西東距濬縣二百里距臨漳一百五十里恒山在曲陽縣西北鉅鹿南可四百里至濬縣則八百餘里曠遠不接非禹河之所行可知已

禹貢錐指云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性也疑司馬遷與橫之言皆妄余曰高地非謂高于河之上流也賈讓云淇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于河矣禹引河使北豈有難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于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

又曰竊意平恩以下本漳水之所行禹穿地自宿胥口以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入海是謂北過降水耳清河行漳水之東宋時大河北流合清河入海輒決而西則清水之地高于漳水之地可知滹沱行漳水之北自古迄今但聞滹沱決而南不聞漳水決而北則漳水之地卑于滹沱之地又可知也漳雖善從為南

北兩岸所東終不能遠汎濫禹引河由北入海所以為聖人之智後世易之宜其數敗也

又曰王橫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內黃二縣界其後為河所圮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自河內從都亳河內即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為河所圮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為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邢在鉅鹿界）詩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遷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證四也（朝歌今洛縣界）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為南河又東至大伾折而北是為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為千里而遥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洪縣東北洪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為河淇之閒故淳于髡曰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于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史記河渠書曰禹自大伾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據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為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橫之所謂西山證九也敘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導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北澤本禹河之所滙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云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為河伯娶婦祭于此陌蓋地形南北為縱東西為橫河縱而漳橫故謂之橫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閒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為禹河之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

河又滙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為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鬲般埒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為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從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徒駭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又北播爲九河考

安國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程氏大昌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為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為卑窪故也孔穎達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為九乎然則禹之尊為九河也何居夫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泄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為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

爾雅釋水載九河之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此郭璞注之所分孔穎達據以為疏朱子孟子集註因之曰簡曰絜分舉犂然書蔡傳則據曾旼之說合簡絜為一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林之奇嘗辨之曰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為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哉當從朱子孟子集註為正

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為之說此言誠正大不至穿鑿矣

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填滅馮逡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是也顧景范川瀆異同曰禹功告成之後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今以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之言求之九河非盡不可識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然依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推之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　杜氏通典于許商所得三河之外又得其三曰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鬴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所

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絜明一統志云太史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犂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者而一一臚列之若此可信乎不可信乎後之治水者正不必尺寸皆求合于禹之故道亦不必取足于九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為可畧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此真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茲以孔穎達九河疏參以地理今釋畧備九河之道以

爲博古者之一覩
按徒駭河在今直隸河間府滄州(古清池)之西交河
縣(漢成平)之東北六十里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
民曰徒駭河是也
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
在皮氏縣北
馬頰河在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
北逕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爲滴河縣)樂陵諸縣界其流或
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
覆釜河亦爲覆鬴河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東北
至海豐縣入海
胡蘇河在今直隸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東逕寧津
縣(唐臨津縣)滄州(漢饒安縣)慶雲縣(隋唐爲無棣縣)界至海豐入海
簡絜二河相去甚近在今直隸河間府南皮縣城
外
鉤盤河在今山東濟南府樂陵縣東南自平原德
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
鬲津河在今山東德州西南東經吳橋寧津德平

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
據爾雅之次徒駭最北鬲津最南相去二百餘里則
彼七河者皆在兩河之中七河雖不可盡識而徒駭
即古漳水鬲津差有考據謹列二河于左
水經注漳水自鉅鹿縣銅馬祠東又北逕南皮縣故
城西又北絳瀆出焉漳水又北逕堂陽縣西(今新河縣)長
蘆水入焉又東北逕扶柳縣北(今冀州西南)又北逕昌城
縣故城西(今冀州西北)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在冀州東)又東北
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洨故瀆(亦在冀州西北)又北逕鄡縣故
城東(在今束鹿縣東接深州界)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今深州南)又東
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樂鄉縣
故城南引葭水注之(在今深州)又東北逕阜城縣北(在今武邑
縣界)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北逕武強縣北又東北
逕武隧縣故城南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至
昌亭與滹沱河會(在今武邑縣)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今阜
城縣西南)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在今獻縣東南)
又東北逕成平縣南(在今交河縣東)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
瀆又東北合清河謂之合口(在今青縣南二里接滄州界)又東北

濊水出焉(今青縣)又東北逕章武縣西(今靜海縣)又東北逕
平舒縣南東入海(今天津衛)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今德州北有鬲津枯河(今陵縣)東逕陵縣北(北接吳橋縣)又
東逕德平縣北(北接寧津縣)又東逕樂陵縣北(北接南皮縣)又
東逕慶雲縣南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又東北逕海
豐縣西北又東北入于海此鬲津入海之故道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考

孔安國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孔穎達曰鄭康成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鄭曉曰河下趨而海上逆也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皆逆河之正解也自王介甫創為異論謂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為逆河句釋上文播為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即是九河矣後人不知其謬又承襲之羅泌曰聖人于兗冀間逆設為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為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為聚落不耕不收故謂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冬春則涸夏秋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而緣飾其辭者也明邱濬又言當于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為橫絕之流亦班志橫絕之義而終不若鄭王迎受之河其義較長也竊意禹之播為九河非有意播之也其窪下之地實

有九區河至此不能不分而為九其同為逆河亦非有意合之也必須海之區沮洳卑窪適有方數百里一大區漸低而接于海河至此不能不合為一也禹時有逆河而無渤海後世有渤海而無逆河漢人以渤海為經文之海又謂九河淪于海而究未察其淪于海之處即渤海也許商謂九河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中間相去二百餘里由此推之九河之下同為逆河亦不過三百餘里耳今渤海之廣五百里則又吞食浸淫日月逾甚者昔蘇子瞻曰逆河者既分為八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薛士龍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堙矣程泰之曰逆河世之謂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河傾注焉雖其兩岸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黃文叔曰逆河碣石今皆淪于海是四說者足以見今之渤海即禹之逆河而逆河故迹未嘗不可求則自大伾北析以來之河首尾既備而中間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亦可因窪下遺跡證之史籍地志而得之也　渤海之名見于漢而非始于漢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登柏寢之臺渤海即少海以渤海僅廣五百里故稱少海也左傳僖四年楚子使言于齊侯曰君處北海大海在東渤海在北故管子舉其封域曰東至于海楚子言其近居曰君處北海然則太公受封時未有渤海也桓公時已有之逆河之為渤海在太公之後桓公之前可知矣

漢志云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雖指云自章武東出為逆河經驪城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行三百餘里也黃河自禹告成之年下逮周定王五年已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論碣石之沒

酈道元謂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程泰之曰道元所書特為詳且韋昭推究首尾謂漢世波襄吞食地廣碣石當已苞淪于海故歷代釋經皆援此碣石以為據漢書地理志亦云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地理今釋謂驪城即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西南河口在遼西絫縣即今昌黎縣二縣壤地接連杳無碣石踪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欲以肇域志所載山東濟南府海豐縣馬谷山當之劉文偉以為合于禹貢今考海豐縣馬谷山為馬頰河入海之道即宋商胡北派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者也肇域志所載馬谷山適當其旁禹時逆河由今之撫寧昌黎二縣界入海碣石正當其衝迨碣石既淪逆河又沒河乃止從章武入海章武今天津也酈道元水經注漢書地理志皆謂在驪城絫縣洵得禹河碣石之所在而韋昭以為波襄淪海不必疑也

論逆河之沒

王横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夫九河但堙塞而横云為海所漸世莫不痛詆之但以横言求之西南出浸數百里不遂漸九河而實已漸逆河故薛士龍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堙矣黄文叔亦曰逆河碣石今皆淪于海此逆河變為渤海之由也

論九河亡其八

九河故道鄭康成求之不得謂齊桓創伯塞其八以自廣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今考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塡闕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亦畧同此鄭說之所本也但齊桓塡河不見于左氏内外傳春秋緯亦未實指齊桓宜蔡傳不之信也閻百詩曰昔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為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斷絶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其論最確

碣石者逆河之門戶也逆河者九河所恃以安危者也葢海有朝夕潮潮皆有沙隨之潮之入也以二時沙與俱入其出也以二時沙與俱出而黄河之淤又一石水而六斗沙計一日十二時海潮之不來往者方四時此四時河沙得以暢流無阻矣而海潮四時之出河與之俱出河沙參錯逆激而入海河已不能快其奔注直達之性而四時潮汐則海沙内灌河沙外投以水激水實以沙過沙二性之合如膠投漆矣惟受以廣二三百里之逆河湧雖翻騰而入海而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内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碣石淪于海而海潮之乘風鼓浪而來者漫無阻隔之區再值長潮之時如王横所謂天連雨東北風者助潮之怒逆河之流而涯岸不能固逆河不得不變為渤海矣逆河既變為渤海數百里之閒汪洋巨浸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刷沙外沙日至内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堙廢矣禹既分為九河又合為一大河以入海者欲蓄全力以敵沙也自逆河既變九河直與海接一日之閒四時之潮入也而沙不可去加以長潮之日連雨東北風微弱枝河能與海敵乎此九河所以亡其八者不必歸罪于齊呂之塡閼而下流既壅上流必決禹河之欲不徙也得乎

論鴻溝

河渠書云禹功之後有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者此即河陰縣西之石門渠也水經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為出河之濟酈道元以為蒗蕩渠自王賁引渠水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溝為陰溝而以梁溝為蒗蕩渠亦名沙水一名官渡皆分濟南流逕陽武之南中牟之北

滎澤為出河之濟與河本不相通自鴻溝既開改滎澤為川河于滎口入濟濟亦于十字溝由濟隧入河而濟為河亂矣濟自滎澤東行與菏澤會下流入泗　其分派汳水由彭城會泗邳遷合沂以入于淮　睢水亦由睢寧會沂泗入淮　渦水亦由懷遠入淮　沙水一入淮一于百尺溝合汝潁入淮

蘇子瞻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由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元黃公紹為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為禹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菏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菏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菏為

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説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闞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為滎而陶邱而菏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流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説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即汳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為灉灉即汳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于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也可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叅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為出禹以後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矣雖指又曰謂由泗入菏由菏入濟是矣而自陶邱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焉得不指為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已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明示以一途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于濟漯之間求之蓋兖青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二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泝陶邱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菏會汶之濟而非陶邱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漯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説不攻自破矣濟漯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兖也青承兖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菏則由菏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邱滎澤之間無涉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謂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周希聖曰由濟而入漯由漯

而入河近惟朱長孺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曰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濟與漯通必在曾汶之後又析將來之際今長清縣西南與茌平縣接界在漢為臨邑地適當其處東北接高唐故城為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按說者謂鴻溝起于春秋戰國之時因楚漢分爭欲割鴻溝以和則鴻溝見于秦漢之際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鴻溝見于戰國之世愚以為此不起于春秋戰國也史稱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夫導滎澤為川上通于河下通淮泗而後鴻溝名焉周禮職方氏豫州之域其川滎洛則滎澤為川已見于周公初定官禮之年其或夏殷之季皆未可知特史稱為禹後則確不可易耳

禹河之徙有天事焉有人事焉溝洫志稱昔者天連雨東北風海水西南溢浸二百餘里連雨則河水必漲東北風則海水大入河水不出下流梗塞上流安得不潰溢四出乎此天事也逆河既淪則九河勢分力弱不能衝刷泥沙河身日高宣洩不及為此時計急宜杜塞枝流築隄束水使沙去河深永無決溢可也奈下流既弱上流復有鴻溝分水以洩其勢而一時有河各君既無全河形勢在其管轄又無全河利害關其國中又未身受決溢之患不免因循玩忽聽河之自然河欲不徙得乎此則存乎人事者也

禹河初徙之道

禹釃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滑臺城（在今滑縣西南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又東北逕黎陽縣南（在今濬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滑縣東北）又東北六十里為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一曰北瀆至王莽時遂空故又曰王莽枯河）東北逕戚城西（在今開州西北）又逕繁陽故城東（在今內黃縣東南）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在今清豐縣北）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在今南樂縣西北）又東北逕平邑郭西（今南樂縣北）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在今冠縣館陶二縣界內）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在今堂邑縣北十里）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在今清平縣西南）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在今清河縣東南）又東逕艾亭城南（今博平縣界）又東逕平晉城南（當在博平）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為鳴犢河（在博平縣東北高唐州西南）又東逕鄃縣故城南（在今平原縣西南）又東逕平原故城西（今平原）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在平原縣西北）西流逕鬲縣故城西（在今德州）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在今景州）又北逕安陵縣西（今吳橋縣西北）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南北與漳水合自此而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入海皆禹河故道也周定王五年至西漢大河之所行也自定王五年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年是為一大變

漢屯氏決河

禹貢錐指云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歌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尤甚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東郡太守王尊躬率吏民祀水神河伯使丞策祝請以身填金隄溝洫志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漂流二州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按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畧之程大昌以為元光已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于武帝再塞于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輒汎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駸乎有向東之勢矣

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　其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　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

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于信成縣者也　張甲故瀆北絕清河于廣宗縣又東北至修縣會清河　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為二瀆　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于海　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　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

按屯氏河自館陶縣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

溝洫志云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逕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不利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下此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貲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可決平原金隄開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北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遂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

下卷

滁上馮祚泰粹中著

王景不能復禹河之故

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徙駭故道哀平之世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自大伾山西至東光皆復禹河故道也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惟從事汴濟盖當時所急在運道也考王景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脩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盖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決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蒗蕩渠下太子賢曰汴渠即蒗蕩渠也則河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脉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河至于岑造八激隄而其流始絕恭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亦為漕渠計也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縑錢陶邱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脩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艫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止輙復壞武帝雄才大畧使說以復禹河從碣石入海武帝何難移瓠子負薪之役成千年不朽之功而當世無賈讓王橫其人漫不知禹河所在但以一行漯川一行貝邱即以為禹迹在是而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且利河之南決其奉邑鄃無水災乃謬為欺帝之言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是何言也史稱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此安知非迎合田蚡亦或蚡教之言耶迨至哀平

之世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讓之上策乃千年不易之言而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域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何其置禹河于不問也建武中張汜請脩濟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脩汴渠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此又以復禹河為不利者也故明帝永平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皆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關並之說也朝議紛紛並無遠圖遑言復禹迹哉此王景治河所以不得不就汴漕而治之也

王景不用莽河之故

自武帝兩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一由漯川一由貝邱雖不盡合禹迹而禹迹猶有存者至王莽時遂空世謂之王莽枯河一曰北瀆即西漢所行之河也王景若復此河雖不能比于禹功亦可復西漢之舊而景不能者則以河改從千乘入海已非一日而貝邱之道已久堙不可問也然景功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亦不盡用莽時之舊河也漢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修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亦即平原濟南千乘而河自平帝之時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于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道河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不能不異也歟

王景河道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遭水患故遂不隄塞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築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

水經注云河自涼城縣長壽津東逕鐵邱南今在開州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城北十里有故河口有金隄宣房堰王景治渠築隄防過衙要鄃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又東北逕衛國縣南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又東逕鄄城縣北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即武陽縣東左合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又東北逕東阿縣北在今陽穀縣東北又東北逕茌平縣西又東北逕四瀆津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在今長清縣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商河出焉在高唐城西南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津水所潭也昔許商鑿河通海故以商名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漯水注之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又北逕張公城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又北逕平原故城東在今縣南又左逕安德東而北為鹿角津今陵縣治即安德又東北逕般縣在今德平縣東北樂陵今陵崇枋鄉在今商河縣西北厭次縣南為厭次河今武定州東又逕漯陰縣故城北在今青城縣界又東北為漯沃津今蒲臺縣東又東逕千乘城北今高苑縣北又東北逕利縣城北今博興縣東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坈注濟河水東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

唐時小決之故

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越八十有四年為桓帝永興元年五行志書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又三十九年為靈帝光和六年五行志書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越漢九十年晉一百五十六年五代南北朝二百有二年史志不書河決唐又二百年為睿宗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州帥薛平請于魏帥田弘正共發卒治之又蕭倣傳倣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當禹功既壞河未久輒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

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潬城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溤襄中潬之城遂廢考黃河在孟縣南二十里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潬城河陽三城記云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潬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潬屹然如故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名曰中潬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溤襄了無遺跡中潬由是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逼流之害倍于往昔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而王景河至宋然後大壞唐時止小決無大溢者景功猶足以維持之也

唐時河道

禹貢錐指云唐新舊二史不志河渠事多抉畧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衛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之郡也謹摭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畧為詮次以補史志之闕 黃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逕靈昌縣北（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白馬縣北（今滑州治）其北岸則黎陽縣（今濬縣）又東逕頓邱縣南（今澶州治）又東逕清豐縣南（清豐東至澶州二十五里）其南岸則濮陽縣（濮陽東至濮州八十里）又東逕臨黃縣南（今觀城縣東南）其南岸則鄄城縣（今濮州東）又東北逕朝城縣東（今朝城縣西）其東岸則范縣（今范縣東南二十里）又東逕范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今聊城縣西南）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今博州治）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在今陵縣界）又東逕臨邑縣北又東逕臨濟縣北（今濟陽縣）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今齊東縣）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今武定州東）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道東北逕蒲臺縣南（今為蒲臺利津二縣）又東北入海（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為闗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新道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今濱州東）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于海（在今清豐縣馬谷小山入海）此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為慶歷八年戊子復決于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年此二大變也

宋決横隴之故

五代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屡為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宋横隴決河蓋由此又按歐陽脩疏云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塞乃決天臺埽尋決於滑州南鐵狗廟又決于王楚埽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之故也

横隴故道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畧同歐陽脩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横隴埽（在今開州東）尋復脩塞景祐元年又決横隴遂為大河之經流迨慶歷八年河又決州之商胡埽（在開州東北三十里）而横隴斷流歐陽脩謂之横隴故道今濮州東（河去州東六十里）東平州西范縣東（河去州七十里接范縣界）陽穀縣東南（河去縣東六十里）東阿縣北（河去縣四十里）皆有舊黃河即宋横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

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横隴故道從之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脩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復言横隴者而京東故道亦廢

宋決商胡之故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魏晉迄隋唐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其後歲月遂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堤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渤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州五年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于陽信界中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然橫隴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乃當時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既開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逭也

宋史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賈昌朝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內遣使行度且詣銅城鎮及海口約其高下之勢二年歐陽脩奏疏以為橫隴故道堙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不報已而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詔臣僚詳定脩又上疏曰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德棣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何如此近乎欺妄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

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流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處已而中書奏開六塔修又請罷其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仲昌垂之子也

商胡河道

考宋仁宗景祐元年河決橫隴遂為經流自橫隴決後王景所治河歷魏晉唐五代以及宋初所行之河遂廢宋所謂京東故道者也越十五年為仁宗慶歷八年河又決商胡而橫隴道塞宋所謂橫隴故道者也計橫隴河止十五年

仁宗慶歷八年河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為北流又十五年為仁宗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為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謂東流其後屢經決溢又三十九年為哲宗元符二年北流勢盛東流乃絕計東流分河三十九年

東流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亦名二股河亦名四界首河宋史河渠志曰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今按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口廣二百尺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決

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東流北流分為二則上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古大河即王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兩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即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又東北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為高唐縣)又東北逕恩縣南(唐為歷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莽河逕陵縣南(唐為安德縣)又東北合篤馬河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今德平縣)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在德平縣東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在今海豐縣界)又東北入海(在今慶雲海豐縣界東北一百五十里入海)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也

二股河決于仁宗之嘉祐五年越七年為英宗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又四年為神宗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閉二股以導東海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三年今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命范子淵于第四第五埽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于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次年為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又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脩閉哲宗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

復開二股矣

北流者商胡決河之名也自横隴河決而後有京東故道之名自商胡河決而後有横隴故道之名自商胡又分而後有二股河四界首之名然二股河始終止三十九年惟商胡最久河渠志宋仁宗慶歷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次年為仁宗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永濟渠即古之清河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頭遏其水為白溝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為永濟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先是眞宗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是又決澶州

黄河自澶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縣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縣在大名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冠縣又東北逕館陶縣西與平恩縣分水衛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又東北逕宗城縣東今為廣宗威縣地又東北逕臨清縣西衛河在縣城西門外又東北逕清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衛河去縣四十里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武城縣西衛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棗強縣西又東逕將陵縣西北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逕蓨縣南今景州衛河在州東三十里又東北逕東光縣西衛河在縣西三里又東北逕南皮縣西衛河在縣西三十里與交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今青縣南有合口又東北逕乾寧軍東今青縣南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海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邱縣臨清並屬山東東昌府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廣平府夏津武城並屬東昌府棗強屬直隸眞定府故城屬直隸河間府恩縣屬東昌府德州屬山東濟南府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黄河北流之所經也

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十九歲元符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歷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當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年北三大變也

金人河道

禹貢錐指云金始克汴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河剩水也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孝宗隆興之元年二年即金世宗大定之三年四年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濬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來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據金史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水害十二年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漏漫至于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一年以河移故道令築隄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其城氾濫及大名其所載不過如此他無可考然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邱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之宋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徐州之彭城蕭豐曹州之濟陰滑州之白馬睢州之襄邑滕州之沛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之所經亦大略可覩也雖數有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之明昌五年也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邱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

海者是也南泒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河滙梁山濼分二泒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録又一條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黄河卻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卻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北四大變也

元明以來河道

禹貢錐指云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閒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謹摭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詮次如左

黄河自武陟縣南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里獲嘉新志云河舊在獲嘉縣南六[illegible]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不經縣[illegible]又東逕陽武縣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河去縣十餘里自北至徐州城東北黄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又東逕延津縣南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河在縣南入封邱界又東逕祥符縣北縣為開封府治河在城北十里其北岸則封邱縣又東逕陳留縣北陳留在府東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又東逕蘭陽縣南蘭陽在府東北九十里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儀封縣南儀封在府東北一百十五里河去縣二十里又東南逕睢州北睢州在歸德府西一百七十里河去州七十里又東南逕考城縣北考城在睢州東北九十里河去縣三里又東南逕商邱縣北商邱歸德府治河在城北三十里其北岸則曹縣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在縣南四十里又東逕虞城縣北虞城在府東北六十里河

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夏邑縣北夏邑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二里其北岸則單縣單縣在兗州府西南二百十里河去縣四十里又東逕碭山縣北碭山在徐州府西北一百七十里河舊在縣南二十里嘉靖三十七年河徙始出縣北又東逕豐縣南豐縣在府西北一百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沛縣在府西北一百十里蕭縣在府西南五十里河舊在蕭縣治北五十里去沛甚近萬歷三十四年河徙決而南自是蕭去河十五里沛去河五十餘里又東逕徐州府治北與泗水合河自城北東南流至城東合泗水又東南逕靈璧縣北靈璧在鳳陽府宿州東一百十里河去縣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邳州在淮安府西北三百二十里睢寧在邳州南六十里河去睢寧縣五十里在邳州南門外又東逕宿遷縣南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三十里河去縣四里又東逕桃源縣北桃源在淮安府西北一百十里河去縣百餘步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清河縣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為河所奪也又東逕山陽縣北即淮安府治河去縣五里又東逕安東縣南歷雲梯關而東北入于海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河所奪也自金明昌甲寅之從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迄今四百餘歲此五大變也

元明以來河決之多

元初河道南徙全入于淮決溢最甚故志自元初以迄于今起武陟原武至安東雲梯關入海止

河決原武

獲嘉縣新志云河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不經縣界　洪武十四年河決原武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為天災令護舊隄而已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逕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逕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入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　正統末決滎陽衝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　景泰中復決張秋徐有貞作九堰八閘濬漕渠四百餘里名廣濟渠河流始安　弘治二年決原武支派為三一自封邱金龍口直衝張秋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蘭陽至宿州合泝渠謟白昂修塞之張秋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　崇禎四年河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邱荊

隆口收曹縣塔兒灣大行隄

河決陽武

元至元二十五年陽武諸縣河決二十二所　泰定二年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塞治　明洪武十五年河決滎澤陽武　二十五年復決陽武泛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等十一州縣　宣德三年河決陽武及邳州濉魚臺金鄉嘉祥　萬歷四十七年九月決陽武脾沙堌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　天啓元年決脾沙岡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

河決延津

河舊在縣北明成化十四年決縣西之禾村氾濫七十餘里十五年徙經縣南入封邱界

河決開封

洪武八年河決開封太黃寺隄詔河南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人塞之　十七年決開封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　二十三年秋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遣使賑萬五千七百餘戶　三十年八月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于滎陽高阜以備不虞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北東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　永樂八年秋河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以國家藩屏重地特遣侍郎張信往視　十四年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于淮　宣德三年霪雨溢開封州縣　景泰七年夏河南大雨決開封河南彰德　成化十四年河決開封壞護城隄五十丈　弘治二年五月河決開封及金龍口入張秋運河又決埽頭五所入沁郡邑多被患　萬歷三十九年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魯城大隄下陳留入亳州渦河

河決祥符

河舊去城四十里宋端平元年趙葵入汴蒙古引軍南下決黃河寸金淀水灌之官軍多溺死者遂引還　明洪武中河決原武東逕城北五里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城西南而城遂隅在河

北景泰四年塞之始復故道　嘉靖十三年決趙皮寨入淮忽又自夏邑趨東北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下二洪趙皮寨尋塞　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口入淮二洪大涸　崇禎十五年賊于朱家寨決河以灌城城陷河自陳潁諸州漫入淮泗今河在城北十里朱家寨在城西北十七里

河決封邱

河舊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元時徙經縣南去縣五十一里至大二年決封邱順帝至元初復決　明弘治二年決原武其支流自荊隆口溢祥符下曹濮衝張秋　五年復決荊隆口潰儀封之黃陵岡更犯張秋壞會通河命劉大夏治之　七年決陳橋集嘉靖七年復決于此　萬歷五年決荊隆口長垣東明幾于淪沒荊隆口即金龍口在縣西南三十餘里陳橋集在縣東南四十餘里與祥符接界

河決陳留

元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自陳留入杞其後河徙而北自陳留入蘭陽儀封而杞界遂無河

河決儀封

按河自儀封至德州利津海口止五百餘里自儀封至安東雲梯關海口一千二百里自安東至德州約山長一千一百里

縣東北五十里有黃陵岡與曹縣接界元時賈魯治河功始于此　明洪武二十二年河沒儀封徙其治于白樓村　正德四年河自儀封小宋集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下流淤塞遂南出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

按蘭陽儀封之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大定十二年尚書省奏請增築隄岸東明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焉可證也元至元中河屢決汴梁路遂出蘭陽儀封之南而長垣東明界中無河矣

河決考城

順治二年河決考城之劉通口三年劉通口河流北徙自午溝至徐州河涸　賈魯河在縣北三十

里

河決商邱

城舊在河北自元至元迄明正德屢經河決城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集口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　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于是一變四十四年河淤益甚而運大受其病未幾河復決新集塞龐家屯東出沛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盡塞河臣潘季馴于三汯故道濬渠築隄躬行相督不三旬而告成

河決曹縣

黃陵岡在縣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元中賈魯所開也明初猶爲運道及弘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先疏祥符滎澤上流又疏賈魯舊河四十里然後于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百里金龍口亦築二百里河由歸德徐州以達于淮決口始塞名張秋曰安平鎮　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入單縣直抵豐沛由飛雲橋入運　八年又自曹縣西決從縣以北城武以南田廬盡被漂沒　嘉靖六年七月河決曹縣一自胡村寺東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隄抵魚臺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　二十六年秋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　萬歷二十九年河決商邱蒙城集東南之蕭家口復南從北去曹縣五十里爲縣境患　崇禎二年河決曹縣十四鋪口

河決單縣

萬歷二十一年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閘邳城陷水中高寶諸湖隄決口無算　三十年河決單之蘇莊衝魚臺豐沛明年復決于此衝入沛縣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于是泇河之議起湖在沛縣東北地勢窪下　三十五年決單縣

河決碭山

河舊在縣南三十里嘉靖三十七年河徙始出縣北　萬歷二年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而北

河決沛蕭

沛縣西南有齧桑亭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即此地也河舊在蕭縣北五十里去沛甚近及萬歷三十四年河歸故道自是蕭去河裁十五里而沛則去河五十餘里矣河渠考云舊河自虞城達蕭縣北巽門集出徐州小浮橋所謂賈魯故河也

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在豐縣東三十里）自新桃溝至朱珊渡一帶俱淤惟巽門渡以東僅存舊流

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河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遶豐縣華山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又分為十三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于徐州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朱衡始開新河起夏鎮至留城一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以安　隆慶三年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已雖少通而黃水橫溢沛地秦溝濁河口淤沙旋濬旋壅　四年河決崔家口

萬歷四年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隄曹豐二縣長隄豐沛徐州睢寧金鄉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河流齧宿遷城　三十二年秋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上灌南陽而單縣決口復潰魚臺濟寧閘平地成湖　三十三年河決蕭縣郭煖樓人字口北支至茶城鎮口

河決徐州

泗水自沛縣入州境循城而東一曰清河一曰泉河其後爲運河亦名閘河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流舊從城東北小浮橋合運河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自商邱之新集出豐縣之秦溝衝徐州之坨城而小浮橋一帶漸淤新河以故道高出三丈有

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萬歷初議復老黃河故道潘季馴疏言有五利而不果行迨三十四年河臣李化龍濬舊河自碭山縣朱旺口東至小浮橋由是河歸故道　嘉靖三十一年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　萬歷三十九年六月決徐州三山衝縷隄二百八十丈遙隄百七十餘丈黎林鋪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為平陸邳睢河水耗竭　天啓三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　四年大漲灌州城乃遷治于雲龍山　四年六月決徐州魁山隄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祖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河仍與黃會　康熙十四年河決徐州之潘家堂及宿遷之蔡家樓俱築塞之

河決睢邳

睢寧地有羊山東北去邳州三里明萬歷中潘季馴于羊山龜山土山相接處創築橫隄數十里以防氾濫又羊戈山在縣北五十里東去州五里河舊繞羊戈山北崇禎末改流羊山之南水勢散漫沙墊底高于是青墩營張家灣大墻等處屢報口決而邳歲受河患　隆慶九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限不進

泇河在州西北九十里萬歷三十一年李化龍所開也源出費嶧諸山左合沂武南入于淮　崇禎二年四月河決睢寧至七月內城盡圮　順治九年河決邳州水三日退

河決宿遷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河決宿遷縣徐家灣塞之

六月河決宿遷縣蕭家渡

河決桃源

康熙七年河決桃源之黃家嘴塞之復決次年堵塞

河決清河

康熙八年河決清河之三汊口　九年河決清河

之黃家營二堡盧家渡文華寺至永興集

河決山陽

河去縣五里清江浦在城西即今運河也舊名沙河淮流迅急每致沈溺宋雍熙中漕臣劉蟠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是也　天啓元年淮安霪雨連旬淮黃暴漲數尺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匯成巨浸水灌淮城民蟻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　六年七月河決淮安逆入駱馬湖灌邪宿　康熙十五年河決山陽之柴溝姚家灣總河朱之錫塞之

邱仲深大學衍義補云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濱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郎國賢治河論云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今史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于運也然則河患之在元明以後者以合淮而濁以借運而愈厲合淮則兩瀆並趨不能遂其專達之性而漲怒之勢加猛借運則慮其衝決又仰以貫輸而管束之道太嚴以萬里濁流勢若天降欲其委蛇曲折于隄防堰閘之中欲其不潰而四出豈可得哉今中河既開漕舟入黃河者僅七里較元明之借河以運者大為懸殊黃患稍息而自清口以至臨清與河通近終虞決而傷運也焦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自壽州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自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溜溝入漕是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灌矣顧寧人云邱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于濮鄆之間不使之並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于曹單之間乃猶于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使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惟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邪宿以

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閒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德州海口可復

黃河自禹訖今為五大變也核之則北流也東流也南流也三者盡之矣禹貢北過大伾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北流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此北流之一變而漸為東流者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十三年王景脩之遂為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亦北流之二變而盡為東流者也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為二股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入海二流迭為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者乃三變而為北流東流互見者也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注梁山濼分為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入淮乃四變而為北流南流並存者也元世祖至元中河從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

水此五變而盡為南流者也
古時河患在雍兾之域後世河患在兗青徐揚四州之域朱子云龍門未經鑿治時正道不甚泄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為害最大今按地勢北高而南下洪水自孟門大溢逆流其一派滾入關陝者從宜川而南則在雍州之域一派滾入河東者自吉州而南則在兾州之域自禹鑿龍門而雍兾二州之患已消不謂自漢以降兗青徐揚之域悉大河縱橫糜爛之區也自禹河初徙長壽津以東無河而忽有河漢時宣房未塞以前注鉅野通淮泗泛郡十六宣房既塞以後復決館陶分為屯氏河魏郡清河信都亦有河宋決橫隴又決商胡魏恩博德之境無河而忽有河濮濟鄆齊之區為害尤甚金決陽武二派分流元徙陽武明決原武全入于淮則害始于兗豫而大肆于徐揚至不可救矣
宋文憲公濂在元世常著論曰平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蓋河之水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釃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海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始改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道其後流入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汎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利害較然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于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方今河破金隄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河

使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力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闢闢之初洪水汎濫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力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

顧氏剛中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西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衛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衛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邱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趙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縱横糜爛之區矣又曰自陽武而入封邱河益東南流至龍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濶而歸流宜深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歟

按河決汲縣胙城之間由陽武之北而衛澶滑也其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此北流也其歷濮范趙博濟從濱棣以入海此東流也河決封邱蘭陽之下由陽武之南而衛曹單也其溢鉅野浮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亦東流也其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南流也

河之南流也兩漢能挽之北宋能挽之金人則任之元明以來則築垣而居之者也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是時武安侯田蚡利其不塞以無

為奉邑災加以望氣用數者亦以不塞便賴武帝雄才大畧必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卒塞瓠子其所謂北行二渠雖誤執北瀆為禹迹而雋不任聽河淮合一也成帝建始四年復決瓠子賴王延世遵孝武之烈卒亦塞之自平帝之世河行汴渠東南入淮永平十三年詔所謂汴渠決敗六十餘年者也不有王景修塞則自東漢以至宋初何以河淮不泥也哉宋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咸平三年河決鄆州黃陵埽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河溢合清水古汴渠入于淮凡其所入者皆大河支渠故不久旋塞神宗熙寧十年大決于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明邱文莊定為黃河入淮之始者也然北宋君臣雖不能挽河北流復禹舊迹尚能不聽河之南流故元豐元年澶州決口塞五月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則黃河入淮猶不可為北宋君臣罪也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是時金人利已病隣又安肯出財力挽河而北不為南宋壑哉而南宋疆宇日促大河之在兗豫者不隸版圖又無問已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命都實為招討使直窮河源究觀星宿于河可謂勤矣然不能閉塞南流縱使問源天上亦復何裨明人于河既慮決及開封有宗藩重鎮又慮浸溢泗州祖陵何不為閉塞南流之計而元明諸臣率以害運為慮無怪乎其治河無策也夫自古河決之多莫甚于元明元明狃于會通之利而甘受決溢漂没之患藉使熟計利害以頻年決溢漂没之費為挽河之費而仍不至壞運焉則東流北流必當擇一以處此

河之不能北流也于兩漢則惜之于北宋則責之于元明則恕之者也漢武塞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沈白馬玉璧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此誠可謂銳意復禹迹者惜乎其執北瀆為禹河不能北過大伾以入海也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横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

通也然時値哀平國祚阽危事不可為矣王景治河東于運道故王景之功鑿山通澗防遏衝要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而史止曰汴渠成且當時有獻言河流入汴幽冀蒙利以阻其道河使北者而景以不世出之才亦僅能使河上不敗濟下不敗汴而已矣惜乎賈讓王横之精于討論王景之長于設施不遇武帝之雄才大畧成萬古不敝之功也宋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慶歷八年河復決澶州東北三十里之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當時所謂北流也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二股者商河之別派也時謂東流道河莫若趨北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在此時矣為當日計但能于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亦當有千百年北流之安也而朝議必欲回河使東何哉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及河入六塔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此河之不欲東而欲北也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載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大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此河之欲北也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北河之欲北也五年二股河成又于第四第五埽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又大決于澶州之曹村此河之欲北也元豐元年決口塞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塡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此河之欲北也元符二年河決內黄口東流斷絶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此河之欲北也昔哲宗即位朝議回河東流大畧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其見之悠謬如此又何言哉自金源氏以及元明河益南徙非惟內黄安陽之間渺無禹迹即濬滑汲胙之間化為平陸而新鄉獲嘉之境亦已久淤居今日而欲回河北流不其難哉

大河不可南流不能北流則惟議東流東流者訖始于東周而漢啓則順之使東宋則狹之使東元明則遏之使不得東者也𢇁斷二派經流過大伾而北餘波入漯川而來自周定王五年河徙經流自宿胥口盡入漯川至長壽津以東改從新道至南皮浮陽界中仍與漳水合流入海計河之東流者長壽津至南皮千有餘里而長壽津以前濬滑汲胙新鄉獲嘉之流仍如故也自南皮浮陽而下章武入海之道仍如故也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汎郡十六帝自臨決河塞瓠子禹貢錐指云河初經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縣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為漯川當時所謂北行二渠者此也所謂復禹舊迹非也乃復周定王南徙之舊迹而孝武所道

蓋東流也自瓠子兩塞以後河不復決而南乃北決于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成帝時又決館陶及東郡金隄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汎清河以東數郡此皆駸駸乎有向東之勢也後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發卒數十萬遣王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蓋武帝時河未盡東南皮浮陽以下存禹舊河至王莽時南皮浮陽界中悉已無河章武入海者惟漳降而已漳降所行之道即故徒駭也而大河由千乘入海即漯川之道景因而脩之此經流東行之始也然景自長壽津導河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漯別而東北行至高唐又絕漯而北折而東由漯沃縣界入海與河之自決由千乘入海者亦微異也後漢五行志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然皆無大決溢蓋王景治河未久河安

于東流故也然水性就下下流淤高必決于上流之低處自魏晉五代以來歲月積久無思患豫防之道下流必有漸就淤墊者矣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汎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推原其故皆當時司河者不知浚深下流之所致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矣景福二年河從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宋初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于棣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于陽信界中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故有橫隴之決又有商胡之決橫隴之決必京東故道之淤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是以復有商胡之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時謂之北流商胡又分為二股河自魏恩博德之境入海時謂之東流然二股河為派别受水少商胡為經流受水多史稱商胡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二股決口廣二百尺其受水之多少較然也都轉運使韓贄上四界首二股河圖稱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水道浚利者也東流北流分為二則上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是已然當日開二股河成止深十一尺廣四百尺夫以四百尺而灌入廣五百五十七步之經流將何以容又況二股之下流未經浚治何怪又大決于澶州曹村也哉則宋河之不欲東流固其勢然也自熈寧十年大決于澶州之曹村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已開金明昌南北分流之漸而元豐元年決口塞道至元符二年北流獨行東流斷絶而後已則北宋諸臣終日議回河東流何其不達于水性也哉迨及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灌封邱而東注梁山濼仍行熈寧故道分為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即濟水故道東流者也一合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南流者也斯時宋商胡北流必又有淤墊者故決而改道然東流入海甚近本可閉塞南流專意東流而金則以

宋為壑不欲專于東流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
年己丑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弘治中河決衍張
秋劉大夏築大行隄以禦之而北派之流遂絕始以
清口一線受萬里長河之水然自有會通以來河之
決而衝張秋欲東流以入海者亦不一矣先是金貞
祐五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時河離故道自衛
東南流遷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竊見新鄉
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
五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舊道
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議者以為河東南已久
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蓋國勢已促實無
暇及此矣而河固不能不決張秋也明弘治二年決
原武其支流自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五年
復決金龍口潰儀封之黃陵岡更犯張秋正統末決
滎陽衝張秋景泰中復決張秋此皆河欲東流之明
證也昔金明昌五年春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
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
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

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于北岸牆村
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
八月河決竟如其言明天順二年白昂治張秋決河
上言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于魚臺德州
吳橋修古長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
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時啟
閉蓋南北分治云及劉公大夏築斷黃陵岡後河猶
屢犯黃陵岡駸駸有決張秋之勢光祿少卿黃綰言
漕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兗冀間兩高
中低之地導河使北至直沽入海詹事霍韜言衛河
自衛輝汲郡至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宜于河陰
原武懷孟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臨清天
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且元人漕舟由江入淮至
封邱北陸運百八十里至淇門入御河達京師御河
即衛河也今宜導河注衛冬夏泝衛河沿臨清至天
津夏秋則由徐沛此一舉而運道兩得也由白昂治
績觀之未嘗不可南北分治由黃綰霍韜二疏觀之
決金龍口直衝張秋又自有不病運之理謀國者於

此言參之德州海口何難復通哉

復中鹽減運之法

大河屢決而北必欲挽之使南者以張秋一決挾運入海漕幾無路也夫漕輓上供天庾孰敢輕議然前明治運有法治河無法者護運之心勝不暇為河計也其勞勞于護運者中鹽之法廢不講也明史食貨志曰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由務農敦本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餫餉不仰藉于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于豪強之兼并計臣變鹽法于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旨哉言也嘗因是攷之漕運以給京師餉邊卒而已明初用以餉邊卒而著效則用以給京師而愈效也昔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准給淮鹽一小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又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于甘肅倉中納粟與淮浙鹽以充邊餉從之名商輸糧而與之引執引起鹽而聽其鬻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謂之開中其後推廣於各行省邊境

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計道里近遠視時緩急米直高下道遠地僻則減而輕之自五石至一石不等編直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中兩淮鹽者輸粟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中兩浙鹽者輸粟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中河間長蘆鹽者輸粟宣府大同薊州中山東鹽者輸粟遼東山西神池諸堡中河東解鹽者輸粟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中陝西鹽者輸粟寧夏延綏固原中四川鹽者輸粟陝西鎮中福建廣東雲南鹽者輸粟太倉其鬻鹽有地兩淮鹽行江寧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省之河南汝寧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食淮鹽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兩浙鹽行浙江及江南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長蘆鹽行北直及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山東鹽行本省及江南之徐邳宿三州河南之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福建鹽行本省河東解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兼行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陝西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四川鹽行四川之成都敘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雲南鹽行本省凡此鹽之所產解州之鹽風水所結寧夏之鹽刮地得之淮浙之鹽熬波川滇之鹽汲井閩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此其大較也以各場引計之兩淮鹽場三十洪武時小引七

十萬四千兩浙場三十五為引四十四萬八百長蘆鹽場二十四為引十八萬八百山東鹽場十九為引二十八萬六千六百福建鹽場七為引二十一萬四百後增一千四百河東解鹽東西中三場為引五十八萬四千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和鹽井三處共辦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以二百斤一引計之該得小引六萬二千六百八十有八廣東鹽場十五生鹽熟鹽正耗共得引七萬七千二百四川鹽井十七弘治時歲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為引一十萬八百八十雲南黑鹽井三白鹽井一安寧鹽井一為引三萬五千六百合計直省鹽引二百六十八萬有奇餘鹽猶不在其內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赴場買補勒灶有餘鹽送場司每二百斤給米一石其鹽名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觀嘉靖鹽法壞時每正鹽一引增餘鹽二百五十斤則餘鹽之數不減于正引今姑專論正引照洪武三年大同倉例每一小引入米一石則直省二百六十八萬餘引可得

米二百六十八萬餘石矣以太原倉例入米一石三斗計之應得米三百四十八萬餘石矣以洪武四年五石至一石遠近有差計之又可得千萬石矣若再合餘鹽計之又豈一千萬所能盡哉及考明糧運之制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惟海運以餉遼卒而已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史又稱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于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不數年京衛糧米充羨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敷百姓疲轉運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于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邊地復以次及矣夫中鹽可以餉邊卒亦可以給京師也太祖都金陵不以開中給京師猶之可也成祖都北平則不可以不開中況行之數年已有京衛糧米充羨之效使永為定制何需糧運哉然猶曰安南多故不得已而暫輟耳迨既棄安南之後天下乂寧何不可復行京衛開中之法繼之者其惟仁宣乎仁宗立

不亟復京衛開中之制而兢兢鈔法之不通戶部尚書夏原吉謀國迂疎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中鹽則例滄州引三百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元年見北京開中有鈔無糧官吏軍匠不支始更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繼任者戶部尚書郭敦以洪武中之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于是商賈守鹽不得而僅得鈔其中鹽之心懈矣郭敦又以甘肅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粮之家納米豆中鹽于是邊商亦有勢要之撓而邊衛中鹽之心亦懈矣自是以後京師停開中之制邊衛鮮中鹽之利邊儲漸匱粮運益亟矣嘗漕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能臣也永樂開會通河濬宋禮知造淺船五伯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而不知京衛開中以當漕運之數陳瑄增至三千餘艘可運三百餘萬石名曰支運以罷海陸二運而不知開中京師以當漕運宣德四年瑄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

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于徐州倉江寧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六年瑄又言民運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而終不知復京師開中以減漕運爾時運粮已四百萬石嗣後京師無一中鹽之粟漕臣日鬧粮運之增其鹽漕大壞者莫過于成弘之年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又通計兌運改兌加耗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正統開有奏請納馬者景泰時有兼納穀草秋青草者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弘治五年商又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商無守支之困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嚴從

簡殊域周咨録云洪淮人天下鹽課獨淮為盛在淮商人多洪親識欲便之故輕變法自後各邊始有年例銀之送然洪之失亦已甚矣自是鹽漕交壞羣臣區區謀補苴皆塞流治末之不暇安有為䆒本清源之論者哉如弘治間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運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于禁例多被掠奪此侵凌之苦也嘉靖十三年給事中管懷理言通來鹽法大壞其獘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巨萬無益軍需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灶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什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鹽銀伍錢餘鹽銀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關支餘鹽以盡收為度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未有商灶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二疏俱切中鹽漕之獘然鹽自鹽漕自漕無有以中鹽減漕者二疏所言之獘與有明為終始而萬歷之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留漕米以濟河工竟不開議開中以濟河工也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粮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然亦就漕

言漕漫不知祖宗開中京師為何事矣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于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與京軍相當以運軍十二萬人養京軍十二萬人而不足法弊至此而不知復古是誰之過哉京師中鹽之法壞不得不仰藉于漕運之心勝不得不塞荊隆口以利漕劉大夏偉人也弘治七年河決數道入運河壞張秋東趍奪汶流入海漕流絕劉大夏奉敕往治決河夏半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西岸鑿月河以通漕經營二年張秋決口就塞復築黃陵岡上流于是河復南下運道無阻乃改張秋曰安平鎮建廟賜額曰顯惠神祠命大學士王鏊紀其事勒于石嗣後黃河無涓滴北下之水全河南趨張秋保而黃河不可治矣蓋當日君臣狃于護運之說止知張秋一決漕輓無路也不知中鹽一復漕運可減也中鹽變于弘治五年黃陵岡築于弘治七年事機之倚伏其捷如是執往事以論今時欲放河使北必先豁人心壞運之疑欲人無害運之疑必先中鹽京師使京通二倉爭輸充羨朝野上下曉然于中鹽之制足以供俸米甲米而有餘運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艘運軍十二萬人全無所用以次抽除大決荊龍口放河歸北豈不誠萬世之利哉

治河後策

上卷　　　　　涂上馮祚泰粹甫著

黃河入淮考

漢書云禹功告成之後有于滎陽下引河為鴻溝以與汝潁淮泗會以輿地求之河在北淮在南相去千數百里河與淮原不相接特有沂睢沙渦諸支派聯絡交通然淮雖有通河之道而黃水實不入淮故自周定王五年河未徙以前河固北流歸海淮亦南流趨壑即周定王五年大河南徙以後而河逕千乘入海亦與淮南北迥殊也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止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尤甚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禱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作瓠子歌今按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齧桑在沛縣西南河之入淮當經小沛而二十餘歲以後始塞瓠子明河之入淮亦二十餘歲迨宣防既築道河北行二渠而河淮分矣

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是時河水盛溢泛浸瓠子上使王延世塞之此亦河之入淮不久而塞者也漢世兩決瓠子一塞于武帝再塞于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輒泛濫入於渤澥濟南千乘駸駸乎有向東之勢矣

永平十三年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年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以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幾相類矣王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詔美其功曰河汴分流復禹舊迹則河之浸淮者六十餘年至王景功成而河淮仍為二瀆矣自王景功成河不入淮者千有餘年

宋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煎陵埽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滑州河溢歷澶濮濟鄆四州又合清水古汴渠

入于淮州邑罹害者三十二皆不久旋塞

宋神宗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明邱濬定為黃河入淮之始者也元豐元年四月澶州決口塞五月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請于北清河北岸墻村決河入梁山濼故瀆添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上令宰臣集百官詳議卒寢不行是年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注梁山濼南北分流禹貢錐指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盡遷大野並行泗水入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並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考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邱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大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元泰定元年河始行汴渠至徐州城東北合泗入淮錐指云河自徐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于泗水泗水自沛縣入州境循城而東一曰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為運河亦名帥河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嘉泰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流

至正四年河決金隄碭山豐沛皆罹水患九年白茅河東注沛縣成巨浸十一年命賈魯治之乃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于海

明洪武八年大河南決挾潁入淮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墨陽山東經開封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陽鎮全入于淮賈魯河故道遂淤

永樂十二年七月河決滎澤入淮

十三年河決滎陽縣東抵項城達太和又西南達潁州注于淮

是年河決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至壽州入淮
七月河又決滎陽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
城至懷遠縣界入淮
弘治二年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河決張秋　南決者自祥符縣界析為二支
一合穎水下塗山入于淮一入渦河下荆山入于淮
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州亦合渦河入于淮
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
其一支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運河又
并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丁家道口下
徐州戶部侍郎白昂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入
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
逕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上築長堤下脩減水閘
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河入汴汴
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　六年河決張秋戴
家廟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河流湍悍決口闊九
十餘丈劉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
於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使糧運可濟乃濬
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
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别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
由中牟穎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
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
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
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
且決旋決旋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若
長虹功乃成改張秋名為安平鎮又以黃陵岡居安
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里荆龍等口又居黃陵岡
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皆
喉襟重地乃築大行堤起胙城至歸德訖徐州凡四
百餘里

淮泗沂考

禹貢導淮自桐柏傳曰桐柏在南陽之東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傅氏曰胎簪山即桐柏後世又別名之耳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東南淮水所出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山南有淮源廟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于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縣在南陽府東南三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蔡氏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

水經注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今信陽州又逕義陽縣故城南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又東逕江夏平春縣北今信陽州東南又東油水注之在平春縣故城西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又東北左會湖水按今信陽州界有墊湖車網湖馮家楊家蔡家等湖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在今真陽縣東與光州息縣接界又東得瀰口水今羅山縣西南又東逕新息縣南在今新息縣北三十里又東逕浮光山北在今光山縣北八十里又東合慎縣水在今真陽縣北四十里

按水出慎縣西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安中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鴻陂一名鴻郤陂又名鴻池陂泰觀曰鴻池陂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陂既廢水無歸宿汝水所以散漫為害與

又東與申陂水合在新息縣北又東右合壑水在今光州西十二里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在今息縣東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長陂戍在今息縣東北八十里青陂在新蔡縣西南又東北合黃水又東逕期思縣北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又東北淠水注之今固始縣南五十里又東

逕原鹿縣南（今江南潁水南富陂之西）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汝水篇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于淮所謂汝口

又東逕　州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今霍邱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縣分界）又東谷水入焉（在今潁州治）又東北左會潤水又東北窮水入焉（今霍邱縣南）又東為安豐津（淮中有洲俗號闊洲）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洪水合北注之（謂之北口）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東流與潁口會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西壽春故城即今壽州治）

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蜩蟟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于淮鄭城在今潁上縣南

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逕壽春縣北肥水注之（謂之肥口在今壽州東北十里州志謂之東肥河）又北夏肥水注之（在壽州西北州志謂之西肥河）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口（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蓋夾淮為險者也）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本州來城明省入壽州）又東逕八公山北（在今壽州北少東）又北逕莫邪山西（今鳳陽縣西南）又東逕當塗縣北（在今懷遠縣東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

過水即渦水陰溝水篇云過水受沙水于扶溝縣東南流逕荊山又東注于淮荊山在縣西南一里塗山在縣東南八里淮流二山之中渦水在縣北一里來注之

又東濠水注之（在今懷遠縣南元和志謂之西濠水）又北沙水注之沙水經所謂蒗蕩渠也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即沙水也淮出于荊山之左塗山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沙水從縣南注之謂之沙汭

又東逕鍾離北（在今臨淮縣東而縣西有濠水志謂之西濠水）又東逕夏邱南渙水注之（在今虹縣治）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在今五河縣東）又東逕浮山（在今盱眙縣西）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在今泗州西北三十里）又東池水注之（今定遠縣東南）又東蘄水注之

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今盱眙縣東南）又東逕廣陵淮陽城（今清河縣西南）又東北逕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今清河縣東南）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二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亦名清口導淮東會于泗沂者即此圖并附泗沂二川于左

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

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為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穴各徑尺元和志泗水從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有陪尾山

又西逕其縣故城西

城在今泗水縣五十里縣志云陪尾山下有泗水神祠祠前有泉林寺寺之左右皆深林長樹有大泉十數淳泓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南逕卞城東有橋曰卞橋自卞橋西至縣城復有大泉數十南北交會入于泗水以達曲阜大抵縣境數十里內泉如星列皆泗水也

又西南逕魯縣北今曲阜縣治分為二北為洙瀆南則泗水

洙泗之間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闕里有四門其北門去洙水百餘步今泗水南有夫子冢

泗水又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

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也

又西逕瑕邱縣東屈從縣東南流逕平陽縣故城西南在今鄒縣南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在今鄒縣南又南逕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在今魚臺縣北與沛縣接界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在今魚臺縣東南左會南梁水又南漷水注之又南逕薛之上邳城西今滕縣西北又南逕沛縣東黃水注之泗水自西北流入東去縣五十步又南逕小沛縣東在沛縣東南一里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城在沛縣東北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今徐州北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泗水逕今徐州洪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在今徐州東南又東南逕呂縣南泗水逕今呂梁二洪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睢水口又逕宿預城西今宿遷縣東南又逕其城南又東逕陵柵南在今宿遷縣東南又東南逕淮揚城北今桃源縣西北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在今桃源縣東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

即今清河縣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迹也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

鄭康成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世謂之柞泉北水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入合成一川齊乘曰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禹貢錐指云臨樂艾山即沂山支阜之異名山跨蒙沂二縣之境狗泉即北源之魚窮泉馬頭固山即南源之柞泉

又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逕浮來山浮來之水注之

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峯相去一里以此得名齊秀貞峙若一又西南逕東莞縣故城西即今沂水縣治與小沂水合此出黃孤山者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在今沂水縣西南又南合桑泉水

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在今沂水縣西南又南與蒙山水合

又南逕中邱城西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今沂州北治水注之俗謂之小沂水此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者

齊乘曰沂水自諸葛城又南逕王祥墓孝感水入焉又南至沂州城小沂水西南入焉又南分流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沭水

宋慶歷間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外郭而小沂尤湍于西北平日波如篆紋清淺可愛及山雨水至如百萬陣馬摩壘而來

明沂州知州何格議曰治沂有二難一隘于石溝一隘于磡山自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溫泉入沭之故道磡山以下有馬兒灣通五大溝蘆塘諸湖入邳之故道實又沂之故跡也坊口既塞毋遇淫雨石溝以上不得由長溝入沭決汊口而橫流沂水之東南鄉州北之孝感鄉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溢者也沂水自入州境合治浚洪彷諸水并趨磡山河流既歛山麓亢隘反趨馬兒灣入五大溝又過郯之馬頭以出宿遷而州之檀湖利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于磡山下無所分洩泛

溢進行工自費之朱紀等口二十處州境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見衝決近河鄉郭轉為沮洳而郯之港口馬頭等十七處又下于所費者墊溺滋甚此馬兒溝不可不開以疏巏山之隘若也

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今在沂州北又東逕襄賁縣東今沂州西南又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逕郯縣西今郯城縣西南去邳州治百五十里又南逕良城縣南今邳州北又南逕下邳縣今邳州東北三十里分為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

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工即此邳州志云沂河舊在州西一里今其道為黃流淤塞水自郯城入運河

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青州府之沂水縣歷兖州府之沂州郯城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導淮云東會于泗沂徐州止言淮沂其又而不言泗者以泗之上流不為害至合沂而始大沂則自下邳以上為患已深也

淮水又東逕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淮水右岸即淮陰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里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北出廣武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東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十二里方達北口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築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矣舊道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也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按射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縣北五里有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按末口入淮乃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道也永和中

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則更在故道之西矣其後隋煬帝開廣山陽瀆以通戰艦亦由此道至唐齊澣又開伊婁渠以達揚子復與邗溝相近事皆在注水經之後故不具列

又東西小水注之

即宿遷縣之淩水

又東至廣陵浦縣入于海 淮浦即安東縣也

以今輿地言之淮水自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北 信陽在汝寧府西北二百七十里水去州四十五里 又東逕羅山縣北真陽縣南 羅山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真陽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淮去縣八十里淮水舊自確山縣南流入二縣界今不入 又東逕息縣南 息縣在光州西北九十里水去縣五里 又東逕光山縣北 光山在州西四十五里水去縣八十里 又東逕光州北 光州在汝寧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水去州六十七里 又東北逕固始縣北 固始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七十里

按固始縣東南四十里有茹陂後漢末揚州刺史劉馥所築為耕屯之利其後鄧艾等嘗修治之今故址僅存

又東北逕潁州南 潁州在江南鳳陽府西四百二十里水去州一百十里又東十餘里合汝水南岸即霍邱縣界 又東逕霍邱縣北 霍邱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四十五里其渡處曰安風津 又東逕潁上縣南 潁上在潁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西南與霍邱分界又東三十五里與壽州分界潁水在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鎮在縣東南七十里淮水之西 又東逕壽州西北 壽州在鳳陽西少南一百里水去州二十五里芍陂在州南亦曰期思陂 又東逕懷遠縣南 懷遠在府西北七十里水去縣一里流至城東指析而北渦水來注之謂之渦口 又東逕鳳陽縣北 縣為鳳陽府治水去城十里 又東逕臨淮縣北 臨淮在府北少東之二十里水去縣十里 又東北逕五河縣南 五河在府東北九十里水在縣東南二十里有澮沱漴潼四水與淮會為五河口縣因名 又東逕泗州南盱眙縣北 泗州在府東少北二百七十里水去州一里有浮橋為南北要道盱眙在州南五里水去縣二里

按泗州盱眙兩城相距七里其地有長沙洲長二里淮水泛漲賴以捍禦縣西南一里有上龜山縣東北二十里有下龜山為龜山鎮其下有運河一名新河宋初發運使 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湮溢熙寧四年發運副使皮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六十里以避漕運涉淮風濤之患元豐六年發運使羅極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會發運使蔣之

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中閘風波之險不過百里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牐堰可免風濤覆溺之虞議者以為便遂成之亘五十七里有奇廣十五丈深丈有五尺南渡後寖廢川瀆異同曰泗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為淮流襟束之處汴水自河南界流逕州城東而合于淮謂之汴口宋時以北為漕運要衝今惟涸流可辨耳由州城而東三十里龜山崎馬淮流至此乃益析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富陵泥墩萬家等湖環滙于淮之東岸淮水泛溢恒在於此州逼淮而地下故也禹貢錐指云按古汴水東流逕彭城縣北而東入于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詩云汴水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水猶於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夏邑永城宿州靈壁虹縣至泗州西城閘而入于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堙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

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清口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淮水去縣五里洪澤湖在縣南六十里洪澤鎮西長八十里接盱眙縣界新志謂之富陵湖）

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葦塲當自蕩滌而海口淵矣錐指云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沂泗之舊迹也

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山陽淮安府治）

按縣有射陽湖古射陂也在縣東南八十里與塩城寶應分水

高家堰一名高加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築以防淮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為築治長六十里潘季馴又加築至八十里。

清江浦在縣西即新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瀆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蟠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之自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淤塞明永樂中陳瑄循治運河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至鴨陳口達海

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于海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水去縣二里過雲梯關入海此禹導淮東會泗沂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沂水改流自邳城入運所謂東會泗沂乃東會黃泗而兩瀆併為一瀆矣

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沂泗汝潁為大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浪水鴻溝沙水渦水睢水諸川或自入淮或由潁泗以入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已悉注于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則徐揚昏墊之患恐未有已時也按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州城咸平四年復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堤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稍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暴于淮是也元大德十一年淮水溢入南門深七尺餘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撰淮水泛漲記云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漲溢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甎頂城中居民驚慣因考宋辛丑之水大北二尺丙寅小北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于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慣云當時黃未入淮而泗州景象已如此自大河南徙淮之為患于郡縣者尤不可勝數矣明永樂七年六月壽州言淮水決州城命以時修築中都留守司言夏雨不止淮河水溢壩口見發軍夫晝夜築塞命工部亟遣人督視八年三月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圮宜令有司修築從之宣德七年壽州衛奏近城西有湖與淮相通比雨潦暴漲壞城二百四十餘丈乞發附近軍民修理從之正統元年壽州衛奏淮水泛漲壞西北城垣請修治從之天順七年閏七月修鳳陽衛土城及蕪城堤以久雨淮水衝決故也隆慶三年九月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四年淮水東趨決高家堰又潰撫王宗沐淮郡二隄記隆慶辛未淮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又數道出禮信壩及鉢池山居民在巨浸中至八月始涸萬歷四年河決崔鎮口而北淮決高家堰而東十九年泗州大水二十三年淮水決高堰高良澗天啓元年淮安雨積旬淮黃驟漲崇

禎四年黃淮交漲此淮決之患也而元明以來河決之患又可勝道哉自金明昌五年以前河淮未合河猶決于北淮猶決于南况二瀆同趨勢不能容哉淮所行安東入海之道本不能盡容一淮加以河綿亘萬里納千七百一川併入于淮之受七十二溪者假道於淮旣以隘淮之路而黃流亦未暢幸而淮能敵黃則兩强分決吾恐黃之決崔鎮而北淮之決高堰而東者不止見于萬歷四年淮不敵黃淮必決而東而黃亦躡其後欲入江而江不能入欲趨海而海不可通高寶興鹽盱泗七州縣不滙為巨浸乎尤難者淮不可分分則敵黃無力黃不可分分則泥沙不衛不得已為築垣以居之計使黃以全力南趨沙隨水去淮以全力東注刷沙足資平時水不暴溢固曰清口闢海口深安流無恙也一旦淫雨積旬水流暴發非黃淮分決即黃隨淮決一定之勢也計惟河淮分流差少漂溺而分流之道舍北泒何從哉如必不能亦惟修固高堰湖閘以防其入江而老黃河故道之行昔日已有成效則尤所當加意者也

海口受河考

河以海為壑河徙而海不遷禹之時河入海在北繼則屢遷而東今則遠至于南然雖遠至于南而其欲北欲東往往見于決溢今按河之入海也有一時偶決之口有數十年數百年流入之口有千餘年流入之口有已棄復入之口大約大河假道之口河徙而水仍流大河獨闢之口河去而瀆遂枯試備觀而詳考焉則河之宜北宜東宜南大較可覩已

大海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兗分界為冀州域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州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漢絫縣碣石在其地是為碣石海口

碣石海口　賈讓言禹治水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山陵當路者毀之蓋伊闕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底柱橫絕中流當河之衝者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著海旁不知何年苞淪于海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並屬臨渝地理志曰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

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湖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
没不知淺深世名之天橋柱也酈注云大禹鑿其石
右夾而納河今淪于海水也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
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按碣石為時
著海旁後則淪于海中王橫所云往昔天嘗連雨東
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蓋海已跨碣石之前
故石苞海中也然碣石雖苞于海而石固存故秦始
皇漢武帝皆嘗登之勒銘其上曹孟德征烏桓東臨
碣石以觀滄海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
望滄海蓋此山雖淪于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帆
攬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率皆登山觀海以紀故
事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無聞焉禹貢錐指所謂碣石
之亡當在魏齊之世也然碣石亡而濡水不亡考濡
水可知碣石矣濡水今所謂灤河也漢志遼西肥如
縣濡水南入海陽濡與灤聲相近遼因置灤州世遂
目其水為灤河今碣石雖無其迹而灤河仍自遷安
盧龍灤州至樂亭東南入海與酈注濡水入海之道
無異則碣石舊在灤河之東可知已

自絫縣以東則為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
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寧等衛南是為漢遼西
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西南曰梁房口關大遼水
于此入海海運舟由此入遼河為漢遼東郡地又東
為鴨綠江又東為朝鮮地
大海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
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
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是為九河海
口為直沽海口為馬頰海口為利津海口為馬常坑
海口為關口淀海口皆為渤海
九河海口　禹時由碣石入海碣石與逆河連逆河
與九河連而九河去海猶遠也王橫云往昔天嘗連
雨東北風海水西南溢出浸數百里碣石逆河皆入
于海春秋謂之少海後世謂之渤海渤海與九河相
接則渤海即海口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堤都尉
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
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
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

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其餘六河鄭康成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按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界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杜氏通典于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絜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于欽又曰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欤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兹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亦非所謂鉤盤河欤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兹非鬲津河欤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為鬲津無疑也地理今釋直隸河間府滄州之西交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逕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逕唐之臨津縣今寧津縣唐之饒安縣今滄州脩唐無棣縣今慶雲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逕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太史河在清滄二州之間南皮縣北大約禹時九河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考之于古驗之于今信不誣也

直沽海口　禹貢九河之徙駭河由直沽入海有滹沱水注之漢書地理志亦謂之滹沱河禹時以徙駭為大河之經流餘又分為八枝自八枝既淤遂以一

徒駭受九河之水而悉達于直沽
周定王五年大河東從由宿胥口以至東光失其故
道至成平復與漳水合仍由徒駭以達直沽
漢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
海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
自是不入直沽者二十餘歲武帝塞瓠子正流仍歸
徒駭達于直沽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源濟南千乘河平三
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修塞而水道猶存
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濟南千
乘也是時河由千乘入海王景治河因之而南皮浮
陽界中河水不至自此河不入直沽
禹河本合清淇蕩洹諸水北過衛漳入徒駭河自大
河改流清淇漳降循河故道由徒駭而專達直沽
宋仁宗慶歷八年河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
于海是謂北流其後或通或閉迨元符二年東流斷
絕北流獨行其注乾寧軍也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
至劈地口入于海仍即天津之小直沽口也

提舉河堤王亞等曰黄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
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大
海口濶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濶三四
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
丹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覩黄河在界
河內東流之利也
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
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通流無
阻宜修立東西堤從之
元祐初有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黄
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
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黄
河行流以前濶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
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後今濶五百四十
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
水就下行疾則自刷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
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呉一向就下漸入界
河行流勢如傾 經今八年不舍晝夜衝刷界河

兩岸日漸削淵滙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
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患此下
流深快之驗也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
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也
紹聖元年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復
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菑坌所聚其來
遠大必無可塞之理
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
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汊
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勢之策而歲月積久侵犯
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脩治捍禦漲溢
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已　增
脩從之
按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砦俱在乾寧軍北
二十里今靜海縣也砦地口在縣東北又東為三
汊口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漳衛潞水俱會又
東南出小直沽入於海
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並混入漳水宋史河渠志云
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
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
元年趙偁請脩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
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
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於冀四年尚書省言大河
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
霸莫州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
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于
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
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鄉
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
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
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
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
遂為　河之所經又清水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
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偁言所決
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
可見即其事也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

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脩備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足也河既混入漳水而下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時者爲當日計但能于魏恩冀滄之境寬立堤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道其衝要則北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紛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既敗二股復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

馬頰河海口　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逕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馬頰河也馬頰河爲九河之一于清豐縣西南首受大河東北流至安德南合篤馬河又東北至鄃平縣有新舊二道舊道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新道唐昭宗景福後自猒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于海寰宇記云黄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又云黄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馬谷大山在今海豐縣北六十里小山在縣東南北唐歷五代以及宋初黄河之所行也歐陽脩謂之京東故道自宋仁宗景祐元年有橫隴之決慶歷八年有商胡之決河不入馬頰者二十七年

宋仁宗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爲二股河自魏恩東之德滄入海是爲東流其後屢經決溢元符二年北流勢盛東流乃絶

宋馬頰河于商胡上流地名六塔集者稱爲六塔河

河流　泒決于魏之第六埽者稱爲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又謂之東流至魏恩博德之境謂之四界首河中合篤馬亦謂之篤馬河其東北入海也慶雲縣志云馬頰河自樂陵流入至城東南注高津河則馬頰勢連高津矣海豐新志云鉤盤北泒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即古篤馬河亦名陌河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陌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則馬頰河又連鉤盤矣要之九河本不甚遠則與高津鉤盤往復徑通勢也

利津海口　利津本漯川之所經漢置漯沃縣亦謂之千乘海口昔禹廝二渠經流由碣石入海餘波入漯川由利津入海漢武元光三年河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禹貢錐指以為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于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經流仍從徒駭之直沽入海餘波乃由漯川之利津入海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舘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平原以東數郡亦即濟南千乘河蓋勢趨利津也後六十年王景脩塞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因水勢所趨故河從利津入海昔武帝時漯川狹小不能容至是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更相迴注有非昔日之狹小者自東漢及唐入海之口皆在蒲臺利津之界自景福改流始遷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而注于海

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仍經行利津海口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凡九十六載及明弘治中河決張秋劉大夏築大行堤以禦之而利津之河遂絕

馬常坈海口　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至利縣城北又東分為二水枝水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坈注濟濟水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漯水注云漯水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坈亂河枝流而入于海蓋漯在馬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馬常坈則在濟漯之間者也

闞口淀海口　蒲臺利津之界有闞口淀元和志云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為鬭口淀乃濟水入海之處因海潮與濟相觸故名考濟水舊逕高苑縣南至博昌縣東北入海不知何時從高苑縣東至蒲臺縣東門口淀合黃河入海及河從而北濟水自

達于海

大海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北歷諸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縣北又西歷招遠掖縣昌邑濰縣北與兗分界

大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為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中有鬱林山又北歷贛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為青域矣

揚州之地東南際海今江南于古揚州之域得三之一而東北得古徐州之界其東境皆瀕海也起海州海去州治二十里歷安東縣東為淮水會黃入海之口海去縣治二百五十里其南岸則阜寧縣海去縣治九十里自阜寧縣東北折而東南至鹽城縣東海口去縣治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興化縣東海去縣治一百二十里又東南至泰州東海去州治東二百四十里劉莊場海口去州治東北一百九十三里為興化鹽城二縣界又南至如臯東海岸掘港場去縣治一百三十里又東南至通州東為江水入海之口海去州治一百八十里其南岸則太倉州海去州治九十里又東南至寶山縣東海去縣治三里又東南至上海縣東海去縣治五十四里又南至南滙縣東海去縣治三里又南至奉賢縣東海去縣治三里又南至金山縣東海去縣治二里

雲梯關海口 安東縣志云黃淮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按雲梯閣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為海岸墩臺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

淮南水利考云海道自兗而北以至于冀自揚而南以至于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惟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翻騰其上勢若排天也又云海口本自無淤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淮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遏淮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能無停乎又開諸海濱之夫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況未可施功耶由是觀之雲梯關海

口漸淤亦由旁口之太多苟非借水攻沙而恃人力以通之則海口終不能開也大海自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建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州之海於斯極矣

河漕考

自元人開會通河明成祖濬之至今以為水利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綜而計之自昌平神山泉諸水滙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經張秋至臨清會衛河南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出天井閘與汶合流至南陽新河舊出茶城會黃沁後出夏鎮循泇河達直口入黃濟運者泗洸小沂河及山東泉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歷徐呂浮邳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後從直河口抵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于瓜儀者淮揚諸湖水也過此則長江矣長江以南則蘇松浙江運道也淮揚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謂之轉運河而由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其踰京師而東若薊州西北若昌平明時皆嘗有河通轉漕餉軍漕河

之別曰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為
號流俗所通稱也淮揚諸水所滙徐兖河流所經疏
瀹決排繫分是賴故閘河湖于轉漕尤急閘漕者即
會通河北至臨清與衛河會南出茶城口與黃河會
資汶洸泗水及山東泉源泉源之派有五曰分水者
汶水派也泉百四十有五曰天井者濟河派也泉九
十有六曰魯橋者泗河派也泉二十有六曰沙河者
新河派也泉二十八曰邳州者沂河派也泉十有六
諸泉所滙為湖共浸十五曰南旺東西二湖周百五
十餘里運渠貫其中北曰馬蹋南曰蜀山曰蘇魯又
南曰馬塲又南八十里曰南陽亦曰獨山周七十餘
里北曰安山周八十三里南曰大小昭陽大湖袤十
八里小湖殺三之一周八十餘里由馬家橋留城閘
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呂孟曰張王諸湖連
注八十里引薛河由地濱溝出會於赤龍潭並趨茶
城自南旺分水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為閘
二十有一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
為閘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閘
五十有四又為壩二十有一所以防運河之洩佐閘
以為用者也其後開泇河二百六十里為閘十一為
壩四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河會於董溝河漕者即黃
河上自茶城與會通河會下至清口與淮河會其道
有三中路曰濁河北路曰銀河南路曰符離河南近
陵北近運惟中路去陵遠于運有濟而河流遷徙不
常上流苦潰下流苦淤運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經桃
宿溯二洪入鎮口防險五百餘里自二洪以上河與
漕不相涉也至泇河開而二洪避董溝闢而直河淤
運道之資河者二百六十里而止董溝以上河又無
病於漕也湖漕者由淮安抵揚州三百七十里地卑
積水滙為澤國山陽則有管家射陽寶應則有白馬
氾光高郵則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諸湖仰受上流
之水傍接諸山之源巨浸連亘由五塘以達于江慮
淮東侵築高家堰拒其上流築王簡張福二堤禦其
分洩慮淮侵而敗漕開淮安永濟高郵康濟寶應洪
濟三月河以通舟至楊子灣東則分二道一由儀真
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廣江西一由瓜洲通西江嘴以

漕下江兩浙本非河道專取諸湖之水故曰湖漕北
元明運道之大槩也我
朝闢清江閘中河濬阜河運道大利阜河者接泇河之
尾避黃河六十里之險又于清河縣縷遙二堤之中
開中河一道由仲莊牐入中河歷攔馬河直達張莊
運口其踰黃者止七里盡避黃河二百里之險尤古
所未有
江南通志曰古者粟米之賦近出畿甸而川陸貢道
遠達荒服其後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武牢之倉
就納江南之米大率轉輸之利莫如水漕陸運之費
幾于百倍然則穿漕張置堰牐可不究悉歟今江南
之地自禹時貢道北則浮泗以達河南則由江海以
達淮泗至吳闢邗溝通江淮隋益廣之遂為轉漕長
利矣然宋熙寧閒復以避淮險開複河元江淮歲漕
什一令海運明初猶海運河運並行當時熟計利害
宣得云淮險於海抑亦黃河南徙之後淮水入海之
故道為濁流所淤是以南常患于衝奔北常苦於淺
澁遂為漕梗歟然宋元諸臣言漕事者不及河患前

明嘉靖初河益徙而南不得不議治河濟運而河之
為漕梗者亦屢矣我
朝闢清江閘中河資黃之利復避黃之害而於南北運
河淮輸捍護之宜難極於枝汊淵溝經途區別無不
審黃淮江海及諸湖水之全局而治之盡人之力皆
順水自然之性所以安瀾告慶飛輓應時閘閘之閘
不復知有催載貸馱輓疾亟跡之苦此由
聖謨睿慮超越萬古實我
國家之本計在焉天庾歲入數百萬石祿廩所出亦動
盈萬計度支取給悉東南惟正之供舳艫銜尾北向
泝流自中河入泇河過濟浮衛直抵天津皆惟山東
河南二省運道在江南之北其餘漕運涉江者會瓜
儀四牐涉淮者會清江是江南為運道綱絡而瓜儀
清江尤江南運道門戶也故江淮河之攸關漕運者
為詳載焉
江南運河一自浙江之嘉興府王江涇北入江南蘇
州府吳江縣境凡三十里迄平望鎮曰南塘河一自
湖州府南潯鎮而東入鶯脰湖凡五十里出平望與

南塘河合曰　二河合而西北凡四十里逕吳
江縣城東又引而西北曰北塘河亦曰古塘河凡二
十里入夾浦為長洲縣境又三十里逕府城西閶門
崑山新陽二縣漕運自縣西二十里至巴城巡司十
里至唯亭又三十里至府城婁門又十里至閶門
松江府華亭奉賢婁金山上海南滙青浦福泉八縣
漕運俱經青浦縣北大盈浦出吳淞江入婁江達崑
山縣南而太倉州鎮洋縣漕運自東四十里來會又
西七十里並達于閶門

又西北三十里逕滸墅關又十五里逕望亭
常熟昭文二縣漕運自縣五十里至吳塔二十里為
長洲縣之治長涇又十里為漕湖又十里至望亭
望亭北為常州府無錫境又北二十里曰新安又北
三十里逕縣城南引而西北十里至高橋
江陰縣漕運自縣南十里逕蔡涇牐又南二十七里
至青陽鎮又南三十里為五瀉河出高橋合無錫縣
運河又北二十里逕洛社又北二十里逕橫林為武
進縣境又引而東北十里逕戚墅堰十里逕丁堰二
十里達常州府城
宜興縣漕運自縣北三里橋五十里至鍾溪逕五洞
橋入府城南運河
鎮江府溧陽縣漕運由沈湖達宜興縣之荆溪出西
蠡河來會
又北三十三里為奔牛牐又引而東北三十里逕呂
城為鎮江府丹陽縣境又稍迤西北二十里逕陵口
十三里至七里橋
金壇縣運河自荆城港出珥瀆河至七里橋合

又北十里逕縣城南四十里逕新豐又二十七里逕
丹徒鎮又引而西北達鎮江府城又稍迤東北五里
出京口牐涉大江入瓜洲口為揚州府江都縣境
按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于邗江築城穿溝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宋一作末）入淮通粮道也
今廣陵韓江是禹貢錐指云吳越春秋吳將伐齊
自廣陵闕江通淮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
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中瀆水水經注中
瀆水首受江于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

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漢吳王濞開邗溝三國魏正始四年秋九月大興屯守廣開淮揚百尺二渠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則更在故道之西矣隋開皇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以通戰艦由晉永和之道也唐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復與邗溝相近

自江都縣境十五里逕八里鋪又十里為三汊河口有揚子橋其西為瓜儀運河

瓜儀運河為江安等諸府州縣及湖廣江西二省通江入運總河之要路

江之南岸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漕運自石城橋三十里至觀音山渡江而北至六合縣瓜步鎮會江浦六合運船自江北開行十里至樊山三十五里至青山而句容運船自龍潭渡江會於揚州府儀徵縣治又東七十二里出三汊河口

太平府漕運當塗縣北出采石河二十五里入江蕪湖縣西七里入江繁昌縣出魯港入江五十里至東梁山又四十里至采石鎮又五十里至江寧府之江寧鎮

寧國府宣城寧國南陵涇旌德太平六縣漕運並會于府北灣沚河北出揚清口合黃池下流出水陽河入江江口即太平府之東梁山

池州府漕運貴池縣自廣濟河入江建德縣自堯城渡逕東流縣入江青陽縣自大通鎮入江銅陵縣西距江一里而近自東流縣西江行一百三十五里至池口驛八十五里至銅陵縣六十里至太平府繁昌縣荻港驛

江之北岸廬州府合肥舒城巢三縣漕運並足巢湖一水貫注逕運漕鎮出和州之裕溪口入江廬江縣無為州由黃洛河逕運漕出裕溪口又二十里至太

平府西梁山與東梁山對峙
安慶府漕運懷寧縣潛江潛山太湖二縣並自北至
府有水次倉在懷寧境桐城縣自樅陽河入江望江
縣在府西南距江纔十五里宿松縣自西逕泊湖出
望江縣之吉水鎮入江自望江江口東北行九十里
至府同安驛十里至桑園二十里趨南岸為池州府
貴池縣之黃湓又七十里至池口驛
以上諸府州縣江運漕舡隨地遠近遞趲交會俱
由龍江關北二十里渡江北至瓜步又東北六十
里至北新河入儀徵四牐達三汊河與蘇松常鎮
太五府州漕船並會
自揚子橋迤西折而東北十五里達揚州府城
泰州漕運自州治六十里至宣林五十里至府城東
門又北十五里逕茱萸灣又北三十里逕邵伯埭
夢溪筆談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何時舊
傳邵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翶來南錄唐時猶是流
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
右侍禁陶鑑始議復牐節水以省漕舟過埭之勞
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副使
表行之始為真州牐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
旁錮巨石為礎以洩橫流
又北三十里過露筋廟又北三十里迤西而北為高
郵州
泗州天長縣漕運自石梁河出邵伯湖入通湖牐口
東直高郵城而興化縣漕運自西出口直高郵之北
二十里
川瀆異同曰泗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
為淮流襟束之處汴水自河南界流逕州城東而
合于淮謂之汴口宋時以此為漕運要衝今惟涓
流可辨耳禹貢錐指云古汴水東流逕彭城縣北
而東入于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詩云汴
水交流郡城角可証也不知何時改流從夏邑永
城宿州靈壁虹縣至泗盱兩城閒入淮宋時東南
之漕由此以達京師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于
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乃廢又
宋史初漕運逕泗州浮橋舟多覆壞至道中王嗣

宗為發運使徙至城陽遂獲安濟又發運使李溥以高郵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令漕舟還過泗州載石輸湖中積為長堤自是舟行無患

宋太宗熙寧四年開洪澤湖達於淮神宗元豐六年開龜山運河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澁熙寧四年發運使皮公弼脩治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諸州轉輸覆敗于此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肋為複河可免風浪覆溺之患從之

又引而東北二十五里逕清水潭又北十五里為六漫牐又引而東北二十里逕界首驛又東北二十里逕氾光湖口又稍迤東北折而西北凡四十五里逕寶應縣又折而西北二十里為黃浦㘭牐入淮安府山陽縣境又西北十里為涇河牐十里為平河橋又折而東北五十里逕楊家廟十里遠淮安府鹽城縣漕運自澗河逕淮安府北出口

按高家堰武家墩東西堤為明室行運新河後因新河不復行運河臣靳輔築壩河上以便往來

又折而西北稍迤東北凡十五里為板牐淮關在焉又迤東而北十五里為清江浦

宋太宗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完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宋史喬維岳傳維岳為淮南轉運司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明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陳瑄疏濬故沙河置牐通舟南河全考先是漕至淮安悉從府東北車堤入淮逆水行六十里至是瑄因宋喬維岳所開沙河舊渠益加疏治踰年而功成漕人德之為立祠焉

永樂十三年五月開清江浦河明太宗實錄漕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口挽運者不勝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

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牐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潘季馴疏畧云平江伯陳瑄隄管家諸湖通淮河以為運道築高堰隄以捍淮之東侵隄新城北以捍黃之南侵尤慮河水自牐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舡由牐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

是年建淮安五壩運船經壩入淮南河全考仁字壩義字壩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過清江口淤塞運船經此入淮禮字壩智字壩信字壩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即淮河遇清江口淤塞則官民商船經此達于淮

靳輔治河書清江浦王公隄（明河臣王宗沐所築故名）一線石工內捍運河外抵黃淮二瀆之衝為數百萬國儲咽喉地其地形又不便開引河惟有歲修石工排椿固址而於上流層次築逼水壩二三重以護之一則擱淤以禦衝一則回溜以聚沙使石工外得沙灘二三十丈則隄址固而無衝決之患矣

又西北三十里為天妃牐析而東出為清口之對岸是為運口

清口即古泗水今為淮黃交會之所

淮水至清口大半入黃小半入運一水中分

靳輔治河書大江以南各省漕運自瓜儀而北凡四百餘里至清江浦天妃牐入黃河此平江伯陳瑄之所開也萬歷間河臣潘季馴以天妃牐直黃河不免內灌因移運口于新莊牐以納清而避黃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然其口距黃淮交會不過二百丈黃水仍復內灌運河淤高歲勞挑濬重運出口牽輓維艱乃改建運口於爛泥淺之上挑河一道緊接淮水遠避黃流自是黃不倒灌挑濬亦省

淮之北岸淮安府之桃源縣徐州府之銅山蕭碭山三縣及邳州之睢寧縣鳳陽府之懷遠　靈璧三縣

及宿州潁州府之阜陽縣潁上縣亳州蒙城縣太和
縣泗州之五河縣
淮之南岸鳳陽府之定遠壽州鳳臺縣直隷六安州
並英山霍山二縣潁州府之霍邱縣直隷泗州及盱
眙縣以上各州縣漕運俱會入淮出洪澤湖由清河
縣師家莊入黃河運道
黃河自西橫絶而東淮自西南挾七十二谿之水奪
溜出清口滙河直注大海勢若建瓴粮運越甘羅城
順流過惠濟祠折而西北入楊莊運口
粮運由師家莊入黃河不數里至楊家庄入運河
蓋至此即中河也河以中名因在縷遥二隄之中
挑挖成河者也初從仲家莊入口後改從楊家庄
入口康熙二十五年靳輔疏云粮船自清河縣運
口以至宿遷縣張莊運口計程不過二百餘里而
牽輓兩月有竒皆急溜阻滯之故也今於清河縣
西仲家莊地方改建三丈深之單金門石牐一座
以洩黃漲於攔馬河之西加挑運河二千餘丈築
成兩岸隄工直接張莊運口並於縷遥二隄之中
開中河一道上接張莊運口並駱馬湖之清水下
歴桃源清河山陽安東以達於海使粮船出清口
之後衹行黃河數里由仲莊牐入中河歴攔馬河
直達張莊運口北上二十七年中河工竣其治河
書云議者以為治河即所以治漕一似舍河無所
謂漕者然南北通運以來浮黃河而達者凡百五
里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績自開泇通運
已避黃河三百里之險則重運行黃河者止七里
矣康熙四十四年欽遵
仁皇帝上諭黃河之水往往倒灌清口者皆由仲莊牐與
清口相對駱馬湖水勢湍急遂逼黃流灌入清口
因移仲莊牐改建於楊家莊出口黃水暢流入海
無倒灌之虞矣
楊莊運口西為
御示牐又西為塩河牐
海州并贛榆縣運河即塩河也
逕清河縣北又西北逕二岔凡十七里入桃源縣境
是為下中河五里逕來安集五里逕衆興集八里逕

原缺

悅來集又西北入宿遷縣境為上中河又三里遷仰
化集
海州之沭陽縣漕運東由碩項湖西遷鹽河南出仰
化集
又四十里遷宋家莊又北而西四十里遷宿遷縣北
西寧橋又西迤南三十里為中河口南為黃河北為
駱馬湖故俗謂之十字河也

治河後策

下卷　　滁上馮祚泰粹中著

賈魯治績考

北流治績禹其尚矣河之安瀾者千六百餘年東流治績推漢之王景其治者凡九百七十七年南流治績推元之賈魯元明以來治河者皆不出魯之區域其治河以濟運之法不出魯之設施則魯功何可沒也禹河不以漕王景用以漕然東漢都洛陽所急者止汴渠故漢詔止曰汴渠決壞漢志一曰脩汴渠再曰汴渠成北不至燕京南不至淮泗景猶可以展股肱施智巧也賈魯河在南流南則欲納東南之粟北則欲供帝都之需既欲抑河以護運又欲資河以濟運治河兼以治運南北二千餘里之貫輸實惟司河者是問魯又安得以展股肱施智巧為一勞永逸之計然漕上關天庾不可斯須緩而魯兼全無患不可謂非救時之才臣宜其治績為後人所詳求也歟

元史河渠志先是賈魯為河堤使者詣河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一議疏

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脱脱題其後策薦於帝稱旨至正十一年四月命魯為總治河防使便宜興繕是月鳩工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于海按獻策稱挽河東行以復故道似當於王景治河從蒲臺利津入海如宋時所稱京東故道者矣乃云南滙於淮何哉蓋泰定元年河始行汴渠至徐州城東北合泗入淮賈魯所指為故道者也至正四年六月河決金堤碭山豐沛皆罹水患九年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成巨浸蕭豐沛碭之閒河益南潰當時所謂失其故道者也河防一覽云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圏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北賈魯所復故道據此則當時之故道可知而賈魯施功不出虞城夏邑蕭碭之中所謂東流仍南流者矣

河渠書言禹功之後有于滎陽下引河為鴻溝以與汝潁淮泗會鴻溝即汴渠也一曰陰溝一曰梁溝一曰蒗蕩渠一曰宮渡似河與淮泗會久矣然淮泗可以通河者賴有汳睢沙渦諸支派上屬於汴渠耳實則河不行汴渠亦不入淮泗故自禹功告成之年下逮周定王五年己未凡一千六百六十餘年河道東徙在黎陽山東長壽津以上而汴渠則如故也自周定王五年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凡六百七十二年河改從千乘入海而北瀆遂空亦在黎陽山長壽津之地改入濟南府界不合漳水入海而汴渠又如故也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隴之決又十四年為慶歷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凡九百七十七年橫隴商胡皆在澶濮之境而汴渠又如故也自仁宗慶歷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河決陽武出胙城南遂漸與汴渠近而河猶未行汴渠至泰定元年河始行汴渠至徐州東北合泗入淮此元明以來至今之河也亦賈魯所復故道之河也蓋至是而鴻溝之開二三千年隱隱欲通者今始為大河經由之坦道矣

自泰定元年而逆溯之延祐三年潁州太和縣河溢則河雖入淮由潁不由汴又上溯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三州則河之入淮由睢不由汴又上溯大德元年三月徐州邳州宿遷睢寧等縣河水大溢則河入淮入睢而不由汴自泰定元年而下推之明洪武八年大河南決扶溝入淮則河欲就潁而合泗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經潁州潁上東至壽陽關入淮又欲就潁而合汴合泗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滎澤入淮又欲合汴合泗十三年河決滎陽縣東經項城達太和又西南達潁州注於淮河又欲就渦就潁而合汴合泗七月又決滎陽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河又欲就渦合泗弘治中白昂奏云今河分為數支一合潁水下塗山入于淮一合渦河下荊山入于淮一自歸德通亳州一合渦河入淮則河又欲日就潁就渦而合泗一入金龍口至曹州衝入張秋併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水出丁家道口下徐州則又欲就沁而合泗由是觀之河何嘗必行汴渠合泗入淮哉而賈魯治之必欲挽之使就後人因魯功竟亦挽之使就則今日之治河大都為運也賈魯之功不敢使河稍入于西南自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又不敢使河稍出於東北而今日治河情形亦大畧可覩矣

江南通志按賈魯河道自徐州府北門外小浮橋以上至河南考城縣西之白茅河當時施功在江南之地者什五六第今河道久堙故河防記所載地名多不可曉耳自賈魯之復河故道至明嘉靖三十六年北徙中閱二百餘歲雖漫溢靡常未嘗遷改其後自萬歷六年議復河故道以工鉅寢之司河者每以為言又其治法為後世所用或互有損益或名異實同其有造于河不為小補也故詳考備錄無復拘文多不載之例云

歐陽元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

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
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
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
善潰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
狂水激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刱築修築補
築之名有剌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
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
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挂之法有用土
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
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
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
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漲也其濬故道
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
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
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
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
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
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
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
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
堌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
深丈有五尺黃堌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
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又濬凹里減水河通
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
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
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
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
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
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
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
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
並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
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
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樁
橛實以土牛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
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

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並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二丈其岍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堤者通三里七百步表裏培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堤並接脩舊堤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黄陵全河水中及岸上脩堤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脩大隄剌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剌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剏築岍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尺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岸埽隄並行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毎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

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檾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槖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據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挂之臺中鐵猫大橛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丈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樁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

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厠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檀挂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樁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挂于護隄大樁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黄陵北岍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叠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叠埽臺增用白闌小石並埽上及前洊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

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刱築縷水横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黄陵南岍長九里百六十步内刱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導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

破乃以鐵猫于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榰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捶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舡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任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樁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十五步勢迫東流峻若天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

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豗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日加獎諭辭指懇切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闌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闌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硾前闌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輥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䇫前埽之旁每置一輥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挂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簰不得肆力于岸魯常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

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
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夫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
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靳輔治河書言賈魯治河用沉舟之法人皆稱之
竊嘗親河底淺深坦陷不一唯草柳性柔一經壓
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
而沉之淺深坦陷不一之滿流則埽根透溜之患
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此
必非孟浪尋繹至正河防記知魯之沉舟以之代
垻而逼水非以之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
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適當
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隄短弱
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入決河則故河復
淤前功盡棄因急沉舟為垻以逼之所謂搶救也
迨至船埽四隄並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
魯于九月七日沉舟而龍口之合何直至十一月
十一日耶

高家堰考

高家堰者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以障淮
者也而肖鉅指云考三國志登嘗為典農校尉巡土
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于水利者又嘗為廣陵
太守其為登築無疑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亦未
漕運尚不能聽其南奔況河淮混合為一又為運道
所關乃天下之至計不獨淮揚屏蔽已也我
聖祖仁皇帝有高堰第一要緊之
訓旨
世宗憲皇帝特發帑金百萬大脩高堰石隄期于鞏固利賴
無窮誠得本計者矣
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于高堰河亦決于崔鎮漕
撫王宗沐脩塞之萬歷三年高堰復決于是山鹽高
寶興泰諸處悉為巨浸黃水躡淮之後淵流西溢浸
及鳳泗清口塡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河
臣潘季馴以為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
也于是脩平江伯之功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
墩經大小澗歷阜陵湖周家橋翟壩以捍淮之東侵

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于是并築堤捍之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黃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始于漢末之陳登修治于明初之陳瑄而復于季馴云二十一年淮復決于高良澗凡二十二口旋築塞之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溢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建淮之經流建武家墩涇河閘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涇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闢高郵西南之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殺淮漲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堤閘之外無所謂治河長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應堤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耶萬歷二十一年淮漫高堰堤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且加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堤一日崩者百十餘處于是泗城亦復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瀕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為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克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為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逼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弱于是刷沙無力而黃水益橫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堤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漫無畔岸中矣

又潘季馴兩河議云高家堰今淮安府志稱高加堰注云高加者為護運道邑井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

河防一覽云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

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又按潛邱劄記云高家堰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時平江伯陳瑄脩治中閒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並無人言及高堰者豈堰止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不聞其有潰決之患歟宋史李孟傳為楚州司戶參軍復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即高堰也堰固不乏脩治第史文不備耳又按通鑑紀事本末陳瑄于永樂十三年鑿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淮通漕其脩復高堰並應在此時

萬歷八年工科給事中尹瑾疏云高家堰近已築塞成堤體制高厚既有樁板以護其外復設官府以嚴其防終不若石堤更為永恃宜于中閒二十里低窪處用石包砌命潘季馴行之

十六年季馴條奏云淮水發源桐柏扶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入海而基運山橫截河中湧漲時作僅恃石堤一帶為捍禦而石內之土多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損土既圮矣石將安附宜覔取真土幫築完固以捍洶湧從之

河防一覽云或有問于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曰此非知水之言也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閘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出合白馬氾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泰州高寶興鹽諸邑滙為巨浸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高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閒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堤防也且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曰高堰決而後塞也余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

下矣

季馴條議又云高家堰當湖之處中段原鑲石堤足當風浪其石堤南北俱係土堤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概砌石從之

季馴之築高家堰也北起武家墩十餘里又南十三里為大澗大澗口為衝決要處築石堤以護之長數百丈又南五里為小澗又西南二十餘里為阜陵湖又南四十餘里為周家橋又南二十餘里為翟壩翟壩為山陽盱眙接界或曰周橋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兩閘及西堤四十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決則高郵南北衝溢無時矣自萬歷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以淮為泗患中外諸臣議論紛錯勘河科臣張貞觀進闢海口治鮑王二口之議科臣黄運泰主事樊兆程陳浚五港口之策或謂腰鋪可開或謂老黄河可復而臺臣高舉請築周家橋滚水石壩夏之臣遂請決高家堰其大指歸于疏淮以安泗疏黄以導淮必盡廢築堤防運之成說故鑿空訪尋之心計至楊一魁張企程條議出所謂分黄導淮者仍導淮出清口合黄入海實因潘季馴舊迹而稍分河淮之勢云

御史王明疏云使周家橋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為魚四百萬漕粮俱梗而三十六盐場其沼矣宜令河臣上尋舊支而殺其勢下濬舊口而廣其途分司郎中黄曰謹疏云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也堰以内與橋以内之水相連一淮也使周家橋可開則高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閘周橋者乃閘堰之别名也周橋地形與高寶諸湖高下勢甚相越誠開之是導以建瓴之勢一瀉千里孰得而禁之故謂周家橋開而淮不盡東淮盡東而黄不復躡必無之理也高寶諸湖四時彌望連天所恃一線漕堤為之保障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不至決裂湖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又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堤以外地形窪下與江面不甚昂故今通江之路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縣不胥而為沼

乎

王乾清周橋牌說萬歷二十五年淮水大漲總河楊公一魁建閘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即閉從未常開前賢亦云東去最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蓋周橋開而海口塞黃遏淮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出清口刷黃濟運則涓滴皆為利益淮入湖內潰堤病民則涓滴皆為害源若內湖增一分潰堤病民之淮則清口便減一分刷黃濟運之淮故周橋啟閉利害不可不察

顧雲鳳議云武墩諸牌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已與武墩諸牌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矣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堤之坍卸即欲脩築無所措手况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暴發之水乎好事者倡為濬闢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牌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而即盈耳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瀠洄泛濫合盱泗高寶而為一此其滔天之勢為害不更烈乎

崇禎四年黃淮交漲河臣朱光祚議開高堰三牌大理寺丞吳甡編脩夏曰湖等合疏爭之事遂寢

吳甡等疏云高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濟湖之吭地形最為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各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三牌一闢勢必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之水滔滔東注將高寶瀠堤蕩為湖海運船緯挽無路則數百萬糧何由而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淹沒則百餘萬鹽課其問諸水濱乎數百萬生靈悉為魚鱉則數百萬糧稅誰為供輸乎

歸仁隄考

歸仁隄者明臣潘季馴築于萬歷七年與高堰相為表裏者也其利有六遏湖水使不南侵淮流一也遏黃水泛漲使不與湖滙為巨浸二也使湖水并力出黃衝沙三也分引黃水以助淮流四也為盱泗保障使無漂沒五也減洪澤湖水以殺高堰水勢六也起宿遷之歸仁集故名歸仁隄亘宿虹三縣之界計長五十七里共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俗名汰黃隄其出水之口曰小河口曰白洋河其隄工緊要之處曰耿車時兒灘其上流來源自徐溪口歷蕭縣靈壁等處二百餘里合永堌姬村湖水由宿遷之符離溝經邳之睢河而滙于埠子白鹿等湖河防雜説所謂上遏睢水湖水以及碭蕭徐宿靈睢宿遷等各州縣雨水者也泗州志云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永堌湖水流入宿遷之符離溝歷邳州之睢河與宿虹白鹿埠子藕湖等水滙為巨浸由拖犁溝南流入泗境安河而隄且受黃患遝靳輔治河黃河南岸各牐壩減下之水必由歸仁隄經過又于碭山毛城鋪起築隄至王家山以東徐州以西碭山以東并十八里屯二牐之水使悉由盐河歸睢溪口入靈芝等湖歷歸仁隄以滙于洪澤雖使碭山以及清河縣境七百里別無壅潦之虞而隄受黃患且益甚矣河防雜説所謂上遏毛城鋪減下之水者此也張兆元歸仁隄考云自靈壁縣地方孟山睢寧縣地方廟灣口宿遷縣地方耿車至小河口供三十里小河口迤南有白鹿湖邸家湖二湖雖係瀦水湖而瀰遠一遇北風則怒濤奔逸勢必南侵淮流故作歸仁隄以捍之此隄一壞則湖水東下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此隄一修則兜睢湖諸水使不得衝入淮流以阻其勢復南借周橋翟壩過淮水下湖之便安得不怒激以取路清口耶淮水全出清口而兩河治運道通矣故曰遏湖水使不南侵淮流其利一也張鵬翮河防志云歸仁隄在宿遷縣黃河南十六里康熙九年御史徐越疏云近黃河者有睢水埠子湖水其勢甚大且遇黃河一漲則能與北水相連倘無隄以擋之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趋而南其北趋者無全力而

黃且乘虛南注滙諸湖之水為高寶各邑患泗州志又謂一遇伏秋黃水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逕東橫瀾四十里奔汎而下嗣後積年衝決經蕭碭宿睢靈虹濱河州縣田廬淹沒彌甚此皆黃水滙湖之為害者也隄防堅固則黃不滙湖而倒灌無慮故曰遏黃水泛漲使不與湖滙為巨浸其利二也史兼云遏水從白洋河東西兩溝入黃河河之泥沙併此而汰故俗亦名汰黃隄御史徐越疏云從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一帶之沙淤而為益于運道向者漕運走徐邳則為漕護隄歲勤修築自直河改運而急漕者視此隄為緩而董口一帶之沙淤不知衝刷矣靳輔河道條治疏畧云歸仁隄原以障睢水并永堌邸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並漲黃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決矣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決矣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決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壩等處衝決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淮黃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並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並淤矣此合計淮黃漕湖數百里之全局而洞見其利害之所繫故曰使湖水并力出黃衝沙其利三也黃强淮弱昔人借水濟運必欲以湖助淮使與黃爭故自宋時引洪澤湖達之于淮淮已增翼夾之勢

聖祖仁皇帝有治河更有何善策之

咨詢河臣靳輔云惟有分黃助淮之一法故南岸各減水壩

壩雖有引濁沙入湖之隱憂而當淮流微弱之時可藉以分引黃水由歸仁隄下注洪澤湖以助淮流所謂其利四也江南通志萬歷七年河臣潘季馴慮黃

河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挾諸湖水衝射盱泗作歸仁隄爲保障計又按泗州志歸仁隄去州治幾二百里去州境亦三十里許自歸仁集迤東至桃源之于家岡約長五十七里此雖虹宿桃源等處地界而實泗之脊背也自黄水合永堌諸湖至泗境安河會淮水爲患萬歷二十年隄東轉北接小土隄衛漫自岳家莊入大橋口由黄家堰過六師院接安河凡七八十里俱被渰蕩巡按舒公題改石隄三千餘丈康熙十年奉

旨脩砌自是泗患以弭所謂爲盱泗保障使無漂沒其利五也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康熙元年再決時部司有開周家牐者淮水大洩而黄河逆入清口又挾睢湖等水從歸仁隄決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決翟壩流成大澗九條其水東注悉歸諸湖淮揚自是歲以災告伏讀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上諭歸仁隄人皆稱係保護明季皇陵此俱係妄誕三四十里路之隄如何護得明季皇陵此隄之脩專因水漲之時毛城鋪等處發來之水至歸仁隄攔回仍歸黄河之意此隄亦應酌量脩築今按攔回仍歸黄河者不欲逆入洪澤湖致傷高堰也隄之五堡地方舊建減水壩一座以洩異漲康熙九年建便民牐一座以通行旅至康熙二十二年伏秋時雨最大之時五堡減水壩底之上過水二尺五寸有奇三教堂便民牐底之上過水五尺七寸及閘水平將此清水與黄水較之其黄水面尚高于清水六尺有奇迨至隆冬黄水已消七尺有奇清水止有尺計而清黄始平則毛城鋪發來之黄水其泛漲何如也康熙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于五堡建磯心石牐若遇黄水暴漲則閉黄河縷隄之牐將此五堡之牐開放以洩湖水將便民牐底改深三尺牐墻亦加高三尺使上流清水由牐者多而由五堡者少又慮黄水消長靡常于歸仁隄建牐三座于老隄頭建牐二座黄水大則閉老隄頭牐開歸仁隄牐以放水入淮黄水小則閉歸仁隄牐開老隄牐以引水刷黄河再于黄河南岸大隄之内挑小河一萬八千餘丈引水直至清河縣出口仍歸黄河又開引河引諸湖水至桃源老

隄頭出以達於黄又于引河兩岸築束水隄洩歸仁隄之水出黄河既以衝刷河身又使此水不盡入洪澤湖以減高堰水勢其利六也史奭考云其桑篱在小河口之通塞小河通則睢湖諸水盡入黄河而歸仁之水減半今按貽參堂記云隄受白鹿等湖水由白洋河與黄水會其越小河口者乃上流之支分而白洋河則其經流其水使小河口白洋河兩入黄河者既刷沙並出而又不使諸水盡出一口宣洩不及以至直趋高堰魚鱉淮揚也至耿車時灘一帶之隄尤當歲加脩守使睢水不得漫入埠子等湖而小河口常通矣

防黄淮入江

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淮河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今則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植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涇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偃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盐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于曩時怒不得洩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趋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三瀆并而為一可不懼狄蓋黄高于淮淮高于湖又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洲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畢三丈有奇矣當黄淮泛漲輙與堰平甚則且過之水乘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

郡儼然一都會耶如明隆慶四年淮決高堰黃蹦淮後徑趨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萬歷三年復決高堰淮挾湖水迤東山陽高寶興鹽諸境悉為巨浸萬歷二十一年淮漫高堰隄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馬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四十餘處泗城亦復淮溢天啟四年六月河決建義諸口淮與化鹽城蓋淮本易於南趨自會黃之後愈有迫以南趨之勢昔高家堰之築起於漢建安五年太守陳登爾時河自北行淮已為害況黃河挾萬里奔騰之勢其力足以遏淮使淮稍弱則將却流而東潰高堰決淮揚勢所必至淮既旁趨濁流即内灌裏河淤塞運道且黃乘淮後并勢南趨黃淮交橫于淮揚千里之間而運道逐茫然不可問而三十六串場又有存哉然則何以治之亦曰以水治水而已病淮而并以病運者莫如河則救黃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故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而治高家堰尤治淮之首圖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平江伯之功二百年無事萬歷間再修于潘季馴其河工告成疏云數年以來黃淮各失故道黃河北岸則決崔鎮季太等處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處共百餘口而又從小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永鋪諭湖之水越歸仁集直射泗州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圮壞潰決東奔破黃浦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洳迨築高堰隄歸仁塞決口嚴五牐啟閉而後黃淮悉會於清口並趨入海不特山陽興鹽等處積水盡去頓成沃壤即上而盱泗虹靈亦無決溢黃不侵淮淮不侵湖湖不侵江其明效也又按明黃曰瓚疏云高寶諸湖四時彌望連天所恃一綫濟隄為之保障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不至決裂湖隄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又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隄以外地形窪下與江面不

甚昂故今通江之路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縣不胥而為沼乎又頃雲鳳議畧云東南濱江濱海之處曰廣陵曰海陵曰蜀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無所出即有所出而江潮海嘯互為吞吐亦可知淮非由清江安東以入于海別無可為歸宿之地矣况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暴發之水乎蓋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罌也芒稲河杯勺之斟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即欲復歸之甕而宣洩由我不可得已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瀠迴泛濫合盱泗高寶而為一此其滔天之勢為害不更烈乎由是言之率黃淮而歸之湖湖不能容由湖而達之江江不能達非特三瀆會而為一失天地之性乖山川之紀尤恐江淮河渾濤於東南卒成滔天之勢其為害加烈于今者不知幾何也然則陳平江瑄潘尚書季馴以隄束淮以淺敵黃於脩高堰立湖閘之外若無赫赫之功而道黃淮使不入江者於此爲利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二公蓋慮之熟矣

防決

築堤所以捍水而水當怒濤奔浪之時或決于隄所不設之處或決于隄所密設之處議者或謂河性善徙非隄所能防或謂桃伏秋時非常泛漲勢不能以拳土危堤當萬里頂衝之險其言然而不盡然也司河者有歲修工程有大脩工程非不防決於未然也有搶救險工有保護險工非不防決於將然也而決每出于意計之外則亦防範之未精而先事預圖未能竭其心思智計以與河爭勝負之數者夫決有受病之處有所以受病之處隄之決也非卑薄不能支即狹隘不能容否則雜以浮沙隄非真土此受病之處也蟻穴獾洞之不脩率致谽然洞開田廬淹沒閭廂陸沉此受病之處也城郭之當水衝者終致溢漫為膚土壤之渋鬆沙者且致齧蝕為患此皆受病之處也而更有不止此者法當于對岈及上下求之凡上流之管束太嚴勢必蓄其怒厚其力而下方決矣何不使有寬展游蕩之處以泄其暴下而恣其狂蕩也哉下流一有淤澱淺溢之處其去也有限其來也無窮勢必積水逆流而上方亦潰何不時時探測泥沙一有墊高之處亟用回溜衝沙之法使河底日深乎凡南岈之決必北岸太强以致逼溜衝射力有偏注即勢有專攻何不倣挑水垻法造為方舟連筏並進逼水中流使水勢不致直射乎昔人謂禦黃如禦敵竊以為防決亦如防敵吾備左則彼攻右吾備前則彼攻後一定之勢自然之理平時竭心思智計務與河爭勝爭則得其所以受病之故療而去之亦未必報決報塞紛紛焉日盈于耳而不去也若夫受病之處加謹防範則嵇學士盡之矣故並錄之

總河嵇曾筠隄上走漏說云語云千金之隄潰于蟻穴穴之不可不慎也所貴乎平時巡查嚴密有則填塞斯汛水長發乃可無患如隄內積水之區色泛微黃必臨水坦坡有進水之穴洞查勘得實即用鐵鍋扣住勿使走氣周圍用土填壓堆成高厚土圳切勿脚踹杵夯致分洩氣恐有意外之虞斷水之後或于隄頂或于隄腰空至患處尋其過水之洞層層填土夯築堅實此截築法也又如河水漫灘隄根滲漏洞

穴難尋但見裏隄過水即令會水精細人在外坦逐細端尋凡過水之處抽氣必大易於覺察端尋着實萬勿用碎石草填塞越塞越漏恐成大患須量洞口之大小或塞以棉襖或塞以棉被便可堵住或洞口寬大必使一人赤體將洞口坐住一面飛集人夫於所坐之下周圍塞土離人二三尺圍繞成圈築成井樣寬七八尺高出水面二三尺俟外水不入即令塞穴之人扶竿速起立將井上填實若恐頂衝汕刷加以護埽防風斷不致潰裂此外堵法也更有一種

井穿獾洞外面似無大壞不知隄內已屬空虛一遇水長忽然走漏勢如泉湧不可復救則非竈鍋塞絮所能奏效者須細看防外之水如淹隄二三尺隄內平地比外地低窪一二尺過水不大宜飛調人夫即於隄內走漏處緊接大隄買土急築小月隄一道攔定走漏之水勿使伸腰透氣聽其流滿月隄內外相抵則不過水矣然後從月隄兩頭挨次用土實填築成裡戧一道可資鞏固切勿先於漏處用土加幫夫少則不能立成夫多則踩蹦塌卸反損大隄此內堵

法也倘或隄外水深五六尺隄內之地又較外地卑矮倉猝相乘焉能築此高厚月隄以資捍禦則宜星運軟草於隄外坡下挨次鋪蘘細土層層加壓加至出水則漏自斷俟汛水消落當築裏月隄一道內外兼治方可永固大抵獾洞鼠穴不在隄之外坦而在裏陡不在人跡常經之地而在幽僻荊棘之間嚴飭各汛文武員弁修補于平時自不貽悞于倉猝巡查之責屬之兵夫催督之任寄之官弁實為閑中之當急小中之最大者也司河者幸毋忽視焉

沙宜去

刷沙之名古未之有也自濁河會清淮司河者不能離而二之乃創用清淮刷濁沙之說于是築堰以束淮藉以敵黃而衝沙意謂沙隨水去汕刷日深清口加闢海口加深即二瀆並流一區可安然無恙也自此說出無時不堅築高堰慎守湖閘乃清口板沙如門限然善刷者復舊道止矣未嘗加闢也自雲梯關以至海口一百八十里止有漸淤之說而無深廣之文安在其加深也然則黃大抵蹂躪于淮之道淮僅能竭其全力使泥沙不積足矣安在其闢清口闢海口也蓋嘗以刷沙之意求之禹時大河由大伾北折以來合清淇蕩洹諸水豈即藉以衝大伾以前之沙欤北過降水以前合清漳濁漳滹沱易馬巨諸水豈即藉以衝大陸以來九河逆河之沙欤餘波入漯川即藉漯川以衝餘波之沙歟宋時北流者即藉永濟渠漳洚以衝沙東流者即藉馬頰以衝沙欤是皆未可知然四瀆莫疾於濟何不聞藉濟衝沙而濟且為濁沙湮閉也即以淮論宋天禧三年金明昌五年河兩決梁山濼南派半入于淮爾時淮以全力衝黃之半其刷沙當若何元開會通河北派未絕明弘治以前未築黃陵岡北派亦未絕爾時淮以全力衝黃之強半其刷沙又當若何且王景治河千年不變兩絕漯川獨由千乘入海爾時無水以刷沙又當若何賈魯治河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也魯巧慧絕倫獨不聞築高堰建湖閘束淮以刷沙昔宋范百祿謂河行疾則自刷除成空而稍深此格言也自漢以來王景知之故兩絕漯川而不隄漯以刷沙賈魯知之故會淮而不恃淮以刷沙亦漢丞相史孫禁知之欲決平原金隄開閘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惜哉禁言時不見用魯丁元季阽危景功歷年已久世遂無有知行疾則自刷除成空而稍深之旨而束淮刷沙中于人心遂牢不可破也竊意黃沙本以行疾而刷初無與于淮也特以濁流遲行河南五府土鬆沙甚又從

安東入海較入勃海者取道尤紆且占據淮路不無壅滯爭競之虞以至多之泥沙經千百之道路而又二瀆并行則其勢緩沙滯而不能徑直獨出以入海者當較之碣石勃海為尤甚不得已而藉淮并行之勢挾掖前驅庶幾溜沙不長壅吾淮路耳非黃必有待于淮而淮必有功于黃也然則高堰湖閘原以捍淮非以攻黃故高堰築于漢建安五年太守陳登原非束淮以攻黃而賈魯治其上流欲以行疾而刷空亦不沾沾焉藉淮也明人束淮刷沙之說乃為會通所束又才不逮賈魯故捍淮東侵防黃南溢而汲汲焉增卑倍薄以漢之下策為今日之至計若不察其故而執以為然幾何不以為黃沙必須於淮淮水有功于黃而以二瀆合一為理勢之當然也耶又況淮即刷沙止在清口既會以後若自開歸以及徐邳雖合汴合泗而不加汴泗以刷沙之名固汴泗較小于淮實亦黃之濁流以行疾而刷不以汴泗刷則亦不以淮刷故黃行汴泗之道而決行淮之道而亦決無分於汴泗淮也行汴泗不刷之地而沙淤行淮水刷沙之地而亦淤亦無分于汴泗淮也治河無長策而頗沾沾焉執刷沙之見置二瀆渾濤于不問哉特自明以來日言刷沙而古今有大沙之未去者豈不一及何也河自孟津以上由底柱至五戶灘關流一百二十里沙磧三十六處實碍河流大河逕此關流一百二十里沙磧三十六處抵觸湍怒不能暢然沛然以遂其千里曲直之性固暴怒而決于孟津之下矣故自漢以降決宿胥口決白馬津決滎陽成皋決曹決滑決濮決澶決汲胙決新鄉決原武決武陟皆在孟津之下固山脉已盡地平土鬆者致之亦上流激沙怒不得泄蓄下而致此耳吾不知大禹治水時果有此關流沙磧否特就上流言之此其致決之由何以勞勞塞決病至後醫不開有效未旺口之大挑使此沙決去無觸河行者此不可謂全局在胸治之于根本之地者也然此猶可諉曰工程浩大也或有官亭民舍廬墓怨人歷年已久人皆恬安毋獨為創論驚人也獨不聞有小沙之最易去者乎何不聞以河刷沙而頗以河避沙也如徐州郭家嘴直至沙嘴挺

入河心二里許大溜直射列入險工而後開引河邪州戚字堡對河沙灘日長逼溜頂衝列入險工而後開引河蕭縣徐家莊對岸漲出沙嘴大溜直射僅建樓崖埽保固險工又如阜寧縣北岍四套五套地方坐當黄滙滙歸入海之區竟聽其南岍長出沙灘溜勢日漸北徙以至埶甚危險人力難施引河不能開樓崖埽不能建僅于搶築月提凡此皆先後河臣題條之大者此外沙灘尤難殫述則何不扎丁笓木而待尋斧柯也又何不斧以斯之而養癰待潰也舊治黄河淺者列方舟數百如墻而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淤乘急流而衝去之效莫覩也則以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于埤河若黄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又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徒為紙上之觀前人屢試無效者昔萬恭治河用虞城生員之策欲深北則南其堤而北自深欲深南則北其堤而南自深欲深中則南北堤兩束之衝中堅而中自深始也借隄以使河之深終也河既深而任隄之毀安用以治徐邳之河無弗效者載在治水筌隄中

抑又聞水工之言曰柁之所向水流如駛若採舊制列方舟數百如墻各用一似柁非柁之木長深着底以之指地而疏之使水隨柁向衝刷日深則亦變通賈魯沉舟代埽之遺而合于舊制庶此為活堤尤為費省而用便者歟

沙宜留

濁流之最可惡者莫如沙而最可愛者亦莫如沙聽其淤上流淤下淤於漕河淤清口淤海口淤湖內致使扒撈洵濬之器俱無所施塑水之流東奔西決小亦各處出沙嘴大溜頂衝對岸危急挑引河以衝之築對岸隄埽以護之司河官弁大都為沙所窘其可惡孰如之然誠熟究留沙之法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無用之用為大有用其可愛又孰如之蓋留沙之利有四地形卑窪藉以填高利一田疇荒瘠藉以肥美利二隄根埽址藉以培固利三日淤日高以沙代岸利四河防雜說云宿遷桃源清河沭陽海州五州縣界中地畝卑窪每遇隄工潰決一次則民地亦漸淤高楊家莊未決之前止有桃源北岸之地被新莊口七里溝黃家嘴等各決口之水淤高其自徐昇壩迤西十里許起歷崔鎮古城楊家莊朱家堂蕭家渡以至宿遷計程一百里近隄一帶全係水田不可以耕而遠隄去處亦莫不低窪停水自楊家莊潰決之後大溜經行四載有餘朱家堂以下俱已墊高朱家堂以上十餘里尚屬卑窪迨蕭家渡一決而宿遷附近亦漸墊高總之前此水田今皆成高亢之區此淤高之明驗也於其所載皆因潰決而成非人力使然也然潰決必于卑窪之處若預擇兩岸濱河卑窪之區乘伏秋大漲引水沃之俾沙隨水入則卑窪皆成隆阜可無卑窪受水之虞昔潘季馴放水淤平內地條議云縷遙二隄皆為防河善法但宿遷以前有遙無縷獨直河以西地勢卑窪歲歲患水宜將遙隄查閱堅固卻將縷隄相度地勢開缺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患消而費省潘公題奏甚明而後人未聞有推廣於濱河凡為卑窪之區者則先事預防之術殊知惡沙而不知愛沙之故吾故謂地形窪下藉以填高利一也濱河一帶各州縣田畝遇水之決固有漂沒昏墊之苦及其漲落水消泥沙肥漬往往獲數年倍收之利從此水田亦皆可耕瘠薄漸成膏沃而宿桃邳睢一帶地方凡濱河下濕之區伏秋水漲汪洋巨浸霜降水消種麥有數倍之穫故數州縣以麥為大收秋則聽其宛在水中不以為荒而資其來

歲麥秋之利其明驗也若講求堅固遥隄之法决緩
隄以放水淤田較之穿渠灌溉事半功倍所謂田疇
沃壤藉以肥美利二也靳輔治河書云歲修石工排
樁固址而於上流層次築逼水堪二三重以殺之使
之回漩以聚沙日漸淤墊若石工之外符淤灘二三
十丈則隄址愈固無衝决之虞此亦善用沙者也竊
意淤灘非獨可行于石堤即土隄堰閘莫不可用所
謂隄根埽址藉以培固利三也又靳輔河工八疏内
云一南岸遥堤引黄入淤歲久加高即岸成隄不煩
再築蓋水去必沙存沙存則地高故宿遷海州桃源
清河沭陽五州縣隄工若不甚高而自民田望之勢
若岡陵此日受淤高之所致也若于卑窪之岸遠設
遥隄引水淤墊久之亦勢若岡陵變窪為峻而隄防
並可不設所謂日淤日高以沙代岸其利四也夫黄
河來源萬里即以沙為萬里之供輸也會千七百一
川即以千七百一川之沙泥輦載而遺我也我聽其
滔滔入海已有舍鄰之嘆而又聽其堆而為磧散而
為灘淺而為遏流怒焉惡之謂沙不速去一旦潰决
之後又享沙之利沙負人乎人負沙乎可以淤窪可
以肥田可以固堤可以代岸而不能收大河自然之
美寶則亦責有攸歸也潘季馴知之故有淤平内地
之疏靳輔知之故有即岸成隄之疏二公實胚胎乎
留沙而未盡其用人固惡沙如仇予則愛沙如寶以
不需輦運之勞而不舍晝夜以輸我天地自然之美
利亦在人善用之耳何云濁沙為患乎

安東海口宜闢

黃河之爲患于中國也小則決大則徙其陡且決者非必河性無定也中間積沙淤墊而後潰決四出散漫不可收拾若海口一淤萬里來源無歸壑之處勢必大決于上流而改道四突矣故自禹以後殷人遷亳遷耿遷相遷邢皆濱河之地爲河所決而然也迨至九河淤其八枝止以一徒駭受九河之水狹隘不能容故周定王時鄭東以上不循軌道決大伾山南而東逕漯川矣漢孝武時漯川又不能容河分爲二一由淮泗以入海一由濟漯以入海矣王景治後河患稍弭後漢書五行志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玄宗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憲宗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閒禍自此始矣其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文宗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昭宗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眞宗大中祥符三年決于棣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而澶滑之閒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于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竄所以不可逭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溢終虞上流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迨河道南徙黃淮二瀆並行而海口之淤尤甚矣元至正

中受害尤甚濟寧曹鄆間漂沒千餘里賈魯爲總治河防使觀歐陽元功至正河防一記魯之挽河塞決稱神勇焉惜乎其施功在虞城夏鎮間未暇深通海口也明洪武元年決曹州八年決開封十四年決原武祥符中牟十五年春決朝邑七月決滎澤陽武十七年決開封又決杞縣二十二年沒儀封二十三年決歸德州秋又決開封西華諸縣二十四年決原武由正陽鎮入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而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二十五年決陽武等十一州縣三十年八月決開封冬蔡河徙陳州史稱先是河決由開封北東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蓋有以窺其故也永樂三年決溫縣八年決開封九年決陽武十四年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淮宣德元年溢開封州縣正統二年決濮州范縣三年決陽武及邛州數年又決金龍口十三年決金村堤十四年正月決聊城景泰二年六月大雨決旬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四年五月復決沙灣北岸七年夏河決開封河南彰德天順五年七月河決汴梁及襄城成化十四年河決開封弘治二年又決開封及金龍口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患汴梁尤甚劉公大夏築斷黃陵岡後十一年河決歸德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明年九月河復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泛濫橫溢直抵豐沛八年六月河復決黃陵岡嘉靖八年秋河決曹縣百餘年間雖先後修治亦止就決堵塞竟無言及海口者十三年正月總河朱裳方云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諸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俱已堙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港溝次第開濬海口套河多置龍爪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時已允行未幾以憂去是歲河決趙皮寨入淮穀亭流絕廟道口復淤十九年黃河南徙決野雞岡二十六年秋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三

十一年九月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
阻五十里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
運道俱淤全河逆流隆慶三年七月決沛縣自考城
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四年秋
黃河暴至茶城復淤於是時淮水亦大溢總河翁大立
欲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下草灣以免衝激之患
未幾受代九月河復決邳州五年四月河自靈璧雙
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支流散溢河道陳應薦
於繕隄後挑挖海口新河長十里有奇濶五丈五尺
深一丈七尺總河朱衡亦云海口自隆慶三年海嘯
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宜時加疏濬毋使積
塞至築黃河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為名流
上報聞而已萬曆三年河決房村給事中鄭岳言自
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
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通泥水愈淤於是
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
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
所之民之為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
濬川杷法方命河臣勘奏而明年八月河決碭山而
北淮亦決高堰而東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吳桂芳言
淮揚洪潦奔衝盖緣海濱汊港久堙入海止雲梯一
徑致海壅橫沙河流汎溢而鹽安高寶不可收拾國
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
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
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
帝優詔報可桂芳又言近來雲梯關口多壅河流日
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衝決去歲草灣以東自決一
口宜于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埽灣之溜而于金
城至五港岸築堤束水至安東一縣眾流滙圍止文
廟縣署僅存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弟
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乃開長萬一千一百餘丈
桂芳以海口開濬受委未幾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
給事中劉鉉請亟開通海口給事中李淶請多濬海
口時潘季馴再領河事建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
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深
濶相類方可注放工乃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

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沙往來與舊口等舊口皆係
積沙人力難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
惟當築堤束河導河歸海則沙隨水去此以水治水
之法也于是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堤
防以杜潰決曰復閘壩以防外河曰剏滾水壩以固
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闢老黃河之議
以便利涉帝悉從其請未幾水患益甚十七年六月
決獸醫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
田廬沒人民無算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踰
年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浸三尺民居沈溺十
九浸及祖陵山陽復河決江都邵伯亦浸乃放季馴
歸季馴仍條上辨惑六事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
在築隄障河逼水衝沙海口自闢而無待于開且言
泗州水勢當自消已而不驗于是季馴言詘而分黃
導淮之議起矣及帝從其言而二十一年二十三年
大水屢決泗州祖陵亦浸御史陳邦科言固隄束水
未受刷沙之利而反致衝決法當用濬其方有三冬
春水涸令沿河淺夫乘時撈淺則沙不停而去一也

官民船往來船尾悉繫鈀犁乘風搜滌則沙不寧而
去二也傚水磨水碓之法置為木機乘水滚盪則沙
不留而去三也給事中張企程亦言有灌口者視
諸口頗大近日所決蔣家鮑家畢家三口直與相射
宜挑濬成河宜由此入海工部主事樊兆程亦議當
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濬成河令從灌口入海給事
中黃運泰亦言不如濬五港口達灌口門以入于海
之為得也御史陳煃嘗令寶應亦欲多闢入海之路
而百餘年來究無有大闢海口者今以季馴束水刷
沙之義詳之沙泥淤土有新舊之不同三年以內之
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為易五年以
前之久淤其中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
難則淮黃雖極逼束之力恐有不能盡刷者如果刷
沙有效則下流既通上流何為屢決乎五港口灌口
之開誠不得已之計惜乎無身任其事大奏其功者
靳輔治河書云徐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
置議外雲梯關以外之八十里河身兩旁近水之處
離水三尺各開一引河面濶八丈底濶二丈深一丈

二尺以待黃淮之下在黃淮舊道本有一二丈加以左右又各八丈三流并衝板沙亦去又河工八疏云海口之高皆因雲梯關外原屬散淌故無力而沙停請于兩岸各築堤以束之此皆闢海口之下策然猶愈於置而不講者已

分黃宜另闢海口

萬歷五年河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潘季馴偕平江伯治績築高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碭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垻四座遷通濟閘于甘羅城南淮揚閘堤壩無不修築功成受賚自季馴之築崔鎮也厚築堤岸束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而河身日高矣萬歷十五年封邱偃師東明長垣屢被沖決十七年六月黃水暴漲決獸醫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人民無算十月決塞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踰年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渰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陽復河決江都邵伯侵傷二十一年淮復決于高良澗凡二十二口河決單縣之黃堌口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科臣張企程揔河楊一魁乃進分黃導淮疏濬海口之議乃闢桃源

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柳黃強導淮關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家墩涇河牐以泄淮之旁溢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牐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牐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又挑高郵西南之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按一由五港口入海者黃也而不開疏五港口一由廣洋湖入海一由射陽湖入海皆淮也而不開疏廣洋湖疏射陽湖豈五港海口獨自來深闊不為濁沙所淤而廣洋射陽通海之道遇暴漲則滔滔汩汩遇落漕仍深闊以待泄耶果爾何以萬歷二十四年黃導淮功成而三十一年河決蘇莊三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四年三決狼矢溝而決徐州決靈壁決睢寧歲歲見告乃知分洩入海之道實未能廣深通暢以致宣洩不及而決為病也此非減水壩閘之不善而入海之口未闢也靳輔治河於桃源北岸建減水二壩清河北岸二壩安東北岸四壩俱由沐陽之沐河海州之漣湖二河入海其於分黃導淮亦加詳矣而其治河八疏與治河書所載疏雲梯關海口者甚詳未審沐河與漣湖二河經濁流混淆之後果毫無淤塞否也暨查順治十六年總河朱之錫疏云雲梯關之淮口因為黃淮歸海之處每遇河流泛漲無處分殺必從清河上四十五里仍挑黃家嘴經清河至五港口長二百四十里東流入海分殺暴漲之勢議為保運安民長策又前明萬歷年間曾于桃源縣黃河北岸挑黃壩新河二百四十里分黃一支由五港口入海以殺南岸河患此皆海口之可通而今塞者也然河形尚存未至湮滅若擇一而通之庶歸海有路不复上流之潰決也矣

助淮宜去沙

按河防雜說云自宿遷縣城西北起一帶連山約行九百里至山東歷城縣始見平地再西北二百里至德州城南名黃河涯宋以前老黃河故道也黃河北行必過歷城西北南行必出宿遷東南然後有歸海之路自宋神宗十四年黃河南徙由汴河東南合淮入海歷今六百餘載北道壅塞久已不可復問今欲求黃河之故道即會淮入海之道也但黃河源大益以山陝河南萬山之水合流而來每至不可測量潘季馴主束淮敵黃之說務使黃淮之水涓滴不至旁溢當日之淮不東侵黃不南侵者此也闢清口闢海口者亦此也而究不免于決溢于是總河楊一魁僉事張企程病其束水太迫進分黃導淮之議庶建減水堤閘以洩黃淮泛漲之水斯亦節宣之有道若矣然黃常患其強淮常患其弱終無以敵黃而刷沙也我

聖祖仁皇帝留心河道

親為閱視康熙十八年

鑾輿至天妃牐諭河臣靳輔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為

訓爾必須籌一至妥之策使之永不倒灌方好同奏云臣再三籌畫別無他策惟有分黃助淮之一法于徐睢黃河南岸再造減水堤幾座如遇黃淮並強之時啟北岸減水壩閘洩黃水如黃強淮弱則南北兩岸減堤并啟以北壩洩黃以南壩引黃助淮敵黃

上諭此法甚好今按靳輔建堤于碭山南岸建堤一座以減豫東二省驟來之水其疏洩不及者隨於蕭縣南岸又建一堤以減之更于徐州城北岸大谷山南岸于房山連建二堤以減之其善後事宜疏稱又于黃河南岸碭山縣毛城鋪減水堤之上再添建減水深底石堤一座于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二處就山根鑿減水深底石牐三座更于徐州北岸大谷山等處添鑿減水深底石牐二座又于睢寧縣南岸峰山龍虎山之旁添鑿天然減水深底石牐四座又于歸仁隄五堡附近添建深底石牐一座減水大石牐一座並將便民牐再行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堤六座今再添建深底石牐一座此

皆其分黄助淮之事也諸減水由洪澤湖合淮并趨清口則自清口以下淮黄既會以後淮不獨弱黄不獨強于以刷清口以至海口三百里之沙則亦善矣然黄水既由減水壩而分則由壩趨湖勢分力弱其沙淤當若何然此猶易淘而去之也濁沙一入湖內水去沙存湖底日高以致各州縣山源驟發之水湖不能受則自清口以上濱湖州縣不又增一患乎蓋就其原疏觀之云碭山蕭縣徐州五壩內南岸二壩所減之水導歸睢河從娰村永堌等湖而下使沙停湖內聽水出白洋河復入黄河北岸州城迤上二壩所排之水排入微山呂孟等湖而下亦使沙停湖內聽清水出韓莊牐歸運河出駱馬湖復入黄河花一壩所減之水引令從新決大口內而下亦使沙停口內聽清水由貓兒窩歸運河亦出駱馬湖復入黄河此皆明言沙停湖內者也又黄河南岸毛城舖添建減水深底石牐一座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就山開鑿減水深底石牐三座睢寧縣南岸峯山龍虎山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深底石牐四座計此南岸壩牐八座必由歸仁隄經過并歸仁隄附近五堡地方添建石牐二座改深使民牐一座又攔馬河原壩六座添建一座共新舊牐十八座并由歸仁隄下注洪澤湖使助淮流此雖不言沙留湖中而洪澤湖之水去沙存尤較著矣凡此宿睢靈虹盱泗一帶之湖無一不受黄沙之墊湖底日高湖身日淺每年雨水暴下何以受之其助淮敵黄固有灼然之迹其淤湖隘亦有隱然之禍為清口以下計或云得矣為清口以上計不幾無策乎竊意黄原不當入淮即不得已而束于會通不能挽河使入渤海亦宜亟講求五港口故道疏濬深濶專以待黄河泛漲時減下之水使之直趨入海則黄不過強淮自不過弱必不得已而借黄以助淮必使減水趨湖之地中開多為月隄使之洄漩留沙以清水入湖不以濁沙入湖或猶不至各湖化為平陸又生他變耳

增植榆竹麻 以

殷室五遷皆為河所圮未審爾時塞決之制云何漢以後決愈甚下埽塞決之制亦愈精元和志彭城導江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李冰堤尾堰作之以防江決其制破竹為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土實中累而壅水漢書武帝紀河決瓠子帝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瓠子歌曰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之也菑亦臿耳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使者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歐陽元至正河防記云賈魯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以蒲葦細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䕸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厚鋪于綿腰索之上槖而納之推卷成埽又用大索或互為腰索轉致河濱又排大船三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由是觀之漢世以竹為幹木次之賈魯以竹為絙麻次之雜木則不可紀矣近世埽制不聞用竹止駱馬河有竹絡埧其餘埽索以䕸纜為主麻䕸次之以柳為骨以草為肉當亦古今之小異乎然今制柳多取于所植餘則採買備用竊嘗心非之謂地有遺利人有餘力而鮮所樹植又塞決倉猝一時採買者不及應手率多豁成大口則何不于植柳之外增植榆蒔竹藝麻也康熙十六年河臣朱之錫疏云前河臣楊方興題請責成印官各于河干按汎栽柳仍請于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價買民田以濟灌溉而備料物

世宗憲皇帝復嚴盜伐隄柳之禁于是乎柳蔭成林其根可以固隄其料可以備埽然而山榆之性較柳更為綿

硬怒浪衝突不能折[illegible]衝也根之入土深而銳乃使
與柳同植其幹之揚起踈上不啻過之至于蘆葦之
柔豈若竹絙之堅而麻之為用尤每埽數十斤矣使
推廣柳園之意而亦有榆園竹園麻園且與盜伐隄
柳之禁同一科條平時遥隄格隄之間森森相望一
旦蟻穴獾洞透漏將潰取料裕如未必非河防之一
助也

附劉天和問水集植柳六法

一曰臥柳凡春初築隄每用土一層即于隄内外邊
廂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
毋太稀踈土内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
毋過長自隄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隄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
小引橛於隄内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
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
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
用柳樁如雞子大[illegible]小尺長者用引橛先從隄根
密栽一層六七寸[illegible]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
許却將小柳臥栽一層亦内留二尺外留二三寸
却用柳條將柳樁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内用土築
實平滿又臥栽小柳條編高五寸于内用土築實
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樁平矣却于上
退四五寸仍用引橛密栽柳樁一層亦栽臥柳編
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隄高一丈則依此
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專為固護隄岸將來内
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
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

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隄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
衝隄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河勢將衝之處隄岸
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
丈二尺數等鐵襄引橛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使深
然後將勁直帶梢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為上否則
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梢長如
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
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

亦須二三尺以上吩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
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
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将來河水
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樁內實梢草
埽土不猶愈于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樁釘木隨
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嘗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
成深淵而柳樹直立畧不為動益信前法可行

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
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
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
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自成巨隄如沿河
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
尤易於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即可種麥用工甚
省為效甚大

六曰高柳照常於隄內外用高大柳樁成行栽植不
可稀少

治河前策二卷後策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馮祚泰撰祚泰字粹中滁州人乾隆壬申舉人
是編乃其肄業中山書院所作分前策後策二集
前策三十篇皆詳述禹貢水道及歷代遷徙之迹
而評其得失後策十一篇皆條析現在利病前策
大旨主復北派放河使東入海自不病會通後策
大旨主閉南崖減水壩不引濁沙入湖添建北崖
減水壩另闢海口以洩其泛漲

介石堂水鑑六卷

〔清〕郭起元撰　蔡寅斗評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鑑六卷》提要

介石堂水鑑目錄

卷四

卷五

男鵬舉 恭編次
孫端揆
端牧
端岳
端型
端表

端湜恭校字

介石堂水鑑卷一

閩縣郭起元復齋著
江陰蔡寅斗芳三評

全河大勢論

域中四瀆河為大學者多稱禹蹟而古今時勢不同禹貢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宋朱子曰人言禹治河自上而下竊未敢信禹自言予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其理為足據也蓋必下水有所洩而上流乃可施功禹治水自下而上復自上而下史臣書其成績故順以紀之耳朱子之言如此蔡傳則云河自積石三千里至龍門龍門而下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蓋自洛汭而上河行山間其地至今可考自大伾而下崖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於今皆難指實蓋禹蹟茫茫所從來者遠已按今河由

淮口入海原其始自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宋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至彭城界以入淮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合古汴渠東入淮熙寧十年大決於澶州河道南徙分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金明昌十年決陽武河大半入淮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全河入於淮嘉靖六年以前河分六道其兩道由河南鳳泗入淮其後開歸沛縣諸流復堙全河悉經徐州以入淮是為今之水道蓋自宋慶歷八年河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為北流嘉祐五年河決二股自魏恩至德滄入海是為東流元符二年東流塞明弘治間北流亦塞今河所經自河南虞城山東單縣東行入江南碭山縣界逕豐沛蕭銅靈睢邳宿桃清至清口與淮合流又東徑山安歷雲梯關而東北入於海上下千有餘里中間橫亘漕渠輓輸東南四百萬之衆南北運口分合貫穿一氣聯絡蓋古言河者祗治一河今言河者合淮與

運而無治所貴乎胸有全河通盤籌算以為之經理者也夫黃河以源遠流高之勢挾沙奔騰而下其强易決其濁易澱宋以前河獨入海尚能為並河州縣之害況今二瀆合流清口迤下沁泗沂沭諸水皆會而漕運又經其間其於國計民生關係甚大則講求區畫之方夫豈易易哉

明古今時勢之異自不宜拘牽成算而當變通以圖之似此鑿鑿指陳應令鄙儒咋舌 蔡芳三

黃河源流論

元史河源記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過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古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意者漢唐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所往不無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

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往求河源是歲至河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險隘舉足寖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史云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

沮洳渙散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滙為大澤曰火敦腦兒史云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出與赤賓

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蘭又水東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黄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黄河合史云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十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氷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運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西北偏西流百餘里與黄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西而東流由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

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家即闊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史云又四五日至地名而闊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黄河合史云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益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岍狹隘有狐可一躍而

越之行五六日有水西南来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黄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史云又兩日水南来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黄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三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史云河水北行轉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

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隷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来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黄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桜河合鵬桜河源自鵬桜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禮塞塔失地與黄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

里過三巴站與黄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来羌城廓州搆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嶺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站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亹河浩亹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黄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

里與黄河合史云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隷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木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北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内州東勝州與黒河合黒河源自

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徳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餘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黄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大華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

按此知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東。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蓋元人紀所見聞如此。

至國朝禹貢錐指。紀今輿地曰。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又東北逕州北。合灕水。又東北合洮水。又

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逕州北。又東北逕金縣北。又東北逕靖遠衛北。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又東北逕靈州所北。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又北逕平羅所東。又北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即平鹵衛。又南至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迤西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興縣。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此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之所經也。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又南逕郃陽縣東。其東岸則滎河縣、臨晉縣。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折而東。是為河曲。此河水南至華陰之

所經禹貢所稱龍門西河者也河自潼關衛北折
而東徑閿鄉縣北又東徑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
城縣又東徑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砥
柱此禹貢東至砥柱之所經也河自陝州又東徑
澠池縣北其北峙則垣曲縣又東徑新安縣北又
東徑洛陽縣北又東徑孟津縣北此禹貢又東至
於孟津之所經也河自孟津縣北又東徑鞏縣北
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又東徑汜水
縣北又東徑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

焉又東徑河陰縣北又東徑滎澤縣北其北岸則
獲嘉縣又東徑原武縣北又東徑陽武縣北又東
徑延津縣北又東徑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
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
北其南岸則滑縣此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之
所經也經文所稱北過降水至於大陸者按今屯
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林縣陟縣臨漳成安肥鄉
曲周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經而河自濬縣西南
折而北歷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成安肥鄉曲

周平鄉廣宗至鉅鹿縣大陸澤在焉此皆禹河之
故道也經文所稱又北播為九河者漢書溝洫志
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
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
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孔氏疏曰九河所在
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
為八支也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
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則按爾雅言馬頰
太史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

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故道雖填塞而今河間弓
高以東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跡按今德州北有
鬲津枯河東徑陵縣北又東徑德平縣北又東徑
樂陵縣北又東徑慶雲縣北又東北徑鹽山縣東
南又東北徑海豐縣西北又東北入於海又按江
南通志曰自周定王五年河決砱礫稍徙而東至
漢武帝元光三年春河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
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自是河徙東郡入勃海
始失禹迹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

漢世所指以為太史馬頰者偶合於禹迹故迹東漢至唐河不為害者千餘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真宗咸平三年河決鄆州黄陵埽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滑州河溢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皆旋塞至神宗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元豐元年四月決口塞新隄

成河徙北流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徙封坵河始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絶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府城北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自是河全入於淮而故道悉淤嘉靖六年以前河分為六道其兩道由河南鳳泗入淮其四道由小浮橋飛雲橋大小溜溝入海時則河行開歸沛之地其後開歸沛之流徙堙而全河悉經徐州以入於淮矣今按河所經在江南境者自河南之夏邑山東之單縣東行入碭山縣北又東徑豐縣南又東徑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又東徑徐州府治北又東徑靈壁縣北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又東逕宿遷縣南又東徑桃源縣北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流又東逕淮安府治北又東逕安東縣南歷雲梯關而東北入於海此徐州上下河所經之道也總觀之河源之見於書籍者或紀載未詳或荒邈難信惟元至元間所紀較為有據而導河自積石禹迹所經水經酈注俱古地名覽者不易曉兹列今輿地名俾

了然於心可以知禹河之所在至河徙而南徐州上下之水道則按江南通志使知現在之情形通源委而計之斯異於不學無術而率意冥行也夫

千態萬狀羅列縱橫只如一氣鼓鑄是古今有數奇文○班之志桑之經酈之注一齊收拾入來真是難具美并 蔡芳三

南河形勢機宜論

治河者通觀全局之形勢尤審臨事之機宜蓋形勢者衡夷平險成之於天機宜者化裁通變存乎其人者也江南黃河地兼上下自碭山入境歷豐沛蕭銅靈睢邳宿桃清山安以至海口千有餘里其間形勢不同機宜亦異可得而詳言也徐州壯抵山岡南限城郭萬里奔濤至此一束不得暢注迨至睢寧縣境又有鯉魚山峯山龍虎山峙列兩岸河流復被夾束鬱其就下之性一遇伏秋盛漲

盈溢岸徐邳三百里間在在危險故昔人相度形勢計在減洩以殺其怒俾無下遏上壅之害如壯岸之石林口不設隄障南岸之毛成鋪王家山峰山設減水閘壩皆當遵守成規庶幾有備無患下此睢宿桃清二百餘里南淮北運黃河經行其中侵南則病淮侵北則病運且宿桃清三邑之城郭逼處其濱有尺寸必爭之勢故險工較多防範較密至清口淮黃交會乃全河第一關鍵歷来以倒灌為虞多方籌策大率淮水惟伏秋大汛應倍

防其盛漲過此則冬春初夏祇患其弱不慮其強要在收束全淮以固元氣使常處於有餘則會黃為有力又下至楊庄運口山東運河及沂泗諸水由此入黃又下則衆水滙流而河勢益盛矣達安東歷雲梯過大通至海口三百餘里險工林立固隄防而嚴脩守使大溜直走中泓則全河不挑自深海口不浚自闢此南河上下游之大概也蓋河不兩行故黃不宜分分則力弱流緩無以致刷沙之益而過漲宜減減則免於汎濫而毋憂隄防之

不足然減之過甚則又同於分而諸患作矣是在體察全河之形勢審慎蓄洩之機宜因地制宜因宜應變籌在機先慮周事後以收因勢利導之功已矣然而師心則妄泥古則愚專己則偏狥人則雜是皆未明乎形勢自有之機宜而機宜適合於形勢者也若夫殫心竭慮集思廣益無負脩防重任是所有志而未逮也夫

三 形勢瞭然機宜洞然治河大要無以易此 蔡芬

毛城鋪減水壩論

毛城鋪減水壩。明河臣靳輔。於康熙十七二十三等年請建者也。徐州迤上至河南榮澤縣界河隄俱寬數十里。徐州北係山。背南係城郭。中央河道寬僅六十餘丈。千支萬派之水。夾束不得暢流。勢必過壅漫決之患。自昔為然。靳輔相度形勢。創減水壩六座。計可殺漲水六尺。徐城免於衝潰。各隄工。俱得保固法至善也。特以毛城鋪地勢窪下。歷年既久。黃流衝刷漫口。致支河太多。而下游河道又淤。水無去路。南北三十里間。皆成巨浸。隣近州邑亦被其患。乾隆元年四月。麥黃汛水驟漲。淹及永。蕭。諸邑。上軫 宸衷。下招衆議。凜凜 王言。疏浚並施。洞燭機宜矣。然毛城鋪壩口寬一百二十丈。外灘支河。不下十餘道。壩下引河淤塞。水發則浮溢四出。淹沒民田。其勢然也。今又堵塞壩外。逆溜近隄之支河。凡九道。惟留郭家口及定國寺。倒勾引河二道。以備減洩之用。將壩下堆築亂石。滾壩以防衝深。又於壩外圍築土壩一道。庶幾節宣

有制。啟閉由人。至減下之水。由洪溝河。過徐溪口。入靈虹境內之楊疃陵子土山孟城崔家五湖。由烏鴉嶺小河。至歸仁隄之安河入洪澤湖。自洪溝河淤阻。水不循軌。遂南淹豫省之永城。又就三汊河堅築土壩一道。閉其南下之路。復將洪溝河深浚。而達五湖之路。若灰谷堆燕子口等處。向患淺阻者。今已疏治之。自是水由洪溝安流東下。經歷五湖。濁流澄清。盈科而進。由小河至安河達洪湖。其間紆徐曲折。行六百餘里。而均無梗阻散漫之患矣。安河迤上四十里。舊有謝家溝一道。為小河之旁支。引五湖水。由汴河入洪湖。年久淤墊。僅存河形。量加疏浚。其寬深約及正河之半。以備湖水大漲。與安河並洩。足減泗虹之水患。而水勢合宜。亦無需於分洩也。矧毛城鋪。為南河第一關鍵。必堵壩外之支河。則來流不致過多。復疏壩下之引河。則減水無憂散漫。減壩因時啟閉。不使分洩太過。而正河日見刷深。自可毋須於減洩。則上游河道之有利無病。可知。而三汊河自築壩堵截。水不

南侵。永邑無昏墊之虞。洪溝一律深通。水無浮溢。沿河田稼屢豐。則民生之有利無病。又可知。且減下之水澄清入湖。以黃漲之有餘。補清流之不足。而並收黃淮交濟之用也已

看他錯綜參伍而輕重向背一絲不亂　蔡芳三

介石堂水鑑卷二

閩縣郭起元復齋著

江陰蔡寅斗芳三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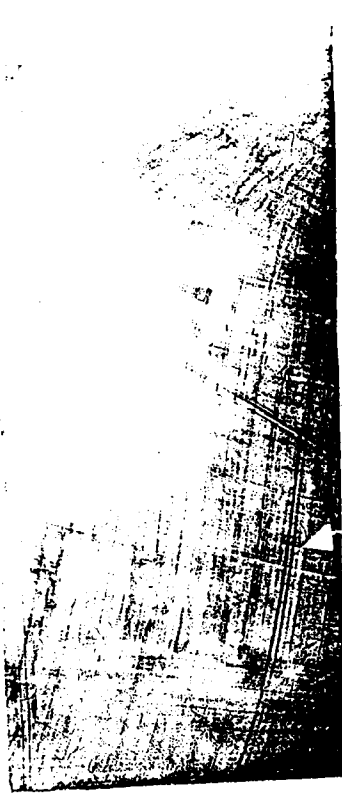
洪澤湖論

洪澤湖漢為富陵。隋為洪澤渠。宋為陳公塘。自元以來淮流、胥滙於是。並阜陵、泥墩、萬家諸湖而為一。統名曰洪澤湖。蓋當黃運之衝。而承全淮之委者也。淮合諸水滙豬於湖。出清口以會黃。清口迤上為運口。湖又分流入運河以通漕。向來三分濟

運。七分禦黃。而黃河挾萬里奔騰之勢。其力足以遏淮。淮水少弱。濁流即內灌入運。必淮常處其有餘。而後暢出清口。禦黃有力。斯無倒灌之虞。故病淮。併以病運者。莫如黃。而禦黃即以利運者。莫如淮。治黃運者。尤以治淮為先也。淮水有消長衰旺之分。夏秋其流長。冬春其流消。上游雨多。其源旺。雨少。其源衰。歷來春夏之交。黃水先發者多。淮水先發者少。防湖漲惟在伏秋水盛之時。蓄清流。耑為淮勢微弱之助。此調劑盈虛。權衡蓄洩。人事所

關最鉅也然而尾閭不宜過洩清水全在蓄裕多一分尾閭減洩之水即少一分出口禦黄之水山盱舊有滚水三石壩天然二土壩均以宣洩湖漲而天然壩所洩尤多多則通湖元氣受傷且高寶興鹽等州邑田廬場灶恆苦淹浸是以天然二壩必須堅閉止留三滚壩减下盈槽之水此毋庸置議也運口不宜多入會黄之水欲其勢盛而力强入運之水恐其過多而致溢故湖漲時重閘關攔不令湖流奔瀉其尋常之水則有運口外之挑水

壩逼溜直趨清口惟量分湖水入運足以濟運而止其清口又宜約束淮黄交會之區必期通暢然亦需防傾瀉過甚之害向有蓄清壩今於運口外添建新壩如遇湖水盛漲則相機拆寬大闢清口漲退即應接築收束湖流蓋以黄水之病在强而其勢易强淮水之病在弱而其勢易弱計惟助弱淮以禦强黄而已至於控扼全湖蓄聚清水以保障淮揚者其在高堰一堤乎知此為要則湖水有所障而闢清口以暢之留三滚壩以減之自可無旁汎漲不必廣開去路致病下游也要之籌洩湖漲處其暫培養清流處其常當局者加之意而全河胥受其益矣故曰治黄運者尤以淮湖為先務也

絶好叙事於議論中見之絶好議論於叙事中寓之虚者寔寔者虚真無綫索踪跡可尋 蔡芳三

淮河大勢論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按今輿志淮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胎簪山潛流三十里後東南行至桐柏山始大成川胎簪一名大復亦名餘山乃桐柏之支峯故禹貢紀導淮自桐柏也歷真陽信陽羅山息縣光山光州固始蒙城入江南界逕潁州府南又東逕霍邱縣北又逕潁上縣南又逕壽州鳳臺縣西北又逕懷遠縣南又逕鳳陽縣北又逕臨淮縣北又東北逕五河縣南

又東逕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逕清河縣南又逕山陽縣北又逕安東縣南又東北而入於海安東即古之淮浦淮水入海之道蓋自禹至今未之有改也其云會於泗沂者孔安國疏云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以今輿地考之沂合泗之處在邳州曰泗口自黃河南徙泗沂俱為所并合流至清河縣淮出清口以會黃而不得擅會泗之名矣淮水清駛趨其故道本無壅決之患特以黃合萬派之水挾沙而行悉注於淮勢盛力强淮雖以七十二山

谿之流較之黃則弱每為所遏不得出口則退屯於洪澤渟及阜陵泥墩萬家諸湖合而為一漢建安間陳登築高堰以障之後此脩廢不一至明永樂陳瑄復葺兼甃清江浦引管湖水以通漕隆慶萬歷間決溢妨運患紛難理潘季馴出而講求治河之方既明且悉然其要不過築高堰以闢清口而已淮黃交會淮勝黃則二水合一同趨海口刷沙去淤以奏朝宗之績黃勝淮則淮逼而南黃又乘虛以躡其後漫及高寶諸湖湖不能容則侵運

道潰下河而淮揚兩郡胥為壑矣蓋海口在東北淮常趨於東北則為利淮揚在東南淮若漫於東南則為害此大勢之瞭然者也抑古時淮與河相遠不與江相通禹貢曰浮於淮泗達於河漢武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宋太平興國咸平天禧間史皆載河入淮之文但此不過支流餘波之所及至熙寧十年河始全入於淮潘季馴治河不憚兩瀆之合而轉因其合奏以水治水之功不肯引淮而東漫為啟諸閘放周橋之議也蓋因江高於

淮故淮不通江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朱子以為語誤不曲為之解惟鄭樵踈引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於淮然杜預注左云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中立堰以防之所稱北神堰是也是時兩瀆猶未通也至隋開皇開山陽瀆大業開邗溝江與淮始通耳究之高寶地窪江儀地阜時當水漲大開人字芒稻諸河以入江亦祇漸減數寸不能大有所洩故導淮必以海口為歸也要而論之病淮併病淮以南者莫如黃而敵

黃即以利黃之上下者莫如淮古時治河者全勢在黃而餘事在淮近代治河者關鍵在淮而收功在黃此又古今事勢之不同也

潘宫保之治河大異於古至今迄無定論得此踈通證明乃覺確乎其不可易 蔡芳三

淮河源委論

桐柏縣胎簪山之陰有泉三出昔人甃以磚曰淮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大旱不竭伏流復出乃成河繞縣城北東流入信陽州境歷十九州縣至安東縣以入海其袤一千七百餘里兼七十二溪之水滙於洪澤七十二水中若泗盱之河湖澗溪不與焉然淮東西境內水有源者一百有十無源而會於大溪以達淮者又一百五十有五昔人所稱七十二溪蓋指其源遠流長者言也按

淮東州縣凡十二水之合洋河者七合瀰河者三十三合寨河者五合竹竿河者六合小黃河者三十七合光州之寨河者八其一二合而獨入於淮者又三十八淮西州縣二十二水之合月河者四合閭河者五合汝河者十五合沙河者十七其一二合而獨入於淮者又七十八衆流紛綸交絡以淮為滙以海為歸昔年淮浦未入全黃其就下也易易耳自故道為黃所奪而力強每恣倒灌流濁恆淤清口受其委者祇在洪澤既并阜陵泥墩萬

家諸湖而為一而尾閭不得不洩於高寶諸湖湖不能容則侵及運道淹及下河其患有不勝言者是以昔人築高家堰閉三閘六壩凡以防長淮之委而大闢清口欲其以全力注黃既暢其歸墟之性兼收其刷沙之功淮治而黃亦因之以治矣然其委之盛衰要視其源之消長春時積雪初消夏秋經旬霖雨山溪瀑布群潦爭趨急駛奔騰波濤洶湧則固隄以捍之減壩以洩之不使之泛陵震盪而已若冬春雨雪兼少夏秋恆暘熯乾来流澁

弱每虞黃之乘虛侵入要當反其本而圖之則十九州縣之来源可不溯沿而經理之哉

原委分明如指諸掌　蔡芳三

高堰石工論

高家堰者所以捍禦洪澤全湖水勢保護淮揚兩郡民生蓄清刷黃通漕濟運為南河第一工程肇建於漢廣陵太守陳登繼修於宋發運使張綸明平江伯陳瑄至萬歷間督河御史潘季馴復大葺之然石工祇三千丈許其餘土板間施制未善也我　朝慎重河防疊加脩理板土各工晉易以石已周遭保固矣但洪湖風浪不時石工舊制卑矮草土加鑲不免震撼之虞雍正七年奉　發帑金

百萬預備物料復命卿僚協同辦理昔日堰盱石工共長一萬二千八百餘丈擇其首險及單薄者悉行脩築并創築清水潭裏越石工新舊共六千三百四十餘丈長堤綿亘屹若金城誠不世之曠舉也惟是湖頭湖尾自武家墩起至小黃庄止舊工五千四百餘丈山盱迤南舊工一千二百餘丈俱屬次險工程未經議脩十一年七月颶風巨浪撞擊舊堤間段塌卸十二年續脩高堰廳屬計二十三段照舊十三層山盱廳屬計一段照舊九層

乾隆四年伏秋湖漲高堰水誌長一丈二尺七寸滚壩過水二尺九寸高堰舊工與山盱古溝塤下舊工出水僅餘一層較之新工寔為卑矮難資捍衛又恐砌新石於舊石之上舊工基根朽弱壓重易致圮崩隨砌磚工復帮圍土庶體輕費省灌漿寔縫足資堅久計長一千二百餘丈高三尺六寸至四尺八寸不等天然壩以南土隄滚水壩下之兩東水隄共五千丈有奇俱加卑培薄一律崇墉至乾隆十七年大風驟作石工破壞又經動帑脩

整葢堰地較寶應高可一丈八尺較高郵高可二丈二尺而高寶隄較興化泰州田有高至一丈與八九尺者則堰之高於下河州邑不啻三丈有奇昔人特築堰以防之後人凜凜增脩而弗替若隄防一弛則洪湖以建瓴之勢灌千里平原澒洞滔天淮民其魚已且高堰為淮郡之牆垣清口為淮水之門户天下未有出不由户者若開内之門户而徒壞外之牆垣以求其出也必不能矣司河者其知之否

高堰為南河第一工程寔寔叙去便有無限煙波令人低徊不盡　蔡芳三

運河沿革論

大禹治水任土作貢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淮海惟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斯為東南運道之始矣歷代以來建都所在不一莫不因其水泉之所通以輸輓其貢賦元都燕而海陸兼運東南之粟明成祖肇建北京因海道險艱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侍郎金純等濬會通河轉漕而海運遂罷南起江浙北抵大通橋運道三千七百餘里大江以南則江浙之運道也由江口

至淮揚曰轉運河由瓜儀達淮安曰南河由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黃家灣曰通濟河總名曰漕河其水則自浙至蘇資苕霅諸溪常州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資京口江潮自瓜儀至淮安南資泗州諸山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黃淮之水由清口至鎮口資黃河與山東汶泗洸沂之水由鎮口至臨清資汶泗及萊蕪徂萊諸山泉水由臨清至天津資汶與漳衛之水由天津至張家灣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河之水此運河水道之大畧也漕河之別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皆因地以立名白漕衛漕閘漕屬北直隸山東省江漕浙漕屬江浙省而河漕湖漕則南河之上下游也淮揚徐三郡為漕道所經其間疏濬隄防節宣瀦縮之宜規制多方載在別簡茲不具論論其沿革古時堯都冀州禹貢諸州賦物多達於河正與今之時勢相類而河性湍悍徙決無常衝齧澱淤自昔有之元明更開運道以避黃流之險然而始事者

多艱南北高下殊形河道變遷不一人之智略有待而見故稽法制於曩昔均未盡善也明季漕艘自清口由黃河行三百餘里出徐州之鎮口經呂梁百步二洪不勝風濤之厄萬歷三十一年河決黃堌鎮口淤斷於李家港至黃林庄開泇河由宿遷縣之董家溝進口名曰董口 國朝康熙六年董口淤斷改由駱馬湖行運十八年駱馬湖淤淺河臣靳輔始開皂河二十年黃漲皂河復淤又於皂河迤東挑新河至張家庄名曰張庄運口漕船

從黃河行百八十里未免牽挽勞費風水漂泊之患後又自駱馬湖開中河至清河縣於是漕艘行黃河止二十餘里三十八年河臣于成龍因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卑窪難以築隄自桃邑盛家道口至清河改鑿六十里曰新中河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因三義壩上新中河三十一里淺隘舊新中河頭至三義壩三十二里深寬遂築攔河壩一道以舊中河之上段合新中河之下段為一河是名仲莊運口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諭令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溜使南恐運口有礙應於陶家莊以下楊家庄處着挑引河使中河之水從此出口於運口有益河臣遵奉辦理自茲漕船一出清口順流行七里許即從楊庄運口入中河揚帆北上而無遡黃逆輓之艱洵哉 廟算神謨貽庥百世以視前人之籌策其踈與密有相懸萬萬者固當著於運河之首俾閱者曉然於因革之大然後可次第以悉其機宜焉爾

以磅礴鬱積之氣行汪洋淡泊之神在子固子

由伯仲閒 蔡芳三

淮揚運河論

南運河者國家轉輸之要津也東南漕粟數百萬由瓜儀江口入運經揚州高寶淮安達運口以出清口渡黃北上其間上接洪湖下通江海西則高寶諸湖袤延亘浸東則下河州縣如在釜底惟藉兩岸漕隄為藩翰而淮安高寶城郭逼處河濱故漕隄之平險與城邑之安危視運河水勢之大小運河水勢之大小視洪湖來源之贏縮而下河民生之休戚又視東隄閘壩減水之多寡形雖各別

勢有相因其利害倚伏之機可得而言也自運口至江口四百餘里河身窄而去路遙窄則水易於飽滿遙則漲難於驟消是以入運之水在乎適足以濟而止過多斯為害矣然運口其正流也天然壩其旁支也正流時患其多況益以旁支之交漲乎淮城首當其衝高寶兼受其委此東隄減水閘壩之所由設也下河以湛溺為病而灌田疇浮舟楫又資其利焉此沿隄涵洞小閘之不容已也爰稽舊制運水入下河由天妃白駒等閘以歸海者

則有寶應迤南之子嬰閘高郵迤北之通湖橋[illegible]南之南關五里車邏三壩甘泉迤北之昭關壩頭閘二閘由芒稻人字河以歸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甘泉邊北之金灣六閘滾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之逕鹽河其資行舟灌田由射陽等湖以歸海者則有淮城以北之烏沙河迤南之澗河涇河黃浦閘及東隄上下之涵洞小閘其洩水最多為下河患者則高郵之南關五里車邏寶應之子嬰甘泉之昭關等五壩故欲除下游之險患必先節洪湖之來

源於運口內添建閘壩重關疊束以防湖漲並將三滾壩上之天然二壩堅閉不開又於金灣閘以下導水入江之河道凡淺澁處逐一疏通蓋節其來源而暢其去路則運水不致過多無需於南關等五壩之減洩壩既不洩則下河州縣自可免於淹漫之虞矣抑其資運水以為用者則東隄之涵洞小閘俱經脩理視漕艘之去來以為啓閉又已兩利而無害至隄以東水而漕隄尤資捍衛西禦重湖之風浪東護下河之田廬是當時加脩葺以

資翠圍其三溝閘南向無西隄者因閘南地勢漸昂自有天然之障故仍而不改若江都三汊河之流一入儀徵一趨瓜洲儀徵河自帶子溝以下地多走沙潮入易於停淤故恆需疏濬瓜洲地卑河迅惟入江之越河浪擊口寬嫌無攔束故建壩三道以節江潮而東河勢至海口深通有目共睹要而論之必運水有疏通之利斯下河無沉溺之災必洪湖有蓄聚之力斯黃流無侵運之病必漕隄永金湯之固而衛民保運奏其功必閘洞得啟閉

之宜而濟舟溉田適其用又必下游去壅淤之阻而入江注海暢其歸即或天時旱潦之不齊或恆暘而熯乾或霖雨而漲溢隨宜補救存乎其人此則其大較也

指陳利害如燭照數計不遺錙銖後段席卷全局有羣山萬壑赴荊門之勢　蔡芳三

淮徐運河論

國朝運道屢更益善糧艘出清口抵楊庄運口入中河經涉黃河者祇七里自此舳艫啣尾揚帆北上較明代之歷徐州由黃河行二百八十餘里經徐呂二洪之險風濤之警淺涸之阻相懸何啻千百然就淮徐運河論亦與淮揚運河異也淮揚運河受洪澤諸湖之水無不足者惟伏秋大漲恐入之之過多要在節其來源疏其去路耳若淮徐運河則旱虞其溢潦虞其溢而黃河逼處其間更虞其氾陵侵軼此形勢之大有不同也蓋漕艘之行經

皂河駱馬湖彭家口徐塘口達邳州之黃林庄接山東界歷四百餘里所賴以濟運者黃林庄始資山東運河之水徐塘口分沂水之水彭家口資荆山口房亭河之水迤下資駱馬湖所滙白馬河沂河之水其駱馬湖口十字河與黃河旁通外此則無支流之助矣當春夏之交重運經臨如東省之泉源微弱則專恃徐塘等口之水行艘河臣齊蘇勒恐水下洩於徐塘迤上建河清河定河成三閘

資於吏其蓄為水樞審機節宣以裨益輓運者
繫頼駱馬一湖故駱馬湖水之贏縮所係綦重
也然此四百餘里間上游水小之時誠頼衆流接
濟一值經旬霪潦東省諸山水建瓴而下奔騰於
徐塘彭河等口溢駱馬湖瀰㳽無涯一綫漕隄勢
難容納若無分洩之區難免潰隄隳岸此宿遷縣
屬之劉老澗楊家庄迤上之鹽河閘分殺運漲以
歸海實利漕保工之關鍵為最要者也夫水旱淺
深之異固治河者所當知而黄運分合之間尤論
河者所應審大率駱馬湖口十字河竹絡壩旁通
黄河雖運漲入黄黄漲入運然彼此相抵之時多
而强弱偏勝之時少猶非切患所慮者自皂河迤
下至楊家庄一帶其南岸與黄河咫尺以一縷之
堤禦湍激之勢故此處上下險工最多脩防尤宜
加意也誠能審淮徐運河之形勢而悉其治之之
方則善蓋求善利濟者可永維於勿替已

旱虞其溢潦虞其溢逼處黄河虞其憑陵侵軼
與淮揚又別一洞天以下分疏明晰筆端變化

大挑運河論

南運河上承洪湖七十二溪河之水輸輓漕艘入江注海各歸其壖者也歲久漸淤乾隆元年准奏興挑上自運口下至瓜洲計程三百四十餘里河長六萬一百三十三丈四尺然水有淺深工有難易而形勢又有順逆皆迥然殊矣運口至三溝閘以上受洪澤分注之水三溝閘以下乃高寶諸湖穿河入江之尾閭揚州瓜洲則上受湖河下通潮汐其間疏浚事宜有各不同者惟在周諮相度酌

裁其當而已除水勢深通各段共計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六丈六尺毋庸挑濬外其餘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六丈八尺應行一律估挑均以深一丈五尺為準蓋運口為納流之區多則溢少則漲故建壩於口之外節制來源復建壩於口之內收束水勢又添建閘座視水大小以為啟閉閘之上下又各建壩以為關鎖閘文華寺引河以杜旁洩則河之上源治矣河身袤延甚遠期於疏導如法淺者深之淤者浚之其堤工西以捍禦諸湖東以保障下河用挑河之土加帮寬厚則隄身既固而土不淋卸壅河其脩改工程如山陽之板閘關盤糧廳及高郵城外等處石工殘缺者俱酌量修補寶應之壯城灣坐當頂衝歷費脩築已改砌磚工以資久遠高郵之清水潭馬棚灣中隔老灘離河甚遠已就灘添築縴道以利往來界首東峯之裹頭紆曲難以挽舟已開寬西岸之裹頭以順形勢揚州城河民居稠密縴路窄隘已一例帮寬以便牽挽而河之中腹以治至瓜洲越河江潮呼吸口門寬

而溜勢急已於河內築束水壩三道節潮水不致過入蓄運水不致過出以免浮沙停積之患則河之下流亦治凡河底木石刨挖淨盡灘嘴陡陂切整剷平而挑土分別遠近給工俱按成規皆無容詳悉是役也經始之日僉云暫停漕運乾隆丁巳閏九月鳩工戊午正月告竣其感激子來風從響應自有不日而成之勢非我 皇神明天縱契洽於臣民者深哉故列其梗概如此

有叙事有記述有議論有贊嘆變幻無常色色

運口論

明初運糧自瓜儀至淮安謂之裏河自五壩轉黃河謂之外河裏外原不相通漕粟至此恆苦盤運之難明平江伯陳瑄於淮城西開管家湖至鴨陳口引淮通漕南運口自此始其時運口天妃閘與黃河直對濁流灌注運道屢梗河臣潘季馴移運口於新庄閘仍天妃名而地非其故矣距淮黃交會之處不遠黃多內灌故建閘設壩申嚴啟閉惟漕艘及貢鮮船放行餘則閉壩攔黃官民商艇俱令盤壩往来意至慎也明末河防大壞運道遂淤自入 國朝河臣靳輔移運口於爛泥淺引河之上又改於大王廟前仍與清口近不但湖水弱時黃水易於倒灌即淮黃勢均力敵一遇東北風大黃隨淮入其能保通年內湖水之不弱東北大風之不作乎則倒灌甚足為患也乾隆三年大學士高斌有改運口於三汊河之議遠舊口七十餘丈謂可避黃而納清也但三汊河之水祗足濟運不能暢出河尾是以就三汊河尾為運口適秋旱

湖水減弱伏秋黃強乘勢灌入正值運口新改浮誠滋起　聖明洞鑒多方勘定數載以来頗經試驗尋常因風內擁及湖水少弱黃水少強之時或免入運之虞倘黃水過盛淮水過弱即難以避祇較舊口之逼近黃流動即灌入者稍間嗟乎自古黃淮強弱攸殊及今清運衰連密邇內灌之患終不能免奈之何求全於一舉動間哉要必相協機宜力為補救可也

內灌之患迄無善策言之慨然結出相協機宜力為補救固已顛撲不破　蔡芳三

南旺分水論　附

湖之有利於河也在南則利於黃者為洪澤在北則利於運者為南旺蓋洪澤以其清可刷濁而南旺以其高可馭卑也按南旺地形南距臺庄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故昔名水脊汶水至此而南北分焉汶水之出也有四其出新泰縣宮亭山下名曰小汶河其出泰安州仙臺嶺萊蕪縣之原山及萊蕪之寨子村者俱至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遶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河来會古時

汶經寧陽縣堽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五百里入於海自元開會通河轉漕於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合洸河入淮明永樂間重濬會通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計於寧陽北戴村建壩遏汶不使入洸盡出於縣北二十五里受濼澢諸泉曰魯溝西南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曰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曰白馬河又二十里曰鵝河又十五里曰黑馬溝又西南而注於南旺湖至分水龍王廟下分二支四分南流徐沛濟南運六分北流臨清濟

北運偉哉汶之為利直與江淮埒矣其湖在汶上
縣西南衰一百八十里為長堤二漕渠貫其中晝
為三區渠西為西湖渠東為東湖汶水自東北来
又界東湖而為二二湖之下北為馬蹄湖南為蜀
山湖皆蓄洩以利漕者也夫南旺為南北之關鍵
而分水尤嬴縮之權衡其四分往南者以南有府
河泗河洸河並馬場獨山南陽昭陽微山各湖彭
家口大泛口二河之水接濟其餘泉源不可勝數
所以止四分而不患其少其六分往北者以北祇

安山一湖又久澱淤別無他泉之接濟所以至六
分而不患其多因循歲久往南者增其三往北者
減其半於是每逢雨潦之年濟寧魚沛閭民田常
遭淹沒逢歲亢旱則東昌漕渠又在在淺阻康熙
中張伯行觀察濟寧請正南四北六之規甚力而
時人沿訛襲謬未能遵行也又揭言柳林為南旺
上閘十里為南旺下閘山東千餘里運道關鍵在
是議將柳林為界水閘一遇北河水小即下板而
十里閘之板盡啓使水盡往北行若汶河水長則

兩閘板俱下使水由斗門入南旺湖蓄以濟運或
水勢盛大則啟十里閘板仍閉柳林閘板使水由
彭石孫強劉賢等口入南旺湖倘水漫過柳林閘
板則仍下寺前舖閘板使水由張相盛進焦鸞等
口入南旺湖總使汶河之水常濟北運而人狃於
俗見往往河漢其言不知窮歷汶源不過三百餘
里以三百餘里之泉源而欲分流南北以接濟二
千餘里之漕河使非閘壩之啟閉得宜安能運行
糧艘而無阻哉柳又論之南北之雨暘不一漕水

之淺深不齊明潘季馴有言曰南旺之水決諸南
則南決諸北則北惟吾所用當春夏糧運盛行正
値汶水微弱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為輸耆
法如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如
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是南旺
本分水之地而季馴以不分為分者正得分水之
妙者也誠如是南旺之利於運不與洪澤之利[illegible]
黃異用而同功也哉

[illegible]案文中見議論指畫確然其筆力之縱橫[illegible]

宕竊以為侯魏集中所未有也蔡芳三

介石堂水鑑卷三

閬縣郭起元復齋著
江陰蔡寅斗芳三評

石林口說 黄村柳園

豐縣黄河北岸之石林口自李道華樓至蘊家山一帶長九十餘里其地原野曠潤土性堅凝向来不設隄防者所以減黄漲入微山湖下以保障徐城與南岸之毛城鋪相為表裏者也其卑下處恆見漫灘雍正五年河臣齊蘓勒謂洩水太過接築隄工一千八百餘丈故今地祇長八十餘里乾隆

元年相度地形因過水日漸淤高開挖坡河以便減入微山湖濟山東之運道石林口迤下地名黄村柳園低處舊有河形亦滙入微山湖但河形已成當防其衝深過淺於河身內攔築土壩鑲草裹護水小及壩而止水大聽其漫壩而過亦做滚壩之意而為之也石林口上游接壤東省舊有支河數道逼近縷隄水長之時沙刷為患乾隆二年築壩堵截不使通流並將縷隄加幫寬厚以資鞏固

馬

石林口有黃村柳園滙入微山湖須防其衝深過洩能曲曲寫進自爾委婉可人　琴芳三

祥符五瑞二閘說　歸仁隄三閘附

前明屢患淮漲以睢及靈虹諸湖之水俱不欲其入淮乃築歸仁隄以障之使由白洋河出口以助黃刷沙至我　朝順治年間歸仁隄衝潰祠堂湖一帶連決七口而白洋河口淤成平陸湖水會黃之路遂湮康熙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於白洋河舊口迤下桃源老隄頭建出水牐一座名曰祥符月河小牐一座名曰五瑞又於五堡迤上建雙金門牐三座東曰歸仁西曰利仁中曰安仁黃水小時則閉歸仁三閘使湖水由祥符五瑞二閘出而

入黃黃水大時則閉祥符五瑞二閘使湖水由歸仁三閘去而入淮固法良而意善也水勢無十年不變況經數十載乎今老隄頭地勢閘外較閘內高八九尺不等若藉祥符五瑞兩閘以洩湖水則內水不出外水先入反有黃流倒灌之病此現在之情形也至歸仁三閘已圮其二所藉以為宣洩者惟有利仁一閘而舊河路衝深毛城舖王家山各處減下之水俱滙於揚疃等五湖同入安河以

達洪澤湖昔人防其入淮為患者今且資其助清之益此又現在之機宜也議者乃欲引毛城鋪減下之水由祥符五瑞二閘出而歸黃亦未經目覩者之言耳故略叙其始末以備參考

二閘三閘迭相為用已揭其所以然復指出現在情形機宜亹亹可聽 蔡芳三

王家山天然閘說

銅山縣王家山因山為閘鑿石開門名天然閘始於康熙三十三年河臣靳輔以河至徐州兩崖夾束不得暢流伏秋盛漲防其衝潰建此減水入閘下引河由齊村橋歷永堌集一百二十里至徐溪口與毛城鋪減下之水會流同入洪澤湖者也歷年既久引河淤塞乾隆三年始行疏浚閘外堅築土壩視水之盈縮為啟閉但其地舊係湖灘卑窪兼四面多山每遇山水暴發滙瀦汪洋無際而黃流減下與積水相抵不能順軌而行則溢漫停淤勢使然也故河身必期深通兩岸宜築子堰使黃水不得四出侵軼民田可無淹漫之虞至永堌以下地形愈卑受水愈多尤宜加意堰渠因時脩濬以為永賴焉

老眼無障只信筆疾書自具沉鬱頓挫之致 蔡芳三

峯山四閘說

河流自徐城下行百餘里至睢寧縣界北岸鯉魚山南岸為峯山龍虎山兩邊山勢夾峙河行中央其面僅寬百丈底係山腳衝刷不深洪流到此束急常致漫決康熙二十四年河臣靳輔因山鑿石閘四座以為減洩之用閘外就灘開支河引水入閘閘下開引河一道滙四閘之水由此行六十里入孟山湖閘門各寬二丈有奇閘身高下以次第減視水勢之遞長而次第啟之以防分洩過驟之病前人用意周詳如此乾隆三年將四牐故蹟一併脩復邳睢各工得備異漲緩急可以無虞已

峯山開鑿四閘為減洩之用說得閘身高下以次第減水勢遞長以次第啟使前人用意今日脩復俱不煩言而解 蔡芳三

御壩說

康熙三十八年春三月 聖駕南巡駐蹕清口相度河形見清黃交會之所黃溜直趨南岸之卞家汪逼抑清流門戶湖水不能暢出致有倒灌之患指授方畧令於北岸開陶庄引河引黃北行復於清口迤上二里許南岸建挑水大壩一座挑溜趨北其椿基乃我 皇定之名曰 御壩謨謀深遠百世賴之者也後經陶庄引河一再淤澱北岸漲有沙灘遇清弱黃强之時倒灌仍所不免乾隆四年春大學士鄂爾泰閱河至此以為陶庄引河允宜開復重挑而汛水漲漫未能施工悉心叅酌倣宋陳堯佐遺法編造木龍安設壩上下逼大溜向北衝刷陶庄淤灘迄今黃流趨北沙灘漸盡頗有成效後人其率由以免愆忘乎

莊重有體如讀昌黎平淮西碑 蔡芳三

引河說

引河者所以導流而順其勢避灣以化其險者也河性善淤淤故多曲曲則致成埽灣頂衝而險工生曲愈大則險愈甚防愈峻則勢愈激挑引河之法就灣取直以利導之而已然不得其地無以施工得其地或挑不如式放不合宜亦難奏效引河先以審地為主所謂地必老灘様如葫蘆上有汲川之形下有建瓴之勢者是也其引溜取勢全在河頭安置如式開河多在冬春開放必在伏秋而

河溜水小上堤水大下移故勘挑之際必詳察上下情形審度水大時溜勢下移之處恰好安置則水大正迎大溜開則全河奔注勢不旁趨其開放必俟伏秋汛水盛長乘其奔衝浩瀚之勢相機開發放則頃刻掣溜以注引河而舊河水緩沙停旋即淤墊化險為平埽工以閑設遇汛水平緩旋長旋消或居秋末水勢將退恐力弱不能衝刷均勿輕易開放至於河身不宜窄窄則受水無多遷難挽溜又不宜淺淺則水不全趨勢緩沙停其河身之長短惟視地形為準短貴徑直俾易傾注長貴少灣使之湍激而猛其力間挖深坑縱之跌宕以助其勢河尾須避回溜庶無淤淤扼抑之虞耳更挑河時應於河頭外留餘地五六丈間段酌留土埂一二道誠恐未至開放水勢衝刷灌入河身藉此抵禦并當量儲柴草以備鑲護如河頭下唇兜溜無力應酌做挑水壩迎溜入口凡此皆引河切要之機宜也他若河尾築順水壩河頭對岸築挑水壩皆臨時補救之策倘形勢未得未可以全恃也歷年挑過引河悉有成效具載其法以啟後人

引河機宜敘得詳悉曲折便生多少姿態 棻芳

三

放於說

河防之制重在縷遥二隄而化險為平則引河之外有放淤之法明臣潘季馴議開放於直河以西隄內卑窪之處旋即淤高其說未詳後人莫之悉也凡工程險要處所大都黃水高內水低溜逼水溜縈萬鈞於一縷下埽防範勞後費多使其審度地勢缺縷放水則沙隨水入水去沙停而地隨以高未淤以前即水為戧而隄有所恃既淤以後即地為隄而隄益以固豈非天然之保障效速而功鉅者乎自乾隆元年迄今如銅沛廳屬之七里溝及茅家山桃源廳屬之顏家庄外河廳屬之楊家馬頭及真武廟海防廳屬之大茭陵及童家營龔家營山安廳屬之大飛等工先後放淤莫不化險

閘工著有成效其放淤之法先於縷隄內詳審隄工或遥或越倘有卑薄滲漏之處即加高培厚務令堅固仍酌量遥越遠近地勢寬窄并測地面與水面之高下擇其背溜拖溜處所將縷隄開刨倒勾溝漕或二三道或四五道俾黃水灌入令其停淤清水流出仍歸大河隨汛水之大小遞為灌淤則地之卑者以高至工程之險原因溜勢逼隄與水爭地今讓其勢而緩其暴寬其境而紆其流故工之險者以平或有隄工雖未至險而河流靡定先為相機開放則隄工益固此又杜患於未然者也開放後防沙淤掛口必隨時疏濬防遥越風浪必相機守護然既籌悉其利尤須慎防其患或遥縷逼近唇齒相依或村墟聯絡尺寸必爭或外當大溜防其頂衝又應嵩力脩護不可輕讓開放務在審慎機宜期於有利無害斯可已

放淤亦出於無可奈何然能化險閘工著有成效言之鑿鑿可據筆更醇樸古茂 蔡芳三

海口說

黃河海口在安東縣之東雲梯關下百有餘里乃禹導淮入海之故道也淮水無沙不致停淤淮口深通由来已久宋熙寧十年黃河南徙注清河口會淮入海嗣後上流恆有潰決則下流微弱溜緩沙停而海口淤澱歷代以来肩河務者如陳瑄潘季馴靳輔諸臣先後經營補救深明海口逼近大洋風濤噴薄人無駐足之所既非撈淺可以濟事又非築壩可以挑浚所稱方舟揚泥車等法都屬

無用惟有盡心於上游勿使旁洩而全淮出口之處東溜助黃刷沙奔騰浩瀚迅注入海能使淺處日深而深處不得淺此乃以水治水千古不易之良規也潘季馴云海口大闊後其口外兩邊尚有尖沙二道對面横沙一道未能衝刷淨盡然大溜迅駛亦不能為患 本朝曾經河決上游淮決高堰維時董理失宜且有誤築攔黃壩之舉海口又經淤澱我 皇降勅所司得復舊制務令順水之性行以水治水之道故從清河口黃淮交會迅流

三百餘里沛然直注重洋海口雖有潮汐往来不能阻迴涓滴其形勢與河防一覽所載者無異無如海濱荒僻人跡少經訛傳臆度每有淤口之疑不知海口深通前萬恭劉天和潘季馴屢經言之今觀二瀆合千支萬派之水朝宗於海使其稍有梗礙安能順軌以趨應時消落而不汎濫也哉談者亦可以憬然悟已

渺衆慮以為言由其眼高筆健獨往獨来皆有旁若無人之概 蔡芳三

天然壩說

高家堰南自翟家壩至周家橋三十里地勢高亢不設隄埂為天然減水壩蓋以洩湖水之異漲也康熙十七年河臣靳輔因黃流倒灌湖底墊高水多淹漫下游於舊無隄處砌築隄工二十五里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以堰盱各壩分洩太甚無以禦黃閉六壩改建三滾壩時滾壩未成湖水加長故又建天然南北二壩以資宣洩嗣是一遇湖漲即開天然二壩為保護堰盱要工之計然今日之

高堰屢經脩築巋然聳峙固若金城非復昔時卑窪可比而天然壩底較石滾壩猶身低五尺一經開放勢若建瓴減下之水由汜光白馬諸湖橫穿運道直注下河高寶興鹽等窪下之區遂屢傷於昏墊矣且湖水傾瀉過多春夏之交往往來源微弱者職是故也乾隆四年伏秋汛水盛漲堰盱舊石工僅餘一層天然壩堅閉不開惟於三滾壩資其減洩而湖流充裕大闢清口得以全力刷黃高寶興鹽等處向遭淹漫者茲有平土可耕咸慶豐

年穰穰矣然則籌湖水之長盈除下游之積患今日之閉天然壩與當日之閉六壩同此意也夫

昔開今閉敘得源流井井真乃筆大如椽 蔡芳

三

三滾壩說

康熙十九年㕍建周橋高良澗武家墩唐埂古溝東西減水壩六座三十九年堵塞六壩以消下游水患經河臣于成龍就六壩之基改為四滾壩續經河臣張鵬翮又改為三滾壩壩下開引河三道導水入高寶白馬諸湖河臣齊蘇勒因石壩由身太高不能洩漲隄工甚屬危險於雍正六年將滾水三石壩之門檻落低一尺五寸稍資分洩保護要工其滾壩兩頭石上舊痕具在議者以為改低三尺致病淮揚蓋得之訛傳未經目擊者之言也測量形勢正合機宜應仍其舊

不多着墨而剖置沿革一目了了自非名手莫辦　蔡芳三

清口說　東西二壩

淮滙七十二山溪之流汎濫洪澤東北行則歸海口東南行則病淮揚故昔人脩築高堰以障之壯出其出口之處名曰清口者蓋欲其以清刷濁著合流循軌之功也歲久法弛堰壞口淤康熙三十八年河臣于成龍議移清口處所則當日未定之情形可知已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建議多開引河大闢清口相延至今利漕運之要津扼全河之關鍵固後人所當兢兢保之而弗替者然淮黃交會黃強淮弱強則難禦弱則易侵又其勢也況天時有早潦之分湖水因有贏縮之異風信有順逆之別湖水即有進退之殊則倒灌其能免乎惟在審度機宜隨時補救助淮之弱抑黃之強而已如冬春之月山水未發淮源弱矣則預蓄以培清流之不足伏秋之際汛水正行淮源盛矣則宣洩以瀉湖漲之有餘故清口兩壩最為緊要視其漲則折短使水暢出併力攻沙退則接長使水蓄聚以固元氣要期濁流不至頻頻擱入致滋墊淤則清

口常闢而淮黃合趨迅駛而海口自無不通矣是其勢之相因者然也

清口最為緊要剴切周詳但覺其莊不覺其俗惟莊斯遠俗也 蔡芳三

介石堂水鑑卷四

鄞縣郭起元復齋著
江陰蔡寅斗芳三評

隄工說

河所資以束水者隄也隄名不同隄形各殊而脩築工程總期如式自古及今沿傳久矣其名遙隄者何考其制度離河二三里許就高堅築遙為控制以防汛水大漲使得寬容游衍倘漫及隄勢已殺矣安復衝激為患乎即昔人所言遙隄約攔水勢者是也其名縷隄者何沿河順築條直如縷束刷歸海不致渙散停墊是以不拘黃運及淺水河渠緊有兩隄夾水即昔人所言縷隄拘束河流者是也其名格隄者何遙縷二隄之間地勢寬濶忽遇縷隄有急則慮漫溢騰波掣溜刷成支河又必酌量遠近間段築隄有如橫格即昔人所言決水順下成河欲其遇格即止也其名月隄者何水性遷徙靡常如舊隄漸近河身則溜勢侵射難資捍禦下埽脩防工浩費繁相機建築月隄以為重障

即昔人所言縷過河流冲突欲其遇月即止也他如河湖相連之處建隄隔截是謂隔隄小櫃四圍周遭環築是謂圍隄汛水長發勢機危急於隄頂搶築小隄是謂子堰石工以內埽工以裏於後尾用土填築是謂裏戧則甚矣名異形殊而其用則惟初建添幇二者加之意也至於坯頭不可過一尺取土離隄十五丈潑水夯硪用簽試探肋土務必豐盈收頂務必圓滿地係浮沙則遠取膠泥蓋面四方水佔則急圖圍埂成功凡此一定章程尤必深明乎脩補保固之法而斟酌行之斯得堤工之三昧矣夫

上半叙隄或詳或略極其整齊下半叙工因地制宜極其纖悉結撰在中間紉建添幇一語通篇寔處皆虛虛處皆寔此為古文神境 蔡芳三

王營減壩說

黃淮交會之下東水亦從楊庄運口而出三水會流其勢既盛設遇異漲山清安阜一帶在在受險設減壩以備不虞蓋亦不可少者清河縣王營迤西北岸舊有減水大壩壩內有引河導水由鹽河入海歷久圮廢康熙年間河臣靳輔會為脩葺後亦廢棄至四十五年河臣張鵬翮重建土壩口寬三十丈至今因之但此地黃河與鹽河相去甚近遇水大之年河面之高下內外不甚懸殊乾隆三年黃水大漲曾一啟放雖略有減洩究未能大殺其勢亦可備而不可恃者也

此壩無甚利益落題一語已見大意以下叙出旋脩旋廢及近年成效抑揚吞吐絕類史遷 蔡芳三

順水挑水壩說

挑水壩者乘水之湧溜之湍隄岸之危險激而挑之也蓋水急上游用樓崖順埽加裹頭埽一路魚鱗猶恐水不能挑必盤築磯嘴壩使溜以行斯危可安險可平已夫河溜之緩急淺深形勢各殊而挑壩之長短濶狹制度亦異如遇溜緊水深自當盤築大磯嘴或三四路不等倘大溜水深底埽莫出則用套埽上下雁翅水須長十分之三酌量斜長均勻埽個方稱平穩若溜緩水淺當減去埽路

上用散鑲雁翅高深亦須酌減務期堅固設建一挑壩挑溜不遠則於頭壩下相去數十丈或十餘丈再築一二挑壩接聯挑逼水自順行其兩壩相接中間空處俱下樓崖順埽至溜緩處乃止自無迴溜之虞矣又有埽灣於上來勢甚猛則下順埽護崖略帶魚鱗若挑水過急溜難舒展必致盤旋滎洄汕刷隄根須築扇面壩以挑之蓋水不激怒逼溜使開莫此為便若魚鱗壩者即小磯嘴也用於絞邊拖溜直河為宜重疊遙接形如鱗砌亦間用於樓崖順埽之間以保隄岸更有挑水大壩自岸至溜全用埽個臨溜門埽寬十丈者靠隄起手之埽先下寬二十丈高一丈為一路逐路遞減一丈下至第十路門埽恰寬十丈統計直長亦符十丈之數以資挑溜然此大壩唯用於埽灣決口或因口門水勢洶湧急難進埽飛築一大挑壩逼溜使歸正河口門溜減庶易堵築又或決口已經堵塞恐河勢順流仍由決口故道復築大壩挑之總在相勢悉機無害運道民生之為得也已

種種挑法碁布星羅非寔在盡瘁河干安能有此確鑿 蔡芳三

探埽聽樁說

用樁進埽固一定之成規。探埽聽樁。乃不易之至理。蓋埽不離樁。樁不離埽。必相須為用。而隱微之機。伏於俄頃。關係安危。甚鉅也。當進埽時。務將已下之埽。壓土鎮鑲。探明着地方進再邁。但口門水深溜急。難以探量。即探量未必確實。人有以揪頭之寬緊為準者。祇可探埽個之是否着地耳。烏能知水底地勢之高低乎。如或有高有低。所下之埽擱於高地之上。揪頭自必不緊。況低處尚屬懸虛

耶。倘至于終。土前再邁。及再邁之埽。將近着地。而懸虛低窪。兩埽相夾。勢必逼溜。更緊。淘汕漸深。釀成大患。惟有聽樁之法。最為確實。起元於堵決工程之時。嘗立於樁橛之旁。晝夜監守。驗得所下之埽揪頭已經稍寬。復於所釘各樁之上。逐一用耳細聽。若下有坑窪過水之處。深者樁必顫。聲必大。淺者樁雖不動。亦必聞水聲。仍復再加土壓。務到絕無聲息。斯得之矣。或壓至格格作哽咽聲。亦不致汕跌成患也。嗟乎樁埽原具妙理。露於形者必先。發於聲。探聽自得靈機。視於目者尚需聽於耳。微乎微乎。難言之矣

格物窮理之言。親切有味。直啟水衡秘鑰。嘉惠後人不少　蔡芳三

救生樁說

洪澤湖滙諸淮流。居泗盱山清之界。百貨懋遷。自正陽關以達豫省。鼓楫揚颿。上下如織。湖面周圍三百餘里。汪洋浩蕩。堰盱石工。屹峙東南。一遇西風暴作。巨浪掀天。驅舟觸崖。而石牆嶄立。攀躋無從。往往碎舟傷人。康熙四十二年。 聖憫覆災。於沿湖陂釘樁以廣救濟。四十五年、添建四十七年。增脩。愈多愈善。每歲着江寧、蘇州、杭州織造。於節省銀內各捐五百兩以備救生樁之用。雍正八年。經 廷臣議以織造已無節省。每年令江省二撫。於耗羨存公內動支銀两。觧送總河委員經理。數十年來。全活無筭。莫不仰頌 聖主好生之德同於天地也。向來安設樁木繩纜。簽釘未盡合法。風濤摶擊。遂多漂失。至冬氷凌叠擁。鋒利如刀。木遭鋸斷。涉險堪虞。必須挑選堅長樁木。逓年如法安置。其管木梯木扣筍深釘。繩纜細扎。務極堅牢。倘有風浪損壞。隨即葺補。氷凌之時。暫為收起。嚴定規條。時加稽察。用兹保新護舊。力行無怠。則拯溺全生之仁。與淮湖同其久遠已。

三 規畫盡善。足資久遠。文亦宜與淮湖並壽。棠芬

七道引河說

洪湖出口之所為張福口張家庄裴家場三汊河爛泥淺天然天賜名曰七道引河至今通流者祇張福口天然張家庄周家裴家場三岔河等六道蓋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六壩潰漫淮水東注清口幾為平陸河臣張鵬翮經理多其途以水刷沙大闢口門自閉六壩改為三滾壩迄今湖水暢注東北而引河歲久淺深不等當其伏秋盛漲則充滿流行固無藉引河之迎導迨冬春淮源既弱湖流正宜樽節若諸道引河一律宣洩必致有傷全湖元氣而非蓄聚之策矣前因三汊河迎溜最順河身淺澁乾隆元年疏浚外此則張福口裴家場兩河直趨清口細察情形適合機宜議者謂七道槩須挑濬是但知令其多出之為利而不知傾瀉過甚之為患也試觀清口兩岸向有蓄清壩今於運口外添建新壩重層關束總為蓄清禦黄計耳知此則七道引河之不必全濬也明已

一味宣洩不為蓄聚此知其一未知其二者朔眼人直為呼寐使覺如磬聲泠泠　蔡芳二

堰盱磚土工說

高、堰、為洪湖之屏翰以保護淮揚者也。乾隆四年。湖水盛漲。滚壩過水三尺九寸。堰盱新築石工崇墉屹立而舊石工較之卑三尺六寸至四尺八寸不等出水僅餘一層。天然壩以南土隄及滚壩下之兩旁水隄俱極卑薄均應經理嗣後增脩加新石於舊工上恐樁根久敝上重下虛易致墊卸故議易石以塼後加圜土體輕不陷灌漿稠密足資鞏固計石工之加磚砌高者一千二百餘丈土工之加高培厚者。五千丈有奇。自茲全隄一律崇隆庶異漲無虞其汎溢矣乎

簡潔周密彷彿蔡忠惠萬安橋記　蔡芳三

鹽河閘說

中河北岸有鹽河一道自山陽朱元莊起至安東迤下之平旺河止康熙二十六年開濬四十二年改移運口於楊庄遂名鹽河頭於楊庄迤上花庄迤下撐隄之處建石閘以資宣洩冬春水小築壩堵閉蓄中河之水以濟運伏秋水發啟壩放分中河之漲以保隄兼運葦蕩營及板浦場引鹽閘下之水向由平旺河二閘潮河入海雍正十年河身淤墊河臣嵇曾筠開挑一律深通經畫義澤六里牛墩車軸白項等河東歸潮河以入海蓋黄河盛漲之時宿遷竹絡壩洩入中河之水由鹽河閘分注故河多淤淺頻需疏治云

鹽河閘全為中河而設開端提明以後處處帶定末道出頻需疏治之故是通篇注意處　蔡芳三

張庄運口新壩說

淮流弱矣自古患之夫既裕其來源又通其去路以為禦黃計斯可矣然使任其傾瀉而無重門攔束則蓄聚之策尚未周也風神廟前之東西蓄清壩素稱扼要第全淮奔滙每多過洩之患惟於運口外添建新壩關鎖清流地當寬衍之區水少建瓴之勢乃與東西二壩表裏相需者也水漲則量折之以遂其暢行水平則接築之以徐為挹注誰謂地勢水性不在人為操縱哉

似於無中生有寔則絕大關係才人胸襟固不可測　蔡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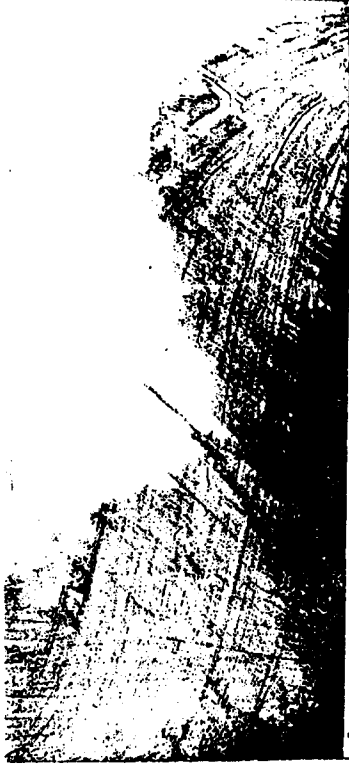
建新閘草壩說

運河濱之州邑皆皇皇於水漲者憂之誠是而來得其原也洪湖雖會黃流於運口之下而大川在唇吻間其為灌注也易矣運口內舊有惠濟福興通濟清江板閘凡五閘藉以節束來源不使過甚而歲久圯廢其三所存者惠濟清江兩閘耳啟閉機宜又缺焉不講一遇洪湖水漲平傾瀉入盈河溢岸為淮揚兩郡城郭人民憂是不可無道以處之也欲使運河之無險患當使運口之有關鍵必

關鎖之地利既得則啟閉之人力可施而洪湖之異漲可禦有宜斟酌於古今之間者乾隆元年挑運河後請復舊制於惠濟閘下添建正越石閘四座仍循舊名四閘下各建草壩三座又相度地勢惠濟祠後之運河與黃河祇隔一隄形逼勢險非所以為安也另開新運河一千餘丈以避其衝於新運河內亦建正越石閘四座閘尾各建草壩三座然後形勢聯絡重關疊鎖因時啟閉操縱由人而河身始水平溜緩矣其新舊運河當冬春夏初

來小時再行惠濟祠後之舊河伏秋大汛水長時堵閉舊河首尾先將惠濟正越二閘下板令船隻集於惠濟閘下福興閘上再將福興閘下板然後開放惠濟閘板放行如此更換啟閉則上流不得逞建瓴之勢而下流亦遂無吸川之形往來舟航固無憂於涉險而淮揚城郭人民亦可保於苞桑之固矣所謂節束其來源者此也

節束來源一篇主意中間指授方略寔出萬全濱河州邑誠蹠而行之安瀾之慶其在斯乎 蔡芳三

華家灘王家港湯家絆尤家窪等工議

高寶諸湖西承泗盱天長山水及洪湖減下之流一遇伏秋盛漲浩汗盈溢苟不暢達其入江之途勢必東侵運道譬如人身中氣已脹悶又無以泄壅有形之物窒於咽喉胸腹間其不至浸淫四支橫軼為害者鮮矣寶應湖有華家灘高郵湖有王家港邵伯湖有湯家絆迤下有尤家窪皆積沙橫梗運河金灣壩下之引河亦經間段淤塞為湖水達江之梗非歷來因循者之過哉誠去其飽悶窒塞之病而導之由人字芒稻等河及董家溝以入江則循軌就下可收安瀾之績矣此乾隆二年所以有 奏請開挑一律深通之舉也

金剛石遇羚羊角應手立碎此蘊玉局得意之筆 蔡芳三

閉三滚壩子嬰壩昭關壩說

高郵城南有南關五里車邏滚壩三座以洩高寶諸湖之水與山盱之天然各壩相應者也蓋淮居上湖次之運又次之淮漲洩諸湖湖漲又洩諸運一綫漕隄危如累卵高郵城郭正當其衝不得不求宣洩之所是以舊於東隄建減水壩大小五座洩諸下河而興鹽等七邑之田廬遂屬波臣矣康熙三十八年堅閉減壩麥禾收獲旋遇伏汛水發盈漕溢岸處處告險河臣以開壩則害民田閉壩則傷隄岸欲圖兩全議改減壩為滚壩水長聽其自漫以保隄水小聽其涵蓄以濟運三十九年又改建南關車邏二大隄四十三年添建五里中壩蓋是時高堰脩築未完六壩雖閉而天然壩仍開也漫水滔滔依然巨浸議者多云疏支河濬海口而水患未除者徒計其流未究其源也乾隆四年有水閉各壩之奏發議允行而沮洳之地復成膏原年登大有户慶盈寧不可謂非閉壩之效也其寶應子嬰壩甘泉昭關壩亦屬洩水過多均從

堵閉而於五里車邏子嬰三壩各建小閘一座面壩下舊河宣洩視其足資灌溉而止至各處壩身仍留不毀者以禦非常之漲為意外之防耳昔之意在高堰故設壩以宣其壅今之虞在下河故閉壩以節其流時勢變遷毋庸膠柱而調瑟曾古今人有殊道哉

時勢變遷無庸膠柱調瑟通儒之論 蔡芳三

芒稻東西二閘説

夫治水之道。貴因勢以利導之也。原芒稻閘存甘泉縣迤北運鹽河南岸。其下為芒稻河。河之來源。高寶邵伯諸湖之水。穿運河入金灣閘壩。由人字河下芒稻閘至李墅河歸江。向設東西二閘。東留三門。西留七孔。脩理之事。鹺業任之。雍正十年。河臣嵇曾筠以商人不諳機宜。奏歸河員弁設官夫。相機啟閉。伏秋水漲。藉以暢洩入江。蓋甚便也。西閘圯於潦水。阯被衝深。雍正十二年。於舊基上相度移西五丈。東三丈。改建新閘一座。以復舊制。東閘雁翅閘有塌卸。亦為脩葺完固。乾隆四年秋汛。湖水大漲。南關五里車邏子嬰昭關諸大壩。俱行堵閉。以保下河。而運河東西兩隄。安全無漲裂之患者。非此閘宣洩甚便之效哉。洵乎治水者貴因其勢以利導之也。

勁峭處似柳州小品　蔡芳三

董家溝滾水壩説

董家溝在芒稻閘迤西三里。向有滾水土壩一座。雍正六年易以石。壩下引河流八里。與芒稻河合。其上灣頭閘之運鹽河與鳳凰橋壁虎橋下之河。為三支。所洩漕渠水少半。由此注江。其餘以七分入人字河歸芒稻閘。三分入仙女廟下運鹽河。通商濟運。兼為芒稻閘分湍激之勢。舊壩口窄底高。上游之水不能暢洩。改寬口門一十八丈。底改低四尺。壩下淤河挑挖深通。支流暢達。入江而正河船艘安行無阻。亦相幾脩理之道也。

寥寥數行。將分合洩注。以至形體功用。無不曲曲傳出。讀之如覽一則圖經　蔡芳三

泰州運鹽河說 附馬橋引河

泰州運鹽河。灣頭閘下之正流也。上承運河之水。下達泰興、如皋、通州以歸海。淮南百餘萬引鹽及通、泰等州縣糧運往来要津。河身本高。兩岸土岡雨淋、卸坍。河漸淤澀。乾隆三年間段挑撈。而河無淺窄之患。糧艘鹽船均得暢行無阻。向係淮商捐費。今仍共舊。河中間有芒稻閘。河之迤西為金灣閘。閘下引河有大馬橋出水口門。正對芒稻閘。乾隆四年湖水盛漲。高寶甘泉等處滚壩俱堵。奔騰之水。由馬橋下直注芒稻閘口。商民船經其下。勢甚危險。故於馬橋之上東北開挑引河。分流歸仙女廟下河。以殺水勢。而橋口之湍激以平。船艘均無衝掣之患云。

筆氣宕逸如對王夷甫謝安石一流人 蔡芳三

瓜洲城河說

瓜步為南北之咽喉。其城河起自小南門外西灘。進東水門。過新橋。出北門。至由閘以入運河。長四百六十餘丈。行旅居民之運載俱稱便焉。年遠淤塞。舟行迴繞大江十餘里。不免風濤之險。商民苦之。今已挑浚。與運河同時告成。於是行者居者。均資利涉云。

謹嚴中饒有澹蕩蕭踈之趣

義數河說

自江都三汊河起。西南迤行七十餘里。達江口。所謂儀徵河也。江廣四省粮艘。淮南鹽船。及賈客往来。皆取道於是。洵為至要之津。第運河正流。直趨瓜步。而儀徵地形稍亢。分流較少。兼之大江潮汐上遡。而樸樹灣西壯。又有陳公塘水。由帶子溝下注於河。兩相抵禦。因致停沙淺澀。河道向倒挑浚之工費。商三民七。乾隆元年奉 旨將商民派捐之項。永行停止。於運庫動支公項挑濬。此誠愛民恤商之至意也。江口至城西門。舊設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歷久漸圮。雍正十三年脩葺完固。及今隨時啟閉。以毋失蓄節之意焉爾

此河為四省糧艘往来之區向来挑浚工費例出商民今奉 旨動支公帑損上益下固宜椽筆大書特書蔡芳三

介石堂水鑑卷五

閩縣郭起元復齋著
江陰蔡寅斗芳三評

江工說

按唐元和志。江都之壯岸。對丹徒之京口。舊隔四十餘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漸漲壯連揚子橋南。至江心而江祇潤十餘里。古時南壯往来。上由采石。下由江乘。後因江面益狹。行旅取道於是。遂為通津。宋乾道四年建瓜洲城垣。崇寧元年治瀕牐。明洪熙元年浚二港。成化八年築隄岸。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脩諸牐。而瓜洲河道自四牐起至江口。長二百九十餘丈。統名花園港。船艘賴此屯泊。以避風濤之險。五十四年。江流壯徙。將四牐下南岸之蘆田衝坍百餘丈。又將息浪菴前石岸坍十之六。五十五年。河臣趙申喬創築沿江埽工。護城石工。開月河以利運舟。雍正九年。河臣嵇曾筠以大江西南正人等洲淤漲。挑溜直射花園港一帶。埽勢崖領逼近城隍。隨於正人洲挑濬引河順注

夾江又於夾江築壩以遏奔衝逼溜直達江心保固瓜城運道凡此江工所關蓋甚鉅也而大江埽工與黃河埽工又各不同黃水挾沙而來遇埽沙停而工以固江水清烈汕擊埽易勢而工以隳河臣嵇曾筠試用碎石堆於殷家庄等處埽個之外以禦汕刷而工程平穩雍正十三年河臣高斌奏定碎石漕規每年採辦堆積埽根蓋亦本蜀守李冰作堋分郫撿二江累石壅水之遺意是年江流南徙京口東岸之水府廟前石岸衝塌民間廬廛危如累卵因照瓜洲江工用石護埽遂資保障焉此下江前此所未有而今始為之制以待後之考者

自古迄今挨次說來易涉平衍而氣韻益復沉雄雅健疑是歐曾後身　蔡芳三

息浪菴埽工說

息浪菴在瓜洲大南門西逼近城根其前殿基址康熙五十四年坍入水中下埽擋潮今大溜南徙長有新灘潮大尚然漫溢潮小地乾渡舟於此登岸行者便之每歲於埽工殘缺處鑲填一律庶漸成高阜資瓜城外障云

落落數筆如百鍊鋼時下何處摹擬　蔡芳三

徒陽運河説

事有彼此異形者淮揚運河患奔衝常鎭運河患淺澀是也而地形鎭亢於常漕艘自下而上故徒陽之河較常倍淺專資京口江潮之灌注潮挾泥沙易淤三五年間需築壩挑濬其費向出地畝後裁去派於徒陽民夫雍正六年議蘇、松、常、鎭、太、杭、嘉、湖八府州按漕均徵乾隆元年奉

旨革除於司庫公項内酌用二年回空船過後大加挑浚深通抑事亦有古今異宜者唐時丹陽練湖周圍四十里設隄䃁以資漕渠故昔人曰湖水寸渠水尺蓋言洩湖注渠之便也宋時猶嚴決防侵耕之禁後寖澱淤分為上下兩湖上湖高阜久已成田下湖窪處尚存祇受長驪諸山暴水旋漲旋消非山、泉、有源之比縱加人力疏防亦不能多蓄以利運議者紛紛多欲復古寔未按今昔之變遷而度之也故因論鎭河而復申其説

古今異宜句通篇扼要真學問人必不矜言復古依樣葫蘆　蔡芳三

觀音巷石工説

觀音巷在京口西岸其石工突出江心三面凌空奔濤之所搏擊迴流之所汕刷隄身漲裂危險已甚乾隆二年折脩六十五丈九尺四寸壘砌堅固後人毋輕視此一隅以為要地保障乎

迅埽三數言已寫盡驚奇詭俶之態使覽者毛骨凜凜斯豈縮尋為丈縮丈為尺者所得夢見　蔡芳三

鹽塲海口説

鹽塲海口者乃衆水朝宗之道也惟興鹽二邑地形最下舊時海口多隷於是夫九州縣處運河下游議洩下河之水當分三路以治之高郵泰州興化共南路也寶應中路也山陽阜寧鹽城其北路也南路之水由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庄等閘入海中路之水由天妃口石磋口入海北路之水由射陽湖入海亦有歸天妃石磋入海者葢各河入海之渠縈迴曲折袤延數百里歴年久遠茭葦田塍錯襍路寖湮塞矣今巳大興水利凡導引歸海之區靡不疏治三路之海口既闢九邑之積菑可除爾宅爾田沐膏咏勤者豈獨一時之樂利固期於無疆休恤焉爾

開筆如登高一呼百谷皆應掉尾更濃至異常　蔡芳三

范公隄説

唐大歴中淮南節度使判官李承式因海潮漫為鹹滷致廢良田請自楚州鹽城南抵海陵脩築捍海隄綿亘兩州潮汐不得浸淫宋天聖間張綸刺泰州欲圖脩復時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力賛成之謂當移隄勢而西稍避海衝疊石以固其外紆斜逶迤如陂形不與水爭閲五年而工竣後人思其績名曰范公隄自廟灣沙浦起歴鹽城興化泰州如皐至通州界止長五百八十二里因隄為界外鹽塲而内田畆束内水不致傷鹽禦外水不致傷稼隄之為功也鉅矣自宋迄今相沿不廢明季政弛閒多殘缺我　朝順治九年脩築雍正十一年興脩并築越隄一道今復加脩葺長隄蜿蜒一律崇墉以此脩下河之功洵為億萬年利頼巳

劈頭作四層洗發逐層有来歴有結束老氣横空當代無兩　蔡芳三

查子港等工說

瓜洲西南隅查子港設家庄迴瀾壩江安壩等工共二百四十餘丈臨江逼城為社稷人民保障又糧艘客舟上下輓棧之要道江濤澎湃風馳電擊勢甚危險每歲苴土增脩而湍流汕刷隄根用是崩圮惟採取石塊堆積隄外以護椿埽雖碎石不無漂淌但歲增百萬擔積多成勢沙停泥積可免衝齧之虞自下石以来江工祇折裂無坍塌非捍水之明驗歟

易土以碎石較為堅牢語有斟酌筆若鑪錘桊

下河說

下河州縣隸揚者六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甘泉隸淮者三山陽阜寧鹽城其曰下河者蓋居河淮之下中亘漕渠惟恃一綫東隄為之保障故按其名稱而已惴然矣夫水之聚者必有所洩淮漲則洩諸運運漲則洩諸下河而下河又何所洩乎昔人有詩云三十六湖水所瀦其中尤大為五湖蓋湖多則勢足以停蓄後因民間貪芟蘆魚鹽之利陂水澤而居之墊湮既久湖形不可復辨其通

利者射陽一湖耳湖不能容恃海口以為宣洩海九州縣中興鹽阜地最下各鹽場海口隸於興鹽者居多潮汐往来沙停淤積其深通亦惟石礎天妃二口而運河洩水則有南關五里車邏三大壩建瓴而下浩瀚瀰漫匯為巨浸於是入之者盈去之者縮瀦之者寡溢之者多無怪乎下河之久屬波臣也我 皇痌瘝念切合羣策群力籌出萬全分淮流以達運視其足以濟運而止則運河不致汎溢又加疏治深通以達其入江之路高郵三壩

永閉不開則運河治而下河亦因之以治矣且閘鎖全淮大闢清口淮勢常强會黃刷沙海口不濬而自通既無壅塞浸漫之虞而涵洞小閘之設又足以資其灌溉向之飽魚鼈而㗖鴻雁者今不且登袵席而歌康阜哉

朱絃疏越一倡三嘆聽之令人神氣肅穆 蔡芳

三

禹王臺石餞説

周官職方氏東曰青州其浸沂沭蓋二水皆大川也沭河源出沂州東五十里歷莒州會壯来馬耳諸山之水由穆陵關而下抵郯城之馬陵山口旋折而南過沭陽達海州而入於海原不與沂水合流者也其郯城之東七里對馬陵山昔有臺曰釣魚一名逼水臺俗呼為禹王臺相傳大禹治水時沭水在馬陵山東不能入海故鑿山而引之使西復建臺而逼之使南是以歷千百年郯不罹沭之

患明季有郯令黃琮毀臺取石以甃城垣而沭水遂無所禦西流會沂河白馬湖諸水湧入駱馬湖浸溢黃運兩河沂郯邳宿諸州邑歲有淪胥之患且為運道梗原駱馬湖為中河水櫃衹受沂河白馬微山之水尚虞泛溢況以沂沭合流而滙於是勢豈能容欲其不奔騰橫決而為害有是理乎康熙二十八年 詔河臣王新命建竹絡石壩遏水復行故道仍建臺以存古蹟由是沭流循軌不惟減中河之水勢而城郭人民迄今安生樂業孰非

聖天子湛恩之所留貽者哉厥後河臣陳鵬年接築土壩圍隄齊藴勒增設隄堰埽工皆率由舊章後因循歲久雍正八年夏潦山水驟發壩隄埽工不克抵禦多被衝潰僅存竹絡石壩二十七丈致駱馬湖水漫溢越運浮黃下游胥受其害河臣嵇曾筠搶救經理建築石土壩工九百四十丈又補脩二百五十餘丈并挑沭河口一百丈然後水道民生均得恃以無恐大學士高斌又相度地勢尚有畢窪之處坐當頂衝工程甚險更於隄裏加脩石戗以期一律鞏固但此工織在東省而利病寔南河受之當事者恆有鞭長不及之慮而上下游一氣呼應原無畛域之殊後之人慎勿為秦越視以共奏安瀾之績焉則得之矣

原原本本不蔓不支而深思遠慮隱見於字裏行間蔡芳三

劉老澗說

宿遷一帶運道上接東省諸山水及沂河白馬滙入駱湖之水来源廣而河身陋故其勢易盈遇伏秋汛不能容納必至漫溢而為害此劉老澗一工最為切要也舊在運河北岸設九孔八磯心石壩一座減水由六塘河經桃清安沭至海州以入海歷久不治壩下鴈翅底石悉皆損壞經河臣嵇曾筠題估脩整但此與清河縣鹽河閘呼吸相通汛水漲發上下閘放則毋緩不及事之虞保隄利運者尤宜加之意焉

容與夷猶末後忽風起水湧蔡芳三

河清河定河成三牐說

三閘何以設也。盖邳州運河自黃林庄迤下。至徐塘口六十里。嵩資東省八閘之水。以濟運。地形上亢下卑。上游閉閘則水勢立見消耗。啟板則迅流下注不停。向設草壩蓄水浮送糧艘。經時不浚。輒見淤涸。雍正二年河臣齊蘇勒相地於滕陽山大王廟。徐塘口。三處。建石閘三座。閘旁各開月河。收蓄水勢。是人力以濟地勢之不齊者也。其勤葺之毋怠。

隳括亦蕭踈 蔡芳三

駱馬湖說

駱馬湖在宿遷縣西北十里。湖之南岸有口門。乃中河未闢以前洩水入黃之道。中河既闢。即由此口洩入中河。以助水勢之不足。舊名十字河處也。駱湖上承東省蒙沂諸山白馬微山諸湖之水。其勢易盈。舊有六塘河。以宣洩入海。嗣因湖水微弱築西寧橋土壩以遏之。又恐黃水倒灌。將十字河口門堵塞。於王家溝迤上建閘引水。而閘基高阜。水不能出。中河水小之年。轉資黃水流入濟運。以致挾沙下。劉老澗淤墊。六塘河歸海之道。雍正八年山湖合漲。水無去路。汎濫上下。為害甚烈。河臣嵇曾筠奏明開十字河。濬六塘河。導水歸墟。又建五孔閘。以時節宣。而河湖以治。要而論之。駱湖之於中河也。當重運經臨。則開閘以濟之。回空過畢則閉閘以蓄之。原與微山蜀山等湖水櫃無異。但於湖弱之年。其為收蓄也易耳。一遇霪潦。則上游諸水及宿遷諸湖水。皆歸運河。運不能容。則開東岸涵洞洩入駱馬湖。而湖又不容。一遇風浪發作

搏擊漕隄宿遷城郭又當其衝是以上則開王家溝以洩湖漲中則開劉老澗下則開清河之鹽河閘以洩運漲又需大挑六塘河以導之歸海庶幾上下一氣流通河湖互相挹注國計民生胥為有利而無害矣

前幅每段駐筆處皆如淵停嶽峙後幅籌畫機宜更足為河道指南 蔡芳三

五孔閘說

駱馬湖南岸王家溝迤上有五孔閘為通湖濟運口門建自雍正五年河臣齊蘇勒緣閘底過高未經開放中河十字舊口湖水弱時黄流常虞倒灌河臣嵇曾筠將舊口堵閉改於王家溝開閘放水按此地形卑窪一經開放全湖建瓴而下有一洩無餘之慮故塞王家溝口門將五孔閘樁石拆起刨空深槽俾湖水暢出仍將石塊堆積金門深塘仿亂石玲瓏壩之式庶湖無傾瀉之患而運有利濟之益云

出沒隱見矯若游龍 蔡芳三

六塘河說

駱馬湖之尾閭有六塘河一道所以資宣洩也歷宿遷桃源至清河縣之朱家庄分南北兩股其北股經沭陽至安東之謝家庄入碩項湖由海州龍溝義澤河入潮河歸海其南股經安東之蘇家蕩至沭陽之孟家渡武障河入潮河歸海昔人導上源之水而通下游之路者誠有取於是也雍正九年東省山湖水漲下游氾濫衝隄潰岸河臣嵇曾筠疏浚六塘水患以平歲久輒復淤澱一經水發即漫入民田為宿桃清沭安海六州縣病今既擇淤淺處間段挑挖深通一帶堅築子堰俾遂其就下之性而兩岸田疇均有利而無害矣後之人以時修治之毋忽

是作與范公隄篇置之六一居士集中均無以辨 蔡芳三

便民閘說

宿遷縣運河西岸有黃墩湖受銅邳睢三州縣唐宋諸山之水湖北為運河湖南為黃河隄岸環繞水無去路瀦成巨浸每遇風浪衝刷隄根勢甚岌岌雍正十一年河臣嵇曾筠建閘於運河西岸以洩積水十餘年來修整完固不惟隄工可保而漕運民田均有利云

鍊意鑄詞只若高岫層雲觸石而出 蔡芳三

吳中江海形勢說

閩浙濵海多山有險可扼易防也江南地多平衍海艘闖入到處可逞其侵軼自古孫恩盧循之難豕蝻奔突皆由於偵探疏畧海有警而江隨之動揺也防汛之法在先知由海入江之門戶廖角營前兩沙相對海濶一百五十里為第一重狼福兩山相對海濶一百二十里為第二重江靖兩邑相對江濶四十里為第三重圌山永生洲相對江濶十餘里為第四重至京口瓜步則在閫閾以內矣

海艘浮空擊汰而來風濤無際望見陳錢山則喜陳錢者海中之標也凡航海東南望陳錢東北望成山至陳錢則可進泊洋山矣洋山形如箕周圍百里有嶼十八可藏艘數百海水鹵不可飲惟山巔一泉清甘寇艘必泊此汲水覘風風從東北起則由下八馬蹟犯浙流入蘇松從正東起則由茶山犯淮揚流入常鎮而發碇必於洋山是山固江海之閫限也防之之道奈何平時偵探必至洋山上下聯絡一氣呼應有警則先據此以待之廖角營四處重重關鎖雖洪波巨浸中而有金湯磐石之固無他其勢得也方今澄波萬里海外莫不享王然未雨綢繆有備無患非守土者所當深知哉

尺幅中波濤洶湧烟巒出沒歷歷如畫 蔡芳三

介石堂水鑑卷六

閩縣郭起元復齋著
江陰蔡寅斗芳三評

治河淮策

河源發於崑崙裒延萬餘里合內外諸水自高趨下挾建瓴決溜之勢雍州以上有山峽以限之故不得逞由雍入豫出險固以就夷斥勢乃橫矣且其性湍悍多沙急則沙行緩則沙止止則下淤上決奔衝四出而莫可禦神禹鑿龍門疏九河夾右

碣石以入渤海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西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唐一行言山河兩戒河濟為北紀江淮為南紀禹河從渤碣入海乃上應天文下協地理者也自商時即有河患歷周入漢迄魏晉隋唐患俱在北宋神宗熙寧間決澶州漕林河道南徙東入梁山濼分為二派一合北清河入於海一入南清河達於淮黃河入淮自茲始矣淮出河南平氏縣胎簪山經桐柏山始大入南直合七十二溪河之水經泗州會諸湖水由清口以出海是為淮浦明孝宗弘治間河決原武氾濫於豫兗徐淮之境民多被溺朝命白昂治之昂引中牟之水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與淮水本流在泗州者俱出海而清口遂為黃淮交會之所運河者明成祖建都北平漕東南之粟南起江口北盡大通橋三千餘里合淮揚諸湖水黃河水衛沂濟沁汶泗洸諸水神山泉水為南河中河北河通濟河總名曰運河　本朝因之以輓漕者也夫河之為患久

矣自明迄今國家運道全賴於河河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隘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之所關也但淮之出口被黃所奪而說者謂黃之濁流易淤正賴淮之清流以衝刷之此又因物性之相制為事勢之相需者也惟是黃強淮弱勢常不敵則退屯洪澤湖黃踵淮而入以上侵下溢出口之流既弱又遇海潮逆上積成門限沙以嗌口明嘉靖至萬歷初河淮交潰壞城郭民田無數諸臣多言濬海導河者潘季

馴獨曰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歸海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繕治隄防以水攻水即導河之策也王於脩高堰蓄淮衝黃刷沙後清口果闢雲梯關下通利而工成高堰者一名高加較高寶興泰地高三丈餘後漢陳登創始明陳瑄重葺壘石釘鍱以一綫危隄障千七百里淮流為淮揚之長城與歸仁相表裏歸仁隄者始於明嘉靖間所以捍睢湖及黃河水使不得南射泗州為高堰之屏蔽也自季馴脩築後一切閘壩

引河俱備可為後法迨崇禎間國事搶攘不能遵守而河政廢壞本朝命大臣靳輔張鵬翮等經理疏通海口俾水有歸路堅築高堰廣闢清口引淮暢流而出築挑水壩疏引河逼黃使無倒灌之患築歸仁隄導泗上源水入河疏人字芒稻等河引運河水注江挑鰕鬚等河引下河水入海底定功成貽厥萬世頃歲霖潦濫漲淹及徐淮諸郡我
皇上軫念民生屢簡勳賢循河相度規模全勢復申明準則俾閘壩之啟閉以時務在蓄洩得宜此

真舉要之中又識其詳矣豈尚有芻蕘之見可贅萬一哉然而邇言見察於聖人咨諏必周於群下竊以古之治水者曰疏濬曰隄防不可偏廢者也自明以來治河者皆宗潘季馴之說河非可人力導築隄繕防時其節宣可以無患而黃河水大及東北風甚黃流每有倒灌清口洪湖之時歲久清口及湖底日高蓄淮必盛大斯出口有力若尋常則不能暢利是以水勢瀰漫泗盱為患無有已時也今惟講求於疏口濬湖之法或用方舟鍱犁或

人夫撈淺務令高者就下淺者就深則清水浩瀚而出豈惟眾流有歸墟之快而泗屬得有井疆其為生民樂利何如哉請以為當事獻

不揣拾紙上陳言只如指螺掌當下可信與謂有體有用之學 蔡芳三

救盱泗策

起元閩海輇材適　上御極四年以薦得吏舒桐寔授太湖制府以盱邑歎灾檄調来此兼攝泗篆河督顧公深荷虛懷下詢濱湖農事次及水利情形起元敢不據所見聞以對盱與泗治隔五里淮流中分為界上承七十二溪河之水下逮洪澤諸湖濱淮原隰久屬波臣康熙四十年間豁除糧田二百三十六頃四十七畝其餘半山半湖窪窔陰陽高下不齊地多磽确故物鮮蓄滋去冬氷雪麥

根未深夏收復應歉薄也至水利情形盱泗以淮漲為害淮減為利今下隰之民避水僑居山阜者未嘗不慕戀田園冀降坵宅土之有日耳若全河形勢萬端紛出吏事之暇亦嘗遐搜旁訊古時禹河從渤碣入海蓋北海也新莽之世河徙千乘已去碣石者遠金明昌間河又徙其半不入渤海元至正間又徙全河盡趨東南出清口奪淮浦以入東海古今河形不同漢賈讓言上策棄地與水中策多穿漕渠下策增隄繕防古河在冀兗趙魏土

曠民稀可言棄地今時河在徐淮中通運道下逮維揚國家粮餉財賦所係防之維恐不周矧有餘地以與水耶且河淮各為一瀆瀆者獨也自河徙奪淮二瀆并而為一黃流湍悍多沙流緩沙停則淤淤黃會於清口淮勢常不敵黃淮退而黃乘之挾沙以淤清口前明潰決衆議濬海導河潘季馴曰海無可濬之理導河歸海以水治水濬海之策也河非可人力導繕治隄防以水攻沙導河之策也故季馴治河專主增卑培薄堅築高堰蓄淮敵

黃以攻塞口後人奉為定論而蓄淮必於泗境則泗不免為壑無怪乎城野沉淪而民居蕩析也自明以来泗之灾傷習為固然我　朝簡任靳輔張鵬翮相繼經理　翠華臨河指授清口暢流得紓水患而黃流所經歲久漸淤僅恃海口下源莫洩上源必壅洪澤湖水焉能速下耶是以淮水瀰漫侵嚙久而益甚也今日欲救盱泗惟將黃河分路洩水下源之洩既多上游之流自暢又慮清口不能敵黃則於徐州之下清口之上黃河南岸多開

減水壩以洩黃水入湖以助湖水使出清口敵黃

併將浩瀚入海泗盱自無屯積洶湧之虞也已

守土之臣當為地方起見然淮河形勢大略如

是篇中更詳明周至蔡芳三

堵塞之說紛紛將何所取衷乎專事茭薪楗竹者

堵塞決口策

不省大勢專言支分派別者不識機宜欲堵塞稱善難矣蓋河流漫決形勢莫定先須裹頭護隄固守一面購齊料物俟水落時堵塞苟不相度周詳遽圖遏截有是理乎故人方盡力以制水水必騰湧以勝人彼此牴牾變態百出矣然必深悉地形領會水性而後定謀決策立見施行於挽迸之中而仍得順遂之性也如決口有由於頂衝者其溜必直太溜全入口門正河立見淤墊不得不開挖

引河以分其溜第河之大溜必走中泓口門對岸自無迎溜吸川之勢須於直河上游轉灣之處尋覔引河河頭以挽之蓋口門在北其上游轉灣之溜必在南口門在南其上游轉灣之溜必在北也今引河開濬大溜分去幾分則口門之勢必減而堵塞易為力矣如決口有由於埽灣者大溜不在其左即在其右正河與口門兩相行溜不必開挖引河止於口門之或左或右上游相去數十丈建

一大挑壩挑溜使歸正河。則口門水緩埽自易進。如地係浮灘壩無靠身即於壩後建戧隄一段接至大隄前用順埽、魚鱗埽保護。便可無虞。倘初埽灣。及後漸成頂衝。於初變時即接長挑壩或埽臺上首速築幾嘴挑溜遠行。斯又應變之一策也。如決口有由於漫灘者既非頂衝又非埽灣或隄工年久單薄卑矮或獾洞鼠穴、罅隙虛鬆被水浸泡致成潰漫雖水勢洶湧究與大溜有間汛水退後其流自緩不難立堵且有自行掛口無須閉合者。

惟外灘有河溝串入隄根急須灘上多用草土堵塞溝形以斷來路則決口不勞工力而易塞矣若夫埽臺不可參差相向下埽不可緩急失宜或功將半而忽有他虞患在防微之不密龍已合而變生意外全資物料之充盈知此可與言堵塞之善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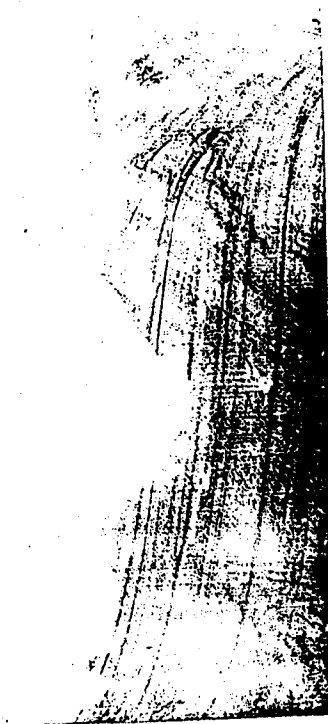
水勢地形常變非惟相度機宜各有善法是大經濟手段　蔡芳三

堅築隄工策

嘗考舊制取土有遠近故價值有多寡每土一方。遠者估銀一二錢近者九分六厘或取於百步外或取於里外最近亦應離隄二十丈十五丈間也起元久任盱泗周歷河工所築各隄多在隄根取土且於近隄一帶窪下一二尺并將周圍剷平以作假隄為虛冒地又舊制每堆土六寸謂之一皮夯杵三遍以期堅實行硪一遍以期平整虛土一尺夯硪成隄僅有六七寸層層夯硪堅固經久雖

雨淋衝刷自不致有水溝浪窩汕損坍塌之虞起元窺察各隄並無夯杵止有石硪由底至頂俱用虛土堆成惟將頂皮陡坦微硪一次遮飾外觀是以隄頂一經雨淋則水溝浪窩在在皆是隄底一經衝刷則汕損坍塌崩潰繼之宜其歲糜國帑迄無成效也為今之計加幫之隄須將原隄重用夯杵密打數遍而後上加新土創築之隄先將平地夯深數寸而後上加土築層層取堅務必估定遠近土方平時多積土牛毋許近隄取土此起元

湓任河丞之始即以此為兢兢也

國家脩隄迄無寧歲皆由若輩陳陳相因可慨也賢良使君固宜寔心寔力篇中所抒已患之施行著有成效非同抵掌空譚者 蔡芬三

堅砌石工策

蓋湖河隄岸必需砌石者原因長湖巨浪隄岸卑薄樁埽板工不足以資捍禦也估砌之法有馬牙梅花等樁有面裏丁頭等石有鉄錠鉄鋦汁米灰祟等料各匠夫役工食以及祭祀等類無一不備有制可稽若照估辦料依法脩砌安有旋砌旋倒之事起元為盱令時遍閱湖河脩砌石工之處不惟石塊碎小而且參差草率雖有石灰不見過篩擣杵樁木俱多截零星三甎莫抵二甎之用鉄

錠鉄鋦則全未之見也夫釘樁用短自難築數層巨石石塊用碎又不敷原估丈尺石灰汁米短少何以合甎石而聯成一片鉄錠鉄鋦全無何以扣石縫而使之合筍重以減價匠工潦草脩砌旋砌旋壞安望其能經久乎為今之計惟嚴督於前一切石工無論馬牙梅花等樁皆用整木深釘務期堅寔無論面裏丁頭等石皆照原估置辦亦須平整石灰重篩篩過多用米汁調和擣杵膠黏蒲貫而入使之無縫不到又用鉄錠鉄鋦聯絡上下合

為一片凡有石工將興備料到工先驗料物次勘工程毋許有一之或違斯得堅砌之專責矣盡矯夙弊如法砌脩經久良謨無過於此 蔡芳

三

覈寔埽工策

覈寔埽工亦甚難言矣其進埽之方水淺則埽上加鑲水深則騎馬套埽其捲埽之術為邉埽為門埽為沉水埽為馬頭埽為魚鱗埽各埽逈然不同儼如兵家列陣攻守異宜弓矢戈矛無一不得其妙用也盖埽箇工程大工堵決之外有所謂歲脩歲搶者其用埽不最多乎至柴草蔴䕸等料漕規久已覈定無容更張也然虛冒之弊全在工程以平報險用料以少報多本年脩理次年估銷埽箇新陳相因其間易於牽混廳營通仝朦蔽佐弁協謀染指虛開浮冒隨成牢不可破之勢是以大工在在興舉而歲脩歲搶之錢糧仍有增而無減也起元備員河干深為痛恨適管河道定公駐劄同城條陳此弊請立各廳應脩應築工段春初動工照估辦理無如各廳隔遠相視故套或有以久年之埽暗用利刀直劃至下頗似新築或有以前一二年所下之埽暗令洗刷有如新脩而堆積柴草裏面空虛徒飾外觀獨宿虹一廳正月之初即便

興作稍不結寔宄挑深濶重重埽桻層層堅固嶄
似牆限屹如山歩凡淮南守牧往来人員過者輒
詫稀奇即河督河道巡查至此指為第一贊不絶
口各廳各役跟隨至此莫不咋舌驚心蓋數十年
来從未之見也起元一載奔勞經歴伏秋大汛所
管黄河毫無滲漏自度可告無罪詎以盱任失察
奮然思歸謂河工陋習歩一人所能手挽為衆所
忌必受其害或者去後自有定評乎今欲變易之
甚難惟有叢寔之一法專責於淮揚淮徐二道務

必春正即馳所屬之地如無人夫挖砌抑或虛應
故事定當揭衆勿狥情面勿貪賄賂一歲五巡了
然心目庶幾埽工不致懸鬆錢糧可減大半斯得
叢寔之要訣矣夫

潔已奉公反来詫異今古如斯然東山卧起吾
知其必有范冠蠶繖之歌 黍芳三

北運河各河考

稽東南四百萬之漕北上由中河入泇河經會通
河衛河通惠河以達京師其間有經行之河有會
流之河其槩可得而言也前明運道經徐呂二洪
水險害運乃議開泇河以避黄就清連接二省在
江南為邳州、沛縣在山東為嶧滕二縣會通河者
元時由濟寧開渠至安山復自安山西南開渠由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沿河州縣魚臺、
鄒縣、兗州府、滋陽、濟寧州、東昌府、聊城、博平、堂邑、

清平、館陶、臨清州引汶絶濟直接漳衛明洪武間
河決原武縣、黒陽山由舊曹州、鄆城河口泛安山
湖而會通河遂淤永樂初疏鑿元人故道於東平
州戴村築壩遏汶使西流盡出南旺至分水龍王
廟分為二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增
脩閘座以時啓閉焉衛河者即隋之御河源出河
南輝縣蘇門山南流至新鄉縣東經汲、淇、湯陰、安
陽北直隷之濬、滑、内黄、大名、元城至山東館陶入
臨清而與汶水合流衛河間有上河下河之分并

於經流南自臨清界起北至直隸河間府吳橋縣
德州衛交界止沿河州縣衛清河、夏津、武城、故城、
恩縣、德州、德州衛、德州左衛又北為吳橋、景州、交
河、南皮、東光之運河南自德州衛界起北至天津
衛界止又上為天津運河南自南皮、交河縣交界
起北至武清縣界止歷滄州、興濟、青縣、靜海、霸州、
天津衛盂衛水自臨清與汶合北至天津會潞河
入海故自臨清至天津俱名衛河也通惠河者舊
名大通河源出昌平州、白浮村、西南流繞出甕山

後為西河東入都城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合南
北城河經大通橋至通州分流一自舊城西流入
城內東出一自新城西繞新舊城南折而東北乃
合流至張家灣城東入潞河以上皆運道經行之
河也其為有源之河自南而北以濟運者則有沂
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為二由捲里河出
師家庄閘河、入運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西流
至兗州府城東南流與沂水合又南流夏秋水漲
出師家庄閘冬春水微出天井閘俱入運濟河即

沇水也發源垣曲縣王屋山下既見而伏東至濟
源縣東西分流至溫縣而合西南入於河復溢為
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亦名大清河入、
於運汶河者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
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萊蕪寨
子村俱至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逯徂徠山陽而
小汶來會舊經寧陽縣北堽城歷汶上東平東阿
東北五百里而入海元時於堽城築壩遏汶入洸
河合泗沂以達於淮明代築壩戴村遏汶盡出南

旺南北分流以濟運洸河亦汶之支流經寧陽縣
堽城繞縣南流會寧陽諸泉經濟寧城東與泗合
出天井閘河入運此外北有白河源出密雲縣霧
靈山南流入通州境至北關石壩與富河合流亦
名潞河榆河源出昌平南月兒灣下流為沙河入
白河盧溝河源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徑
雷山發為渾河會桑乾河入宛平縣界分二派一
東流入白河一南流合易水入運河滹沱河源出
繁峙縣泰戲山東南流合漳水又東北流入運河

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通州東入渾河琉璃河發源涿家務伏流復出至良鄉東入渾河丹河發源白姑山經河內縣入衛河以上皆有源之河會流以濟運者也其他支流小河更僕難數茲舉其大者列於編俾經理者知所從事焉

千支萬派一氣灌輸極變化極整齊不讓桑經酈注叅芳三

淮水考

淮發胎簪山在豫省南陽府桐柏縣西三十里有泉三出滙為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伏流二十餘丈復出繞縣東行經桐柏山始成渠月河水入焉又東過信陽州北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河水入焉過羅山縣北二十里浉河濼清河月灣河竹竿河水入焉過息縣南四里澺河谷河泥河閭河營河清水港水入焉過光山縣北九十里寨河水入焉過光州北三十里小黃河水入焉過

固始縣北七十里潁州南百二十里溑河史河汝河谷河水入焉過霍坵縣北四十里潁上縣南二十五里灃河東河清河潤河潁河水入焉過壽州西六十里清河西淝河東淝河洛河水入焉過懷遠縣東二里洱河芡河天河渦河淝河水入焉過鳳陽縣北十里臨淮縣北一里有濠河月明湖水入焉過五河縣東二里淙河澮河沱河潼河水入焉過泗州南盱眙縣北許家河澗溪水注之又北合柳山甕山陡安崙墩塔影龜山洪澤諸湖之水

淮上下。免於陸沉。洪澤湖水不溢。則高堰隄工不決。而淮人閻百詩又云宋元豐間江淮荆浙發運使蔣之奇因淮險歲溺。公私轉輸。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運河以避風浪後人遂訛為禹王河。今自揚州甘泉至天長。途間尚有河形。旁高中窪。抵盱眙境。州石山土岡攔截。山多礓石。下易開鑿。蓋人代屢更。高深易位。而田廬坵塚錯襍。其間故道。亦不可問矣。若閘壩各工脩築堅固。啟閉以時。遠近遴守。則濱淮州邑。行見有息肩之日。不必煩紛更。以求之也。

淮水源流與江河沂泗分合處他書無此明晰

文體更老潔峻絕　蔡芳三

江源考

大清一統志云。江源出岷山。南經松潘衛。疊溪所。茂州至灌縣。支流奔會。包絡於成都。其正流。徑崇慶州眉州嘉定州。經叙州府瀘州。又經重慶府涪州忠州。又徑夔州府。入湖廣省界。總曰岷江。亦曰汶江、都江、外江。其在州縣城邑閒者。往往隨地立名。自蜀言大江之外。其水有七。曰綿水。曰雒水。曰湔水。曰涪水。曰嘉陵水。曰巴水。曰渠水。七水合於江。而江始大。其出夔入夏。而附於江者不與焉。考漢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唐志。岷山近在茂州。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西三十里之江源鎮。南行三百里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相傳禹導江始此。四川總志云。岷山在茂羌之列鵞村。又名汶焦山。江水所出。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山。江源之在列鵞村者曰羊膊嶺。水分為二派。一西南為大渡河。一南行至灌縣。復西南行為南江。即禹江之正流。而江源志獨云。岷江發源於臨洮之木塩山。行八百里。達於松潘。經茂州南至於

咸汶入灌口按臨洮今陝西省洮州衛在松潘東北江源若發於此則江又自東北來去氐道西徼外之岷山幾二千里與漢志殊不合且於大禹導江之形勢懸隔也余考古今言岷山者凡四一在四川松潘衛一在成都府茂州一在成都府灌縣一在陝西岷州衛大抵岷山北起岷州溢樂縣跨雍梁之境西南入蜀凡近江者連峯接岫總名曰岷其謂發源於臨洮者固非其專指在松潘者亦難信其必然昔宋陸務觀入蜀求江源不得云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而方中履又云江出犂石在崑崙山之南益為荒遠難稽然則儒者斷以禹功所自始焉可也

以不盡為盡自屬通人之見　近覽李穆堂江源考大都以出崑崙南為主然此說寔本之吾鄉徐霞客遊記霞客得異術東髮遠遊經行數萬餘里其所紀皆得之親見或非孟浪言惜為宋牧仲取去閱已入大內矣　蔡芳三

漢源考

事有紛錯附會傳之久而愈失真者如東西漢水之源於嶓冢是也按今輿志漾水出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嶓冢山東北流逕沔縣合沔水又東徑褒城南鄭為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也又東逕成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又東北逕興安又東逕洵陽白河至湖廣鄖陽府之鄖西襄陽府之均州又東南逕光化穀城襄陽宜城又南逕德安府之鍾祥荊門又東南逕京山又東逕潛江天門沔陽漢陽府之漢陽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為漢口禹貢所謂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也總名為東漢水至西漢水不見於禹貢按今輿志云出陝西鞏昌府秦州之嶓冢山經西和禮縣成縣漢中府之略陽寧羌州逕四川保寧府之廣元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順慶府之蓬州南充重慶府之合州巴縣而入於江廣元以下即禹貢之潛水昭化合白水即禹貢之桓水也兩漢水發源各別道里經由及入江處各異本甚明晰祇以禹

貢不言西漢而漢中府之寧羌與鞏昌府之秦州各有嶓冢山秦州在漢為隴西郡之西縣本氐道武都地寧羌州在漢為沔陽縣後魏析置嶓冢縣隋改置西縣唐改置金牛縣寶歴初又改置三泉縣宋升縣為大安軍元降軍為縣明初置寧羌州歴代以來地名六變既紛錯而易訛漢班固地理志於隴西郡西縣下云禹貢之嶓冢山西漢水所出遂以秦州之嶓冢為禹貢之嶓冢夫禹貢之嶓冢乃在寧羌州為漾水所出地若鞏昌府之秦州則有嶓冢而無漾水所出之水為蜀嘉陵江之上源耳非漾水之東流為漢者也且寧羌在梁州之域秦州在雍州之域禹貢岷嶓既藝繫於華陽黒水惟梁州之下至黒水西河惟雍州下未有嶓冢字義漢源當在梁域如班氏所云則漢源在雍域矣不甚謬乎漢志於隴西氐道下又云禹貢養水所出水經仍漢志亦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養水即漾水氏道即秦州皆緣一誤而再誤者也酈道元注水經求其故而不得乃云東西兩支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是亦模稜之見常璩撰華陽國志則云沔出嶓冢合白水為西漢按漾水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流為漢是為東漢而白水出今四川保寧府之昭化劍州等處是為西漢璩所云合之為西漢者東西益混淆無辨其悖於禹貢東流之旨又甚矣然則兩漢水其果不相通乎按庾仲邕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關入漢是蓋兩水之枝津於蜀沮縣通波其源則各異固無庸并而一之也釋經者但依禹貢本文而刪其附會焉可爾

引證明確駁難曲折間筆力嶄然　蔡芳三

水鑑六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起元撰起元閩縣人歷官盱眙縣知縣遷泗州知州宿虹同知皆積水爲患之區因即所見聞勒爲一編凡論十四篇說四十四篇策六篇考四篇刻於乾隆癸酉其論淮徐一路皆身所閱歷之言其他如江南浙江湖北山東諸水則亦傳聞之論至於黃河源流一篇仍襲元人舊說尤未得其眞也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宋〕陳克　吳若撰　呂祉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芝園祕錄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南防守利便三卷》提要

刻東南防守利便序

往余在職方旁搜異聞以佐籌畫門人石伯常因進東南防守利便三卷盖尊甫楚陽先生前守蘄州所得抄本留為帳中秘

者也按宋史呂祉傳祉知建康與通判吳若等共議作此書上行在大略謂立國東南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證據辯博非苟作者及查祉家世建州嘗過建

陽書肆間其書有目無板每欲殺青以廣其傳然念方今東南寧謐江防晏然無事譸張以来杞人憂天之誚遂久置廢簏未復省頃者流寇飈發所在騷動

偶取其書再四繙閱沿江一帶防戍道里剖如列眉因亟以授副墨聊資當事千慮之一宋自南渡全倚長江為天塹而江防必扼險清淮以重為遮蔽祉雅

自負功名會僚屬吳若陳克又並稱文士故能廣事搜采共成此書亡何而祉殉節淮西之難其書不復行世迨至紹興以後虜警頻發臨川吳曾著南征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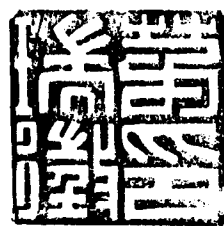
伐編起三國終五代臨江曾三異亦為南北邉籌十八篇視祉此書更為詳晳而肇端託始則祉實先鳴今古防守叙次如掌無能出其規畫天下方多事儻

略做遺意嚴戍江上發爲綢繆之計保全東南惠此中土釜庭游魂自當應時剪滅未可以祉空言無補遂因噎廢食也此書抄本多訛凡所引證余每嚴核

冊四尚多掛漏所望博雅君子互爲訂正以開醯覆於籌邊不無小補云

時

崇禎乙亥冬日澹樸居士茅

瑞徵書於家園之浣花居

進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為根本淮甸為藩籬連接沿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荊楚乃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

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么在荊楚乃膏肓瘤疾他日恐貽敵國宜亟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模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隨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亟與僚屬文學之士推累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裁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裒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為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

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迹悉以類聚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為吾腹心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階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荊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昔

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
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荊楚者王燮而已
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
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間斷上
下無備表裏不一其可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
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
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荊
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荊益保乎險阻者

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荊州也至孫權都
江左荊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
荊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
荊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荊州牧
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冑與魯肅
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荊州要地
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
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

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
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
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騖直
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荊州豈可失
也一失荊州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
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
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埸無

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
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師宋齊
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
諸將各自為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
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
發唐之君臣無以為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
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　藝祖受禪再
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緝城壘聚甲

兵厚方物之宜以綏師遣何奴之使以求援竟
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
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為朝廷之計宜亟圖
之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歲月以堅其計
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
滅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
下淮南諸郡如合淝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
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

東南防守利便 繳狀五　　浣花君

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
未剪除凶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
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
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
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
之以為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惟馬今下
水清汴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少
戍守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

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
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
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
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玄
謨圍滑臺初措畫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
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
聲震動天地玄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來入盱
眙塗地矣此往事也可以為輕舉之戒今僞齊

東南防守利便 繳狀六　　浣花君

不難乎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
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已虜人深入巢穴自河以
北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
赤子其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
齊使為吾之敵駐蹕臨安備在海門諸將重兵
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
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
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之心慰西北來蘇

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也自非精鋭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一時過河使韃寶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未可故剪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竊臣豈蒙尊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係大體無以踰此故敢不量

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迹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令繕寫隨狀進呈

伏惟

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早賜施行臣不勝

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南防守利便上

右廸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准備差遣

臣陳克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

臣吳若

東南利害總論

自古中興之業惟周宣王漢光武爲能恢復混一以還祖宗之舊如先主之造蜀而天下國以

三分晉元帝之渡江四海一家裂爲南北其小大强弱若不相似然其規摹之廣狹必素定爲如是而王如是而霸謀而行之至於成功未嘗係進於兩間徼倖於一切而能以有爲也自金人作難中原蕩覆國家權時之宜狩于蕞土偶豫小子僭據京縣此三分之時邪南北之勢邪明此則恢復混一可得而言矣夫廟堂之規摹其數定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區區之見竊有惑

焉自建炎之初車駕幸淮三年夏幸臨安五月幸建康其年秋幸會稽後二年再幸臨安則是都邑之遷徙未開有定居也中間嘗用留守之兵欲率勵群盜復收趙魏幾何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俄而中輟又嘗令李橫牛皋破潁昌欲直擣汴京而亦卒無所成則是進取之前都未開有定論也夫規摹不素定欲爲三分爲南北猶不可必

況於恢復而混一乎爲今之計必先定都邑以固根本而後定進取以復境土規摹已定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人旣信之天且助之矣豈有不成之功乎且周宣王之興實起於東都漢光武之烈實本於河內建康之形勢其地險於維揚而其勢便於會稽臨安是亦今之東都河內也誠建都於此以爲興王之基局而後按地形之表裏極江流之上下以謀進取可也且淮

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建康之上游也孫氏不能舉淮南劉氏不能有荊州故卒與魏人三分而守之此無他時之不便故也及晉之東兼淮南并巴蜀包荊襄而家於建鄴南北之權均矣而亦不能有荊州滅劉氏以取京洛此無他德之不修故也今誠能宿重兵於盱眙廣陵以撤齊魯開外藩於合淝壽春以蹴陳許控帶九江武昌以奄有揚越鎭撫荊南

襄陽以應援川陝若然則地形之表裏并包爲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應進而可以□南北矣方且舉賢用能信賞必罰勤政以厚其民節用以阜其財選將以練其兵潛謀蓄力與人待時順天之道乘敵之釁一舉而清中原恢復混一尚庶幾及見之要在於規摹素定而已凡建康之根本江淮之表裏江流之上下其詳旣載之本篇又爲之圖以備朝廷之覽觀焉

建康根本論

臣聞帝王之開國成土必觀天之道因地之利籍人之情於以經理四方而垂裕萬世豈徒然哉國家決策南幸采羣臣之議以建康爲京都凡天之眷祐地之便利人之依賴盡在是矣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亦說孫權地有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西

晉之末始改石頭爲建康起元帝迄陳區區強霸曾不足以當此休應往者主上駐蹕金陵天人之際於斯和會是知符命所從來遠矣其開基傳祚豈有窮哉前所謂觀天之道者此也建康在東南爲一都會控帶荊楊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隰之平衍食貨之富饒眞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前所謂因地之利者此也且時巡南國宜順人心作京宅

土以褰吳中父老望幸之意刱北土之民謳歌來改一聞法駕臨江有以知聖神不忘中原之志延頸企足孰不徯戴前所謂籍人之情者此也夫天之所助地之所宜人之所向三者合而升平之期可必矣若乘此機會都於建康則是興王之基已立政令更化練兵積聚以須天時神州赤縣不難復也大計一定至於修城隍作宮室立宗廟社稷增戍守畫封圻此有司之事

稽之於古驗之於今斟酌損益條具於後

歷代議遷都

吳孫晧遷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埆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晉蘇峻平宗廟宮室並爲煨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衞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懼非良計繇是嶠等謀並不行

南齊蕭穎胄議遷都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動搖人心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之議遂息論者以爲見機

梁侯景平梁元帝臨荆陝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歸都江陵云建鄴雖是舊都凋荒已極兼與北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帝無去意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惟聖所居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

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都豫章改號南都然洪州乃藩鎮之地及爲王都宮舍營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皂隸皆旦夕思歸

在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吳下建鄴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强弱利害前世所論是非甚易

明也吳孫策嘗以會稽爲根本及大帝嗣立猶遷吳下京口其後嘗任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間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荆楊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舍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國主舍建鄴而遷洪府南唐終不能以立善哉王導之斷也折會稽豫章

二論而綏輯舊都轉危為安運亡為存晉以
永世尊之力也夫古者建都啓土必謀之卜
築今都邑之議時有不同胡不觀之歷代之
得失其為卜築亦大矣

修城隍

歷代城隍

都城

輿地志建鄴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本吳舊

址吳都城賦云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
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吳之城郭
其可攷者大畧如此

建康實錄晉始繕苑城修六門即吳舊城也
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
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門為六又云雖經
五代門墻互有修攻其實都城皆吳之舊址
也

倉城

吳大帝三年使御史郗儉監鑿城西南自秦
淮北抵倉城名運瀆按建康實錄宮城即吳
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
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咸和中修苑城為宮
唯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臺城

晉武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即臺城也在

縣東北五里周八里

東府城

輿地志在縣東七里清溪橋臨淮水周三里
九十步本瑯邪舊第後為會稽王道子領揚
州刺史以為治所時人呼為東府宋武帝領
揚州因築城以居彭城王義康更開拓北墉
峻西塹自後常為宰相廨也齊高帝封齊王
以東府為齊宮城

西州城

即古揚州城在上元縣西二里周廻三里與地志云揚州廨王敦所創也石冰之亂焚燒府舍陳敏據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即敏府創今城其後會稽王道子領揚州而居東府故號此為西州大明中以東府為諸王邸西州為丹陽

石頭城

吳志十六年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鄴

蘇峻據石頭城王師既集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周美曰若救大業步兵不如峻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王敦舉兵明帝以溫嶠守石頭孫恩寇京口元顯守石頭桓溫西征朝廷空虛以劉波頭領五千人鎮石頭

自宋以後江邊有警必先據石頭以為扞禦

石頭圖經云在今上元縣西五里緣江周六石頭城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東一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晉室中興常為險要必守之地義熙中再修治自宋齊以來多以諸王鎮之陳大建中又加修築以貯軍食

越城

王含錢鳳等至于南岸夜遣段秀屯水北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

盧循至淮口令王仲德屯越城

侯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中鼓叫稱慶

圖經越王城在江寧縣南三里越絕書云范蠡築周廻二里八十步又曹憲揚州記云越

王所築昔勾踐平吳之後伐楚乃築此城在
秣陵長干里
在建康故城在上元縣東三國志孫權徙治
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輿地志云
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蓋孫權
雖城石頭以扼江險然其都邑則在建鄴故
城歷代所謂都城者是也東晉及宋齊梁陳
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也諸

葛亮論秣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則
南朝都邑襟抱左右槩可見矣晉宋以來面
淮有朱雀航宋文帝作玄武湖蓋傅會龍蟠
虎踞而爲此名也有曰臺城則宮省之所寓
也有曰東府西州城則諸王若宰相居之有
曰倉城則儲蓄之所在也以宮室記攷之皆
在都城之內然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故淮
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爲之備吳緣淮立

栅前史所謂栅塘是也其江岸必爭之地則
別築石頭城常以腹心大臣鎮守其處及楊
行密徙築今城則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
地利然城之西隅據石頭岡阜之脊以立城
基又城之南與天禧寺相直即昔人所謂大
長干是也其城基與長干山勢連接形勢如
此所謂與敵分險者也昔王僧辯屯石頭城
侯安都令軍人奉之投於女墻內衆隨而入

岡初曹彬之下自京口襲之以石頭城北接
岡阜不甚險峻故安都江夏登長干北望金
陵問其地曰伏龜樓也督軍攻之南城遂陷
然則今之西北東南兩隅當隨地形高下爲
之措置且石頭城見有故基而越王城故基
見與長干相接皆憑高下瞰城內宜占形勝
修築營壘令可用三五千人以備非常如披
城下寨之類是也

濠池

秦淮

孫盛晉陽秋云淮水秦所開故謂之秦淮建康實錄秦淮舊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縣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于方山西注大江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始皇所開張紘云始皇東巡望氣者云金陵地有王者都邑之

氣故掘斷連岡接石頭城處今方山石𥑮橫瀆是也南朝時淮水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至於石頭入江吳時夾淮立柵十餘里梁天監中作兩重柵皆施行馬又淮上自石頭至運瀆總二十四渡皆浮航往來唯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名朱雀橋橋當朱雀門下度淮水王敦作逆溫嶠燒絕之是後以船艄為浮橋復有驃騎航船

行估航丹陽城後航總四航遇警急即徹航以為備今秦淮二源如古歷上元江寧縣界自建康城東北入城中西入大江潮溝運瀆

清溪

吳志令侍御史郗儉作運瀆地志云潮溝吳大帝所作以引江潮在六門之西及今九州廟西瀆是也建康錄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以地志攷之古城西

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青溪者名潮溝其實青溪引秦淮水運瀆引江水皆灌注古城中曲折縈帶皆通城北塹轉入後湖今運瀆已湮塞潮溝在上元縣西四里濶三丈深一丈今青溪在縣東六里濶五丈深八尺歲久淺涸水流斷絕續不復通城北塹也

右古城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

濠塹亦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爲運瀆以入倉城開潮溝以引江水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繇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行密保淮爲城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爲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市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內往往乾淺議者以謂合於秦淮上下置閘遇淮水暴漲即閉上流令水自城外

輸瀉入濠以殺水勢如冬淺涸即閉下流蓄水以養濠塹又城北面地勢大段高峻其濠水不過數尺若據吳之舊開潮溝以東引江水開青溪以西引秦淮縈繞城之北面入於後湖則城北濠塹自然通快矣

戍守

歷代戍守

白下 上元縣西北一十四里輿地志齊武帝以其城依山帶江移琅邪郡居之

陳武帝與齊兵戰於蔣山命侯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屯大敗之

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附六合之兵 上元縣北一十五里

蔣山

宋武帝之入討隋師伐陳蘇峻內向皆先據蔣山賀若弼至建鄴司馬消進言於後主請北據蔣山南斷淮水

龍尾 蔣山青龍山之間

齊兵北渡蔣山侯安都與齊將戰于龍尾

覆舟山

蘇峻濟自橫江至陵口遂據蔣山之覆舟山下絕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躬軍於覆舟東張疑兵油帔冠諸木徧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殊死戰大敗楚兵

北郊壇 上元縣覆舟山之南去縣十里

王師之禦王恭謝琰守北郊
盧循入寇劉欽宜守北郊
齊寇至幕府山陳高祖移頓郊壇北
藥圃（在北郊壇之西）
宋武帝築藥圃壘以拒盧循
幕府山（上元縣西北二十五里）
徐嗣徽引齊兵營幕府山
齊兵至幕府山南陳武帝自覆下東移斷郊

壇北與齊人對壘
西陵（上元縣東北一十五里吳大帝陵也）
蘇峻至蔣山下臺戰于西陵敗績
白土崗（上元縣二十二里周迴一十里高十丈南至淮）
賀若弼進軍鍾山脅廣達於白土崗與若弼
旂鼓相對隋軍退走
土山（上元縣東南三十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丈）
石季龍將寇海道蔡謨所統七千人東至土
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羅落橋（上元縣東北六十里有羅落浦今屬湖流入大江）
宋武帝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
江乘（漢武帝時江乘縣屬丹陽郡吳錄江乘屬建鄴太康地志亦屬建鄴東晉以江乘屬南東海郡南徐記江乘縣西有江亭今在上元縣西北一十七里）
孫策渡江轉攻江乘
徐盛作疑城自石頭城至江乘
蔡謨鎮守八所自土山至江乘

竹里（在句容縣方輿記行者以其艱險號翻車峴）
宋武帝舉兵至竹里
直瀆（上元縣西北二十五里）
直瀆山（上元縣北四十里）
蘇峻犯建鄴王佺期鄴獄次直瀆
四望磯（上元縣西北八里西臨大江南連石頭城）
溫嶠討蘇峻於四望山築壘以逼石頭
新洲（上元縣北五十里）

宋武帝使荻新洲

孫恩至新洲不敢進

白石（上元縣北一十二里南徐記諸湖面北有蘇峻洲本名白石陂古白石壘也）

陶侃與蘇峻諸將議於查浦築壘部將李根

建議請立白石壘曰查浦地下又南唯白石

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

術也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

以上係上元縣界

查浦（江寧縣西南二里建康實錄石頭南上一十里）

陶侃屯查浦

李陽與蘇逸戰于查浦

盧循犯建鄴宋武帝柵石頭斷查浦以拒之

新亭（圖經新亭鄉在江寧縣東南四十五里吳錄南上十里）

楊佺期至石頭聞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

賊皆失色乃回歸師屯于蔡洲

李居士屯新亭曹景宗馳戰敗之

崔慧景兵至新亭石頭台下兵皆潰

徐道覆勸盧循焚舟自新亭步上

新林（江寧縣南二十里）

侯景閉臺城柳仲禮韋粲合軍屯新林

板橋（江寧縣南三十里）

晉師將至吳遣張悌屯板橋

梁武帝起兵令將軍呂僧珍屯白板橋

江寧（縣西南六十里）

王敦蘇峻犯建鄴晉武帝梁武帝起兵皆屯

江寧

慈湖（太平州界至建康七十五里）

石季龍寇歷陽趙嗣屯慈湖

蘇峻敗司馬流於慈湖

牛渚（太平州界至建康八十五里）

吳孫瑜自溧陽移兵屯牛渚

孫瑜督牛渚作橫江塢

晉王渾周浚濟自牛渚破吳師於板橋

蘇峻自横江登牛渚至蔣山

采石

侯景陷歷陽武帝問羊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兹必敗矣

隋軍濟江楚樊毅謂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於江中上下防扞如其不然大事去矣

張公洲 縣西南五里周廻二里

梁書太清二年豫州刺史裴東之舟師次張公洲

陳霸先擊破侯瑱于張公洲

蔡洲 江寧縣西新一十二里周廻五十五里

陶侃溫嶠討蘇峻直指石頭次于蔡洲

盧循大至宋武帝曰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

茄子洲 江寧縣西十三里周回四十一里

溫嶠陶侃赴援侃泊茄子洲

郗鑒自廣陵來會于茄子洲

倪塘 江寧縣東南五十五里

王含錢鳳逼建鄴帝夜募士渡水掩其不備

大破含軍含率餘黨於倪塘西置五城如却月勢

三山 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輿地志云吳舊津所也

王濬伐吳順流鼓棹直指三山

洌山 江寧縣西南七十里輿地志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河可泊船商客多停此以避熱風故以名焉伏滔北征記亦謂之洌洲洲上有小山其形似栗因名之

宋武帝義師討逆劉牢之爲前鋒率北府文武屯洌洲

以上係江寧縣界

江寧鎮（在江寧縣西南六十里事具在前）

江寧鎮當太平入建康水陸之衝今但有鎮將去大城崗馬家渡巡撿寨尚遠詔宜措置北之秣陵淳化龍安事體最重

秣陵鎮

昔孫策渡江攻牛渚遂至秣陵時薛禮據秣陵笮融屯縣南策以融險固去轉攻湖熟江

乘徐嗣徽引齊兵以攻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度兵爲　自方山進及倪塘吳孫皓時施坦衆萬餘人自秣陵將逼建鄴諸葛靚迎擊坦於九里汀今秣陵之南也繇此知秣陵北抵句容南抵建康屯兵設備不可不審

淳化鎮

淳化鎮所以蔽遮句容縣而應援京口其名雖不見於載籍而在今之形勢實爲衝要

龍安鎮

龍安之名不載於晉宋以來諸書然與其州宜化鎮分江爲界自宜化鎮至盤城竹墩上下兎梁乃泗洲之間道其斥堠戍守不可不嚴

下蜀鎮巡撿寨（句容縣至府一百五里）　東陽巡撿寨（句容縣至府六十里）　石步巡撿寨（上元縣界至府四十里）　靖安巡撿寨（上元縣界至府一十五里即舊龍安鎮自宜和中方改曰靖安置寨）　大城崗巡撿寨

（江寧縣界至府四十里）

淼江巡撿皆是江流險要之地其土軍不過百十人所管舟三五隻詔宜揀地之宜修築城壘令可容三二十人平居無事止令巡撿土軍守禦遇有警急須增兵馬爲備其舟船亦合計置增添古人論守江之策不過岸上築烏水中浮船此今之先務也

右建康四境東鎮江府北眞州六合縣西和

州西南太平州皆沿江要害之地也自南朝以來敵國若寇盜出廣陵六合孫京口以逼建鄴則所備者自下蔣山龍尾覆舟山白土岡北郊壇藥園幕府山羅落橋江乘竹里今上元縣句容縣之境也若自上流或渡歷陽而來則所備者石頭查浦新亭板橋江寧慈湖牛渚采石今江寧縣太平州之境也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者直瀆新洲四望磯白

石張公洲蔡洲茄子洲倪塘三山洌洲今上元縣江寧縣之境也按今之州縣四境叅攷之諸書凡兵所從入與建鄴扞禦之地則吳時軍行頓宿與城守屯防可得而言矣且晉之伐吳也王渾周浚自牛渚至板橋斬吳軍師張悌王濬以舟師自三山至于石頭城則是兩軍水陸並進皆趨建康之南面也宋武帝之討逆也起兵於京口次於竹里斬吳甫之於江乘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遂至覆舟山則起義師自南徐之東北歷句容縣出於蔣山以攻建康之北面也隋之伐陳也賀若弼自廣陵濟江攻克京口沿江諸戍分兵斷曲河之衝而入韓擒虎濟自橫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熟次于新林二將會兵南北道並進若弼敗陳師於白土岡之東南遂薄都城韓擒虎自新林至于石子岡繇朱雀

航入南掖門則是一軍攻建康之東引兵以據蔣山之南一軍攻建康之南乘勝以趨泰淮之北也蘇峻自歷陽舉兵令韓晃入姑熟屠于湖戰于慈湖峻濟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戰于西陵遂破青溪柵則是峻令別將攻慈湖以牽制江寧以南而後取牛渚間道出蔣山北以瞰都城也推此則前世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其險易遠近可坐而得矣

爲今之戍備其可不審乎然有所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寇來則據險寇去則解嚴是也有所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治軍旅於閒暇之時修壁壘爲長久之計是也何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昔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洲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所統七千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

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則備建康京口之東北如土山江乘此其津要也咸康中石季龍寇歷陽王導都督諸軍事以禦之令趙胤屯慈湖路永戍牛渚郗鑒使陳光率衆以衛京師蓋季龍將橫渉江則備建康之南如慈湖牛渚此其噤喉也盧循至淮口琅邪王次中堂宋武帝次石頭王珍屯南掖門劉欽宣屯北郊築査浦藥園建

尉三壘以拒之蓋盧循已過秦淮則備建康之西南且備建康之北如石頭南掖門北郊以據其便利如査浦藥園建尉以遏其斧衝者也何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自吳以來石頭南上至査浦査浦南上至新亭新亭南上至新林新林南上至板橋板橋南上至洌洲陸有城堠水有舟楫今欲備建康之南其措置之策莫先於此也韓晃築石頭五城修鳩

壁起建鄴抵京峴樓覘相望置館第數十餘石頭城穿井皆百尺造樓船皆三千柁繇海門大關至申浦而還今備建康之北其施設之方莫先於此也雖然事有便於古而亦可施於今則如前所陳是矣事有宜於今而不必出於古請得而論之今建康四面如江寧秣陵淳化龍安諸鎮如下蜀東陽石埭安天城爾馬家渡綱沙夾慈湖諸巡檢其名不皆

見於地志而其事不盡傳於舊史然觀其形勝詢之父老其利害較然可曉議者謂諸鎮寨宜作城壘具艤艦增卒戍備之於古驗之於今可依擬斟酌而行也雖然以道為形勢者守四夷以人為形勢者守四藩以地為形勢者守四境苟經畧無以治外則雖有金城湯池不足以為險也苟政事無以得民則雖有壯族巨屏不足以為強也孟子曰地利不

如人和吳起亦云百姓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茲著之末篇以待朝廷之遴撰云

舊封圻

漢丹陽郡領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丹陽石城姑孰陵陽蕪湖宣城丹陽永平臨城懷安寧國安吳廣德晉太康中改永平曰永世分秣陵置建康割宣城宛陵陵陽涇安吳廣德寧國春穀石城臨城懷安十一縣爲宣城郡而更置于湖江寧二縣安吳廣德

唐初改金陵爲白下延陵句容二縣爲潤州丹陽溧水溧陽三縣爲宣州

今建康四至八到

東至潤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和州烏江縣五十五里　南至宣州寧國縣九十九里

北至真州六合縣九十九里

東南到湖州安吉縣常州宜興縣兩縣爲界三百三里　西南到太平州一百里　東北到潤州一百九十九里　西北到真州宣化鎮四十里

領縣五

上元　江寧　句容　溧水　溧陽

東西二百三十五里　南北四百六十里

有漢元封時丹陽領縣十七及孫氏有國建鄴領縣十九晉太康中割縣十一入宣城郡唐初以東境爲潤州南境爲宣州蓋其江山形勝富天下多事則爲帝王所都及夫削平之後必稍割邊縣以分其勢其措置不得不然也今建康提封不能數百里今京邑浩穰之區謂宜合并京口姑熟以爲王畿升宣城池陽比之輔郡且京口在南朝號稱三鎮慶

亭大業曲河長崗爲國東門之限姑熟與建寧亭驛相望戍燕湖備牛渚其事見於載籍者不一宣城據池陽徼之孔道池陽控帶上流晝夜分擁以屏王室擇守將屯重兵畧如晉宋之舊比漢丹陽吳建鄴之邦未爲過也

歷代宮室

太康三年地志吳太初宮三百丈權所起也

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起也在縣東北三里

晉建康宮城之西南

晉元帝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以太初宮爲府舍石冰之亂太初宮災燒殆盡陳敏平石冰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元帝所居即敏所作府舍帝領江左積十一年始即帝位常居舊府明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繕苑城地志云周八里

武帝三年春二月作新宮尚書僕射謝安決

意修定皆仰模元象體合辰極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秋七月新宮城內外殿大小三千五百間今宮城周廻四里四十五步上闊二丈下闊三丈四尺高二丈僞吳順義中築行宮在子城西偏

在吳太初宮方三百丈晉建康宮周八里今宮城之廣狹方晉則不足比吳則有餘其地北枕覆舟山蓋鍾山之麓也牛首在其前即

王導所謂天闕者是矣左鍾阜右石頭龍蟠虎踞眞帝王之宅也故自來守臣以前朝故宮不敢正據而勢其府舍廳事在子城之西偏比年修行宮又失於放訂改作豈至尊當易之義耶昔汴京修大內既成　太祖君正殿令洞開朱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偏曲人皆見之謂宜即子城之中爲正殿與金闕門相直稽之五行家既云便利又

合於制度昭然可信不疑也昔吳大帝欲徙武昌材瓦更繕治太初宮羣臣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代致帝曰大禹以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代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及晉謝安啓作新宮王彪之曰中興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之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彌綻未殄不可大興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先豈以修屋舍爲能邪觀大帝詔與彪之之論他日營繕可爲法也

歷代二郊宗廟社稷

南北郊

建康實錄元帝二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案輿地圖在今縣城南十八里長樂橋東離外三里

建康圖經古南郊壇在縣南十八里

成帝八年作北郊壇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

建康實錄云北郊壇在縣東八里湖溝後東近淸溪今蔣山南有北郊壇即陳武帝破齊

師處

晉書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尚

依天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明帝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后土太乙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巫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祀北郊始以穆宣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宗廟社稷

晉初置宗廟在右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廟右社稷輿地志云今縣東二里元風觀即太社西偏對太社右陛東即太廟地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一晉武帝十六年改築太廟輿地志云太廟中宗置及 帝

即位常嫌廟東逼水西逼路因改築欲因洛陽故事遷入宣陽門內僕射王愉奏以爲龜策弗遂帝從之開墻埤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仍之至陳乃廢晉初仍漢魏舊儀但置官社而無官稷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中詔併二社之祀傅咸奏宜如舊詔一依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建康圖經古太社太

稷壇在縣東二里

在吳大帝時羣臣上奏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帝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土中帝不聽終吳之世郊祀廟社鈌然無可紀者晉之東遷萬事草創而其禮文亦時有可觀二郊宗廟社稷故處今尚可攷南朝四代莫之改也如背

組授都許立郊之議例與吳之諸臣其意正同記云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歌太王遷岐之事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然則王者定都開基必徼神於三神爲法於後世郊祀廟社其可緩乎前日

駐蹕維揚及幸會稽臨安將草其儀而未暇遑也萬一再臨江左建城市營宮室願戒有司議先二郊宗廟所在以稱明主若奉天事神念祖修德之意

東南防守利便上 終

東南防守利便中

江淮表裏論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為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强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

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畧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為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當據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負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

西以壽廬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壽陽而舒蘄者實壽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

汝潁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為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於江六七里百艘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為守者可不圖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

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退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衆江南之衆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爲家户然淮甸之勢未立則

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欲備淮以爲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與其命人出沔鄂劉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偽齊之兵頓譙尾以綦壽春而李成雖盱於淡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鄉鎮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

以謂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精器械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勝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荆襄而至于江左政衆而人和兵強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恃江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亳必不能悉集青徐以援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

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衆而敵寡矣古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收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助於蜀合軍於陝以過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

山川之則權隨於敵敵不能挾而有之則權隨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除替之原也譬之奕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入者也然則江淮之未來其事誠可緩邪謹條其如右

盱眙

苻堅將彭超攻彭城謝玄率何謙高衡次于泗口堅將俱難毛當來會超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戰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戰大破之斬其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

魏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宋遣輔國將

軍臧質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及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引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太武大怒乃作鐵床上施鑱破城得質當坐其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募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縋出城截鉤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落下不過數斗魏軍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遁

泗口

石勒侵逼淮泗帝求式遏邊境者公卿舉卞敦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退保盱眙賊勢遂張

晉以王敦威强太盛乃以劉隗鎮泗口

今泗州

東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三十里

西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五十五里

南本州界一百里自界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北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至淮陽軍一百

二十里

東南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至揚州一百八十二里

西南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至滁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二十里

右今泗州夾河爲城而古盱眙在淮北岸或請宜徙州治於盱眙是不必然今城鎮汴泗之衝舟車之會必守之地也下蔡擒泗口退盱眙而北兵之勢遂張則今城不必廢明矣盱眙負山瞰淮誠能治兵積穀與民共守分戍泗口之城兼淮汴之險而有之豈不壯哉夫臧質以城而扞太武數十萬之衆移書侮

敵使慍而致戰驅士卒以蟻附之衆不能損城之累塊若臧質可謂善守矣西北金湯之國何遽不若盱眙而虜賊之多未必勝於太武轒輼所向曾無一人敢負弩而立者賊雅赤而登埤吏民束手而就戮一何怠也論者遂以謂金人之鋒不可當而築壘鑿池以爲無補嗚呼國緊犨之將未有臧質豈城之罪邪

楚州

苻堅遣俱難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彭超寇彭城當鈍寇魏興俱難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王顯自襄陽而下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謝石次荅余中毛安之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以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將都顏逆戰于塘

西玄敗之斬顏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元遺何謙之率舟師乘湖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其將邵保難等遂退淮北

苻堅喪敗謝安奏宜乘其釁會令謝玄北征三魏皆降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徙彭城北固河上西接洛陽內藩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朱徐州刺史

薛安都據彭城隨魏遣從子索兒隨淮陰蕭道成討破之索兒走鍾離道成追至黯黮而還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盤敗李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敎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

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師非敵且未能至江及陳覺奉使見周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

今楚州

東至海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至淮陽軍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
百五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海州
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泰州
一百九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泗
州四十五里

東北至海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淮陽
軍二百三十里
右楚州控引淮海蔽捍盱眙廣陵之間彼兩
郡特以為形援而孤城當路非盱眙廣陵之
之咎當亦無以自立往者承泰楚泗與揚有
輔車之勢矣方金蹂踐苟合縱聯横首尾相
應淮南之地尚庶幾或存奈何諸鎮不知出
此賊破廣陵遂圍山陽他將皆閉城自守以
為萬全矣及山陽敗沒承泰俄相繼而陷必
然之理也今廣陵盱眙雖善謀帥而兵力寡
小其視山陽不啻胡越不知山陽有一犬吠
形之聲則兩都獨能無事乎

廣陵

黃初六年八月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
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

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
里是歲大寒水道冰不得入江乃引還吳志
云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
圖也
後魏太武太平眞君十一年十月車駕濟河
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車
駕至淮詔刈蘆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
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諸軍同日皆臨

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
勝數宋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有請進女於
王孫以求和好帝以師釋非禮許和而不許
婚明年正月大會羣臣於江上文武授爵者
二百餘人車駕北旋
晉郗鑒遷車騎大將軍督徐兗青三州軍事
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及祖約蘇峻反閒難
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

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
矩遂退還鑒泰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
三軍登壇慷慨三軍悉爲用命率衆渡江與
陶侃會于茄子浦還丹徒作壘以拒賊
謝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荊司豫徐兗
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軍州事加黃鉞出
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命朱序進據洛
陽謝玄抗威彭沛

今廣陵
東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一百八
十里
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眞州三十五
里
南至江四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
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四十八里自界首至潤州八
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眞州三
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四十
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七
十五里

右西北以關塞爲險東南以江湖爲險故經
營中原不都大梁即都關輔若巡幸東南其
都邑之勝惟建康而已前日主議之臣請
駐蹕廣陵以爲北近大梁可激中原人心邪
則建康猶廣陵也以爲徘徊東南待時而動
邪則廣陵非其所也且自孫氏及晉宋以下
曹丕魏佛狸嘗濟淮飲江頓軍於廣陵矣而
石勒之兵亦嘗入寇夫廣陵財百里然則廣

陵者四戰之地也奈何以萬乘之尊居於九
衢之衢徹障塞弛烽堠晏然無備而幸敵人
之不來此可乎不可也夫廣陵非有河山之
限與蟻蠖之守也必以盱眙爲之關鍵以淮
陰爲之藩籬而又聚兵廣陵輕重相制遠近
相及而後淮東之勢成矣今按撫使雖治廣
陵然軍旅寡缺儲峙蕭條平時喘喘自救不
暇況能指揮支郡號令諸將以赴一朝之急

即制置之間不可不厚爲之備也

壽春

毋丘儉罪狀司馬景王移檄郡國舉兵迫脅
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
城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與文欽自
將五六萬衆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
兵司馬景王統中外諸軍討之別使諸葛誕
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

遵督齊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景王
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
待之

符堅南侵遣征南將軍符融驃騎張蚝撫軍
符方衞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
騎二十五萬爲前鋒融等攻陷壽春梁成與
諸將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成頓敗晉師晉遣
謝石謝玄等水陸七萬相繼拒融堅捨大軍

千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劉牢之率
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殺之斬成及王顯王
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繼進堅
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
鋭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
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
聞堅在壽春也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朱
序之言遣使請戰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

玄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
王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置陣逼水此持
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
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
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而擊之軍遂奔退制之
不可止融馳騎掠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
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
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

齊高祖踐祚恐魏致討以為軍衛必在壽春
非垣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魏遣劉
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
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曰昶必悉
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於水一激急踰三峽自
然沉溺所謂小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
集堰南分兵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決小堤
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梁普通六年大舉北伐令夏侯亶帥譙州刺
史湛僧智等攻壽陽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
王彧等相距頻戰克捷尋敕班師令肥須堰
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亶帥
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淝魏
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
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
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

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收
爲南豫州以宣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壽春
久罹兵荒百姓皆離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
役頃之人戶克復

晉温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
有將來之難淮泗都督置竭力以資之選名
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
人以益壽陽可以保國徐豫援助司上

蔡戍

桓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
其冬魏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徐故
城眾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因下蔡去鎮
咫尺魏置故戍實欲除此城魏果夾淮下
蔡城崇祖大破之

峽石 按淮南有兩峽石陸遜戰處在舒州桐城縣界號南峽石壽春峽石在壽春上蔡開蔡夾淮地名今皆附壽春下恐非是

孫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誘大司馬曹休帥步
騎十萬入皖陸遜假黃鉞爲大都督以逆休
皖覺知耻兆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
自中部令朱移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
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峽石斬獲
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一

正陽

周拜李穀行營都部署攻圍壽州李景詔朱

齊丘遣金陵以劉彥正爲神武統軍劉仁贍
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
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腹背皆受
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

南唐劉彥正帥師向壽春以禦周師李穀棄
營退據浮橋彥正競追之劉仁贍以謂不如
務鋭以俟其隙彥正追之正陽爭據其橋爲
周師所敗

林仁肇密說李國主曰請假臣兵數萬直抵
壽春分據正陽救復淮甸臣請據淮而禦之

今壽春府

東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濠州二百八
十里
西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潁州一百
八十里
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三

百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一百
六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
六十五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光
州二百二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
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亳州
二百一十里

右壽春古南北之衝也地入于南則犄角譙
宋[illegible]康潁蔡彼北方將應援之不暇矣北
人得之則出合肥擾歷陽江表之民亦豈得
綏帶而寢耶是以魏人與吳晉與符堅宋齊
與拓跋氏南唐與周常血戰而爭之尺寸之
地不輕以爲敵也今國家北境僅有淮濱而

已而壽春之門一爲王彥克襲奪輒置而不
問何耶不得壽春淮西之安危未可知也或
謂壽春故城倚紫金山以爲固當徙據其地
因修復忠正軍以控扼淮上如正陽古下蔡
戍皆沿淮立柵如峽石可築堡塢以爲防限
如是則壽春之根勢立矣鎮壽春與廬濠鼎
峙奄有淮西北向爭衡豈惟保淮是乃保江

之策也

合肥

建安十三年孫權爲劉備攻合肥曹操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

十四年春三月曹公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

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二十年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築濡須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江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魏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魏帝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亦退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晉帝曰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幷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爲青徐患也

且水口不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幷兵合肥毋丘儉文欽請戰晉帝命諸將高壘以弊之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乃救欽督銳卒趨合榆邀其歸路儉率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

濡須附

孫權建安十六年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

權兵數其濟蕭乃退

呂蒙從權距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及船乎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魏使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休穆為濡須督仁欲襲取州上先揚聲東攻羨溪休穆分兵赴羨溪仁進兵距濡須七十里休穆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有懼心休穆喻之曰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以聞曹仁用兵孰與休穆耶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某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因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彫乘油船攻中洲仁將萬人留橐皐為後拒休穆步兵將攻取油船別遣將攻常彫休穆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遂斬常彫臨陣斬溺死者千餘

今廬州 治合肥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四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二百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一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無為軍一百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濠州四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兵家之論曰城有所必爭城有所必攻吾之所以應之者奈何曰深溝高壘待之以必守秣馬厲兵示之以必戰而已魏之合肥吳之濡須所謂必爭之地必攻之城也孫權嘗

擁十萬之衆而攻合肥矣張遼所領財七千人遼與諸將謀之及其未合當逆挫其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乃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遼先登陷城直抵孫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曹公之出濡須也號步騎四十萬權止以七萬人拒之遣甘寧糾手下健兒百餘人夜斫操營北軍震駭此所謂待之以必守而示之以必戰也夫以戰爲守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此爲兵之要也今合肥濡須皆吳境也論者常以謂兵少不足用城堙不足守苟爲是言則是必皆驕惰困逝之見也雖與之大行之阻濁河之限亦必委之而去矣况合肥濡須乎夫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須以藩江左則是江淮表裏之勢也且合肥從古以來其浸有東湖肥水其蔽有新城居巢濡須在吳志有羨溪中洲藥臬其地形

俱尚存但不知必戰必守令人何如古人爾

渦口附

曹公伐吳自渦入淮出肥水軍於合肥
魏文帝循渦入淮陸道徐進至廣陵
宋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口口口援渦陽以爲聲援
梁侯景退保渦陽魏慕容紹宗擊敗之景自峽石濟淮說下韋黯遂據壽春大通元年遣

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陳慶之隸焉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輕銳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百五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渦須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夏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

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老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破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

右淮南之浸有淮水肥水渦水潙水水皆淮北郡縣陽洋戍皆係水以立焉昔魏之侵吳必自譙入渦水淮肥以南向令長淮之險偽齊已與我共之矣其窟穴於譙非一日也北諜者言築城渦口然則偽豫之態見矣他日通饋運作樓艦以犯滁壽必此途出也觀元魏作十三城於渦陽陳慶之以數十百戰盡平除之而後已及賊去乃置西徐州以據之則渦陽是亦南北必爭之地何必渦口凡兩軍掎角一彼之間其安危係焉乘勢襲奔勿覆軍殺將而不恤也是故魏攻鍾離揚大眼對橋

北岸立城以通糧運芻牧者皆為大眼所掠曹景宗募敢勇士千餘人度大眼城南築壘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壘因得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之趙草城魏人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又魏人分築東西小城夾肥韋叡先攻二城既而魏人援兵五萬掩至叡督戰破之叡先立堰於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進軍至叡屯下叡督厲衆軍而

前魏人繫堤叛覘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以自
固壘成皆立合肥遂隋以此言之魏不築十
三城則無以守渦陽陳慶之攻戰使魏一城
尚在則渦陽非梁有也觀之往事以料賊情
僞豫之勢駸駸而南矣朝廷雖務含容未恐
出師以禁其罪始畫地守險治兵積粟聊有
以待之夫何傷於齊而惴惴然一不敢爲也
且人治家國城郭中兵㕘是常事小小捍禦

而憂爲豫之疑我豫僭竊猖狂而我獨不疑
何耶

鍾離

魏中山王元英攻鍾離刺史昌義之梁武
帝詔曹景宗督衆軍援義之頓道人洲待衆
軍集俱進景宗遂救而進遇暴風頗有沉溺
復還守先頓及韋叡至與景宗頓邵陽洲立
壘魏連戰不能却又度魏城數里築城使趙
草守之因爲趙草城
元英圍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
詔韋叡與曹景宗會軍叡自合肥徑陰陵大
澤旬日至邵陽於景宗壘前二十里掘塹樹
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乃募
人潛行水底齎敕入鍾離東城令知援兵已
至城中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來攻叡結車
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傷者衆矢貫大

眼右臂亡氣而走又與元英戰一日數合英
憚其強魏人先於邵陽兩岸爲橋立柵數百
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道根等爲水軍
會淮水暴漲叡卽遣之鬬艦競發皆臨賊壘
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
盛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皆壞
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魏
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

萬斯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者
猶數十萬
今中
吳孫權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晉咸和中石勒使阜陵王導出軍次江寧俄
而賊退蘇峻據歷陽孔坦曰宜急斷阜陵之
界守江西當利諸口
今濠州 治鍾離縣

東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
七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一
百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九
十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二百四
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滁州
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泗州一百
五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壽
州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一里自界首至宿
州一百九十八里

今滁州 治清流縣古徐中
東至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二百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六
十里
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
五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九十

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泗
州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廬州
一百二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
五十里
在濠州今治鍾離如邵陽洲道入趙草城皆

據淮以為險南唐陳覺屯濠州築而道欲與
壽春通則鍾離實壽春之蔽也涂塘即今涂
河漢有阜陵废邑在滁州西彭超陷盱眙謝
石赴救次于涂中以知守滁陽則可援盱眙
也以地理志攷之濠州西至壽春一百一十
里西南至壽春一百二十里滁州北至盱眙
一百九十里東北至盱眙二百一十五里而
滁州之西界距濠一百六十里濠之東南距
滁一百九十里此數州脣齒之勢也昔石驄
攻壽陽朝議欲作滁塘以遏胡寇韋叡堰肥
水以攻合肥康絢築浮山堰灌壽陽以拒魏
由此觀之淮南雖無大山絕塞之阻然肥近
自滁水或塞或流皆可以禦敵也

歷陽

吳芮守歷陽孫策助芮衆五六千渡江轉鬬
所向皆破

蘇峻渡江祖約據歷陽與峻相首尾
劉準之討陳敏遣劉機出歷陽敏使錢廣次
烏江以拒之
袁眞以壽陽叛溫將討之以毛穆之守歷陽
謝尚鎮歷陽時欲有事于中原使尚帥衆向
壽春
今和州 治歷陽縣
東至本州界一十里自界首至太平州三十

一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九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
百二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平
州六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無
爲軍一百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楊州
一百七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廬
州一百二十五里
右孫策之圖江東也起兵歷陽轉攻秣陵遂
定諸郡以成覇業其後蘇峻將襲建業亦濟
橫江以劫姑熟蓋王師下江南渡於采石北
金人犯順越采石而渡綱沙夾蒋綱沙江面
旣狹於采石而捨舟登岸平原易野北騎兵
之地故金人得之遂陷建康然則歷陽者姑
熟建康之門戶也其謀師聚兵豈不重哉

蘄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舒州
一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一里自界首至黃州
北十里

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
四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三
百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江
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
一百七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光州三百里

蘄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八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七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池州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無爲

軍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五百一十里

黃州

東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光

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五

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安州

一百六十里

右淮西以壽春合肥爲巨鎮而蘄黃舒三州

其地偏遠阨隘則難以屯重兵然舒蘄爲九

江之蔽黃州爲武昌之援其實緊而不輕也

其備禦之方不必推之前聞而驗以往事襄

金人及鄂及黃江西湖南相繼陷没去年秋

李橫南旋斥候無狀轉相驚動以爲寇至江

浙之人岌岌然不自保則三州之捍信乎甚

緊而不輕也今李成突據漢上窺窬之志不

小而楊么出没洞庭王師屢敗聞之道路李

成寄以么爲襲蔡密爾則爲一乘間而求成

王車騎么王樓艣犯岳鄂蘄黃以向江表豈

不殆哉備禦之方幸早圖之也

右淮西 以上鎮戍十 各隨事有議

右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王羲之

與浩書曰保淮之志非所及莫過還守長

江諸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

羲之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又論須根立

勢舉謀之未晚此言是也至以謂捨淮而保

江豈不謬哉且江淮表裏之形雖相距千有

餘里然其安其危其實首尾也昔符堅圍襄

陽晉出兵禦之詔謝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

內史何謙之游軍淮泗以爲形援然則江淮

表裏必相須以爲強也孫權出居巢口向合

肥攻新城又遣孫韶陸議將萬餘人入沔魏

明帝親征未至合肥權遁走而韶議等亦退

然則江淮表裏必相恃以爲安也儻專備淮

南而輕江左之根本與但守江右而去淮南之藩籬計出於此必兩盡而俱亡爲莫若命大將以守淮屯重兵以保江敵擾淮甸則出銳師而赴救撓上流則詔諸鎮以入援合江淮爲一體制遠近如一人舉此則何獨江淮以天下爲一統可也

東南防守利便卷中 終

東南防守利便下

江流上下論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爲南北故必都秣陵倚淮甸以犄角北冦然則國之安危則繫於上流而已恭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貲則轉輸之利固繫於上流

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屏翰之勢又係於上流故南朝六姓其强弱之勢與興亡之所繫顧上流設施何如耳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設備則兵分而力屈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冦至厥今之策奈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間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

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荊

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荊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者也沅湘與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於此而東

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之所謂潯陽北撫萃蘄西連荊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至於備禦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間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常絕武昌而擁豫章矣李成常寇詐

陽而驚江左矣然而此二鎮者於今備禦之處豈不甚重歟日者金人竭力以爭隴蜀李成乘間以入漢上荊南之形已孤而梁洋之道遂塞然則二鎮者於今措置之間豈不甚急歟使其巢窟關中吞食梓益順流襄漢間出江陵則武昌九江自然震動則是東南之際脈絕而壞斷四分五裂揚越之區其能高枕而臥乎今日之事莫先於下詔以收襄漢增兵以戍荊南收襄

漢則興元之阻礙之近滸戍荊南則巴蜀之富
還為外府而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以按堵
屯尋陽而江之東西可以襟帶上游之勢也已
成矣而後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資於蜀調兵
於陜以天下之半而與敵爭衡乎可以得志矣
昔諸葛亮劉備以取蜀結吳將有荊益周瑜亦
勸孫權分以荊州資劉備以發兵爭蜀遂據襄
陽以懸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

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也謹
條其如右

襄陽

羊祜鎮襄陽以計令吳罷石城守於是戍邏
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
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
漢東江夏者以益祜祜在軍輕裘緩帶身[illegible]

不披甲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奪
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
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併吞
之志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
計於是人情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
祜與陸抗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
孔明不是過也祜筭伐吳必藉上流之勢表
留王濬監益州密令修舟楫祜繕甲訓卒廣

為戎備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
徐揚青兗並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
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
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其俗急速不能
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
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

去長入短如此兵不踰時剋可必矣晉帝深
納之晉後卒喪皆如所策
石勒荆州監軍郭欽寇襄陽勒令欽退屯樊
城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以為勒軍大至
懼而奔武昌欽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
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率該部衆自石城降
于欽毀襄陽遷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
王師復戍襄陽欽又陷攻之留戍而還晉大

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
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司馬
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符健荆州刺史
郭欽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將兵
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拒溫遂大戰生親自
陷陣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車騎將軍
沖戰白鹿原又為沖敗雄遂馳襲司馬勳勳
退次女媧堡溫進至灞上健以五千人深溝

自保居人皆按堵復業持牛酒於路者十八
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符堅先遣楊安寇漢川遣王猛寇蜀遂陷漢
中又攻二劍剋之進據梓潼又陷益州於是
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以楊安鎮成都
毛當鎮漢中姚萇鎮仇池頃之遣其尚書令
符丕大司馬慕容暐苟池等步騎七萬寇襄
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鋒石越率精兵

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南鄉苟池
與強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
漢陽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
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度序大懼固守
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
諸將進攻中城使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
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為序
聲援惲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堅兗州刺史彭

超請率精銳五萬攻彭城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於是遣俱難毛當毛盛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與超會師而南毛與王顯自襄陽會兵攻淮南

宋隨王誕鎮襄陽柳元景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入魯陽自貲谷入盧氏元景率軍繼進

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方平等向陝元景令諸軍並造陝下列營魏城臨河爲固諸軍頻攻未拔魏軍挑戰安都奮擊魏軍無不披靡明日大戰破之

今襄陽 京西南路

東至泰洲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隨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房州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鄧州八十八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一里自界首至郢州五十六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四里自界首至峽州二百七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首至唐州一百六十三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一里自界首至均州一百八里

右孫權初併江南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權方力征江湖日不暇給襄陽卒爲

魏有魏之攻吳兵來於漢沔艘矣亦希襄陽
之攻然每戰輒敗未嘗得志焉及晉之與西
滯益強羊祜奪石城以西招納降附布德行
惠練兵積粟規以滅吳之襄陽□□□晉師
併吞采自襄陽始也及晉室之東巴而為宋
則襄陽截然為南北之限矣其地入南則坐
而可制獨胡地歸於北則敵人乘之動搖江
左是故大司馬溫之領荊州也決策北征衆

軍發自江陵道襄陽而入均口直抵關中敗
郭欽破符雄進至霸上而還隨王誕之鎮襄
陽也柳元景率諸軍將會於盧氏薛弘農據
潼關戰于陜下當是之時南國之威少震焉
由得襄陽故也中間江右未絜逆胡縱橫石
勒以偏師向樊城閉撫望風而遁襄陽石城
沒於虜者久之其後符堅乘陷蜀之勢舉兵
寇襄陽則江表之兵來固已可憂中原之畧

無可言者嗚呼得失成敗古猶今也自神都
淪喪京西諸郡相次從僞而襄陽孤軍自守
累年于茲矣躊躇之頃幾失機會使賊豫生
心驅斥守將揚兵據險傲然有南向之意豈
不甚可惜哉且金人既歲五路又窺四川北
豫賊聚於漢上計其兗狡情狀可知若襲荊
南而當國之上流或自淮安間行斬黃其禍
小則為石勒大則為符堅不知閫外何以禦

之及今謀之尚有策也且一二大將駐軍江
渚去賊十里安所防扞與其坐待不若雙討
僞移池陽之屯列於鄂岳起九江之兵入于
漢沔破除楊么追擊李成鎮撫襄鄧且耕且
戰跨荊益漳湖而逼京路在此一舉也夫乖
襄陽而成江南則我盡力以備僞齊猶恐無
益守襄陽而臨京西賊豫亦將奔命而備我
可以獲利且人之情寧備人耶寧使人備已

耶曰備人者制於人使人備已者制人制人與制於人不可同年而語矣

鄂州附 按齊梁郢州治夏口今鄂州也今之郢州古石城也

柳世隆爲武陵王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沈攸之反遣孫同等三萬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讓等二萬人次之又遣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住下白螺洲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

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

張弘策說蕭懿曰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剪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今郢州 治長壽縣

右襄陽之北有樊城石勒寄令郭敬襲據以逼漢沔去襄陽三百里界有馬圈崔慧景皆以四萬人攻之乃陷至於祖中沔上皆前世攻守之處也然以古今地形較之惟郢城爲重羊祜謀伐吳先使石城以奪吳人之資梁武帝起兵襄陽張洪策說蕭懿早圖郢州蓋郢之封域三面皆通江陵其西抵襄陽僅百餘里今經緯漢上鎭襄陽必以郢州爲蔽也

江陵 按漢末荆州實治襄陽

荀彧勸曹操先取河北南臨荆州既破鄴下公孫康斬送袁尚首遂直出宛葉以征劉表會表死其子琮舉衆降劉備聞之遽走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至當陽長坂大鬭艦乃以千數操卒悉浮於沿江兼有步騎水陸俱下號八十萬劉備會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權納周瑜魯肅之議遣兵三萬人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疾疫

戰不復利船艦假爲吳人焚燕引軍而退留
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蜀先主客於荊
州劉表益其兵屯於新野諸葛亮論天下
事謂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
而民附賢能爲用可與爲援不可圖也荊州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
也益州天府之土高帝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暗弱可并有之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
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則命一
大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
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及
劉表卒子琮降曹公先主將其衆去之荊人
多歸先主衆十餘萬輜重數千輛別遣關羽
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未至曹公先已據之
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數十騎斜趨漢津適

與羽船會得濟沔又得表長子琦兵萬人俱
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遣周瑜等水
軍數萬與先主併力破曹公於赤壁曹公引
兵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長
沙零陵桂陽四郡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
州牧治公安權因以荊州借之益州牧劉璋
遣法正迎先主爲益州牧孫權使來欲得荊
州先主無還意會權怒遣呂蒙取長沙零陵

桂陽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
曹公定漢中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建安二十
四年關羽攻曹仁禽于禁于樊權襲殺羽取
荊州明年先主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屯秭
歸先主率諸將緣山截嶺於夷道駐軍與吳
人相拒于夷陵先主大敗收合離散棄船由
步道還永安　劉表歿魯肅說孫權曰夫荊
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險

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安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各有彼此加劉備與操有隙客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共濟諸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征恐爲操所先權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

郡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劉備遑遽奔走欲南渡江肅與備會宣權旨及陳江東强固勸備與權併力備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迎之惟周瑜魯肅定計擊操與劉備俱進攻操於赤壁操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又破曹仁進去瑜屯據江陵劉備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疏諫不可而魯肅勸借之以拒

曹公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備定蜀權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不許曰吾方圖凉州凉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空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史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使呂蒙等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又併兵備羽於益陽未戰備請和許之後三年關羽虜于禁等權内

憚羽欲以爲己功牋與曹公乞討羽自効先遣呂蒙襲公安降南郡太守芳據江陵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自麥城遁走潘璋斷其徑路獲羽及其子平建安二十五年劉備帥軍來伐至巫攻秭歸誘道武陵蠻夷於是諸縣反皆爲蜀權命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

臨拒自五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以所斬及
投兵降者數萬人脩脅走僅以身免
今江陵府（治江陵縣係湖北路）
東至本州界五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鄂城
一百五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五里自界首至峽州七十
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豐州七

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一
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岳州
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里自界首至豐州
六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安
州二百八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襄
州一百七十里
右江漢在秦漢以前爲荊蠻之地也其形勢
豈足以爲天下之重輕也哉漢末劉表據有
荊州地險而人富表區區自守無復遠圖故
海內英雄睥拱而竊覷將拊其背而奪之孔
明之勸玄德魯肅之說仲謀文若之啓曹公

未嘗不指荊州而爲言也及劉表既死魯肅
奉命疾馳欲慰安劉琮會挾玄德以禦曹操
孔明則以爲攻劉琮則荊州可有肅未及境
玄德進疑不斷之間而曹公已臨荊州矣玄
德乃遣亮求救於吳吳人與之併力以拒北
軍曹公得表之士衆因表之船舫順流而下
喟然有貪江湖之志以周瑜總偏師破之赤
壁曹公大敗引兵而還吳人亦自以爲有荊

州矣玄德因表劉琦爲荆州刺史且南征以
取四郡適會琦死羣下推備荆州牧治於公
安吳不得已以江地業備共拒曹公先主得
此資也西入巴蜀襲劉璋以成霸業遂於倍
約兼南郡而有之無還吳之意也蜀人亦自
以爲得荆州矣俄而吳發兵進江陵擒關羽
而殺之先主與吳爭乘危騁變上下千里陸
遜破之西陵先主敗沒絶命永安而後荆州

之地多入於吳天下於是始三分爲蓋荆州
之境所包者遠始時魏武分南郡以北立襄
陽郡分南郡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
臨江郡及敗而歸吳之所得者南郡而已吳
與蜀分荆州也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
夏長沙桂陽三郡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
爲魏則荆州之地瓜分鼎割析而爲三然蜀
終不能有宜都武陵零陵兩郡故覆師敗國

而終以無成吳魏固守襄陽南陽南鄉故更
出迭入常爲吳患吳佔荆州之什七也而又
專事江陵公安故西備蜀北備魏魏備蜀雖
强亦無奈吳何蓋形勢使之然也迨晉平蜀
以綴吳之西料理襄陽以擾吳之北以攻巫
峽下江陵而吳國爲墟矣由此推之荆楚之
國乍離乍合吳魏蜀之强弱繫焉何如此之
以古揆今理或然也夫金人之窺蜀夔峽則

江陵之西已病矣劉豫之扳襄陽則江陵之
北且危矣然零陵桂陽長沙江夏幸無恙也
若亟守江陵扼湖之南北西援蜀北收襄陽
則禍可起而危可安焉不然則賊出襄陽距
江陵五驛而近越江陵而下峽不能救百里
事至此誠恐東南之憂不但東南而已夫不
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固
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今而不圖後

無日矣嗚呼江陵公安此三國之君虎視龍
戰叱吒踴躍惟恐失之者也今荆南尚爲吾
土不折一戟不欬一民可指揮而定乃釋而
不爲若英雄之人有先我而起者何以待之
襄陽之事可以戒矣

夷陵附

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孫權命陸遜督朱
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

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
將張南爲前部趙融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
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
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
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
必有巧故也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
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
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臣初嫌其水陸

俱進今舍船就步口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
無他變遜喻諸將掎角此寇攻在今日乃先
攻其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之之術以火攻之易爾勢成通率諸將
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
其四十餘營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
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俱盡尸骸塞江而下
備大慙曰吾乃爲遜之所折辱豈非天耶

陸機著辨亡論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
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
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
所以節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
之所共彼若就長伎以就所屈節荆楊而爭
舟楫之利是天之所以挫我也將謹守峽口
以待禽爾

今峽州 治夷陵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二
百六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
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
府一百九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三
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澧
州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七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施州
二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襄州
三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歸州
一百二十里

右晉書南史載江陵戰地則有赭圻鵲尾錢
溪濃湖其險塞則有公安上明此不過四封
之內戍邏遊刃而已藉令措置疎濶乘敵而
入其受患尚淺也如其要害實在夷陵人以
為國之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
非吳有也觀陸遜之拒劉備術定策守常險
故能以寡敵衆及晉師順流而下江陵遂沒
夏口武昌無復支抗彼王濬豈賢於劉備哉

陵江山詎減昔時守與不守其勝敗存亡相
絕有如此者夫陸遜之鎮夷陵有兵五萬及
吳之衰見兵有數萬人陸抗以為深戒今峽
州孤戍弱卒殆成兒戲豈其守將乃勝於抗
遜輩耶
長沙附
右孫權與蜀分荊州長沙以東屬權杜預以
平江陵而沅湘以南望風歸命然則長沙亦

荆湖之都會其戍備庸可忽耶昔宋武分荆州立襄州以張邵爲刺史將立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之要如邵所論則守江陵自足以蔽長沙而守長沙不足以固江陵此又不可不知也

武昌

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沙羨柴桑六縣爲武昌郡權東巡建

鄴留太子登子及尚書九官於武昌召陸遜輔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諸公子有過遜輒裁之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事皆有補益權欲取夷洲朱崖伐公孫淵每以啟遜遜必諫止又與諸葛瑾攻魏之襄陽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大有尅獲後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督領武昌如故遜卒後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呂岱督

右部上至蒲圻

陶侃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人侃之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斬數十人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帝使侃擊杜弢侃令周訪趙誘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弢破之時周顗爲荆州刺史先鎮潯水賊掠其戶口侃使其部將朱伺擊之賊退保溢口侃

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至武昌使朱伺逆擊大破之拜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後周訪等進軍入湘使楊舉爲前驅擊杜弢又大破之王貢以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王貢遂來降而弢敗走其後領南蠻

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蘇峻作逆舉兵
入援峻平侃旋江陵偏遠移鎮巴陵侃復領
江州刺史旋巴因鎮武昌侃雄毅有權明悟
善決斷石勒聞其擒郭默默在中原數與勒
戰賊畏其勇侃之討默兵不血刃而擒也勒
益畏侃侃之在鎮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
中路不拾遺

今鄂州（江夏郡武昌軍節度治江夏縣武昌在州東一百里）

東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興國軍八十八里
西至本州界三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岳州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九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七十二里自界首至江州五百一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一百五里

右秦取鄢郢爲南郡漢初分南郡爲江夏孫
權分江夏立武昌郡晉惠帝分桂陽武昌安
成三郡爲江州則是武昌在秦則包於南郡
在漢則包於江夏在晉則或隸江州或隸荆
州觀之地形武昌江湖之衝也西扞鄢南拒
岳西南據江陵取南郡九江來襄扞蔽最爲
强固故陸遜輔太子掌留事及拜丞相而都
督武昌不改舊職則武昌其爲重地可知矣

陶侃於沌口又移入沔及西征移鎮巴陵復移鎮武昌然則侃在軍四十餘年內屏王室外禦強寇其功烈可紀者終始皆在武昌則武昌之形勢要衝不減於襄陽江陵也

巴陵按周瑜初鎮巴丘今撫州崇仁縣非巴陵也

周瑜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杜預開楊口起江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今岳州治巴陵縣

右杜預云巴丘河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陶侃征西自河移鎮巴陵巴陵與武昌益輔車之勢也然江陵在鄂州之北幾五百里其地雖云次緊屯兵守臨非江夏比也

江州按江州晉初治武昌後治尋陽尋陽舊在江北柴桑其後治也

元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華軼訪出彭澤江州西門也今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詐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兼嫌於相逼也帝會王敦將訪等討之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敗之

溫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又陳尋陽濱江應鎮其地

劉毅表江州在腹心之內應接揚豫藩屏所寄實為重複宜解軍府移鎮豫章

今江州治德安縣故柴桑也

東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三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二百七十五里

東南至木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六十里
西南至木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五里
東北至木州界二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池州二百五里
西北至木州界二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絕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荆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立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義熙中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爲郡其廢興蓋如此然則晉江州所領兼今之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改其提封遠矣故常以貴王大臣爲都督爲刺史其兵力例是也然沿江必守之地不過尋陽湓城數處而已今江州即尋陽郡也彭澤湓城皆在州城之中命將列戍控扼上流藩屏建鄴可謂重矣且江邊孤危非可單軍獨能保固宜與鄂晉朱而爲之制也

豫章 附今洪州

劉毅領江州都督表曰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恃實爲重複昔胡寇縱横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時爾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

右江西大使嘗治尋陽矣頃復移鎮豫章以

沿江形勢言之溢城彭澤廷制上流內蔽建
鄴今爲要地豫章立府其地斗絶非臨江扼
襟之宜昔人以謂十郡之中實是至於戍備
多事之時豈如潯陽若統督江州兵多食足
則豫章還爲內地可開地而臥也

江南東路州七（宣徽池饒信撫太平）府一（建康）軍二（廣德建昌）
縣四十八

江南西路州六（洪虔吉江袁筠）軍四（興國南康臨江南安）縣四十

七

淮南東路州八（揚承楚泰泗滁眞通）軍一（天長）縣二十
州二（宿亳海）縣十九（陷僞境）

淮南西路州七（壽廬蘄和舒濠黃）軍一（無爲）縣二十六
州一（光）縣四（陷僞境）

荊湖南路州七（潭衡永郴全邵道）監一（桂陽）縣二十三

荊湖北路州九（鄂安岳鼎澧峽歸辰沅）府一（荊南）縣四十
五（並陷僞境）

京西南路州 府一（襄陽）（並陷僞境）

京西北路府一 州七 軍一
縣四十五（並陷僞境）

京東府州軍一十七 縣七十八（並陷僞境）

兩浙路府州軍一十五 縣七十九

福建路州六 軍二 縣四十五

廣南東西路州三十八 軍三 縣一百

四川府州軍監五十四 縣一百七十九

陝西府州軍三十五 縣一百一十九

以上諸路州縣總爲東南中興基業各隨
事有議

右昔楚之封於荊山不滿百里之地惟繼嗣
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于南陽傳延世
祚九百餘年句踐之國於會稽也南至于江
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卒禽夫
差以成霸業今東南形勢合淮浙江湖閩廣

陝蜀絶長補短廣袤千里自三國之吳若晉宋而下未之有也然則中興之業所乏者豈土地耶或謂今之所患者三戍備既多軍旅猶闕攻戰不息而戎馬未蕃江湖雖險而船舫不治以守則不固以戰則不利其然乎其不然乎曰此何足為患吳起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且符堅之南伐也至壽春蓋一十五萬

而謝玄以八萬人拒之曹操出濡須也步騎號四十萬而孫權以七萬人應之蓋重山積險則寡可敵衆然則軍旅之猶闕非所患也太公曰所從者隘入者隘所從者去遠此騎之末地也天淵深谷翳薉林木此騎之竭地也汙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地也故孫策之初起兵纔千餘馬數十疋吳之大將領兵二千人馬不過五十疋而已蓋被江負海

用騎不如步然則戎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間舟楫之便周瑜嘗論之矣況舟舉航朝發夕到上風勁勇所向無敵又以謂舍鞍馬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是則江邊之戍水上之軍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勝負可見矣昔劉表之守荊州治鬪艦千數今東南之盛不止一荊州也吳之末世舟船凡五十艘今國家之力何遽不若吳耶直不為

爾則舫船之不治又非所患也夫軍旅可益而使之衆也戎馬可養而使之强也船舫可脩而使之備也今之所不若古者特存乎其人爾使任得其人吏稱其職則此三者皆有司之事何足以煩廟堂而徹冕旒也善乎陸機之論吳之所以興也大皇帝聰哲俊茂好謀善斷故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遜呂蒙魯肅之儔入為腹心出

爲股肱謀無遺筭衆不失衆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嗚呼美哉雖然區區之吳惡可以擬諸盛明且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宣王之治論宣王之治不過於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然此其治之迹非其治之道也宣王以內治而脩政事以外治而攘夷狄豈他術哉得仲山甫爲之佐而召虎方叔南仲張仲數人者與之同心戮力以底于

成周宣王之所知惟知任賢使能而已夫惟任賢使能以宣王爲法此混一而光被之策也

東南防守利便下 終

此書爲南宋邊防要典呻於錫山顧慧君家借錄然於我

皇明永無用爲他日覆瓿壓編可也嗚呼若抱杞人憂者則先事豫戒亦非利耶姑蘇吳呻識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克吳若同撰考宋史呂祉傳祉知建康與吳若等共議作此書上行在大畧謂立國東南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葢專爲南宋立言者也此本刊於明崇禎間前有祉進書繳狀一篇稱吳若爲本府通判葢其幕屬云

修攘通考六卷

〔明〕何鏜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修攘通考四卷》提要

修攘通考序

栝蒼山人何鏜著

在昔成周世際泰隆乂安中外乃覲制大凡在詩書所紀咏者甚具說者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盡在是矣後世循迹幾理因時曲防運治掌上見廣目中則往往陳地圖焉荀卿子曰欲觀帝王之道則於其粲然者矣有味哉其言之也有宋眉山長

公洮稽黃虞迄于當代縷分疆域指摭扼塞百世損益其可知也於是為古今輿地圖辯而該核而不戾彬彬然弘博君子也

明興

二祖開天

列聖遵紀逾百餘年丕顯丕承而識者不無日中之虞安仁桂公咨諏述職以詔救政而既寧載筆論列要領悉得害利

於是為大明輿地圖務先豫附一創太平之原其言約以達而規模則弘遠矣肅皇中興時多外懼兢兢于襄靈寶季公推世烈之貽以明當世之務聯亘萬里咸綴方畧有桑土綢繆之槩焉於是為九邊圖論權合時變犁無窾言斯可謂隱時深晝矣吉水文恭拓昔人輿圖畫方之制備列九夷於是為廣輿圖道里險要詳之片楮制置之宜亦畧可見斯

良士瞿瞿職思其外者哉往余從大梁人士得蘇氏書達觀數千載安危之故遂以桂公所上輿圖合梓之庶幾盡古今經理之跡乃慶元沈侯則謂余曰內而不外若乘塞何余曰有許公圖論在焉侯曰斥象長城若專鎮何余曰有羅公廣輿圖在焉侯曰統一四撫是謂大備合梓之何如余曰唯唯雖然周禮故聖人經世之典苟有用我執此以往可

也乃宇文襲其跡臨川扶其偏足為亂本此形理之辯也宋人有業洴澼絖者世擅不龜手之藥客請其術以百金洴澼絖者曰吾僅以樂吾凍也吳越方戰客以效吳君而使之將戰士不瘃皸遂敗越人吳君裂地而封之所用者異也此大小之辯也當世之士由是編而悉心焉修攘之畧舉而措之耳不然是馬服君之子之讀父書也迺題其端曰修

攘通考以命梓人

萬曆六載歲在著雍攝提格余月盈旬日

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觀遺風鄒嶧阸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始作史記蓋其筆力全在名山大川間也八書上極天官獨於地理闕焉至今使人恨東坡先生嘗取地理代別為圖目之曰指掌上下數千百載離合分併增省廢置靡不洞備此繇胸中元自有名山大川是以能寄筆墨如此易也余假守桐汭觀書籍中舊有此圖字畫漫不可考廼加校勘命工鋟木續有陞改亦併足之輒有意於好事者因紀歲月云

淳熙乙巳中元日浚儀趙亮夫茂德書于靜治堂

歷代輿圖序

圖書之作其來尚矣周官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圖也者所以輔書之成也昔蘇秦按此以說諸侯而知六國有十倍之勢蕭何藏此以相高祖而知天下阸塞之所在聚米為象馬援所以度隗囂建棲而畫德裕所以服南詔滿鎮強梁於河北而險要詳於吉甫先零跋扈於隴西而地形上於充國規制華夾靡不憑此後之學者未嘗博洽周覽之見區區然知書之為而至其所謂圖者藏為玩好之具往往時出而觀之夫不考方域形勢而欲精窮載籍高談

時務顧不鄙哉又況區域之建雖自古初以迄于今不下數千百載間離合分併增省廢置不勝拏煩故有境土雖同名稱或異為梁一也而有南有大有少焉(今汝州梁縣為南梁皇都浚儀縣為大梁同州韓城縣為少梁)為蔡一也而有新有上有下焉(新蔡上蔡今蔡州縣下蔡今新州縣是也)三齊三楚之既別(齊輿濟北膠東是為三齊江陵為南楚彭城為西楚吳為東楚)三蜀三吳之巳殊(三蜀謂蜀郡漢高分置廣漢武帝分置犍為三吳今蘇潤湖州)或取名於列宿則曰營曰婺(隋置婺州取婺女星之分為名營州亦然)或率循於姓氏則為姚為蒙(姚州人多姚姓蒙州亦皆蒙姓)以至地列荊揚方分陝右(南齊以荊州為陝西蓋比周召分陝之義)青齊沃壤徙號東萊(南燕慕容德初議所都潘聰曰青齊

汲冢璅呂東萊載籍所傳、不可不辨、蒙嘗歷考分志、參驗古昔、始自帝嚳、迄于
聖朝、代別為圖、著其因革、刊其同異、凡四十有四、其目曰、坤作地勢、高下九則、自昔高辛、經略萬國、作帝嚳九州圖、舜承堯緒、肇分區宇、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作舜十有二州圖、茫茫禹迹、大啓九道、作禹迹圖、帝命武湯、奄有九有、作商九有圖、周有天下、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而職方氏實掌其任、作周職方圖、周室衰微、諸侯強盛、齊晉秦楚、更主會盟、江黃曹滕、見於傳記、作春秋列國圖、春

秋之後、七國並爭、秦險百二、楚地六千、韓為天下樞、魏為東藩障、燕文趙肅、皆為諸侯雄、作七國壤地圖、秦并八荒、罷侯置守、始郡縣天下、作秦郡縣天下圖、秦鹿已斃、劉項交馳、未決雌雄、故有鴻溝之約、作劉項中分圖、漢祖仗劍、斃秦誅楚、以有天下、郡國雜治、勢錯犬牙、作西漢郡國圖、方漢祖困陵之敗、不捐梁楚之地、則不足以致韓彭之師、蒙於是喜張子房之達權識、漢高皇之審勢、作異姓八王圖、方吳楚逆衡、稱為東帝、非城守睢陽、堅壁昌邑、則不足以遏其西勢、蒙非特喜趙鄧之善謀、抑又嘉條侯之能用、作吳

楚七國圖、新都僭位、盜我神器、天命未移、致命聖紹、復還舊物、作東漢列郡圖、炎劉訖籙、天下分崩、魏跨中原、吳擅江表、蜀撫漢中、而鼎足之形成矣、作三國鼎峙圖、迨晉太康、南平孫吳、天下復合為一、作西晉列郡圖、劉石倡亂、懷愍蒙塵、化龍之讖、起於江左、作東晉中興江左圖、宋武之興、剗平群盜、西定秦隴、幾有天下之半、志大謀疎、得而復失、其後道成帝齊、蕭衍帝梁、霸先帝陳、而天下謂之南國、作宋齊及梁陳圖、拓跋氏盜有中原、稱為元魏、迨鍾孝武、遂分東西、其後高歡霸齊、宇文基周、而天下謂之北國、作元魏

及北齊後周圖、隋文平陳、車書共道、煬帝失德、群盜乘之、國以不祀、作隋氏有國圖、唐太宗親麾天戈、掃過亂略、廣輪之數、跨越三代、作唐十道圖、郡名建置、或因或革、檢察之使、各部其境、作唐郡名及十五採訪使圖、肅宗建置藩鎮、本以定亂、護養孽芽、卒以生亂、作藩鎮疆界圖、五代易君、不啻傳舍、東割西據、疆埋不常、作梁唐晉漢周圖、州郡躔次、紀於斗陳、卓氏星圖陳卓分野、山河兩戒、創自一行、保章辨封域、以知妖祥、則天象分野、不可不知也、馬援立銅柱、以表漢界、則雄標地名、亦不可不知也、五代否極、天地開泰、

太祖作則肇造區夏故為圖以紀開創之功
太宗繼統丕揚先烈克集大勳故為圖以紀混一之績分
天下為二十三路以州理人則見之於元豐九域志
聲教遠暨返徼內屬則見之於羈縻化外州府號郡
名多沿舊舊改易仍廢因時施宜則見於州府名號
因革廢置皆以　方今郡縣為主又以古今華夷區
域及山水名號括要圖先焉庶使由今之號以觀歷
代之沿革如印券鑰勘之易或有謂蒙者曰予之述
作工則工矣恐招後人覆醬之譏而使覽者貽視馬
之失柰何蒙應之曰不然昔子雲草玄蓋曰後有子

雲出必好之使世之覩此圖者河源不必窮禹穴不
必探泰山不必登不假登望大梁之墟而始知陳鄭
之災不待崎嶇劍閣之險而始知蜀道之難也古今
輿地披圖了然如親履而目見之庶乎可以不出戶
而知天下因命之曰指掌由是言之豈必後世子雲
而始好之耶雖然寡聞單見稽考不詳不無謬誤刪
而正之則有俟於後之君子眉山蘇軾謹序

備撰通考卷之一

歷代輿圖目錄上

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西域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所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世皆以為潛行于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為中國河云

辨古今州郡區域

○區域之興古別九州兩漢以十三州統治晉分天下為十九州唐分為十道聖朝分為二十三路古豫今東京南京曾單亳虢陝及京西路除滑郢金房信陽之地古兗今北京滑濮濟鄆恩德博濱棣滄分乾寧永靜之地古青今齊青淄濰密登萊及淮東之地古徐今宿泗滁沂淮陽漣海之地並屬京西南北分河北東西京東西路在漢亦兗豫青徐等州二十九郡國之地在晉豫兗司等州六郡即古之豫司兗青冀等州九郡即古之兗徐豫揚州六郡即古之徐青平等州四郡即古之青唐之河南道古冀今信安保定瀛莫深洺磁相西南盡河之地屬河東河北東西路在漢冀并司隸冀幽并等州十郡國之地冀并幽州并司隸幽冀等州二十郡在晉即幽司冀平等州列郡在唐冀為河東道並參古幽為河北道古雍今華州永興河之西渭之北岷洮西北至瓜沙之地屬鄜延等五路在漢司隸涼并等州十二郡之境在晉即司雍秦涼等州諸郡唐之關內道古梁今興元階成鳳商金房及四川除施黔之地屬成都等四路古荆今施黔黃郢信陽分與國及荆湖以西之地屬荆湖南北路在漢

古荆參梁即司隸荆梁益等九郡之地古雍參梁即涼州穴郡之地在晉荆得荆州五郡之地梁得秦雍梁益荆等州之地在唐梁為劒南道分荆梁為山南道分梁雍為隴右道古揚州今湖州及福建江浙淮南除宿亳黃泗通海之地屬淮南東西江南東西兩浙福建等路在漢即豫荆揚等州八郡國之境在晉即揚州五郡唐之淮南道古揚之南境今廣南東西路漢交州九郡之地晉交廣等州列郡唐之嶺南道古揚之南境今兩浙江南東西淮南西荆湖南路漢荆揚州十郡國晉荆揚等州列郡唐之江南道古今區域括其大要如此其他州郡標號各於逐圖下具述茲不復敘

古今地理廣狹

禹別九州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盡中國之地方五千里周制九州方七千里至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與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為四十東南至海西洮北漢漢之盛時四履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鴈門西南永昌東西九千里南北萬三千里晉承三國之後冠帶之國盡秦漢故地隋之世東南盡海西抵且末北距五原唐初分為十道及平高昌拓四鎮北之漢代南北則同東不及而西過之羈縻之地

許受節制　本朝二宇與古齊臨凡使者所部分為二十三路其見於圖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列其著聞者又參考傳記以敘其盛衰本末至如西有江海諸國西北有仑蔡北有骨利幹皆北距大海東北有流鬼不如其他以其不通名貢而無患於中國今略而不載・【辨長城】

古長城蓋戰國時趙築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以備胡燕亦築嬀州之北至遼東秦世起臨洮入高麗漢緣塞垣因河為固後魏築馬邑六鎮隋築靈州懷遠河北【辨北狄】北狄古有犬戎獫狁之患

七國時匈奴始強秦却之以陰山為塞劉頁之際稍以侵河南武帝攘之謝徙漠北桓靈世有鮮卑後魏蠕蠕西魏突厥皆占匈奴故地隋初其國亂來降居之夏勝朔三州之間隋末復強唐太宗滅頡利以回紇別部散在磧北者列為瀚海六府高關等州皆命其酋為都督刺史以領之【辨契丹】契丹本與奚異種而同類東晉建元中為慕容氏所破走松漠間唐太宗以其部為松漠都督府武宗賜奉國契丹即今稱大遼其姓耶律氏【辨西域】漢武帝時張騫開西域始通者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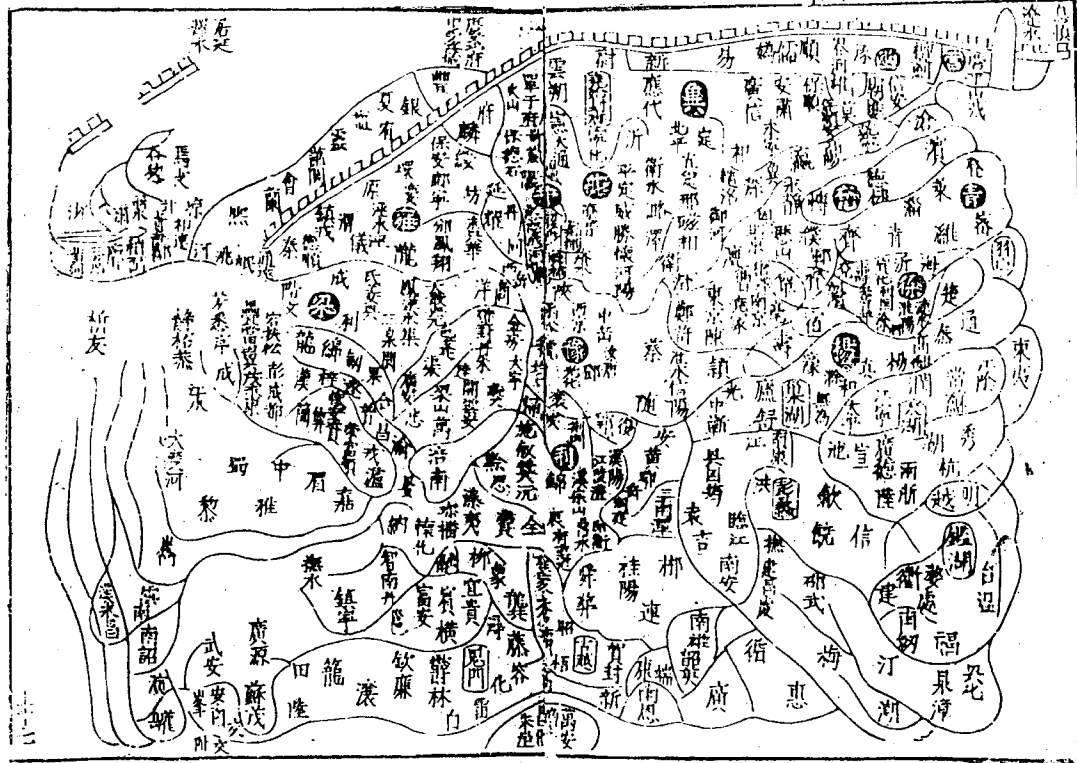
之南東漢班超復定五十餘國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來貢自魏及晉不過三數國耳後魏所開十有六國隋之世來朝者四十餘國唐破吐蕃復四鎮諸國貢獻倍於前代　本朝建隆以來通貢者于闐高昌龜茲大食天竺【辨西羌盛衰】西羌禹貢析支之地三代為患秦漢之興逐之河塞之外東漢匈奴少事作此屢擾魏晉時多亂關隴宋嘉以後吐谷渾興焉隋以其地置郡縣鎮戍唐初吐蕃并吐谷渾党項諸羌東接涼松茂巂南距婆羅門西陷四鎮北抵突厥萬餘里為強國今吐蕃党項分處熙府陝西極邊內屬【辨遼東】遼東之東周封箕子於朝鮮漢置樂浪等四郡高麗在遼東千里東晉以後居平壤世受中國封爵用正朔　本朝建隆以來高麗女真定安請內屬【辨東夷】東夷海中之國濊貊弁韓扶餘日本倭奴毛人蝦夷女國琉球　本朝至者日本國【辨西南夷】西南夷古要服秦改黔中漢時夜郎之屬悉置郡縣晉宋以後皆暴侵掠及後周平梁益遂同華人唐太宗置羈縻州以領之【辨夏國】夏國自唐末拓跋思恭賜姓李氏　本朝乾德後首領內附

本朝端拱初賜以國姓至寶元六年元昊僭竊【甘涼五州】涼甘五州即漢武張掖郡休屠王地置河西四郡南隔羌戎北斷匈奴右臂以通西域　本朝國初以來朝貢不絕皆受封爵【辨日南】驩州日南即越裳林邑之地漢馬援植銅柱以表漢界　本朝開寶以來交阯修貢請內附皆受封爵焉【辨五嶺】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盡于海其南漲海其北古荒服秦置三郡漢分九郡日南朱崖皆屬其地【辨天竺】古天竺即漢之身毒國亦曰婆羅門地三萬餘里有城邑數百在蔥嶺南【溪洞蠻】本朝建隆以來溪洞諸蠻諸內屬皆命為刺史【海南國】扶南丹丹無論訶陵闍婆投和干陁利頓遜杜薄諸薄毗騫哥羅烏篤邊斗婆登多蔑羅刹黃支多摩長槃槃婆利狼牙修赤土薄刺陁洹火山哥羅分舍　本朝通貢者有闍婆占城注輦三佛齊州眉流蒲甘勃泥國【西域國名】西域諸國樓蘭且末車師四鎮渠梨姑墨溫宿尉頭尉梨危須山國戎盧杆彌渠勒皮山精絕莎車休循捐毒烏孫西夜子合蒲梨判汗烏秅大宛罽賓難兜烏弋山離條支安息大夏月氏天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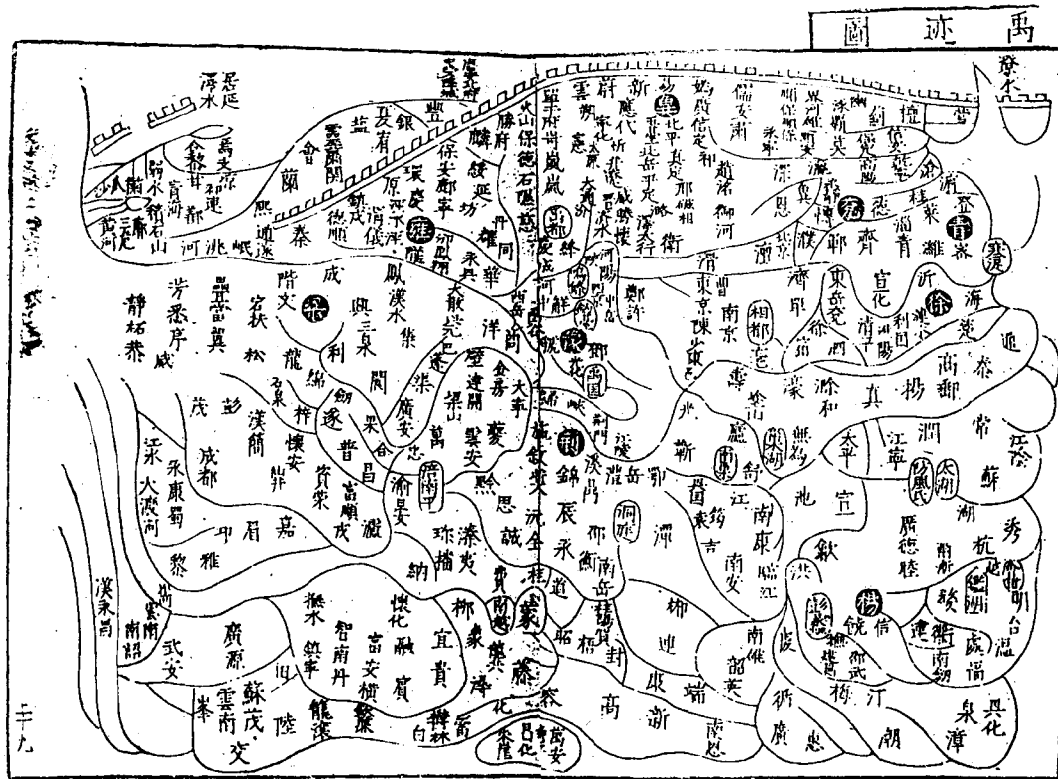
康居奄蔡高附小史擇散堅蒲呼得令支入厭達師子波斯怛般大盧泥涅末波揭槃陁阿鉤羌疊是羅槃弋剽貨彌背石何史悒怛吐火羅入食拂林【辨四瀆】河出崑崙江出岷山松州嘉誠縣甘松嶺下淮出唐州桐栢山濟出王屋山今孟州始禹道流水而為濟截河南渡東流與菏澤汶水會又北東入於海兗州在濟河之間濟發源為名今濟州乃發源也至周置兗州其地兼得今郡之地而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因同流入海是則濟河之地無濟水矣自後所立皆集舊名兼有濟南如漢之淄濟晉唐之濟州濟北入漢晉之濟州濟陽如漢之背濮晉唐之曹濟等郡國蓋建置之際未之審也

辨三江 ○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劉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下口以上為三下而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則不復三矣 辨河源 河出崑崙山劉元鼎嘗使吐蕃見其源自別館界來吐蕃之人皆云山在國中今滄州東北蓋秦決而注魏也 辨九河 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簡與潔按九域志鬲津徒駭在今瀛州鉤盤太史胡蘇在今滄州日馬頰馬河者即馬頰也在今濟州其他覆釜簡潔漫不可考當在東光成平鬲縣南北之間以漢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小白塞之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併使歸於徒駭也 辨汴淮泗 按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蓋水勢自泗泚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非也觀晉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則由汴可以入泗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則自江可以至淮 辨伊洛瀍澗 伊水出洪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洪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洪農新安縣東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 辨五岳 中嵩在西京東泰山在兗南衡山在潭西華山在華北霍山在定州 辨五嶺 大庾嶺一名塞上在虔州秉明嶺本都龐在道州白芒嶺本甿渚亦在道州臘嶺本騎田在郴州臨源嶺本越城嶺在今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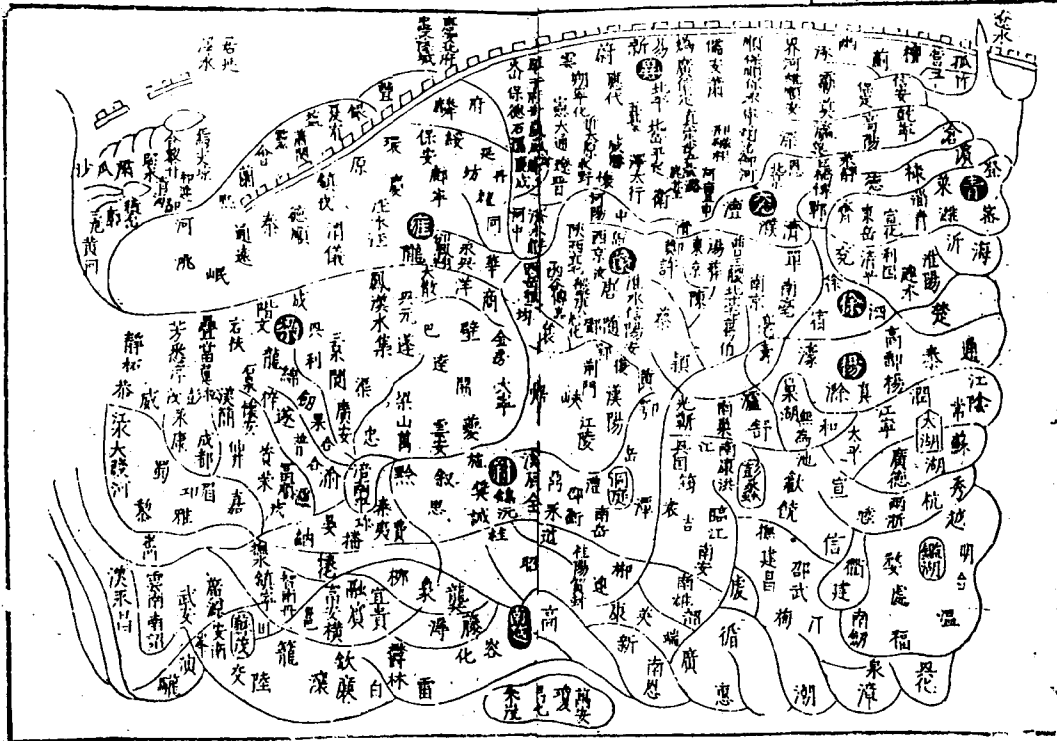
昔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其後制度無聞至于帝嚳乃始創置九州統理萬國按孔安國注冀州〇帝都不說境界以所至則可知兗州東南距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距海西南距岱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于淮揚州北距淮南距海荊州北距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梁州東距華山之陽西距黑水雍州西距黑水東距河龍門之河在冀州之西辨華山九域圖載書疏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西北曰雍以華山十字分之四隅乃四州也辨非九州地伊州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為戎夷之地非九州之限西州漢將車師前王之庭庭州在流沙之西北前漢烏孫之舊壤後漢車師後王之庭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南越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可謂之南越或云南越之君亦夏禹之後也按甌越閩越禹後少康之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非其種也故地理志云東南有二越其義詳矣或曰自交阯至于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故知皆非少康後古謂之雕題王制南方曰雕題非禹貢職方之地晉書隋書並以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衞其封略考其鎮敵則禹貢職方皆不及此故列於九州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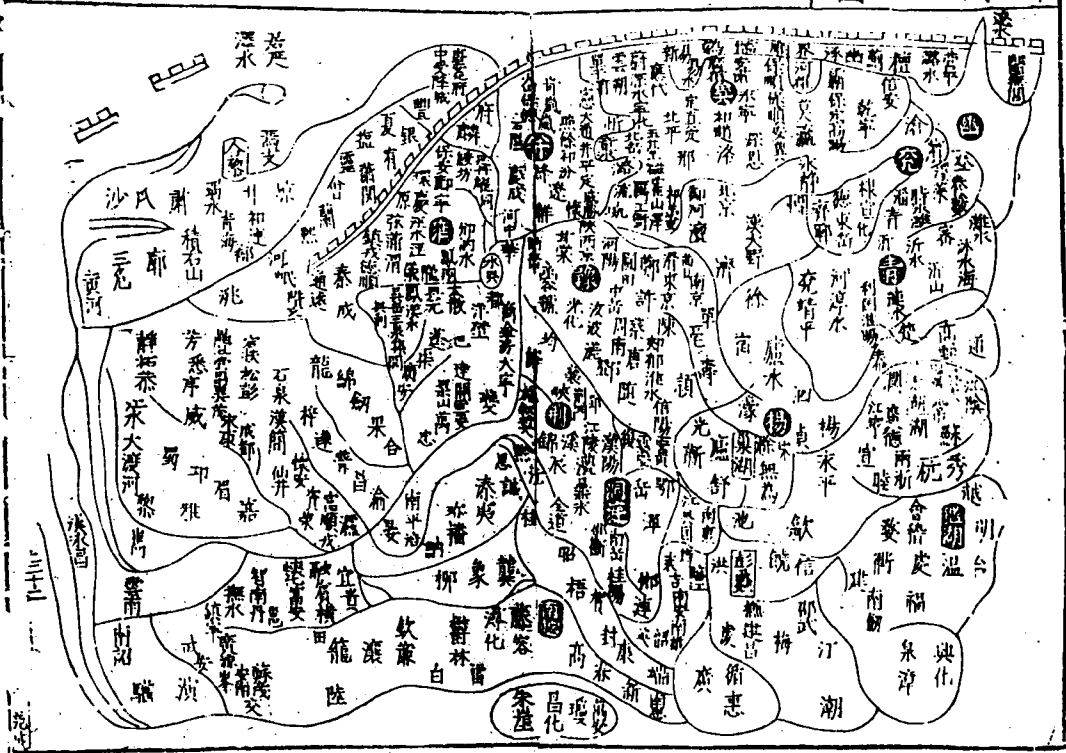
虞舜十有二州圖

昔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帝嚳
之舊制至舜肇分為十有二州蓋以古冀州南北濶
大分衛分為并州〇衛水在真定府分燕以北為幽州以青
州越海析遼東之地為營州今安東府謹按史記舜冀州
之人也耕於歷山在河東漁雷澤雷夏兗州界今屬濟陰也陶河濱
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作什器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就時於負夏衛地
堯乃命以位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
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堯崩乃踐
天子位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九州各以其職來貢
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支渠

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鳥夷四海之
內咸戴帝舜之功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
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陵冢在零陵營浦縣

禹迹圖

夏禹姒氏父曰鯀母曰有莘氏脩巳禹佐舜治水有功舜之末年以其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而授之位天下號曰夏后氏都安邑傳世凡十有七

辨都初學記云禹本封於夏為夏伯及受舜禪都平陽或在安邑（安邑今蒲州縣名一曰禹都陽城蓋禹避舜之子非都也按尚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堯舜至禹太康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復還舊都故左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

商九有圖

商湯子姓祖契始封於商傳十四世而至湯湯名履字天乙以伊尹為相伐桀而踐天子位天下號曰商都亳〇(亳今西京偃師)其後仲丁遷都囂(或曰敖今河南之敖倉也)河亶甲遷都相(今相州)祖乙遷都耿(今河東皮氏縣之耿鄉也)盤庚復都亳至武乙遂都朝歌(今衛州衛縣)自商湯而下傳世凡三十謹按通典商制千里之內為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商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辨三亳一曰北亳(今曹州考城縣)二曰南亳(今南京穀熟縣)三曰西亳(今西京偃師縣)

周之先后稷姒姬始封於邰至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因比於岐下古公有子太伯虞仲季歷季歷生昌有聖德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亡荊蠻其後昌立是為西伯都於豐〇(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後太子發立是為武王九年遂觀兵于孟津十一年一月戊午遂伐紂革商受命天下號曰周都鎬京(今京兆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舊都)至周公相成王以酆鎬偏處西方貢賦道里不均乃營洛邑以朝諸侯至幽王為犬戎所殺而平王遂東遷都于洛邑云自武王而下傳世凡三十七　周禮

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五湖也在吳南)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湛未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在中牟)其川滎雒其浸波(音播)溠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蓋在沂水所出)其澤藪曰望諸(在睢陽)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沭出東莞)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在鉅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盧維當為雷雝禹貢雷夏雝沮是也雷夏在城陽)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吳嶽也在汧)其澤藪曰弦蒲(弦或作汧)其川涇(出涇陽)汭(在豳也)其浸渭洛(洛出懷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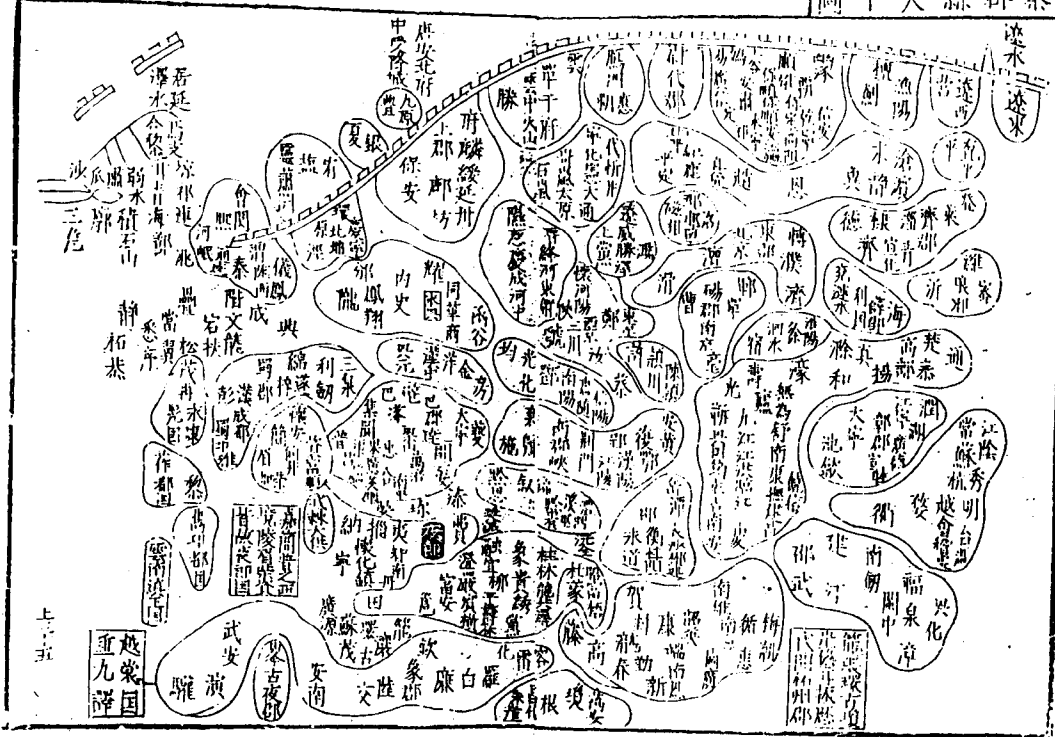
醫無閭(在遼東)其澤藪曰貕養(在長廣)其川河泲其浸菑(出萊蕪)時(出般陽)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在彘)其澤藪曰楊紆(所在未聞)其川漳(出長子)其浸汾(出汾陽)潞(出歸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在上曲陽)其澤藪曰昭餘祁(在鄔)其川滹沱(出鹵城)嘔夷(出平舒)其浸淶(出廣昌)易(出故安)注曰此九州州界楊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之地幽并則冀州之地獨無徐梁云

春秋列國之圖

七國壤地圖

戰國七王曰秦曰齊曰燕曰楚曰韓曰趙曰魏又有宋
衛中山不絕如綫其後趙并中山云 ○論蘇秦辨
六國疆界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
沱易水地方二千里說趙肅侯曰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地方二千里
說韓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
百里說魏襄王曰魏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
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
有清河北有渤海門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說楚威王曰楚南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
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 謹按通典初平王特紺邑
與宗周鎬京也通東西長南北短長短相覆為千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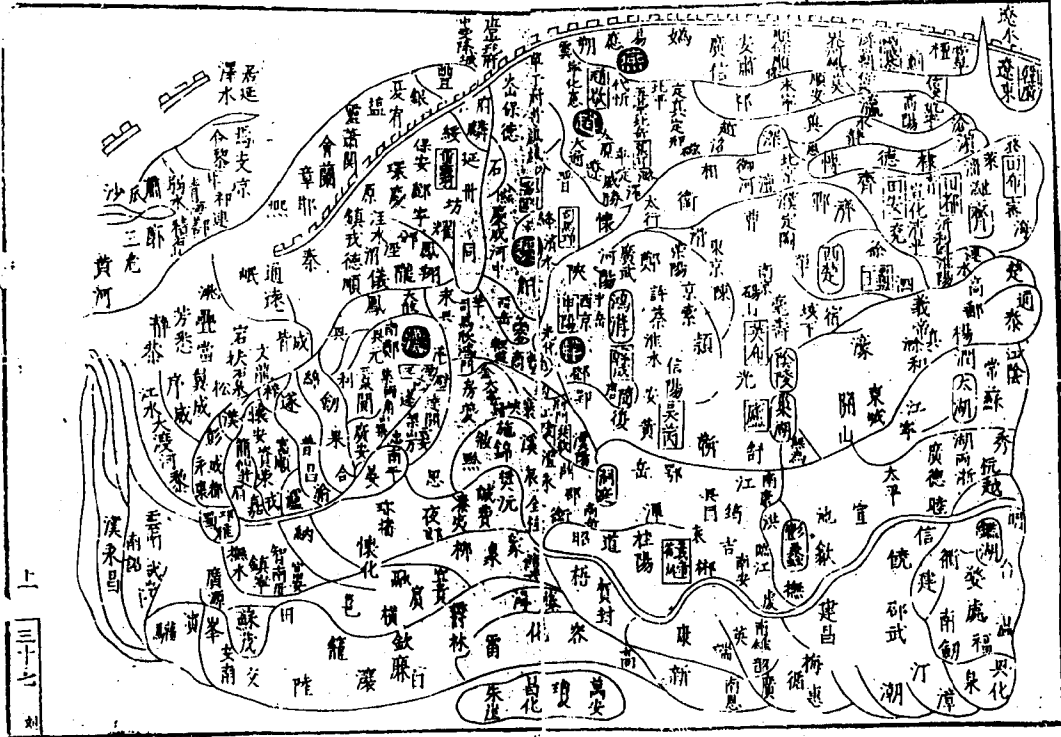
為諸侯所侵比周之亡七城而已即河南洛陽新城
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按七邑之境西自今河南洛
陽南自伊闕緱氏東得鞏縣北至于河
謹按周之封域其西得今西京洛陽偃師東至緱氏鞏
縣南得伊闕北至于河其界最狹東西南北纔千餘
里也

秦郡縣天下圖

秦自大業傳四十七世至始皇初併天下分置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郡各領縣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

平百越又置四郡閩中南海桂林象郡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監侍御史掌監諸郡其地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自始皇而下傳凡三世

周平王東遷洛邑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至孝公作為咸陽○在今咸陽縣東十五里有故咸陽城是也築冀闕徙都之謂之秦川亦曰關中關中記云東自函關洪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隴州汧源縣界二關閒謂之關中東西凡千餘里

【辨蜀國】蜀侯國自利州之西南至蜀川興利為蜀之北境秦使司馬錯由石牛道伐蜀滅之遂置郡焉

劉項中分圖

漢高祖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今徐州豐縣陳勝之起先立為沛公與諸侯入關降子嬰滅秦項羽背約立為漢王大戰於滎陽京索間四年與羽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五年斬羽於東城即皇帝於定陶今曹州 國號漢都長安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臨淮縣 初與叔父梁俱起後入關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羽欲自王乃先王諸將謂曰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因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後與漢中分天下五年為漢所滅

楚分為四○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今黃州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今壽州安豐縣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今府

趙更名常山分為代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今邢州徙趙王為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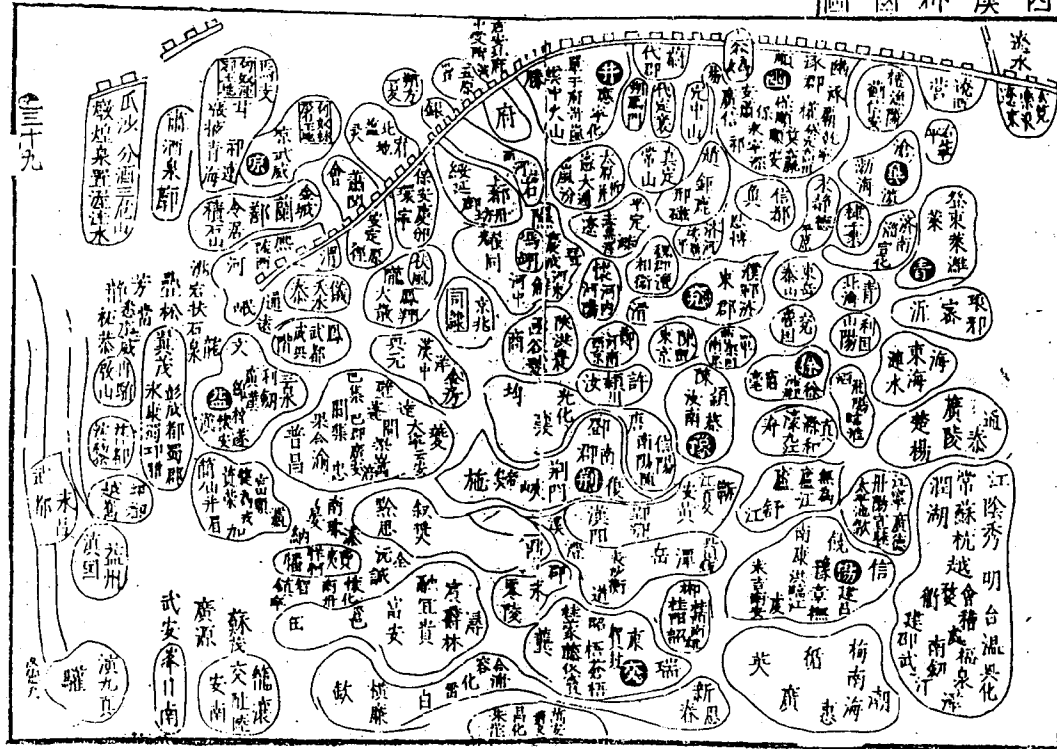
秦分關中并巴蜀及漢為四○沛公為漢王王巴蜀都南鄭今興元府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即唐金城今興平縣也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今永興軍縣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延州金明縣地

齊分為三○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今青州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今萊州縣

燕分為二○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

魏分為二○徙魏豹為西魏王都平陽殷在魏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今衛州

韓分為二○韓王成為韓王都陽翟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

西漢郡國圖

昔者漢興以秦地太大更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號置交（初為交阯後為交州）北有朔方（初為朔方後為并州）凡為十三州部刺史（司隷并豫兗徐揚冀幽荆青益交涼）而不常所理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　自高祖而下傳世凡十有三

謹按史記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滇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馬最大皆巴蜀西南外蠻夷漢武建元六年唐

蒙說上通南夷夜郎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後平南夷置牂牁郡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滇為益州郡（西南夷為七郡謂益州牂牁越嶲武都沈黎汶山也）　又晉志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為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為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　又晉志昔周武王封召公於燕及秦滅燕以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

高帝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仍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又晉涼州志云周衰其地為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謂之河西五郡改周之雍州為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斜出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斷匈奴右臂　又通典昔漢武置朱崖儋耳二郡昭帝省儋耳併朱崖元帝又罷朱崖郡以其阻絕數反云又朱本作珠漢珠崖郡也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崖

漢異姓八王圖

上　四十二

謹按班固漢書云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得列土南面稱孤漢五年以魏故地封彭越為梁王都定陶(今曹州)封黥布為淮南王都六(今壽州六縣)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韓王信初都陽翟上後以信壯武北近鞏雒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今太原)韓信初王齊後徙封楚王都下邳(今之淮陽)按本傳不載所封地據楚元王傳信以反誅分其地為二以封荊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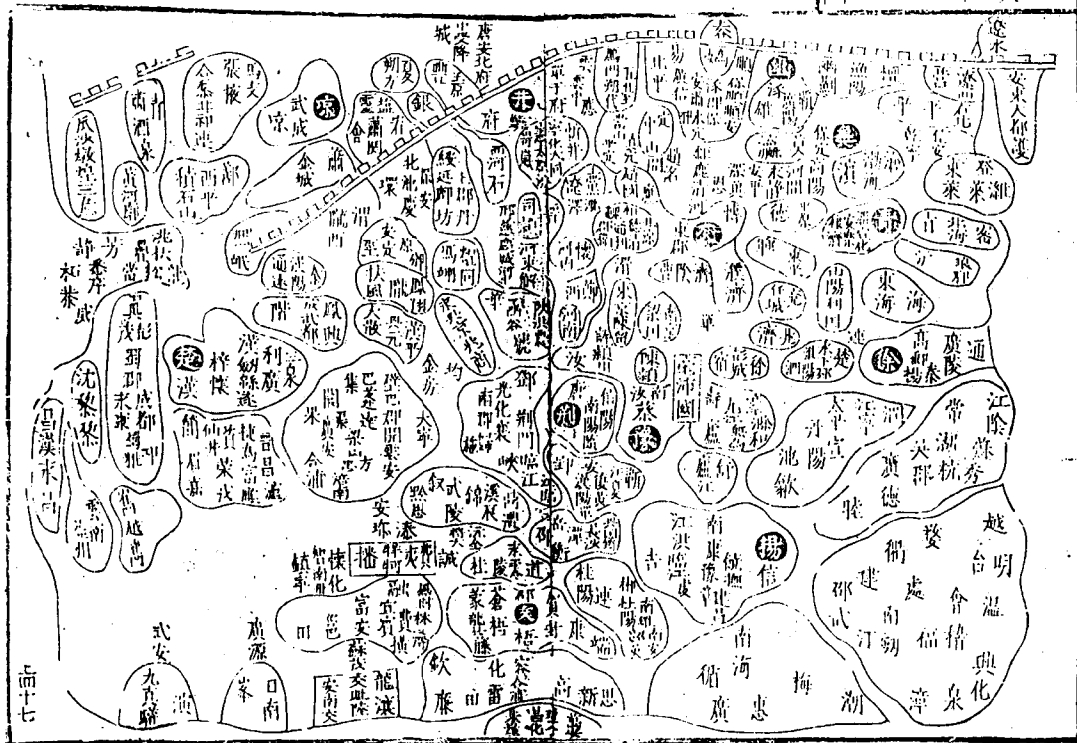
以封楚張耳王趙都襄國(今邢州)臧荼王燕都薊皆如故地後盧綰以從征荼有功因以燕地封之

又張良說漢高帝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即楚易破也　黥布反薛公策之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併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東取吳西取楚併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無事矣(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然布故驪山之徒慮不及後必出下計後果如薛公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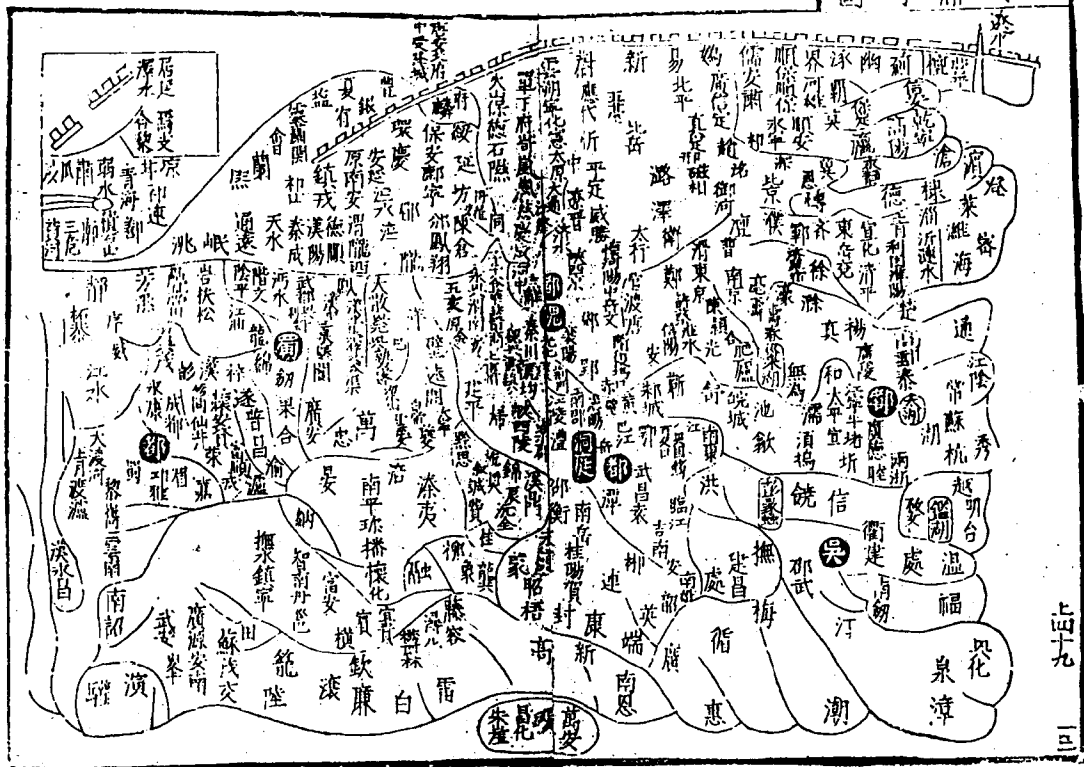
漢吳楚七國圖

謹按漢史高祖六年既廢韓信分其地為二國以東陽
郡鄣郡吳郡五十二縣立劉賈為荊王後以荊地封
吳王濞更以廣陵國為吳按濞本傳吳又有豫章之
地文穎註東陽今下邳鄣郡今丹陽吳郡本會稽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
縣立交為楚王至孫戊嗣國文穎註薛郡今魯國郯郡今東海郡碭郡泰之
郡也孝文時分故齊地以膠東封雄渠膠東即漢郁秩縣今萊州以
淄川封賢淄川漢北海郡之劇縣今青州以膠西封卬膠西漢琅邪郡之高密縣
今之密州以濟南封辟光濟南漢濟南郡今之齊州又割趙之河門而
以餘故趙地封幽王子遂為王本傳不載所封地按諸侯王表後分趙為
六即趙國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是也文帝割河間以餘地封遂五國即其地也景帝聽晁
錯刻削之計以過削楚東海削趙常山方議削吳而
吳王遂七國之兵西向京師七國蓋吳王濞楚王戊
趙王遂及膠東等四齊王景帝遣周亞夫將兵擊之
亞夫問計於鄧都尉對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方今
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淮泗口
塞吳饟道破之必矣趙涉又遮說曰吳王素輯死士
久矣此知將軍行必置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
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
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
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其計會兵滎陽以梁委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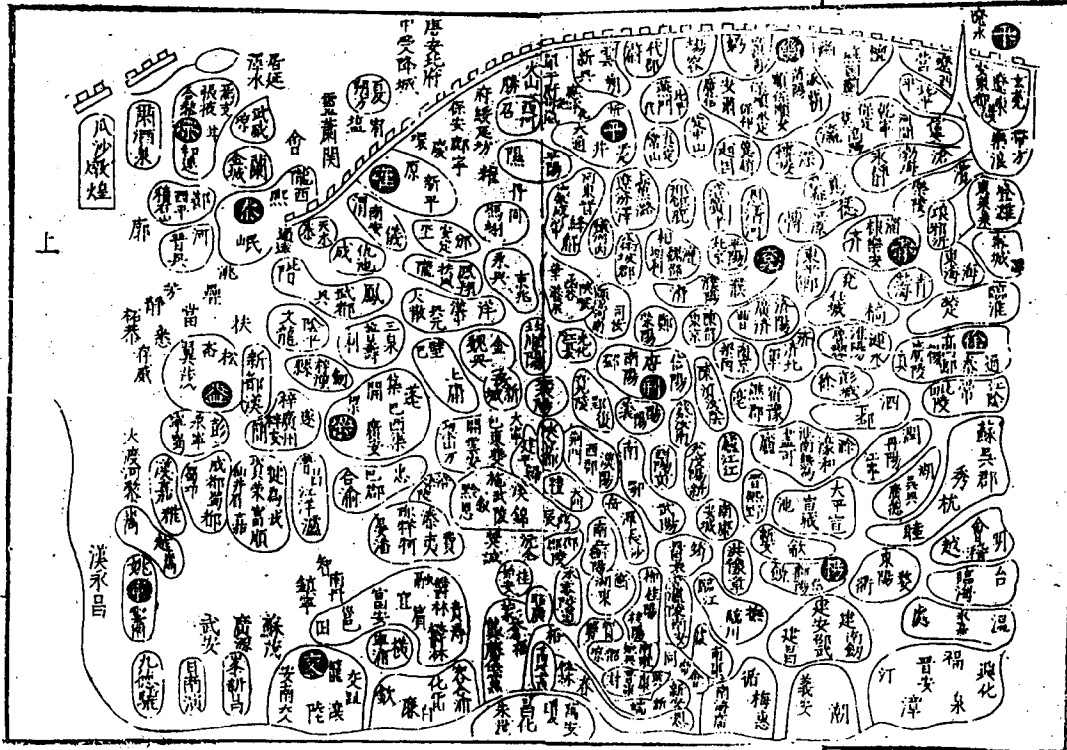
吳楚兵果先擊梁棘壁梁孝王城守睢陽吳楚以梁
為限不敢過而西與亞夫相拒三月而吳破初吳王
衆兵田祿伯說王請兵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
入武關齊將軍亦請直疾西據雒陽武庫倉敖倉粟
阻山河之險雖無入關天下以定矣吳王不從是以
至於敗淮南王亦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
四十人言其不能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是不知
計也

東漢郡國之圖

後漢光武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景帝之後也初光武以官多役煩乃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為十三州部刺史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桓帝永興初有鄉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二千四百二十東有樂浪南永昌郡四後之盛亦如前漢都洛陽傳世凡十有三

司隷河南河內河東弘農京兆馮翊扶風　豫州潁川汝南梁國沛國陳國魯國　冀州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國渤海　兗州陳留東郡東平任城泰山濟北山陽濟陰　徐州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　青州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荊州南陽南郡江夏桂陽武陵長沙零陵　揚州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　益州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牂牁越嶲沈黎益州永昌　涼州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燉煌　并州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三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　幽州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　交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　舊圖序晉志及陳卓張良等州郡躔次其在辰次分野圖

三國鼎峙圖

謹按陳壽國志魏據中原傳世五都洛有州十三司隷荊河兖青徐涼秦分涼州置冀幽幷揚雍分三輔置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揚州張遼屯守壽春毌丘儉諸葛誕鎮守合肥廬州明帝云魏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沔口漢陽文聘鎮守西自襄陽徐晃鎮守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渭州南安隴田縣祁山岷州漢陽陳倉鳳翔重兵以備蜀○吳初都鄂後遷建業傳世四北據江南盡海置交理龍編今安南府廣理番禺今廣州荊理南郡今江陵郢理江夏今鄂州四州有州四十三以建平歸州西陵峽州陸遜陸抗鎮守樂鄉江陵松滋縣東南郡巴丘岳州魯肅鎮守夏口鄂州武昌鄂州縣皖城舒州濡須塢和州牛渚圻宣州為重鎮後得沔口邾城黃州廣陵自孫權破曹操於赤壁之後時劉璋牧益州周瑜請于權曰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幷張魯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蜀都成都傳世二置益理成都梁理漢中今興元有郡二十以漢中蔣琬姜維鎮守白帝夔府與勢興元王平鎮守為曹爽攻不能克為重鎮諸葛亮說先主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後主五年抗表出師北定中原六年由斜谷道此口曰斜在今梁州取郿鳳翔遂據箕谷利州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冬出散關

圍陳倉十年敗陳戒平五都陰平二郡十一年出斜谷據武功五丈原永興與司馬懿對壘渭南〇魏延言於亮請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南口曰褒在利州出循秦嶺在今藍田東南而東當子午與永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而公從斜谷來則一舉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不用其計〇後主時蔣琬以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卒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計卒不行

西晉郡國圖

西晉世祖武皇帝名炎姓司馬氏魏司馬晉王昭之子

宣王懿之三世孫也都於洛陽傳世凡四有州百五

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至惠帝時劉元海據并州稱

漢李特據成都稱蜀張軌據瓜沙稱前凉云自武帝

太康元年平吳分天下為十九州部置司州河南滎陽洪農上谷平陽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丘理洛陽今西京也　兗州陳留濮陽濟陽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理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　豫州汝南潁川汝陰襄城梁國沛國譙郡魯郡安豐弋陽理項城今陳州項城縣　冀州鉅鹿趙國平原安平陽海樂陵章武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理房子今趙州縣　幽州范陽燕國安國北平上谷廣甯代郡遼西理涿今幽州范陽縣　平州昌黎遼東樂浪玄菟帶方理昌黎唐安東府　并州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鴈門新興理晉陽今太原府縣也　雍州馮翊京兆扶風安定北地始平新平理京兆今永興軍　涼州金城武威張掖酒泉西平燉煌西河理武威　秦州南安隴西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理上邽今秦州縣也　梁州梓潼漢中新都廣漢巴郡涪陵巴東巴西理南鄭今之興元府也　益州犍為蜀郡汶山上漢嘉江陽朱提越巂牂牁成都今府　寧州興古雲南建寧永昌理雲南今姚州　青州樂安濟南城陽東萊長廣理臨淄今青州　徐州下邳東海琅邪東莞廣陵臨淮理彭城今徐州縣也　荊州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城初理襄陽後理江陵今府　揚州丹陽宣城淮南廬江毗陵吳郡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南康初理壽春後理建業　交州合浦交阯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理龍編今安南府　廣州臨賀南海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凡高涼高興寧浦理番禺今廣州是也

十九州此依本志定列餘倣方輿　晉輿河

晉壽利　寧蜀彭　北海青　仇池成　晉熙舒

彭城徐　西陽黃　永嘉溫處　竟陵後郢　新會岡

義安潮　晉康瀧封康　新寧新　十五郡見於通典

今各附於逐州下○又按通典云分三輔為雍　分

隴山之西為秦分巴蜀之地為梁　分雲南為寧

分遼東為平　分合浦之北為廣又增置郡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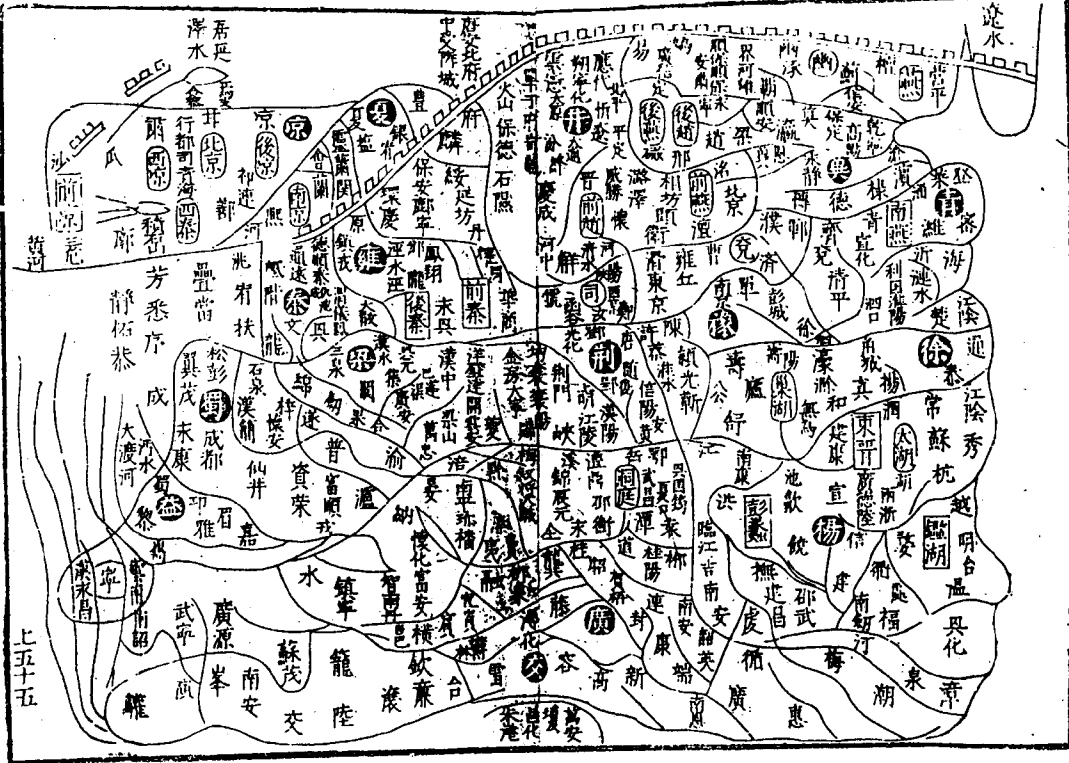
有二

惠帝漢劉元海劉聰　懷帝漢劉聰遷都平陽　愍帝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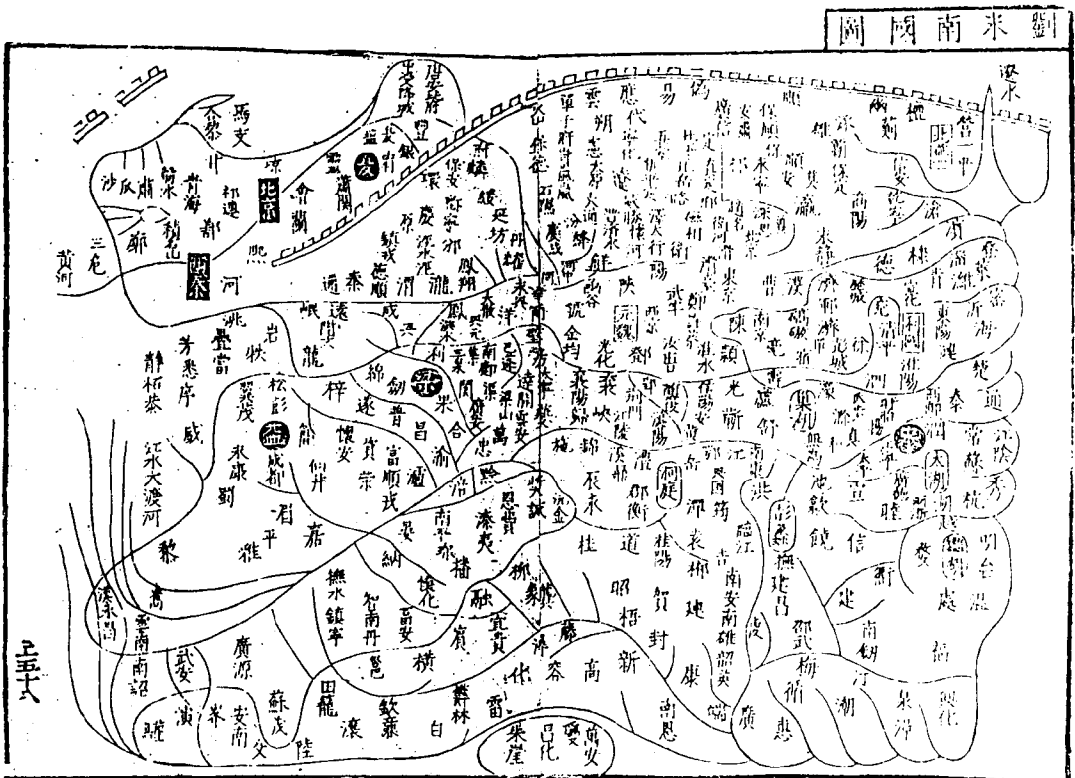
劉聰　蜀李特稱成都王　蜀李雄　蜀李雄

前涼張軌封西平公　前涼張軌　前涼張

定

東晉中興江左圖

東晉元帝名睿字景文姓司馬氏西晉宣帝懿之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武帝之族弟也劉聰既弑愍帝元帝即位遷都建康號曰東晉傳世凡十有一爰自永嘉南渡境宇殊狹禹貢九州之地僅有其二元帝初命祖逖鎮雍丘（今汴）逖死北境漸蹙於是荊豫（自淮北今蔡潁亳等州以北）青兗四州（登萊密海淄齊州是）及徐州之半（徐沂等州）陷劉曜石勒以合肥（今廬州）淮陰（今楚州）壽陽（石季龍死後復之今壽州）泗口（在今泗州）角城（在泗）為重鎮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今穀城縣）穆帝時平蜀漢（擒李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伐入關至灞上（討符健戰敗）再北伐一至洛陽（討慕容儁破其將姚襄於伊水）

一至枋頭（衛州）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符堅東平慕容暐西南陷蜀漢西克姑臧（涼州）張（天錫）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為堅有及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荊河內之地其後青兗陷於慕容德荊河司陷於姚興以彭城為北境藩扞後梁益又陷於譙縱（義熙初）每因劉石符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荊河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劉氏之宋矣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海西公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宋高祖武帝劉裕字德輿漢楚元王二十一世孫都建康傳世凡八昔武帝北平廣固慕容超廣固今青州西定梁益譙縱又克長安姚泓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景和中武牢西復陷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為正凡二十有二州揚理建業今昇州南徐理京口今潤州丹徒縣徐理彭城今徐州南兗理廣陵今揚州兗理瑕丘今兗州縣南豫理歷陽今和州豫理汝南今蔡州汝陽縣江理潯陽今江州青理臨淄初理歷城後理廣固後又移理臨淄今青州縣冀理歷城今齊州縣司理義陽今和州荊理南郡今江陵府郢理江夏今鄂州湘理臨湘今潭州雍理襄陽今襄州梁理南鄭今興元府縣秦亦理南鄭益理成都今成都府寧理建寧今姚州廣理南海今廣州交理龍編今安南府越理臨彰今廉州郡凡二百三十八縣千一百七十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克魏碻磝滑臺今滑州武牢今河南洛陽今西京四城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克洪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克而平碻磝守之尋皆敗退於是後魏太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於瓜步今揚州退攻盱眙今泗州縣不拔而還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泗州及荊河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淮陰立兗州淮陰今楚州鍾離立徐州鍾離今濠州立青冀二州皆理贛榆今海州縣東其後十餘年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並瓠在今蔡州形若垂瓠故名彭城歷城東陽今青州益都縣皆為宋氏藩扞

宋 高祖 少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元魏 元魏 元魏 元魏 元魏 元魏 元魏 元魏

明元太武都平城 太武 文成 文成 獻文 孝文遷都洛陽 孝文

北涼 北涼 北涼 北涼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 沮渠牧犍元魏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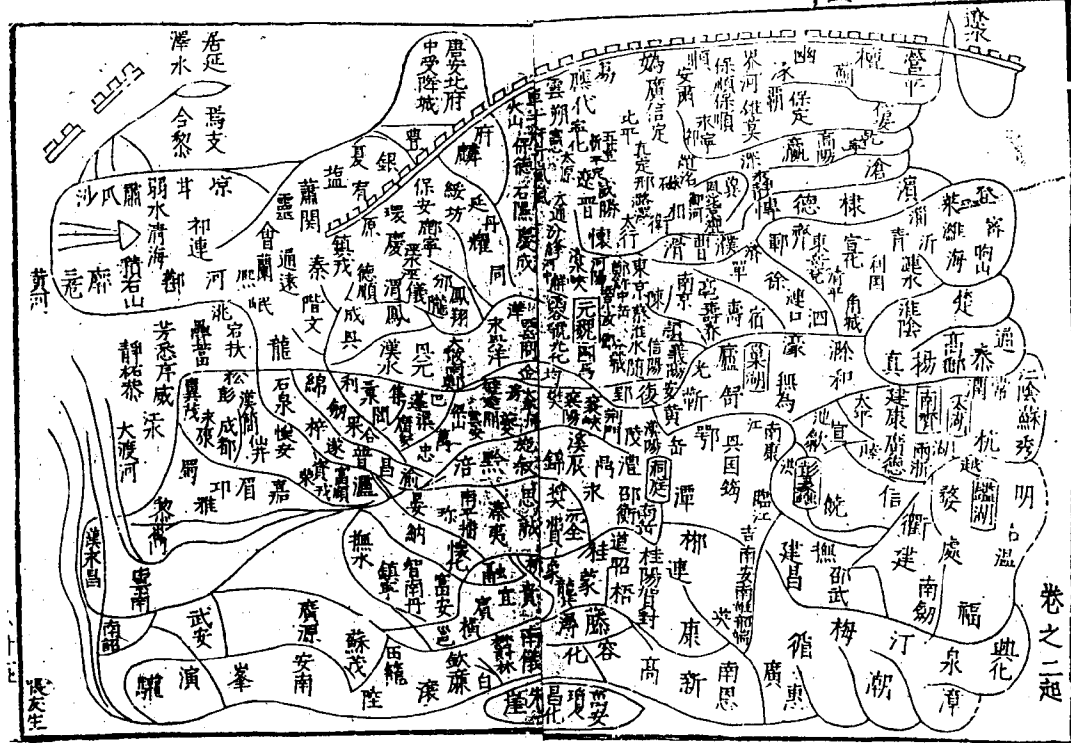
北燕 北燕 北燕 北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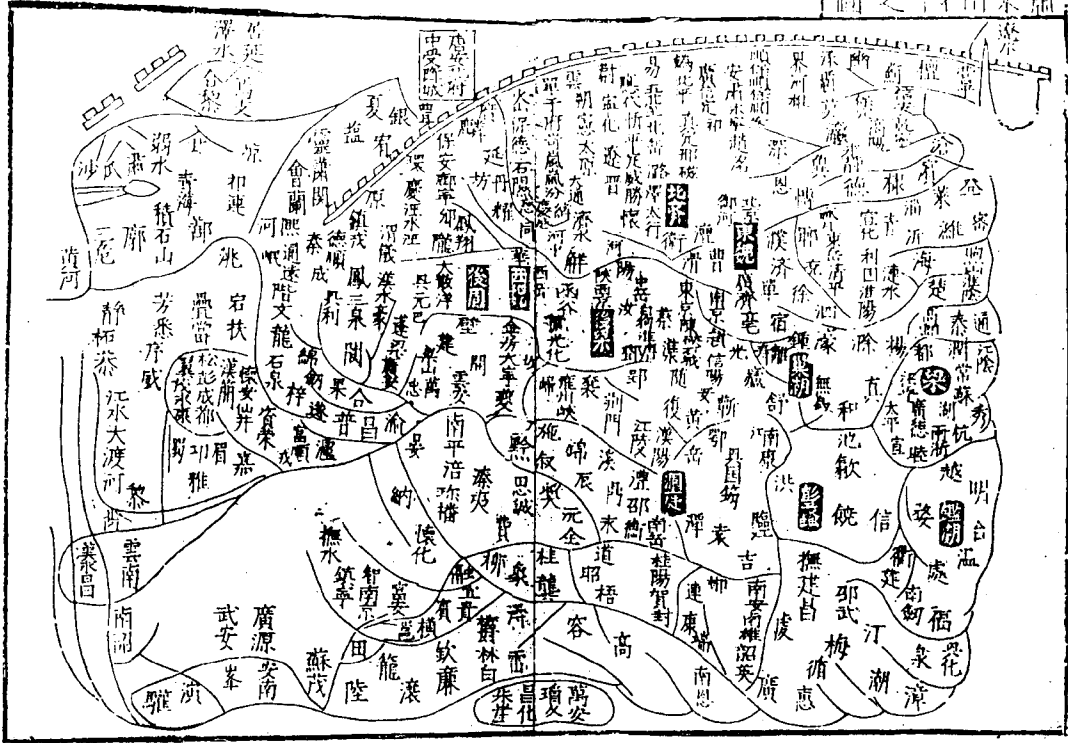
馮跋 馮跋 馮文通元魏滅之

夏 夏 夏 夏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 赫連昌赫連定元魏滅之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乞伏熾盤 乞伏熾盤 乞伏暮末吐渾滅之

南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字紹伯漢相何二十四世孫都建康傳世凡七南齊淮北之地所有絕少青州理朐山(今海州)冀州理淵口(今泗州臨淮縣)荆河理壽春(今壽州)北徐理鍾離(今濠州)又置巴東理巴州(今夔州)其餘州郡悉因前代州凡二十有二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四其後頻為後魏所侵至東昏元末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今鄧州地)又遣軍北伐敗於圈馬屯盆城(今鄧州界)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今興元府)樊城(今襄州臨漢縣)襄陽(今襄州)義陽(今信陽)壽春(今壽州)淮陰(今楚州)角城(今泗州臨淮縣)東連口(今泗州漣水縣北)朐山(今海州)悉為重鎮

南齊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元魏孝文	元魏孝文	元魏孝文	元魏孝文	元魏孝文	元魏宣武	元魏宣武

梁高祖武帝蕭衍字叔達父順之齊高帝族弟都建康傳世凡四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有州二十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十有七郡縣亦稱此初武帝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梁州刺史夏侯道降後魏魏將元英拔義陽今申州）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淮北互有勝負雖得紘城俄而又失又克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淮北城鎮相次克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其後諸將又復漢中（自天監二年失漢川凡經四十二年克復）至侯景（東魏將）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

為于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又圍建康陷之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得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及于齊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尉遲迥陷蜀川後漢川經九年而復）大抵雍州（今襄州地）下溠（音槎側駕反）戍（今隨州棗陽縣）夏口（今鄂州）白狗堆（今蔡州真陽縣）硤石城（今潁州地）合肥鍾離淮陰朐山為重鎮

梁武帝　簡文帝　孝元帝　恭帝

元魏（孝明孝莊長廣節閔廢帝五都于關中）　西魏（文帝）　西魏（廢帝）　後周（愍帝宇文覺都長安）

西魏（文帝都長安）　北齊（文宣帝都鄴）　北齊（文宣帝）　北齊（文宣帝）

東魏（孝靜帝都鄴）　後梁（蕭詧都江陵）

南陳國圖

陳高祖武帝陳霸先字興國吳興下若里人都建康傳世凡五陳氏土宇彌蹙於梁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為境文帝初湘川之地為周軍所陷後克平之今潭澧衡等州之地是也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州益多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

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吳明徹斬高齊將於壽春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爲高齊亡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自太建五年北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周將梁士彥悉得故梁淮北城鎮下邳朐山旋為周軍所敗悉虜其衆十年周將王軌來代吳明徹退師全軍沒於清口自是江北之地盡入於周後以長江為界十二年周將以淮西地來降又遣將克新

蔡失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公安今江陵府縣荆門安蜀城在峽州夷陵縣界巴陵今岳州巴下並風靡退散信州道大總管楊素自峽中舟師東下隋之守將相繼而破信州今之夔州是也隋軍自采石隋將韓擒虎襲陷之京口賀若弼襲陷之渡江而平之

陳高祖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五帝三十二年隋滅之

後周明帝 武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靜帝 五主二十五年隋受之 隋文帝

·廢帝孝昭 安德王紹

北齊文宣帝 後主 二十八年後周滅之

武成後主 任城王

後梁宣帝 明帝 明帝 宣帝

嗣主凡三十二年

隋滅之

歷代輿圖卷之上終

欽定續通考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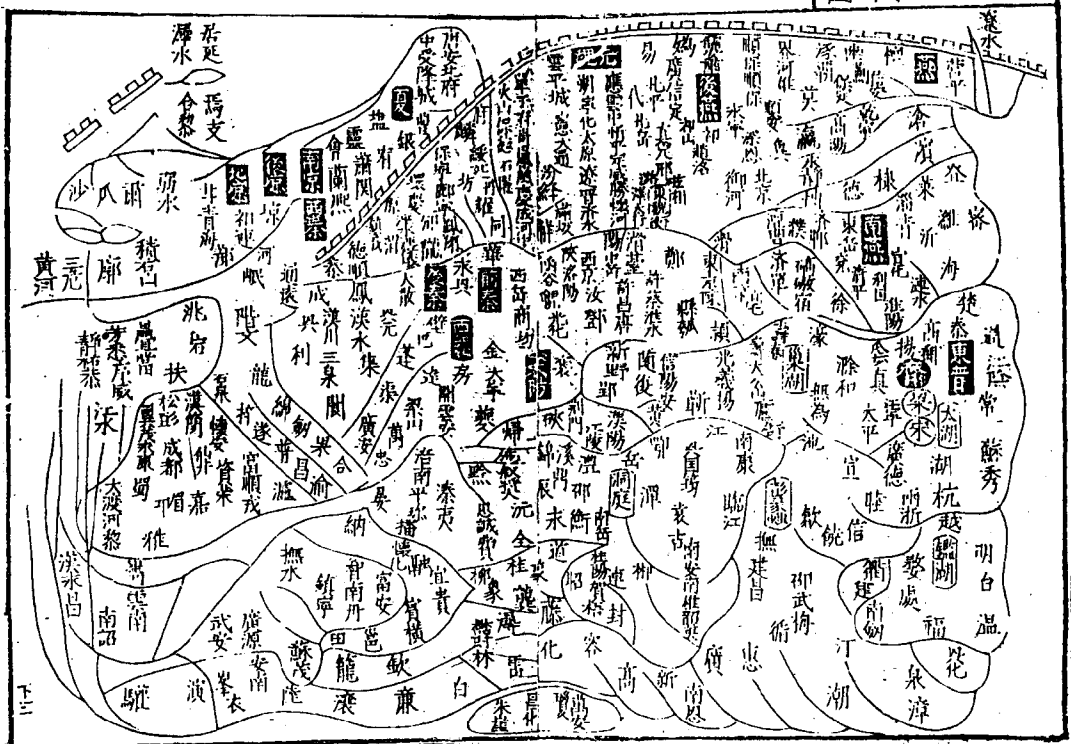
歷代輿圖目録下

聖朝太宗統一四十一

元豐頒行九域四十二

聖朝化外州郡四十三

聖朝升改廢置州郡四十四

此目錄接元魏北國圖

後魏太祖道武帝姓拓跋氏名珪代王什翼犍之孫也都雲中傳世十有四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定州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雲中略地至於滑臺滑州許昌許州明元帝泰常中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得蒲坂河中府長安統萬今夏州神䴥中宋師來伐碻磝今濟州滑臺武牢洛陽戍將皆不守尋並復之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沮渠北涼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陷沒獻文天安初

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為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大和二十年征八公山二十一年征新野及樊城宣武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於劒閣兼得淮西之地梁將以漢中降又使元英破梁將於義陽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其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至孝武入關遇亂魏遂分為東西凡有州一百一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南齊將有侵掠然亦不能據有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

後魏道武 明元 太武 文成 獻文 孝文遷都洛陽 宣武 孝明 孝莊 前廢 後廢 孝武帝[illegible] 凡[illegible]百七十年

東晉[illegible] 宋武 文 孝武 前廢 明[illegible] 齊高 武[illegible] 梁武[illegible] 簡文 孝元[illegible]

後涼呂光 北涼沮渠蒙遜 牧犍

後燕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北燕馮跋 馮弘

南燕慕容德 慕容超

西秦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熾磐 慕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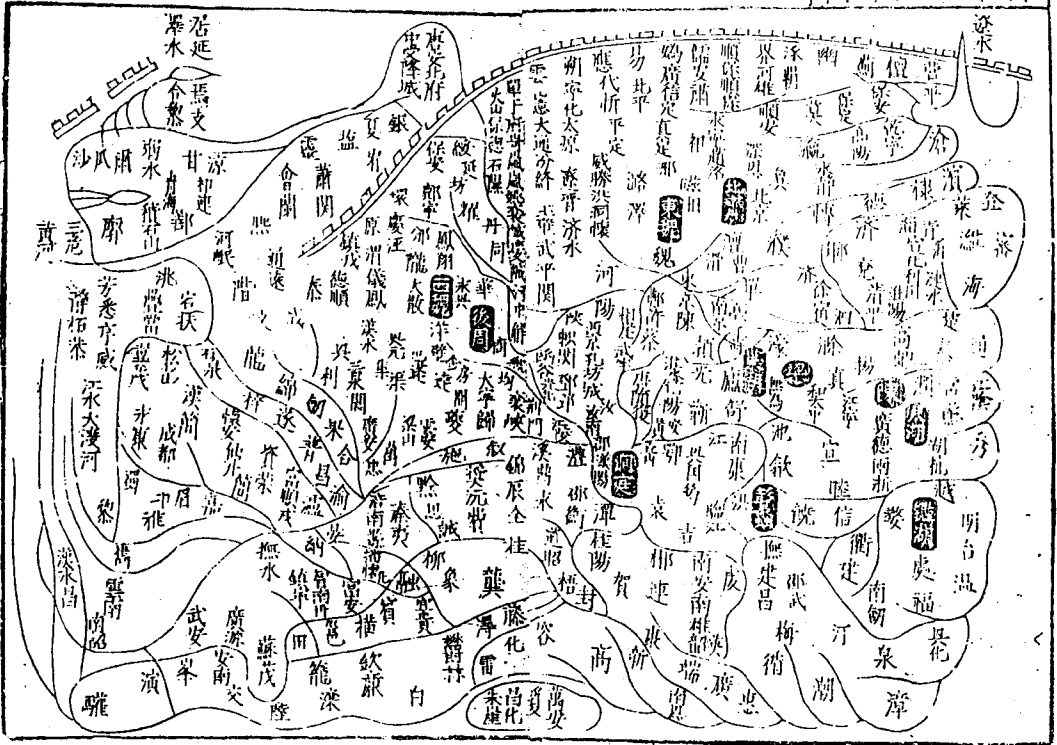
前秦苻堅 苻登

後秦姚萇 姚興 姚泓

南涼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

夏赫連勃勃 昌 定

宋 魏 孝靜

高齊北周圖

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東魏渤海王歡之第二子也都鄴傳世凡七初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攻陷陜州神武西至沙苑西軍又陷洛陽明帝將西師又至于河陰(今洛陽縣北也)將拒守河陽城西師敗歸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克(今絳州稷山縣)西師來伐至北邙山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於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悉入西魏文宣之伐命將略地南至于江矣武成河清中築戍於軹關(西京)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後主武平中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周師攻拔河陰

大城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東西魏之後梁陳有江東宇文(後周)有關西高氏(北齊)據河北有州九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自文宣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今慈州吉昌縣西)洪洞(今晉州洪洞縣)晉州武平關(今絳州正平縣界)柏崖(洛縣)軹關(孟州濟源縣界)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荆州(今陸渾縣)東北故城孔防城(伊闕縣界)汝南郡梁縣(今汝州)南魯城(今汝州魯山縣東北)置兵以防周寇(自洛陽之南襄城汝陰汝南以東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都以鄴為上都(今相州)

晉陽為下都今太原府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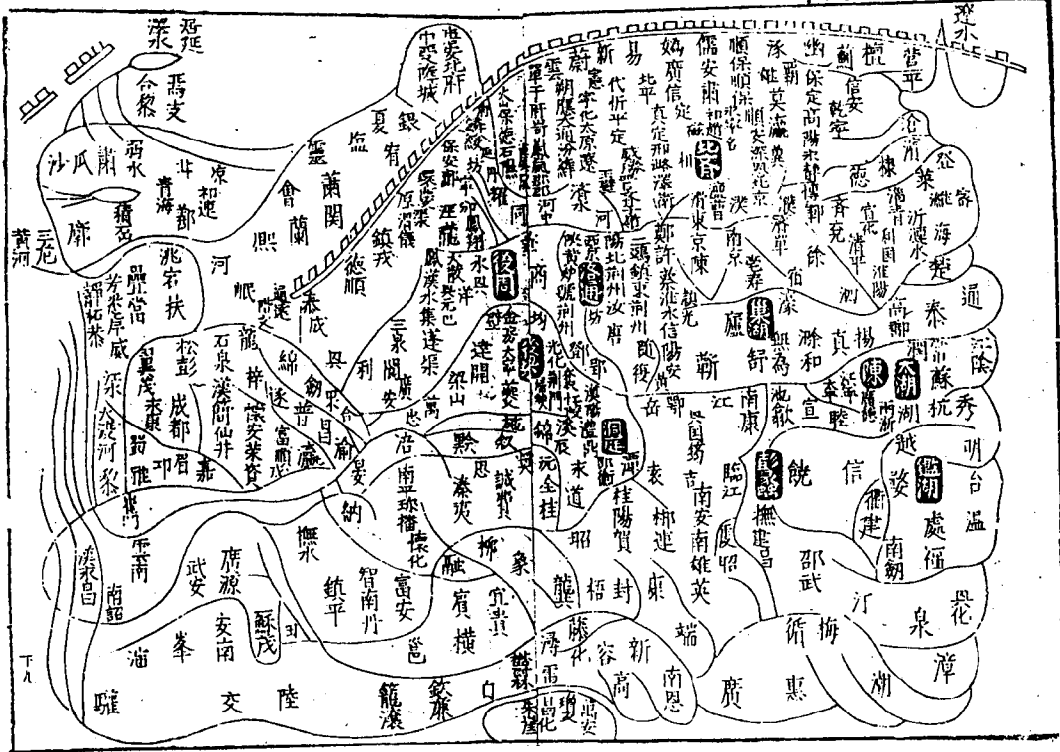
北齊文宣帝　廢帝　昭帝　武成帝　後主　五主廿八年

後周閔帝　明皇　武皇　武皇　武皇　武皇

陳高祖　文皇　文皇　文皇　廢帝

後梁宣帝　孝明　孝明　孝明　孝明

西魏廢帝　恭帝　遜位于後周

後周北國圖

後周孝愍帝宇文覺都關中傳世五初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東征克陝州兼得宜陽郡(今福昌縣)邵郡(今絳州垣曲縣)東師至沙苑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築戍於玉壁(今絳州稷山縣)文帝又至邙山先勝後敗得梁雍州廢帝初克平漢中又遣軍平蜀文帝西征至姑臧後又平江陵(齊王廓後元初于謹平之殺梁元帝)自是疆埸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明帝武成二年將賀若敦克陳相傳之地三年失之今鄧澧潭衡等州是也)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晉州)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乘勝平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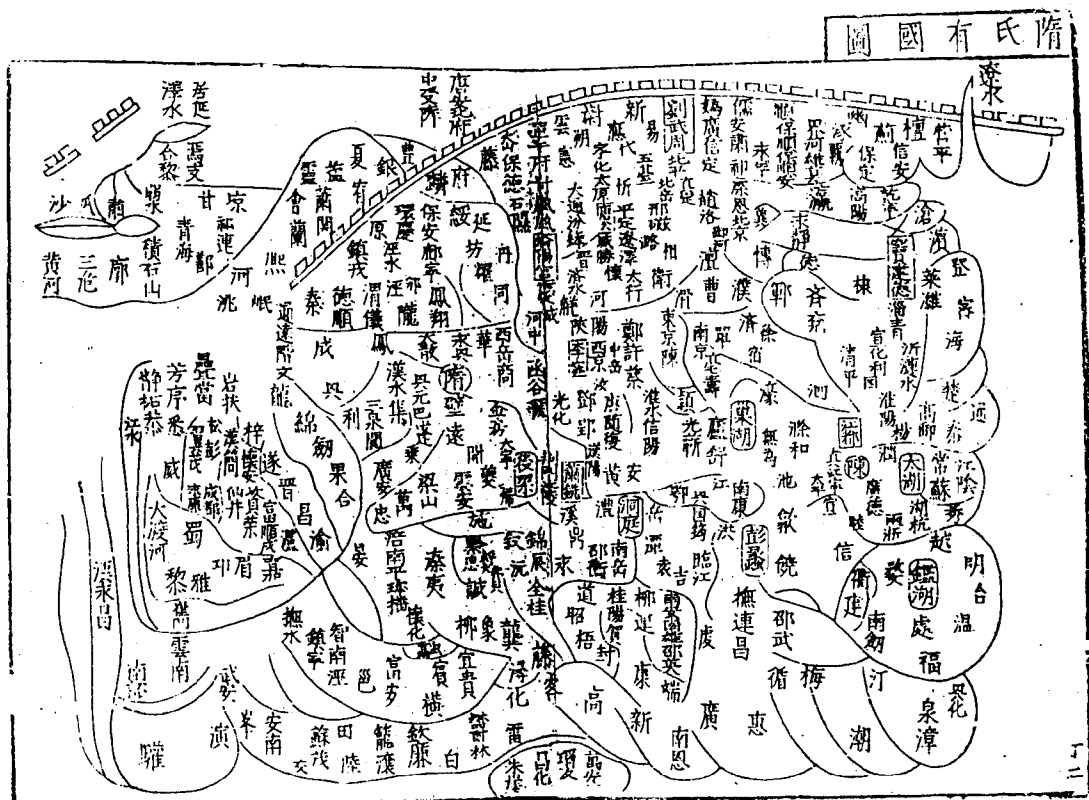
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通計州三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王璧邵郡齊子嶺(今孟州王屋縣東二十里齊分界處)洛通防(今新安縣東)黃櫨(今西京永安縣是也)三城(黃櫨同執永昌是也)宜陽郡南陝縣土劉(南陝縣本後魏置今西京長水縣土劉在縣西北)三荊州(荊州今南京三荊州郡東荊州後改曰淮州北荊州今汝州今西京伊陽縣)三鵶鎮(今魯山縣)置軍以備東軍

後周孝愍　明帝　武皇　宣　靜(五主二十五年)

陳高祖　文皇　廢帝　後主　後主

後梁宣帝　宣帝　孝明　孝明　孝明

北齊文帝　文帝　廢帝　孝昭武成後主

隋氏有國圖

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長安之龍首遂廢諸郡以州治人自三代以前為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分析漸多至于魏齊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共於州郡仍倍兩漢之末隋氏以官冗人弊因而省併諸郡而以州治人名則因仍職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即今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三年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本史不載所分領州郡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部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隋氏西境唯得今燉煌郡以東北至五原郡即今九原郡按隋氏北境惟至于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隋文帝　煬帝　恭帝三主共三十八年

後梁　陳後主隋滅之

隋末群盜

楊元感黎陽　劉元進杭　向海明扶風

李洪扶風鳳翔　劉迦論延　劉苗石　王拔須上谷

李子通東海　朱粲亳　操天成饒　林士洪饒

竇建德渤海　李密鞏　劉武周上谷　薛舉蘭

李軌武威涼　蕭銑江陵　梁師都朔方夏　曹武徹桂陽

李子和榆林勝　劉文遇鴈門代　王方昌崖

唐初群盜

邵江海岐鳳翔　鄭子和榆林　汪華新安

杜伏威淮南　王德仁鄴　左才相齊郡　維藝幽

馮盎高羅　孟海公曹　高開道北平平州　王薄齊郡

楊士林山南　徐元明兗　楊仲達豫　左難當涇

周洮上洛商　周文舉淮陽陳　張長遜五原鹽　蔣善合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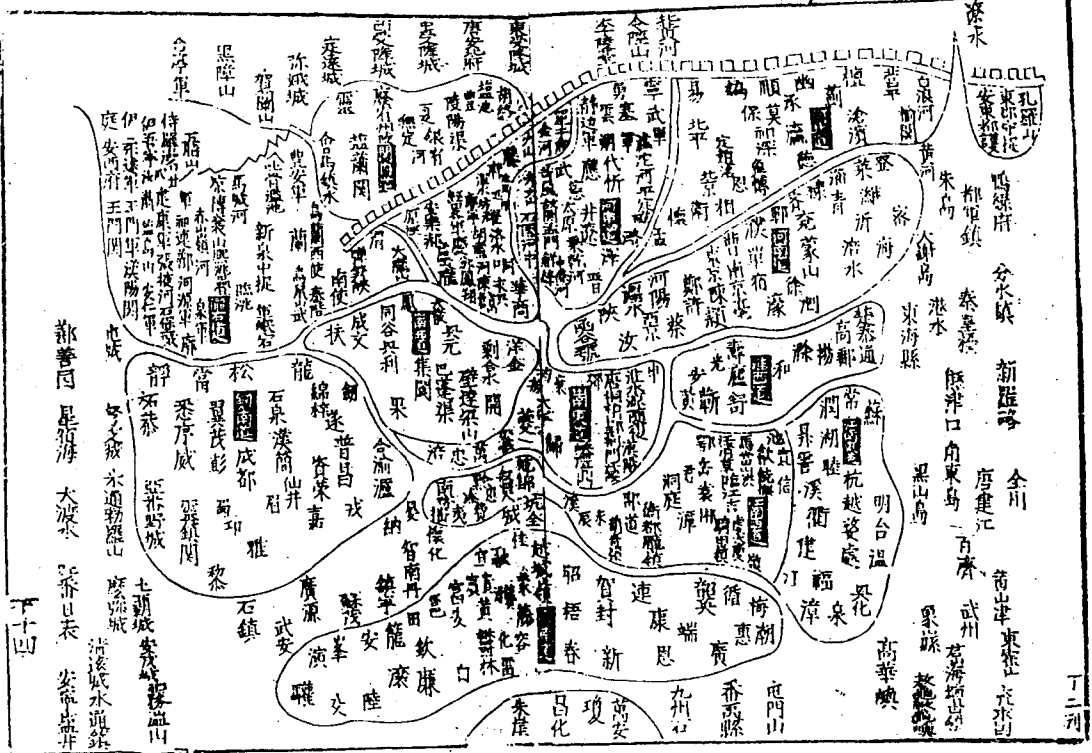
張善相伊汝等　王要漢汴　時德叡尉氏　李義滿平林

臧君相海　綦公順青萊　淳于難文登　田留安章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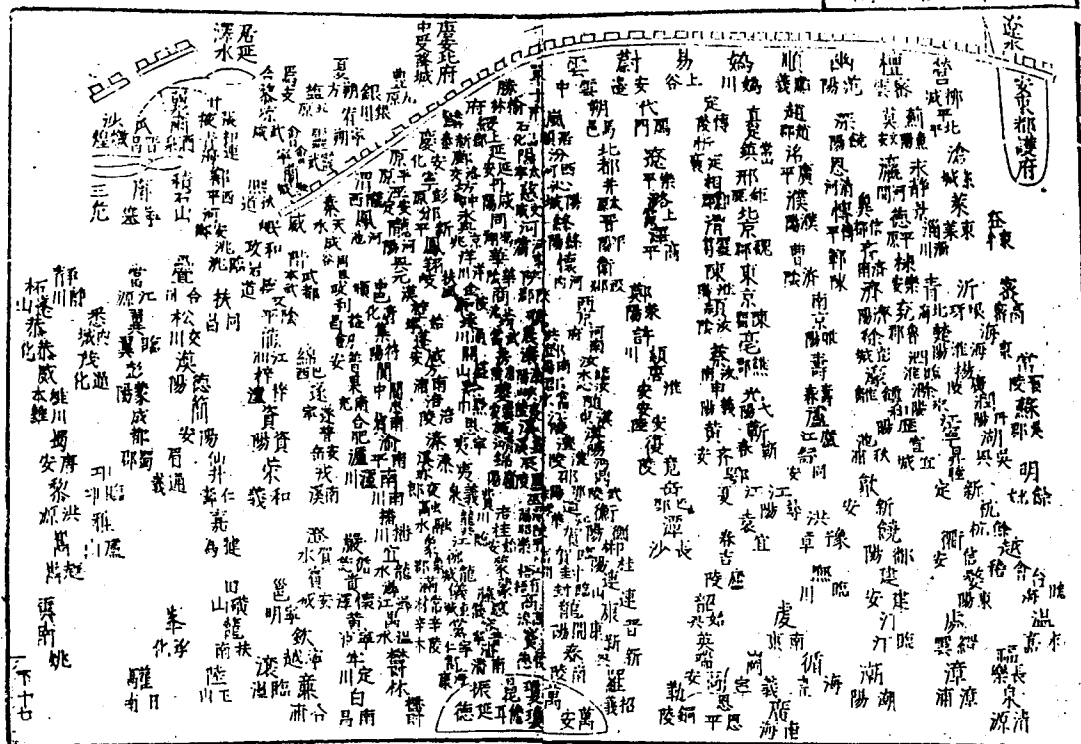
徐君順任城　蔣汪慶東海　張青特齊北　殷恭邃舒

周法明永安　苗海潮永嘉　梅知巖宣城　鄧文進廣

楊世略循潮　冉安昌巴東　甯長真鬱林

唐十道圖

初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劒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二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通四夷羈縻路一曰營州入安東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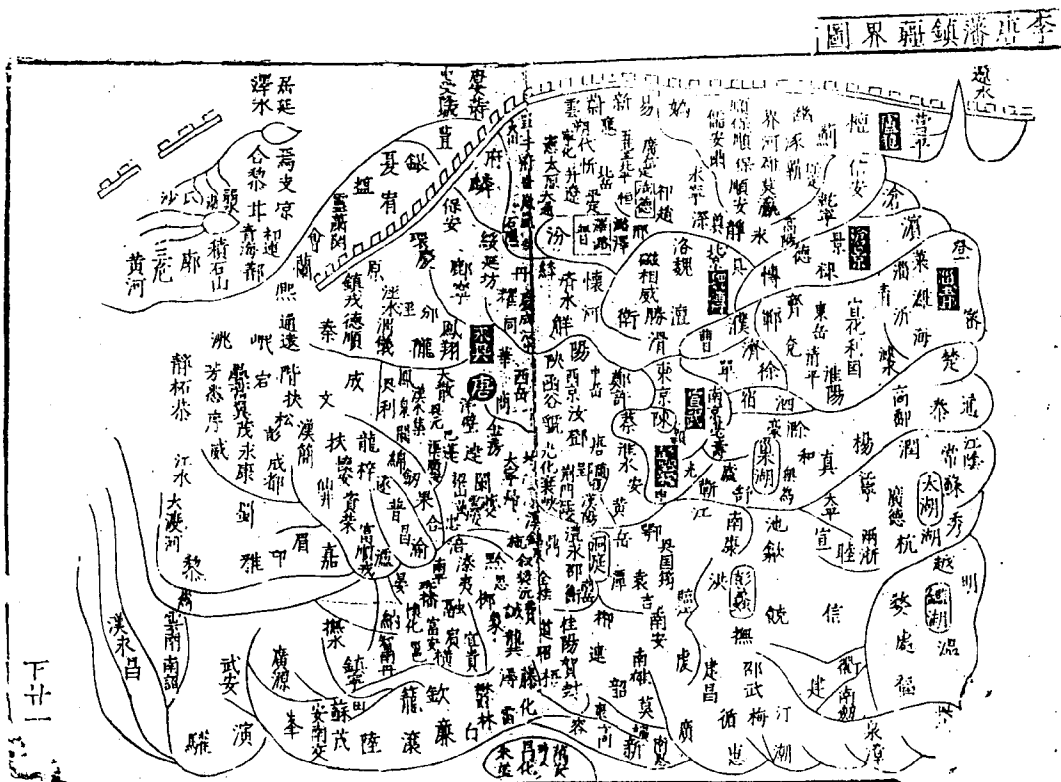
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隷關內道者為府二十九州九十　突厥之別郡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隷河北者為府十四州四十六　突厥回紇吐谷渾之別

部及龜玆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内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　羈縻隸劍南道者為州二百六十一　蠻隸江南者為州五十一隸嶺南者為州九十二　又有党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焉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云

唐郡名圖

謹按唐志自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乃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為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明皇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護府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其餘為六雄鄭陝汴懷衛絳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號衛相十緊汾有十緊州後入者其多更不復列及上中下之差天寶中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肅宗乾元初收復以郡為州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州鎮十餘小者二三州而已故自此所置皆無郡名而不復列上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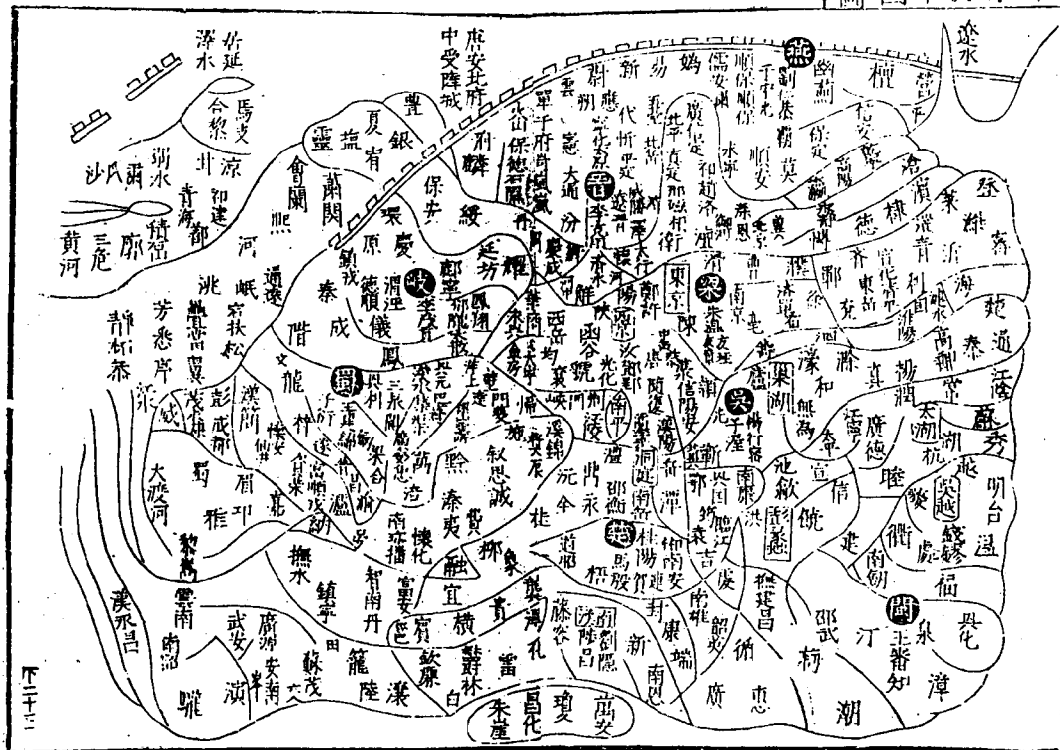
之目其後有方鎮史官不錄於地里之書以為方鎮兵伐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循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令置軍者從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唐以來州郡異名京兆今永興軍河南府今西京汴今東京宋今南京魏今北京幷今太原府昇今建康府鎮今真定府蒲今河中府岐今鳳翔府武今階州景今永靜寧成今通遠儀今遂州泌今唐州維今成州

唐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京畿(理西京)都畿(理洛陽)今長安(今西京)關內(多以京官遙領)河南(理鄆東都)河東(理太原河東)河北(理魏)隴西(理鄯西平)山南東(理襄陽)山南西(理漢中)劍南(理成都蜀)淮南(理揚廣陵)江南東(理吳郡)江南西(理豫章)黔中(理黔中)嶺南(理南海)及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自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疊宕等郡皆沒于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洮臨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宗貞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河北道羈縻州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為府十四州四十六隸幽州都督安東都護府關內道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為府二十九州九十隸靈夏延慶州都督并單于安北都護府隴右道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疎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隸秦涼臨松都督并安西都護府江南道蠻為州五十一隸黔州都督府嶺南道蠻為州九十二隸峰桂邕都督并安南都護府劍南道羌蠻為州二百六十一隸松茂姚嶲黎雅戎瀘都督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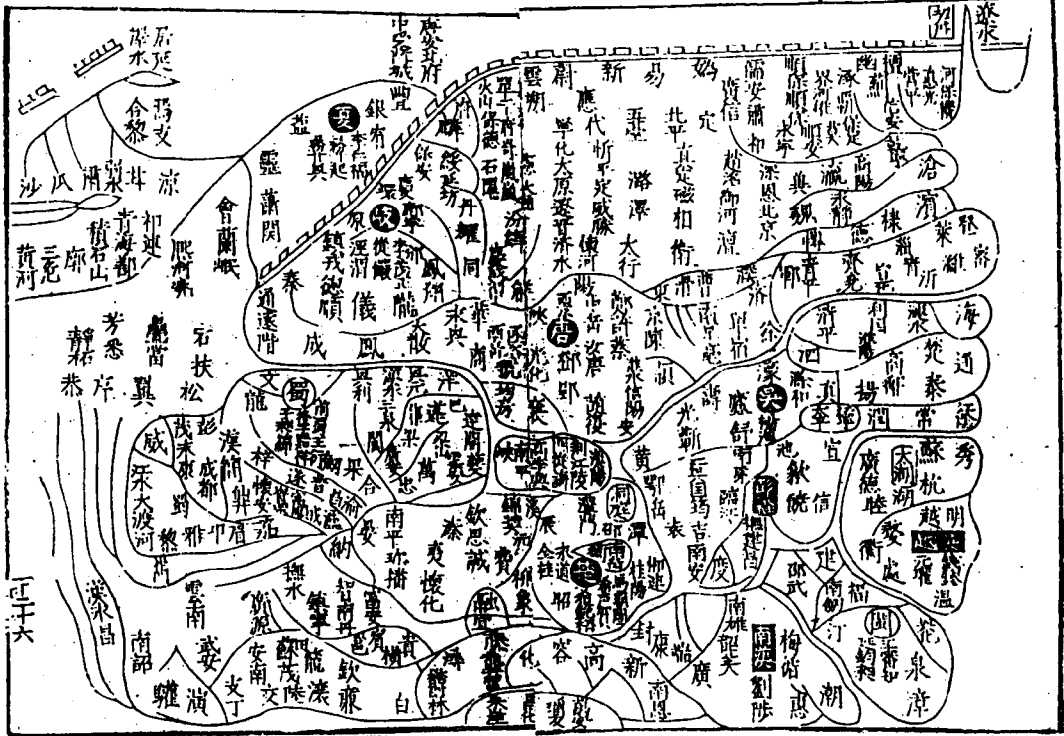
李唐藩鎮疆界圖

謹按唐志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
將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鎭之
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
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强而唐遂以
亡滅者措置之失使然也

魏博傳五世至田洪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
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
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
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
有州十二　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

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　宣武傳四世
有州四彰義傳一世有州三　澤潞傳三世有州五

朱梁及十國圖

梁太祖朱温都汴傳世三梁初天下别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蓋當是時劉仁恭稱燕李克用稱晉李茂正稱岐錢鏐稱吳越楊行密稱吳王審知稱閩馬殷稱楚王建稱蜀高季興稱南平劉隱稱南漢劉仁恭以昭宗乾寧初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梁初其子守光因之乾化初守光號大燕四年晉王李克用誅其父子二世凡一十一年　李克用中和初平巢寇昭宗時封晉王哀帝禪位于汴帥西川王建僭位遣使勸其各立一方不從梁開平二年薨子存勗嗣立是

為莊宗國號唐李茂正僖宗時節度鳳翔後取興元有州二十收隴涇原渭武泰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泰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封岐王南平高季興梁初領荆南節度十州後為諸道所侵季興所有江陵一城而已　劉隱梁初封為東海王卒其弟陟襲位盡有嶺表之地僭號於廣州國號南漢吳越錢鏐僖宗時兼鎮杭越後為楊行密所侵止十三州梁封為尚父吳越王　吳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封為洪農王兼有宣鄂子渥嗣

自稱吳　閩王審知巢寇亂審知因有閩嶺五州之地昭宗就封閩王傳世延鈞　楚馬殷字霸圖盡有湖南之地後兼衡灃郴澧二十餘州梁封為楚王蜀王建僖宗初陳敬瑄節度西川以令孜為監軍建始為盜後從軍因僖宗幸蜀帥兵赴行在令孜召建欲致麾下敬瑄疑止之建怒以兵攻成都殺敬瑄及令孜昭宗授之西川節度使後併東川及山南諸郡梁祖受禪建亦稱帝於成都建死子衍立

後唐莊宗諱存勗晉王李克用之子都洛陽傳世凡四

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

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

其州至同光破蜀巳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川而

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

州以為唐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為晉得

天下為唐　莊宗同光元年福建王審知卒子延翰

嗣鳳翔節度李茂正卒子從儼襲位二年閩王延翰

為其弟延鈞所殺自稱帝後三年蜀王衍降孟知祥

鎭成都明宗天成元年契丹耶律阿保機卒子德光

立二年荆南高季興叛吳楊溥稱帝三年高季興殂

子從誨襲位長興元年孟知祥陷遂州董璋陷閬州

並叛阿保機長子東丹王來歸國湖南馬殷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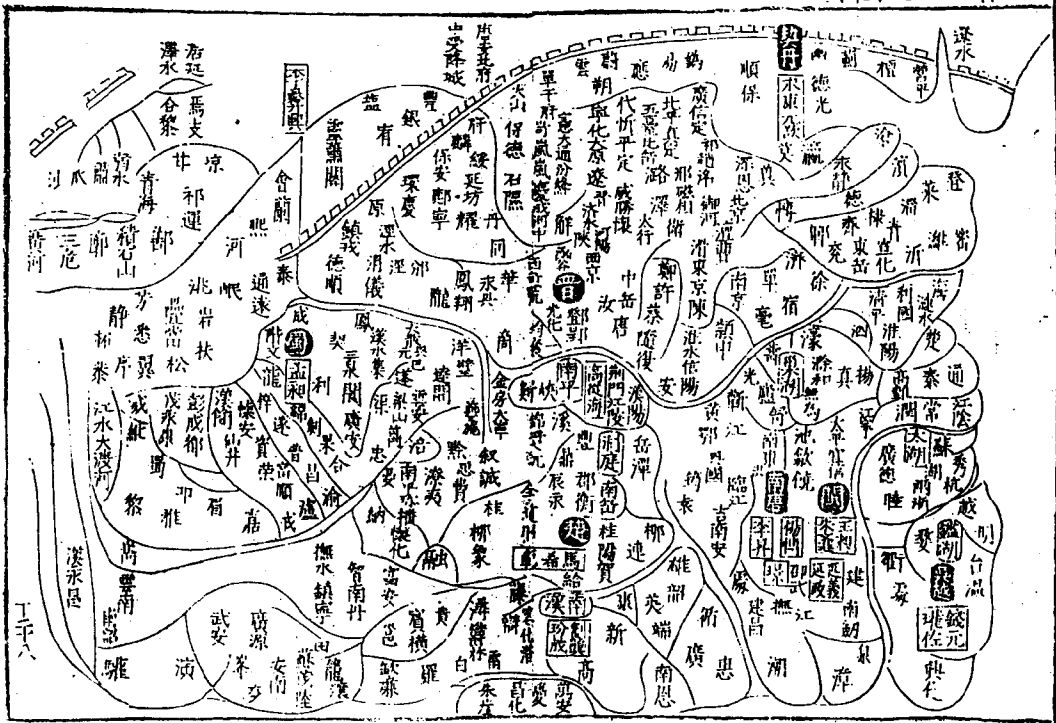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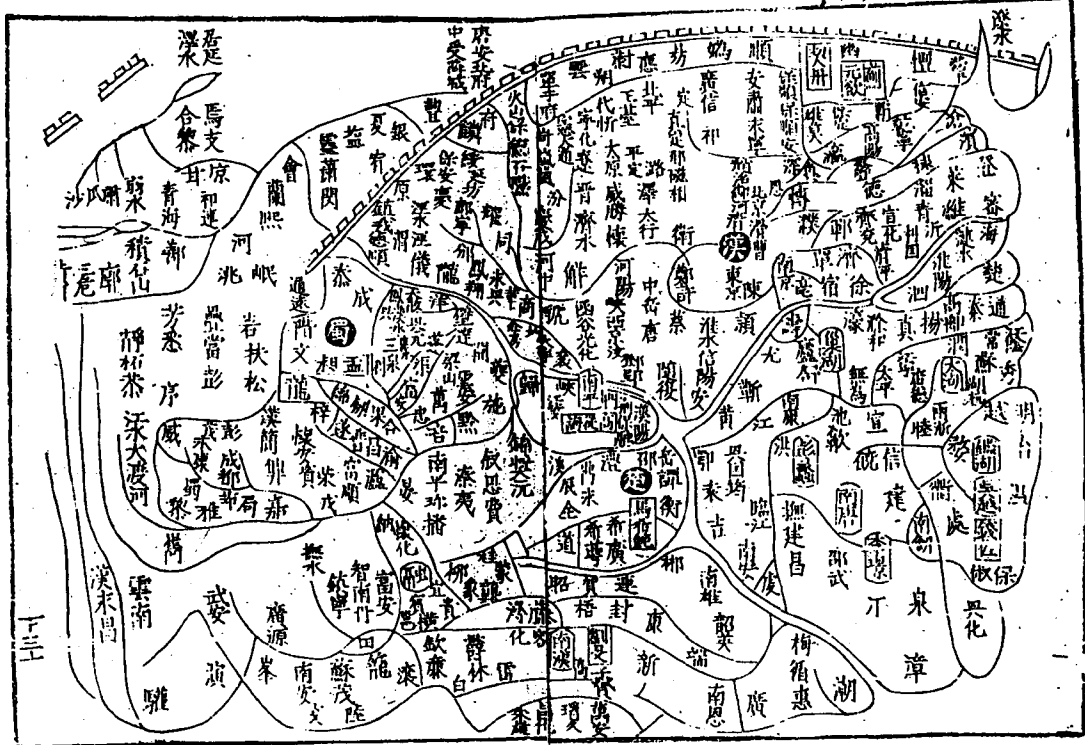
希聲嗣三年吳越王錢鏐薨子元瓘襲位孟知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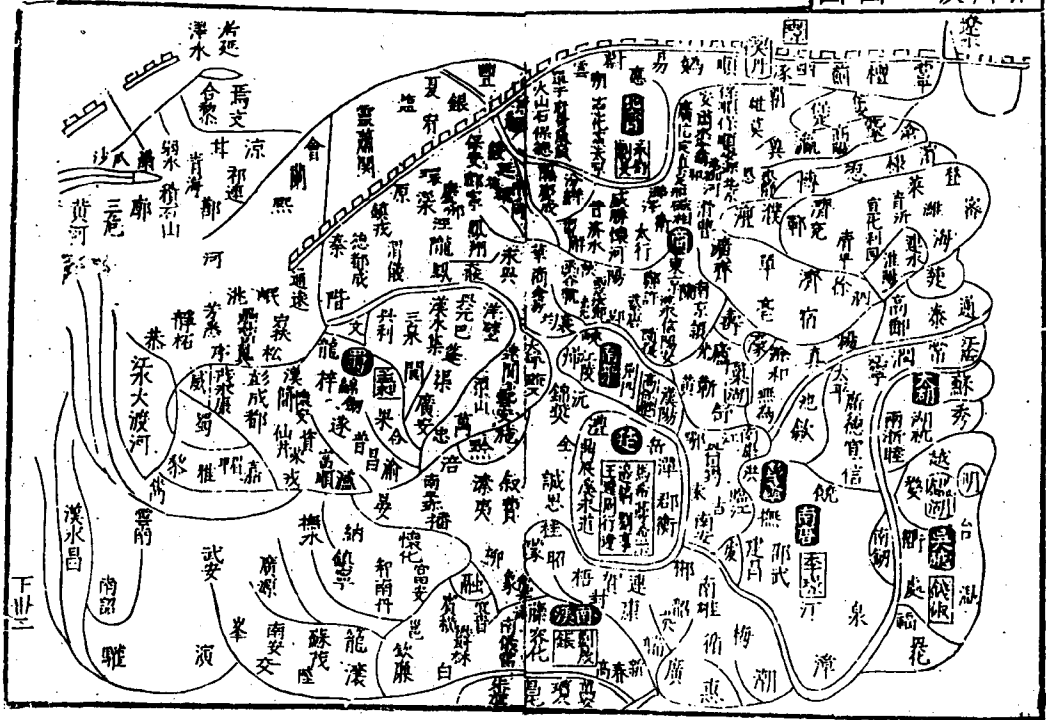
蜀王湖南馬希聲薨弟希範立四年夏州李仁福卒

子彝超稱帝後閩王延鈞稱帝閩帝元年末帝清泰

元年知祥殂子昶襲位二年夏州李彝超卒弟彝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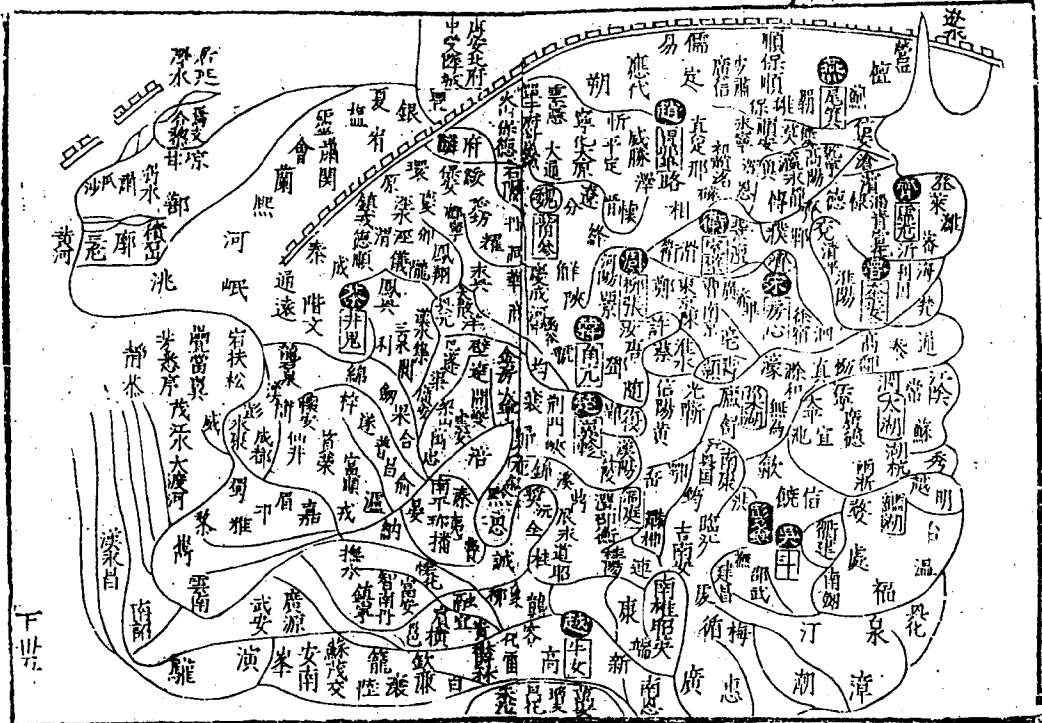
立閩王延鈞被殺子昶立三年石敬塘節度鄆州不

受詔以契丹德光兵至河陽而帝舉族自焚

晉高祖姓石氏名敬塘太原人為鄆師唐末帝清泰三年以鴈門之北及幽州所管州結契丹以攻唐自立都洛陽傳世凡二謹按五代職方考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復得蜀金州又增置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高祖天福二年吳主楊溥遜位于其相徐知誥改號齊三年陞汴州為東京改洛陽為西京四年徐知誥改姓李名昪號唐閩主王昶立審知之子延羲為主五年制授福州王延羲閩王六年吳越王錢元瓘薨子佐嗣位漢主劉龑改名龔音儼少帝天福元年劉龑殂子玢嗣位遣使告哀于契丹唐李昪殂子璟嗣位契丹遣使來貢不先承稟去臣禮開運元年閩主王延羲為其臣朱文進所弒詔受文進節度封閩主王延政稱帝於建安國號大殷二年王延政攻朱文進文進為其將林仁翰所殺三年王延政降于南唐契丹詐降遣杜重威與戰不利重威與相州張彥澤叛入于虜契丹自封丘斬關而入帝奉表降戎主以帝為負義侯遷於黃龍府

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名暠本名知遠晉少帝開運二年初封北平王三年少帝為契丹所虜北遷而契丹僭位於中國高祖乃倡舉義於是即皇帝位於太原號大漢稱天福十二年云都汴傳世凡二謹按五代職方考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州一即解州也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楚馬希範薨母弟希廣襲位吳越錢佐薨弟倧襲位其將胡進思廢之而立倧母弟俶隱帝乾祐元年以郭威為樞密使荊南南平王高從海薨子保融襲位三年以郭威為鄴都留守帝用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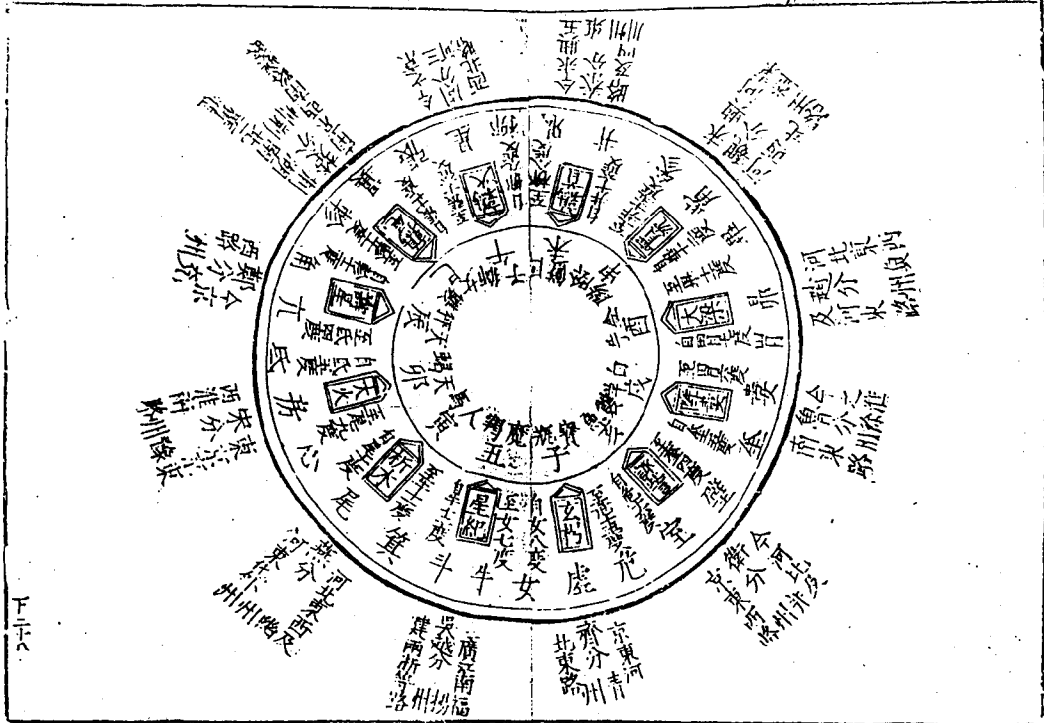
臣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又使殺威威擁兵入朝遣馮道等迎劉旻子贇為嗣未幾太后委郭威北伐契丹次澶州諸軍忽變請威為天子遂兵湖南馬希蕚亦殺希廣自立云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字仲文其先邢州堯山人或云本姓常隨母適郭氏因冒之都于汴傳世凡三謹按五代職方考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州五濟通雄霸而廢者三景武行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石晉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劒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北漢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合十國所有一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

焉周太祖廣順元年契丹王兀欲見殺德光子述律立更名璟湖南將陸孟俊執馬希萼立弟希崇唐將邊鎬虜希崇二年朗州將劉言逐邊鎬詔言鎮湖南徙治朗三年潭州軍亂因其帥劉言迎王逵代之世宗顯德元年劉旻引契丹入寇二年河東漢王劉旻殂子承鈞襲位三年湖南將潘承嗣殺其帥王逵迎潭州周行逢代之築東京外城五年克唐主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為界漢主劉晟殂子鋹襲位放鍾離謨歸江南諜因譖宋齊丘殺之六年征契丹至瓦橋關關南三州降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將攻

幽州會不豫班師恭帝元年鎮定二州奏契丹與河東劉承鈞入寇詔我太祖北伐至陳橋驛軍情忽變遂禪位于本朝

天象分野圖

謹按天文分野角亢為韓分鄭　房心為宋分尾箕為燕分斗為吳分牛女為越分虛危為齊分室壁為衛分奎婁為魯分胃昴畢為趙分觜觿參為魏分井鬼為秦分柳星張為周分翼軫為楚分角亢星曰壽星宮曰天秤時曰辰州曰兗氐房心星曰大火宮曰天蝎時曰卯州曰豫尾箕星曰析木宮曰人馬時曰寅州曰幽斗牛星曰星紀宮曰磨羯時曰丑州曰楊女虛危星曰玄枵宮曰寶瓶時曰子州曰青室壁星曰陬訾宮曰雙魚時曰亥州曰分奎婁星曰降婁宮曰白羊時曰戌州曰徐胃昴畢星曰大梁宮曰金牛時曰酉州曰冀觜參星曰實沈宮曰陰陽時曰申州曰益井鬼星曰鶉首宮曰巨蟹時曰未州曰雍柳星張星曰鶉火宮曰師子時曰午州曰三河翼軫星曰鶉尾宮曰雙女時曰巳州曰荊

唐天文志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則疆埸外失七國之初地形雌韓而雄魏魏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內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

二十八舍辰次分野之圖

晉志序十二次度數及州郡躔次云班固以十二次配十二野又魏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其言最詳今附次之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燕幽州涿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二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牛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

歷代輿圖 二十八舍辰次分野下 三十九

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六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四度平原入危十一度淄川入危十四度室壁衛幷州安定入室一度天水入室八度隴西入室四度酒泉入室十一度張掖入室十二度武都入壁一度金城入壁四度武威入壁六度燉煌入壁八度奎婁胃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觜參魏益州廣漢入觜四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為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

入參七度 井鬼秦雍州 雲中入井一度 定襄入井八度 鴈門入井十六度
代入井十一度 太原入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星張周三輔
洪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星三度 河内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
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唐一行山河兩戒圖

按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及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經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

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洪農分陝為西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岳一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邶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河南之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終始。而分野可知矣。

歷代雜標地名圖

三皇 伏羲陳今陳州 神農陳曰曲阜今兖州縣 黃帝涿鹿今涿州

五帝 少昊曲阜 顓帝帝丘今濮州濮陽縣 帝嚳亳今河南偃師縣

三代 唐堯平陽今晉州 虞舜蒲坂今河中府 夏韓今潁昌府陽翟縣

都邑 商亳今偃師 周鎬京今長安 與鎬京是

秦 咸陽今長安 西漢今長安 東漢洛陽今西京 魏鄴今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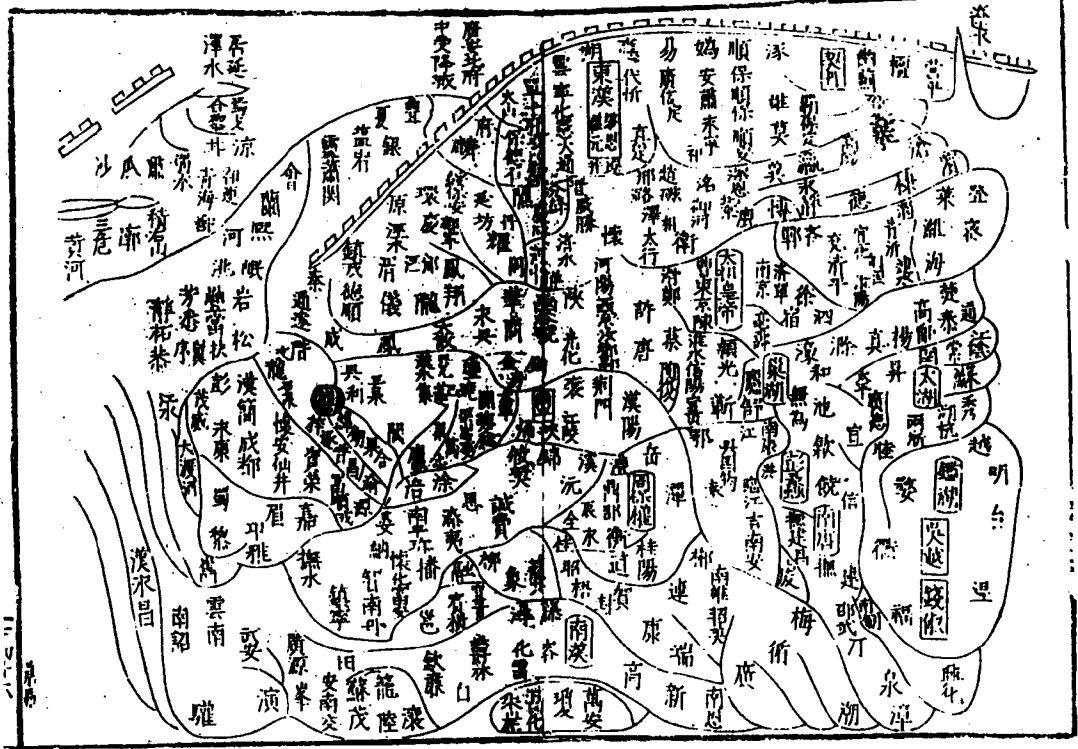
秦漢 吳初武昌今鄂州後建業今建康 蜀成都 西晉洛陽 東晉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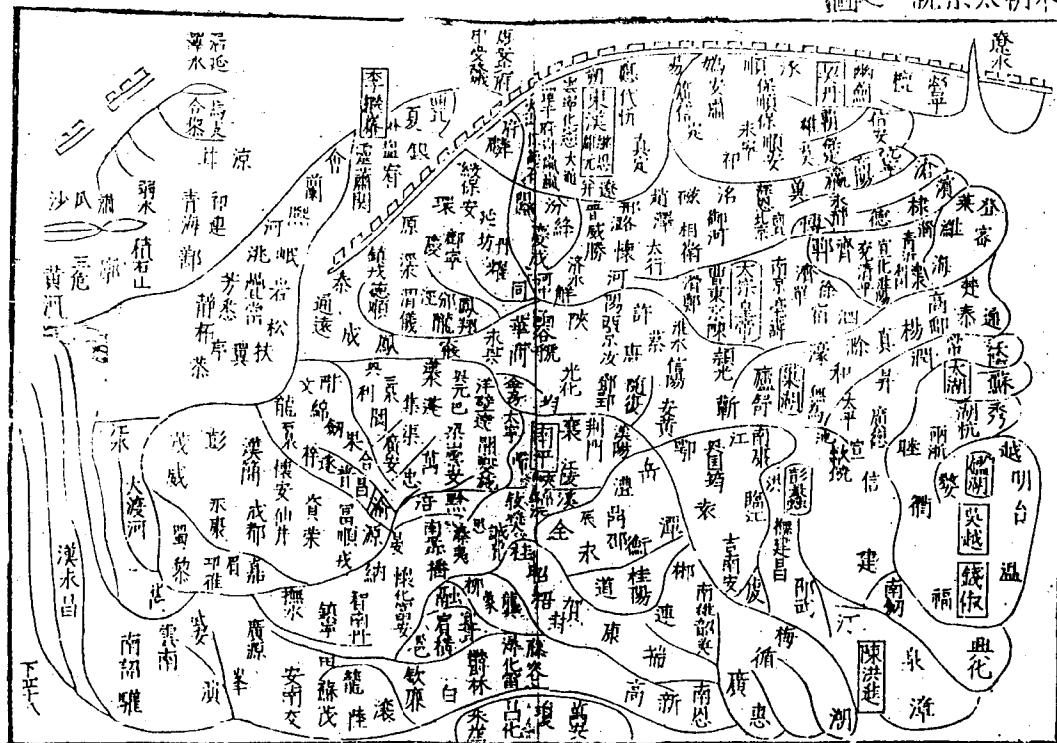
而下 宋建康 齊建康 梁建康 陳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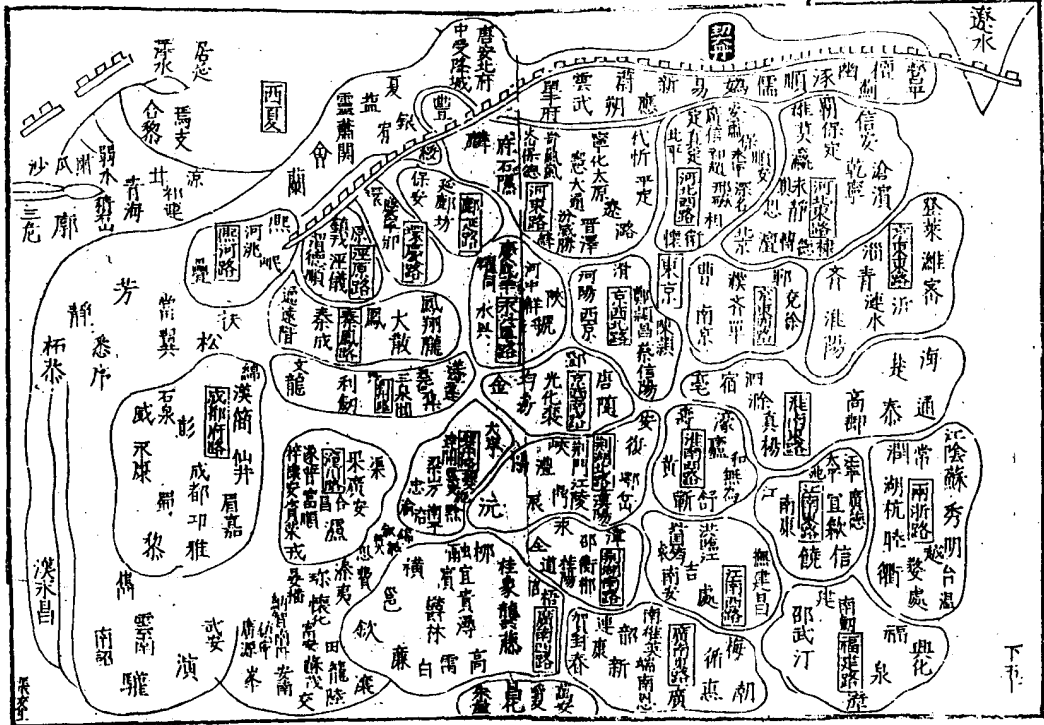
帝王 元魏初雲中後洛陽 北齊鄴 後周長安 隋長安首山

都邑 唐長安 梁汴今東京 後唐汴 晉汴

漢汴 周汴

宋祖肇造之圖

聖朝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姓趙氏宣祖昭武皇帝第二子母曰昭憲皇太后杜氏以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丁酉生於洛陽仕周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正月四日受周禪於崇元殿即皇帝位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大赦天下以誕聖日為長春節建隆四年二月王師入荊南南平高繼沖舉族歸朝得州三縣一十五三月克湖湘周保權得州十四縣五十八六年正月蜀孟昶降兩川悉平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開寶四年二月拔廣州擒劉鋹嶺南悉平得州四十一縣六十五八年十一月拔昇州擒李煜江南悉平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八

宋朝太宗統一之圖

聖朝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
帝宣祖第三子母曰昭憲皇太后杜氏以晉天福四
年十月七日生以其日為乾明節開寶六年封晉王
癸丑奉遺制即
皇帝位乙卯大赦天下改元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三年
四月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上表以所管漳泉兩郡
歸於有司五月吳越王錢俶上表以所管十三州歸
于有司四年上親征大原東漢劉繼元上表奏款得
州十縣四十一七年得西夏李繼捧銀夏二州

宋朝元豐九域圖

謹按宋朝元豐頒行李德芻曾肇王存等撰九域志總為二十三路

京東東西路熙寧七年分東西路元豐元年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路轉運司通管兩路遂以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淮南路易名提刑提舉司仍舊分臨京西南北路太平興國三年分河北南路後併為一路熙寧五年復分為二路河北東西路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南路雍熙四年分東西路端拱二年併為一路熙寧六年復分二路陝西路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河南路又有陝府西路後併為一路熙寧五年分二路河東路○淮南東西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為一路熙寧五年復分二路兩浙路○江南東西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為一路天禧四年分二路荆湖南北路咸平二年分南北路成都府路乾德三年兩川併為西川路開寶六年分峽路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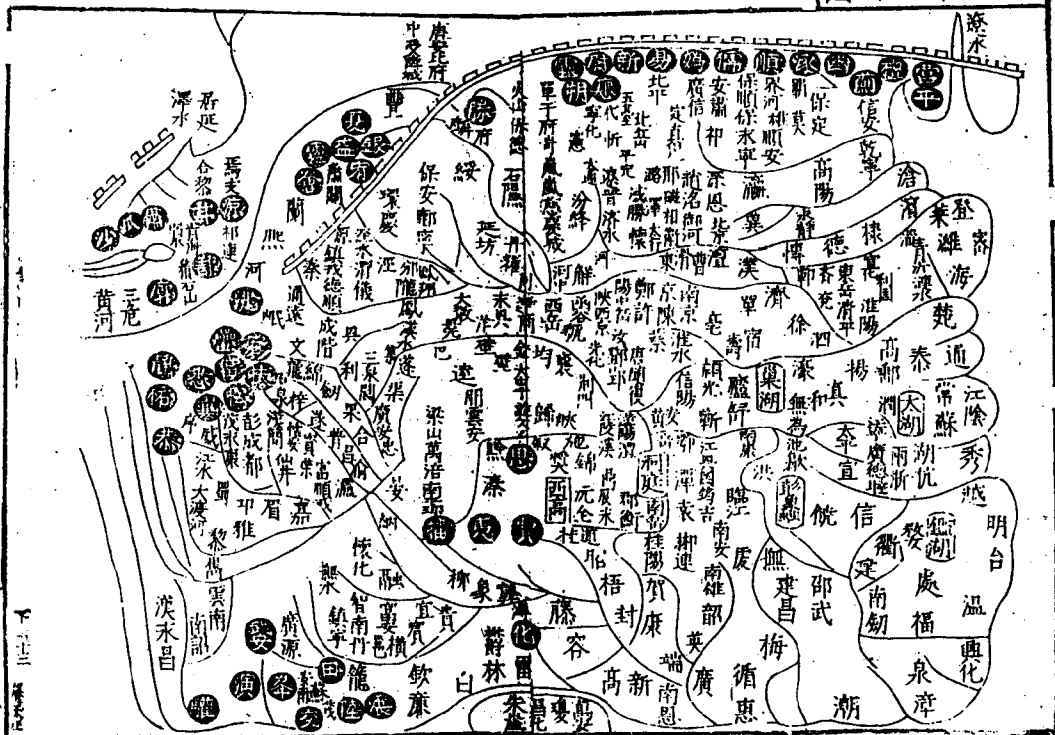
四年分益利梓夔四路嘉祐四年以益州路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太平興國元年為兩浙西南路雍熙二年改福建路廣南東西路其他升改廢置具于別圖陝西除永興一路外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是為五路而序止稱陝西路今姑別之以俟觀者契丹自唐末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并州藉其兵勢割幽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易十六州以報之顯德六年周世宗復瀛莫二州至今十六州尚為虜所據○西夏自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有拓跋仁福者為蕃部都指揮使從其姓梁開平中將史迎立仁福為州帥子彝超彝興繼為帥世有夏銀綏宥之

地勢與仕周為定難軍節度太傅中書令封西平王

其後光叡繼筠繼捧相次承襲然自

祖宗以來服叛不常 朝廷易其小寇不即討除彼遂

有之地故元豐九域志列之為化外云

宋朝化外州郡圖

聖朝化外州𦆅府羈縻之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
聲教所暨皆邊州都府領焉河北路安東上都護府
幽慎易涿檀營平燕歸順遼師順瑞薊河東路安北
大都護府單于大都護府鎮北大都護府雲應新蔚
媯朔寰儒毅陝西路安西大都護府庭靈夏涼沙鄯
瓜銀鹽勝宥西廓會宕疊甘蘭伊洮陽建威鎮利州
路松扶𢕟當悉恭柘直保靜耎州路思費播夷牂西
高業充莊琰廣南路交峰瀼巖田愛驩陸福祿長越
溫演林景環平琴山武安古德化郎茫州

宋朝升改廢置郡圖

四京東京開封 南京應天 西京河南 北京大名 【京東】陞改四 兗政和八年陞襲慶府 齊陞濟南府 曹陞興仁府 鄆陞東平府 廢一 廣濟熙寧四年廢入曹州

【京西】陞改五 陳宣和元年陞淮寧府 許陞潁昌府 潁陞順昌府 孟陞河陽府 汝政和五年改陞海軍 廢一 光化熙寧三年廢隸襄州

【河東】陞改三 晉政和八年陞平陽府 潞陞隆德府 府崇寧元年改靖康軍 廢四 沁太平興國四年廢 慈熙寧五年廢 平晉太平興國四年廢 靜樂咸平五年廢

【河北】陞改七 德陞安德府 定陞中山府 邢宣和元年陞信德府 趙陞慶源府 澶崇寧五年陞開德府 瀛陞河間府 乾寧大觀二年改清州 廢二 通利熙寧二年廢 承天廢隸真定

【兩浙】升改六 越紹興元年陞紹興府 杭陞臨安府 蘇紹興元年陞平江府 潤陞鎮江府 睦宣和三年改嚴 溫政和七年陞應道軍 廢二 順化廢還杭州 江陰廢還常州

【淮南】陞改二 舒政和五年陞德慶軍 壽政和六年陞壽春府 廢三 高郵 漣水熙寧五年廢 天長至道二年廢

【江南】陞改五 歙宣和二年改徽州 江寧建炎二年陞建康府 宣紹興三十二年陞寧國府 洪紹興三十二年陞隆興府 虔紹興二十三年改贛

【荊湖】陞改四 岳宣和二年改岳陽軍 誠崇寧三年改靖州 鼎乾道元年陞常德府 安宣和元年陞德安府

【福建】陞改一 建紹興三十二年陞建寧府

【廣南】陞改三 端宣和元年陞肇慶府 桂紹興三年陞靜江府 康紹興三年陞德慶府 開置二 隆 兗政和五年置 西路 廢二十五 富蘇溪勤常樂繡內順思明南儀 崖瀧潯牢羅竇蒙紆春嚴黨恩劉歸 恩芝州

【五路】陞改四 通遠崇寧四年陞改鞏州 延陞延安府 慶陞慶陽府 廢三 乾 儀北熙寧五年廢 綏熙寧三年廢

【成都】改一 陵井大觀四年改為仙井

【利路】陞一 三泉縣今復改大安軍 廢二 壁開寶五年廢 集熙寧五年廢

潼川 陞改四 戎政和四年改敘州 梓重和元年陞潼川府 遂陞遂寧府 涓井改長寧軍

【夔】陞改一 渝崇寧元年改恭州 開置一 遵義大觀三年置

【永興】陞一 永興軍陞京兆府

【河北化外】陞改二 幽燕山府 雲雲中府

【陝西化外】改一 灤宣和元年改樂

【夔路化外】廢二 思播宣和二年省并思為務川城 播為播川城

府號郡名多沿唐舊號不同者七 虢曰陝州 滑曰靈河 熙曰臨洮 楚曰山陽 明曰奉化 嵐曰樓煩 龍曰江油 唐所無者十四 澶曰澶淵 單曰碭郡 洺曰易陽 磁曰滏陽 祁曰蒲陰 耀曰華原 府曰永安 宿曰符離 泰曰海陵 信曰上饒 沅曰潭陽 昌曰昌元 南劍曰劍浦 化曰茂水

歷代輿圖總論

歷代郡國見諸帙籍固詳矣類舉則不勝其煩略之則
共文武關國勢一統故增損皆定土宇分裂則得失
不常今於圖末重述因革紀其總數庶幾易於參考
焉粵若高辛創法九土開疆夏功見於唐虞商人無
所損益姬姓理𨱍頗易舊名徐梁入於青雍冀土析
於幽并其後七雄交爭王畿日蹙東遷之地僅存七
城河南洛陽新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地嬴氏得志以守易侯瓜分天
下為郡三十有六而南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
象郡凡四十郡郡置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
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
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
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
中山渤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者河上渭
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
上渭南中地以為京兆馮翊扶風是為三輔又增
其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東河間臨淮山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茲加以四濟北濟陰
山陽北海宣帝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牁越
嶲沈黎文山犍為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
陵郡為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洪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
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是也至平帝元始
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

有一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舊號南置交
阯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涼益荊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
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值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
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
刺史員十三人掌一州明帝置一永昌章帝置二任城吳郡
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齊北廣陽順改淮陽為陳改楚為彭城濟東為東平臨淮
為下邳千乘為樂安信都為安平天水為漢陽是也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
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治河南朔方隸於并部而郡國百有
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有六少前漢三也桓靈頗增於前後
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漢陽廬陵魏武定西朔三方咸立生
靈阪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新興洛平西平新平洛陽陰平華方譙郡
樂陵章武南鄉襄陽而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陽廬江文帝置七朝歌
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增上庸少省平陽得漢郡者
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
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安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
吳大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廣陵南郡少帝景帝各四臨少
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
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榮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
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丘
臨淮東莞襄城沙陰長廣廣漢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竹平南省

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
十九州司豫兗徐揚青幽平并雍梁秦涼益寧交廣郡國一百七十三
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惠帝不君中
州盡棄永嘉南渡建業開基九州之地有其二焉自
茲以降國分南北更王迭霸疆理不常宋至孝武大
明中州凡二十有二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
十有九南齊繼統又置巴東一郡餘並因之為州二
十有三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類與元
魏俊吞互相得失蕭梁之時多沿舊制天監中有州
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

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陳氏較之土宇
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而以長江為境有州四
十有二是時其地愈狹立名益多為郡百有九縣四
百三十有八此皆疆宇之列乎南者也後魏起自北
方遷據中土有州百十有一郡五百一十有九縣千
三百五十有二自東西分都之後天下㕠立梁陳有
江東宇文有關西高齊據河北有州六十有七郡百
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後周宇文志在興復自其西
有姑臧西南有全蜀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通計州二
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四凡此皆疆理之

列乎北者也迨隋文平一天下遂廢諸郡以州理人
至煬帝平林邑更置三州大業三年改州為郡乃置
司隸刺史外部巡察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
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太宗元年因山川
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
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
檢察如漢刺史之職二十八年戶部帳凡郡府三百
一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天寶之亂兩京覆沒
因假方鎮用平孽盜代德之際至于不朝不貢效戰
國股髀相依天子羽書所制河南數十郡而已僖昭

以後日益割裂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
岐蜀北則燕晉而朱溫所握七十八州以為梁繼以
克用之唐敬瑭之晉劉暠之漢郭威之周躡迹相因
迭有中土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
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
稱臣又得其州七周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
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
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
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二百九州以為晉劉
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

一百六州以為𨙻氏代漢七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

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强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晉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上天降休誕錫

真主

太祖皇帝撫念黎庶命將專征荊湘蜀七衡璧請命李煜劉鋹束手投擒

太宗皇帝聖略勃興志清餘孽吳越并汾相繼納款車書混一德被遐徼

聖聖相繼治監大清圖籍所列府州軍監凡二百九十有五縣一千一百三十有一而化外羈縻之州不與焉嗚呼治形則亂弭泰萌而否消猶之重明麗而妖氛清洊雷作而羣聽悚王者大一統四海皆徠臣巍巍乎盛德大業將底於億萬斯年之永豈不偉歟

謹按歷代輿圖始自古今華戎區域終於升改廢置州郡合為一篇玆與

皇明一統輿圖九邊圖論衆而粹之厚薄不倫故分為兩篇云

脩攘通考卷之二終

大明一統輿圖奏稿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謹
奏臣惟治古帝王講求政務親與其臣而相可否猶慨
其未也乃陳地圖焉於是乎九州地域廣輪之數民
情土俗之宜如指諸掌而後行之是故一時允賴我
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偽實備嘗之地之險易實
徧歷之
太宗文皇帝亦與有開闢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其
胸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未
易改也自時厥後
列聖相承雖莫不具
上聖之資而視
祖宗之嘗嘗周游民間者有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或輟
孝宗皇帝嘗銳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正
德以來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於是大隔而欺蔽遂
有不可止者則所當脩復
祖宗之舊使上下各得自盡正在
今日臣待罪輔臣媿無裨益乃者備員吏部凡遇考績朝
覲官員密加訪問於地方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除
摘其論列之近似者裝成三冊上
請
施行外敢復即天下土地分為十有七圖各具敘紀又裝
成一冊上
獻伏惟
皇上清明之燕復披此圖必如我
祖宗之親歷地方者然則延訪之際皆有實據人豈能欺
之哉孔子稱舜用中於民孟軻氏謂其自耕稼陶漁
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蓋其廣大寬平能使人人
得輸其情此舜之所以不可及也萬世而下臣得不
獨有望於
皇上乎若近代人君綜核名實以察察為明者由
皇上視之天地懸隔矣謹具
奏
聞
嘉靖八年六月初一日進
至本月初六日奉
聖旨覽奏輿地圖敘紀明白切要具見體國經濟至
意圖本朕已留覽還謄寫副本存留內閣該部知道
欽此

皇明輿圖目錄

皇明輿圖目錄終

凡例

諸圖之作不盈方尺圖所不能狀者諸叙叙所不能載者皆諸紀凡以盡圖之蘊也而隨事起數要各有當故以凡例先焉

一兩京十三省各府州衛所并大小土官衙門但係統有地方直隸兩京府部及各省布政司都司者俱大書于圖若衛所寄治有司城池原無統轄地方者雖直隸不書（如兩京及各處直隸衛所是也）其雖係直隸統有地方而衛分頗多者亦不悉書（如宣府遼東寧夏甘肅各鎮及四川行都司是也）及內有係于邊鎮要害者即不嫌特書（如涼肅洮河岷州西寧六衛之類）書之重邊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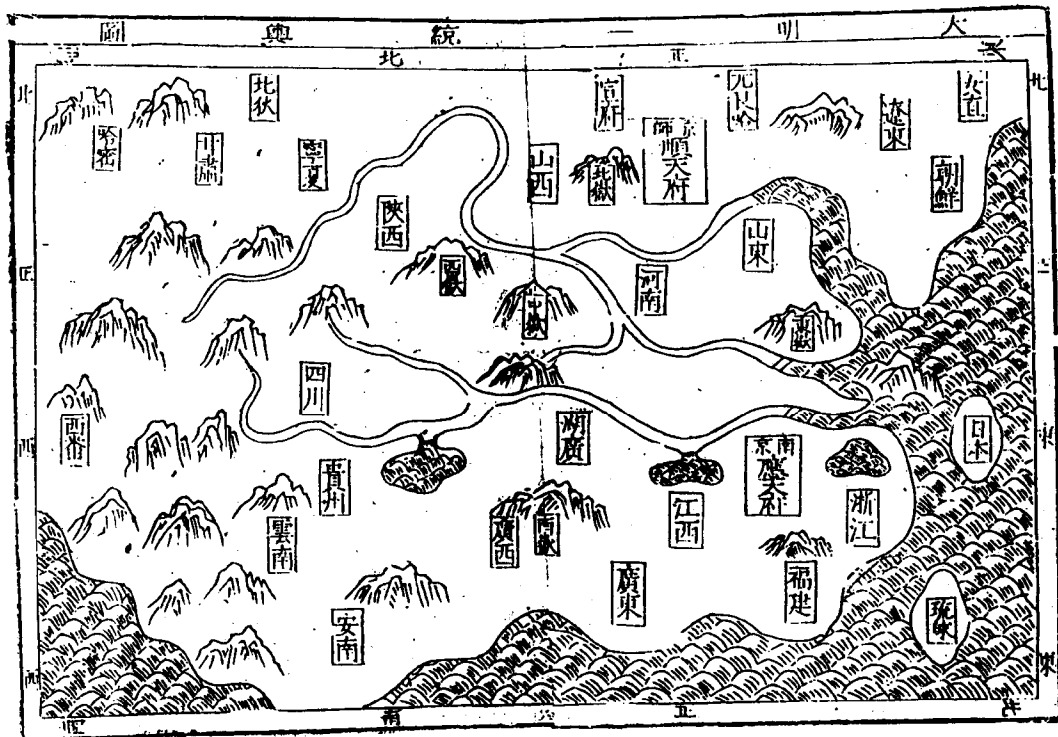
一直隸府州衛所并土官衙門已於圖中標出圖後仍紀其總數以括之互相考見也其各屬州縣千戶所并宣撫等衙門止分註於其所爲之下示其有所統也

一各圖內但係軍衛有司衙門俱背地金書惟土官衙門以黃書別之若關隘之顯者惟京師得具之亦易以朱閣青書其餘山川地名及夷方則素地墨書而已

一各處親王雖有藩屏之重而無地方之責故不得附于圖惟於圖紀中見之其郡王以下不悉書統於尊也

一各處戶口錢糧軍馬、止書大數、其詳自有司存、惟錢
糧徵歛百出、不難悉書、如各色物料并一切供應[illegible]所供徵派不一難拘額數
若夏秋二稅著惟正之供也、若鹽課則邊儲之所仰
給者、故特書之。

一四夷關止書
本朝曾經奉貢者書之、其山川境土去中國遼遠、俱難
悉知、今但表其方位所在、亦示不勤遠略之義云、

一四夷向背靡常、不足為國輕重、惟素效勤誠及數肆
侵犯者、則詳書特書之、其餘止略具顛末而已、

大明一統圖叙

右

今日輿圖全盛如此臣聞古二帝三王統壹區宇血氣之屬莫不尊親凡以功德並隆而仁澤廣被之效也後有作者靡不威加海内功成混一然而尊親之意微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思與天下更始非有利其土地人民之心是以中外華夷莫不嚮風及今百六十餘年而有司失此意矣土著之民困於徵求邊疆之士苦於戰鬪故國或異政家或殊俗於是有一統之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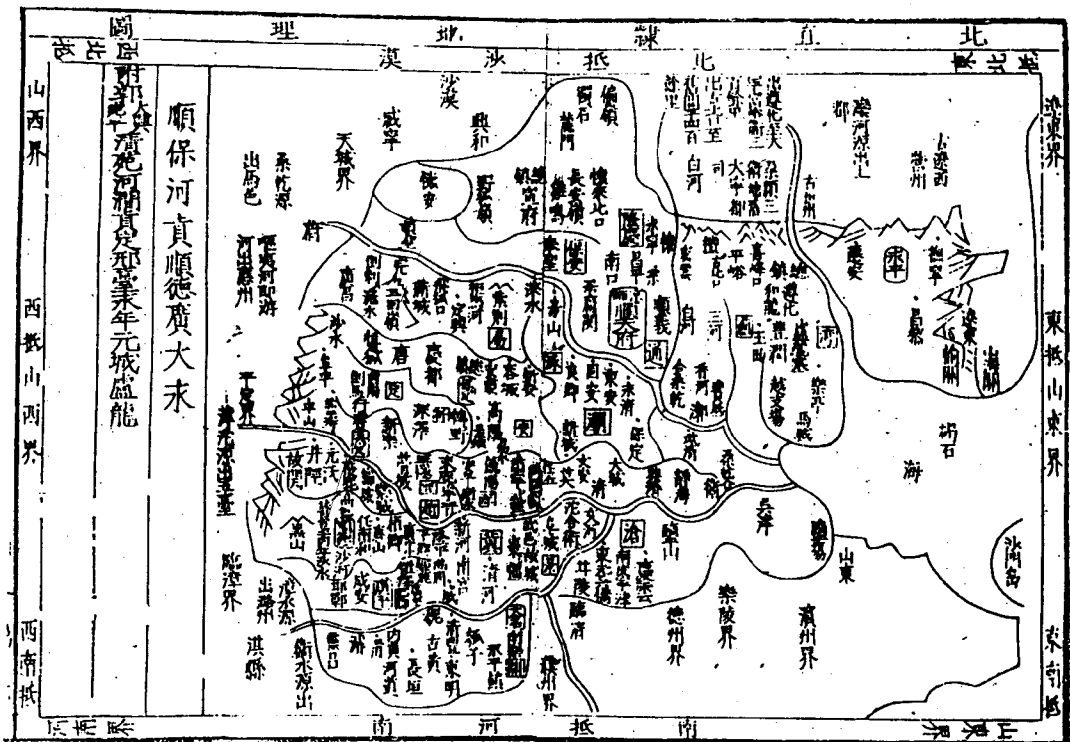
迺不見一統之盛治孟軻氏所謂盍反其本者其不在

今日乎臣謹法周禮職方氏取兩京十三省四夷約而為圖者十六稍加叙次義兼詳畧而冠以是圖要以見別五服等華夷辨方官人任土作貢戢戎兵謹封守興地利飭八材紏遊逆弼教化協風土時勢之宜章柔遠能邇之治皆不出此道又將以明我

皇上所以光昭不紫克應

天心恭惟是好生一念庶天下百司於道知所嚮而不虚役其志云

北直隷圖叙

北直隷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家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鎮俱口子在順天府東北境險阨尤著故薊州順天府屬保定亘兵屯馬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遼東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今朶顔三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道衛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

惟薊州運道猶通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建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為腹心之患遷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譏何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匹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北直隷圖紀

直隷府八屬州一十七縣一百一十五直隷州二屬縣一隆慶州保安州

親軍衛三十九屬所二百五十七犧牲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八屬所二百三所二在外直隷衛三十九屬所一百九十二所九大寧都司領衛一十一屬所五十四所一萬全都司領衛一十五屬所七十六所十

戶口

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綃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卜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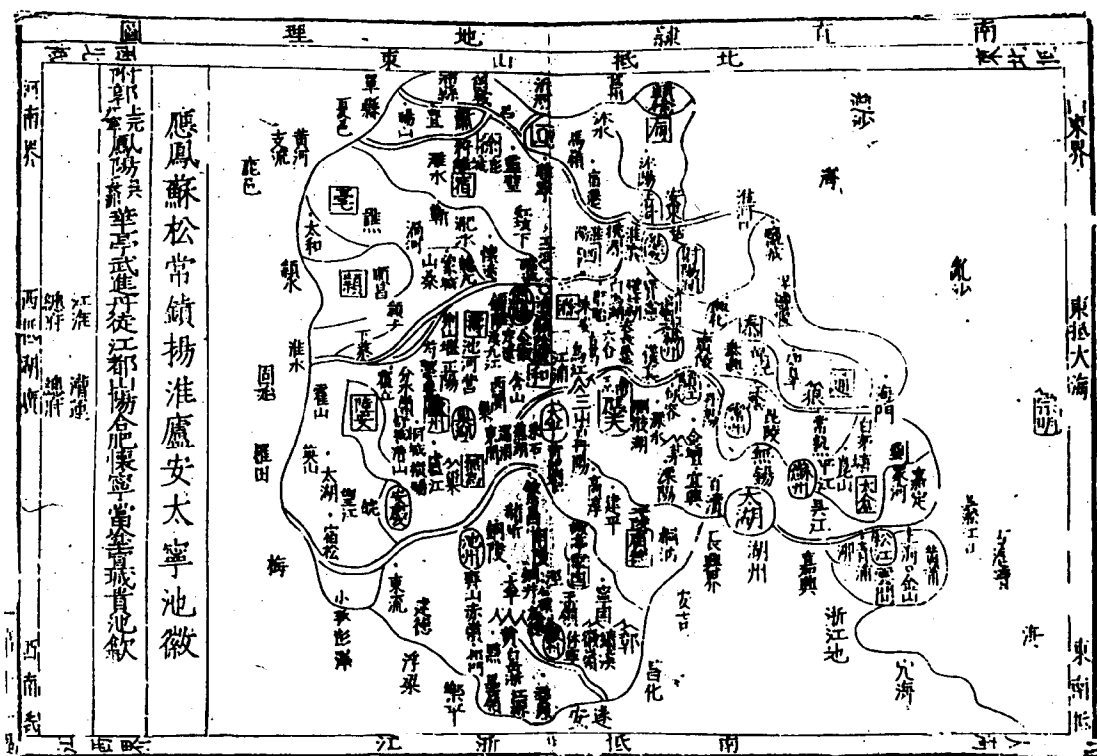
長盧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

軍馬

京營見操京外衛馬步官軍共一十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餘員名

薊州保定宣府三鎮馬步官軍共十萬五千八百餘

員名

太僕寺所屬順天等府寄養馬共三萬四千八百餘匹北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俻用馬共一萬七千五百餘匹

南直隸圖叙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
徐潁(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
安特建兵府(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
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楚地)
俱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昔爲)而崇明
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
肆行剽刼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
廬州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
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松江)則田賦不
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鼈
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
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
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
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白圍田多坍江)民勞其
矣

南直隸圖紀

直隸府一十四(屬州一十三屬縣八十七)州四(屬縣八)
親軍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一十二)犧牲所一 在京屬府衛三
十二(屬所一百九十六)所一 在外直隸衛二十八(屬所一百四十)
五所一十五
中都留守司領衛八(屬所四十)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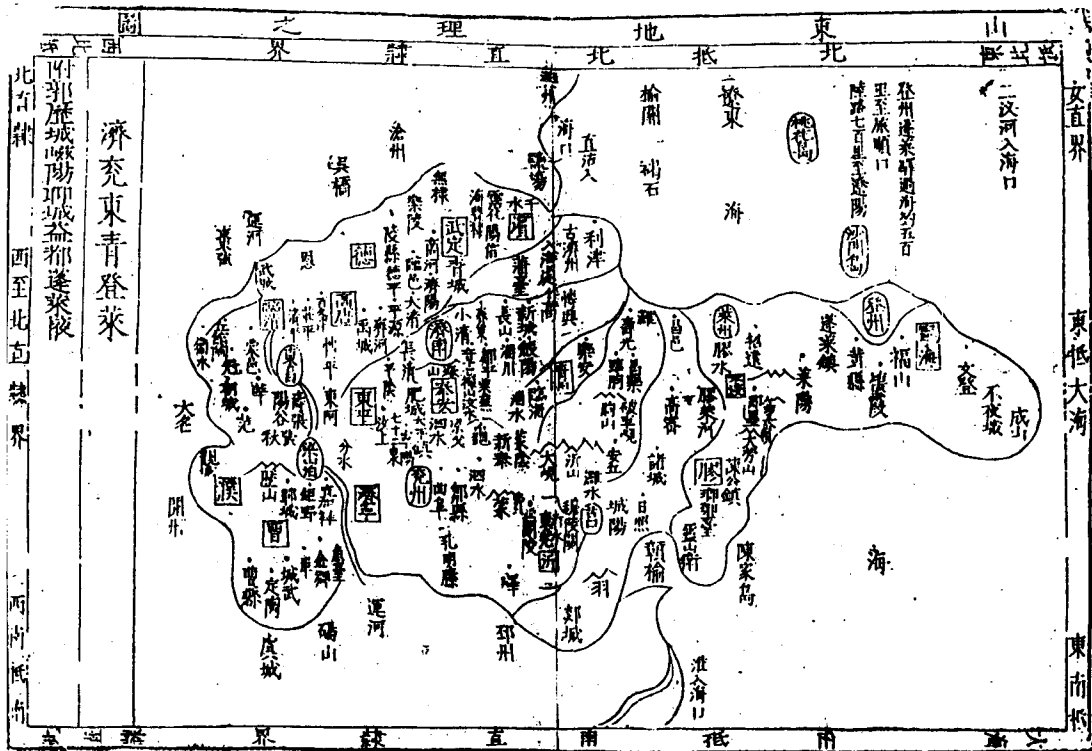
戶口

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
萬七千四百三十九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十四石絲
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
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
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軍馬

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夷人共二萬八千九百餘員名
在外衛所除中都留守司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
餘共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
南京太僕寺所屬應天等府備用馬七千五百疋

山東圖叙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
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旣廢遂以其西
境為餽運通衢南蓋邳徐(俱南直隸州)北泝天津歲有河
(運河)悉綮尕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
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
京儲邊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青州)濟(濟南)之間號多
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東)自為區域
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氏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
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撫復可也登(登州)萊(萊州)
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礁運船至此輒壞)稽之
往蹟則平度州(萊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
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
至萊之海倉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
元時所濬以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蓋嘗治開(故蹟在遼北新河東
海湖所通自此至海上八十里)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
講者

山東圖紀

布政司領府六屬州一十五縣八十九

都司領衛一十七屬所七十四所一十八　儀衛司四　遼

東都司領衛二十五屬所一百二十四所一

王府四魯府德府衡府涇府

戶口

戶七十七萬五百五十五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六

百七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

石絲二千一百一十一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

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

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

鹽運司額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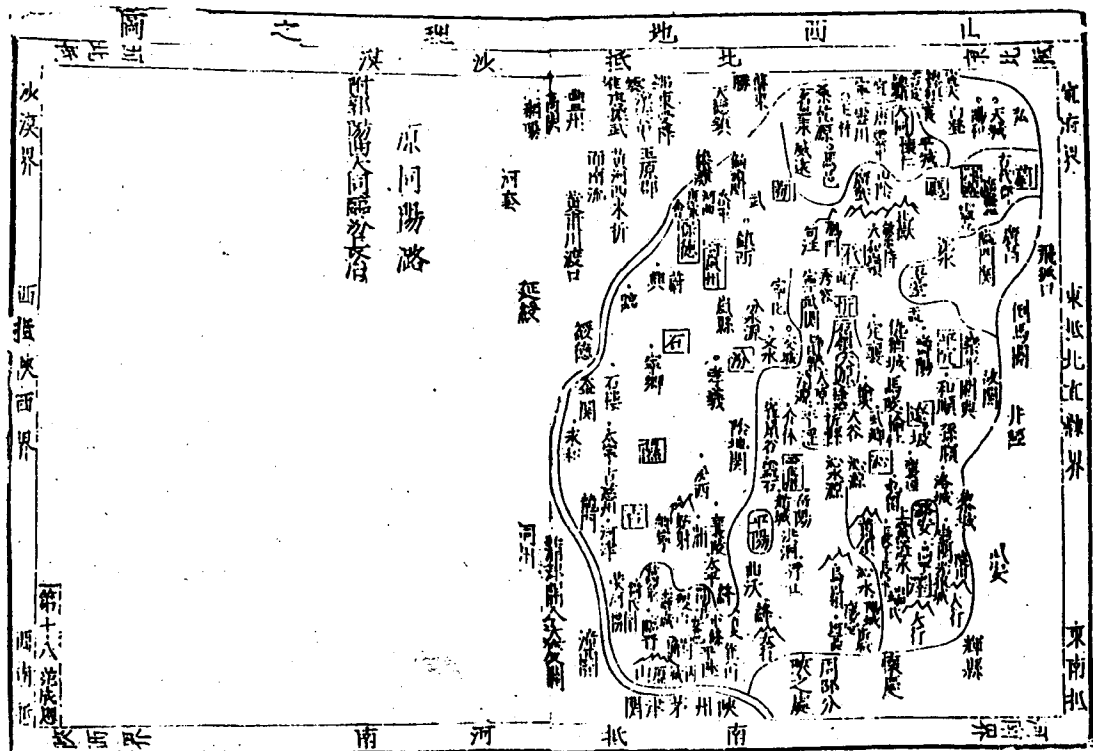
軍馬

本都司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三千三百餘

員名

遼東鎮城馬步官軍六萬三千八百餘員名

備用馬匹數具北直隸軍馬項下

遼東行太僕寺并苑馬寺二項見在馬共五萬六千

二百餘匹

山西圖叙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方沙漠表裏河山蓋有俯抱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俱太原府屬）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在大同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為脣援雁門偏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河套）為急且保德（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黃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大同府屬）之鎮徒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潞府屯卒）路城（潞州屬縣）之逋民並以山谷幽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𡂿嗷待哺脚𠂉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胥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皇明輿圖　山西圖叙　十九

山西圖紀

布政司領府三屬州一十六屬縣五十八 州五屬縣一十七

都司領衛九屬所四十 所九 儀衛司三 行都司領衛一

十四屬所七十 所三

王府三 晉府 瀋府 代府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八萬四千一

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十六萬四千二十二石絲

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

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鹽運司額辦引鹽四十二萬引

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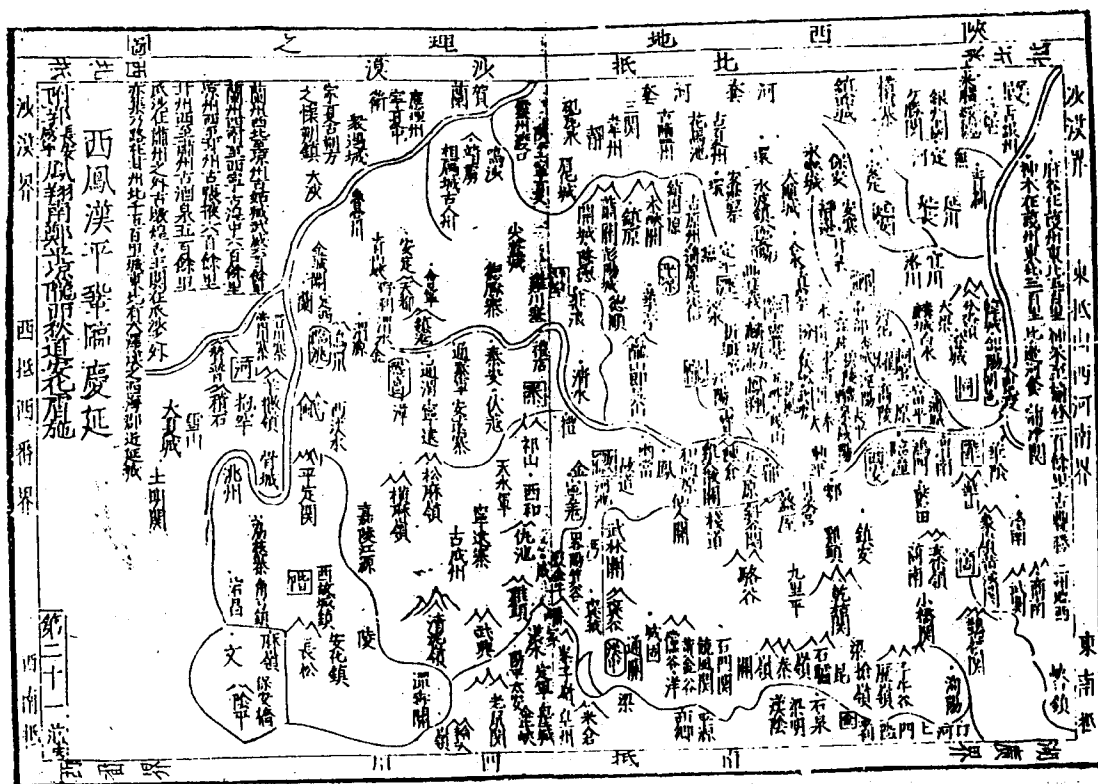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人等一萬九千五百餘

員名

大同鎮城馬步官軍四萬六千餘員名

山西行太僕寺見在馬驢騾共三萬一千九百餘匹

頭

陝西圖敘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平涼、固原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昌鳳翔（鞏昌、鳳翔）之壖若延慶（延安、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焉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綏鎮城）河套（延安北境是）盡為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涼（甘州、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輙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荒（西番）實與四川同患苦且亦不剌（北虜小王子枝將）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以南徙（今松潘臘地方是）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頗資其利）而邊釁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東）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罷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陝西圖紀

布政司領府八（屬州二十、縣九十五）

都司領衛二十八（屬所一百三十四）所一十二　儀衛司四

行都司領衛一十三（屬所七十三）所四

王府四（秦府、慶府、肅府、韓府）

戶口

戶三十六萬二千五十一口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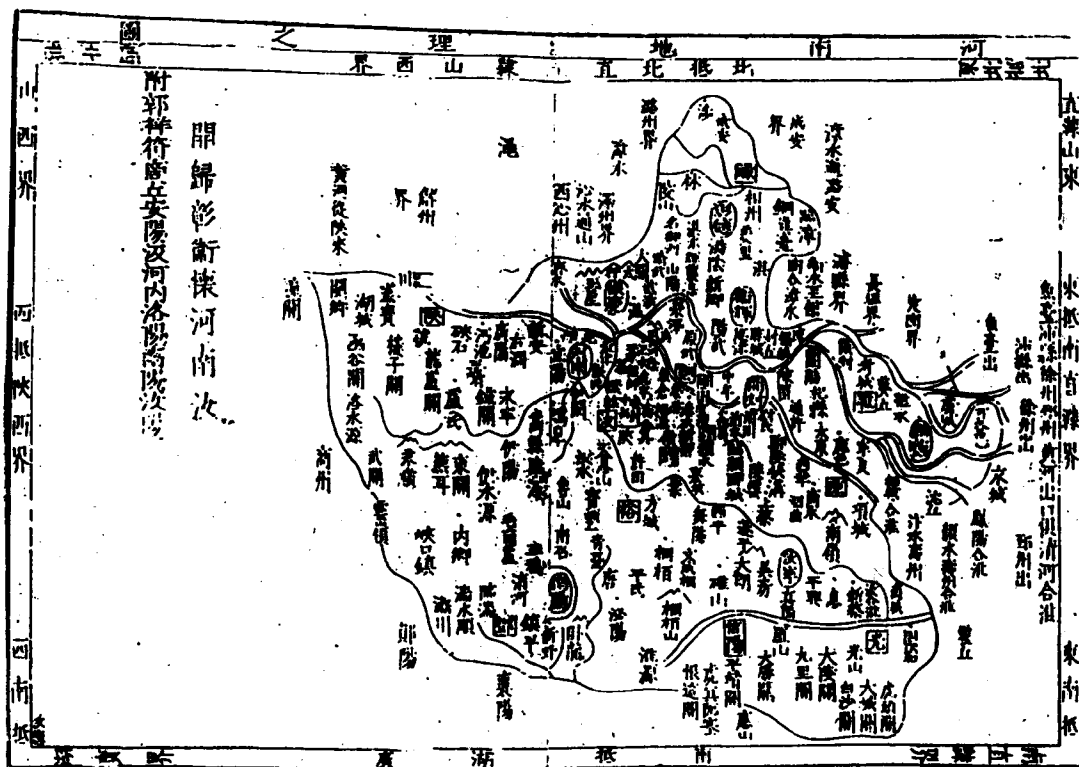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馬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二萬三千九百餘員名延綏寧夏甘肅三鎮共馬步官軍舍餘土達一十三萬九百餘員名

陝西甘肅二行太僕寺并苑馬寺所屬見在馬四萬七千四百餘匹

洮河西寧三衛番茶易馬四千八百餘匹

河南圖叙

河南古豫州地闊閎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懷洛以被山南（今陝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黄（襄陽黄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開陝焉然分建

宗親班禄無紀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陳睢二州（陳屬開封睢屬歸德）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山西北直隸）之間軍民左右聯屬盜賊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八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鐇山襳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

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刼奪之禍歲不免矣

布政司領府八屬州一十一縣九十二州一屬縣

都司領衛一十二屬所十九所一十一儀衛司七

王府八周府 唐府 伊府 趙府 鄭府 崇府 徽府 汝府

戶口

戶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口五百二萬三千二
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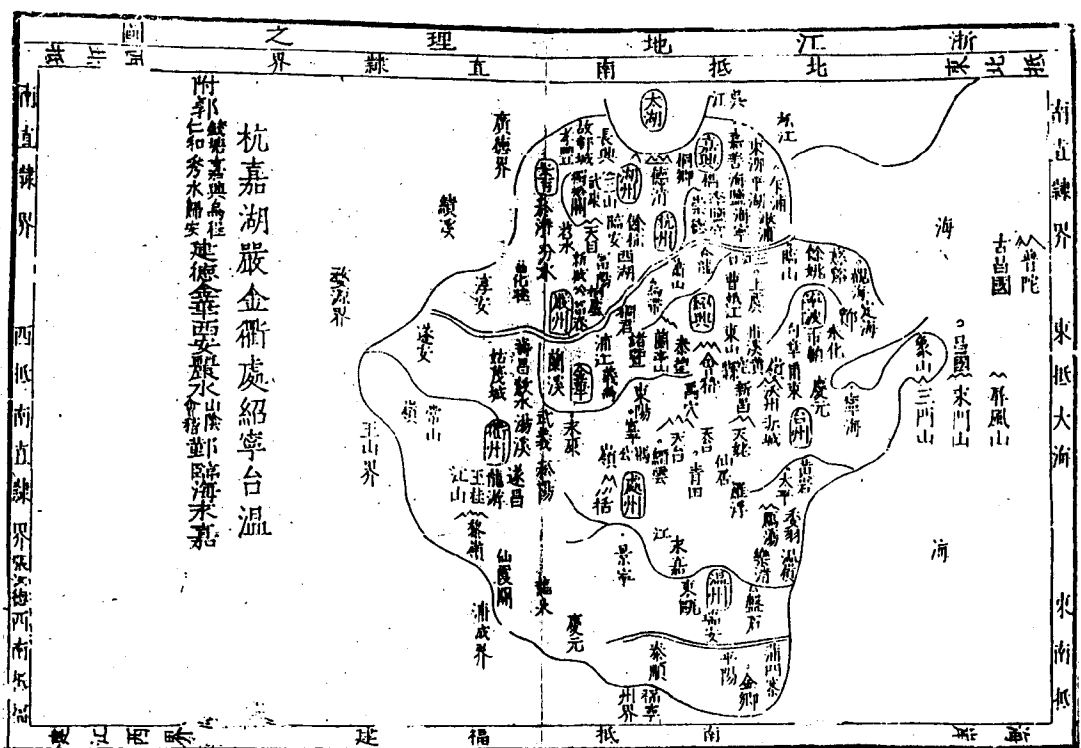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三十八萬四千八百九十六
石絲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二兩絹九千九百

五十九疋綿花三百四十二斤馬草二百二十八
萬一千六百四十束

軍馬

本都司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一萬五千九
百餘員名

備用馬匹數具北直隸軍馬項下

浙江圖叙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嘉興）湖（湖州）與江淮相表裏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隸徽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為郛郭左信（江西廣信府）郡右閩關（在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統出淮（淮安）揚（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安吉州）長興（長興縣俱湖州府屬）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杭（杭州）湖（湖州）寧（寧波）紹（紹興）四郡則震澤（今太湖是）東海之所經也溯衢淤壅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嘉湖易通舟楫故私鹽尤多）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松溪（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一帶嵗被侵暴溫（溫州）台（台州）並海而南信宿（再宿）達于福寧（福建屬州）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然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夷州所從入乎）

浙江圖紀

布政司領府一十一（屬州一縣七十五）

都司領衛一十六（屬所百二）一所三十

戶口

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五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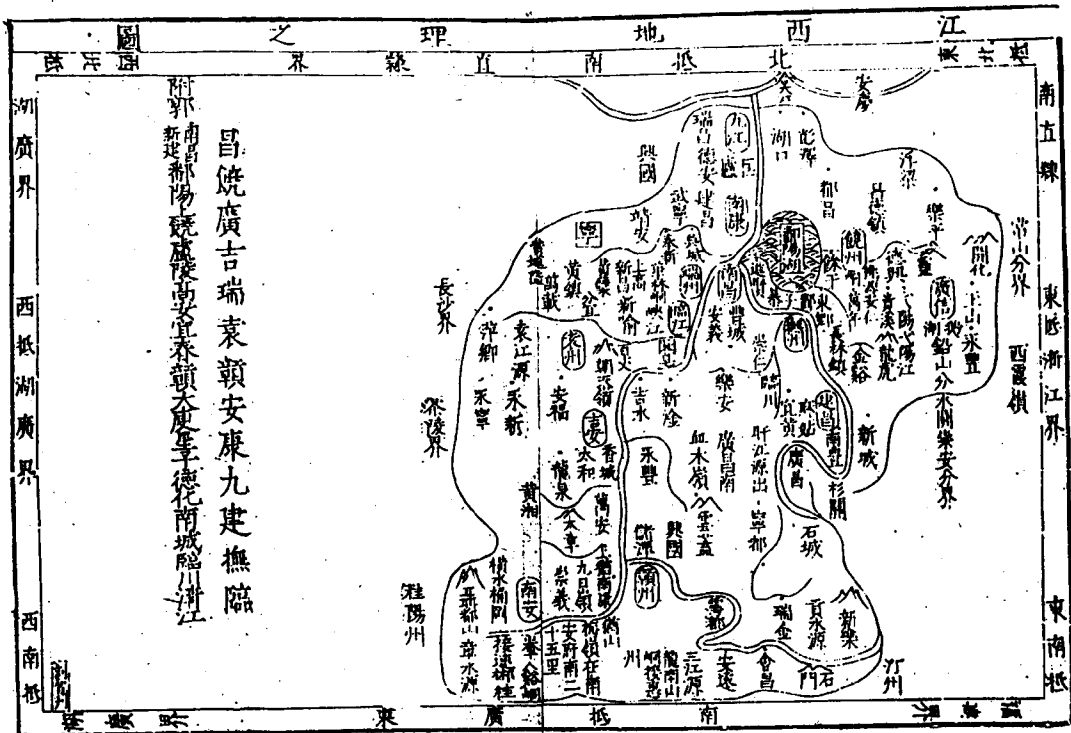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絲綿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布九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

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

鹽運司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名

江西圖叙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隸)楚(湖廣)閩(福建)粵(廣東)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鄱陽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南安)贛(贛州)之間則汀漳(汀州漳州俱福建屬府)雄韶(南雄韶州俱廣東屬府)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湖廣屬府)迺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臨江)吉(吉安)瑞(瑞州)信(廣信)撫(撫州)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稼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布政司領府一十三屬州一縣七十三

都司領衛三屬所一十五所一十三　儀衛司二

王府三淮府弋陽府益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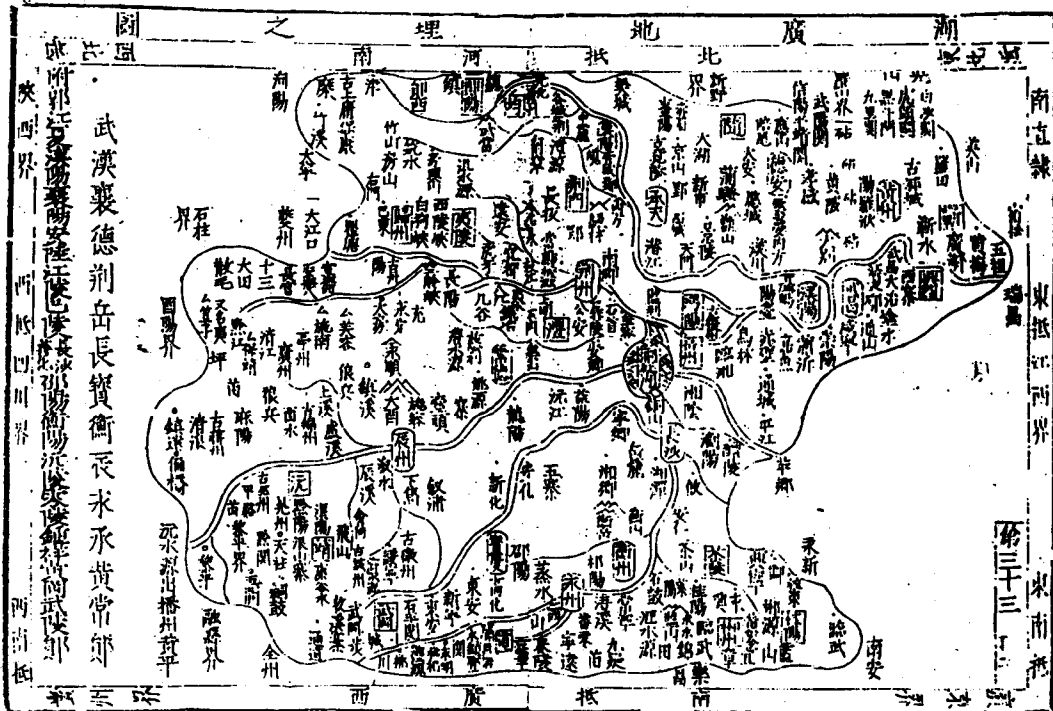
戶口

戶一百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萬九千八百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石絲八千二百三斤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七百餘員名

湖廣圖叙

湖廣古荆州地襄（襄陽）郢（今河南鄧州即襄陽北境）抗其頭顱蘄（蘄州黃州府屬）黃（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荆州）制其腰膂仰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陜（陜西河南交界地方）郴（郴州）桂（本州桂陽縣）之跨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沅（辰州府屬州）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荆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惟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矣

宗藩基布歲賦是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呰窳（呰音子偷之意窳音愈懶也）而難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所屬地方是）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姦謀俑搆驕橫滋萌朝議不明很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湖廣圖紀

布政司領府一十四（屬州一十三縣九十五）州四十（屬縣）

都司領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三宣撫司四安撫所司九長官司一十四蠻夷官司五）三十四 儀衛司四 宣慰司二（屬長官司八） 行都司領衛七（屬所三十）所八 儀衛司二

王府九（楚府 遼府 岷府 襄府 荆府 吉府 壽府 榮府 華陽府）

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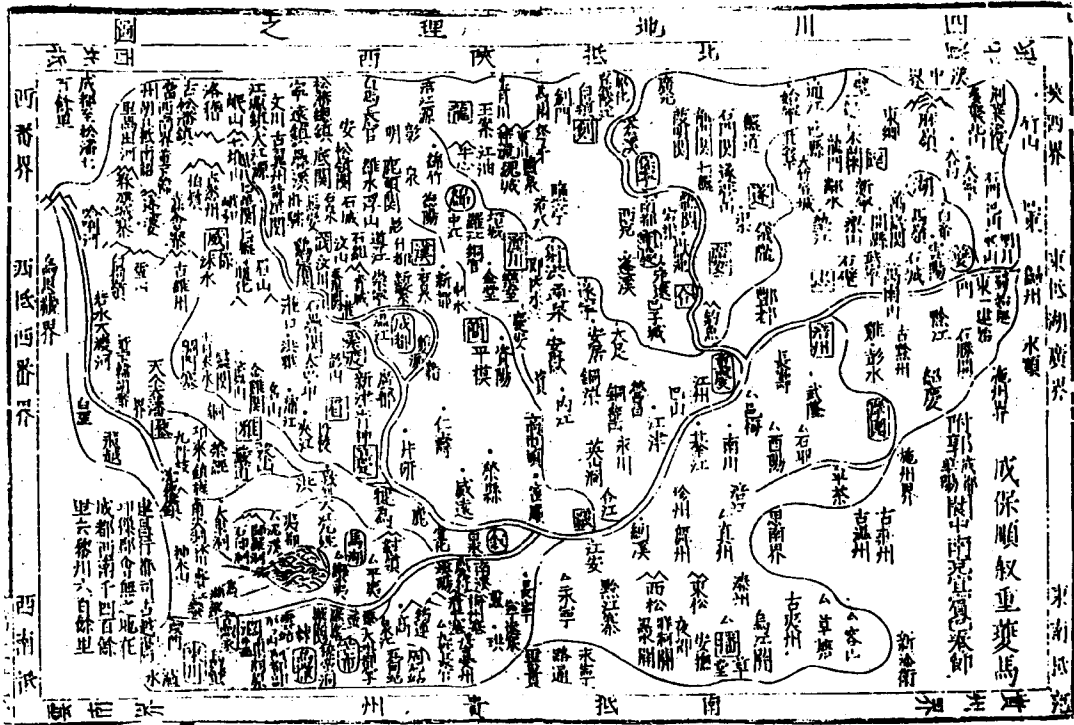
戶五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口四百三十二萬三千五百九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豆芝麻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七萬一千六百餘員名

四川圖叙

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猓(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部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餽而險阨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况上列

飄落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千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四軍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叙(叙州)瀘(瀘州)有脣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巴乃若硐門(硐音洞石室也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治此)之脊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俱隣接)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為奥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建昌六衛即行都指揮使司所隸)

四川圖紀

布政司領府七（蜀州一十四縣八十長官司四）軍民府四　州六（蜀縣二十）

四　宣慰司一（蜀安撫司二長官司六）　宣撫司三（蜀長官司一）　安撫司

一　長官司一

都司領衛一十二（蜀所四十九宣撫司二安撫司四長官司二十二）所一十一

（蜀長官司二）　儀衛司一　招討司一　行都司領衛六（蜀所三十四長官司五）所八

王府一（蜀府）

戶口

戶一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二百一十萬四千

二百七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十萬六千六百六十石絲

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

斤

提舉司井龍州等衛所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一十萬

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

福建圖叙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信（江西廣信府）為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為右臂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内阻溪山秀奕民用以和然處（浙江處州府）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窩魚鹽之利山谷遂深逋寇所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逃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萬興（通番海賊不特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汀州）漳（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江西屬府）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山盜頗多荒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福建圖紀

布政司領府八（屬縣五十一）州一（屬縣二）

都司領衛一十一（屬所五十六）所一十四　行都司領衛五（屬所二十二）所四

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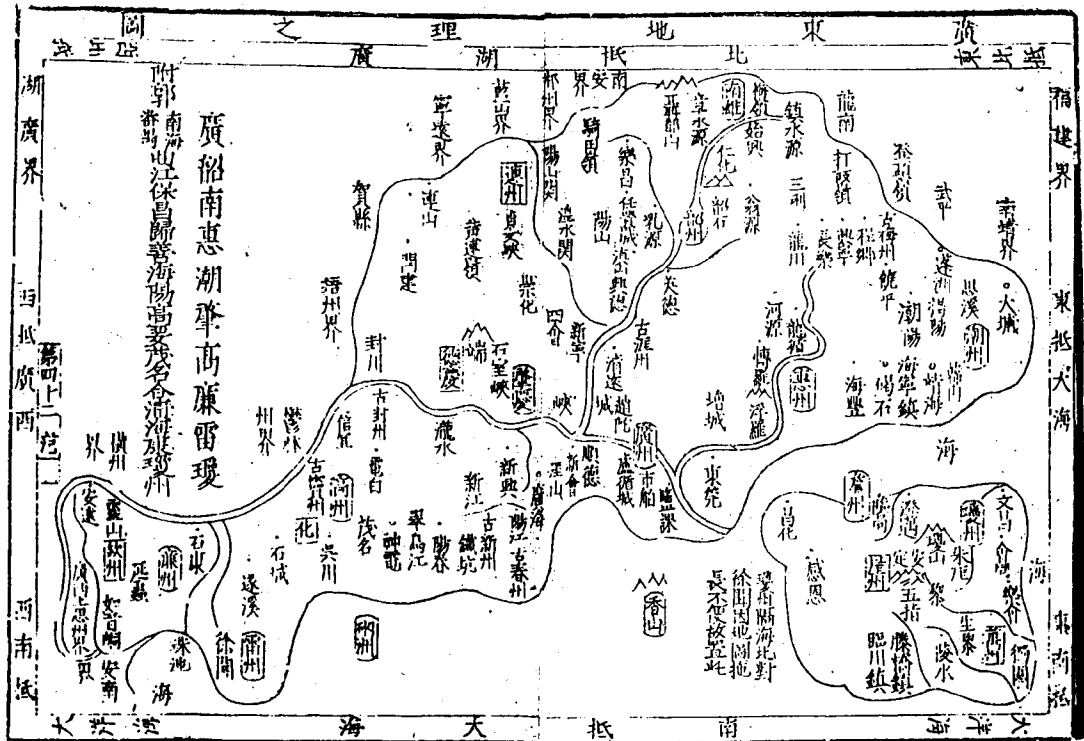
戶五十萬九千二百口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疋苧六十五斤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

鹽運司額辦鹽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共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名

廣東圖叙

廣東古百粤地蓋五領之外號爲樂土由雄（南雄）連（連州）（韶州府韶）可以向荊吳（湖廣江西是）由惠（惠州）潮（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是）由高（高州）廉（廉州）可以控交桂（交阯廣西是）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託名通番因而行劫海上）無事則挺身惟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久弛（齎送鹽米入山通盜者謂之通山）教之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總鎮兩廣）太監總兵都御史俱住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之况地産珠池（在廉州境内）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内使數來采辦民交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内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廣東圖紀

布政司領府十屬州七縣六十四

都司領衛一十五屬所六十八所四十六

戶口

戶四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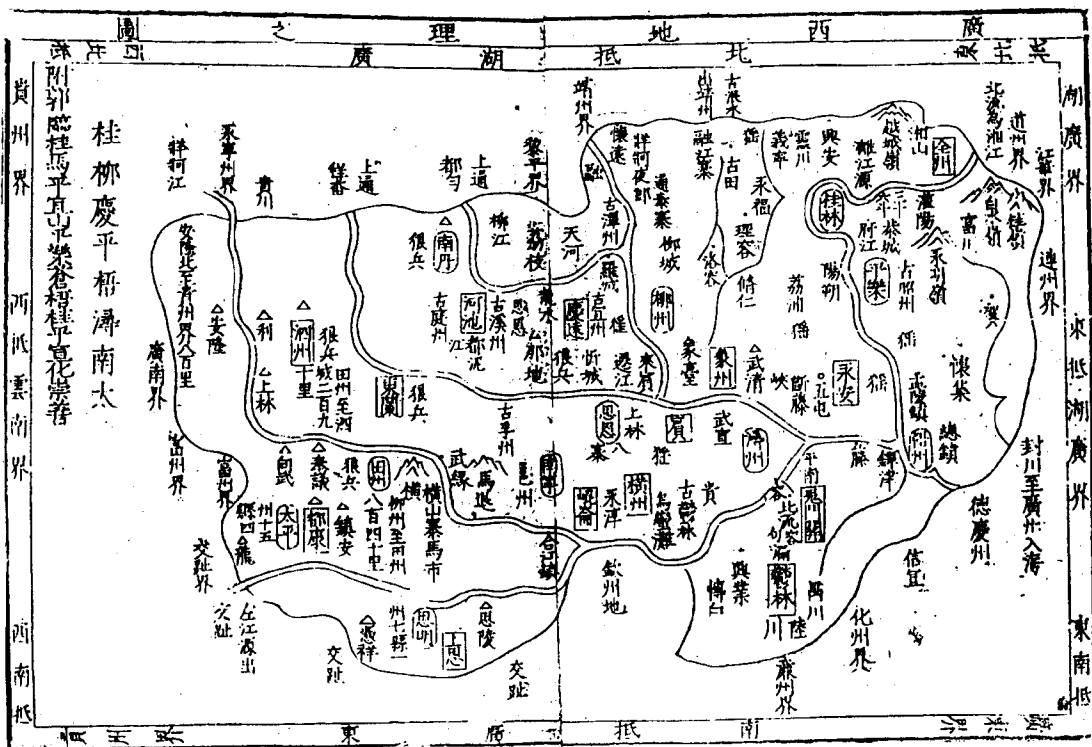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

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本折色鹽價并引價銀共

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兩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四百餘員名

廣西圖叙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

藩封外困邉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巳平峝夾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桂林府屬）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田寧府屬）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桂林府屬縣）西延六峒（在興安境內）與武岡州（湖廣府屬州）陽峒接壤徭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郴（郴州）廣（廣達）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內）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並罹慘毒而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泗城各土官俱是）最強思恩（思恩）田寧（田寧）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躡交阯（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莞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廣西圖紀

布政司領府一十一（屬州三十八縣五十長官司一）軍民府一（屬縣州）八（三屬縣）長官司二

都司領衛十（屬所十五）所二十一　儀衛司一

王府一（靖江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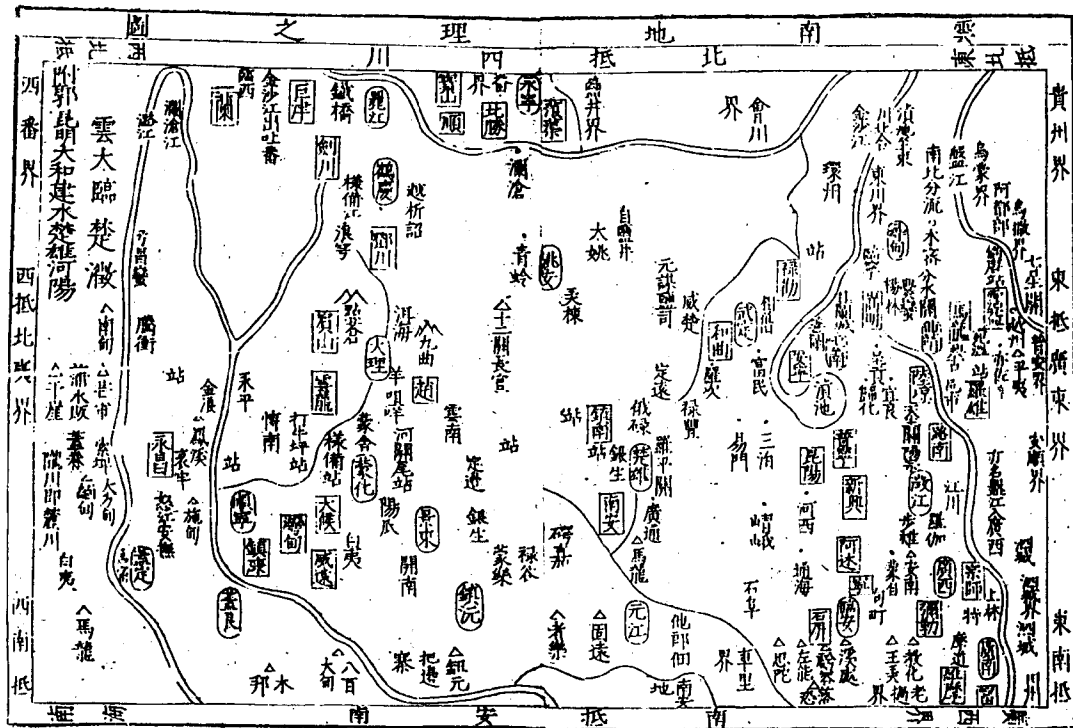
戶口

戶一十八萬六千九十口一百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石鈔二百四錠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百餘員名

雲南圖叙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巇嶮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夾居十七時恬則遂屯蟻聚有事則猷駭禽奔盖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江元江安臨安路納交阯金金齒司後改設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寧末麗江麗江曲靖彈壓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鄧川蜀大理霑益蜀曲靖俱州並以兵力稱桀句背靡常盖自麓川難夾正統間土酋任思發以麓川叛發兵討平之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踈故諸羅武定東川等俱羅夾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伍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劉府武定之達建昌四川行都司劉衛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布政司領府一十四（羈州二十縣二十六長官司一十四）軍民府八（羈州一十三縣九長官司一）州五　宣慰司七　宣撫司三　長官司四

都司領衛二十（羈所一百六安撫司三長官司三）所二十一

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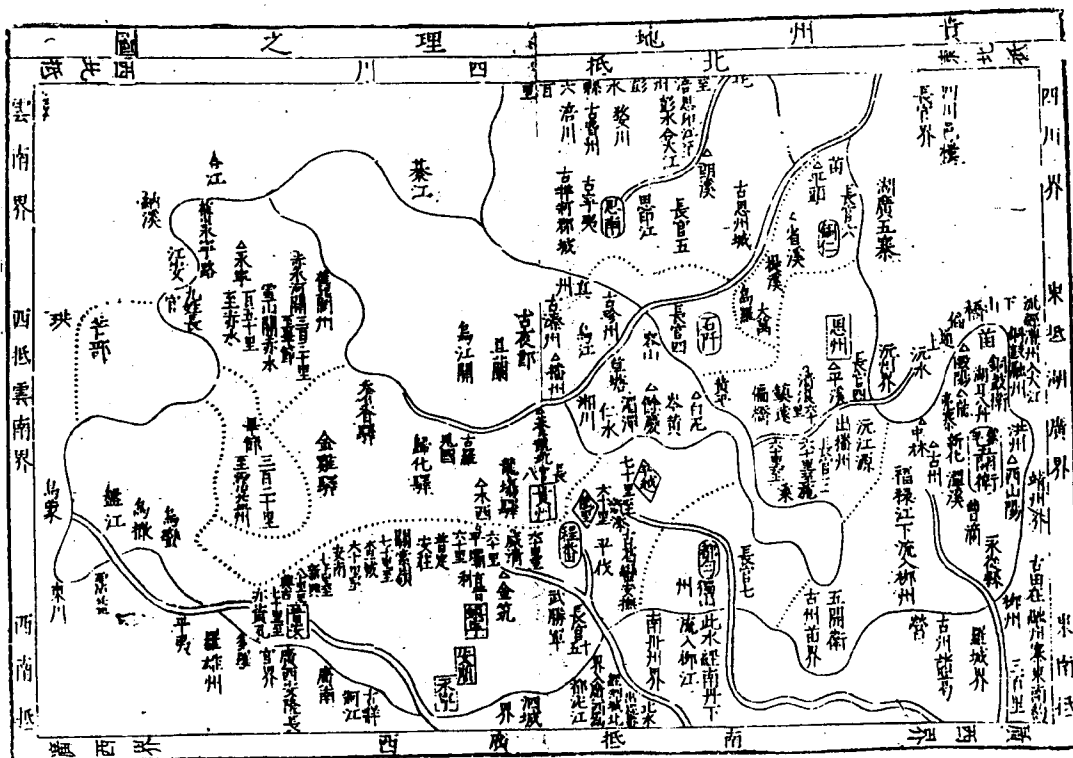
戶一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口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

黑白等鹽井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引

軍馬

本都司所屬漢土達馬步官軍八萬一千四百餘員名

貴州圖叙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雲南）。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州（廣西土官衙門）恣其狼吞伺隙，外戶則守在永寧（州名）、芒部（今鎮雄府）盤據廣土，蹄伏北落，則安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草（鎮遠、草子平俱長官司，隸湖廣）、酉播（酉陽宣撫司、播州宣慰司），俱隸四川。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諸夷常竊出數郡寇掠，貽患滋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部（俱四川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湖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太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地方）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迭爲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鬭，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攻伐，責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貴州圖紀

布政司領府八（屬州二、縣六、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六）、州四（屬長官司六）、宣慰司一（屬長官司十）

都司領衛一十八（屬所九十三、長官司一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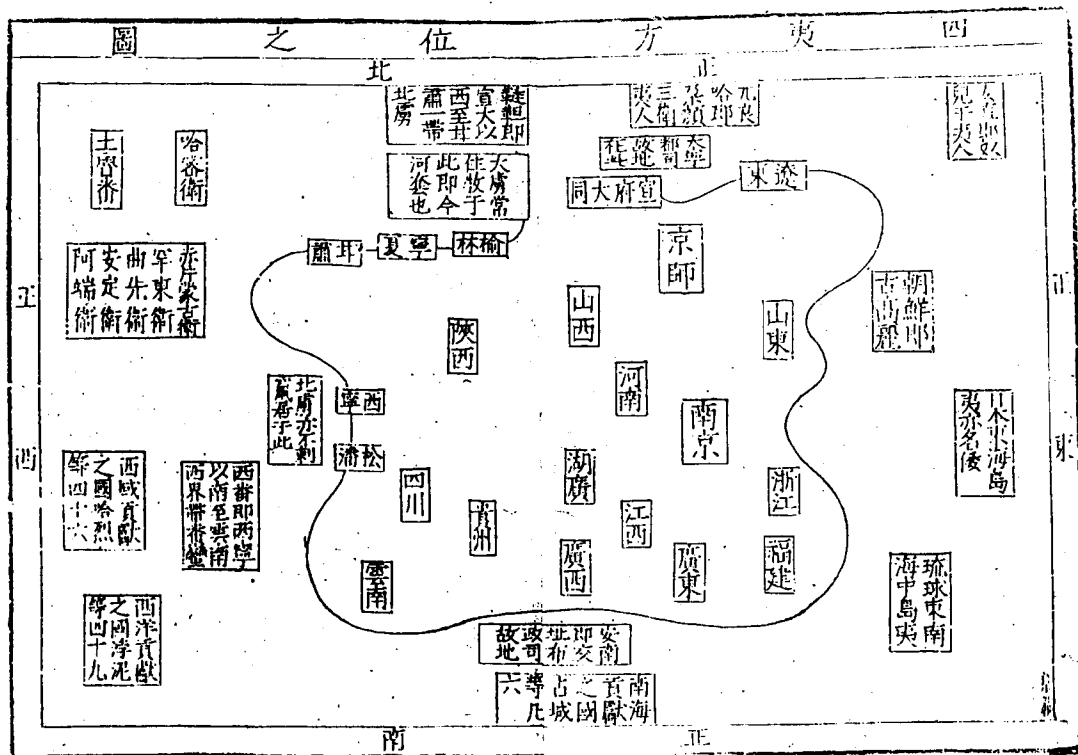
戶口

戶四萬五千三百五，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石，洞蠻蓆布二百五十九條

軍馬

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二千九百餘員名

四夷圖叙

今之四夷北虜為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在今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為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本（夫鎮城為牽連所領各堡地方令有統屬而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習攻擊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致各堡地方徒以老弱疾病者守之虜寇縱橫無復能為耕牧者矣）將帥假按伏以為奸（夫精壯既畢集于鎮城矣又分假按伏為辭調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騷擾之苦單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又以尅減行糧為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土魯番之拒命則由近日文臣貪功置制失宜失中國之信不足為慮大虜自套來者則亦不剌一種竄于陝之西寧地方變

廷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可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徇近利乃可為也其治南蠻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為之運糧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亦不數年而安然矣

右以上論調操按伏乃今日之弊耳臣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音出)擊也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算不為不是但令邊將多不知兵所為俱被賊誘而覆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言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撥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為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即堡寨之內盡為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即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每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炮又潛米共墩而虜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墜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為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佚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候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伏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遍凡兵未集而形已露尚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為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四夷圖紀

東

朝鮮 地在遼東東南三面濱海本前代郡縣晉以後始自為聲教建號高麗王姓高氏洪武初稱藩後為其下所廢臣人請立宰臣李氏為王從之仍改賜國號曰朝鮮至今奉藩甚謹朝命數及之

日本 地在浙江東海中本號曰倭王姓王氏國頗多皆島夷也漢時已通中國至唐始改今號洪武初稱藩至今受朝命貢獻不廢然夷性譎詐故沿海一帶俱設兵衛以備之

東南

琉球 地在福建東南海中有大小琉球之別此其大者王姓向氏素不通中國洪武初稱藩其國舊有三王後為中山王所併至今受朝命貢獻不廢

南

安南 地在廣西雲南界濱海本前代交州郡縣五代以後始專有其地洪武初稱藩王姓陳氏為權臣黎季犛所篡永樂初討平之改設交阯布政司一如內地之制黎氏季擴叛宣德初因彖封為安南王而棄其地至今受朝命貢獻不廢

占城 地在交阯南濱海本秦時林邑縣漢以後始專有其地唐末擊走之徙國于占因號占城至宋時大為真臘所破遂奔而去之洪武初稱藩錫封為王至今受朝命貢獻不廢

三佛齊 地在占城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唐時已通中國洪武初來貢十年以後鮮至

真臘 地在占城南海中聚落頗多隋時已通中國洪武初來貢景泰以後鮮至

爪哇 地在占城南海中本古闍婆國劉宋時已通中國洪武初來貢景泰以後鮮至

西

西番 地在陝西之西南四川之正西雲南之西北皆古羌即唐之吐番也胡元嘗郡縣其地洪武初

改設烏思藏都指揮使司鎮撫指揮司宣慰司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後以都指揮宣慰等官分其故俗至封為贊化闡化闡教輔教大乘大寶六王皆僧人為之至今襲封貢獻率以為常而朵甘思董卜韓胡長河西三宣慰司又就中最大者其朝貢勅許自達此外又有洮岷松茂威州等處番僧番族人等俱以時奉貢名位卑微法不悉書

哈烈 哈三 哈撒兒 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掃蘭 乜克力 把丹沙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干失 卜哈剌 怕剌 失剌思 你沙兀兒 克失迷兒 帖必力思

火占 苦先 沙六海牙 牙昔 牙兒干 戎 白 兀倫 阿速

坤城 捨黑 擺音 克癿 天方 日落

已上三十九處其地莫詳所在大抵皆西域小國也國初嘗經哈密入貢以後惟天方貢獻不廢哈烈一再貢餘多不至蓋自哈密殘破之後西北諸胡俱由嘉峪關而入其番文方物大率相同雖閒有慕義而至者然亦難辯其真偽也

天方 地在西天即回回祖國也專以事天為教西域諸國多服為之者隋時已傳其教入中國宣德中隨天方使入貢以後鮮至

默德那 地在西天竺印度之中即佛國也永樂中來貢常遣使特詔諭之

榜葛剌 地在西天即五印度國之一也國最大永樂初來貢以後鮮至

西北

于闐 地在亦力把力之南即古于闐也漢以來世通中國永樂初來貢以後鮮至

滿剌加 地在占城南海中素不通中國永樂初來貢錫封為王數受朝命至今來貢不廢

暹羅 地在占城極南海中本暹與羅斛二國至元時羅斛併而有之洪武初來貢至今不廢

西南

浡泥 地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頗近本闍婆屬國洪武初奉貢永樂初錫封為王王遂率妻子來朝

洪熙以後
貢使鮮至

蘇門答剌 地當在西南海中永樂初奉貢
錫封為王正統以後貢使鮮至

古里 地在西南海濱乃西洋諸番之會永樂
初奉貢錫封為王七年以後貢使鮮至

瑣里 西洋瑣里 彭亨 蘇祿 百花 覽邦 淡巴 婆羅 古麻剌 阿魯 小葛蘭 已上十一國其地莫詳所在考其貢物
當在西南海中俱洪武永樂年間一再
貢惟蘇祿古麻剌二王嘗躬率其臣妾來朝餘皆
遣使其特貢瑣里又圖其土地山川以獻若阿魯小
葛蘭則直以方物附他國
入貢而已以後俱鮮至

須文達那 阿哇 窩察泥 忽魯謨斯 合意 烏涉剌踢 碟里 急蘭丹 阿丹 合貓里 黑葛達 魯密 呂宋 彭加那 忽魯母恩 古里班卒 坎巴夷替 柯枝 日羅夏治 南巫里 祖法兒 打回 左法兒 麻林 甘把里 八答黑商 加異勒 白葛達 溜山 奇剌泥 捨剌齊 夏剌比 已上三十三國
其地莫詳所在
俱洪武永樂宣德年間奉貢以後鮮至考
其所貢多係方物意亦西南海中小國也

錫蘭山 地在西洋間永樂九年其王以拒絕朝使見擒
尋擇其屬立之且以詔諭意宣德末始奉貢以
後貢無常期
至則納之

拂菻 地在西南大海之間宋時已通
中國洪武初奉貢以後鮮至

罕東 曲先 地俱在甘州西南即古西戎部落洪武永
樂間奉貢始設衛治官其酋長為指揮等
官朝貢不常後亦鮮至弘治間曾徵兵
罕東擊土魯番于哈密蓋其捷徑也

安定 阿端 地俱在罕東之西本韃靼別部安定王即
哈密宗屬也洪武初奉貢立為四部並併
破二衛朝貢不
常後亦鮮至

哈密 地在肅州西北回達雜居實諸胡往來要路元
嘗封肅王于此洪武中欵附永樂初始設衛治

改封為忠順王凡貢自西域者必就其國譯遣而
後納成化以後屢為土魯番殘破部族播遷即今
惟畏兀兒哈剌灰二族
寄處肅州餘悉亡散

火州 地在哈密之西本唐交河郡縣後為回鶻所據
今土魯番即其西界也永樂初奉貢天順以後
鮮至

土魯番 地在火州之西與忠順王本同族類宣德初
奉貢成化以後部衆稍強屢奪哈密城印進
犯甘肅久議閉關絕之然其地至哈密尚十餘程
中經黑風川水草俱乏勢難遠據黠虜之計徒欲
挾此以
要利耳

亦力把力 地在沙州之西本名別失八里元嘗分建
諸王於此洪武中奉貢永樂末其國西遷
遂改今名天順
以後貢使鮮至

撒馬兒罕 地在亦力把力之西號術甲于諸國胡元
駙馬帖木兒實主之洪武中奉貢至今不

廢

赤斤蒙古 地在肅州正東本前代西河郡縣元丞相
苦米部落居此永樂初降附始設衛治官
其酋長為指揮後數為土魯番侵擾
與罕東等衛俱漸奔播貢道希絕

北

韃靼 地在沙漠中即胡元族類也周秦以來部落各
殊名稱亦異然互有勝衰世為中國北邊之患
自元順帝北遁餘孽竄亡其酋存者遁北則有阿
魯台瓦剌則有馬哈木永樂初降附皆賜封為王
阿魯台尋竄死元之後脫脫不花立遂統大衆有
可汗之稱至正統間馬哈木之孫大師也先專國
始侵擾我邊又數與遁北王子遣使修貢成化以
後叛好不常遂絕之今寇甘涼者多稱瓦剌寇寧
延宣大出沒河套者多稱小王子
然貢路久絕未能別其部分也

兀良哈 地在永平之北本山戎所居洪武初降附設
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永樂中增置罕衛俱授

以指揮等官其西南原與大寧都司接境革除年
間靖難兵起嘗發兵助義事定遂割大寧地與之
而移其都司并各衛治所于內郡今東北邊遼陽西
距四海治皆其境也至今每歲再貢仍世授前職
使統之然自是與北虜鎮勢聯絡
成化間嘗誘同入貢斷禁絕之

東北

女直 地在開原之北即金人後裔也洪武初降附永
樂中設奴兒干都司統衛所二百有四授以都
督指揮等官此外復有地面有城站凡五十八處
皆生熟女直及野人所居至今每歲一貢仍世授
前職使
統之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撰

一統輿圖紀

衛攘通考卷之四

刻九邊圖論序

江左謝少南撰

夫西北邊議秦漢而下何可縻焉蓋商周之前斥土
未廣秦隴太原則其極界形勢近會守援利捷又時
尚封建各以國之全力當其一方自蔽藩籬無弗專
矣觀詩書春秋所載犯順之事可數也始皇拓遠綿
堞萬億漢武窮塞三紀弗休青海受降懸寄數千里
外可謂一時之盛然地廣則不必盡有險要師徒番
戍則自衛無恒心欲百年無事勢固難矣是故邊議
日興焉魏晉及唐往往引虜入腹恥憊攻畧卒受千
擾陵遲至宋遂為元有嗚呼此天地莫大變也其諸
人謀弗臧貽戚自掇也乎我
國家受
天明命驅濯醜穢復還三五之宇
聖神謨烈上報千古矣永樂移庭士休烽熄正統後邊事
漸興制置稍異至正德間屢變其舊乃今尊俎不縻
焉地險未據士莫之奮耶時與勢異耶伐謀者有遺
筭耶嗟夫許子邊論之作其意遠矣是故毀堅弱則
結士心有道也究虛實則足軍餉有道也據要害則
益屯戍有道也慈鄰援則探調發有道也以因天時

以盡地利以備人事燕而締之舍是非策矣重撫臣之道四焉重將臣之道四焉經也確乎其不可拔者邀議者大凡其矣故曰許子之意遠也或曰圖何為者也夫措攻守之議者未有不先其地勢者也至金城乃上方略聚米為山谷瞭在目中是故圖之不可以已許子之意遠也夫君子志世故苟不得豎功于身必于其言言可興不啻足矣予于許子之論重有感焉爰刻之真定真定宣大內防也

嘉靖戊戌九月朔日

九邊圖論目錄

九邊圖論目錄終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臣許論謹

奏為遵

明詔攄愚見以禆邊務事先該禮部題為修省事節奉

聖旨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欽遵臣仰承

明詔竊伏感奮雖庸陋之質疏謭之才無以自效自獻然

叨備任使世受

國恩苟有聞見焉敢不盡其愚以備萬一之報塞乎臣

竊念天下大計安内攘外二者而已近日

陛下廣採言官之獻納

俯受大臣之論思其於安內之計已舉其大且要者矣至

於攘外之計其大且急者則莫先於邊務而籌畫未

周根楊或緩此臣犬馬之心所以早夜懸懸而不釋

也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古之明王不黷武而

其威自不可犯何也有先事之備也今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内地既虛邊方尤甚然內地

則無形之憂而邊方乃剝膚之患釋今不理臣不知

敵將何極也

陛下臨御以來

軫念九邊兼收群策申飭將吏昭示紀綱憂勤之心可謂

至矣第官司奉行止於移文人情玩愒循襲故習臣

愚以為

陛下若不自奮

乾斷銳意經營使臣下知功罪之不貸而欲求實效於

言令之間臣恐終無益也臣家近西北而臣父先臣

吏部尚書許進多歷邊陲臣頗習聞其說後臣備員

兵部職方司主事職在戎務又得與聞其事朝夕籌

論頗盡心力曾於辦事之暇摭拾舊聞參以時宜著

有邊論九篇又恐封疆延袤山川險夷道里迂直夷

虜出沒無所的考復另畫有九邊一圖雖皆麁迹空

言然披圖可以略見邊方之形勝據論可以麁知邊

事之始終謹用繪寫各一本昧死進

呈臣自惟狂瞽之見掇拾鄙俚干冒

宸嚴出位妄言無所逃罪然幸一得之愚以少禆

陛下中興之業外攘之志此則臣所積誠而不容已者伏

望

皇上

留神

省覽

俯賜採擇凡諸施行邊方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惟恐惶待罪仰望之至云云
嘉靖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具
奏奉
聖旨這所進圖留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

題稿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瓚等謹
題為遵
明詔搪愚見以裨邊務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許論奏云云等因奏
奉
聖旨這所進圖留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主事許論應
詔條陳著有邊論九篇起自遼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切惟凡有邊方任事之臣其於山川之險易
虜勢之盛衰兵馬之強弱城堡之修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與夫正紀綱明法令因地利備人事往往著之建議見之施為但人不能以皆賢事不能以畢舉或狃於聞見之偏者事方興而遽止或沮於時勢之難者事已行而未就或奪於利害之私者亦有舉前人之功而盡棄者以致邊事日壞貽害日深今本官於九邊朝討夕思著為茲論或得之於聞見或叅之於稽考或傳之於父兄且設為問荅互相辯明言非無稽事皆有據具見才識優愜謀猷宏遠深留心邊務者也除將處置糧餉移置官員及重巡撫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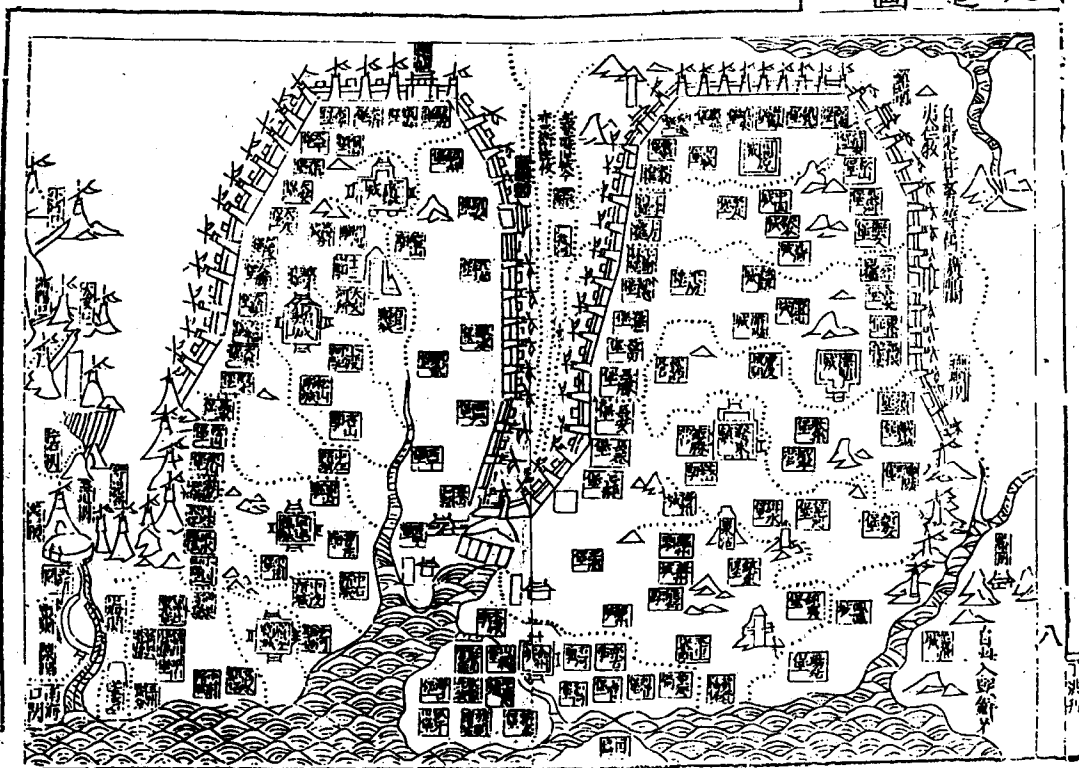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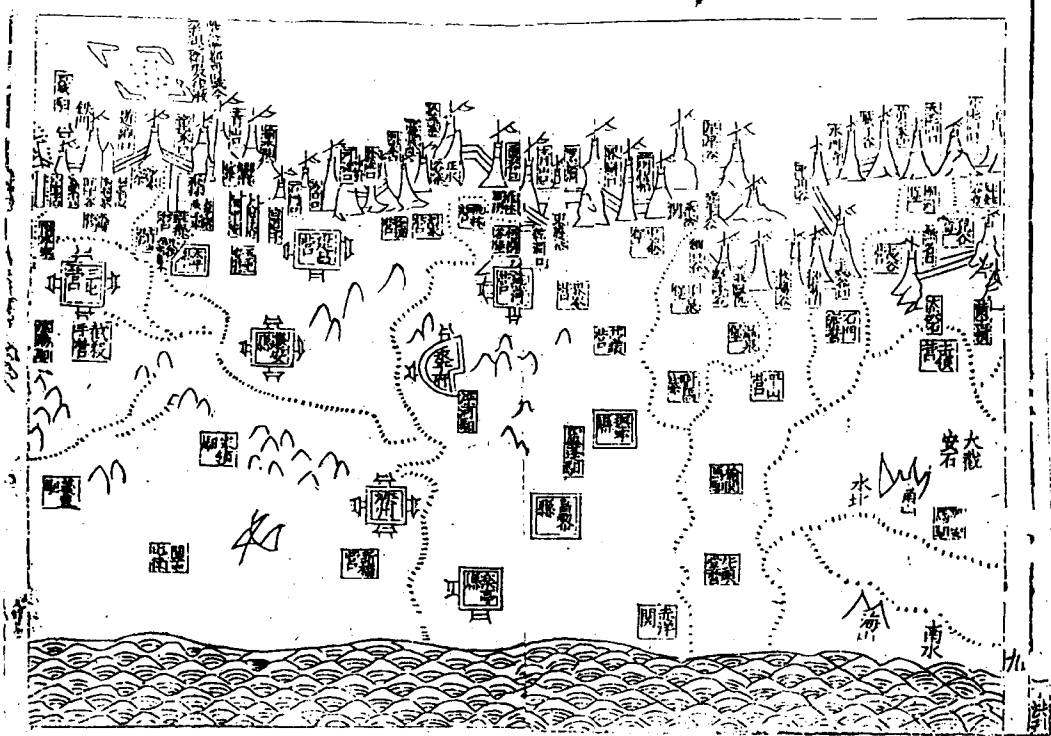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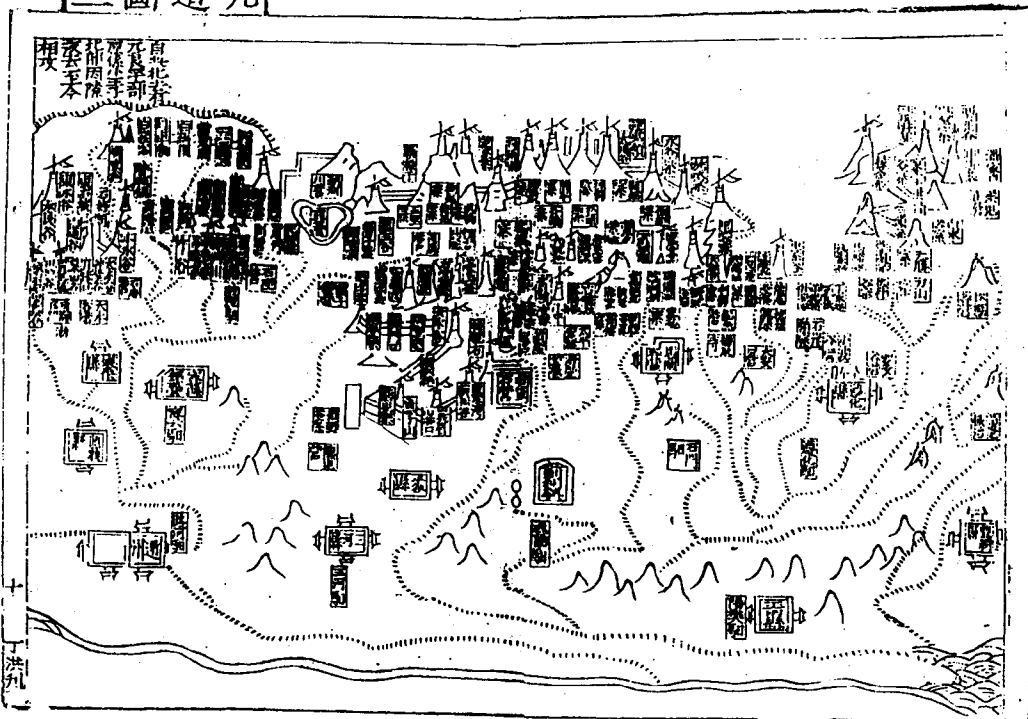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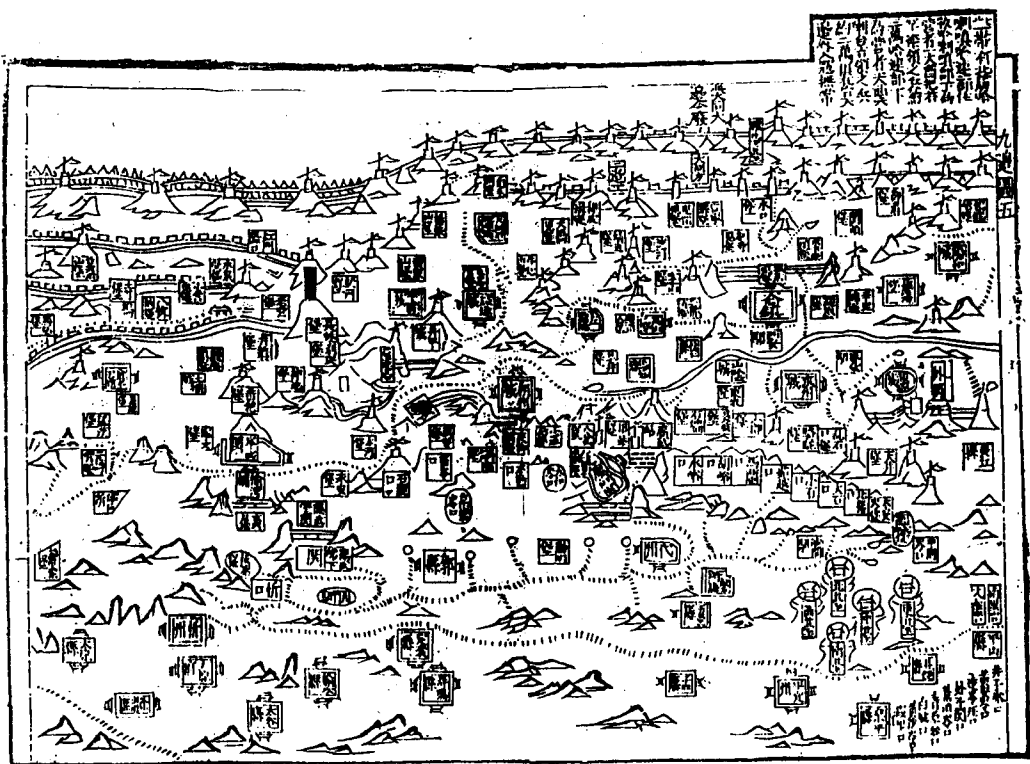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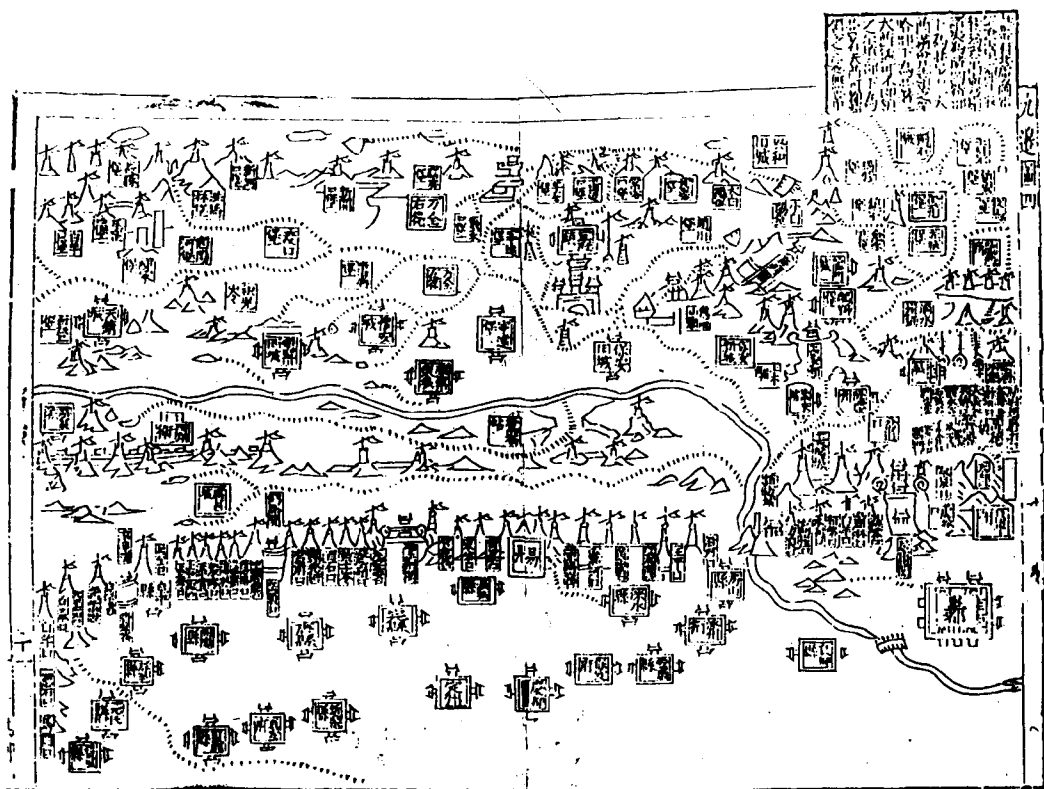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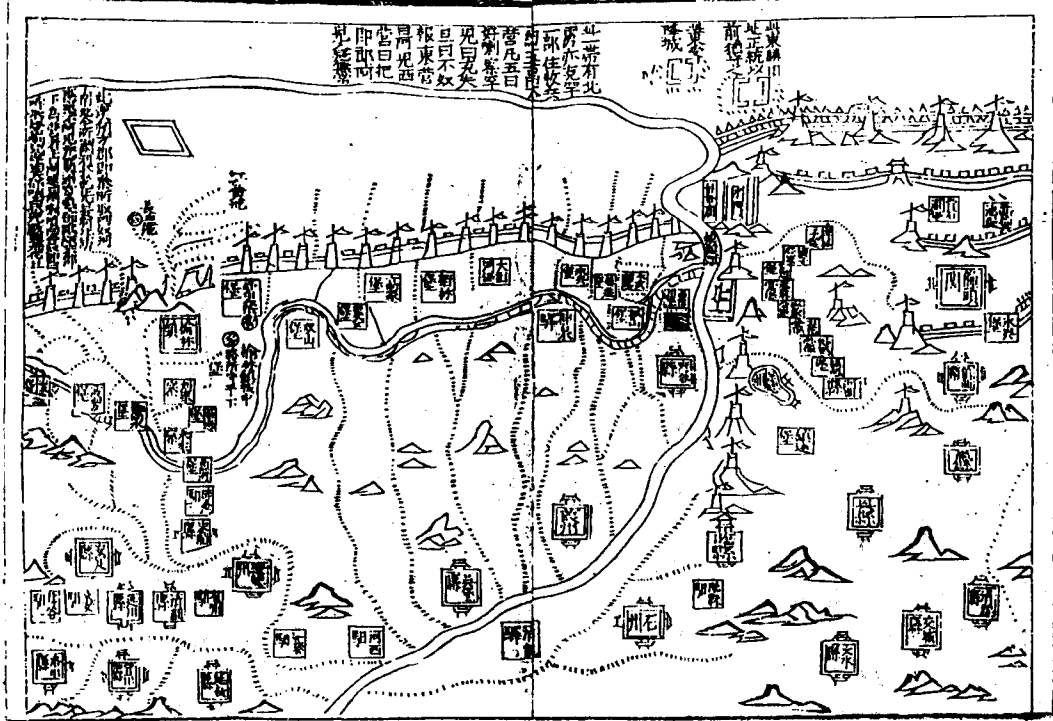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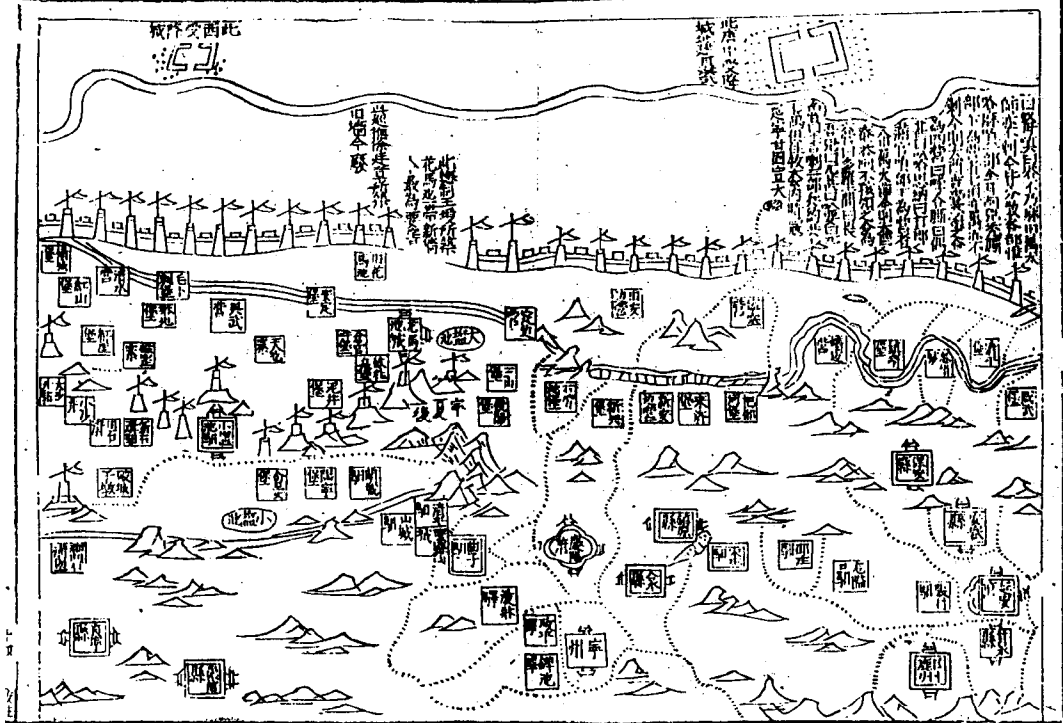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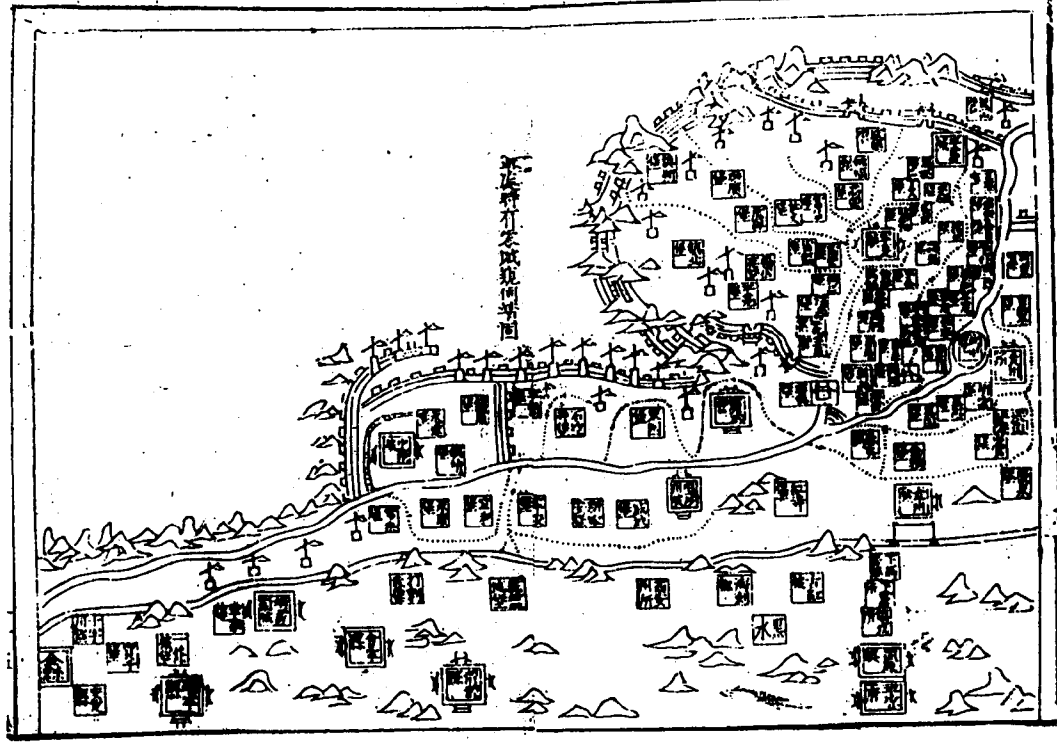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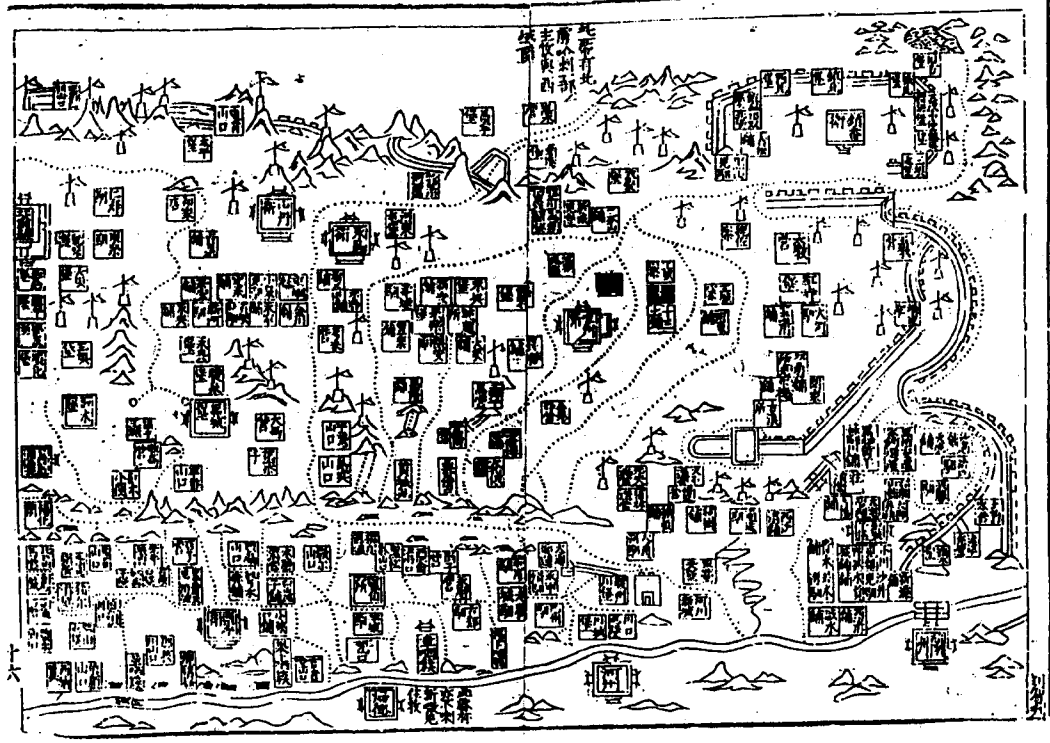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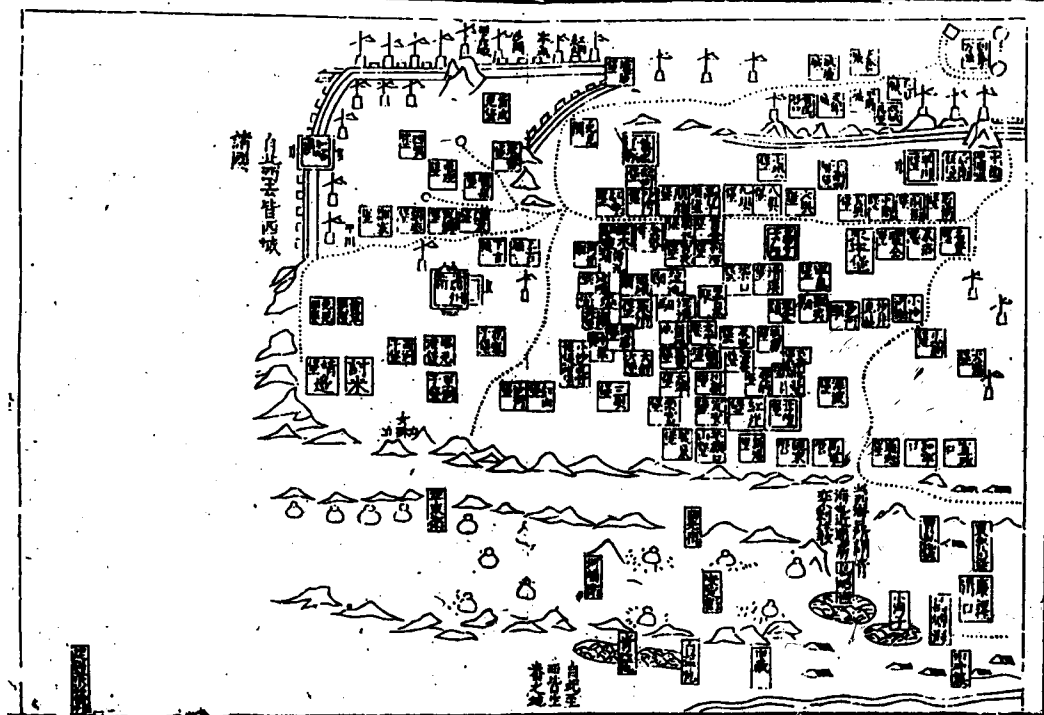
級咨行吏戶二部徑自議處外其中人情允愜事體
相宜固可見之舉措亦有事在彼中難以懸斷及事
體重大未易定擬者臣等逐篇參詳適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查照各邊事宜係應處者臣等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量其輕重之體緩急之序次第舉行其因革損益有
裨補於邊方者移文各鎮總督撫按等官從長議處
著實舉行不許因循顧忌如果事體重大有礙施行
者徑自具奏
定奪用彰我
皇上嘉納之明而本官之忠赤亦得以少盡矣云云

嘉靖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題奉
聖旨是

九邊圖一

九邊圖二

九邊圖三

九邊圖 八

九邊圖 九

九邊圖論叙

先襄毅公白首邊陲勳在

王國貽謀緒論論自髫年猶及聞之既束髮頗厭章句

見大人遺予敝簏則欣然有懷故疆埸之事多所討

論嘗時氣感謂宜力

國家持戈建功名無不可者日月不居倏爾四十引弓

試馬精力頓減自分無聞久矣不復言天下之事矣

去歲移官職方復涉戎務每及利害可否之際不容

中然閒中乃摭拾舊聞參以時宜著邊論九篇雖不

足以當經濟之業亦可以廣機權之變卷而藏之用

紓壯年之志顧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堡

蹤客據形審勢計利制勝非圖莫見也于是乎復作

九邊圖

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職方清吏司主事鑒實許論識

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著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

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埸無逋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營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逋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隳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許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末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目

國家委以與虜廼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

里迂遠遼人毎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韃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丟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軍之月給數百姓之儲蓄皆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
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又命魏
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内邊
神謀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内附廼改封寧王於江
西徙太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
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
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顏泰寧福

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絶矣正統以
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峰
口密雲等處鎮守險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
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
而添設大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
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瓚因燒荒掩殺
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
陰逆累肆侵盜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
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
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雖與往日例論禍

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黄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
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間
田可募為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
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
立為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會設有閘城勢
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犄角宛轉不
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
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白
裁革内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後添設遊擊

甚為紕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
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愚
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
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
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參將則庶乎體統
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内
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
但肆為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
攸歸其役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

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
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
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
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厓四驛接大寧古
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大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
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
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
援難守宣德中廼徙衛於獨石棄地盖三百里土木
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
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
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
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
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
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
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
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
第將異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
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沛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

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緣邊信地交界之堡以固兩鎮
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
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
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
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
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
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
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
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荳
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

月耳倉廒僅存飛礫塲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
業然則飽歇騰糟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
至此極頼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
有必不得已之事則輓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
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
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
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
未多也則因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
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
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
何其不饑而瘦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
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
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
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
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
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
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

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
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三關　內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益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甚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為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沒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為正紀綱明法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illegible]之事勢又有隱憂矣猾化潛奪不變不驚為天下回視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為之可可勝言哉

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籬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宜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益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藩軍分駐則按伏之費者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預蓄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諭例在大同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等論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詳邪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沮然則歲歲侵掠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蕃耗弊在各城捨兌此在革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適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

愾之氣難哉或謂己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尅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

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叛
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成驕悍之習雖琨尚
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
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
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
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裨阢既
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
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堙
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
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
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搜入諸利皆失而
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財於是一切芻糧

姑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
本鎮之稅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
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
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
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
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
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
勇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
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口
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二

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論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急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發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一事有攺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陜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攺徵本色

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

內帑至則糧價正踊緡為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徒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非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

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從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虜寄時度力恐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禦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藤其首在茲乎愚

故云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鹽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響石溝至花兒

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君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拒充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莊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恐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過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

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辛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伍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廼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

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為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為要區今為敝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耳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啗兒輩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為不能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

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剌者逃北遁寇盤據西海吞併屬番為西南患頃歲已許内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條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

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死刺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祗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祗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荒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帳何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荒地為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散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完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宜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

于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瑣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邪舉其大者耶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恭政等官屹然一巨鎮夫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氷而過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氷泮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招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體權[illegible]變存

乎其人焉耳

總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𢘆論曰北虜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金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犂其庭于是窮荒餘醜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持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奔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衆驟肉掠馬煩亦勞費若得失不讐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茍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横既連得利心益狃盬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散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

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為慎巡撫之選夫軍久涖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利弊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

得有遠圖、無遠圖爲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
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
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不可得已、是為久巡撫之任、
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
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求細過、悍將動輒抗御、每每
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
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
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

著為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
失機僨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
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
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
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
所須、本將戰陣、況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
倡為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

而矩步繪句、而摘章撫牘、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
任用隨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況鸞刀解
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
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所
弛之士、克膺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
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
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闒茸之
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驂援
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開人、止許武官應

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
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杰、夫然則既是見官、即
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
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
隳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
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
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
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卑亡、而

云田暂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
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
不以
鬪遁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寃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
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
邊事未可知也必申蔵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
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謦欬之下人自求全
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
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
將臣為急乃頑盲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

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賛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
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
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
焉耳

九邊論終

刘九邊圖論後序

賜進士出身禮部主客司主事淶陽馬從謙著

夫戎狄捺中國歷世訖之矣淳維獯鬻玁狁氏羌之
類雖三代聖王不免罹其患然未若後世之猖甚也
蓋大午嘷齧抵觸天性固然自古不能馴化唯三代
聖王禁外之不重較爭故彼無所施齒角泰而下何
其術猾也力臧而執禁之不勝斯設形險為要阻是
以其貪狠之心遏焉愈熾如是則後世治中國者烏
得忘制禦之術故曰時異因而執殊成飭計以待其
來邊守所不容無議也

明興攘胡立夏承古帝王帰典而版尹其譯貢所不至
功茂可謂殖遠乃時因虜業陵遲盛武以踣其氣引
弓之屬匈頼竄瘟無面内窺射之志間小失得非若
秦後事矣百六七十年内也先火節一騷動事旋底
定故
廷議鮮以為意四三年來將臣失務法紀寖壞弊藏虛
置糗粮芟芻器械贖慍之需不宿具將失事註罷遂
氓而古業術藝特畜選練日伺動以窺要利先識者
誠不能無隠慮爾盬寳許子廷儀承襄毅公遺烈顯
謀自務冠特巳奮發欲有所效見儲养積思餘二十

年加之評討、日周遍、凡諸鎮道塗遠近、阨塞險夷、人民山川背俗異同、暨各代制置沿革之迹、靡不燗然條貫、即指掌可一二者、爰著論九篇、明攻守緩急所次、括之九圖、示形要本末、又之米有所策用也、乃去秋始疏獻

上覽焉、於戲、許子斯用志可謂勤已、頑當事者行不行與許子得為或不、余何能知哉、御史謝子應午、好學纖內覽之、慨然謂斯論詳謳三表五餌之設、而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命刻諸真定、以余與許子同為郎友、余故委序其下方云

嘉靖十七年九月九日

跋九邊圖論後

賜同進士出身守真定府前監察御史鄭城宋宜譔

同年許子廷議九邊圖論、予刻既成、乃覽而嘆曰、懿哉、許子之為是圖與論也、夫天下之勢、莫重於西北、而四夷之患、莫甚於戎虜、蓋匪圖則無以嚴夷夏之防、匪論則無以達機權之變、故識地形之利、究沿革之宜、審攻守之幾、察緩急之序、所筭無遺策、斯得矣、予嘗惟夫漢武勤兵事、逾三十稔、竟以窮黷靡費中原、而宣帝任用充國、圖上方畧、收功金城、是雖才知之弗類、亦謀非出於萬全也、於戲、戎狄之害、振古如斯、強弱興衰、代亦各異、經制區畫、存乎人焉耳、乃若制禦之策、弛而弗講、異同之見、謀而未精、潤畧之圖、行而未至、因仍玩愒、逮久而變出不虞、無謀以應、夫然後傾海內之全力以勝之、亦晚矣、難矣、覆轍相尋、足昭鑒戒、此先識者所以不能無隱憂也、夫圖立而九邊之勢盡、論著而九邊之務決、萬里長城、如指諸掌、舉而措之、邊陲寧戢、夷靡亂華、而中國常尊、且安、奚啻百年無事而已、語云、兵不出境而無敵者、今非邪、是固許子之意也、

嘉靖十七年十月朔日

書刻九邊圖論後

錫同進士出身判真定府前工科給事中漢州劉希簡撰

中國之於夷狄分同天地制猶冠履是以聖王謹猾夏之戒春秋嚴內外之防彼之來去則弗震也誠以綱紀政事之不備此吾之患彼之來去於我何與焉周宣勵治王業中興然而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譬之禽獸之害稼驅之令遠而已乃有勤於遠畧如秦皇漢武闢其兵力強盛自取困憊陵夷逮於五胡之擾金元之變則又天地易位冠履倒置矣此無他中國失其為中國之道爾雖然禎祥妖孽足徵興廢世平則謫兵革時危則急戰伐天步孔艱安危何仗智士失謀英雄含憤兼之撫馭無術賦斂無經啓釁速禍政苛民怨根本既蹷枝葉隨仆矣昔者孔子與哀公論攻守之道乃為之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此要務也嗟乎衣袽須明棊號勿恤吾觀許子圖論其憂深其見遠未雨而徹桑先事而有備不為僥倖之計不為拘攣之見可謂禦邊之良策矣真定守宋子政假刻之以傳曰世有所謂不朽者此也簡閱而題之弁嘉其樂善之誠如此云

嘉靖戊戌十月朔!!

衍撰通考卷之五

廣輿圖序

吉水羅洪先撰

予少苦羸病覲素難諸書頗慕養生常禁坐一室節縮食飲不旬日而羸更甚始謀之醫醫曰病在結聚非藥餌鍼灸緩不及事也為取明堂圖指任督奇經及諸手足陰陽所屬按穴而焫繼之湯液輔以粱肉數月乃愈因謝醫曰標本緩急之論豈可誣哉其後往來京師從友人聞天下緩急大勢始知考次古今名人經略之迹獨恨於山川險夷郡邑聯絡有不得盡聞者則既無以即其形質以究其當時趨避取舍之所在況得校論其失得哉嘗徧覲天下圖籍雖極詳盡其疎密失準遠近錯誤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圖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外於是悉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于數十其諸沿革統馭不可盡載者咸具副紙山中無力傭書積十餘寒暑而後成夫一人之身雖經絡升降腑臟表裡關竅隱注殊名異稱不可揣契然庸醫投以艾石無不中其會而動其機者豈非圖之尺寸有據哉朱之畫方似已朱為撫之臨川人博學多聞踪跡徧海內自敘此圖廼其十年之力苟非足目所及未敢遽書可謂用心之勤至其所為畫方之法則巧思者

不遠也然考邪史不載姓名其圖亦不多見豈所謂本之則無矣乎嗚呼又安知吾之諸圖之不為長物也於是久而後悔之蓋身既衰病誤用其心失緩急矣序而藏之用以自咎

按朱圖長廣七尺不便卷舒今據畫方易以編簡仰

惟

大明麗天聲教無外遠軼古今可以觀德作輿地總圖一

內識外邦域民建守小大相承動無遺法作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圖十六王公設險安不忘危夷夏大防

蔹汪疆圍作九邊圖十一山谷藏疾時作弗靖虺兒

窫伏功在刊除作洮河松潘虔鎮麻陽諸邊圖五壺口既治宣房載歌沉玉負新群策畢効作黃河圖三水陸縈紆漕卒歲疲備峙孔難國用攸賴作漕河圖三四海會同溟渤遠輸歩彝往蹤用備不虞作海運圖二四裔來王兵革不試治之極也作朝鮮朔漠安南西域圖四終焉凡沿革附麗統馭更互難以旁綴者各為副圖六十八山川城邑名狀交錯書不盡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正誤補遺是在觀者

省文二十有四山从巛水从〻界从﹨路从⋯府从口州从◇縣从○驛从△衛从■所从◆屯从●堡从△城从回隘从◈營从⊙站从△關从亠寨从亠臺从亠宣慰司从■宣撫从◆墩从立安撫从○長官从▲云

皇明廣輿圖紀目録

大明一統輿地總圖

輿地總圖

大明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
縈各萬餘里
南北直隷府二十三屬州三十四縣二百一十承宣布
政司十三屬府一百一十八羈縻一十九州一百
五十三羈縻四十七縣九百二十八羈縻六總為
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
四貫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戶九百三十五
萬二千零一十五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八百零
一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
六石
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
南京各倉每年運米
絹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匹絲一萬七千零三斤
又三百一十六萬八千一十七兩綿花二十四萬
六千五百六十二斤綿布一十三萬八百七十匹
麻布二千七十七匹洞蠻苧布二百五十九條苧
六十五斤
鈔八萬一千二十五錠零一百八十四貫

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九百九十一包又一
千一百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四十三斤
都轉運鹽使司六鹽課提舉司九鹽課司一百六十
九
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引又鹽
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
大倉庫歲額運銀二百四十九萬兩內夏稅五萬五
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折銀
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千餘兩雲南閘
辦三萬餘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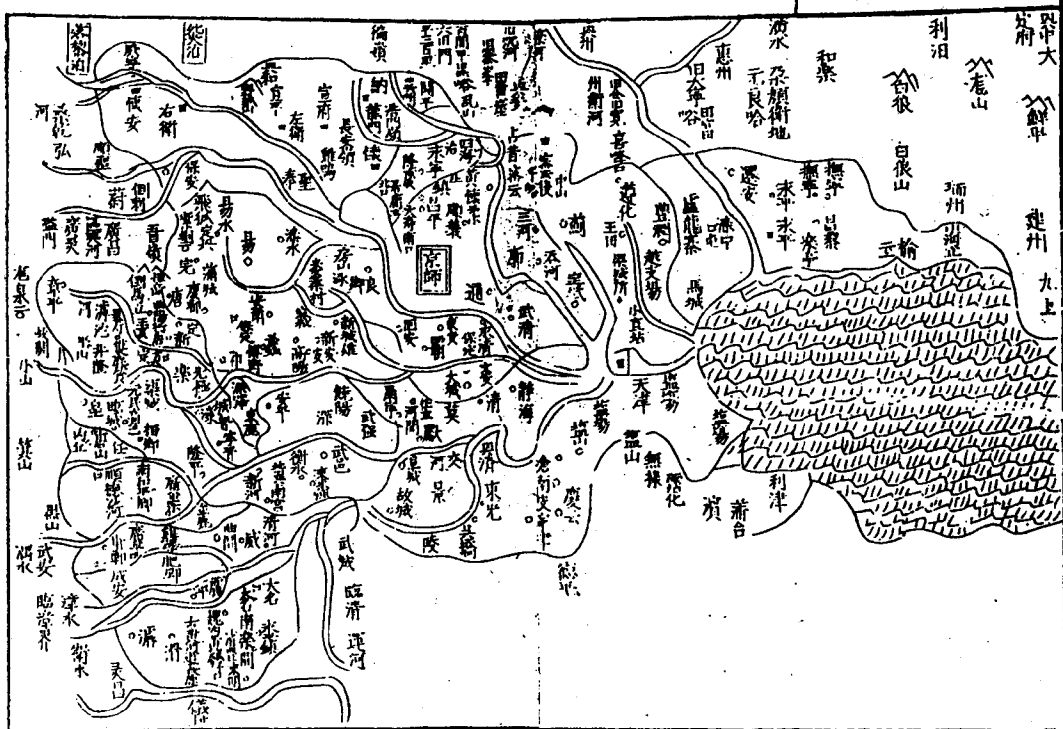
行太僕寺三　苑馬寺二　監十八　苑七十七
馬騾驢二十萬一千一百
市舶提舉司三　茶馬提舉司三　河渠提舉司二
兩京都督府分隷各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指揮使司
五中都留守司一所屬衛共四百九十三屬所二千五百
九十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一十五儀衛司二十九犧
牲所二
京營并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
四萬五千八百餘員名
兩京文武官吏歲支俸糧共該

各邊鎮應發年例幷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兩有零

王府二十九　郡王三百五十四　鎮國輔國將軍中尉以下九千四百四十一　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以下共九千七百八十三　每歲祿米八百五十三萬石以上係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前數

各長史司三十四

夷官宣慰司一十一　宣撫司一十一　安撫司二十二　招討司一　長官司一百六十九　蠻夷長官司五

四夷入貢各國東北朝鮮等二　東日本一　南安南占城等六　西南浡泥等四十九　西哈剌等四十六　西北哈密等七　北朶顏韃靼等二

北直隸輿圖

北直隸輿圖紀

府八州一十七縣一百一十五又州二縣一總為里三千二百有零戶口夏秋二稅絹綿馬草見一統輿圖紀
親軍衛三十九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八守禦千戶所一在外直隸衛三十九守禦千戶所九萬全
都司領衛十五守禦千戶所七
大寧都司衛廿守禦千戶所一
欽差總督薊遼都御史一駐○巡撫都御史三
劄○巡按御史十二

府

順天 漢名宋名領州四縣大興宛平昌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 廣陽燕山二十二○郡縣寶坻涿州房山霸州文安大城保定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

保定 秦名宋名領州三縣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城容城唐縣博野慶都完縣 上谷府先一十七○郡縣蠡縣祁州深澤束鹿安州高陽新安易州淶水

河間 漢名宋名領州二縣河間獻縣阜城肅寧任丘交河青縣興濟靜海 河間瀛海一十六○寧津景州吳橋東光故城滄州南皮鹽山慶雲

永平 古名秦名領州一縣盧龍遷安撫寧 孤竹北平昌黎灤州樂亭

真定 漢名領州五縣真定井陘獲鹿元氏靈壽藁城欒城無極平山阜平定州新樂曲陽行唐趙州南宮 恒山二十七○新河武邑晉州安平饒陽冀州柏鄉隆平高邑臨城贊皇寧晉深州衡水

順德 秦名隋名州無領縣邢臺沙河南和平鄉廣宗 鉅鹿襄國有九○鉅鹿唐山內丘任縣 堯山堯始封此 山石五色

廣平 漢名隋名州無領縣永年曲周肥鄉雞澤邯鄲 廣平武安有九○廣平成安威縣清河 邯鄲呂翁在此 以札授於盧生

太名 漢名魏名領州一縣元城大名南樂魏縣清豐 魏郡陽平有九○內黃濬縣滑縣開州長垣 濬縣有淇河 至于大伾即此

直隸 隆慶州縣一永寧縣 州有歷山在城西北舜所耕處
保安州縣無 州有涿鹿山黃帝戰蚩尤於此

南直隸輿圖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領府六屬州一十有五縣八十九總為里六千四百

提刑按察司 分巡濟南東兖海右三道 二司俱治濟南

都指揮使司 領濟南青州左登州大嵩濟寧東昌寧海靈山成山平山鰲山靖海安東威海萊州臨清十六衛東平肥城膠州諸城滕縣五所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濟南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 巡按御史一 俱駐濟南

王府三 魯府 衡府 德府

府

濟南 漢名領州四縣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齊河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 濟南二十六○泰安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

兖州 古名兖州宋名領州四縣嵫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單縣城武曹州曹縣定陶 東平魯郡泰寧二十三○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東平州汶上東阿平陰陽穀壽張沂州郯城費縣

東昌 唐名宋爲博州領州三縣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縣清平冠縣臨清州丘縣 博平北東路縣十五館陶高唐州恩縣夏津武城濮州范縣觀城朝城

青州 齊名漢名領州一縣益都臨淄博興高苑樂安壽光昌樂 齊郡北海十三○臨朐安丘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

登州 魏名唐置領州一縣蓬萊黃縣福山棲霞招遠 東牟牟州縣七○萊陽寧海州文登

萊州 漢名府為領州二縣掖縣平度州濰縣昌邑 昌邑有四知廟 東萊萊州縣五○膠州高密即墨

遼東行都指揮使司 秦名遼名金名元東京朝改 置公署在二州 遼東道 遼陽府路為今名 領衛二十五州二 定遼中衛左右前後東寧海州蓋州復州金州廣寧中左右 廣寧左右二中屯寧遠義州瀋陽鐵嶺三萬遼海瀋州撫州 安樂州○開元城內所 自在州○山新附夷人

浙江輿圖紀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領府十一州一縣七十五 總為里一萬八百九十九

提刑按察司 分浙東西二道又分杭嚴道嘉湖道寧紹道金衢道溫處道兼察諸府衛所

都指揮使司 領杭前右紹寧台處溫海寧昌國松門臨山金鄉海門定海盤觀海十六衛湖嚴金衢海寧五所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領鹽課司三十六 市舶提舉司一在寧波

欽差提督巡撫都御史一 巡按御史一 巡鹽御史一

府十一

杭州 陳名又名隋名 錢塘武林古杭 領縣九○錢塘仁和海寧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城昌化 春秋爲吳越戰國屬楚秦爲會稽郡東漢爲吳郡三國屬東安郡宋爲杭州南宋南渡都於此

嘉興 古名宋名 檇李嘉禾 領縣七○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平湖崇德桐鄉 春秋名長水又名檇李後爲越境定公時越敗吳於檇李即此地濱海斥鹵田相望左杭右蘇負海控湖引江東一都會

湖州 吳名又名 吳興晉 領州一縣六○烏程歸安長興孝豐德清武康安吉州 即古防風氏之國秦屬鄣郡介於會稽鄣兩郡之間江外佳郡州左具江之南霅溪之陰

嚴州 漢名吳名隋名 睦 新都新定 領縣六○建德淳安桐廬遂安壽昌分水 春秋爲吳秦爲會稽丹陽二郡吳置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郡山谷之間據浙江上游爲龍桐江以嚴陵爲勝

金華 郡名宋名有金婺二星 東陽寶婺 故名 領縣八○金華蘭谿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溪 江南劇郡東陽多名山金華爲最 水性地三洞婺溪之勝婺爲錦帶

衢州 春秋又名唐名 姑蔑三衢信安 領縣五○西安龍游常山江山開化 姑蔑之墟太末之壤四通五達東南孔道 其山高以嚴有江郎其水清以駛有金溪

紹興 漢名劉宋元紹 會稽東陽興寧 領縣八○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 禹會諸侯于此計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

寧波 吳名唐名宋名 鄮東四明慶元 領縣五○鄞縣慈谿奉化定海象山 秦置鄞鄮句章三縣屬會稽漢五代因之 四明山週迴八百里丹山赤水之天穴通日月星辰

台州 梁名陳名唐名 赤城章安天台 領縣六○臨海黃岩天台仙居寧海太平 春秋戰國爲越地漢屬東甌 不一有天台山週迴八百里有瓊台玉闕天堂醴泉

溫州 漢名晉名唐名 東甌永嘉東嘉 領縣五○永嘉瑞安樂清平陽泰順 漢爲東甌王國後爲會稽之回浦地上元置溫州以其地燠少寒五代因之城當斗口東與海合有雁蕩山天下奇秀

處州 隋名唐名 括蒼縉雲 領縣十○麗水青田縉雲松陽遂昌龍泉慶元雲和宣平景寧 隋置處州治括蒼改括州大曆爲永嘉郡 州治

江西輿圖

福建輿圖紀

布政司領府八州一縣五十有三總為里三千七百九十七里

按察司分福寧武平建寧漳南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

都司領福州左右中福寧鎮東泉州永寧興化平海漳州鎮海十一衛屬所五十六所一十七

行都司分治建寧領建寧左右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及將樂守禦千戶所

鹽運司領鹽課司七歲辦鹽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　巡按御史一

府八

福州 秦名晋名唐名領縣閩縣侯官懷安古田閩清 閩中晋安長樂十〇長樂連江羅源永福福清　城中有九仙烏石越王三山東帶滄溪百川環 介南望交廣北控淮浙全閩八郡長於為冠

興化 古名領縣莆田 莆中二〇仙遊　左浦溪右寧海前壺公後陳岩泉福之間海道所衝 舍九鯉湖仙居於此因以得名新齋秋林遠近年起

泉州 唐名古名領縣晋江南安惠安同安 清源温陵七〇安溪永春德化　川過溪朝山連岩指近接三吳遠連二廣閩越與區地帶領 海表以紫帽龍首之峰鏡以金雞石筍之阻洛陽橋新觀

延平 唐名宋名領縣南平將樂沙縣尤溪 延平劍浦七〇順昌永安大田　負山阻水七閩襟喉劍溪環左樵川帶右當水陸 之會為道義之鄉有龜山南溪延平樵溪書院

漳州 唐名古名領縣龍溪漳浦龍巖長泰南靖 漳浦清漳八〇長泰平和詔安　控引番禺聯絡嶺表森山際海閩會極南 梁山鶴溪山川為秀朝宋二公鍚嶽千此

建寧 吳名古名領縣建安甌寧浦城建陽崇安 建安富沙建溪八〇浦城政和松溪壽寧　閩領上流襟水帶山東接兩浙北上饒南延平東北建溪 道義之鄉有武夷之勝鑿山考亭同文紫峯大定書院

汀州 唐名郡名領縣長汀寧化上杭武平 臨汀鄞江八〇清流連城歸化永定　崇山峻嶺疆閩與廣南通交廣北達江右在山谷千純之地 卧龍遼峯山為形勝正溪汀水合而成文銅鼓側當千戶

邵武 吳名古名領縣邵武光澤 邵武樵川四〇泰寧建寧　瞰閩越控江西阨水險閩西戶四州上游 斑楳紫翠秦崇嵊沖深山水稱秀麗

福寧州 晋名唐名領縣福安 温麻長溪二〇寧德　大姥霍童二縣名山 形勝與俗不殊閩中

廣東輿圖

廣西輿圖紀

布政司領府十一羈縻四屬州四十六羈縻三十三縣五十七羈縻四長官司三里一千一百八十三

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照察諸府州衛所

都司領衛十守禦千戶所二十有一儀衛司一

欽差總督都御史一　副總兵一　巡按御史一

王府一靖江府

府一十

桂林 秦名桂林郡名領州一縣桂興安靈川陽朔永福 桂林始安八縣縣九○義寧理定古縣全州灌陽 東控海嶺右扼蠻荒水環湘桂山對蓬瀛 天難渡疆地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交

柳州 隋名唐名領州二馬平洛容羅城柳城懷遠融縣 象郡龍城縣十○來賓象州武宣賓州遷江上林 跨三邕之封疆嶺嶠之 表據谿都會綰轂名閩

慶遠 府名郡名領州二宜山天河思恩河池忻城 龍水宜陽縣七○南丹那地南丹州荔波東蘭州 漢為日南交趾二郡之界後淪于蠻 江山險峻土壤連蠻峯峰列如戟

平樂 府名領州一平樂恭城富川賀縣 昭潭縣六○荔浦修仁永安州 清湘九疑犬牙相入 離湘三百六十至昭 而中分險若犬牙 戶利民淳各不同

梧州 漢名領州一蒼梧藤縣岑溪懷集 蒼梧縣九○鬱林州博白北流陸川興業 百粵五嶺之中九疑七澤之廉前引 長江北皆京阜醫嶺相襟喉五羊

潯州 漢名唐名領州一桂平平南 桂平潯江縣三○貴縣武靖州 南北限以二江都嶠勾漏為鄰 封域有三州鍾嶺險石秀峙

南寧 晉名唐名宋名領州四宣化武緣隆安橫州永淳 晉興朗寧永寧縣四○上思州歸德州果化州 內制蠻獠外控交趾金城之固銅柱之封 南蠻溪峒西接溪峒僮猺三部咽喉

太平 郡名領州十五太平州思城州安平州養利州萬承州左州全茗州鎮遠州結倫州佗陵縣 麗江縣有四○思同州茗盈州龍英州結安州結倫州都結州上下凍州永康縣羅陽縣

思明 古為上官領州六忠州祿州西平州思明州 明王衛門縣一○上石西州下石西州憑祥縣 石山卓立江水洄旋 側控撫州 剔竹比指交趾要害 水際中有今省

思恩 軍民編戶縣有限 府○二十一○化 山嵯峨水跳平使 險標摧岌机如獵峻

鎮安 編戶領州一田州 二里縣一○上林 西南險據左馬峽毀石 邑平賦命山川奇絕

泗城州　利州　都康州　思陵州

奉議州　龍州　向武州　江州

上林長官司

安隆長官司

雲南輿圖

松潘建昌邊圖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川西巡及領守禦所一小河堡

撫司一龍州安撫司四八郎一乃兇匝一[illegible]寨[illegible]長官一十

七北定一牛力結一麥匝一川西一白馬路一[illegible]一阿昔洞一祈命一勒都一包藏

一阿者一只衣[illegible]一阿用

番一幹寨一占藏一先結

茂州衛隸四川都司領守禦所二疊州威州安撫司一長寧長官

司五一靜州一隴木頭一岳溪一茂州一疊溪鬱郎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七

十畝有零主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員

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布政司

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餘原額鹽

課銀七萬八十四兩九錢餘

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主客官軍各兵一萬四

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十六

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

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

安綿壩底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員

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欽差巡撫四川兼理松潘安綿建昌等處邊備都御史一駐四川

欽差整飭松潘威茂安綿等處兵備按察司官三松潘一駐松潘威茂一駐茂州安綿

一駐綿州

欽差分守松潘等處副總兵一駐松潘協守左參將一駐小河

坝六糟守備一提督指揮五石參將一駐成糟三千戶一提督指揮一真坑一協贊遊

擊將軍二南路一駐疊溪轄鎮平至茂州東路一駐龍州轄江油至漢州提督關十五

關屯堡

領東勝等九堡○東勝高羊裕塘譯剛膗真定花谷栗○官軍五百九十員名屯田石額九百一十

六項三十九畝有零新增一百一十六項二十五畝

屯糧三千八百七十石倉糧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一

石零麥一千七十四

石馬四百八十七匹

領蒲江等六關堡○艾蒿山平小屯

領新塘等三關○新塘安化西寧

末平定等六堡○平定鎮夷鎮番鎮平金非平夷

領望山等十二關堡○望山雪風洞○松林三舍鎮遠小關松丫三路師家四望○官軍一千四百三十

員名○以上俱副總轄

領峯崖等六堡○峯崖崇馬營水進鎮夷鐵龍○官軍四百七十員名民快土兵五十五名屯田石額

一千一百項新增六百九十項屯糧四千八百九十石馬九十四匹

領曲山等十五關堡○曲山小播鼓後庄香溪疊溪西溪三犨雅水○江靈就規槽馬尾白水龍嶑○官軍

一百八十五員名民快土兵一千二百四十名倉糧二萬三千四十五石

領觀子等八關堡○大徐平觀子平通大方○甲茅堆山茅徐塘○官軍四百七十五員名民快土兵八

百四十七名

領石板等八關堡○石板上雄○填底石泉白印青岡石泉城○官軍七百九十二員名民快土兵一

千三百三

十三名

領平番等三堡○平番真酒彊赤○官軍五百員名○以上俱左參轄

領水鎮等九堡○水鎮大平普安新橋漢關疊溪城馬路小關新堡○屯田石額五十八項五十一畝

屯糧一千五百九十

六石馬九十七匹

領徼底等九關堡○徼底鎮浠縣保縣新安夷堡子○乾溪鎮州汶川○屯田石額六十二項四畝新增

一百三十四項四十二畝

屯糧五千三百五十八石

領七星等十五七墩堡○石鼓駟墩犁園喬白水鹽牧遠四門青坡墩雈羊五里鎮○官軍七百

九十四名民快土兵一百八十五名屯田石額五十

九項一十八畝屯糧一千六百一十四石馬一百五

十六

匹

領土地等六堡○土地鎮夷關子神溪土門桃坪○民快土兵二百七十二名

領寶大等八關堡○寶大○穆肅長寧林溪韓胡長安椒園鎮戌○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民快土兵

四十三名屯田石額二百四十六項五十畝新增二

百八十三項零屯糧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二石倉糧

一十萬五千六十石○以上俱

零馬五百四十九匹右參轄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所七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為里六

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一萬

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石有零

欽差整飭建昌等處兵備兼分巡上川南道地方四川按

察司僉事一駐建昌

欽差督理糧儲兼管上川南道四川布政使司參議駐雅州

以都指揮僉統行中守備二寧遠一參將鎮西一

衛

建昌屯糧九千六百四十三石

所

打沖河中○昏夯沙州高山長官昌州○屯糧一千四百一十二石
禮州○沙平德力黄泥

衛

建昌前屯糧六千八百七十四石

所

打沖河○青山松林長官威龍○倉糧八百六十六石六斗
德昌○坪鎮蕃夷普濟

寧番屯糧一萬八百七十四石倉糧四千二百石

所

冕山○沙占太○鐵厰北山冕山巡○屯糧三千一十五石倉糧一千八百五十石
○平王喬○咱李子奴橋白石

衛

越巂屯糧二千四百九十六石倉糧五千四百四十石

所

鎮西○妙米○青岡梁樂木底○坪那若梁平夷長官部平○屯糧六百一十八石倉糧三千三百石
禮州後○八里河南哨經白馬鎮鐵李子瑶○屯糧二千九
昌○河小哨長老溜水黄泥新添九盤○百七十六石

衛所

會川○迷易○虎頭句○沙迷甲○屯糧一萬一百四十石

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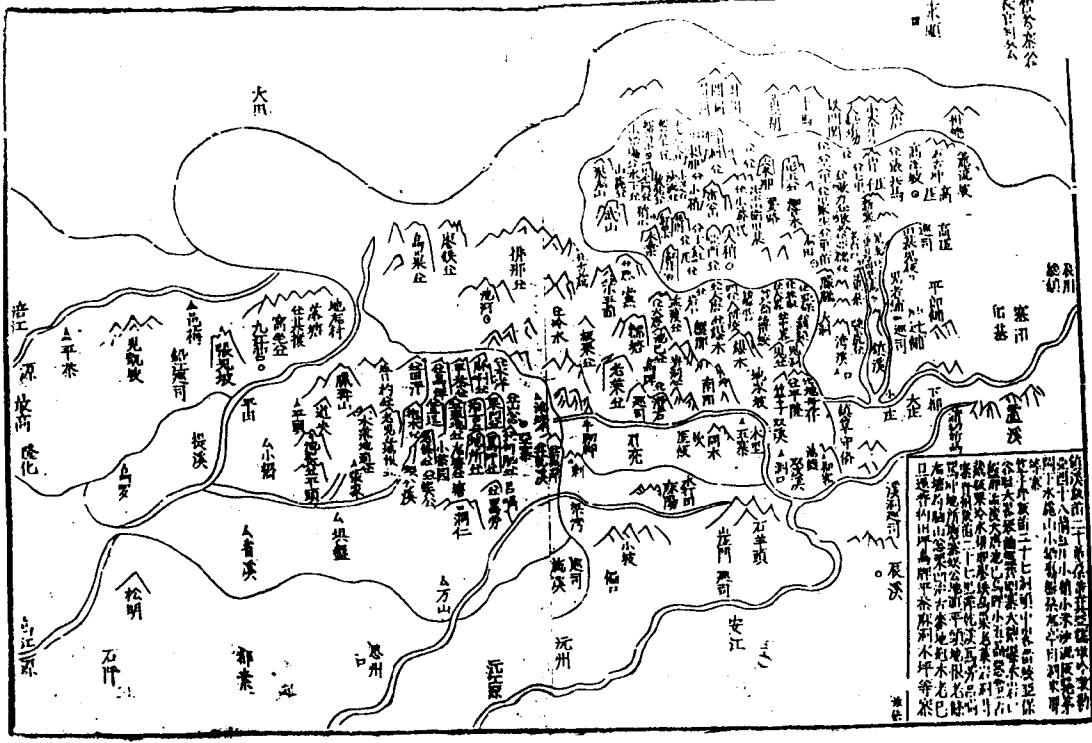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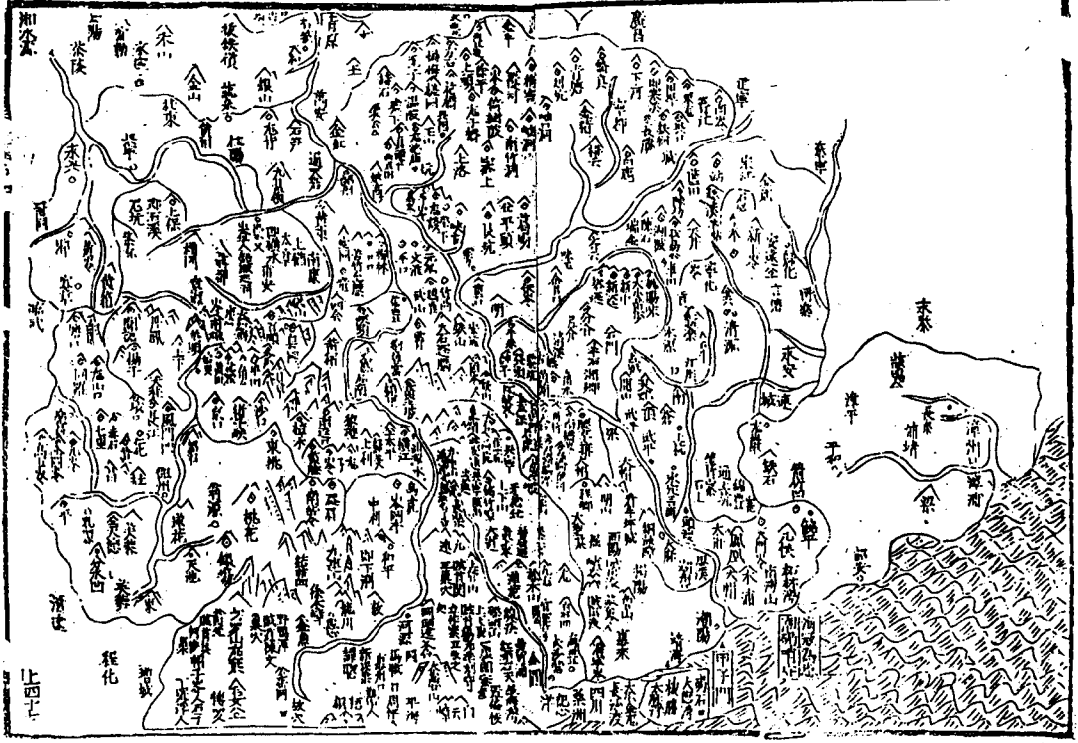
鹽井屯糧七千三百九十八石倉糧二千六百一十一石二斗

所

打沖河○管口叟橋涼山鸞鳥新添馬瑙土功叟橋杭州長官馬剌○倉糧五百七十八石
左○紹興六馬鎮南定遠鎮兩新化明遠濟平東寧

麻陽圖

虔鎮圖

上四十七

虔鎮邊圖

虔鎮轄布政司四府九州一縣六十有五衛七屬所十有二

通共官六百一十四員軍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名

寨隘共二百五十六處

欽差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都御史一駐贛州 江西湖西道贛州兵備兼管嶺北道廣東嶺東道嶺南道福建武平道福寧道漳南道湖廣上湖南道郴桂等處兵備道嶺北駐贛州○嶺東駐長樂○漳南駐上杭○郴桂駐郴州○餘駐各省

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有五南贛一惠潮一南韶一汀漳一郴桂一

衛

贛州官七十三員軍三千九百二名隘贛縣文灘黃七婆婆

所

信豐○官十八員軍一千八十七名隘興國龍子劉坑梅窖衣錦油洞南村溫陂峽田龍沙坡頭何悄金嶺据下樓園花橋迴龍豪頭方石楊梅

會昌○官十四員軍七百七十四名隘寧都東龍田埠青塘白鹿長勝桃雲下河多嶺

安遠○官一十二員軍七百名隘雩都黎下龍潭馬嶺峽口左坑牛嶺豐田佛嶺岩門

衛

潮州官五十三員軍二百五十四名隘會昌牛券羊角湖界清溪分水羊石

所

程鄉○官九員軍一百七十五名隘信豐石口平岡陂頭竹篙鴉鵝九里

靖海○官八員軍三百三十名隘龍南黃蓮南逕杉木橫江油潭龍子嶺

大城○官八員軍二百二十五名隘安遠大石大石黃腳渠橋鴉洋南橋腰破滋溪尋鄔

蓬州○官八員軍二百一十八名隘石城壩口管關鐵樹南嶺站嶺藍田秋溪

海門○官五員軍二百五十四名隘瑞金新中黃沙大黃沙小桃楊車新湖陂鷄公平地桐木

衛

碣石官二十七員軍一千二百五十一名隘大庾石源浮江華屋雲山

所

海豐○官六員軍四百八十五名隘南康嶠嶺古樓

捷勝○官八員軍五百五十名隘上猶上稍三門稍塘疋袍盧王大雷

平海○官五員軍八百一十名隘崇義長流上保長塘蛇頭流夬蕉都岡田穩下小坑茶寮

甲子○官十員軍三百六十名隘長汀古城九際黃嶺雞籠分水長嶺桃楊鎮下佛子

衛

惠州官四十八員軍四千四百八十名隘寧化石壁鳳凰嶺塘

所

河源○官三員軍二百六十九名隘上杭盧豐南平斧門軍營郭公長嶺塞陂鐵四鮮水溪橫領桃排彩羽羊蹄板寨

龍川○官十員軍一千一百一十九名隘連城秋家廖天橫山卸村新泉鳥石岡

長樂○官二員軍一百四十一名隘武平藩龍鄭家湖界磴頭橫嶺

南雄○官七員軍二百八十六名隘歸化鐵嶺伍通下坊三溪水口

衛

汀州官四十員軍一千八百九十名監龍溪揶營
衛河垍嶺華封苦竹汰口良村宜招滿口

所

武平 ○ 官十二員軍七百一十名監龍若水
滑黃坑東坑徇骨山綠側嶺肖坑

上杭 ○ 官十一員軍六百八名監長
泰鵝鵝林口磨艌白桐上窜

衛

漳州官四十二員軍四百八十
五名監南靖峰苓寒沛女

所

南詔 ○ 官六員軍四百四十四名監漳平三峰華口石門
南坑卓安白泉禾頭虎山吳崎流溪高星東坂三
陽東逸雲洞仞天茶下
馬香樹石碓馬鋤火燒

龍巖 ○ 官十三員軍四百一十七名監平和象
湖朱公盤溪東亦楸高際半地三角

衛

鎮海官五十六員軍九百三名監保昌平田白
石紅海門貂瓜冬材溪南畝孔地百順

所

六鰲 ○ 官十九員軍五百九十三名監始興花腰
猪子桂丫河溪凉口上臺楊子沙田黃塘

銅山 ○ 官十三員軍五百二十三名
監仁化鳳門城口赤石七里

玄鍾 ○ 官五員軍七百一十九名
監翁源銀場東桃北嶺

韶州 ○ 官十五員軍四百七十六名
監樂昌銅鑼布口象牙黃土

柳州 ○ 官十五員軍六百二十六名監長樂錫坑古
樓榕蒼平塘觧沙芙蓉象鼻韮源大箭秋溪

桂陽 ○ 官十九員軍五百六十
四名監與寧四都大坪

廣安 ○ 官七員軍二百五十一名監 宜章 官七員軍二百六十二名
桂東熊塘九條八面猴子

終

黃河圖

古今治河要畧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竟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元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

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在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築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之名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淤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為十則頓損又各分為一則全衰矣治河之要莫踰於此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座阻隔泉源窒礙豈必決耶前此張秋之決沽道口之淤新河之後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謀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遵汶建閘不復引

先朝

河且於北岸築隄捲埽嚴備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潦亦不過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遏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濟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懲此言

國計

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為愈爾蓋勞費正藝而限以斗門潦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漕運圖一

上五十六

漕運圖二

漕運圖三

北

南旺

汶上縣

鉅野

嘉祥

張家村各淺十二

黄河

沙河

昭陽湖

沛縣

南

漕運圖四

漕運圖

欽差總督漕運都御史一 駐淮安景泰二年設 理刑刑部主事一 駐淮

安天順二年設 船廠工部主事一 駐清江浦 監倉戶部主事四 淮安

一臨清一徐州一德州一 管河工部郎中二 一安平鎮分理濟寧以北一高郵州分理

濟寧以南 管洪工部主事二 徐州一呂洪一 管閘工部主事二 一駐

沛縣沽頭閘一濟寧成化二十年設 管泉工部主事一 駐寧陽 清江提舉

一 在清江浦 衛河提舉一 在臨清

欽差儹運糧儲燕鎮守地方總兵官一

欽差協同漕運叅將一 供駐淮安 運糧把總官七〇指揮一百

零二〇千百戶七百七十七〇鎮撫六〇旗軍一十

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一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〇

運糧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

南京總 把總官二衛二十四指揮二十五千百戶一二百四十二旗軍一萬八千零八清江廠造船

一千七百五十九運糧五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一升六合

其一

錦衣衛 運糧一萬四百六十九石三斗八升 府軍衛 糧五千九百九十一石一斗六升

金吾後 糧五千三十五石一斗二升 豹韜左 糧六萬二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六升

驍騎右 糧一萬一千二十二石一升 府君右 糧三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

神策衛 糧四千一百四十四石七斗七升 虎賁左 糧七千一百八十四石二斗六升

留守左 糧五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八升 瀋陽衛 糧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石五斗四升

鎮南衛 糧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九石九斗四升 留守中 糧四千九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十

龍江右 糧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三石八斗七升 廣洋衛 糧三萬六十一百九十七石六斗五升

江陰衛 糧二萬四千四百八石九升 羽林右 糧一萬九百九十一石二斗一升

龍虎衛 糧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石

其一

旗手衛 糧六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 橫海衛 糧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五石九斗八升

武德衛 糧一萬一千二十二石一升 留守右 糧一萬三千二百一石八斗六升

金吾前 根四千五百七十四石五斗九升八合 瀋陽右 糧二千四百二十石四斗五升八合

府軍後 糧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八斗九升 豹韜衛 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

虎賁右 糧一萬八千一百十四石一斗八升 水軍右 糧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一石一斗四升

應天衛 糧七千石五升六合 水軍左 糧五萬一千九百四十七石七斗八升

龍虎左 糧四萬四千一百八十石一斗七升 興武衛 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

羽林左 糧二千七百一石七斗七升 龍江左 糧三萬一千九百三十石八升

府軍左 糧五千九百八十六石八斗九升

湖廣總 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三指揮一十一千百戶八十七旗軍一萬七百零四武昌廠造船一千一

十二運糧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合

武昌衛 糧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斗七升 武昌左 糧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八斗三升

蘄州衛 糧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石二斗一升 黃州衛 糧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石一斗四升

沔陽衛 糧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一石五斗一升 岳州衛 糧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石四十五升

荊州衛 糧三萬三千八百八十六石一斗五升 荊州左 糧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一石七斗五升

荆州右糧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三石三斗四升　襄陽衛糧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石六斗七升

承天衛　顯陵衛

德安所糧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二石二斗

江西總把總官一衛一十一指揮四千百戸五十八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九江廠造船八百六十六運糧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二斗八升八合

南昌前糧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石六斗七升　袁州衛糧七萬八百六十石二斗一升

贛州衛糧二萬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升　吉安所糧三萬四千二百九十四石一斗三升

安福所糧一萬八千七百三十八石九斗二升　永新所糧一萬六千九百七十八石二斗

建昌所糧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石五斗一升　撫州所糧二萬三千三百二石八升

廣信所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七石五升　鉛山所糧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四斗七升

饒州所糧一萬四千一百一石七升

浙江總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三指揮八千戸四十一百戸七十九鎮撫四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一蘇州造船二千三十九運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一石三斗四升

杭州前糧六萬八千四百六十五石四斗六升　杭州右糧七萬四千六百五石八斗六升

紹興衛糧八萬五千四十四石五斗四升　寧波衛糧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九石七斗一升

台州衛糧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九石四斗八升　温州衛糧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石八斗六升

處州衛糧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九石一斗　海寧衛糧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

金華所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衢州所糧一萬五千九百六十五石四斗

嚴州所糧二萬八百五十五石五斗一升　湖州所糧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九石一斗八升

海寧所糧一萬四百二十八石六斗八升

中都總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二指揮九鎮撫二千百戸八十三旗軍八千七百一十六清江廠造船八百八十七運糧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鳳陽衛糧二萬九千六百五十八石三斗三升　鳳陽中糧三萬八十七石九斗六升

鳳陽右糧三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石四升　留守左糧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石五斗三升

留守中糧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三石九斗　懷遠衛糧二萬八千四百六十石七斗五升

長淮衛糧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一石八升　宿州衛糧一萬七百四十五石七斗

武平衛糧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石七斗二升　潁川衛糧六千一百四十石四斗

洪塘所糧六千四十八石二斗九升　潁上衛糧一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

江北總把總官二衛所一十八指揮一十五千百戸一百七十六旗軍二萬六千七百零一清江廠造船二千六百八十七運糧八十八萬九千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二合

其一

淮安衛糧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一石九斗五升　大河衛糧一十萬二千七百九十石一斗九升

邳州衛糧四萬八百六十四石三斗六升　徐州衛糧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升

徐州左糧四萬千六百三十一石九斗一升　壽州衛糧四萬五千九百六十石八斗九升

泗州衛糧九萬三千三百六十四石七斗八升　歸德衛糧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石二斗三升

其一

楊州衛糧四萬七千四百三石八斗八升　通州所糧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七石二斗三升

泰州所糧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一石四斗七升　鹽城所糧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三升

高郵衛糧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石六斗二升　興化所糧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一升

儀真衛糧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二斗　滁州衛糧二萬二千七百五十石一斗八升

廬州衛糧五萬二千四百九十六石五斗五升六安衛糧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六石九斗

江南總二

上江把總官一衛所一十一指揮九千百戶九十九旗軍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安慶等廠造船一千四百二十三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升

建陽衛糧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七石七斗宣州衛糧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一石八斗二升

新安衛糧三萬五千三百七石三斗安慶衛糧五萬五千六百一石二斗三升

九江衛糧六萬三百六十石一斗三升水軍左舊遮洋糧二萬五百十石九斗七升

龍江左舊遮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九斗龍江右舊遮洋糧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一石三斗

廣洋衛舊遮洋糧二萬五百七十石九斗七升江陰衛舊遮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

下江把總官一衛所九指揮二千百戶一十九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清江等廠造船一百七十七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六合

鎮江衛糧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三石三十九升蘇州衛糧五萬九千七十石六斗四升

太倉衛糧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石六升鎮海衛糧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石八斗九升

松江衛糧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石嘉興所糧一萬一千二百八十石八斗

水軍右舊遮洋糧萬七千二百四十二石四斗應天衛舊遮洋糧一萬二百八十五石四斗八升

橫海衛舊遮洋糧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七石六斗

山東總把總官一衛所七指揮七千百戶四十七旗軍二千七百六十五清江廠造船七百七十三運糧二十三萬八千四百一石三升

臨清衛糧七萬九千五百七十九石五斗八升平山衛糧三萬一千八百七石三斗七升

東昌衛糧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二石一十一升濟寧衛糧六萬八千九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

兗州護糧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二斗東平所糧八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五升

濮州所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遮洋總把總官一衛一十六指揮一十二千百戶四十五旗軍六千二百名清江廠造船五百二十五運糧二十四萬石

通州左舊北直隸糧四千八十九石通州右舊北直隸糧三千四十三石

神武中舊北直隸糧二千四百五十九石定邊衛舊北直隸糧二千六百一十三石

天津衛舊北直隸糧四千四百五十八石天津左舊北直隸糧三千七百二十石

天津右舊北直隸粮三千一十三石德州衛舊北直隸糧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

德州左舊北直隸糧一萬五千四百二石徐州左舊江北糧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四石八斗

泗州衛舊江北糧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四石四斗淮安衛糧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七石九斗六升

大河衛糧四萬七千一百四十一石八斗一升高郵衛糧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一斗

楊州衛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長淮衛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四合

歲運

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遼東

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十二年陸運海運四十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衛河儹運糧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于北京

宣德八年儹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

十六年會通河儹運淮安等處常盈等倉糧四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于北京

正統二年儹運糧四百五十萬石支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二百六十五石

景泰二年儹運糧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七年儹運糧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五百石支一十一萬六千二十石三斗兌二百八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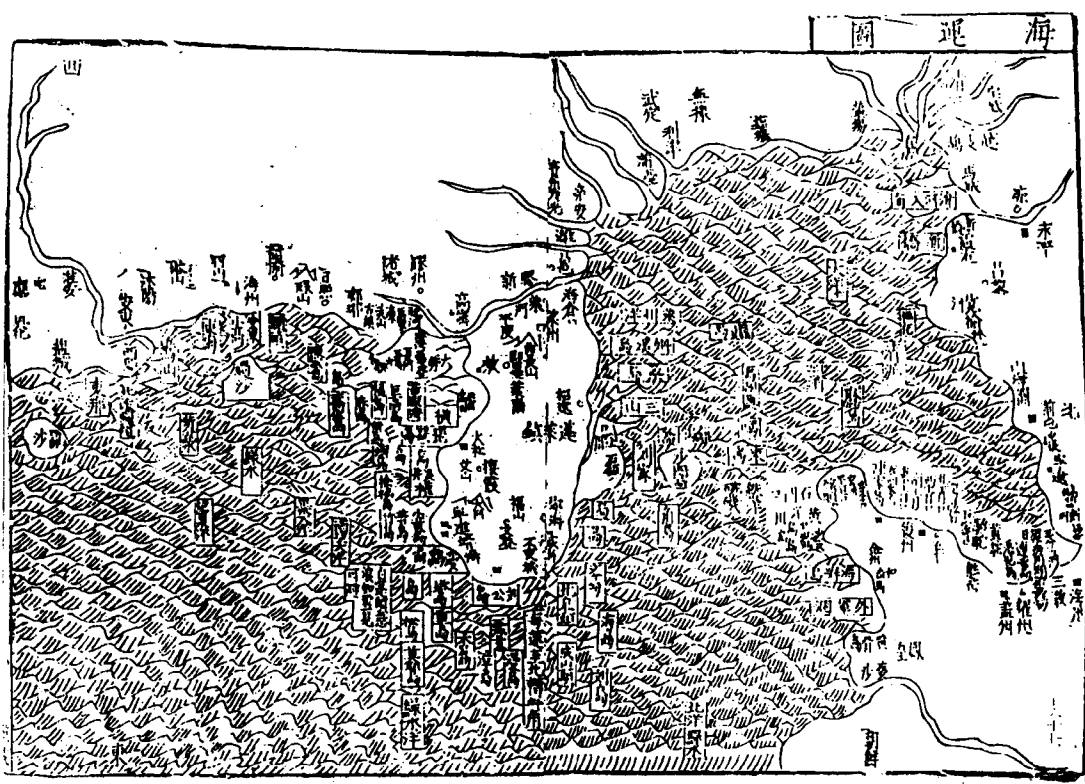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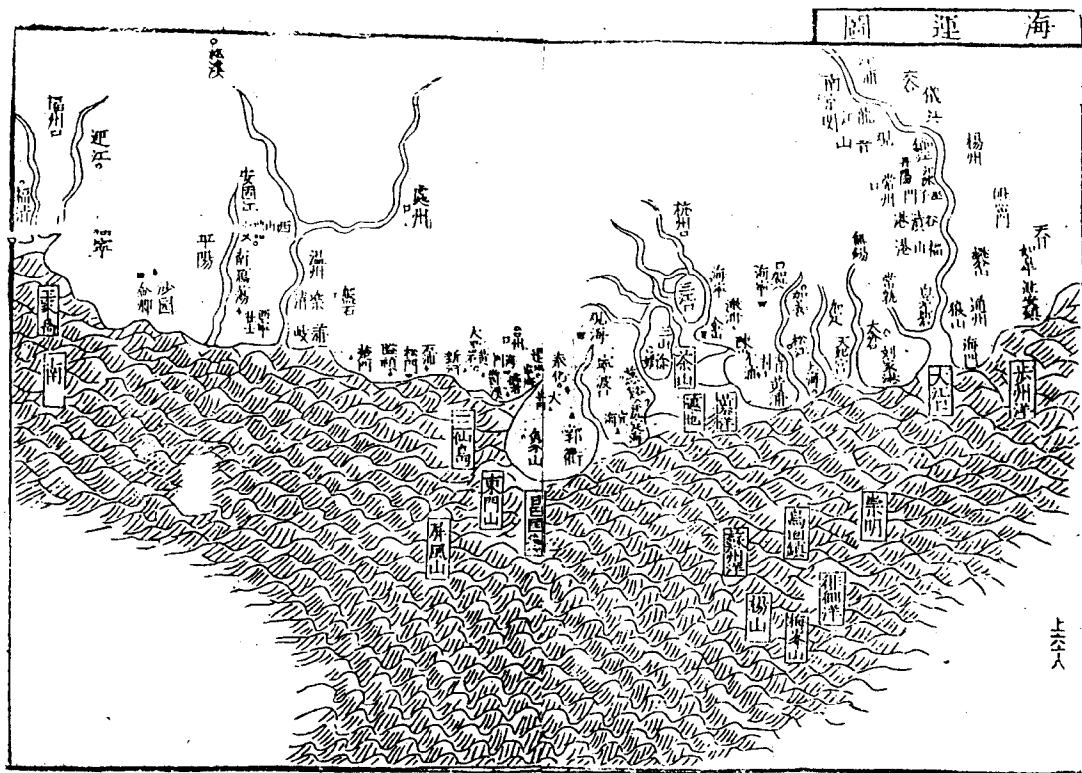
天順四年儹運糧四百三十五萬石支七十一萬六千八百石兌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

成化八年儹運糧四百萬石

弘治二年儹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粮三百三十萬石支運倉糧七十萬石

正德六年儹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粮六十三萬三千石支運倉粮六萬七千石

嘉靖元年儹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粮六十二萬九千四百石支運倉糧七萬六百石

皇輿圖紀　漕運上

海運圖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為盜魁出沒險阻若風與鬼劫略商賊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為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牛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皋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為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

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恐懼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為浙江省參政張為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京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蓋自

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由長樂港出福州經崇
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
朝洪武三十年猶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
樂間通會河城始不復講議者恒有意外之慮以為
人生一日食不下咽則死亡立至會通河固南北之
咽也訪求故道擇才而任之且重其權柳亦可為先
事之防即使有如清與瑄者亦且消其驍獷而誘以
自效又博采王憲使獻膠萊河之說因其垂成之功
督以畫一之法使表裏兼資叅酌利害以與漕卒之

困而求無疆之利憂世君子豈無是心哉
海道一福建布政司水波門船廠船要水手船護送其
神仙壁碧水屋山島有賊開洋至三岔河口一二日
至古山寺送香燭防東南風作潮過平息至望琪港
娘娘廟前泊一日至長樂港口一日至民遠鎮巡檢
司一日至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州左等衛要水手送
一日至五虎廟燒總福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
行正東便是桑衣山正北是定海千戶所東南是福
清縣鹽場一日至王家峪海島泊一日至北高山巡
檢司西洋山口泊一日福寧縣娘娘廟前泊一日

至蒲州千戶所防霧晚收艦艚巡檢司海口一日至
金鄉衛要水手送一日松門衛一日至溫州平陽縣
平陽巡檢司海口至鳳凰山銅盆山防東南颶作晚
收中界山泊一日至盤石衛見霧在中界山正北島
泊待南風行至晚收北門千戶所要捕魚小列船送
待南風北行過利洋雞籠山候潮行至松門港松門
衛東港泊候潮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泊離溫州望
北行到挑青千戶所望門口泊開洋至大佛頭山屏
風山至健跳千戶所長亭巡檢司要水手魚船送又
至羅漢堂山到石浦千戶所東關泊要水手送至定

海衛始放金鄉盤石水手離石浦港後門過銅尾山
後沙洋半邊山党公爵溪千戶所望北行至青門山
亂石礁洋至前倉千戶所雙嶼港騎頭巡檢司過至
大松千戶所冢門山招寶山進定海港完海衛南門
要稍水船送燒總福開洋望北行至遮口山黃公洋
烈港千戶所海寧衛東山姑山望北行若至茶山低
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府上海縣海奔水淺望東
南行晚泊船候潮過羊山大七山小七山大倉寶塔
望東北行兩日夜見黑水洋南風一日見綠水縣見
海內懸山一座便是延真島靖海衛口淺灘避之

一劉家港出楊子江南岸候潮長沿西行半日到白茆港潮平帶蓬櫓搖過撑脚沙尖轉崇明沙正東行南有朱八沙婆婆沙三脚沙須避之楊子江內北有雙塔南有范家港灘東南有張家沙江口有陸家沙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江北有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風潮落正東或帶北一字行半日可過長灘是白水洋東北行見官綠水一日見黑綠水循黑綠水正北行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又兩日夜見北洋綠水又一日夜正北望顯神山半日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未過長灘正北行靠桃花班水邊北有長灘沙響沙半洋沙陰沙員沙切避之如黑水洋正北帶東一字行量日期不見成山黑水多必低了可見升羅嶼海中島西有磯如筆架即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一日夜便見成山若過黑水洋見北洋官綠水或延真荀望西北山便是九峯山向北去有赤山牢山皆有島嶼可泊若牢山北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橫百餘里激浪如雪即開使或復回望東北行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北有旱門漫灘皆可泊若東南風大不可擧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望見顯神山桃西一字多必是高了即便復回望東

北行過成山正西行前雞鳴嶼內有浮礁避之西有夫人嶼不可行須到劉島西可泊劉島正西行到芝罘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百餘里有黑礁三四畝大避之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好風半日過抹直口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挨深行南門可入東有門有暗礁西北有門可泊沙門島開洋北過砣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鐵山洋東收旅順口黃洋川西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內泊南岸外洋成兒嶺盡東望三山正中入內有南北沙相連可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望鳳凰山和尚島墩西有礁石外有亂礁避之三山北青島一路望海島收黃島使島若鐵山西收羊頭窪雙島東北看蓋州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八三叉河收牛壯馬頭泊

一直沽開洋望東桃南一字行一日夜見半邊沙門島桃南字多必見萊州三山桃東北行半日便見沙門島若桃北多見砣磯山南收登州衛沙門島開船東南山嘴有淺扶中心行好風一日夜到劉島劉島開洋望東桃北一字轉成山嘴正南行好風一日夜見

綠水一日夜見黑水又一日夜見南洋綠水又兩日
一夜見白水望南桃西一字行一日點竿戳二丈漸
減一丈五尺水下有亂泥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桃西
收洪如戳硬沙即便復回望東行見綠水到白水尋
長沙收三沙洪如不着洪望東南行日看黃綠色浪
花如茶末夜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坐茶
山往西南一字半朝北見崇明沙南見青浦墩岸劉
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桃西多是而了前有陰沙半
洋沙縐沙攔頭沙即是轉角嘴便復　正東行看
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即桃東南行看水色

收寶山如在黑水大洋洮東多必是低了見隔界太
山北座便望正西南一字行一日夜便見茶山如不
見隔界山又不見茶山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必
見石龍山孤熊山便回望西南行見茶山收洪
逕河口開洋順風一日夜至礁山帶東二字望南行
經成山入南洋望正南行三日夜經桃花斑水望東
行見白水帶西二字勤戳點竿尋長灘一丈八尺漸
減至一丈五尺望西行戳楊子江洪如不見望下使
必見茶山船稍南面坐茶山望西行半潮便見崇明
洲如風順一朝至劉家港內

占驗

朝看東南黑　勢急午前雨
暮看西北黑　半夜看風雨　右占天
早起天頂無雲　日出潮明　暮看西邊無窮
明日清明　遊絲天外飛　久晴便可期
清朝起海雲　風雨霎時來　風靜鬱蒸熱
雲罰必振烈　東風雲過西　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　雨下巳時辰　雲起南山暗
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過雲　無雨必天陰
雲隨風雨疾　風雨霎時息　迎雲對風行

風雨轉時辰　日沒黑雲接　風雨不可說
雲布滿山低　連宵雨亂飛　雲從龍門起
颶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　雷雨必聲訇
雲勢若魚鱗　來朝風必輕　雲鉤午後排
風色屬人猜　夏雲鉤內出　秋風鉤背來
曉雲東不應　夜雨愁過西　雨陣兩雙煎
乃尉連天惡　惡雲半開閉　大颶隨風至
風息始靜然　亂雲天頂絞　風雨來不少
風送雨傾盤　雲過都晴了　紅雲日出生
勸君莫出行　紅雲日沒起　晴明不可許　右占雲

秋冬東南起　雨下不相逢　春夏西北風
夏來雨不從　汛頭風不長　汛後風雨毒
春夏東南風　不必問天公　秋冬西北風
天光晴可喜　長變風勢輕　舟船最可行
深秋風勢動　風勢浪未靜　夏風連夜傾
不晝便晴明　雨過東風至　晚來越添巨
風雨朝相攻　颶風難將避　初三須有颶
初四還可懼　望日二十三　颶風君可畏
七八必有風　汛頭有風至　春雪百二旬
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　出門還可記

初八及十三　十九二十一　三月十八雨
四月十八至　風雨帶來潮　傍船人難避
端午汛頭風　二九君還記　西北風大狂
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一二　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　爭秋莫船開　八月半旬時
隨朝不可移　右占風
烏雲接日　雨即傾滴　雲下日光
晴朗無妨　早間日珥　狂風即起
申後日珥　明日有雨　一珥單日
西珥變起　午前日暈　風起北方

午後日暈　風勢須防　暈開門處
風色不狂　早白暮赤　飛沙走石
日沒暗紅　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
晴風必揚　朝日燭地　細雨必至
蒸光燭天　日光晴彩　久晴可待
日光早出　晴明必久　返照黃光
明日風狂　午後雨遊　夜雨霧惡　右占日
虹下雨垂　晴明可期　斷虹晚見
不明天變　斷虹早掛　有風不怕　右占虹
曉霧即收　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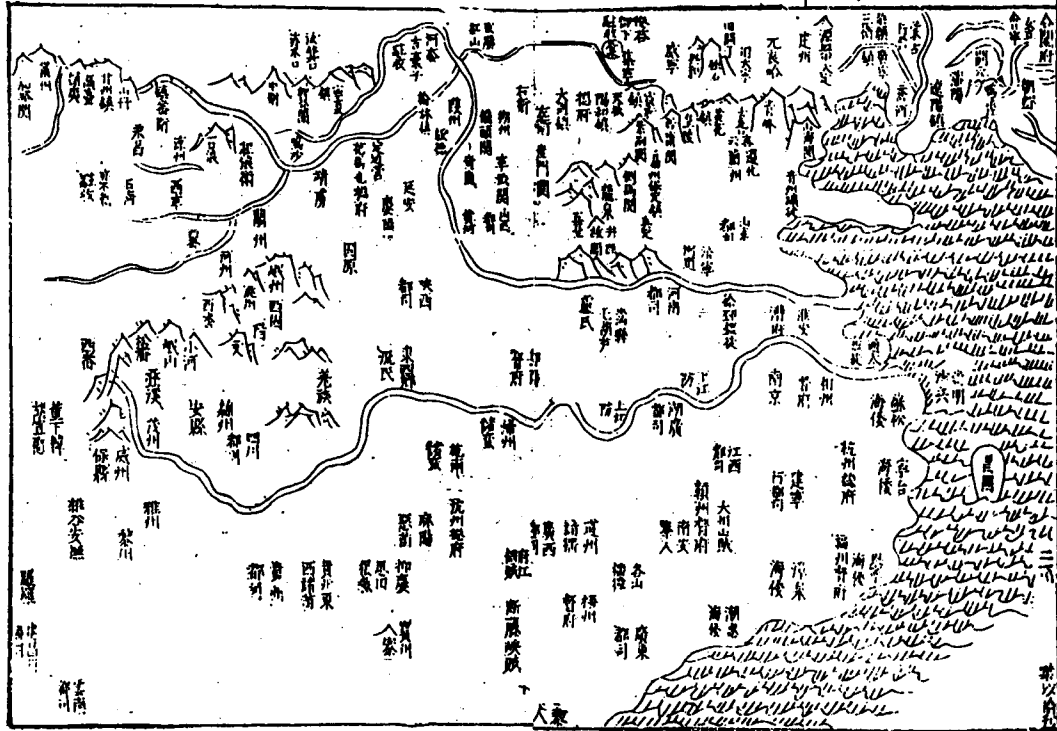
細雨不止　三日霧蒙　必起狂風
白虹下降　惡霧必散　右占霧
電光西南　明日炎炎　電光西北
雨下連宿　辰闕電飛　大颶可期
遠來無慮　近則有危　電光亂明
無風雨暗　夏風電下來　秋風對電起
閃爍星光　星下風狂　右占電
螻蛄放洋　大颶難當　兩日不至
三日無妨　滿海荒浪　雨驟風狂
大游無慮　至近無妨　金銀偏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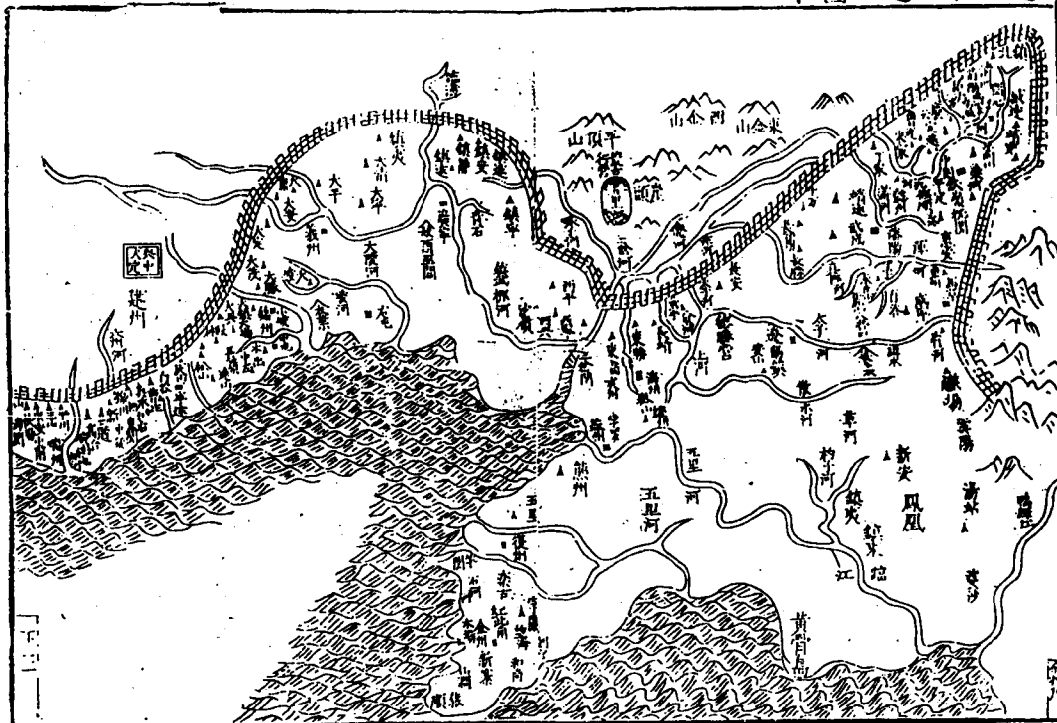
風雨立待　海乏沙塵　大颶難禁
若近山岸　仔細思尋　鳥觜弄波
風雨必起　一日不來　三日難抵
八二鷺毛　風大難抛　東風可守
西南暫傚　白蝦弄波　風起便和　海占
月上潮長　月沒潮漲　大訊潮光
小汛月上　水漲東北　東南旋潑
西南水回　便是水落　北海之潮
終日滔滔　高服潮來　一日一遭
萊州洋水　南北長落　北來是長

南退方覺　楊子江內　糧舟之患
最怕船窓　大風緊急　擎定且守
船走難纜　矴定必凶　直出沙岸
是花落矴　神鬼驚散　要知矴地
水洪泥硬　難山一般　白矴可障
海中泥寧　順花水矴　黒水洋深
扶紋數尋　成山開處　杓雞百地
潮斷宗毛　篾緻可池　成山鐵山
萬丈深泉　右占潮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

廣輿圖紀目錄下一卷

九邊總圖

遼東邊圖

遼東邊圖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
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二
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
二十四兩米二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
四十萬五千二百二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
九石六斗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〇總兵官征虜將軍一〇鎮守太監
一俱駐廣寧分守副總兵一駐遼東分守東路參將一駐開元
遊擊將軍一駐廣寧守備二寧遠綾陽馬市官一駐開元

衛
廣寧都指揮一〇廣寧左〇廣寧右〇廣寧中〇鎮夷等七堡〇馬步官軍一萬
五千八百七十一員名歲運銀一十五萬兩米五萬
三千八百零六石歲辦秋草四十四万四十七百束
豆一萬八千六
百九十一石
廣寧右屯都指揮〇馬步官軍九百一十三員名子粒米
二萬一百五十八石歲辦秋草四十
四萬
八千
義州廣寧後〇大定等〇馬步官軍八千三百五十二
義州〇六堡〇員名子粒米四千二百四十
石歲運銀七千三百六十四兩六錢有零米二萬九
千九百三十四石歲辦秋草二十七萬六千九百束
豆一萬四千八百
七十一石七斗
錦州廣寧左所松山〇大興等〇馬步官軍六千三
廣寧中所大凌河〇七堡〇百四十三員名子

粒米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二石歲運銀五千四百六
十一兩六錢歲辦秋草二十八萬三百二十束豆一
萬二千六百一
十四石四斗
寧遠都指〇寧遠所中左〇黑庄等〇馬步官軍一萬
揮〇所中右〇十堡〇一千七百五七
五員名子粒米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八石歲運銀一
萬二千百一十六兩八錢歲辦秋草四十五萬六
千束豆一萬六千四
百一十六石五斗
廣寧〇廣寧所中前〇鐵錫等〇馬步官軍九千零二
前屯〇前所中後〇九堡〇十員名子粒米八千
九百八十七石歲運銀一萬八十一兩米四萬三百
二十六石歲辦秋草三十三萬七千四百束豆一萬
二千六百
一十六石
遼陽定遼中左右〇鞍山等二〇馬步官軍二萬四千
前后東寧〇十四營堡〇二百九十四員名馬
五十匹子粒米七
萬二千九百七十石

瀋陽都指〇瀋陽〇撫開〇靖遠等〇馬步官軍二千
揮〇中〇蒲河〇二堡〇三百四十三員
名子粒米一萬二
千六百零一石
撫順都指〇開前〇鎮安〇馬步官軍一千六百五十六
揮一〇順〇堡一〇員名子粒米二千五百九十
八
石
蒲河指〇十方〇馬步官軍一千三百一十六員
揮〇堡一〇名子粒米二千四百六十一石
懿路都指〇鐵〇左右〇三岔等〇馬步官軍二千四
揮一〇嶺〇中左〇四堡〇百六十員名子粒
米三千二
百零五石
鐵嶺指〇撫安等〇馬步官軍一千四百零三員名
揮〇三堡〇子粒米三千二百六十九石
中固指〇遼〇柴海等〇馬步官軍一千
揮〇海〇二堡〇三百五十員名
開元指二萬〇鎮此等〇馬步官軍七千四百一十
揮〇源海〇八堡〇七員名子粒米八千十二万

六十二石

海州指○海關三○耀州等○馬步官軍四千七百三揮○州關僉○六堡○十五員名馬一百四十二匹子粒米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石哉辦秋草一十八萬一千二百束一

蓋州蓋五十等○馬步官軍一百零四員名馬九十州○二堡○六匹子粒米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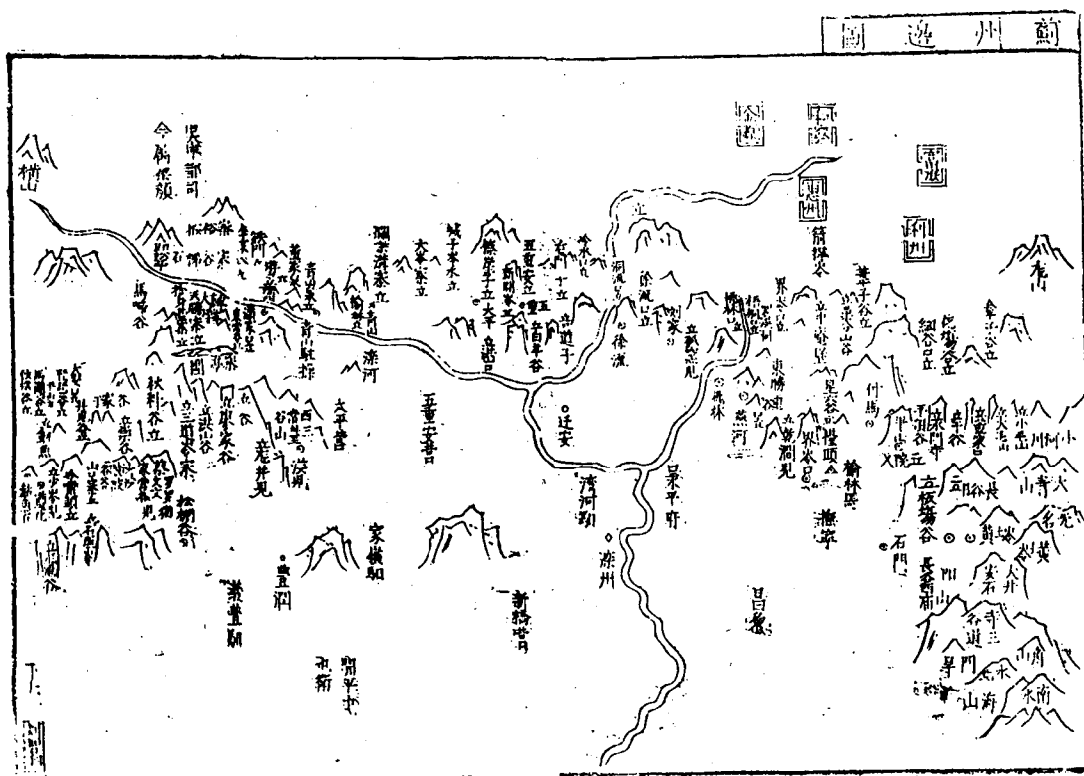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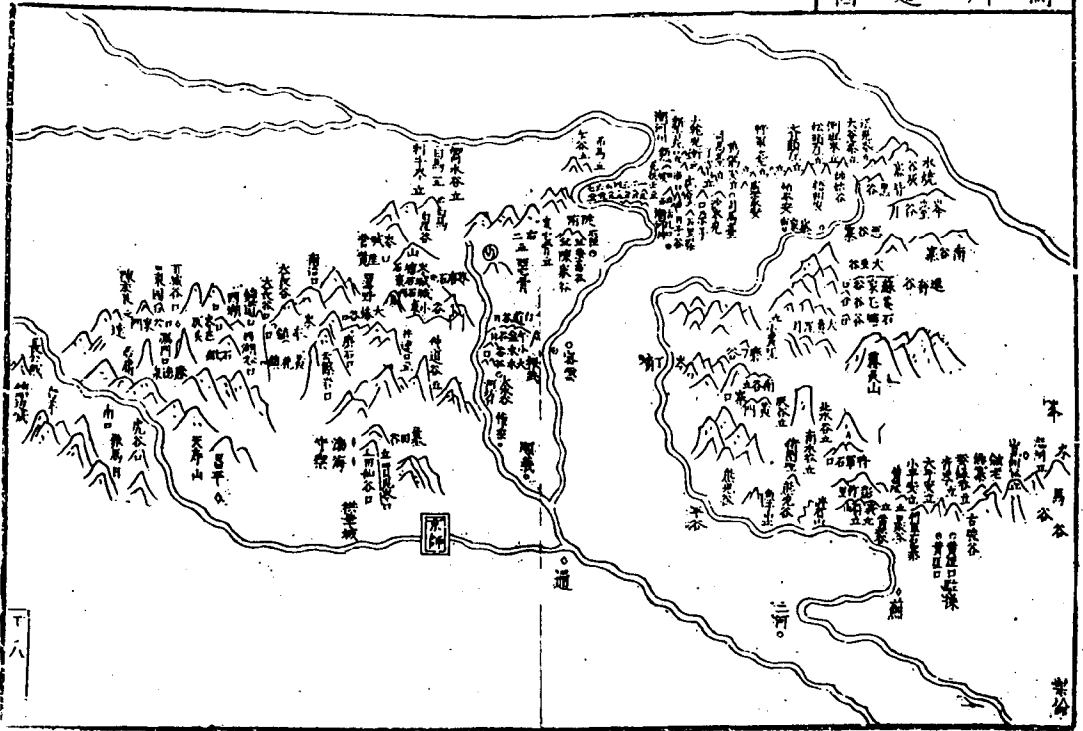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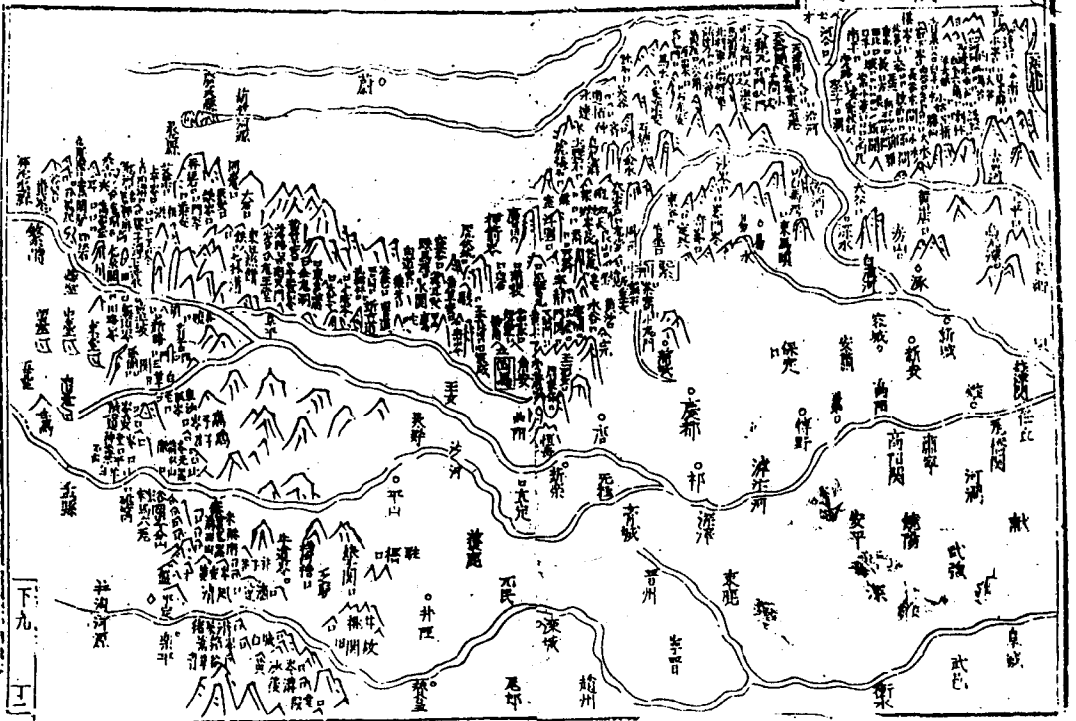
復州指揮○復州○羊關等○馬步官軍五十員名馬五一○州○二堡○十四匹子粒米一萬二千五百一十石

金州備禦○金州○中○石河等一○馬步官軍四百七官一○州○左○十一堡○十九員名馬三百七十匹子粒米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六石

薊州邊圖

薊州邊圖
京師
通
三河
薊
下八

內三關邊圖
下九
丁二

薊州邊圖三

薊州鎮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兩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觔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隷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疋綿花八萬一千五百觔絹二千餘疋海運兌軍本折米

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末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欽差總督遼薊都御史一 駐薊州

欽差巡撫順天等處都御史一 駐遵化 密雲兵備副使一 駐薊州 兵部主事一 駐山海關 巡按山海關監察御史一

欽差 將軍總兵官一 駐密雲 參將五 燕河營一 密雲一 馬蘭峪一 太平寨一 古北口 遊擊將軍一 駐建昌營 都指揮二 遵川等處 居庸關一 守備八 山海關一 永平一 遵化一 燕河營一 薊州一 涿州一 三河口一 黃化鎮一

薊州馬步官軍一百六十四員名子粒米一百五十石

關營堡

山海○守備一 兵部主事 管五關 馬步官軍一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一百零二石

一片石○把總管九關 馬步官軍八百八十六員名子粒米三百四十五石

義院○把總管十四關 馬步官軍一千二百六十八員名子粒米九百四十六石

界嶺○把總管一十關寨堡口 馬步官軍一千五百九十二員名子粒米五百七十石

桃林○把總管九關寨堡口 馬步官軍一千六百一十四員名子粒米五百八十八石

擦崖○把總管七關 馬步官軍一千一百四員名子粒米九百四十五石

董家○把總管六關寨 馬步官軍一千六百二十五員名子粒米二百一十石

大喜峯○把總管七關寨 馬步官軍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五百四十三石

洪山○把總管一十二關寨 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八十九員名子粒米六百三十九石六斗

羅文○把總管一十七關寨堡○ 馬步官軍一千九百八十八員名子粒米一百五十五石

馬蘭○把總管一十五關寨 馬步官軍一千八百五十四員名子粒米二百六十石

將軍石○把總管一十關寨 馬步官軍八百三員名子粒米三百零八石

將軍臺○把總管四十關寨 馬步官軍二千一百五十四員名

東石○把總管三十四關寨 馬步官軍一千八百八十員名

黃花鎮○內臣指揮 把總守備 管一十一城 馬步官軍三千八百四十九員名

牛頭○把總管三營 馬步官軍一百九十六員名

石門○把總管四營 馬步官軍二千二百一十九員名子粒米六百一十四石

駒馬○把總管一營 馬步官軍八十五員名子粒米三百二十四石

[illegible]營 ○把總管一營 馬步官軍三百零五員名

燕河 ○分守參將管八十關寨營堡口 馬步官軍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員名子粒米四百八十石

桃林營 ○指揮管三營 馬步官軍一千二百四十七員名子粒米一千三百九十石

[illegible]營 ○遊擊將軍管一營 馬步官軍二千六百八十二員名子粒米三百九十八石

[illegible]頭 ○把總管一營 馬步官軍四百二十六員名子粒米六百七十石

五重 ○把總管四營 馬步官軍一千四百九十三員名子粒米七百四十五石

松棚 ○把總管四營 馬步官軍五千二百七十六員名子粒米一千二百九十一石

大安 ○把總管三營 馬步官軍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名子粒米五百一十一石

馬蘭營 ○分守參將管七十五關寨營堡口 馬步官軍一萬八千六十九員名子粒米五百零一石

托軍寨 ○把總管三營 馬步官軍一千四百九員名子粒米一百七十二石

熊完營 ○把總管三營 馬步官軍一千四百九員名子粒米一百七十二石

司馬臺 ○把總管五營 馬步官軍一千三百五十一員名

石塘 ○把總指揮管四營 馬步官軍七百七十九員名

振武 ○把總指揮管一營 馬步官軍一千三百四員名

石匣 ○指揮管一營 馬步官軍三百五十六員名

直隸三關

欽差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一（駐保定）

欽差巡按居庸等關監察御史一（駐京師）○鎮守副總兵一（駐保定）都指揮一（駐居庸）守備五（居庸紫荊一 倒馬一 白羊口一 浮圖峪一）居庸關（隸州）所轄撞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三隔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承稅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東路撞道口口一十三（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道（俱無住城橫石墻內除白羊口堡）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白羊口堡（小石城一座）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有鎮邊城一座內除長峪城）共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長峪城一座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紫荊關（隸保定提督）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隔春秋輪班幷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馱鎗馬八十四匹○外一帶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內除浮圖峪口）共馬步官軍一千三十七員名○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十三員名馬八十四匹○內一

啓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三員名○倒馬關隸保定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二處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東北臨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插箭嶺口共馬步官軍四百九十七員名○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員名○西南臨龍泉等口五十一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四十一員名

宣府邊圖

宣府邊圖

鎮領衛一十有五所六十六城三馬步官軍二十二萬六
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四
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一百五
十三石有零園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
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
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
七十一束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鎮朔將軍鎮守地方總兵官一○
協守地方副總兵官一○叅將五分守東路一駐懷安西路一駐萬全
古南路一駐順成北路一駐獨石中路一駐葛峪一指揮三河南一萬全二遊擊將軍
二○守備官二十八○坐營官六○把總官一百九
十八○鬥隊官一千三十五○貼隊官九百二十八
倶駐各城堡上

鎮城馬步官軍二萬二千二百七十四員名馬一萬二
千八百六十四匹地糧八萬一千七百七十八石
草二萬一千二百二束

衛

宣府前馬步官軍二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屯糧八千四
百八十一石地糧三千二百九十一石草二萬
一千二百二束

宣府左馬步官軍一千二百三十四員名屯糧三千八
百九十七石地糧五千七百五十九石草九千
七百四十二束

宣府右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七十員名屯糧三千六百七十一石地糧一千一百七十石草九千一百
八十束

所

興和○馬步官軍三百八十員名屯糧一千六十五石地糧五百一十一石草二千六百六十二束

衛

永寧馬步官軍八千八百八十員名馬一千一百七十五匹屯糧二千五百八十石地糧二百四十一石
草六千四百五十束

隆慶左馬步官軍一千二百五十九員名馬一百二匹屯糧四百二十三石地糧七百一十二石閘種
一千七百二十七石公務糧五百四十石駅傳米五十四石草一千五十束

隆慶右馬步官軍二百五十三員名馬二百二匹屯糧一千一百四十一石地糧七百九十五石公務
糧六百四十八石駅傳米一百六十二石草二千八百五十七束

懷來馬步官軍一千八百八十九員名馬六百三十八匹屯糧一千六百九十二石地糧九百九十五石
草四千二百三十束

保安新馬步官軍三千五員名馬一千三匹屯糧三千七百三十五石閘種二千八百六十二石草一
千一百九十二束

堡

長安嶺○馬步官軍三百六十七員名馬二百九匹地糧九石四斗園種一千四百四石草六百束

四海冶○馬步官軍一千六十二員名馬二百六十九匹地糧一百一石八斗

衛

隆慶州 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五十九員名馬一百二十四
屯糧四百二十三石屯種五十八石驛傳米三
十六石草一千
三百七十七束

鎮

順聖川西 馬步官軍一千四百九十八員名馬九百五
屯糧三千四百九十八石地糧三千四
百四十七石七斗屯種一千三
百石草八千七百四十五束

順聖川東 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一十九員名馬八百
匹屯糧二千五百二石地糧五千七百三十一
三石草六千二
百五十二束

衛

蔚州 馬步官軍二千一百六十三員名馬八百六十四
屯糧六千四百四十四石地糧五千二百一十七
石屯種四千二百二十一石公務糧四百八十石
驛傳米一百二十石草一萬六千一百一十束

所

廣昌 ○馬步官軍一千四十員名馬二百三十一匹屯糧
二千三十七石地糧五百四十四石公務糧六百
二十五石草五千
九百六十二束

堡

深井 ○馬步官軍三百九十
員名馬二百五十四

葛峪 ○馬步官軍八百一十六員名馬六百
三十三匹屯種一百八石草九十束

大白陽 ○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馬二百三十二匹屯
種一百一十七石公務糧二十八石草九十七束

小白陽 ○馬步官軍二百四十六員名馬二百七四
屯種二百五十一石草二百九十二束

青邊 ○馬步官軍三百七十五員名馬三百一十三匹屯
種一百五十三石公務糧六十六石草一百二十
七束

羊房 ○馬步官軍三百四十一員名馬二百九
十二匹屯種一十三石五斗草一十束

常峪 ○馬步官軍三百五十四員名馬三百
一十四匹屯種六十三石草五十二束

趙川 ○馬步官軍二百七員名馬二百七十八匹屯種三
百四十二石公務糧七十二石草一百四十一束

關

龍門 馬步官軍八千七員名馬三十四匹屯糧一百八十
八石地糧二百零四石屯種糧二千四百一十六
石公務糧八十四
石草七百五束

衛

萬全左 馬步官軍一千八百九十七員名馬八百七十
一匹屯糧五千八百七十一石地糧二千二百
七石屯種三千三百四十八石公務糧二百二十二
石驛傳米一百零八石稻田五百石二斗九升草一
萬四千六百
七十七束

萬全右 馬步官軍三千八百二員名馬三千二百三十
六匹屯糧四千六十八石地糧三千一百九十
七石屯種六千一百六十五石公務糧六百九十石
驛傳米一百四十四石稻田六百七十七石八升草
一萬一百
七十束

堡

張家 ○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九十
九員名馬六百二十六匹

渡口 ○馬步官軍六百八十員
名馬四百二十八匹

衛

懷安 馬步官軍一千九百五十九員名馬九百八十七
匹屯糧四千九百五十九石地糧二千一十三石
屯種一千七百五十五石草
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七束

堡

新開〇馬步官軍六百六十九員名馬三百四十七匹團種八十一石草三十五束

洗馬〇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馬六百七十一匹地糧六石七斗團種二千九百三十一石公務糧一百三十四石草一千三百四十六束

新河〇馬步官軍九百三十四員名馬五百九十九匹團種四十六石草一百九十五束

柴溝〇馬步官軍一千九百四員名馬一千三百八匹地糧二百六十一石公務糧三百六十石草三千二百一十束

西陽〇馬步官軍一千九百四員名馬六百四十七匹

膳房〇馬步官軍六百七十七員名馬四百三十五匹團種五十三石草二十四束

衛

開平　馬步官軍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馬二千四百九十四匹屯糧六百一十四石地糧三百六十石團種四千六百二十石公務糧九十六石驛傳米四十八石草四千六百零五束

堡

清泉〇馬步官軍二百五十七員名馬一百五十九匹

衛

龍門　馬步官軍三千五百八十八員名馬七百二十一匹屯糧一千九十八石公務糧九十六石驛傳米三十二石草四千一百一十七束

堡

馬營〇馬步官軍三千二百七十三員名馬一千八百九十匹地糧八十一石團糧五千二百七十八石公務糧一百三十石

赤城〇馬步官軍一千五百九十七員名馬四百一十四匹地糧四十二石團種一千七十八石公務糧五十六石驛傳米五十六石

長安〇馬步官軍一千一百六十九員名馬二百二十九匹屯糧五百七十一石地糧二百二十五石驛傳米六十四石草二千四百五十五束

鵰鶚〇馬步官軍六百五十九員名馬三百六匹地糧二百八十二石團種五百五十二石公務糧三十二石驛傳米六十四石

所

龍門〇馬步官軍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馬七百六十匹屯糧一百八十八石地糧二百四石團種二千四百一十六石公務糧八十四石草七百五束

堡

收馬〇馬步官軍二百一十二員名馬一百二十六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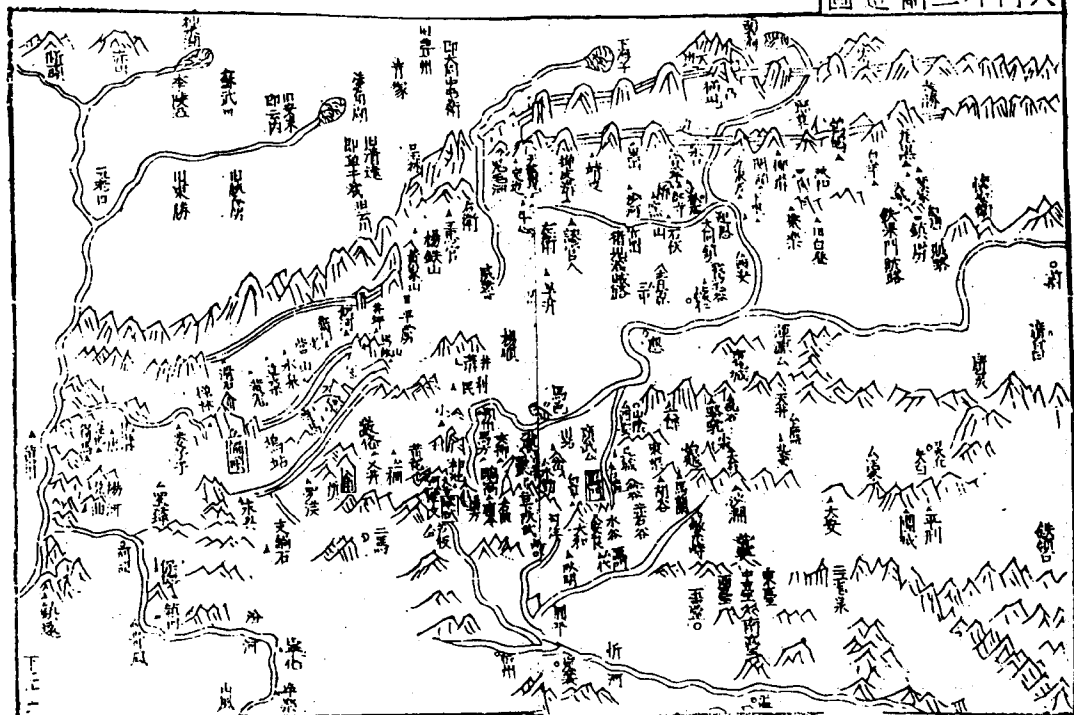
鎮安〇馬步官軍四百四十九員名馬二百一十六匹

滴水〇馬步官軍五百一十三員名馬一百七十匹

雲州〇馬步官軍一千七百九十員名馬三百四匹屯糧六十石地糧六十六石團種八百四十五石公務糧五十六石驛傳米五十六石草四百五十束

金家〇馬步官軍四百一十一員名馬二百一十七匹

鎮寧〇馬步官軍四百二十九員名馬二百九十五匹

大同外三關邊圖

大同外三關邊圖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小束折銀八釐）年例銀七萬兩例無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每疋折銀三錢）

綿花絨八萬觔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大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欽差巡撫地方贊理軍務都御史一〇管糧郎中一（俱駐鎮城）

欽差征西前將軍鎮守地方總兵官一〇協守地方副總兵一（俱駐鎮城）分守參將四（東路駐陽和西路一駐平虜南路駐右衛弘陽堡一）遊擊將軍二（駐司）大行都司都指揮三內掌印一僉書二〇備禦指揮二（山西河南）守備二十二（靈丘一陽和一大城一左衛一右衛一威遠一平虜一朔州一應州一井坪一廣靈一渾源一懷仁一山陰一馬邑一聚落一高山堡一弘陽堡一鎮川堡一鎮邊堡一鎮虜一鎮河一）

鎮

大同鎮轄聚落等堡九十二

衛

左衛轄高山等堡三十五〇馬步官軍五千一百九十三員名

右衛轄弘陽等堡七十六〇馬步官軍六千三百二員名

威遠轄鎮邊等堡七〇馬步官軍二千二十三員名

平虜轄井溝等堡八〇馬步官軍二千四百七十六員名

朔州轄奶河等堡三十二〇馬步官軍三千四百七十一員名

天城轄道家屯堡六十二〇馬步官軍四千六百三員名

應州轄下舍等堡三十六〇馬步官軍九百六十六員名

陽和轄枕林等堡四十九〇馬步官軍四千九百五員名

所

井坪〇轄細水兒等堡三十二〇馬步官軍一千七百五十四員名

廣靈〇轄風西等堡二十五〇馬步官軍四百員名

渾源〇轄六子峪等堡三十九〇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

懷仁〇轄寨村等堡六十九〇馬步官軍六百三十八員名

靈丘〇轄台頭等七堡〇馬步官軍四百員名

山陰〇轄西小河等堡四十九〇馬步官軍三百二員名

馬邑〇轄西河底堡一十五〇馬步官軍二[illegible]八十六員名

山西外三關

關堡三十九口一十九馬步官軍舍餘共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員名子粒米六千二百二十七石布政司派徵解邊銀三十八萬餘兩新增歲用銀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兩料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四十石馬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三匹草五百五十八萬九千餘束

欽差提督三關兼巡撫山西都御史一駐太原防秋移代州兵備副使一駐代州鎮守山西兼提督三關副總兵一駐寧武關參將二駐代州駐偏頭遊擊將軍二北樓口老營堡守備八一雁門一寧武一偏頭一廣武一平刑一利民一老營一神池一

關

雁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〇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草料軍自行牧放十一月至三月支每匹每月支草三十束料二斗

寧武轄羊房等堡十一〇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匹

偏頭轄羅漢等堡二十八〇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七十五匹

榆林邊圖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一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駐鎮城陝西管糧僉事二鎮城一清邊一監收通判三鎮城一神木一靖邊一總兵官一○副總兵一俱駐本鎮分守東路叅將一駐神木分守西路叅將一駐新安邊遊擊四駐本鎮都指揮三駐本鎮守備一駐定邊把總指揮三十一

高家一建安一雙山一常樂一歸德一魚河一響水一波羅一懷遠一威武一清平一黃甫一清水一木瓜一孤山一鎮羌一永興一大柏油一柏林一龍州一鎮靖一靖邊一寧塞一把都河一永濟一四安邊一新興一澇池一三山一饒陽一臨塲一坐堡官三十一把總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千户所官全

鎮

榆林馬步官軍三萬三千七十七員名馬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五百六十八石民糧三千七百二十三石七斗草五千束

堡

高家○馬步官軍九百九十四員名馬三百七十四匹粮料四千一石九斗草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三束

建安○馬步官軍七百零一員名馬四百零一匹粮料五千三百七十石四斗草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一束

雙山○馬步官軍八百三十四員名馬四百零九匹糧料九千七百三十五石草九千九百四十九束

常樂 ○ 馬步官軍七百二十六員名馬三百四十三匹糧料四百五十石草三千六百八十二束

歸德 ○ 馬步官軍三百六十六員名馬一百六十七匹糧料三千三百六十二石六斗草二萬二千七十六束

魚河 ○ 馬步官軍六百三十二員名馬三百十二匹糧料一萬四千六百七十二石一斗草一萬七千六百十束

響水 ○ 馬步官軍五百七十三員名馬二百五十五匹糧料一萬一千四百七十石草八千三百六十束

波羅 ○ 馬步官軍六百九十二員名馬三百六十四匹糧料六千五百四十八石九斗草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一束

懷遠 ○ 馬步官軍四百二十四員名馬五百二十一匹糧料四千二百五十九石四斗草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束

威武 ○ 馬步官軍五百二十五員名馬三百五十三匹糧料四千六百一十三石三斗草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三束

清平 ○ 馬步官軍六百二十二員名馬三百四十四匹糧料二千二百五十二石二斗草二千四百一十六束

神木 ○ 馬步官軍三千七十七員名馬一千二百四十八匹糧料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一石三斗草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一束

黃甫 ○ 馬步官軍三百六十九員名馬二百一十四匹糧料五百八十五石草三萬一千一百二十束

營

清水 ○ 馬步官軍七百一十四員名馬六百七十一匹糧料一千三百五十石草九萬七千八百六十束

堡

木瓜 ○ 馬步官軍四百三十六員名馬三百六十八匹糧料一千五百二十石草四萬一千二百五十束

孤山 ○ 馬步官軍六百五十九員名馬四百四匹糧料四千一百一十石草六萬五千二百束

鎮羌 ○ 馬步官軍六百五十九員名馬五百六十七匹糧料三百六十石草八萬六千七百五十束

永興 ○ 馬步官軍七百六十二員名馬四百七十八匹糧料四千三百二十石草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束

大柏 ○ 馬步官軍二百九十員名馬一百八十一匹糧料四百六十六石一斗草一千二百零一束

柏林 ○ 馬步官五百六十員名馬一百九十五匹糧料三千八百一十一石九斗草三萬六百一十二束

營

新安 ○ 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四員名馬七百八十二匹糧料一千石草六十束

堡

龍州 ○ 馬步官軍五百七十二員名馬三百七十七匹糧料二千九百七十四石一斗草一百二十一束

鎮靖 ○ 馬步官軍一千八十七員名馬五百零三匹糧料二千七百石草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五束

營

靖邊 ○ 馬步官軍九百七十六員名馬五百三十五匹糧料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七石草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五束

寧塞 ○ 馬步官軍九百八十三員名馬五百七十四糧料二千三百二十八石四斗草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四束

堡

把都 ○ 馬步官軍六百二十二員名馬三百二十五匹糧料五千八百石草八千二百九十束

永濟 ○ 馬步官軍七百零三員名馬三百零三匹糧料六百七十石六斗草一萬四千一百八十八束

營

舊安 ○ 馬步官軍九百五十四員名馬四百六十六匹糧料六百石草一萬五千二百束

堡

新興○馬步官軍三百八十四員名馬八十九匹糧料三千三百八十四石七斗草八千束

澇池○馬步官軍四百一十六員名馬一百九十五匹糧料六十二石三斗草九十六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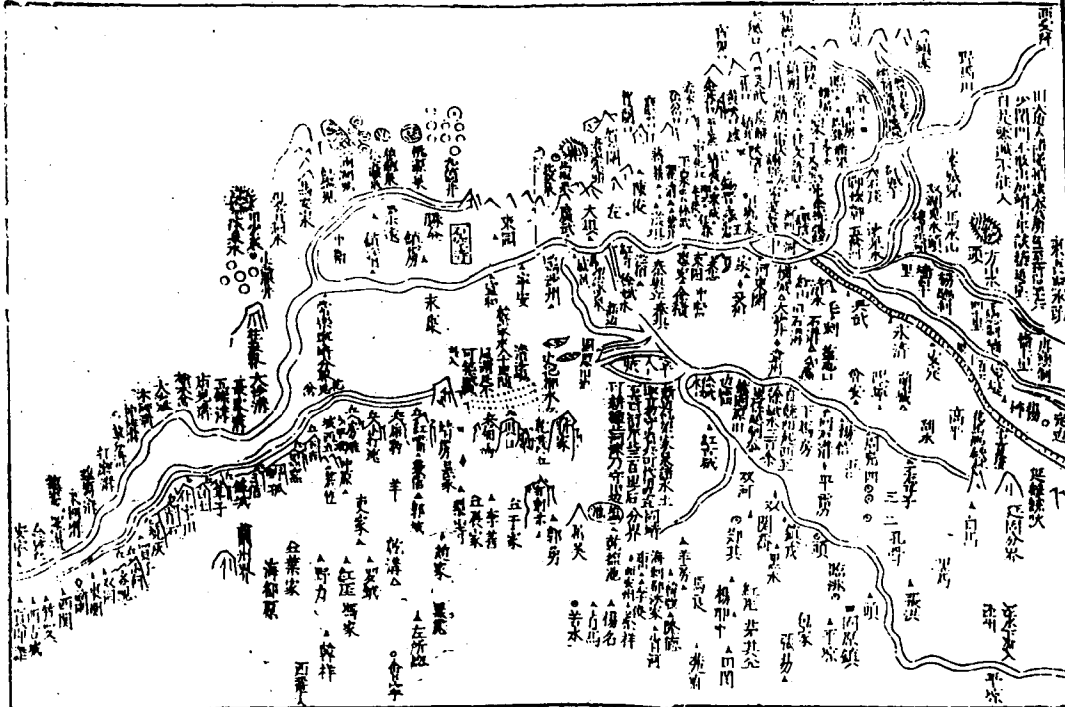
三山○馬步官軍三百一十員名馬二百五十四匹糧料二千二百七十八石七斗草一百四十六束

饒陽○馬步官軍一百八十八員名馬一百八十八匹糧料六百二十五石草三千八百五十五束

營

定邊○馬步官軍八百四十四員名馬四百四十三匹糧料五千八百石草三萬八千二百八十二束

堡

鹽場○馬步官軍一百二十五員名馬一百一十八匹糧料三百五十石草三千束

寧夏邊圖

寧夏鎮爲衛二所四營四堡一十有八備禦馬步官軍二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餘束

欽差總督軍務都御史一○督理糧儲郎中一駐寧夏後衛管糧僉事一駐本鎮管糧通判二後衛中衛一監收通判一駐本鎮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一

○方面坐營正奇遊千總都指揮三俱駐本鎮分守東路叅將一駐後衛分守西路叅將一駐中衛把總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鎮

寧夏

衛

後衛馬步官軍七千一百一十二員名馬六百五十五疋糧料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九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三斗八升草三十一萬九千一百七十六束

堡

高平○馬步官軍一百零二員名

安定○馬步官軍一千七百員名馬一百三十三匹糧料一千三百六十一石草一萬八千束

鐵柱○馬步官軍四百三十一員名馬九十六匹糧料九千一百七十三石八斗四升草一萬三千四百束

協同

所

興武○馬步官軍二千二百八十員名馬二百五十二匹糧料五千八百六十四石草五十三萬六十束

堡

永清○馬步官軍二百一員名

毛卜○馬步官軍二百一員名馬六十四匹糧料九千四百四十六石

分守中路叅將

所

靈州○馬步官軍二百九十二員名馬五百八十二匹糧料四千八百五十七石草六千八百六十八束

營

清水○馬步官軍二百零九員名馬一十七匹糧料三萬二千二十一石草四千一百束

堡

紅山○馬步官軍二百五十一員名馬五匹糧料六千六百八十五石草一萬二千四十二束

橫城○馬步官軍二百二員名馬一十八匹糧料二千七百六十三石草一十萬二千四百十二束

營

小鹽○馬步官軍六百四十四員名馬八十一匹糧料九千九百五十四石草五千二百束

堡

紅寺○馬步官軍三百七十二員名馬二匹糧料一千二百三十石草一千五百三十束

所

韋州○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二十員名糧料二萬一千二百三十石草五萬四千七百六十六束

中衛

所

平虜 ○ 馬步官軍七百七十二員名馬五百六十五匹糧料五千一百一十二石草五萬六千三百四束

堡

威鎮 ○ 馬步官軍二百五十六員名馬一十一匹糧料二千四百九十五石草三萬七百三十四束

鎮朔 ○ 把總○ 馬步官軍二百一十七員名馬二十九匹糧料一百七十九石草二百四十八束

洪廣 ○ 把總○ 馬步官軍二百零一員名馬一十六匹糧料八百石草四千八百二十束

鎮北 ○ 把總○ 馬步官軍二百零一員名馬六匹糧料一千八百七十三石草一萬三千三百八束

營

王泉 ○ 把總○ 馬步官軍二百員名馬一十三匹糧料二千三百五十五石草一千二百二十束

堡

平羌 ○ 把總○ 馬步官軍二百員名馬一十五匹糧料一千八十九石草三千八百束

邵綱 ○ 馬步官軍五百一十八員名馬二百六十七匹糧料八千七百六十四石草一十萬一千六百二十束

天關 ○ 把總○ 馬步官軍二百零一員名馬一十四匹糧料八百五十八石草一千二百二十五束

營

廣武 ○ 馬步官軍一千五百二十員名馬四百八十四匹糧料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四石草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束

堡

棗園 ○ 馬步官軍二百員名馬三十八匹糧料二千五百石草一萬四百二十四束

衛

中衛 馬步官軍七千六百一十四員名馬七百八十七匹糧料三萬三千九十三石草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束

堡

鳴沙 ○ 馬步官軍四百員名馬二十四匹糧料七千一十七石草一萬七千四十束

石空 ○ 馬步官軍五十八員名馬三十二匹糧料六千三百四石草二千九百九十八束

鎮虜 ○ 馬步官軍三十員名馬一十六匹糧料二千石草九千六百四十四束

固原

固原鎮屬衛三所四營一堡一十五馬步官軍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馬八千六百七十三匹糧料一十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并折草銀一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十二萬八千一百三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零四疋棉花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觔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欽差總督軍務都御史一 駐鎮城 兵備副使二 鎮城一 蘭州衛一 督理糧儲郎中一 ○監收同知一 俱駐蘭州衛 監收通判二 鎮城一 靖虜衛一

欽差將軍總兵官一 駐鎮城 參將一 駐蘭州 遊擊二 東路一 西路一 守備二 鎮城一 靖虜一 把總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俱駐

本鎮 千總中軍把總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俱駐蘭州衛

衛

固原 馬步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名驢一千八百五十五匹屯糧三萬五千八百五十七石折色糧草銀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一十二兩草二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五束布三萬四千六百七十二匹棉花一萬三千一十一觔

所

西安（○）馬步官軍一千零九員名馬四百五十匹屯糧一千八百石銀易糧二千六百一十石有七斗零草一五萬五千五百四十束

鎮戎（○）馬步官軍一千三百九十一員名馬二百一十匹屯草一千八百三十石銀易糧三千二百五十五石草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五束

平虜（○）馬步官軍一千二百五十二員名馬五百五十九匹屯糧一千八百七十六石銀易糧七百八十五石八十零草五萬四千八百八束

甘州（○）馬步官軍七百五十五員名馬四百九十二匹糧草總積固原

關寨堡

遊刺（○）馬步官軍八百四十九員名馬四百六十四匹屯糧一千六百一十四石零銀易糧一百二十一石七斗九升草二千五百束

白馬（○）馬步官軍一千二百九十五員名馬四百二十七匹屯糧一千五百九十二石銀易糧二千八百六十三石六斗零草一萬七千五十束

下馬（○）馬步官軍八百員名馬二百八十一匹銀易糧一千四百一十石草二萬一千二百束

紅古（○）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二十八員名馬四百九十一匹屯糧二千一百四十石銀易糧二千八百六十三石零草一陸米

衛

靖虜 馬步官軍二千一百三十員名馬九百六十九匹屯糧一萬五千七百七十石折色糧草銀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三兩草四萬四千八百九十束布一萬九百二十疋綿花四千九百零觔

關寨堡

乾鹽（○）馬步官軍九百四十九員名馬四百七匹屯根三千二百三十四石草四千八百五十一束

打剌（○）馬步官軍一千零五員名馬三百七十五匹屯粮五千五十石草二千九百三十九束

平灘（○）馬步官軍九十八員名馬二十四匹屯糧三百六十石草鉄易草一萬束

衛

蘭州 馬步官軍九千八百一十五員名馬一千六百四十八匹屯根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石草四萬六千三百六十九束布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二疋綿花九千六百二十七觔

關寨堡

一條（○）馬步官軍三百四十五員名馬一百二十八匹屯糧三千二百四十九石草二萬一千三百二十束

什字（○）馬步官軍四十員名馬八十匹屯粮三千四百二十二石三斗七升草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四束

把石（○）馬步官軍三百員名屯粮粮蘭州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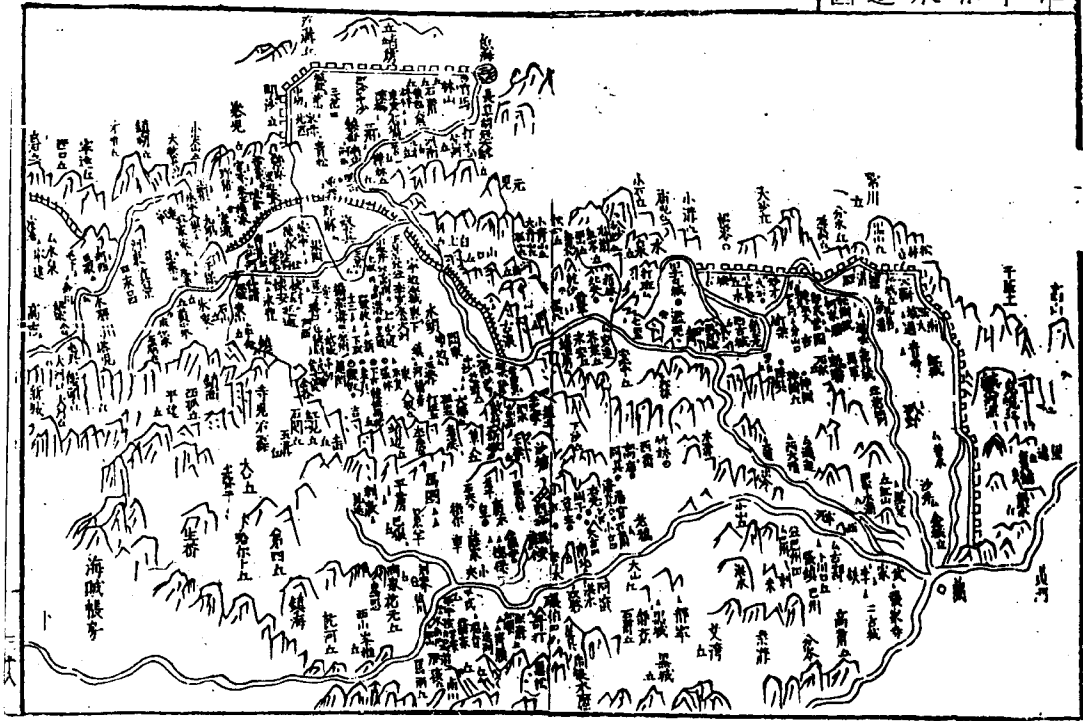
買子（○）馬步官軍九十員名馬一十二匹屯粮草俱蘭州支

鹽場（○）馬步官軍四百四十二員名馬三百六十四匹屯粮草俱蘭州支

安寧（○）馬步官軍九十員名馬一十二匹屯粮草俱蘭州支

西古（○）馬步官軍九十員名馬一十二匹屯糧五百石

積灘（○）馬步官軍九十員名馬一十二匹屯粮三千三百一十石一斗八升草二萬七百九十束

莊浪西寧邊圖

莊浪衛𨽻堡一十一漢士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
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根料二萬
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粮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
一兩二錢燕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塩粮一萬四
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塩粮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
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
疋綿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監收判官

叅將一〇守備二紅城鎮羗一把總指揮一口駐岔防守官
六泌井兒一苦水灣一野狐城一把總管操管隊官
青寺兒一南大通一武勝一

全〇印屯局捕首領官全曾氏土官五十六員
名俱世襲世守戍滄

衛

莊浪馬步官軍共七千七十二員名馬二千二百四十
匹根料七千七百三十三石三斗民運粮銀三萬
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塩粮一萬四千四百四十
九石三斗草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束布一萬一千
一百八疋綿花四
千一百六十五觔

堡

紅城〇馬步官軍二千三百員名馬八百八十四匹根料
二千三百七十石燕支銀二百八十六兩六錢六
分草三萬二
千八十束

鎮羗〇馬步官軍八百八十三員名馬二百五十二匹根
料二千四百九十五石燕支銀三百四十九兩七

錢鹽銀三千七百五十兩
草四萬九千五百六十束
洪口 ○馬步官軍四百員名馬八十匹粮料一千六百八
十九石六斗鹽菜銀五十二兩鹽銀九百兩草五
萬一千五百束
沙井 ○馬步官軍四百員名馬二匹粮料三千四百七十
石鹽菜銀二千一百二兩草三萬四百九十五束
古城 ○馬步官軍二百員名馬二匹粮料二千五百八十
七石一斗鹽菜銀一千六百一十三兩一錢草三
萬二千四百六十束
野狐 ○馬步官軍二百
員名馬二匹
青寺 ○馬步官軍
二百員名
南大 ○馬步官軍二百員名馬二匹粮料四
百六十八石草四千九百八十五束
武勝 ○馬步官軍一百一員名馬二匹粮
料四百六十九石草一萬一百束

通遠
西大 ○粮料六百二十九石六斗九
升草七千六百六十二束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
馬并新買馬共四千七十二匹粮料三萬三千四百
一石有零鹽粮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萬八
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兩七
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疋綿花七千四百六十
四觔
兵備副使一○臨收判官一（俱駐西寧）守備一○把總管操
管隊官全○印屯局捕盗領官全（俱駐西寧）操守一○印
操官全（駐碾伯）按伏官二（古鄯 冰溝）守堡官三（平戎一老鴉城一巴州一）
衛
西寧 ○田步官軍四千八百八十四員名馬三千五十九
匹粮料二萬七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鹽粮五千
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萬八千四十束年例二萬一
千一百五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疋綿
花七千四百
六十四觔
所
碾伯 ○田步官軍五百七十五員名馬二百四十九匹粮
料四千一百六十石七斗草四萬六千二百五十
七束
堡
冰溝 ○田步官軍五十員名馬一匹粮料
七十石草七百束年例六百兩

古鄯 ○田步官軍五百員名馬二匹粮料一千三百八石
八斗五升草一萬三千四百五十束年例一千二
百兩
平戎 ○粮料二百二十六石三斗草二
千五百四十三束年例七百兩
老鴉 ○粮料七十石草七百
束年例一千二百兩
巴州 ○粮料七十石
年例六百兩
涼州永昌邊圖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
馬二千五百二匹粮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
斗四升民運本折粮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八
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

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裁支銀三
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綿花
八千四十五觔
分守条政一〇監收通判一〇判官俱駐涼州縣丞一駐古浪
副總兵一〇遊擊一〇指揮一俱駐涼州守堡官八雙塔一靖邊一大河一武威一懷遠一柔遠一黑松一安遠一操守一駐古浪千總中軍把總
管操官全〇印屯局捕局操首領官全

衛

涼州馬步官軍八千六百二十七員名馬二千二百三
十九匹糧料二萬二千九百三十六石八斗民運
折色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一兩六錢鹽糧一萬二千
四百四十四石四斗草三十七萬一千八百六十八

東年例二萬兩布一萬八千六百三
十二疋綿花七千三百六十二觔

所

古浪〇馬步官軍一千三百八十五員名馬二百五十八
匹糧料一千六百五十五石六斗四升民運折色
六千一百四十七兩七錢鹽糧四千三十九石四斗
九升草二萬六千二百五十八束布一千三百三十
一疋綿花
一十七觔

堡

雙塔〇馬步官軍八十七員名
靖邊〇軍五十一名糧料一千五百石草三萬束
大河〇馬步官軍一百三十九員名糧料二千石草二萬束
武威〇馬步官軍七十三員名

懷遠〇軍四十六名糧料二千石草二萬束
柔遠〇軍五十七名糧料三千五百九石三斗草三萬五千束
黑松〇馬步官軍一百六十八員名馬一匹糧料一千九百三十一石一斗七升草一萬二千六十五束
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
安遠〇馬步官軍二百二十一員名馬一匹

鎮番衛爲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百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
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糧銀
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
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
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監收判官一〇守備一駐鎮番〇守堡官二三岔黑山把總管操
官全〇印屯局捕首領官全

衛

鎮番〇馬步官軍三千六百三十九員名馬一千一百四
十六匹糧料六千八百八十七石三斗本折色糧
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
一十草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束布九千八百一
十六疋綿花三千
七百一十五觔

堡

三岔〇馬步官軍二百零五員名馬一百五十二匹糧料四百三十四石二斗草四千三百四十二束
黑山〇馬步官軍一百六十五員名馬一百一十匹糧料一百一十六石五斗草一千一百六十五束

永昌衛爲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

口三十九匹糙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綿花三千一百五十一觔

監收判官一○遊擊一○守備一供駐永昌堡官五真景水磨泉一末寧一萬古城一總管司管隊官僉○印屯局捕首

領官僉

衛

永昌馬步官軍五千九百九十六員名馬一千二百一十七匹糙料七千三百二十石六斗六升本折糧

銀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七升草一十萬三千四百三十六束布八千四百四疋綿花二千一百五十一觔

堡

真景○單八十四名

水磨○馬步官軍六十七員名

永寧○馬步官軍一百零一員名馬一百一匹糙料三千一百六十四石一斗草一萬七千三十一束

水泉○馬步官軍三百八十四員名馬一十九匹糧料四千二百五十四石草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五束

萬古○馬步官軍二百員名馬二匹

甘肅山丹地圖

山丹甘肅邊圖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
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
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
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
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年例銀四萬兩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大僕寺卿一○分巡副使一○寺
丞一○主簿一○監收通判一○判官一俱駐甘州
總兵一○副總兵一俱駐甘州守備一駐洪水指揮五一黑城一板
橋一平川一甘峻一古城一掌堡官二東樂一沙河一坐營管千管司把

總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合屬官全

衛

甘州馬步官軍三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員名馬七千八
百二十五匹糧料五萬貳千二百二十七石九斗
民運本折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鹽
糧料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一石草九十二萬四千三
百六十束年例銀四萬兩

堡

洪水○馬步官軍八十五員名馬四百九十五匹糧料六
千一百三十七石五斗九升草八萬四千十四束

黑城○馬步官軍三百一十三員名馬二百二十一匹糧
料二千一百六十二石四斗草三萬一千三百九
十一束

板橋○馬步官軍二百七十四員名馬三匹糧料五百五
十九石三斗鹽糧料一千五百四十九石三斗草
一萬六千
十四束

平川○馬步官軍三百一十五員名馬一百九十四匹糧
料二千八百九十六石草三萬八千七百九十四束

甘峻○馬步官軍二百員名

古城○馬步官軍二百員名

東樂○糧料六百五十六石四斗鹽糧料一
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草四百九束

沙河○糧料二千一百五十七石八斗鹽糧料一千
二百五十三石七斗草五千五百一十三束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
馬二千七百七十八匹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三
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兩
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萬四千一

百七十一束

監收判官一駐山丹縣丞一駐高臺守備一駐山丹小指揮二
石峽一花寨一操守一駐高臺掌堡官一駐新河防守官五黑泉一八
壩一九壩一紅崖一鎮羌一把總管操管隊官全○印屯局捕局
操首領官全

衛

山丹馬步官軍六千五十四員名馬一千二百六十六
匹糧料四千七百三十一石二斗民運本折糧布
銀一萬一千八十四兩伍錢鹽糧二千四
百四十三石草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七束

堡

石峽○馬步官軍六百二十四員名馬一百二十匹糧料
二千二百一石九斗六升鹽糧一千三百八十二石八

斗草四萬二百五十九束

花寨〇馬步官軍二百六十員名馬一百七十匹糧料千八百六十四石九斗草三萬一千九百九束

新河〇糧料一千二百五十三石八斗三升草一萬二千五百三十八束

所

高臺〇馬步官軍一千四百九十四員名馬一千二百二十四糧料六千六百六十一石八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千四百四十八兩鹽糧一千一百六石二斗八升草一十五萬二千六百五十八束

堡

黑水〇糧料一千石草一萬束

八墩〇馬步官軍五十員名

九墩〇馬步官軍五十員名

紅崖〇馬步官軍二十五員名

鎮夷〇馬步官軍二十五員名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屯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匹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斤毛褀五百六十二領

兵備副使一駐肅州 監收縣丞一駐鎮夷 官守參將一駐肅州

把關指揮一駐嘉峪 加操守一駐鎮夷 按伏官二駐金佛寺一馬營一

守堡官二深溝鹽池 掌堡官一駐臨水 把總管操管隊官

全〇印屯局撫夷首領官全

衛

肅州〇馬步官軍九千一百八十九員名馬三千八百八十四糧料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九石九斗民運一萬三千二百二十兩鹽糧一萬四千六百五十石草四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束折草銀一百三十四兩布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二疋棉花六千五百三十二觔毛褀四百領

關

嘉峪〇馬步官軍三百八十八員名糧料二千一百五十三石一斗草一千一百二十一束

堡

金佛〇馬步官軍二百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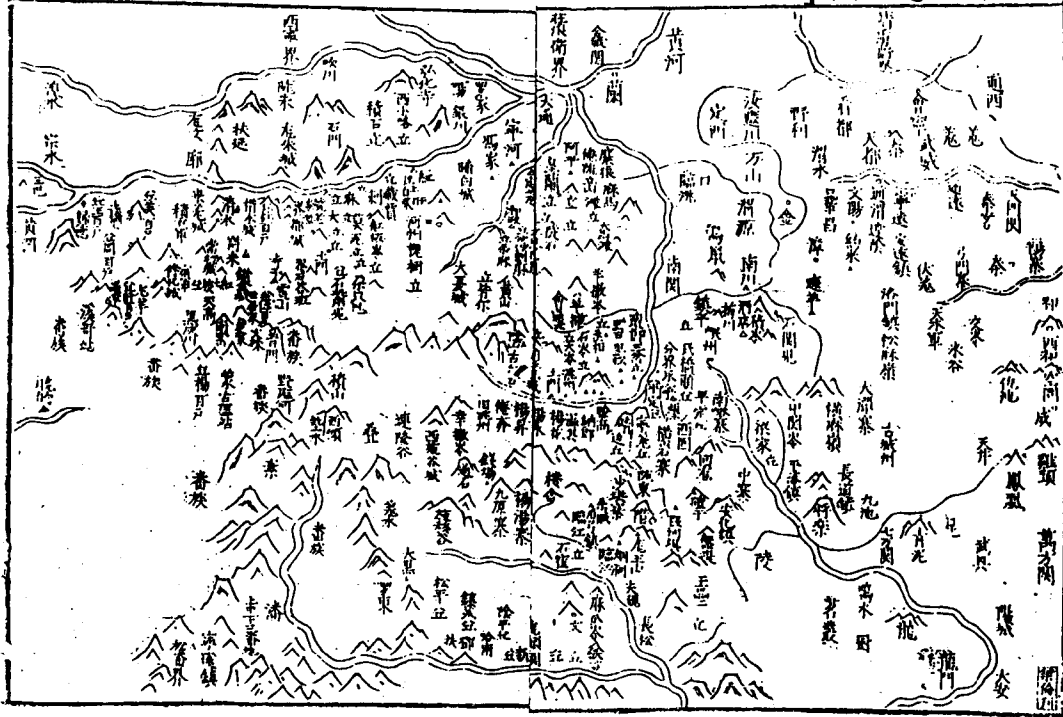
臨水〇馬步官軍一百一名糧料一千一百三石三斗草四萬九百四十七束折草銀四十五兩二錢

所

鎮夷〇馬步官軍一千二百九十六員名馬七百七十四匹糧料四千九百八十石五斗鹽糧一千二百八十九石八斗七升草六萬七千一百五十四束布四千七百一十疋棉花一千九百五十六斤毛褀一百六十二頃

堡

馬營〇馬步官軍五十員名

深溝〇馬步官軍四十三員名

洮河邊圖

洮州鎮爲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一
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
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
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
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斤

洮州監收通判一○叅將一○總巡指揮四東路一北
路一南路一把總管隊官全○印屯局捕首領官全○防守
官一十八駐各寨堡

衛

洮州馬步官軍五千六百二十二員名舍人土兵八百
名馬三千六百九十八匹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
六石草五萬八千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十
九石五斗布八千四百疋棉花三千三百斤

關寨堡

高樓關 ○馬步官軍七十二員名馬二匹

[illegible] ○馬步官軍四百五十員名馬一十六匹

[illegible] ○馬步官軍三十員名

岷州鎮爲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千
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
一百九十二匹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
十七兩叁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五百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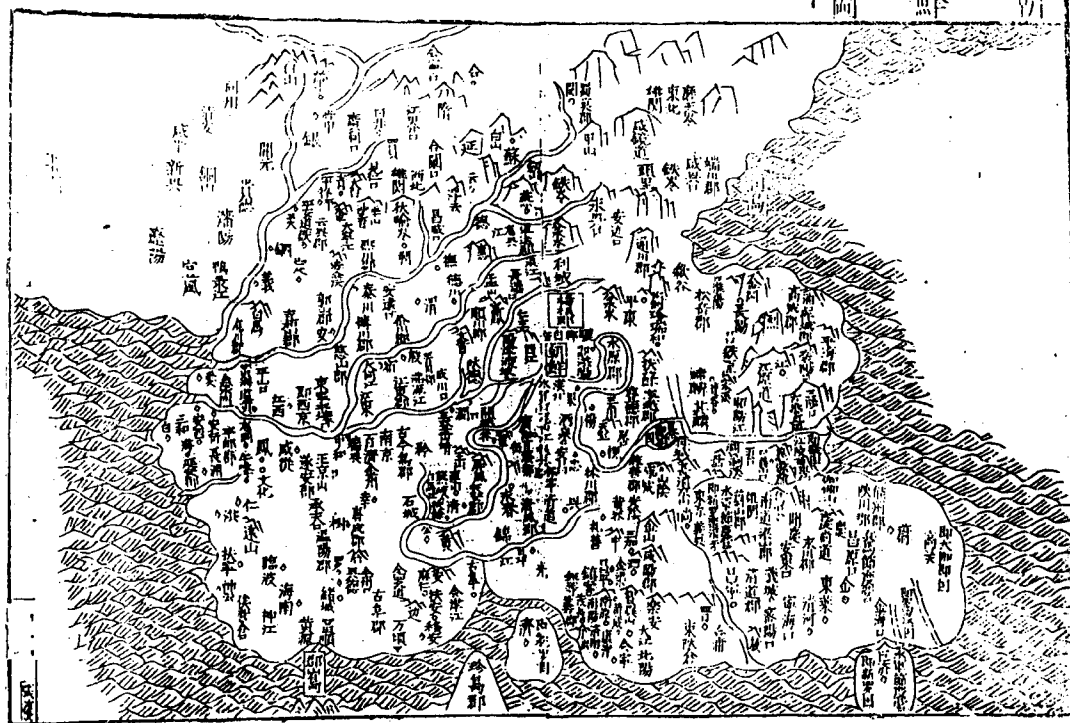
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絹花一千三
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束
岷州邊備副使一岷州守備三木鎮一西固一階州一總巡千户
五階州二文縣三總巡指揮三東路一南路一西路把總管隊官全
○印屯局捕首領官全○印操首領官全○防中官
一十七
衛
岷州領江淮等四十一寨堡○馬步官軍七千一百五十四員名
馬一千四百二十九匹民運糧錢
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兩一錢二分額徵民屯糧
二千七百八十四石布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五疋
所寨堡

階州領水碓峪等十一堡○馬步官軍二千七百五十二員名馬
一百五十九匹民運糧錢三千七百
一十兩一錢一分額徵民屯
糧五千六百九十九石二斗
文縣領陰平等十三寨○馬步官軍三千三百九十三員名馬
一百六十匹民運糧錢二千一百兩
額徵民屯糧五千一百七十五石布一千五百八十
六疋綿花一千三百一十二斤草七千六百七束
西固領沙川橋等十三寨○馬步官軍一千六百三十九員名召
○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四百四
四匹額徵民屯糧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五
石九斗四升草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三束
河州鎮爲衛一所一關一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二
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二名
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屬民運糧一萬八千六百
八十一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屬民屯糧二萬

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百七十七石
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
兩伍錢
監收通判一○守備一○把總管隊官全○印屯局捕
首領官全○歸德所印操官全○總巡指揮二西路一南路
一防守官一十七駐積石關堡
衛
河州馬步官軍七千七百員名召募民壯二千二百九
十二名馬二千二百八十五匹民運糧一萬三千
六百六十三石草四萬三千三百六十束民屯糧二
萬六千五百九石六斗屯草折糧一千三百二十四
石九升本色鹽糧二千三百六十一
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兩伍錢

所關堡
歸德○馬步官軍二百四十八員名馬五十五匹民屯糧
三千三百六十六石屯草折銀三百五十三石四斗
積石關等二十三○馬步官軍二百九十
三員名馬二十四匹
大通河堡等三○馬步官軍九百七十六員名馬一十四匹民
運糧三千一百一十六石四斗草一萬八千六百
束

朝鮮圖

朝鮮圖

朝鮮分其國僞爲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本濊貊之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卞　之地東南曰慶尙乃辰韓之地西南曰忠淸皆古馬韓之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之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府州縣其忠淸慶尙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巨故爲富庶俗尙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尙弓馬兵卒精強東西南顯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三千里

京畿道

郡 楊根 豐德 水原

府 漢城 開城 長湍

州 楊州 廣州 潤州 驪州 果州 谷州 坡州

縣 交河 三登 七山

江原道

郡 竹城 平海 通州 寧越 松岳 旌善 高城

府 江陵 淮陽 三步 襄陽 鐵原

州 原州 江州 槐州 沉州

縣 平康 安昌 烈山 麒麟 酒泉 丹城 麟蹄

朔珍　瑞和　歙谷

黃海道

郡

遂安　延安　平郡

府

平山　瑞興　承天

州

黃州　白州　海州　甕州　仁州

縣

安岳　三和　龍岡　咸從　江西　[illegible]

牛峯　文化　長淵

全羅道

郡

靈岩　古阜　珍島

府

全州　南原

州

羅州　濟州　光州　昇州

縣

萬頃　茂長　鎭安　扶安　全渠　康津　興德

黃城　樂安　昌平　濟南　會寧　大江　臨波

古阜　南洋　富順　扶寧　麻仁　潴城　海南

神云　務安

慶尚道

郡

蔚山　咸陽　熊川　陜川　永川　梁山　清道

府

金海　善山　寧海　密陽　安東　昌原

州

慶州　泗州　尚州　晋州　尉州

縣

東萊　清河　義城　義興　開慶　巨濟　昌寧

三加　安陰　高靈　守城

忠清道

郡

清風　溫陽　天安　休川

州

忠州　竹州　興州　清州　瀟州　禮州　公州

爭州　洪州

縣

木來　扶餘　保寧　報恩　石城　連山　燕岐

咸鏡道

郡

端川　蜀莫　寧遠

府

咸興　永興　鏡城　安邊　會寧

州

延州　德州　開州　惠州　蘇州　合州　燕州

隋州

縣

利城

平安道

郡

加山　价川　郭山　云興　熙川　宜川　江東

慈山　龍川　順川　价川

府

平壤　昇仁　成川　肅邊　定遠　江界　昌城

合蘭　廣利

州

安州　靈州　肯州　定州　朔州　井州　平州

撫州　常州　義州　宿　銀州　鋼　渭州

鐵州　貞州

縣

孟山　德川　陽德　江東　中和　泰川

東南海夷圖

西南海夷圖

西域圖

朔漠圖

朔漠圖

安南圖

安南圖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從龍編梁安南鎮南都護五代之亂推工部為帥宋封其子璉交趾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煚相繼篡立又五世為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兵平之建交趾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奉表乞立陳氏後

朝廷許之因罷郡縣已而利篡陳自立嘉靖六年其臣莫登庸乘黎之亂弒黎懬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

明德子方瀛嗣改元大正且侵內地十八年遣兵討之登庸表降請罪願歸侵地於是

朝廷赦登庸罪署子方瀛安南都統使遂罷兵然其專擅自若也

安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

治交州府 宣德二年以前制

府

交州

州三 ○ 慈廉福安威蠻利仁三

縣三十 ○ 東關慈廉石室英望平清威應平平陸利仁安朗安樂扶寧立石

府

北江

州三 ○ 嘉林武寧北江

縣七 ○ 加林超類細江善才東岸慈山善誓

府

諒江

州一 ○ 諒江上洪

縣十 ○ 清遠那岸平河鳳山陸那寧保祿古隴唐安多錦

府

諒山

州七 ○ 上文下文七源方海廣源上思下思

縣五 ○ 丘溫鎮夷淵縣丹巴脫縣

府

新安

州四 ○ 東湖靖安南策下洪

縣十三 ○ 至靈峽山古費安老水棠文封新安和同利萬寧云屯西岐清沔

府

建昌

州一 ○ 快川

縣六 ○ 建昌布縣真利東結英蓉永涸

府
鎮蠻
縣四 ○ 延河太平古蘭多翼
府
介化
縣四 ○ 美祿西真膠水順為
府
建平
州一 ○ 長安
縣六 ○ 懿安大懿安本望瀛安寧黎平

府
三江
州三 ○ 北江宜江沱江
縣五 ○ 麻溪夏華清波西蘭古農
府
宣化
縣九 ○ 曠縣當道文安平原底江收物大蠻楊縣一縣
府
太原
縣十一 ○ 富良司農武禮洞喜永通宜化弄石大慈安定感化大原

府
清化
州四 ○ 九真愛州清化葵州
縣十一 ○ 安定永寧古藤梁江東山古雷農貢宋江俄樂磊江安樂
府
乂安
州四 ○ 驩州南靖茶龍玉麻
縣十三 ○ 衙儀左羅丕祿士油偈江真福古杜士黃東岸石塘奇羅盤石河華
府
新平
州二 ○ 政平南靈
縣三 ○ 衙儀福康左平

府
順化
州一 ○ 順化
縣十一 ○ 利調石蘭色闕安仁茶偈利蓬作令思蓉蒲苔蒲浪士榮
府
升華
州四 ○ 升華思義
縣十一 ○ 黎江都和安蒲萬安良熙紅俤持羊曰馬義純鴛丕溪□

州
廣威
縣二 ○ 麻籠 美貝
州
宣化
縣三 ○ 赤土 求鬼
州
加興
縣三 ○ 籠縣蒙 縣四忙
州

嶓化
縣四 ○ 安立文盤 文振水尾
州
演州
縣三 ○ 瓊林茶 清芙蒥

安南偽制即交州為偽東都僭設五府五部六寺御史臺通政司五十六衛四城兵馬等衙門附郭府一曰奉天縣二曰廣德永昌　其西都今為清華承政古齋本然府故鄉無城郭以織力木作排柵三層為外衛然府所自出也外分道十三設承政司　憲察司

總兵使司

十三承政司

安邦承政司 即交州地領府一曰海東

海陽承政司 即新安地領府一曰海陽

山南承政司 即訪汀建昌奉化鎮蠻地領府曰上洪下洪花衣廣東應天莉門新興

長安治仁 平長義興

北京承政司 即北江諒江地領府四曰北河慈四諒江順安

山西承政司 即交州三江嘉興歸化地領府六曰歸化三帶端雄安西臨洮沱江

諒山承政司 即諒山地領府一曰京山

大原承政司 即太原地領府三曰太原富平通化

明光承政司 即宣化地領府一曰宣光

興化承政司 即廣威州地領府三曰興化廣威天關

清華承政司 即清化地領府四曰紹天鎮寧蔡州河中

乂安承政司 即乂安演州地領府八曰乂安肇平思義奇華德先演州北平清都

順化承政司 即順化秋華領府三曰順化英都昇華

廣南承政司 即乂安領府三曰廣南茶林五麻

入交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永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云南道元及我
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為三從憑祥州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渡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衛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隘從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經二十江一日至保祿縣半一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鬼陵州過狼強

一日至諒平州然亦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
南行過市里江此江水勢中黎季犛堰之以拒王師
後負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溫州又
一日半過耗軍哨山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
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設昌江一道入諒江府
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僑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共
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
至文蘭平茄社又分為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
石隴縣北山徑出鬼門関下四十里波昌江上源經
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
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
平茄社兩一日半經武造州山經二日至司農縣平
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
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
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加林等縣渡
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縣
經蓮花灘入交州之石隴関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
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
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
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宣光江南為沱江
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
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
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
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
江府又一日至端雄府又五日亦至白鶴山岐江然
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
大道也若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
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
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
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
司又二日至海東海東府二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
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
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
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棠東潮
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
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荊門府亦至黃徑等
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
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
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漁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
二縣至四岐遡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漁南
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
關口由富良江以入州海道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
海陽荊門南策上洪下洪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
各有支港穿逶迤邐數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人多
平底淺舟以
便入港云

四夷圖

東夷

朝鮮 國別有

日本 王姓源氏本倭奴國西南瀕海東北倚山其地畿千里立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化曰狗邪韓曰對海南曰瀚海曰末盧曰伊都曰奴國曰不彌曰投馬曰邪馬曰斯馬曰已百支曰伊邪曰都支曰彌奴曰好古都曰不呼曰姐奴曰對蘇曰蘇奴曰呼邑曰華奴蘇奴曰鬼國曰為吾曰鬼奴曰邪馬曰躬臣曰巴利曰支惟曰烏奴此大者也其人兇狡無信洪武中數為邊患沿海備禦以待之邇年入寇深入載旬焚戮殺戮所過無遺乃知聖祖神明洞若此然去寧波與閩中不遠風帆迅速視險如夷倏忽聚散有同兒戲唯內修戰守以挫其鋒未易與之角勝於旦夕也

東南夷

大琉球 主姓向氏洪武中國分為三遣使入貢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後為中山所併封拜不絕二年一貢地在福泉東海中入貢由福建達京師

南夷

安南 國別有

占城

三佛齊 與占城鄰居真臘爪哇間管十五州其屬有單馬令受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等其王號詹卑人冬姓蒲洪武四年國王咎剌禮八剌卜奉表來貢朝貢不絕

真臘 本扶南屬國亦名占臘其屬有參半真理登流眉蒲甘等地方七十餘里洪武初國王忽兒那表獻方物自是朝貢不絕

爪哇 本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其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等國劉宋始通中國元征之不克洪武初其王昔里八達剌遣貢朝貢不絕

蒲剌加 在占城國南永樂三年國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朝貢九年嗣王率其妻子來朝不絕貢獻

暹羅 本暹與羅斛二國漢赤眉遺烈貞元初羅斛合為一國洪武初國王參烈昭昂功遣使朝貢永樂初國王昭祿羣膺哆囉諦剌表貢方物至今朝貢不絕以上六國永樂三年表貢

西南夷

浡泥 本闍婆屬國統十四州洪武四年國王馬謨沙表貢方物永樂三年封為王六年率其妻子來朝自是朝貢不絕

蘇門答剌 永樂中國王鎖丹罕難阿必鎮朝貢自是不絕

古麻剌 永樂中國王哇來須本率其臣來朝

蒲甘

古里 其國西洋諸番之會永樂元年同王馬那必加剌滿貢馬自是不絕

瑣里 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奉表朝貢并獻土地山川以獻

西洋鎖里　彭亨 永樂中朝貢

蘇祿 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妻子朝貢

百花 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伿亦來貢

覽邦　淡巴

婆羅 永樂四年來朝　占剌麻

阿魯 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來朝　小葛蘭 已上各國永樂年間一再貢

須文達那　阿哇 永樂中來貢

碇察泥　忽魯謨斯 永樂中來貢

八可意　烏涉剌踢

碟里　忽蘭丹
阿丹　合貓里
黑葛達　魯寄
呂宋　彭加那
忽魯母恩　坎巴夷替
古里班卒　阿文
日羅夏治　南巫里
祖法兒永樂中國王亞里來貢　左法兒
打回　麻林永樂十三年獻麒麟
甘把里永樂十二年國王兆陛剌查來貢　八達黑商

加異勒永樂中國王者麻里丹那來朝貢　白葛達宣德七年來貢
溜山　奇剌泥
捨剌齊　夏剌比以上洪武永樂宣德間入貢
錫蘭山在永樂九年以恒禽其王更立之天順三年其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恣遣使來貢

西夷

西番即古吐番遺種東北陝西東抵四川雲南胡元嘗郡縣其地洪武初改設烏思藏等處宣慰以統之仍其故俗封番僧為六王至今襲封以為常每歲朝貢皆許自達其入由四川凡三道
都指揮使司三〇宣慰使司三〇萬戶府四〇千戶
所十七
烏思藏三年一貢各番四川北號贊善王陝西北號每貢不過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王不給勘合貢無常惟言僧從四王僧人入
贊善王
闡化王
闡教王
輔教王
大乘法王
大寶法王
朶甘思　剌宗
孛思加　朶甘衛每年一貢四川北混凡貢無過百人雅州
朶甘思　朶甘思
塔爾　朶甘籠合
朶甘　隴答衛俱洪武六年罷雅州入貢
朶甘丹　沙兒可

剌宗　孛思加
納竹　長河西
朶甘倉溏　乃竹
多八參孫　加八
納竹　倫答
朶甘川　羅思端
兆日　果由
沙里可哈思　磨兒勘
列思麻　孛里加思東
撒墨兒干　參卜郎

剌箚牙　扯里洪

瀾側的孫　董卜韓胡 每年一貢雅州入

長河西魚通寧遠〇 每年一貢雅州入

四域諸國　西天泥八剌撒

立　長元兒

沙州　撒來

撒馬兒罕　加渴兀寺番僧 以上由汝川灌郭入貢

雜谷安撫司　達司蠻長官司

保縣金川寺番僧 以上三年一貢

松潘番僧 國師二曰商巴曰綽領禪師二曰黎巴曰完卜商巴事道黎巴古佛每年一貢以上

俱由威州入　于闐

天方 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宣德中來貢　榜葛剌 本忻都州府西天東印度也國最大

永樂六年國王謁牙思丁朝貢十二年貢麒麟

招納樸兒 其國居印度中永樂詔諭國王一不剌金

默德那 回回祖國也其教以事天為本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西洋諸國用之又有陰陽星曆

醫藥音樂之類其地接天方宣德中來貢　拂菻 東自大食及于闐回訖抵中國洪武四年

遣使來朝

西北夷

赤斤蒙古 地在肅州東本西河郡縣元丞相苦木部居此永樂中歸降附始設衛官其酋為指揮

後數為土魯番侵擾徙居罕東等衛俱隨遷亦稀

罕東左元 地在肅州西南古西戎部落洪武永樂年間來貢始設衛官以酋為指揮等官朝

貢人常弘治間寄處其罕東衛土魯番于哈密詭其捷也

安定阿端 地俱在罕東西本撒里畏兀兒別部安定王即哈密宗屬洪武初來貢立四部部尋併二衛朝

常 六

哈密 地在肅州西北回鶻雜居實諸胡往來要路元封肅王于此洪武中納款附永樂初始設衛以

封為忠順王貢自西域者必就其國譯道成化以後經土魯番殘破部族離散今惟畏兀兒哈剌灰

二族寄處肅州餘悉忘散

火州 地在哈密西本高昌交河郡縣後為回鶻所據永樂初來貢

亦力把力 地在沙州西本名別失八里元嘗分建諸王於此洪武中來貢永樂末西于遂改今名

撒馬兒罕 地在亦力把力西傳衍中丁諸國元駙馬帖木兒主之洪武中來貢至今不廢已上

由淮縣驛縣入貢　哈烈

哈三　哈撒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掃蘭

乜克力　把丹沙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幹失　卜哈剌

怕剌　失剌思

你沙兀兒　克失迷兒

帖必力思　思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沙六

海牙　牙昔

牙兒干　戎

兀倫　阿迷

邪思城　坤城

捨璽　撒音

克癿　元方

日落　自哈烈三以下三十八國皆經哈密入貢或三年五年元恆斯入貢不過哈密破後多徑叩加喀開然亦未數至也

北夷

韃靼　順帝之北傳子愛猷識理達臘達臘傳于脫古思帖木兒為其下所殺洪武二十五年遣將討其罪敗之撒撒兒山自是不敢近塞永樂間有本雅失理馬之哈木阿魯台本貢惟韮因封本雅失理為賢義王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其後叛服不常成祖皇帝屢親征之本雅失理為阿魯台所弑馬哈木復攻殺之衆乃立脫脫不花為主居迤北馬哈木與子脫權孫也先猾桀刺正統間也先大舉入寇不花復寇遼東久之自相殘構不花敗走為其下所杀几再易主而中絶也先之後有稱卜王子者繼為渠魁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卜孩次滿官嗔不孩阿尔倫為大師亦卜刺所弑遺二子曰卜赤曰也明小王子死阿著立二子長吉囊次俺答阿卜孩阿著死衆立卜赤號亦克罕有衆七萬分五營曰[illegible]曰滿會王曰猛可不即[illegible]都[illegible]有零六[illegible]在沙漠東[illegible]朶顏為

都[illegible]部酋[illegible]把剌答罕本巳步剌台吉有衆五萬西部酋曰應詔不曰阿尔禿斯曰滿官嗔憨不十營阿尔禿斯七營猾處亦卜剌十一判以殺土敗遁西海為卝竹營今屬吉囊為營四川將合斯曰阿甚八哈思納日打郎自有衆十萬滿官嗔部合大營曰多羅土門曰畏吾兒曰元世曰叭哭曰兀魯曰土吉剌舊為火篩今為小營乃阿卜孩領之諸住河套其地有兀良罕一營乃小王子次部與諸部自相攻殺其駐牧遷徙水草逆從不定然分自不相亂總諸部不下三十餘萬人而吉囊俺谷之子素稱雄點每歲入寇宣大亦若之亦克罕酋云可汗阿不孩酋云大酋云吉亦酋云宗室也

兀良哈　兀良哈元之降男也洪武初設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我以都督指揮等官總之以為外衛其地本古山戎在宋平之北西南與太寧都司接境華除開發兵助久永樂初割泰寧地與之增置卜剌罕衛今東起遼陜西距四海治皆其境也至今每歲再貢每貢千餘人繳求賞賚以其承襲不亦真偽俱稱會人然與北虜交婚陰為必道名為外衛賓財服之隱憂庚戌之變豈非股鑒哉

東北夷

女直　地在開元北金之上京元胡改里五路諸夷也國初降服永樂中設奴兒千都司衛所授以都督指揮等官每歲一貢至今不絕其衛所名有然部分不復可考矣

都司一

奴兒干

衛十一百四

建州　必里

兀者　兀者左

兀者右　兀者後

赤不罕　[illegible]河

安河以上永樂二年　[illegible]
虎兒門　失里綿
奴兒干　堅河
撒力以上永樂三年　古賁河
右城　塔魯木
蘇溫河　幹灘河
無者前　卜顏
亦罕河　納憐河
麥蘭河　兀列河
嬰城　撒剌兒

亦馬剌　兀蘭
亦兒古里　脫木河
卜剌罕　洛陳
脫倫　[illegible]河
塔山　阿速江
速平江　木魯罕山
馬英山　土魯亭山
木答里山　朶林山
兀也吾　古河
劄木合　[illegible]山

肥河　[illegible]河
木束河　罕答河
撒兒忽　劄童以上永樂四年
阿古河　喜樂溫河
木陽河　哈蘭城
可令河　兀的河
哥吉河　野木河
納剌吉河　亦里察河
野兒定河　卜魯丹河
好屯河　喜剌烏河

考郎兀　亦速里
阿剌山　隨滿河
撒禿河　忽蘭山
古魯渾山　阿資河
甫里河　答剌河
撒只剌河　阿里河
依木河　亦文山
木蘭河　朶兒必河
甫門河以上永樂五年　納木河
童寬山　[illegible]河

谷罕山　米[illegible]山
木輿　友帖
牙魯　剌魯
益實　乞忽
兀里奚山　希灘河
弗朶禿河　阿者迷河
撒艾河　斡蘭河
阿直河　木忽剌河
欽真河　克黙而河
綏剌禿山　嗝罕河

阮里河　列門河
禿都河　實山
忽里吉山　莫溫河
薛列河 已上永樂六年　卜魯兀
苦林　把城
禮肥河　忽石門
禮嶺　木里吉
忽兒海　伏里其
乞勒泥　愛和
把川　[illegible]

失里木
古里河　塔麻速 七年
木興河　木剌河
吾中　使坊河
甫兒可　亦麻河
兀應河　法因河
阿答赤河　古木山
葛稱哥 永樂八年　督罕河 永樂九年
建州左　只兒蠻
兀剌　順民

爽哈兒　古魯
蒲涇　哈兒蠻
塔亭　也孫倫
可木河　弗思木
拂提　斡朶倫 永樂十一年
哈兒分　阿兒溫河
速塔兒河　五屯河
玄城　和卜羅
老哈河　失兒兀赤
[illegible]忽禿河

乞忽石河 [illegible]

渚冬河　劄真

兀思哈里　忽魯愛 永樂十三年

吉灘河　亦馬忽山 已上永樂十四年

阿真同真　亦東河

亦迷河 永樂十五年　建州右

益實左　阿荅赤河

撘山左　城討溫

所十二

兀者托溫　兀者穩勉

兀者屯河　兀者揆野木

海剌兒　哈流溫

兀禿河　球和兒

哈三　哈剌哈

兀的罕　可里踢

五音　只陳

鎖郎哈真河　得的河

與江　哈魯門山

古賁河　敢荅河 已上[illegible]

散也戈占五十八

速溫河

施伯河　兀兒苦車

卜魯丹河　勝和兒河

木溫　諸車河

可木山　卑讒河

欽真河　因只河

兀思哈里　古里河

車兒河　撒哈剌

亦禿渾河　古里罕河

忽忽八河　失木魯河

把兒卜河　木倫河

崔哈河　黑龍江

也今河　郛門河

卜忽禿河　弗孫河

兀魯溫河　撒只剌河

兀察河　畢力木江

的里木　埔坎

海西　蘇分

失令　赫馬河 [illegible]

哈兒　以下闕半頁

原缺

修攘通考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鏜編鏜有括蒼彙紀已著錄此編以僞蘇軾地理指掌圖與桂萼明輿地圖許論九邊圖三書合而刊之別立此名更無一字之論著恐鏜之陋未必至是或坊賈所託歟